

# 蒙梭罗夫人

〔法〕大仲马 著

陈祚敏 译







# 蒙梭罗夫人

〔法〕大仲马 著

陈祚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南昌

新平船  
PDG



Alexandre Dumas  
LA DAME DE MONSOREAU  
Calmann-Lévy, Editeurs, Paris  
根据巴黎卡尔曼—勒维出版社版翻译

蒙梭罗夫人

〔法〕大仲马 著

陈祚敏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8 字数 680 千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0

统一书号：10110·273 定价：2.71元



## 序

大仲马是我国读者熟悉的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他一生共创作小说二百余部，其中除《基度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外，今天呈于读者面前的《蒙梭罗夫人》也是一部著名作品。书中情节曲折、扣人心弦，人物勇敢、正直、富于正义感，对未来充满乐观信念。大仲马在素材运用和人物塑造上所显示的非凡才能，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是一部以反映法国十六世纪新旧教斗争为内容的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为《玛戈王后》，第三部为《四十五卫士》，各部各自成立）。书中以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法国瓦卢阿王朝崩溃前夕，封建统治者内部在宗教外衣掩护下所展开的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

十六世纪初，随着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欧洲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反对罗马教皇的控制和掠夺的宗教改革运动。运动波及到法国，很快形成新旧两派的对立。以洛林家族为首的北方天主教贵族对新教徒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聚集在波旁家族周围的南方胡格诺教贵族于是奋起反抗，结果导致一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宗教战争。邻近各国也卷了进来。懦弱无能的国王在王太后卡特琳娜指使下，时而倒向这边，时而倒向那边，中央王权急剧衰落。1574年，亨利三世即位。百孔千疮的法国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方是以亨利·



德·纳瓦尔为代表的胡格诺教贵族；一方是以亨利·德·吉斯为代表的天主教贵族；最后一方是以亨利·德·瓦卢阿为代表的中央王权。但这时的中央王权已不能号令诸侯，相反，它正受到南北两大势力的严重威胁。

小说《蒙梭罗夫人》所描写的就是这三个“亨利”之间的斗争，但笔墨侧重于吉斯公爵的篡位活动。书中通过贵族少女狄安娜的不幸遭遇和她同布西的纯真爱情，引出安茹公爵这个无恶不作、权欲熏心的人物，并通过这一特定人物与吉斯公爵的狼狈为奸揭示全书的主题，因而使得小说的内容更为充实，情节发展跌宕起伏。

布西和蒙梭罗这两个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据史料记载，布西曾与蒙梭罗的妻子关系暧昧，后被蒙梭罗发觉。蒙梭罗遂以剑逼迫其妻写信给布西，约其来城堡相会。布西如约前往，正中蒙梭罗带着十几名刺客设下的埋伏，虽经死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丧命。小说中的爱情悲剧显然是从这一史实发展而来。但《蒙梭罗夫人》中写的已不再是一般的情场纠葛，而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如何惨遭封建权贵迫害的故事。作者怀着满腔同情，塑造了一个备受蹂躏、勇于反抗而又有着明显时代局限的妇女形象，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暴虐。至于布西这个人物，他也不再是纨绔子弟中常见的那种喜欢沾花惹草的风流公子，在大仲马的笔下，他成了一个情操高尚、对爱情坚贞不屈的视死如归的勇士，而蒙梭罗则成了一个趋炎附势、阴险毒辣的肮脏小人。对于这两个人物，作者是将他们放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面上来加以表现的，从而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爱憎。

书中描述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国王自任同盟首领，安茹公爵的南逃和王太后亲往调停，历史上都确有其事，不过发生的年代与小说中的交待有很大出入。吉斯三兄弟为篡夺王位制造理论根据而提出的宗谱问题以及后来关于行刺亨利三世的事，史书上也有记载，不过只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并未付诸实施。至于



书中有关安茹公爵和吉斯公爵合谋篡位的部分，就更是出自作者的虚构了。所以必须指出，大仲马的历史小说，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在时间上，常常是不尽符合历史真实的。然而仍应看到，他所描写的故事并没有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常被人用来帮助了解法国的历史。

本书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几个决斗场面。这些决斗场面，不仅反映了年轻武士们崇尚武事、仗义行侠的时代风貌，使小说充满真实感，而且与情节发展紧密相联，是作者将故事推向高潮的一种手段。

人物对话写得简洁、有力、传神，紧紧地围绕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刻画，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大仲马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那么多人物，每个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写得非常出色，这应该归功于他在人物对话上的高深造诣。

西科这个人物，在整个故事中担任着穿针引线的角色。可以说，他的刚勇正直、幽默豪放、处事达观和嫉恶如仇，正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性格。所以本书在英美的译本，书名又译为《插科打诨的西科》。

译 者

1982年6月





大 仲 马 像



## 目 录

序	.....	( I )
第 一 章	圣吕克的婚礼	..... ( 1 )
第 二 章	大门虚掩着	..... (20)
第 三 章	布西的苦恼	..... (33)
第 四 章	让娜的卢浮宫之行	..... (41)
第 五 章	幽禁中的圣吕克	..... (50)
第 六 章	国王就寝之前	..... (60)
第 七 章	亨利悔罪	..... (70)
第 八 章	上帝的声音	..... (79)
第 九 章	圣吕克远走他乡	..... (89)
第 十 章	夜半巧遇	..... (97)
第 十 一 章	国王狩猎官蒙梭罗	..... (109)
第 十 二 章	夙愿得偿	..... (128)
第 十 三 章	狄安娜的身世	..... (136)
第 十 四 章	三条协议	..... (157)
第 十 五 章	违心的抉择	..... (169)
第 十 六 章	婚约	..... (178)
第 十 七 章	西科的意外发现	..... (188)



第十八章	高朗弗罗修士.....	(204)
第十九章	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	(220)
第二十章	惊心动魄的一幕.....	(231)
第二十一章	野心毕露.....	(250)
第二十二章	圣吕克他乡遇故知.....	(260)
第二十三章	孤苦伶仃的老人.....	(273)
第二十四章	雷米巧设内线.....	(282)
第二十五章	父与女.....	(291)
第二十六章	祸从天降.....	(299)
第二十七章	吉人天相.....	(308)
第二十八章	途中插曲.....	(318)
第二十九章	到达里昂.....	(325)
第三十章	结识新交.....	(333)
第三十一章	修士的妙用.....	(342)
第三十二章	仇人相见.....	(354)
第三十三章	天真的布西.....	(364)
第三十四章	幻想破灭.....	(373)
第三十五章	主仆之间.....	(383)
第三十六章	御前会议.....	(392)
第三十七章	来者不善.....	(403)
第三十八章	两兄弟.....	(410)
第三十九章	宫廷惨史.....	(420)
第四十章	神圣同盟之夜.....	(429)
第四十一章	纳瓦尔国王.....	(439)
第四十二章	公爵碰壁.....	(447)
第四十三章	幽静的花园.....	(456)
第四十四章	嬖幸受辱.....	(466)
第四十五章	阶下囚.....	(474)
第四十六章	清晨来客.....	(483)



第四十七章	西科独弈·····	(493)
第四十八章	会前插曲·····	(501)
第四十九章	意外的任命·····	(509)
第五十章	无情的谴责·····	(517)
第五十一章	飞来的纸片·····	(526)
第五十二章	“该死的畜生!” ·····	(533)
第五十三章	两个女友·····	(540)
第五十四章	一对情人·····	(546)
第五十五章	荒野一幕·····	(554)
第五十六章	一场舌战·····	(561)
第五十七章	圣吕克的建议·····	(568)
第五十八章	贼心不死的公爵·····	(575)
第五十九章	一帮乌合之众·····	(583)
第六十章	罗朗·····	(590)
第六十一章	蒙梭罗带来的消息·····	(597)
第六十二章	卢浮宫一片混乱·····	(605)
第六十三章	太后自荐·····	(614)
第六十四章	盘问·····	(622)
第六十五章	圣吕克的激将法·····	(631)
第六十六章	蒙梭罗躺在血泊中·····	(639)
第六十七章	母与子·····	(645)
第六十八章	戏剧性的变化·····	(653)
第六十九章	蒙梭罗起死回生·····	(660)
第七十章	公爵吊唁·····	(667)
第七十一章	过宽的担架·····	(675)
第七十二章	圣吕克回到宫中·····	(683)
第七十三章	修士的苦恼·····	(690)
第七十四章	担架边的幽会·····	(697)
第七十五章	使者到来之前·····	(705)



第七十六章	虚有其名的勇士? .....	(710)
第七十七章	“你同意吗?” .....	(719)
第七十八章	一场艰难的开导 .....	(727)
第七十九章	蒙梭罗防不胜防 .....	(733)
第八十章	一副牛皮手套 .....	(740)
第八十一章	古城夜访 .....	(747)
第八十二章	蒙梭罗得到信息 .....	(754)
第八十三章	别开生面的筵席 .....	(766)
第八十四章	“陛下错了” .....	(772)
第八十五章	西科一锤定音 .....	(777)
第八十六章	圣体瞻礼 .....	(784)
第八十七章	布西中计 .....	(792)
第八十八章	巡礼祷告 .....	(802)
第八十九章	西科一世 .....	(808)
第九十章	西科复仇 .....	(814)
第九十一章	布西赴约 .....	(820)
第九十二章	罪恶的一枪 .....	(828)
第九十三章	高朗弗罗福祚绵延 .....	(844)
第九十四章	国王忧心忡忡 .....	(852)
第九十五章	决斗之前 .....	(859)
第九十六章	布西的朋友们 .....	(866)
第九十七章	决斗 .....	(874)
第九十八章	尾声 .....	(881)



## 第一章

### 圣吕克的婚礼

1578年封斋<sup>①</sup>前的星期日这个民间节日过去了。大街上，人们欢乐了一整天的喧闹声已经沉寂下来。这时，在塞纳河对岸几乎同卢浮宫隔河相望的一所豪华的公馆里，一场盛大的晚会已经开始。这座公馆是与法兰西王室联姻、地位与皇亲国戚并驾齐驱的蒙莫朗西家族不久前兴建的。今晚于民间节日之后在这里举行的晚会，为的是庆贺德·弗朗索瓦·德皮纳·德·圣吕克和让娜的新婚之喜。圣吕克是国王亨利三世的莫逆之交和最亲近的宠臣，让娜则是法兰西元帅德·科斯-布里萨克的女儿。

婚宴是在卢浮宫举行的。国王对这门婚事本来就不大同意，在筵席上始终面容严肃，与喜庆的气氛显得很不相称。不但如此，他的衣着——一件深栗色的上装——也同他的面部表情一样，显得十分阴沉。克鲁埃参加茹瓦尤兹的婚礼时，也正是这样一副打扮。国王这种严肃的表情和幽灵似的装束，使举座宾客不禁不寒而栗。特别是年轻的新娘，国王每次向她投来的目光，总带着一种悻悻之色。

不过，国王在这欢乐的气氛中所流露出来的郁郁寡欢的表情，倒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意外。因为究其根源，总不外乎为宫廷秘密，而宫廷秘密正如下水暗礁一样，谁要是稍不留意碰上去的话，肯定会撞得粉身碎骨，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竭力回避。

---

<sup>①</sup> 指天主教的斋戒。



宴会刚一结束，国王便匆匆站了起来。这样，满座宾客，包括那些曾在私下表示要趁此机会饱餐一顿的人，也都不得不起身退席了。

圣吕克久久地凝视着他的妻子，仿佛要从她的目光中汲取一点勇气。随后，他走近国王，向他说道：

“陛下，我今晚在蒙莫朗西公馆为陛下准备了一场舞会，不知陛下能赐光谬领否？”

亨利三世脸上夹杂着愠怒和忧伤，将身子转了过去。可是由于圣吕克依然躬身站在他面前向他请求，语音恳切，神态至诚，他只得应道：

“好吧，先生。朕会去的，虽然你并不值得朕为你费此之劳。”

已成为圣吕克夫人的布里萨克小姐于是谦恭地向国王表示感谢，但是亨利却将头扭了过去，对她的感谢未置一辞。

“圣吕克先生，国王好象对你有什么不满？”年轻的妻子问她的丈夫。

“亲爱的，”圣吕克答道，“过几天，待国王的怒气消一消，我再将这件事的原委告诉你。”

“国王会息怒吗？”让娜问。

“当然会的。”年轻人说。

布里萨克小姐因为刚刚新婚，不便对丈夫过于强求。她只好将满腹狐疑埋藏心底，打算将来等圣吕克对她唯命是从时，再对他严加管束。

因此，当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蒙莫朗西公馆正在恭候亨利的驾临。但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而国王依然不见踪影。

今晚的舞会，圣吕克向国王和他本人的所有至亲好友都发了请柬。被邀请的人中，有各位亲王及其宠幸，特别是有读者早已熟悉的阿朗松公爵。亨利三世登基后，阿朗松公爵已成为安茹公爵。他没有出席在卢浮宫举行的婚宴，看来更不可能来参加蒙莫朗西公馆的舞会了。



至于纳瓦尔国王和王后，我们已在前一部书中交待过了，他们已逃往贝恩，率领新教徒举起了公开对抗的旗帜<sup>①</sup>。

安茹公爵也是一贯与亨利三世为敌的。不过他只是在暗中耍弄一点阴谋诡计罢了。在这种斗争中，他自己总是小心地躲在后台，而把那些未能从德·拉摩尔和德·科科纳事件中吸取教训的人推向前台。关于这两人的悲惨结局，读者想必还记忆犹新<sup>②</sup>。

不言而喻，安茹公爵的侍卫和国王的侍卫关系极坏，每月至少发生两三次冲突。而每次冲突，如果没有一人被当场击毙或伤势惨重，那是十分罕见的。

至于卡特琳娜，她已经如愿以偿：她的爱子终于登上了王位，这是她为她的儿子，或者说为她自己所梦寐以求的。她现在以他的名义执政，一面却装出对世间的事情不加过问的样子，一心只求挽救自己的名声。

圣吕克见亨利弟兄一个也没有来，心中未免忐忑不安，但仍然竭力安慰他的岳父。因为这位老人已被这不祥之兆弄得心神不定了。他本来和大家一样，确信国王亨利对待圣吕克非同一般，以为女婿在国王身边深受宠信，不想他的女儿却嫁给了一个时运不佳的人。圣吕克费尽唇舌劝他放心，但他自己也未必安然。他的朋友莫吉龙、冲贝尔和格吕穿着华丽的紧身短上衣，直挺挺地立在一旁。其宽大的皱领宛如很大的圆盘托着一个个脑袋。正当圣吕克内心惶扰之际，他们却来冷言冷语，尽情奚落他了。

“上帝！我可怜的朋友，”雅克·德·勒维·德·格吕伯爵说，“这一次，我看你是真的完了。国王不满意你，是因为你把他的话当作耳旁风；安茹先生怨恨你，是因为你说过他有两个鼻子。<sup>③</sup>”

“不会的，你说到哪里去了，格吕。”圣吕克说。“国王没有

---

① 见《玛戈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同上。

③ 安茹公爵得过严重的天花，看去确乎有两个鼻子。——作者注



驾幸今晚的舞会，可能是因为到万森林苑朝圣去了。至于安茹公爵，他可能正爱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我忘记邀请了。”

“瞧你说得多轻松！”莫吉龙说，“你没有看到国王在筵席上那副神态吗？这哪里是将要去朝圣的样子？至于安茹公爵，即使如你所说，他没有来是因为给一个女人绊住了，但这难道会妨碍他手下的人来吗？你看一看，他们有一个来的吗？全都没有来，连吹牛大王布西也没有露面。”

布里萨克公爵听了这些议论，不禁摇着头，绝望地叹道：“唉！先生们，我看这一切确实表明我们是完了。天呀！我们这一家历来对王国忠心耿耿，究竟会在哪里得罪了国王陛下呢？”

这位老臣说着说着，痛苦地向空中举起了双臂。

几位年轻人看着圣吕克，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但这笑声不但不能使布里萨克元帅有所宽心，反而使他更加心慌意乱了。

年轻的新娘呆在一旁，陷入了沉思。她也象父亲一样，不明白圣吕克会在哪里得罪了国王。

关于这一点，圣吕克本人十分了然，也正因为如此，他心中才最为不安。

突然间，在大厅的入口处，一个仆人大声通报国王驾到。

“啊！”布里萨克元帅顿然眉开眼笑起来，“我现在什么也不担心了。要是安茹公爵也能光临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可不这样想。”圣吕克喃喃自语道。“国王到这里来比他不来更使我犯愁。因为他此来肯定对我不怀好意，正如安茹公爵不到这儿来，也是为了捉弄我一样。”

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他仍然抢步向国王迎了上去。国王终于脱掉了那件阴森可怖的栗色上衣，通身珠光宝气，气派非凡。

可是就在亨利三世在门口出现的当儿，在大厅另一端与此门遥遥相对的门前也出现了一个亨利三世，其穿戴与前者完全一样。已经向前者拥去的群臣，这时象流水遇到桥墩一样倏地停了下来，随即又折向后者。



这场景，亨利三世看得一清二楚。眼见人们一个个张口结舌，神情迷乱，身子不知向哪边转动为好，他不禁问道：

“先生们，你们怎么啦？”

回答他的是一阵长时间的哄堂大笑。

国王是个生性急躁的人，尤其是现在更难沉得住气。他已开始蹙起眉头了，但圣吕克已赶到他身旁，向他说道：

“陛下，这个穿戴同陛下一模一样、正在让女人们吻他的手的，是陛下的弄臣西科。”

亨利三世莞尔一笑。西科在瓦卢阿王朝<sup>①</sup>这个末代国王的宫廷里喜笑无厌，自由自在，同三十年前弗朗索瓦一世的弄臣特里布来和四十年后路易十三的弄臣朗热利所受到的待遇一样。

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一般的弄臣。他原名德·西科，本是加斯科尼的一位绅士。据说，他曾同德·梅茵先生争夺过一个女人。在这场情场风波中，这个凡夫俗子居然击败了地位显赫的梅茵亲王，因而遭到亲王的迫害。此后，他便投身亨利三世麾下，常常向他直言规谏，以此报答这位查理九世的继承者对他的庇佑。

“西科先生，”亨利说，“这里怎么能有两个国王呢？”

“既然这样，你就让我继续扮演国王，而你却去扮演安茹公爵吧。人家可能会把你当成他。他们虽然无法告诉你他在想些什么，但至少总可以告诉你他在做些什么。”

国王兴致勃勃，举目向四周看了看，说：“果然，朕的弟弟安茹没有来。”

“这你就更可以取他而代之了。就这样吧，我是亨利，你是弗朗索瓦；我扮演国王，你去跳舞。我会替你把一个国王应有的丰采全部表现出来的，你趁此机会去玩一会儿吧，可怜的国王。”

国王的视线落在圣吕克身上，说道：

“西科，你说的很对，朕是想跳跳舞。”

---

<sup>①</sup> 瓦卢阿王朝于1328年至1589年统治法国。



布里萨克公爵见此情景，不由得嘀咕道：“我刚才以为国王对我们有什么不满，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国王的兴致很浓。”

说着，他走入人群，向各位来宾频频致谢，为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备受国王陛下宠爱的东床快婿而感到分外的欢欣。

圣吕克此时已踱到他妻子身边。布里萨克小姐并不是什么绝代佳人，但那一双晶黑、明亮的眸子却十分迷人，此外，她牙齿洁白、肌肤玉骨，因而具有一个精明的女性所常有的特征。刚才的一场虚惊仍在她脑际盘旋，只见她向她丈夫说道：

“先生，不是有人说国王不满意我吗？你看他来了以后一直在向我微笑哩。”

“亲爱的让娜，从卢浮宫回来时，你可不是这样对我说的。你那时说，你对他的目光感到害怕。”

“国王陛下当时一定不太舒服，”年轻的妻子说，“现在……”

“现在的情况更糟了。”圣吕克打断她的话。“你看他笑得多么不自然，我倒情愿他对我大发雷霆，咆哮一番。让娜，我可怜的妻子，国王一定在搞什么难以料想的恶作剧……啊，请你不要这样情意缠绵地看着我。快点离开我。看，莫吉龙来了，去跟上他，缠住他，同他亲热些。”

“先生，”让娜微笑道，“你这个想法真怪，我如果真的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人家一定会以为……”

“啊！”圣吕克叹了口气，“人家要是真的那样想可就好了。”

随后，不管他的妻子听了这句话如何惊讶不已，他急忙离开了她，赶着奉承西科去了。西科此时正在神气活现地表演国王的平素举止，引得宾客们不时哄然大笑。

亨利这时也正利用这难得的闲暇，在大厅里翩翩起舞。不过，他一面跳舞，一面却将目光时时瞟着圣吕克。

他一会儿将圣吕克叫来，向他讲点什么自认为有趣的发现，对于这些趣谈，不管滑稽与否，圣吕克每次听了都要强装着发出哈哈大笑。一会儿，又让他尝尝他糖果盒里的糖衣杏仁和糖面水果，圣

吕克吃在嘴里，倒也觉得十分可口。总之，圣吕克只要离开一步，到别的大厅去招呼其它宾客，国王顷刻就会打发他的亲属或仆人去找他，圣吕克于是又笑容可掬地回到国王身旁，国王这才喜笑颜开，依然如旧。

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声音非常宏亮，大厅里虽然人声嘈杂，亨利仍然听得十分真切。

“这好象是西科的声音。圣吕克，你听到没有，国王发怒了，”他说。

“是的，陛下。他仿佛在同人吵架。”圣吕克装作没有听懂他的旁敲侧击。

“去看看是怎么回事，马上回来禀告朕。”国王说。

圣吕克走了过去。

果然，西科正瓮声瓮气地在那里大声叫喊，如同国王在某些场合说话时的样子。只听他说道：

“朕已经发布大量命令，如果你们还嫌不够的话，朕可以继续发布，直到大家认为够了为止。朕的命令不一定好，但数量上总可以过得去。见鬼，我的表弟布西先生带来了六个小侍从，派头真不小！”

说着，他挺胸凸肚，鼓起两腮，将一只手叉在腰间，把国王的习惯动作，表演得维妙维肖。

“他怎么说起布西来了？”国王皱着眉问道。

已经回到国王身旁的圣吕克正要开口，忽见人群中让开一条道，六个年青的侍从走了进来。他们身上穿着金线锦缎，脖子上挂着项链，胸前佩戴着表示其所属主人的纹章，上面镶有五光十色的宝石。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个风度翩翩、仪表不凡的青年。他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嘴唇微微翘起，一副傲慢不逊的样子。他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天鹅绒上衣，与其侍从的华丽衣着形成鲜明的对照。

“布西！布西·当波瓦兹！”人群中叫嚷开了。



大家纷纷向他拥去，随后又自动散开，给他让出一条道。

莫吉龙、冲贝尔和格吕紧挨国王站着，似乎要防止他遭到袭击。

“奇怪！仆人来了，主子怎么没有来？”莫吉龙指桑骂槐地说，显然对布西的出现颇感突然，同时也对布西所投靠的安茹公爵没有同来而感到蹊跷。

“别着急。”格吕说。“走在一等仆人前面的是二等仆人，如今一等仆人既然来了，主子想必就在后面。”

“圣吕克，你瞧，”国王亨利的几个嬖幸中年纪最小也最为勇敢的冲贝尔说，“布西先生对你未免有失恭敬。你看他这一身打扮哪里象是来参加婚礼的？”

“完全对。这简直象是丧服。”格吕说。

“说不定是在预先为他自己服丧吧！”亨利低声说了一句。

“圣吕克，你看安茹公爵没有和布西同来。”莫吉龙说。“可见你在那边也失宠了。”

圣吕克听了这个“也”字，心中不觉一惊。

“安茹先生怎么会同布西一起来呢？”格吕说。“你不记得吗，国王陛下曾询问过布西先生是否愿意跟随他，布西先生当时通过别人转告说，作为克雷蒙家的人，他只想独来独往，不愿屈从任何人。他深信自己是世上最高贵的人。”

国王双眉紧锁，咬着下嘴唇。

“不过，不管怎么说，”莫吉龙又说，“我总觉得布西确是安茹先生的人。”

“这有什么奇怪的？”格吕冷冷地答道。“安茹先生比我们的国王还要高贵。”

亨利听了这句话，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他对自己的兄弟安茹公爵向来是恨之入骨的。

他没有说什么，但是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

“好了，好了，先生们，”惶恐不安的圣吕克这时插了进来，

“请给我的客人留点情面，别把我的婚礼搞糟了。”

圣吕克这两句话可能使亨利的思路转到了另一方面，只见他说道：“对，我们别把圣吕克的婚礼搞糟了。”

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理了理嘴角的胡须，神态十分诡秘。这一切，可怜的新郎完全看在眼里。

“啊！”冲贝尔突然叫道，“布西如今是布里萨克家的支持者了。”

“何以见得？”莫吉龙问。

“你没有看到圣吕克在护着他？真见鬼，在这可怜的世界里，人们连自己都照管不过来，却一味要保护其亲属、支持者和朋友。”

“先生们，”圣吕克急忙为自己分辩，“布西先生既不是我的亲属，也不是我的支持者或朋友。他是我的客人。”

国王愤怒地向圣吕克瞥了一眼。

圣吕克被国王的目光弄得不知所措，又慌忙说了一句：“况且我根本没有护着他。”

布西此时已迈着庄重的步伐，跟在那几个侍从后面向这边走来，准备向国王行礼问安，可是西科却在那里因为受不了人们不把他当国王看待而叫嚷起来了：

“好呀！布西，布西·当波瓦兹，路易·德·克雷蒙·德·布西伯爵，看来你是一定要人家叫出你所有的名字，你才能相信人家是在同你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糊涂，连哪一个国王，哪一个小丑也分辨不出来？你正要去向他问安的那个人是朕的弄臣西科，他的插科打诨真是趣味无穷，常常让朕笑破肚皮。”

布西没有理他，继续走到亨利面前，但正要向国王行礼，国王说话了：

“布西先生，你没有听到吗？有人在叫你。”

随后，国王把身子转了过去，他的髀幸发出了一阵哄笑。

布西满脸通红，但他终于克制住胸中的怒火，装作没有听见格吕、冲贝尔和莫吉龙发出的笑声，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脸上挂着的嗤



咄逼人的讪笑。他料就计，顺着国王的话，若无其事地转向西科说道：

“陛下，很是抱歉。有些国王实在太象弄臣，我因而把陛下的弄臣也当成哪位国王了，万望陛下恕罪。”

“什么！他在说什么？”亨利转过身来低声问道。

“陛下，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圣吕克说，看来他这个和事佬的角色，命中注定今晚要充当到底了。

“不管怎么说，布西先生，你这样粗心大意，朕是不能宽恕的，”西科一面说，一面踮起脚尖，恰如国王平时显示自己威严的样子。

“陛下，请宽恕我这一次。因为我心里一直在牵挂着……”布西说。

“你的侍从是不是，先生？”西科摆出一副故作不快的样子。

“天哪！他们身上这套衣服要花多少钱，真是败家子，一点不懂得爱惜我们的特权。”

“这我就不懂了。请陛下为我指明，如果我真的错了，一定心悦诚服地认罪。”布西知道，继续同西科磨牙，可以狠狠地冷落国王。

“你让这些粗鄙不堪的下等人穿这样名贵的衣料，”西科指着那些侍从说，“而你自己作为一个武士，一个卫队长，一个克雷蒙家的人，几乎同王子无异，你却只穿了一件普普通通的黑天鹅绒上衣。”

“陛下，”布西侧过身来，将脸向着国王的嬖幸，“粗鄙之辈今天都在竞相把自己打扮成王子。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为了同他们区别开来，我们这些人还是穿得简单一点为好。”

说着，他向那几位服饰华丽，刚才对他十分轻慢的年轻嬖幸作了一个轻蔑的微笑。

亨利向他的嬖幸瞥了一眼，见他们一个个面色苍白，怒不可遏，似乎正等待他一声令下便向布西扑去。他们当中，格吕同布西

的关系最为恶劣，并且已经同他交过一次手，国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又将一只手放到身旁的剑把上去了。

临时担任国王的西科，这时不得不站在亨利的位置上向布西大声喝道：“你这些话是说给朕和朕的臣属听的吗？”

他一边说，一边摆出一副不可侮的架势，但过于装腔作势，大厅里有一半宾客不由得发出一阵哄笑。不过其余宾客一点也没有笑。原因很简单，那些人所嘲笑的正是他们。

布西的三位朋友眼见双方就要大动干戈，这时也走到了他的身旁。他们是：夏尔·巴尔查克·德·安特拉格（人们通常都叫他昂特拉格）、弗朗索瓦·德·奥迪（即德·里贝拉克子爵）和利瓦罗。

看到这种情形，圣吕克认为布西一定是安茹公爵特意派来制造事端或进行某种挑衅的。他惶恐之极，双方如今虎视眈眈，似乎就要在他家里决一雌雄，这使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他跑到情绪最为激烈的格吕身边，把手放在年轻人的剑把上，向他央求道：

“朋友，看在苍天的份上，请你息怒，不要性急。”

“去你的，你去息怒吧！”格吕大声叫嚷。“这个无赖不仅在向我挑衅，也在向你挑衅。谁要是污辱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他就是污辱我们大家，而污辱我们大家，也就是污辱国王。”

“格吕，格吕，”圣克吕说，“你想想，布西的靠山是安茹公爵，他今天没有出场，显然是躲在暗中窥伺动静，他的可怕之处也就在这里。我想，你不会以为我说这些话，是因害怕这样一个仆人。不，我怕的是他的主人。”

“见鬼！”格吕叫道，“我们都是法兰西国王的人，有什么好怕的？要是我们为了他而遇到麻烦，他难道会见死不救？”

“你当然不用发愁啦！可我呢？”圣吕克凄哀地说。

“倒也是。”格吕说。“可是天哪！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你不是不知道，国王特别嫉恨同他要好的人再去同别人好。”



“好吧！”圣吕克在心里嘀咕道，“真是一点交情也不讲，咱们可别忘了今天。有什么办法，我在婚后总要过几天安稳日子，还是设法同安茹公爵交个朋友吧。”

这样一想，他便离开格吕，向布西走了过去。

布西对国王的嬖幸作了无情的嘲讽后，此时正举目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人敢于对他进行反击。但人人都把脸转了过去，缄默不语。因为有的人怕得罪国王，有的人怕得罪布西。

布西见圣吕克向自己走来，认为总算有人来向他应战了，于是向圣吕克说道：

“先生，看来你要同我讲话，这真使我不胜荣幸。是不是为了我刚才讲的那些话？”

“你刚才讲的那些话？”圣吕克笑容可掬，“你说了什么啦？我一句也没听见。你来了之后，我一直想来看看你，向你表示我的谢意。蒙你不弃，光临寒舍。”

布西在各方面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但无比骁勇，而且知识渊博，才华出众，人情练达。他知道，圣吕克并不是胆小鬼，但作为今天晚会的主人，他不能感情用事。如果换作他人，布西一定会向他重复刚才那句带挑衅性的话语，但他只是彬彬有礼地同他寒暄了两句。

亨利见圣吕克走到布西身边，不禁说道：“朕的小公鸡一定是训斥他去了。他做得很好，不过，朕可不希望他一下子结束他的小命。格吕，你去看看……不，不用你去，你是个没有头脑的人，还是莫吉龙去一下吧！”

圣吕克回来后，亨利向他问道：“你去对这个自命不凡的无赖说了些什么？”

“我吗，陛下？”

“是的，你。”

“我对他说了声‘晚安’。”圣吕克答道。

“就这些吗？”国王半信半疑。

圣吕克发现自己做了件蠢事，于是灵机一动，说道：

“我对他说了声‘晚安’，同时还加了一句：希望明天早上能有幸和他说‘早安’。”

“朕早就料定你是为这个去的，糊涂虫。”亨利说。

“请陛下为我保守秘密。”圣吕克故意压低声音。

“啊！那当然可以。”亨利说。“朕刚才这句话不是要阻止你去……自然，如果你能为朕把他除掉，而自己又能安然无恙……”

亨利见身旁的几个嬖幸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他装作没有看见，继续说道：

“因为这个无赖太放肆了……”

“完全对，”圣吕克说。“请陛下放心，一两天内他就会服服贴贴的。”

国王摇了摇头：“他的剑术可有相当的功夫哩，要是哪一天他被疯狗咬死就好了，那将省去我们许多麻烦。”

说着，他愤怒地向布西瞥了一眼。布西此时正在三位朋友陪伴下，旁若无人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随意嘲讽那些拥护国王而敌视安茹公爵的死硬分子。

“见鬼！”西科忽然叫道，“布西先生，请对朕的侍卫官不要这样无礼，否则朕即使是一名小丑，也会拔出剑来惩治你的。”

“啊！这个家伙！”亨利低声骂了一句。“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话倒也说得千真万确。”

“陛下，西科要是继续这样胡说八道，我可要把他赶出去了。”莫吉龙说。

“不，莫吉龙，别去管他。西科是个很有荣誉感的勇士。况且最应该赶出去的并不是他，他并没有口出狂言。”

国王的意思如今是再清楚不过了。格吕于是打了个手势，把一直呆在别处、对于刚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的德奥和德帕农叫了过来。

“先生们，”他把他们拉到一旁，“咱们来商量一下。圣吕



克，你去陪陪国王，你的事看来就要平静下来了，去继续努力吧。”

圣吕克对这项差事当然求之不得，于是走到正在互相埋怨的国王和西科的身旁。

这时，格吕已把四位伙伴拉到一个窗口附近。

“怎么啦？”德帕农问。“你究竟有什么话要说？我正在同茹瓦尤兹夫人谈话。我要告诉你，你说的事要是毫无兴趣，我可饶不了你。”

“先生们，我想说的是，”格吕说，“我准备在舞会之后马上去打猎。”

“好啊！打什么呢？”德奥问。

“打野猪。”

“真是异想天开，天气这样冷，你难道想到树林里去找死不成？”

“这有什么？我是去定了。”

“一个人去吗？”

“不，同莫吉龙、冲贝尔一起去。我们要去给国王打头野猪。”

“啊！明白了。”冲贝尔和莫吉龙不约而同地说。

“国王希望明天午饭能有个野猪头佐餐。”

“颈圈要切割成意大利式的，”莫吉龙针对布西脖颈下的那条与他们不同的翻领，作了一个暗示。

“那好！我也算一个。”德帕农说。

“你们搞的是什么名堂？不说清楚，我可不参加。”德奥说。

“你向四周看一看，伙计。”

“行！我来看看。”

“这里有没有人狂傲无礼？”

“我看布西就是。”

“那不就得得了！你难道不认为这头野猪的头是国王佐餐的上等佳品？”

“我想国王会……”德奥说。

“是国王本人要的。”格吕急忙说。

“行！一言为定，我也算一个。不过怎么打呢？”

“采取伏击的办法，这样比较稳妥。”

布西早已发现他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他毫不怀疑，他们议论的一定是他，于是带着他的朋友，谈笑风生地向这边走了过来。

“昂特拉格，里贝拉克，你们看，”他说，“他们那种亲热劲儿实在感人，真有点象欧里阿尔和尼苏斯，达蒙和皮梯阿斯，卡斯特尔和……哎呀！波吕克斯<sup>①</sup>哪儿去了？”

“波吕克斯已经成婚，所以卡斯特尔只好孤雁单飞了。”昂特拉格说。

“他们会在那里说些什么呢？”布西问道，一面带着傲岸的神情望着他们。

“我敢打赌，他们一定在策划什么阴谋。”里贝拉克说。

“不对，先生们，”格吕笑着说，“我们在谈论打猎。”

“真的吗，可爱的先生？”布西说。“天气这样冷，你们会冻坏的。”

“不，先生，我们有手套和皮衣，可以穿戴得暖暖和和的。”莫吉龙彬彬有礼地说。

“这我就放心了。”布西说。“你们什么时候去打猎呢？”

“可能在今天夜里。”冲贝尔说。

“什么可能不可能？就在今天夜里。”莫吉龙纠正他的话。

“这样的话，我可要去告诉国王陛下。”布西说。“否则，明天早上陛下醒来时，发现他的朋友一个个冻得鼻塞声重，那可怎么好？”

“先生，请不必为此费心。”格吕说。“国王陛下知道这件事。”

“你们去打云雀吗？”布西继续问道，神情十分鄙夷。

---

① 以上六人皆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以患难与共，同生共死著称。



“不，先生，我们去打头野猪。”格吕答道。“我们需要一个野猪头。”

“那么这头野猪是……？”昂特拉格问。

“已经给赶出来了，”冲贝尔说。

“那还得知道它从哪儿经过罗？”利瓦罗说。

“是的。我们将设法了解一下。”德奥说。“布西先生愿意一同去吗？”

“不，说实在的，我没有空。”布西的神情依然十分傲慢。“我明天要到安茹先生家去欢迎蒙梭罗先生。你们一定知道，公爵殿下已推荐他为国王狩猎官。”

“那么今天夜里怎么样？”格吕问。

“今天夜里我也不得闲。我在圣安东尼区的一个秘密所在有个约会。”

“啊！”德帕农说。“是不是玛戈王后已微服前来巴黎？据说你已经承袭德·拉摩尔的角色。”

“是的。不过一个时期以来，我已放弃这种角色了。今天夜里要见的是另一个人。”

“此人在圣安东尼区等你吗？”德奥问。

“正是。格吕先生，我倒想请你给我出个主意。”

“请不必客气。我虽然孤陋寡闻，但决不会给朋友出坏点子。”

“据说巴黎街头不太安全，圣安东尼区又特别偏僻。你看我应该如何走法？”

“这有什么难的？”格吕说。“卢浮宫的渡船今夜一定会等候我们回去。因此，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在教士草场乘条渡船，在拐角处的纳斯尔塔旁上岸，然后沿着河岸走到夏特来大城堡街，再穿过梯克斯朗德里街，便到达圣安东尼大街了。走到这条大街的尽头，如果你能顺利越过图尔纳尔宫，就可以平安到达你刚才说的那个神秘的地方了。”

“谢谢你的指点，格吕先生。”布西说。“你说的这条路线，

我一定牢记在心，绝不会有丝毫差错，请放心。”

他于是向他们告辞，但离去时又高声向巴尔查克·德·昂特拉格说：“走，昂特拉格，同这些人有什么可谈的？”

跟在布西和昂特拉格后面的利瓦罗和贝里拉克不禁发出朗朗笑声。他们一面走，一面还回过头来看了几次。

国王的嬖幸一声未吭，决心不再答理他们。

布西走到最后一个客厅时，正在这里张罗的圣吕克夫人见她的丈夫在以目光向她暗示：安茹公爵的宠儿要走了。让娜以女人所特有的聪慧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她立即跑上去，挡住了布西的去路。

“布西先生，”她说，“大家都说你写了一首十四行诗。”

“你说的是讽刺国王的那首吗，夫人？”布西问。

“不，是献给王后的。可以念给我听听吗？”

“当然可以，夫人，”布西说。

说着，他让圣吕克夫人挎上他的手臂，一面走，一面开始给她朗诵那首诗。

圣吕克此时已悄悄来到那几个嬖幸的身旁，格吕正在讲话：

“这个畜生会循着这条路线来的。因此，我们就在圣保尔宫对面，离圣安东尼门不远的图尔纳尔宫拐角处，等他来上钩吧。”

“每人带一个仆人？”德帕农问。

“不，不要带仆人，诺加来<sup>①</sup>。”格吕说。“这件事要做得滴水不漏，还是我们自己干为好。我恨透了这家伙，但他的名声太大，如果借助仆人去把他打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面？”

“我们六个人一起去吗？”莫吉龙问。

“不，只有五个人能去，而不是六个。”圣吕克说。

“对，我们忘了，你已经是有妇之夫的人了，可我们还把你当作单身汉哩。”冲贝尔说。

---

<sup>①</sup> 诺加来，德帕农的别称。



“是呀，”德奥说，“今天是新婚之夜，可怜的圣吕克总该陪陪新娘。”

“先生们，你们说的虽然在理，”圣吕克说，“我妻子也确实需要我陪陪她，但你们哪里知道，我不能奉陪诸位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她，而是由于国王。”

“什么，国王？”

“是的，国王陛下要我送他回卢浮宫。”

大家不约而同地相视而笑。但这意味深长的一笑，圣吕克始终没有猜透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办法？”格吕说。“国王对你的感情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离不开你。”

“我们并不需要圣吕克，让他去陪伴国王和新娘吧。”冲贝尔说。

“不过这头野猪可不是好对付的。”德帕农说。

“有什么了不起？”格吕说。“让我一个人来对付好了。只要有一根长矛，我就可以把它干掉。”

大厅里传来了亨利的声音，他在叫圣吕克。

“先生们，”圣吕克说，“你们听，国王在叫我了，祝你们成功，再见。”

他随即离开了他们。大厅四周还站着一些舞迷和看客，圣吕克没有立即去见国王，而是沿着墙脚走到了门边。布西正站在那里，要不是美丽的新娘竭力挽留，他早已无影无踪了。

“晚安，圣吕克先生。”布西说。“我看你的神色不大对，难道你也要去打猎？这倒是你施展本领的大好时机，不过这可不是什么风流事儿。”

“先生，”圣吕克说，“我确实有点举止失措，因为我正忙着找你。”

“是吗？”

“我担心你已经走了。”圣吕克又说。“亲爱的让娜，去对你

父亲说，叫他款留一下国王，我要同布西先生说两句话。”

让娜二话没说，走开了。她不明白这些繁文缛节究竟有何必要，但她感到问题一定相当严重，所以仍然恭顺地按照她丈夫的意思办了。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圣吕克先生？”布西问道。

“伯爵先生，我想告诉你，”圣吕克说，“巴黎的街面不太安全，你今晚倘有约会的话，最好能改在明天。不过，如果你一定要去，而且地点就在巴士底狱那边的话，我劝你不要从图尔纳尔宫前面走，那地方黑咕隆冬，很可能会躲藏几个人。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布西先生。我知道，象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把这种区区小事放在眼里的，我要是那样想，苍天不容。但仍请你三思而行。”

这时，西科又在那里叫嚷起来了：

“圣吕克，朕的小圣吕克，你别藏起来呀。朕在等着你回宫哩。”

“陛下，我来了。”圣吕克大步跑了过去。

亨利三世站在西科身旁，一个侍从正在给他穿沉重的白鼬皮大衣，另外两个则分别拿着他的长手套和锦缎衬里的丝绒面罩，准备替他戴上。

“陛下，”圣吕克对两个亨利说，“我来送你们上车。”

“不，”亨利说，“朕和西科各走各的。朕的那些朋友真是没有心肝，把朕一个人撂在这里，自己倒寻欢作乐去了。朕本来打算让他们送朕回去，但他们现在连个影儿也没有了。你总不能让朕就这样走吧。你为人老成持重，又已成家立业，你来把朕送到王后那儿去。走吧，朋友，送朕一趟。喂，给圣吕克先生准备一匹马……”但他接着又改口道：“不必了，朕的车子很宽敞，可以坐两个人。”

这一席话，让娜·德·布里萨克小姐句句听在耳里。她想走上去同圣吕克说句话，又想告诉父亲国王把圣吕克带走了。但是圣吕克把一只手指放在嘴边，示意她切莫多言，谨慎为佳。

“真倒霉！”圣吕克悄悄嘟哝道。“我现在正设法同弗朗索

瓦·德·安茹修好，可不能再同亨利·德·瓦卢阿闹翻。”所以随即又大声向亨利说道：“一切听从陛下的吩咐。我对陛下一向忠心耿耿，只要陛下愿意，我可以跟随陛下走到天涯海角。”

大厅里一阵喧闹，人们纷纷向国王行礼告别，恭候国王起驾。随后是一片静谧，只有国王在向布里萨克父女握手话别，场面十分感人。

院子里，马匹在用前蹄蹬地。火炬的光芒映红了每一块彩绘玻璃。最后，前来参加婚礼的群臣和宾客们也都告辞了，他们心中洋溢着欢乐，浑身打着寒战，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让娜孑然一身，在女仆的陪伴下走进自己的房间，跪在一幅圣象前，虔诚地祷告起来。祷告完毕，她把女仆都打发走了，不过，让她们在走散之前给她丈夫准备一点夜宵，以便他回来时食用。

布里萨克先生到底多一层心思，他派了六个卫兵到卢浮宫门前去等候年轻的新郎。但他们等了两个小时仍不见圣吕克从宫内出来，于是委派一人返回家中，报告元帅卢浮宫所有的大门都已关闭。守门的卫队长在关闭最后一扇大门时对他们说：

“你们别再等下去了。今天晚上，不会再有人从宫内出来。国王陛下已经就寝，大家都入睡了。”

布里萨克小姐曾说她心烦意乱，毫无睡意，打算等待圣吕克归来。元帅特意走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她。

## 第二章

### 大门虚掩着

圣安东尼门是一座石砌拱门，与今天的圣丹尼门和圣马丁门大



体相同。门的左侧同巴士底狱毗连的建筑物连成一体，因而与这座古代城堡紧密相连。

门的右侧，直到布列塔尼宫，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道路泥泞，十分荒僻。白天行人稀少，夜间更是人迹寥寥。那时光，夜间巡逻是不常有的。一到天黑，附近的大街小巷便成了歹徒出没的场所。所以行人都尽量贴近城堡这边行走，以便万一遇到危险，可以向城堡上的哨兵呼救。这些哨兵虽然无法下来助他们一臂之力，但总可以呐喊助威，吓退强人。

不消说，到了冬天的夜晚，行人走在这里便更是风声鹤唳，胆颤心惊了。

我们在上一章介绍的那些事情发生之后的这天晚上，天气恰巧冷彻骨髓。乌云低垂，黑如濡墨。不要说行人看不见呆在城堡雉堞后面的哨兵，哨兵也无法看清空场上的过往行人。

在靠近城里的圣安东尼门前侧，街道两边，除了一溜高墙，没有一幢普通的房屋。街道右面是圣保尔教堂，左面则是图尔纳尔宫。快到圣卡特琳娜大街时，图尔纳尔宫的高大宫墙突然向内凹进，形成一个拐角。圣吕克刚才向布西谈到的，便是这个拐角。

由此往前，展现在德茹伊街和圣安东尼街之间的是一排民房。圣安东尼街对面，当时是木柴街和圣卡特琳娜教堂。

巴黎旧城的这一部分，那时还没有安装路灯。在万里碧空、月光皎洁的夜晚，巴士底狱的巨大身影岿然屹立在蔚蓝的星空下，显得异常雄伟、壮观。可是如果天气阴沉，城堡周围便成了黑洞洞的世界，只有少数几个窗口透出几点昏黄的灯光。

今天晚上，天刚断黑就相当寒冷，看来最后必有一场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在通向圣安东尼区的那条由提心吊胆的夜间行人开拓出来的小路上，现在是一片寂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不过，如果细加留意的话，在图尔纳尔宫的拐角处，仍可发现几个黑影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砭骨的严寒使他们冻得浑身直打哆嗦。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城堡上的哨兵根本看不到广场这边的动

静，也听不见这几个黑影的低声细语。不过他们的谈话倒也饶有兴味。

只听内中一个黑影说：“真让布西这个疯子说中了。今天晚上冷得可真够劲儿，同国王陛下在波兰当政时我们在华沙见到的相差无几。照这样下去，我们恐怕真的要象布西说的那样，给冻坏了。”

“莫吉龙，你怎么总是婆婆妈妈，唠叨个没完？”另一个黑影说。“天气是有点冷，这谁也不否认。不过把衣领翻起来，把手插进衣袋里，稍稍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冲贝尔，你说的何等轻松。”第三个黑影说。“你们德国人是不怕冷的，我可不象你，我的嘴唇早已冻裂，胡须上结满了冰霜。”

“我呢，两只手冷得最厉害，简直象是冻掉了一样。”第四个黑影说。

“可怜的格吕，你怎么没有把你母亲的暖手笼带来呢？”冲贝尔说。“你要是跟她要的话，她肯定会给你的，特别是如果你告诉她，你到这儿来是为了给她除掉她所深恶痛绝的布西，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上帝！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第五个黑影说。“我敢担保，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抱怨热得受不了了。”

“但愿果然象你说的，德帕农！”莫吉龙一面在地上跺着脚，一面说。

德帕农急忙分辩道：“我没有说话，刚才的话是德奥说的。我所以沉默不语，是因为担心话一说出口就给冻住了。”

“你在说什么？”格吕问莫吉龙。

“刚才德奥说，”莫吉龙说，“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热得受不了。我对他说，但愿果然象他说的。”

“可不是！他说得很对。我仿佛看到圣保尔街那边有人来了。”

“不对。不可能是他。”

“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是另一条路线。”

“说不定他对我们的意图已经有所觉察，因而改变了路线。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一点也不了解布西的为人。他这个人向来说一不二。他说从哪儿走，就会从哪儿走，哪怕明明知道前边有魔鬼挡道，也决不会更改。”

“瞧，来了两个人。”格吕说。

“完全对。”两三个声音同时答道。谁也无法否认这铁的事实。

“既然他来了，咱们就上去吧！”冲贝尔说。

“再等一会儿，”德帕农说，“说不定是两个循规蹈矩的市民或接生婆，可不能莽里莽撞把他们误杀了……奇怪！他们停下来了。”

他们所瞩目的这两个人，果然在靠近圣安东尼大街的圣保尔街街口停了下来，但似乎有点犹疑不定。

“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格吕问。

“怎么可能？我们彼此相距这样近，尚且很难看清楚。”

“说的对。”格吕又说。“瞧，他们又往左边去了……在一家门前停了下来……好象在寻找什么”……

“是这样。”

“他们好象要进去。”冲贝尔说。“哎呀！可不能让他们跑了！”

“你们死了心吧，这不会是他。他早已说过要到圣安东尼区去，而这两个人到了圣保尔街后却沿着这条街走下去了。”莫吉龙说。

“嗨！”冲贝尔说。“谁告诉你这家伙的话竟是金口玉言，句句可信？他就不会在无意中说错了，或是有意耍个花招？”



“可不是？这完全可能。”格吕说。

这句话真也顶用，大家一想，果然不错，于是象一群饿狼一样，窜出黑暗的角落，举着剑向站在门前的两位不速之客冲了过去。

这两人中，有一人此时刚将一把钥匙插入门上的锁孔里，将锁打开，但正要开门，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他们不由地抬起了头。

“这是怎么回事？”身材矮小的一位转过身来，问另一位。

“奥里利，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是吧！大人。”刚才拿钥匙开门的人说。“我看很象，这真是事出意外。殿下是否需要公开自己的身份？”

“你看他们这副明火执仗的样子，一定在这里恭候我们多时了。”

“我看不过是几个跟踪而来的垂涎之徒。大人，我早就说过，这位贵人长得实在太漂亮了，倾慕者一定不乏其人。”

“咱们快进去吧，奥里利。进到里面总比外面安全些。”

“是的，大人。要是只有这几个人，那还好办。不过天晓得，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他的话音刚落，几个年青的侍卫已经迅速越过那一箭之遥而冲到了他们面前。沿墙脚上来的格吕和莫吉龙忽然出现在门前，把他们同大门隔开，截住了他们的退路，其它人则从正面冲了上来。

“杀死他！杀死他！”情绪始终最为激昂的格吕大声叫嚷。

这时，蓦见那个刚才被人称为“大人”、并被问及是否需要公开其身份的人，双臂环抱，带着傲慢的神情转向格吕，向他逼近一步，声色俱厉地喝道：

“格吕先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现在要行刺一位法兰西亲王！”

格吕一时被弄得惊诧不已，颤颤悠悠地向后倒退两步，手上的剑落在地上。

“安茹公爵大人！”他惊叫一声。

“安茹公爵大人！”其它人也失声叫道。

“好呀！”弗朗索瓦又说，神色十分可怕。“来吧！你们来杀呀！”

“大人，”德帕农结结巴巴地说，“这是一场误会，我们在闹着玩。请大人息怒。”

德奥慌忙出来圆场，说道：“大人，我们怎么也没有料到，会在这荒郊僻野碰上殿下。”

弗朗索瓦对德奥的话根本不予理睬，继续说道：“闹着玩！德帕农先生，你们这种玩法可也真新奇。好吧！你们给我说说，既然你们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那是在捉弄谁？”

冲贝尔于是走上来毕恭毕敬地回道：“大人，在参加完圣吕克的婚礼后，我们看到圣吕克离开蒙莫朗西公馆，向这边走了过来。我们觉得很纳闷：一个新郎在新婚之夜抛开自己的妻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于是悄悄跟了上来……”

这几句话编得倒也天衣无缝，因为关于圣吕克未在公馆过夜一事，安茹公爵第二天定会有所耳闻，这样，冲贝尔的信口胡言也就不会败露了。

“什么？圣吕克先生？你们把我当作圣吕克先生了？”

“是的，大人。”五个年轻人同声答道。

“你们怎么会这样张冠李戴呢？”安茹公爵说。“圣吕克先生比我要高出一头。”

“是的，大人。”格吕说。“不过他的身材同陪伴殿下的奥里利先生相仿。”

“还有，大人，天黑得实在太厉害。”莫吉龙说。

“看到这个高个儿的人拿出钥匙开门，我们便以为你们两人中，他是主要的了。”德奥低声补充一句。

格吕见气氛已趋缓和，急忙说道：“这次冒犯尊颜，纯属误会，望大人海涵。我们对殿下绝无丝毫恶意，更不想打搅殿下寻欢

作乐的兴致。”

弗朗索瓦一面和他们说话，一面听他们就刚才发生的事情作出象样的解释，他终究由于惊魂不定而未能看出其中的破绽。与此同时，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极其巧妙地带着他在夜间追欢逐笑的忠实伴侣兼琴师奥里利先生离开了门边，踱到数米以外的地方，使这扇门在深沉的夜色笼罩下同其它大门混淆在一起而无法辨认出来。

听了格吕的话，他带着讥诮的神色反问道：“寻欢作乐？谁告诉你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

“啊！大人，请勿多疑。我的意思是，不管殿下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无论如何请宽恕我们一次。我们失陪了。”

“好吧！再见，先生们。”

“大人，”德帕农又说，“我们不会去到处乱说的，殿下可以放心……”

安茹公爵已经走出几步，只得又停下来，皱着眉问道：“这话从何谈起，诺加来先生？我倒要问问，谁叫你别去说什么啦？”

“大人，天这样晚了，殿下却还带着奥里利先生跑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以为……”

“哎！你们怎么能这样想呢？我到这儿来有我自己的事儿。”

几个侍卫官屏声静气，听他往下讲。

“我刚才正要去，”他一字一顿地说，似乎要把每个字都镌刻到对方的脑海里去。“我刚才正要去看望用酒杯和咖啡渣算命的犹太人马纳塞斯。你们想必知道，他就住在图尔纳尔街。后来，奥里利发现了你们，以为你们是夜间巡逻的。”说着，他竟手舞足蹈起来，使这几个对他的为人颇为了解的年青侍卫官不禁大为骇然。

“所以我们这两个占卜问卦的忠实信徒，便贴着墙脚，藏到了门洞里，希望逃过你们的锐利目光。”

亲王一面说着，一面已不知不觉回到圣保尔街，到达离巴士底



狱不远的地方。他知道，他哥哥素来对他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刚才的一场虚惊，亨利三世的这几个嬖幸虽已一再表示歉意，给了他不少面子，但他总感到不太放心。可是现在万一他们胆敢血刃相见，真的要伤害他，他可以向巴士底狱城堡上的哨兵呼救了。

“你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为何到这儿来，也知道应该怎样向外讲了。就这样吧，先生们，再见。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是不希望你们跟着我的。”

大家于是欠身向亲王告别。亲王离去后，仍几次三番回转身来，甚至往回走了几步，察看他们是否对他怀有歹意。

“大人，”奥里利乘势说道，“我敢说，这几个家伙呆在这里鬼鬼祟祟，一定别有图谋。马上就要十二点了。他们说的很对，这地方太为荒僻。咱们还是赶快回公馆吧，大人。”

亲王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再往下讲。“不，等他们走了再说。”

“殿下错了。”奥里利说。“他们根本没有走。请大人看看，他们又回到刚才躲藏的地方去了。看到没有？就在图尔纳尔宫的拐角处。”

弗朗索瓦抬头看了看，奥里利说的千真万确。五个年轻侍卫官果然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显然，他们原先一定在那里商量着什么，亲王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当然，他们现在藏到那里去也可能是要窥探亲王是否真的去拜访犹太人马纳塞斯。

“怎么样？”奥里利说。“殿下是决定回去还是再等一等？一切听从殿下的吩咐。不过以我之见，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错过这样的机会实在叫人扫兴。”亲王惋惜地叹道。

“是的，我也这样想。不过来日方长，大人还可以再来嘛。我已禀告殿下，全部情况我已打听清楚。这幢房子的租期是一年，贵人就住在楼上。我们已买通她的女仆，并且拿到了一把大门上的钥匙。有这许多便利，何愁将来没有机会？”

“你刚才确实把门上的锁开开了吗？”

“是的，开了三次才开开。”

“后来又锁上没有？”

“锁上？”

“对。”

“当然锁上了，大人。”

奥里利的回答虽然斩钉截铁，但他自己也未必很有把握。不过他那坚定的语气，倒彻底消除了亲王对此问题的疑虑。

“我是想知道他们会不会……”亲王说。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吗？大人。我可以满有把握地断言，他们一定想伏击什么人。走吧！殿下的仇敌很多，天晓得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行，我同意回去。不过还要来。”

“今天晚上可不能再来了，请殿下务必听我一言。我总觉得几乎到处有人埋伏着要伤害殿下。我为殿下的安全这样提心吊胆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殿下如今是最有资格的王位继承人……万一殿下遇到不测，将不知有多少人感到称愿。”

这最后两句话说得弗朗索瓦心甜意恰，默然称是，于是决定返回公馆。不过一想到今晚的倒楣遭遇，他不禁怒从心来，遂暗自发狠，今后一定要在适当场合狠狠教训一下这几个不晓事的侍卫官。

随后，只见他无精打采地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那就回去吧。布西一定已参加完圣吕克的鬼婚礼回到公馆了。要是他又同人家大吵了一番，把那几个骚货婊子宰掉一个，或者明天早上去宰他一个，那才解我心头之恨咧。”

“对呀，大人。”奥里利说。“还是让布西去收拾他们吧。他可是再合适不过了。我同殿下一样，在这方面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们就这样走了。

但他们还未转过茹伊街的拐角，五个侍卫官便发现梯松街那边出现了一个人影。他披了一领斗篷，骑着一匹马。大地冻得坚硬似

铁，马蹄走在路上发出的清脆声响在夜空中回荡。一缕微弱的月光透过乌云和黑暗，照射在他的无边小帽上，使得帽子上的白色羽饰显得更加洁白。他小心地提着缰绳向前走着。虽然是天寒地坼，马嘴里仍不停地吐着白沫，显然是走得太快了。

“这回准是他，”格吕说。

“不可能。”莫吉龙说。

“为什么？”

“怎么会只有一个人呢？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是同利瓦罗、昂特拉格和里贝拉克在一起的，他们决不会让他单枪匹马到这儿来。”

“然而就是他，准保没错儿。”德帕农说。“你从他那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的样子还看不出来？他确实是一个人来了。”

“这样说来，其中必然有诈。”德奥说。

“不管有没有诈，”冲贝尔说，“既然他来了，咱们可不能示弱，冲上去。”

此人确是布西，他正按照格吕给他指定的路线，泰然自若地从圣安东尼街向这边走来。读者一定记得，圣吕克曾劝他取消今夜的郊外之行。对于这番忠告，他起初听了倒也不免一怔，但过后也就若无其事了。一走出蒙莫朗西公馆，他便把三位朋友打发回去，独自前来单刀赴会了。

他是一个渴慕英名、宁死不屈的硬汉。关于他自己，他曾这样说过：“我不过是一名小小的侍卫，但我的一言一行却要表现出顶天立地的气概。每次捧读普路塔克的《列传》<sup>①</sup>，我的心情总难以平静。古罗马人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没有一处不值得我去仿效。”

此外，布西认为，圣吕克同他素无深交，今天一反常态，对他备加关照，完全是因为他作为晚会的主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布西看来，圣吕克一相情愿，将人家要伏击他的消息事先告诉他，

---

<sup>①</sup> 普路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代表作有《列传》五十篇。其中希腊名人传和罗马名人传各二十三篇，彼此对照。



不过是想让他回避一下罢了。可是他的那些对头倘若真的在那里等候他的话，他现在临阵逃脱，岂不落人取笑？他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荣誉是看得比身家性命还远为重要的。他的敌人如今对他已是闻风丧胆，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他只能勇往直前，万死不辞。因此，这个普路塔克笔下英雄豪杰的崇拜者，毫不犹豫地把手三位剑术高强、颇能以一当十的伙伴打发走了。随后，他便独自一人策马扬鞭，向郊外的一幢房屋进发，身上除带了一把利剑和一把匕首，别无他物。他去那幢房屋，并不是象外间所传的那样要与情人幽会，而是去取一封信。纳瓦尔王后因念旧情，每月必在同一天给他送来一信，而他对美丽的玛格丽特也从不爽约，为了不致累及他人，他总是于夜阑人静之时亲自前来送信人处索取。

他毫无畏惧地从奥古斯汀大街走到了圣安东尼街。当他到达圣卡特琳娜街附近时，他那锐利的目光便在那边的墙根底下看到了安茹公爵刚才因为毫无思想准备而没有觉察的几个影影绰绰的黑影。况且，象布西这样一个豪侠之士，一走近这个他早已料到的危险之地，心中便燃起了一股跃跃欲试的激情，从而使他的感觉和思想变得更加敏锐了。

他数了数靠在墙边的几个黑影。

“三个，四个，五个，”他轻声数了数。别的地方肯定还藏着一些仆人，只要主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飞身前来。他又嘀咕道：

“他们倒真看得起我，五个人对付我一个。这可够我费劲的哩。圣吕克果然没有骗我，这种精神实在令我钦佩。即使我同他们一交手，便死于他的剑下，我也要感谢他的诚实相待。”

他一面喃喃自语，一面继续向前走着。不过，他悄悄用左手解下了斗篷上的扣子，右臂不由地活动了两下。

就在这时，冲贝尔叫了一声“冲上去！”其他人于是一阵呐喊，冲到了布西面前。

“好啊，先生们，”布西不慌不忙地说，声音十分洪亮。“看来你们今天要结果我这条小命。你们所谓的要打一头野猪，也就是

指的我了。不过先生们，我要正告你们，这头野猪可要捅破你们几个人的肚皮呢。你们应当知道，我是向来说话算数的。”

“布西·当波瓦兹先生，”冲贝尔说，“我们站在地下，你骑在马上，竟然如此狂妄无礼，真是欺人太甚！”

说着，这位穿着一身白绫的年轻人，嗖的一声从斗篷下伸出一条手臂来，白色的衣袖在月光下显得分外夺目。布西尚未弄明白他这一手究竟是何意，以为不过是虚晃一招而已。

他正要象平素一样回敬冲贝尔两句，不想他用马刺刺马的腹部时，忽然发现他的坐骑已经瘫软无力，连站也站不住了。血气方刚的冲贝尔有一手拿手好戏，并已多次成功使用过。他刚才眼错不见向布西这匹马甩了一把尖刀。因用力很猛，锋利的尖刀象一把斧头砍在橡树上一样，已经牢牢地嵌入马的膝盖上了。

马长嘶一声，摇摇晃晃，摔倒在地上。

布西早已提着剑，敏捷地跳了下来。

“啊！你这个混蛋。”布西勃然大怒。“这是我最心爱的一匹马，你必须用鲜血来偿还。”

冲贝尔自恃一时之勇，向布西逼近。他哪里料到，布西的剑虽然贴身拿着，但却象一条蜷曲而卧、脑袋高高仰起的猛蛇一样，随时可以向你猛袭过来。因此，只见寒光一闪，那把剑已捅过来，刺中了他的大腿。

冲贝尔惨叫一声，退了下去。

“怎么样？”布西说。“我是不是说话算数？不过这只是一点小小的厉害。瞎了眼的，伤了我的马，却还要得陇望蜀，也不想想自己有多大能耐。”

冲贝尔掏出手绢捂住伤口，其它四人蜂拥而上，布西力战顽敌，刀光剑影，眼花缭乱。力量对比虽然悬殊，他根本没有想到呼救，因为呼救将等于承认自己胆怯，这在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不过，他一面把斗篷解下来，挽在左手上当作盾牌，一面跳出重围，且战且退，想退到一个墙根底下，以免腹背受敌。他越战越

猛，锐不可挡，数次刺中对方。可是有一次，他突然摇晃了一下，眼睛不自主地看着地下，格吕乘机向他的腰间猛刺过来。

“刺中了。”格吕发出一声狂叫。

“哪有这种好事？不过是碰了一下我的衣服。有本事的，请不要大喊大叫，虚张声势。”布西说，丝毫不愿承认自己已经受伤。

说着，他一个箭步冲到格吕面前，使出全身力气向他砍去，两剑相遇，格吕的剑一下飞出十多步远。布西正想乘胜追击，德奥、德帕农和莫吉龙又疯狂地向他扑过来了。而且，冲贝尔已经包扎好伤口，格吕也已将那把剑拾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将很快再度陷入重围，只有迅速退到墙脚，方可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

他于是纵身向后一跃，甩掉了他们，但四把剑又紧紧追了上来，不过为时已晚，他又跳了一下，终于到达墙脚。他象阿喀琉斯<sup>①</sup>和罗朗<sup>②</sup>一样，岿然挺立墙边，泰然自若地一一击退了他们的轮番进攻。

突然间，他感到前额沁出了汗珠，眼前一阵昏黑。

他忘记自己已经受伤，刚才的昏眩使他想了起来。

“哈哈，你也有不行的时候。”格吕不禁叫了起来，手上的剑也刺得更猛了。

“是吗？你看我到底行不行。”布西毫不示弱。

说着，他用剑柄使劲朝格吕挥去，一下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只见格吕踉跄两步，摔倒在地。

随后，宛如一头野猪被一群猎犬穷追不放、蓦然反转身来向猎犬扑去一样，他大叫一声，向前冲出了几步。德奥和德帕农见势不妙，向后退去。莫吉龙此时俯身把格吕抱了起来，布西就势一脚踩折了格吕的剑，同时一剑刺伤了德帕农的手臂。布西眼看是稳操胜券了。但格吕已经醒来，冲贝尔虽然伤势较重，但也挣扎着冲上来了。四把剑又闪着寒光在他眼前飞舞。他又一次感到头昏目眩，于是

---

① 阿喀琉斯，荷马史诗中英勇善战的英雄。

② 罗朗，传说中的法国古代英雄，查理曼大帝的侄儿。



鼓起全身力气，一步一步再度退到墙边。现在，他的额头在冒着冷汗，耳内一阵阵轰鸣，眼前血糊糊一片，手中的剑也不听使了。这一切表明他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他用左手摸了摸墙壁，墙壁冰凉，心头不禁为之一爽。但奇怪的是，墙却自动“打开”了，原来是一扇虚掩着的门。

他心中燃起了希望，于是拚命挣扎着鼓起最后一点力气。刹那间，只见他勇猛地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向对方劈去。四个年轻的侍卫官逃的逃，伤的伤，再也不能逞其凶狂了。他乘势悄悄钻到了门洞里，随即狠命用肩一顶把门关上，只听咔嚓一声，大门锁上了。这下好了，危险总算已经过去。他胜利了，因为他得救了。

他心中一阵窃喜，透过门上的小窗口向外瞥了一眼，那些死对头一个个气得面色惨白。他听到他们在声嘶力竭地狂叫和谩骂，并用剑柄把门敲得震天响。后来，他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墙壁似乎也在晃动。他往前走了几步，进到一个夹道里，身子不由自主地转了两圈，最后跌倒在一个楼梯旁。

此后，他失去了知觉，感到自己仿佛到了一座坟墓里，墓中一片寂静，漆黑一团。

### 第三章

#### 布西的苦恼

布西在摔倒之前，曾在腰间的衬衣下面垫了一块手绢，然后用平素佩带刀剑的腰带从上面勒了一下，对那块灼热作痛的伤口作了一次草草的包扎，因为鲜血还在那里一直不停地往外流。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这一切做完之后，终因流血过多而昏迷过去

了。

不过，或许是因为他这次昏迷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盛怒未消和伤口疼痛，大脑仍处于一定的兴奋状态，或许是因为他在昏迷之后，神志曾稍稍有过一段短暂的清醒，总之，他在那精神恍惚、昏昏沉沉之中，仿佛觉得自己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房间里，房内雕梁画栋，陈设典雅。墙上挂着壁毯，壁毯上织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这些人物神态各异，有的手捧鲜花，有的举着刀剑，似乎正欲离开墙壁，通过神秘的途径，挤到天花板上。房内有两扇窗户，两窗之间挂着一个镜框，镜框里面是一个女人的画像，十分光彩夺目。但布西觉得那似乎又不是什么镜框，而是这个房间的房门。他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束缚着，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不但四肢不能活动，除了眼睛，所有感官都已失去作用。他带着失神的目光，木然地端详着这些人物，发现手捧鲜花的人嘴角似乎挂着一丝苦涩的微笑，而那些拿着刀剑的人却仿佛在那里大发雷霆。这个所在，这些人物，他过去见过吗？他努力思索，但脑袋无比昏沉，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突然间，那幅画上的女人好象走出镜框，张开双臂，向他走了过来。她象天使一样，通身穿了一件洁白的长毛料裙，金黄的头发一直垂到肩部。她皮肤白皙，微微泛红，细长的睫毛下长了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美人。布西一见，不禁魂飞天外。他下意识地想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扑到她的脚下。但他却象灵魂已经升天而躯壳仍被无形的绳索束缚在坟墓中的僵尸一样，躺在床上不能挪动分毫。

他不由地看了看自己躺着的那张床。这张床似乎是弗朗索瓦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雕刻精细，富丽堂皇。床幔是白色的锦缎，上面绣着金线。

一见到这个女人，布西便无心再去观赏墙壁上和天花板上的那些人物了，他的心如今已被她全部占据。他想看一看她离开镜框后，原来的位置现在是否空着，但眼前总飘浮着一团浑浑沌沌的云

雾，怎么也看不真切。于是又把目光移到这位神秘的美人身上，目不转睛地陶醉在她的姿容里，脑海中开始默默地用最美好的辞句赞美她。

可是好景不长，这个女人突然消失了：一个高大的身影遮断了他的视线。只见一个人象是玩捉迷藏一样，眼睛蒙着布条，伸开两手，一步一步摸索着走了过来。

一股怒火蓦然涌上布西的心头：这位不速之客来的太不是时候了。要是他能象先前那样行动自由的话，一定早已扑上去，把他揍个半死。应当说，他也确实试了试，想挣扎着爬起来，但身子沉如僵尸，哪能动弹一点？

就在他试图爬起来而未能如愿的时候，新来的人说话了：

“怎么样？到了没有？”

“到了，先生。您可以把眼睛上的布条取下来了。”似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极为柔和，布西听在耳内，不觉心荡神驰，如痴如醉。

他想看一看这个莺声燕语的女人是否就是画像上的那一位，但新来的人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定睛一看，这新来的人原来是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男子。听到那女人的吩咐，他已将蒙在眼睛上的布条取下，带着惊异的神色，打量着房内的陈设。

布西在心内骂道：“还不快给我滚开！”

他很想训斥他两句，或做个手势叫他走开，但两片嘴唇根本无力张开，手臂也瘫软如绵。

这时，年轻人已走到他的床边，只听他说道：“啊，我明白了，亲爱的先生，是您受伤了。来，我来给您看看。”

布西想说点什么，但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他觉得自己的眼前总飘浮着一团冰冷的寒雾，手指肚疼得象是万箭穿心。

“伤势严重吗？”似乎还是那女人的声音。语气中透出无限的关切和怜惜，布西听了不禁五内沸然，热泪盈眶。他断定，这个女人一定就是画像上的那一位。



“哎呀！现在还说不上。过一会儿，我就去告诉您。”年轻人答道。“您看，他还在昏迷中。”

他们的谈话，布西能听懂的，只是这两句。此后便是一阵衣裙逐渐远去的窸窣声。但紧接着，象是有一块烧红的铁块插进他的腰部似的，他立刻人事不知了。

这次昏迷经过了多少时光，他不得而知。

不过，他醒来时，感到面颊上有一股凉风在轻轻地吹拂，耳内充满嘎哑的、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他睁开眼来，想看一看壁毯上的人物是否仍在同天花板上的人物争吵不休，希望那幅女人的画像仍会放在原处。他转过头，向四下看了看。奇怪的是，不但壁毯杳无踪影，天花板也已荡然无存。至于那张肖像，则更是不翼而飞了。他的右边现在站着一个身穿灰布衣服、系着一条白色围裙的屠夫，围裙上溅满血污，下角撩了起来，别在腰间。左边则是一位热内维埃弗会的修士。修士用一只手把他的头托了起来，他这才发现，脚底下还站着一位老妪，她正在喃喃地为他祝祷。

他的目光在四面转了一圈，最后落在前方一个巨大的石头建筑物上，然后又从建筑物的底部慢慢移到建筑物的顶端，似乎在目测它究竟有多高。他想起来，这是古时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其塔尖一直高耸入云，四周建有高大的院墙和一个个碉楼。寺院的上方，淡蓝而寒冷的天空已被晨曦染成一片火红。

布西发现自己躺在一条大路上，更确切地说，躺在寺院院墙外的壕沟旁。

“啊！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人把我抬到这里来。”他说，“我是需要新鲜空气，但把窗户打开也就行了。让我躺在那张舒适的床上总比在这露天底下挨冻要好。不过这也没什么。我衣袋里有二十枚金币，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去的话，就请收下吧。”

“先生，”穿着粗布衣服的屠夫说，“不是我们把你抬来的。天刚亮时，我们从这里经过，就看到你躺在这里了。”

“什么？”布西说。“你们没有看到一位年轻的医生？”

众人面面相觑。

修士摇了摇头，说道：“看来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随后，他转向布西：

“孩子，我看你还是先忏悔一下吧。”

布西惊愕地看着他，不知如何回答。

这时，那个老女人说话了：

“可怜的年轻人，哪里有什么医生？你是一个人躺在这里，全身冻得冰凉。你看，夜里下了一场雪，你躺在这里，我们老远就看出来了。”

布西感到腰间一阵疼痛，他猛然想起那里是中了一剑的。他把手伸进怀内，发现自己用皮带固定的手绢还留在原处。

“真是怪事儿。”他说。

听了 he 刚才的话，旁边几个人已将他衣袋里的钱取出来，互相分掉，一面说了许多怜悯他的话。

布西等他们将钱分完后，对他们说：

“很好，朋友们，现在请你们把我送到我的公馆去。”

“当然，当然，可怜的年轻人。”那个老女人说。“这您不用发愁，这位卖肉的先生身强力壮，而且有一匹马，您可以乘他的马回去。”

“真的吗？”布西说。

“当然是真的，先生。”屠夫说。“我可以用我的马送您回去。”

“孩子，不管怎样，”修士说，“我看你还是趁这位卖肉的先生去牵马的时候，先忏悔一下为好。”

“请问修士法号。”布西说。

“我是高朗弗罗修士。”

“好，高朗弗罗修士，”布西一面说，一面翻身坐了起来。“我还不会马上就死哩。当务之急，神父，赶紧送我回去。我冷得很，希望回到公馆去暖和暖和。”

“什么公馆？”

“布西公馆。”

“什么？布西公馆？”众人叫了起来。

“是呀！这有什么奇怪的？”

“那么您是布西先生的人了吗？”

“我就是布西。”

“您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叫那些嬖幸见了发抖的布西老爷！……布西万岁！”越集越多的人群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大家于是七手八脚把这位年轻人抬到肩上，在一阵欢呼声中，向他的公馆走去。那位修士则走到一旁数起刚才分到的几枚金币来。他一面数，一面摇着头，喃喃自语道：

“原来是布西这个无赖，难怪他不愿忏悔。”

布西一回到公馆，便将日常为他看病的医生叫了来。医生认为他的伤势并不严重。

“请告诉我，伤口有没有包扎过？”布西问。

“叫我怎么说呢？”医生说。“伤口看来十分正常，但看不出包扎过的样子。”

“那么你认为受了这样的伤，会不会使人做出许多离奇的梦来？”布西又问。

“当然会的。”

布西一听不禁跌足道：

“天哪！这样说来，我见到的那间屋宇精美、铺陈华丽的房间，那个金发碧眼、令人倾倒的女人，以及那个好象在玩捉迷藏、我本想怒叱他两句的青年医生，原来都是南柯一梦了。看来只有我同那几个嬖幸的决斗才是真的！但我是在哪儿同他们决斗的呢？啊！想起来了，在圣保尔街附近，离巴士底狱不远。记得我靠在一面墙上，但后来发现，这墙原来是一扇门，我轻轻一推也就开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门关上。我走到一个夹道里，不久便昏迷了过去。现在的问题是，我后来的耳闻目睹是不是一场梦？啊！我的马

呢？这匹马一定当场就死了。医生，请给我叫个人来。”

医生找来一位仆人。

布西向仆人问了两句，才知道，他的马并没有死。它浑身血污，跛着腿，一步一步自己走了回来。天快亮时，有人发现它在公馆的门前嘶鸣。公馆里于是一片惊慌，仆人们都很爱布西，马上便全体出动，四处寻找他去了。直到现在，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回来。

被夜来的发现弄得神魂颠倒的布西，越来越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奇特了。他暗自思忖道：

“那个女人真是一个不可解的谜，看来一定是我自己做了一场梦。否则，画上的人走出镜框，去同一个眼睛蒙着布条的医生谈话，这怎么可能呢？真是太荒唐了。可是，只要我一闭上眼，这迷人的女人便总在我眼前晃动……”

说着，他又细细回想起那个女人的模样来了。当她的美貌再次清晰地映现在他的脑际时，他的心不禁被只有年轻的恋人才会有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激荡着，使他五内沸然，不能自己。

“这一切难道都是一场梦？”他失声叫了起来，把正在给他敷药的医生吓了一跳。“不！决不可能。这梦也太离奇了。我必须把昨晚的详细经过，一一回忆清楚。”

这样，他又陷入了回忆之中，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

“记得我正要离开舞会的时候，圣吕克急急忙忙走来告诉我，有人打算在巴士底狱附近对我进行伏击。昂特拉格、里贝拉克和利瓦罗当时同我呆在一起。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独自沿着塞纳河岸和夏特来大城堡街向那边走去。快到图尔纳尔宫时，我发现那里藏了几个人。他们向我冲了过来，刺伤了我的马。我们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我精疲力竭，走到一个小夹道里，觉得天旋地转。后来……对了，问题就在这后来上。后来我一定是神志不清，做了许多的梦。”

随后，他不无感慨地叹道：“没有想到，等我醒来时，竟发现自己躺在那座古代寺院外面的一条壕沟旁。一个热内维埃弗会的修



士一股劲地叫我忏悔。”

“不管怎样，这件事我要牢记在心。”布西沉默良久，对昨晚的经历又细细回想了一下。然后，他向医生说道：“医生，我这次只是受了一点轻伤，看来不需要象上次那样闭门静养两个星期。”

“这就很难说了。您看，您不是还不能行走吗？”医生说。

“不，医生，”布西说，“我觉得我的两条腿一点毛病也没有。”

“那您走几步给我看看。”

布西跳下床，迈着轻捷的步伐，在房内走了一圈。

“很好。只要不骑马，开始几天少走一点，您很快就会康复的。”医生说。

“好极了。”布西叫了起来。“你这才象个医生。对了，说到医生，我昨天晚上倒也见到一位，他的相貌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敢说，将来只要有机会让我撞见，我准能把他认出来。”

“老爷，”医生说，“我倒认为您大可不必为此费心。人在受伤之后，总会有点神志不清的。您这是第十二次受伤了，对于这一点应该是知道的。”

布西的心中这时又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哎呀！我的上帝！我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进到大门里去？什么房间呀，画像呀，甚至连那个小夹道和楼梯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那些强盗大概以为我已经死了，为了防止当时可能呆在现场的某个目击者日后说不利于他们的话来，他们便把我抬到寺院附近去了。果真如此，我后来见到的那些东西就必然是一场梦了。天哪！假若我现在终日梦牵魂萦、惶惶不安的苦恼确实是他们造成的，那我发誓一定要把他们通通杀死，泄泄我这口怨气。”

“亲爱的老爷，”医生说，“您这样激动是无法早日康复的。”

“不过圣吕克要除外，”布西继续说，没有管医生的话。“他对我真是够朋友，所以我想首先去拜访他。”

“既然您一定要出去，请务必在傍晚五点以后。”医生说。

“行！”布西说。“不过我要告诉你，到外面去走走，顺便看看朋友倒没有多大关系，整天关在家里我反而会憋出病来呢。”

“这也可能，”医生说。“您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么好吧，老爷，你爱怎样就怎样吧。不过我仍有一言相告：在伤口痊愈之前，绝对不能再去决斗。”

布西答应一定遵照他的意思去做。随后，他一面叫马夫备马，一面让仆人伏侍他穿好衣服，登上马车，到蒙莫朗西公馆去了。

## 第四章

### 让娜的卢浮宫之行

路易·德·克雷蒙这个一表堂堂、智勇双全的武士，人们一般只知道他名叫布西·当波瓦兹。他的表兄布朗特姆曾将他列为十六世纪最著名的勇士之一。很久以来，他的骁勇和才华，还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之匹敌。因此，为了把他争取到自己这边来，各个国王和亲王都曾为笼络他而费尽了心机。各位王后和公主也曾对他频送秋波，以博取他的青睐。拉摩尔死后——关于他的事迹，我们已在前一部书<sup>①</sup>中介绍过了——布西成了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在情感上的寄托。这位心地善良、性情温柔的王后，由于刚刚丧失心爱的情人，很需要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因而对仪表不凡、为人正直的布西·当波瓦兹表现了狂热的爱慕。她的丈夫亨利<sup>②</sup>对于儿女之情一向十分淡漠，但也不得不为她对布西的这种一往情深而大为感动。至于她的哥哥弗朗索瓦公爵，要不是由于她的关系他才得到了布西，他是

---

① 即《玛戈王后》。

② 此处的亨利为纳瓦尔国王。

不会原谅自己的妹妹对布西的一见倾心的。由此可见，为了实现他的野心，这位公爵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不过应当指出，他这个人虽然雄心勃勃，但常常是色厉内荏、优柔寡断，终身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所有努力也因此而付诸东流。

布西虽已名声大震，深得女人们的垂青，但依然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灵。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位在决斗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儿女群中却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表现出顶天立地的气概。他觉得，就自己的品行而论，戴上一顶王冠完全是当之无愧的，但他的心却象一块在大自然中磨练而成、未经刀斧雕琢过的钻石一样纯净，丝毫没有觊觎王位之意。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情操比身在高位的国王还要高洁。

亨利三世曾希望同布西结为永世之好，布西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同国王结交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奴仆，有时甚至连奴仆也不如，这在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对于布西的拒绝，亨利三世只好含辱饮恨、默默无言地忍受了，不想事隔不久，布西却跟随弗朗索瓦公爵去了，从而使他们的关系变得益发紧张起来。但弗朗索瓦公爵也未见得能驾驭布西，他们的关系恰如驯兽者同雄狮一样。对于雄狮，驯兽者必须时时提防，常常给以肉食，否则那血盆大口便会向你伸将过来。布西便是这样一个人，弗朗索瓦想利用他和那些要幸的不睦同国王较量，布西对此当然十分了然，但他很乐于担当现在这样的角色。

罗昂<sup>①</sup>曾给自己规定过一条格言：“帝王将相何所求，踏七尺英雄大丈夫。”布西也有一条类似的处世之道：“法兰西王位我压根儿不想高攀，安茹公爵正在梦寐以求，而且可能会如愿以偿，我宁愿做一个左右安茹公爵的人。”事实也正如此。

布西的马车在蒙莫朗西公馆门前刚刚停稳，圣吕克家的仆人一

---

<sup>①</sup> 罗昂（1579年—1638年），耶稣会首领，曾对路易十三发动过三次战争。

见这位声名显赫的勇士突然光临，便立刻飞报布里萨克先生去了。

布西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门房问道：

“圣吕克先生在家吗？”

“不在，先生。”门房答道。

“他此刻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先生。”仆人恭恭敬敬地答道。“公馆里正为此而焦虑不安呢。圣吕克先生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没有回来。”

“是吗？”布西问，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是的。”

“圣吕克夫人呢？”

“她倒还好。”

“她在公馆？”

“在。”

“去禀告圣吕克夫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马上见她一面。”

五分钟后，门房回来报告：圣吕克夫人欢迎他的光临。

布西于是走下车来，登上门前的台阶。让娜·德·科斯站在客厅的中央迎候他。她面色苍白，在满头黑发的衬托下，看去简直象是一尊乳白色的象牙雕塑。她眼圈发黑、两眼微红，夜来显然没有睡好。此外，面颊上似乎还残留着两道泪痕。布西见她经过一宵洞房花烛，竟然如此憔悴，本想针对她那怯生生的神态，打趣她两句，但一看她确实是一副悲伤的样子，也就急忙煞住，不敢造次了。

“欢迎，欢迎，布西先生，虽然我对您的到来感到十分害怕。”让娜无精打采地说。

“这就怪了，夫人。”布西说。“为什么我的到来使您这样害怕呢？”

“请如实告诉我，昨天晚上，您同圣吕克决斗没有？”

“我同圣吕克先生决斗？”布西不解地问。

“是的。他当时把我支开，同您谈了一会儿。您是安茹公爵的



人，而他是国王的人。你们早有不睦。布西先生，求求您，请您把全部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现在是焦急万分，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是的，他是同国王一起走的，不过他将国王送回宫后，你们仍可以找个地方再度会面。圣吕克先生现在究竟怎样了？请对我不要有丝毫隐瞒。”

“夫人，我实在不明白您的话。”布西说。“我本来以为您会问一问我的伤势，不想您却向我说了这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圣吕克先生把您刺伤了？他同您决斗了？”让娜不禁叫了起来。“啊！您看……”

“不是，夫人。圣吕克先生根本没有参加决斗，至少没有同我决斗。谢天谢地，我的伤不是他造成的。他不但没有同我决斗，而且竭力说服我，叫我不要去同那些人决斗。因此，过去的怨恨已经消除，我们俩现在是情同手足了。这些事，他难道一点也没有告诉您？”

“我到现在一直没有见到他，叫他怎么对我讲？”

“这样说来，您的仆人刚才对我讲的话，难道都是真的？”

“他怎么对您讲的？”

“他说圣吕克先生昨天晚上十一点钟离开公馆以后一直没有回来……从那时以来您一直没有见到他吗？”

“唉！是呀！”

“他会到哪儿去呢？”

“我正要问您呢。”

“啊！夫人，请把全部经过告诉我。真太有意思了。”布西说，他对这件事已猜到八九了。

可怜的让娜瞪着大眼，惊讶地看着他。

“请原谅，我的意思是这真叫人太伤心了。”布西又说。“我流了许多血，精神恍惚不定，说话常常颠三倒四。夫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请对我讲一讲。”

让娜于是将她所知道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亨利三世如何让圣

吕克送他回卢浮宫，布里萨克元帅如何派人去卢浮宫接圣吕克，但卢浮宫大门紧闭，圣吕克一直没有归来。

“很好，我明白了。”布西说。

“什么！您明白了！”让娜说。

“是的。圣吕克一旦被国王陛下带进卢浮宫，他就别想再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再出来呢？”

“啊！怎么说呢？”布西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牵涉到宫内秘密。”

“我已经到卢浮宫去过，我父亲也去了一趟。”让娜又说。

“结果怎样？”

“卫兵说他们不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又说圣吕克早就回去了。”

“这就更加说明圣吕克还在卢浮宫。”布西说。

“是吗？”

“肯定是这样。您可以亲自去……”

“怎么？”

“看一看。”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

“可是有什么用呢？人家还是会象先前那样回答我。因为问题很简单，假如他真的在那里，怎么会不让我见他呢？”

“我再说一遍：您是否愿意去卢浮宫？”

“去干什么？”

“看圣吕克。”

“他要是不在那儿呢？”

“我已对您说过，他在那儿。”

“真是怪事儿！”

“不，一点也不奇怪，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您可以进入卢浮宫吗？”

“我当然可以。我又不是圣吕克的妻子。”

“我简直让您弄糊涂了。”

“走吧。”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一会儿说圣吕克的妻子进不了卢浮宫，一会儿却又要带我进去。”

“夫人，您弄错了，我要带的不是圣吕克的妻子……哪能带一个女人进去呢？”

“啊！您在嘲弄我……我现在这样悲痛，您还有心说笑，真是太残忍了！”

“亲爱的夫人，请勿误会，且听我说：您很年轻，个儿又高，眼睛黑黑的，身子也不太瘦弱，打扮一下，同我那年纪最小的侍从简直象极了……明白了没有？……您要是穿上我昨天晚上带他到贵府来参加舞会时他穿的那套金线锦缎的衣服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布西先生，这未免太异想天开了！”让娜大声说道，面颊上出现了一阵羞涩的红晕。

“可是除此而外，别无他法。去和不去在此一举。这就看您了。您不是很想去见您的圣吕克吗？”

“当然，只要能见到他，即使牺牲一切，我也在所不惜。”

“那好，我保证让您见到他，而又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不过……”

“可是没有别的办法。”

“好吧，布西先生，只好一切遵命了。请告诉您的那个侍从，我要借他的衣服用一用，待会儿就派女仆去取。”

“不必！为了参加王太后举办的首次舞会，我给他们做了几套新的。回去后就为您挑选一套，叫人送来。我们现在约定一个地方，今天晚上，您看圣奥诺雷街怎么样，离普鲁瓦尔街不远。我们可以在那儿会面，然后就……”

“怎么办呢？”

“一同到卢浮宫去。”

让娜于是笑容满面地向布西伸过一只手来：

“请原谅我没有马上理解您的好意。真是太感谢了。”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件事必将轰动整个欧洲，要是没有您，我一个人哪有可能去做？所以，倒是我应该感谢您哩。”

说着，他辞别让娜，赶往家中为她挑选衣服去了。

当天晚上，他们于约定时间，在下士街的木栅栏处会面。让娜穿上布西送去的那套侍从的衣服，简直完全变了样，成了一个俊俏的青年后生，布西差一点没有把她认出来。他们匆匆说了几句话，便向卢浮宫走去。

他们走到弗塞—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街的尽头时，前面的大街上正有一队人马通过，挡住了他们去路。这个队列声势十分浩大，占了整整一条街。

让娜不禁胆怯起来。布西从人们举着的火炬和肩上扛着的火枪上一眼就认出了安茹公爵。他身上披了一件他常穿的白天鹅绒斗篷，骑了一匹毛色斑驳的白马，十分引人注目。

布西转过身来，对身旁的让娜附耳说道：“我的漂亮的侍从，您原来十分关心我们究竟如何进去，现在总可以放心了。我们将大摇大摆地进去。”

说着，他扯开嗓子向安茹公爵喊了一声：“大人！”

洪亮的叫声穿过街面，压倒了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传到了亲王的耳内。

亲王扭过头来，兴奋地叫道：

“啊，是你，布西！听说你伤势很重，我正想到你住的格雷奈尔街去看你。”

“啊！大人，”布西的脸上略有愠色，对亲王的关心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我这次大难不死，不怪任何人，只怪我自己。不是吗？您让我去赴汤蹈火，而您自己却去逍遥自在，不管我的死活了。昨天晚上，在圣吕克家的舞会上，那种气氛可真是一触即发。



我寡不敌众，流了许多血，差一点一命呜呼。”

“这些狗娘养的。布西，这笔债，他们一定要用鲜血来偿还。”

“是呀。”布西仍象平素一样漫不经心地说。“您说是这样说，可是只要一见到他们，便又是笑逐颜开了。您就不能对他们凶狠一点吗？”

“走，跟我到卢浮宫去。”亲王说。

“大人，到卢浮宫去干什么呢？”

“看我怎样同我哥哥算账。”

“大人，我不想再到卢浮宫去听人家的呵责。你们这些亲王和嬖幸，对于这种训斥反正是习以为常了，我可不象你们。”

“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您能答应我，让他们向我赔罪吗？”

“我管保让你满意，这还不行吗？”

“大人，我对您太了解了。”

“走吧！咱们再好好谈一谈。”

布西于是转过身来，对伯爵夫人耳语了两句：“您的事这下好办了。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同胞兄弟，如今必有一场大吵大闹。您可以趁此机会去看您的圣吕克了。”

“怎么样？你决定没有？”公爵问。“难道要我向你发誓吗？”

“不，请不要发誓，这未免太折杀我了。”布西说。“不管怎样，我跟您去好了。不过，我有一言在先，谁要是胆敢污辱我的话，我可要乘机报仇雪恨。”

说着，他跨上两步，走到队伍里，同亲王并排走着。寸步不离的让娜立即跟了上去。

“报仇？”亲王接着布西的话茬说。“我的布西，这件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来负责。”随后他低声说道：“告诉你，凶手是哪几个，我全知道。”

“是吗？”布西说。“殿下真是费了不少心血，连凶手也打听清楚了。”

“不，我亲眼见到的。”

“真的！”布西惊讶地问。

“我从圣安东尼门经过时遇见了他们。他们差一点把我杀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些强盗等的是你，否则……”

“否则怎么办呢？……”

“这个小侍从当时同你在一起吗？”公爵突然歪头左右而言他。

“不，大人，”布西说，“我当时是一个人。您呢？大人。”

“奥里利同我在一起。你为什么一个人出来呢？”

“我想保住勇敢的布西这个称呼，这还是他们送给我的呢。”

“他们把你刺伤了？”亲王连忙问道。

“是的，我的腰部中了一剑。”布西说。“但我不想多说，为的是不让他们听了高兴。”

“啊！这些混蛋！”亲王骂道。“奥里利当时就看出来他们呆在那里一定是存心不良。”

“什么？”布西说。“您看到他们埋伏在那里了。奥里利的剑术同他的琴艺一样娴熟。既然他已告诉殿下，他们呆在那里一定是存心不良，而我们又只有五个人，你们两人为什么不稍等一等，助我一臂之力呢？”

“叫我怎么说呢？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伏击谁。”

“天哪！您这个回答同国王查理九世认出亨利三世的人时所说的完全一样。您本应想到他们一定是暗算您的人。现在敢于跟随您的只有我，所以您本可轻而易举地猜到，他们是针对我来的。”

“你这些话看来都说得很有道理，亲爱的布西。”弗朗索瓦说。“可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

“算了，别说了。”布西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他搜肠刮肚，总算找出这样一句话来表示他对这位亲王的轻蔑。

他们来到了卢浮宫门前。卫队长和门房在门前询问了安茹公爵几句，门禁可谓森严。但大家知道，这些清规戒律对于这位仅次于

国王的公爵说来，是并不存在的。亲王于是带着他的一行走到了吊桥下面的拱廊里。

“大人，”布西到达卢浮宫的前院后向亲王说，“您去训他们一通吧。请别忘记，您刚才郑重其事向我讲的那些话。我要到那边去找个人说两句话。”

“你这就走吗，布西？”亲王不安地问道，他本想指望布西为他壮壮声势。

“我有点急事。您一个人去吧。请放心，到你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会来的。大人，您放开嗓子同他们吵吧。这样我可以听得见。否则，如果我听不到您的声音，我是不会来的。”

说着，他趁公爵走进大厅的当儿，带着让娜，悄悄溜到里边去了。

布西对卢浮宫了如指掌。只见他登上一个暗梯，穿过两三条僻静的过道，来到一间候见厅前。

“请在这儿等我。”他对让娜说。

“啊，上帝！您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让娜胆怯地说。

“只能这样。”布西说。“我必须先到前面去看看，设法让您进去。”

## 第五章

### 幽禁中的圣吕克

布西径直向一间房间走去。这房间，原是查理九世心爱的兵器收藏室。因为这位先王生前酷爱打猎、吟诗和收藏兵器，在这里陈列了许多号角、火枪、诗稿、书籍和各式各样的虎钳。亨利三世即

位后，按照自己的爱好将这间收藏室重新布置一番，改成了他的卧房。房间里，如今放了两张铺陈华丽的木床，挂了几幅放荡不羁的裸体画，此外，还有几件罗马教皇祝祷过的圣骨和圣牌、来自东方的香袋和一些名贵的刀剑，点缀其间。

布西知道，亨利此刻一定被他的兄弟找到柱廊里谈话去了，不会呆在自己的卧房内。他也知道，卧房的隔壁原先是查理九世的乳母居住的，现在成了亨利三世的嬖幸在卢浮宫过夜的地方。由于亨利三世对他的嬖幸朝三暮四，没有常性，这间房间的主人已相继换过多人。圣梅格兰、莫吉龙、德奥、德帕农、格吕和冲贝尔都在这里住过。布西断定，圣吕克现在一定就住在这里。读者已经看到，国王对这个年轻人突然旧情萌发，无以自制，把他从新娘手中夺了过来。

亨利三世的这一举动同他的怪僻性情是分不开的。他这个人，时而十分平庸，时而颇有见地；有的时候，他胆小如鼠，有的时候又气壮如牛。他终日百无聊赖，神思不定，只有不停地寻欢作乐，才能打发时日。白天，他喜欢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赌博、骑马、参加化妆舞会、勾引良家子弟，无所不至。夜晚，他喜欢在明亮的灯光下，同他人饶舌，再不就是祷告或是纵欲淫乐。因此，象亨利三世这样的人，在现今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人物。他这个人，不男不女，阴阳兼备，本应降生在古代东方的某个城市中，终日有一大群聋子、奴隶、太监、侍从、哲学家和诡辩家陪伴，其统治期间的奢侈逸乐和荒淫无度一定可以同尼禄和埃利奥加巴尔<sup>①</sup>媲美，成为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代。

早已料到圣吕克就住在这里的布西，于是走到与这两间房间相通的候见厅前，在门上扣了两下。

前来开门的是宫内卫队长。

“布西先生！”卫队长不胜惊讶地叫道。

---

<sup>①</sup> 尼禄（37—68）和埃利奥加巴尔（204—222），古罗马帝国皇帝。



“是我，亲爱的南塞先生。”布西说。“国王要同圣吕克先生说两句话。”

“很好，”卫队长说。“告诉圣吕克先生，国王要同他说话。”

布西通过半开着的门，向站在不远处的让娜递了个眼色，然后转向南塞先生问道：

“可怜的圣吕克现在在干什么呢？”

“国王应安茹公爵之请，同他谈话去了，圣吕克此刻正在同西科说笑。”

“可否让我的侍从在这里等我一会儿？”布西又问。

“当然可以。”卫队长答道。

“进来，约翰。”布西于是向让娜叫了一声。

让娜进来后，布西用手向她指了指，叫她走到窗户边上去。

她刚走到那里，圣吕克便进来了。考虑到布西有什么话要对圣吕克说，南塞先生这时已经知趣地退到一边。

“国王又叫我干吗？”圣吕克露出不满的神色，没有好气地问道。“啊，是你，布西先生。”

“是我，亲爱的圣吕克。我首先要……”

他突然压低声音：

“我首先要感谢你昨天晚上对我的关照。”

“啊！”圣吕克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只是不愿意看到象你这样一位豪杰之士被人杀害。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

“只差一点。而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只要差那么一点，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是吗？”

“当然。他们只是刺了我一剑，而我却刺伤了他们两个人：冲贝尔和德帕农。至于格吕，幸亏他的头颅坚硬似铁，否则早就开花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硬的脑壳。”

“那就请你把这次不平凡的经历对我讲一讲吧，让我也散散心。”圣吕克一面说，一面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

“现在没有空，亲爱的圣吕克。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别的事。据我看来，你在这里一定非常烦闷，是不是？”

“可不是？简直烦透了。”

“那好，我就是来给你解闷的，以报答你对我的关照。”

“说得对，你能来看我，并不亚于我为你做的那一点小事。我现在度日如年，同在决斗场上受了伤一样难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怜的伯爵，”布西说，“你难道真的象我预料的那样，失去了自由吗？”

“岂止失去自由？国王说我说话幽默，只有我能够使他开心。国王的情绪看来很不错。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已不知多少次向他表示不满，并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但他依然若无其事。”

“看我能够为你做点什么吗？”

“当然有。”圣吕克说。“你可以到我家去，也就是说，到布里萨克元帅家去安慰一下我那可怜的妻子。她现在一定是焦虑万状，对我的久别不归，百思不得其解。”

“我怎么对她说呢？”

“怎么说？你可以把你看到的情况如实告诉她。对她说，我现在身陷囹圄，出不了卢浮宫；从昨天起，国王就一直在向我大谈什么友谊和道德，那股认真劲儿简直可以同西塞罗和苏格拉底<sup>①</sup>媲美。”

“你是怎样回答国王的呢？”布西笑着问。

“我对他说，我没有资格谈论友谊，因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我也没有资格谈论道德，因为我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小人。可是国王仍然唠叨个没完，反复向我叹道：啊，圣吕克，照你这样讲来，友谊和道德难道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这句话，他用法文说过之后，又用拉丁文和希腊文重复了一遍。”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站在窗户旁边的让娜，圣吕克根本未加留意。他刚才这句俏皮话，引得让娜不禁格格一笑。

“有什么办法？他以为这样能打动你。Bis repetita placent，更何况是ter<sup>①</sup>。你要我做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我所担心的只是我的妻子。”

“这件事我已经替你办了。”

“真的？”

“你的遭遇我早已料到，所以已经将我的想法全部告诉你的妻子。”

“她怎么说？”

“她起先不相信。”布西说，一面向窗户那边瞟了一眼。“但我想她终究会明白过来的。你可以让我去做点别的什么难以办到的，甚至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那才有意思哩。”

“既然如此，那就请把英勇无比的阿斯托尔夫<sup>②</sup>骑士骑的那匹飞马借来一用。你可以骑着它来到我的窗前，让我坐在你后面，然后带着我去见我的妻子。以后的事就听你的便，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骑着它到月亮上去。”

“这样的话，还不如把这匹飞马直接送到尊夫人那儿，让她骑着来见你，岂不更好？”布西说。

“到这儿来？”

“是的。”

“到卢浮宫来？”

“到卢浮宫来。这难道不更有意思吗？你说呢？”

“啊！那当然好啦。”

“她一来到你身边，你也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当然。”

“因为你刚才对我说你简直闷死了。”

① 拉丁文，“一句话说上两遍，效果明显不同，更何况是三次。”

② 阿斯托尔夫（？—756），古时居住在中欧一带的龙巴人国王。

“是这样，不信你可以去问西科。今天早上，我恨死他了，表示愿意同他决斗。这家伙大为光火，那样子真让人笑破肚皮。然而我可是郑重其事。这种日子如果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真的会把他杀了来解闷的。当然，也可能是他把我杀死。”

“哎呀！你可不能再开这种玩笑。要知道，西科的剑术有相当的功夫。弄得不好，把命丢了，那就悔之晚矣！”

“上帝！我可管不了那许多。”

“你看，”布西笑道，“把我的侍从留给你好不好？”

“把你的侍从留给我？”

“对。一个挺好的小家伙。”

“谢谢，”圣吕克说，“我向来不喜欢侍从。国王让我从家里挑一个我最满意的侍从来，我谢绝了。你还是把他送给国王吧，国王在忙着布置宫廷，正需要人用。等哪一天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我要象什农梭城堡的人举行素食宴会那样，只让女仆服侍，而且从今以后我要自己料理每天的穿着。”

“瞧你说的！你还是把他留下吧。”布西坚持道。

“布西，”圣吕克不禁恼羞成怒了。“你这样强我所难，实在不好。”

“你就让我把他留下来吧。”

“不，我不要。”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现在需要什么。即使这样，你也一定不要？”

“不要，坚决不要。”

“那可怎么办呢？侍从，你过来一下。”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圣吕克叫道。

年轻的侍从面红耳赤，从窗户边走走了过来。

“噢！噢！”圣吕克一下认出了女扮男装的让娜，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怎么样？”布西说，“还要我把他带走吗？”



“啊，上帝！”圣吕克激动地说，“布西，布西，你的这番好意，令我终身难忘。”

“请注意，圣吕克，你们俩说些什么，南塞先生大概不会听到，但你们的一举一动，他可看得一清二楚。”

“说的对。”圣吕克说。

只见他向他的妻子走了两步，但马上又退了回来。南塞先生果然发现了圣吕克脸上惊喜交集的异常神色，他感到迷惑不解。但正想仔细听一听他们说些什么，玻璃柱廊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使他无心再顾及这边的事了。只听他大声嚷道：

“上帝！好象国王在同什么人吵架。”

“我看也是，”布西装作不安的样子说道。“会不会是同安茹公爵？我刚才正是和他一起来的。”

卫队长右手按在身旁的剑把上，向那边跑了过去。柱廊那边，吵闹声这时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布西转过身来对圣吕克说：“你看我把一切安排得多好。”

“发生了什么事了？”圣吕克问。

“安茹先生现在同国王吵起来了，这可是一场难得的好戏，我去看一看。你也不必趁此机会溜掉，因为溜是溜不了的，国王总可以派人找到你。当务之急，是找个稳妥的地方，把我交给你的这个漂亮侍从安置下来。有困难吗？”

“啊！瞧你说的。无论怎样困难，也得把他安置好。幸而我在装病，整天不出房门。”

“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再见，圣吕克。”布西说，随后又转向让娜：“夫人，你祷告时可别忘了为我祝福。”

布西为自己狠狠捉弄了一下亨利三世，心中洋溢着难以言喻的欢乐。他兴冲冲地离开了圣吕克，向玻璃柱廊那边走去。国王和安茹，一个气得满脸通红，一个气得面色发白。国王一再向安茹公爵说明，昨天夜里的决斗是布西挑起来的。

“陛下，”安茹公爵大声嚷道，“请听我说，德帕农、冲贝

尔、德奥、莫吉龙和格吕早就在图尔纳尔宫埋伏下来了。”

“谁告诉你的？”

“我亲眼看到的。”

“昨天晚上，天不是黑得象锅底一样吗？你怎么肯定是他们呢？”

“所以我不是从他们的相貌上认出来的。”

“这就怪了。难道是从肩膀上认出来的？”

“不，陛下，我听出了他们的声音。”

“他们和你说话了？”

“岂止说话，他们把我当作布西，向我冲了过来。”

“向你冲了过去？”

“是呀！”

“你到圣安东尼门干什么去了？”

“这你不用管。”

“朕想知道。朕今天就是要管。”

“我当时正要到马纳塞斯家去。”

“又是那个犹太人！”

“你呢，你不也常到毒品贩子吕热里家去吗？”

“朕是国王。朕爱到哪儿就到哪儿。”

“你这是强词夺理。”

“朕已对你说过，决斗是布西挑起来的。”

“布西？”

“对。”

“在哪里？”

“在圣吕克家的舞会上。”

“他向五个人挑衅，这可能吗？布西的确很勇敢，但他不是疯子。”

“信不信由你。这是朕亲眼看到的。这种事他完全做得出来。而且不管你怎么说，冲贝尔的大腿和德帕农的手臂都被他刺伤了，

格吕则差一点被他打死。”

“是吗？”安茹公爵说。“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讲。既然这样，我倒要嘉奖他几句。”

“朕对于他们不但不嘉奖，而且要以布西为例，严办一下。”国王说。

“你的人不仅通过伏击布西来达到打我的目的，”公爵说，“而且要打我本人。我倒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你的兄弟。在法国，除陛下而外，即使不谈什么尊敬，谁能有权向我正视而不感到惶恐不安。”

闻声而来的布西，这时走到了他们的面前。他穿了一件十分入时的淡绿色丝绸外套，外套上有许多粉红色花结。

“陛下，”布西向亨利三世深深鞠了一躬，说道，“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见鬼！他来了。”亨利自言自语。

“陛下好象在谈论我，这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布西说。

“是的，”国王说。“见到你朕很高兴。不管人家怎么说，你脸上的气色看来还不错。”

“陛下，人在流血之后，脸色总要显得清秀一点。昨天晚上，我的脸色一定更为清秀。”

“布西先生，既然你被人打了，而且受了伤，你可以控告，朕将为你主持公道。”

“陛下，”布西说，“我既没有被打，也没有受伤，我不控告。”

亨利惊诧不已，转向安茹公爵问道：

“你刚才怎么说的？”

“我刚才说布西腰部中了一剑。”

“是真的吗？布西。”国王问。

“既然陛下的兄弟说我受伤了，”布西说，“那一定是真的。一个王位继承人总不会撒谎的。”

“你腰部受了伤，为什么不控告呢？”

“陛下，只有当人们为了防止我复仇而截去我的右手时，我才控告。但即便是失去右手，我也要用左手去复仇。”布西说。

“放肆！”亨利在心里骂道。

“陛下，”安茹公爵说，“你刚才说要主持公道。那好，我们正求之不得。请你下令组织调查，委任法官。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次有预谋的伏击和暗杀到底是谁搞的。”

亨利面红耳赤，但仍然若无其事地说道：

“不，这一次，朕仍旧不希望分清谁是谁非，还是让他们互相谅解吧。朕宁愿这几个不共戴天之敌能够握手言和。不过遗憾的是，冲贝尔和德帕农伤势很重，未能前来。安茹先生，据你的意见，在这场决斗中，朕这几个朋友谁最起劲？请直言不讳，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容易的，因为你说你亲眼看到过他们。”

“陛下，那要算格吕了。”安茹公爵说。

“上帝！这倒是真的。”呆在一旁的格吕说。“我不想隐瞒，殿下已经看到了。”

“那么，”亨利说，“就让布西先生和格吕先生代表大家讲和吧。”

“什么？什么？陛下，这是什么意思？”格吕说。

“这意思很清楚，朕要你们俩现在当着朕的面互相拥抱一下。”

格吕面有难色。

“怎么啦，先生？”布西转向格吕，一面象庞塔龙<sup>①</sup>那样，做出一种温文尔雅的姿势，一面说道，“你难道不愿同我拥抱吗？”

布西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做得非常漂亮，连国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随后，只见布西走近格吕，向他说道：

“来吧，先生。这是国王的意思。”

说着，他用两手搂住了格吕的脖子。

---

① 庞塔龙，意大利一喜剧中人物。



格吕趁势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们这一拥抱就什么事都完了。”

布西也轻声答道：“请放心，来日方长，我一定奉陪。”

格吕满面通红，愤怒地向后退了一步。

亨利皱着眉看着他们。布西于是做了个告别的姿势，转过身，从御前会议室走了出去。

## 第六章

### 国王就寝之前

这一场几乎要大动干戈的争吵，最后终于以喜剧而告终。消息很快飞出卢浮宫，传遍了全城。待大家退出后，国王怒气冲冲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西科跟在后面，告诉他，他肚子饿了。

“朕不饿。”国王一边说，一边走进自己的房间。

“这很可能。”西科说。“不过我可饿得受不了了，真想找点什么东西来垫补一下，那怕有只羊腿啃啃也好。”

国王装作压根儿没有听见。他把外套脱了下来，放在床上，又把用黑色的长别针别在头发上的无边小帽，从头上摘下，扔在椅子上。然后，他走出房门，向同他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的圣吕克房间走去，一面向西科说道：

“你在这儿等着，朕马上就来。”

“你尽管去办你的事，孩子。不用急着回来。”西科说。等国王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后，他又自言自语道：“我倒希望你在外面多呆一会儿，让我来给你准备一餐丰盛的晚餐。”

国王的脚步声完全消失了。他打开候见厅的门，大声叫道：

“来人啦！”

一个仆人走了过来。

“国王已经改变主意。”西科说。“他叫你们给他和圣吕克准备一点上等点心，并特别嘱咐要有葡萄酒。去吧。”

仆人毫不怀疑，这是国王的旨意，于是回转身，执行去了。

亨利此时已走进圣吕克的房间。圣吕克事先已得知国王陛下要光临，早已在床上躺好，床边坐着一个年迈的仆人在给他诵读经文。这个仆人是昨天陪同圣吕克来卢浮宫的，后来也留下来了。布西带来的那个侍从则坐在靠近拐角的一张包金的扶手椅上，头埋在两只手的手心里，睡得十分香甜。

国王向四周环视一眼，不安地向圣吕克问道：

“这个年轻人是哪里来的？”

“陛下让我在这里留下来的时候，不是叫我找个侍从来吗？”

“不错，是有这回事。”亨利三世答道。

“我遵照陛下的吩咐办了。”

“噢！噢！”

“陛下是否后悔不该让我把他叫来帮我解闷？”圣吕克问。

“不，不，孩子。朕不是这个意思。怎么样，你觉得好点儿吗？”

“陛下，我烧得很厉害。”圣吕克说。

“可不是？”国王说。“你满脸通红。来，让朕给你号号脉。你知道，朕还懂得一点医道哩。”

圣吕克勉强地将手伸了出来。

“哎呀！脉息跳得很快。”国王说。

“是呀！陛下，我的病确实很重。”

“别着急，”亨利说，“呆会儿把朕的医生米龙叫来给你看看。”

“谢谢陛下，我不喜欢米龙。”

“那就由朕来照料你。”

“陛下，这我可不敢当……”

“一会儿叫人在这里给朕加张床。圣吕克，我们可以聊上一夜。朕有许多话要对你讲。”

“啊！”圣吕克绝望地说。“您还说您懂得医道，又说对我怎么好，可是您却存心不让我睡觉。天哪！您这个医生如此对待您的病人真是太奇怪了！天哪！象您这样喜爱自己的朋友，世上实在少有。”

“什么！你病得这样厉害，为什么不要人陪伴呢？”

“陛下，我的侍从约翰可以服侍我。”

“可是他睡着了。”

“我就喜欢他们这样守护我。因为这至少不会妨碍我睡觉。”

“那就让朕同他一起照看你吧。朕可以在你睡醒以后再同你说说话。”

“可是陛下，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醒来之前爱说胡话。只有了解我的人才能陪伴我。”

“好吧。不过你总得来参加朕就寝前的接见①。”

“等您安寝以后，我就可以回来睡我的觉，什么事也没有了？”

“当然。”

“行，这倒可以。不过我要告诉陛下，这个角色我可担当不好，因为我困得要命。”

“你可以毫无拘束地打呵欠。”

“您有的是朋友，为何要对我这样严酷呢？”圣吕克说。

“有什么办法？布西给朕干的好事，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很够戗。冲贝尔大腿受了伤，德帕农的手臂成天吊在脖子上，格吕的脑袋昨天已经受了伤，今天又懵里懵懂地同布西拥抱了一下，所以一直还是昏昏沉沉的。只有德奥和莫吉龙倒还安然无恙，可是他们一个叫朕烦透了，一个在生朕的闷气。来，把你这个无用的侍从叫

---

① 法国宫廷习俗，国王在就寝前和起床后要接见朝臣。

醒吧，让他服侍你穿上睡衣。”

“那就请陛下出去一下。”

“为什么？”

“陛下在这儿，我怎么好意思……”

“这有什么！”

“陛下，五分钟后我就到您那儿去。”

“五分钟，行！但决不要超过五分钟，听到没有？你马上给朕想几个有趣的故事，待会儿咱们好好乐一下。”

这样，国王总算得到了部分的满足，勉强走了出去。

房门刚刚关上，在扶手椅上假寐的让娜便猛然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冲到门边。待国王的脚步声消失后，只见她向圣吕克说道：

“圣吕克，你又要离开我吗？上帝！这种罪我实在受不了。我怕得很，人家会发现我的。”

圣吕克指着那个年迈的仆人，向她说道：

“亲爱的让娜，加斯珀尔在这里，他会保护你的，谁也不会发现你。”

“我还不如回去的好。”年轻的妻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让娜，如果你一定要走，”圣吕克凄然地说，“我可以派人送你回蒙莫朗西公馆，因为国王只是把我一人关在这里。不过，要是你是一个不但美貌出众，而且十分贤慧的妻子，要是你心中还有我这可怜的丈夫，你就在这儿等我一会儿。一到国王那里，我的头就会疼痛难禁，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国王是不会要我这样愁眉苦脸的人陪伴他的，很快就会把我打发回来。”

让娜垂下了眼帘，说道：

“好吧，我等你。不过我也要象国王刚才说的那样叮嘱你一句：快点回来。”

“让娜，我亲爱的让娜，你真是我的好妻子。”圣吕克说。

“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我已经想好一个主意，不过还需要再考虑一下，等我回来时再告诉你。”



“是关于如何离开这里吗？”

“是的。”

“那就快去吧。”

“加斯珀尔，”圣吕克转向那个仆人说，“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一刻钟后，你把房门锁上，到国王那里，把钥匙交给我。然后你就回到公馆去，告诉大家伯爵夫人在这里一切平安。明天你再来。”

加斯珀尔微笑着俯首遵命。让娜听了这几句话，不禁满面红晕。

圣吕克把妻子的手拿起来，情意缠绵地亲了一下，然后迈开大步向亨利的房间走去，因为亨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孤寂的让娜，战战兢兢地走到宽大的帐子后面坐了下来。她思绪万千，心中又是焦急，又是愤懑。她拿起一根吹管<sup>①</sup>，一面在手上拨弄着，一面考虑如何才能顺利摆脱当前这种莫名其妙的处境。

圣吕克一踏进国王的房间，顿然感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芳香扑鼻而来。房内满地鲜花，亨利光着脚踩在上面。为了保护国王那娇嫩的皮肤，花的枝杈已经剪去。所以，虽然是隆冬季节，亨利三世的卧房里却铺了一地的玫瑰花、茉莉花、香堇花和紫罗兰，其香味令人神驰心醉，魂酥骨软。

天花板很低，上面装饰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油画。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房间里放了两张床，其中一张特别宽大，床头虽然贴墙放着，但仍然占了房间三分之一的面积。

床上的帐子是金碧辉煌的绸缎，上面绣着神话人物，说的是一个名叫塞内或塞尼的阴阳人的故事；读者可以想见，这种时而变为男人，时而变为女人的不经之谈，完全是画家凭借其奔放不羁的想象而创造出来的。床顶华盖用的是银灰色布幕，布幕上绣着一条条金线和丝绣的人像。国王用的刀剑装在华丽的剑套里，挂在靠着墙

<sup>①</sup> 一种可吹射弹丸的玩具。

的床头横杆上。

窗帘和床帐用的是同一种丝绸。沙发和扶手椅上的铺陈也是这种绸缎。天花板中央，一条金链吊着一盏金光闪闪的油灯。灯油燃烧时散发出一种幽雅的馨香。大床的右边，放着一尊金质的森林之神<sup>①</sup>的塑像，其手上托着一个枝形大烛台，烛台上点了四支香味浓郁的粉红色蜡烛。这些蜡烛大如宗教仪式上常见的那种，同房间中央的油灯一起，把房内照得通明。

国王坐着一张乌木嵌金椅，光着脚踏在铺满鲜花的地板上。七八只幼小的长毛狗趴在他的两腿上，凉浸浸的小嘴在他的手边拱来拱去。两个仆人，一个替他把头发熨成卷花，一如女人的发型，一个替他梳理嘴角的两撇短髭和那稀疏而卷曲的胡须。还有一个仆人正在他的脸上涂抹一层香味特别、十分诱人的润肤膏。

亨利两眼微闭，一派威严、庄重的样子，恰如一尊印度的神像。

“圣吕克来了没有？”他说。

圣吕克恰好走了进来。西科擎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国王面前，向国王说：

“瞧，你的朋友圣吕克来了。叫他去洗洗脸，干脆也抹一点你的润肤膏吧。你不要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否则你现在这样香，定会觉得他身上的气味特别难闻的，而且也可能会由于你身上的香味过于浓烈，使他一点也闻不出来。”

随后，他在国王对面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继续说道：

“我也想抹一点香脂，梳一梳我的头发。”

亨利赶紧叫道：

“西科，西科，你别胡闹。你的皮肤太干巴，会把朕的这一点香脂，全部糟蹋掉的。你的头发太硬，朕的梳子哪能经得起你用。”

“你怎么一点心肝也没有？我的皮肤是因为成天为你到处奔

---

① 一种长着羊角和羊蹄的半人半兽神。

波，才弄成这个样子的。我的头发这样硬，也是因为你老是气我，使我整天‘怒发冲冠’造成的。既然你不让我抹香脂，那就算了吧，孩子，我不过是说说而已。”

亨利耸了耸肩，对这位弄臣矫揉造作的插科打诨，丝毫不感兴趣。只见他说道：

“别再罗唆了，让朕安静一会儿好不好？”

随后，他转向圣吕克：

“怎么样，孩子？头痛得好些吗？”

圣吕克用手摸了摸前额，呻吟一声。

“你知道吗？”亨利继续说道，“我见到了布西·当波瓦兹。哎唷……先生，你把朕的头发烧焦了。”他忽然转向理发师。

理发师跪了下来。

“您见到布西·当波瓦兹了，陛下？”圣吕克问道，浑身直打颤。

“是的，”国王说。“那几个笨蛋，真是没用，五个打一个，最后还是让他跑了。朕要叫人把他们痛打一顿。你要是在场的话，会怎样呢，圣吕克？”

“陛下，”圣吕克答道，“我也不会比他们强。”

“哪里的话，你胡说什么？朕敢用一千金币打赌，你一定会刺中布西十下，而布西只能刺中你六下。此刻是不行了，只好等明天再看朕说得对不对了。你还在玩剑吗，孩子？”

“还在玩，陛下。”

“我是问你经常练习吗？”

“身体好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练。可是一旦病倒，就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

“你可以刺中朕几下？”

“我看是平分秋色。”

“差不多。朕的剑术比布西要强些。哎唷！先生，”亨利忽然转向替他梳理胡须的仆人，“你在拔朕的胡子哩！”

这个仆人立即跪了下来。

“陛下，”圣吕克这时说，“请告诉我心口疼怎么治。”

“吃点东西就好了。”国王说。

“我看这不行吧，陛下。”

“行，保准行。”

“你说得对，瓦卢阿，”西科插进来说，“我就在闹心口疼，或者说闹胃疼，我也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说，反正我是按照你的办法治的。”

大家这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宛如猴子吃东西时发出的吧塔吧塔的声响。

国王转过身来，看到西科把他刚才以他的名义要的两份点心全部吃光了，两片嘴唇还在津津有味地吧塔着，一边喝着装在一只日本瓷杯里的葡萄酒。

“你在那儿干什么，西科先生？”国王说。

“既然你不让我往脸上抹点油，我只好往肚子里抹了。”西科说。

“啊，你这个混蛋。”国王一面说，一面将头扭过来，不巧一下撞在正给他抹润肤油的仆人的手指上，弄了一嘴的油。

“快吃下去，孩子，”西科一本正经地说。“我可不象你那样专横跋扈。无论是脸上还是肚子里，你要抹油我都允许。”

“先生，你要把朕噎死吗？”亨利对这个仆人说。

这个仆人也象前两个一样，跪了下来。

“叫人给朕把卫队长找来，现在就去。”亨利大声嚷道。

“叫卫队长干嘛？”西科一面问，一面将一只手指伸进酒杯内，蘸了酒，放在嘴里吮吸。

“叫他来把你宰掉。你虽然骨瘦如柴，但对朕的小狗来说，却还是一顿丰盛的美餐。”

西科站起身来，歪带着帽子说道：

“天哪！拿我这个堂堂大丈夫喂你的小狗，亏你想得出来。好



吧，叫你的卫队长来，看他敢动我一根毫毛！”

说着，他嗖的一声将身上的剑抽了出来，向跪在那里的三个仆人刺去，样子十分滑稽，逗得国王哈哈大笑。

“朕肚子饿了。可是这个混蛋把朕的一份点心也吃掉了。”国王悻悻地说。

“亨利，我说你这个人真是难办。”西科说，“叫你吃饭，你不愿吃，现在又来怨天尤人。这里还有一碗汤，你喝了罢。我可是酒足饭饱，要去睡觉了。”

这时，圣吕克的仆人加斯珀尔给他把房门上的钥匙送了过来。

“我也想去睡了。”圣吕克乘势说道。“老是让我这样站着，我会变得烦躁起来，对陛下失去礼节的，因为我浑身发冷。”

“来，圣吕克，”国王双手托起几只小狗递给他，“把这几只狗带去。”

“干什么？”圣吕克问。

“让它们同你一起睡。它们会把你身上的病带走的，这样一来，你也很快就好了。”

“谢谢陛下。”圣吕克一面说，一面把小狗接过来，放在一只筐子里。“我不相信这种说法。”

“朕夜里去看看你。”国王说。

“啊，求求您，陛下，您不要来。”圣吕克急忙答道。“您会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据说这会使人得癫痫病。”

说着，他向国王行了个告别礼，大步走了出去。国王打着手势，深情地目送他逐渐远去，直到完全消失。

西科早已无影无踪。

两三个前来参加接见的人，这时也退出去了。

现在，国王身边只剩下几个仆人，他们在忙着给他戴一种十分轻柔、涂了香脂的面罩。面罩上留了几个小洞，使眼睛、鼻子、嘴可以露在外面。一顶用丝绸做的、银灰色的睡帽将面罩压在额和两耳上。

接着，仆人们给他戴上一副袖套。袖套用粉红色的缎子做面子，用高级丝绸做里子，里面垫了棉花。然后，他们又替他戴上一副手套。手套是皮的，但非常柔软，简直象是用毛线织的。手套很长，直达胳膊肘，里面涂了一层芳香油，使得皮质十分柔韧。因此，从外表看去，怎么也看不出这种皮革为何如此轻柔。

仆人替国王将这些繁琐的装饰做完之后，给他端来一只金杯，金杯内盛着肉汁。但亨利没有马上喝，他在另一只完全相同的金杯里，倒了一半，命仆人给圣吕克送去，并祝他晚安。

现在该是每天晚上的例行祷告了。不过今晚他大概有点心绪不宁，只是草草祷告了一下，连念珠也没有拿。随后，他掀开被头，上床就寝了，被子里早已用莞荃、安息香和桂皮熏烤过。

床头放着一排枕头，亨利将头在枕上放好位置后，下令把地板上的鲜花拿走，因为那浓郁的芳香已经使房内的空气变得浑浊起来。仆人将窗户打开片刻，换了换新鲜空气。随后，在壁炉里烧了一些干树枝，熊熊大火把房内烤得暖烘烘的，但炉火转眼之间便熄灭了。

仆人于是放下窗帘和门帘，把国王心爱的一条名叫纳尔西斯的大狗牵了进来。纳尔西斯纵身一跳，跳到国王的床上，在被子上转了两圈，然后伸开四肢，在国王脚底下躺了下来。

最后，负责这些琐事的仆人，看一切都已料理停当，便吹熄了金烛台上的蜡烛，给大厅中央的吊灯换了根细小的灯芯，然后踮起脚尖退了出去。

法兰西王国的修士们，终日在财源丰富的修道院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国王现在比他们还要安然、悠闲，他万念俱消，连世间是否有个法国存在，也不愿去想它了。

他睡着了。

在各条走廊里值夜的人，可以从各自不同的位置，看到亨利的卧房的窗户。半小时后，他们见房内的灯光熄灭了。窗户上如今是一片银白色的月光，而不是粉红色的灯光了。大家因而认为，国王

陛下一定已经进入梦乡了。

这时，卢浮宫内外万籁俱寂，连悄然无声的蝙蝠在黑洞洞的走廊里飞翔的声音也可以听到。

## 第七章

### 亨利悔罪

这样过了两小时。

突然一声可怕的尖叫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叫声是从国王的卧房内传出来的。

可是房内依然是一片黑暗和寂静。除了国王刚才的一声奇怪的叫喊，别无其它声响。

因为那一声尖叫，确实是国王喊出来的。

不久，房间里传来了桌椅倒地、瓷器摔成碎片的声音以及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又是几声尖叫，而且夹杂着狺狺狂吠。在走廊里值夜的士兵，从瞌睡中惊醒过来，他们睁着朦胧的睡眼，纷纷点燃火把，举起刀剑，向国王的房间拥去，其沉重的脚步摇撼着那些粗大的柱石。

“快！快！国王在呼叫，到国王那儿去。”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叫嚷着。

这时，宫内卫队长，瑞士人卫士长，值夜的士兵和住在宫里的人，都已飞速来到国王的房间里。二十来个火炬，一下子把整个房间照得通明。

扶手椅倒在地上，旁边是几个摔成碎片的茶杯。床上一片杂乱，被褥东一件西一件散落在地板上。亨利穿着睡衣，两眼木然、

惊魂不定地站在床前，样子滑稽而又可怕。

他右手平伸，象秋风中的树叶颤抖不停。

左手紧紧地握着一把剑，这把剑是他在无意中拿到的。

那只狗也同它的主人一样，一副丧魂失魄的样子。只见它叉开四肢，站在那里，一面看着亨利，一面叫个不停。

国王呆若木鸡。过度的惊吓，使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众人相顾失色，谁也不敢打破这难堪的沉默，只好焦急地等待着。

这时，头发金黄、性情温柔、一向深居简出的年轻王后路易丝·德·洛林忽然出现在门前。国王的叫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后，她衣服也没来得及穿，只套了一件大衣跑来了。

“陛下，”她说，神情显得比所有的人都更为惊慌，“发生什么事了？上帝……一听到您的叫声，我就赶来了。”

“没，没……没什么。”国王说，眼珠向着前方，动也不动，似乎在看着一个影影绰绰、除了他谁也看不到的神怪。

“可是陛下为什么叫唤呢？……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王后又说。

国王的脸上显然是一副惊恐的神色，这恐怖的气氛逐渐感染到了每个人的身上。人们瞪着大眼，一会儿后退两步，一会儿走近两步，把国王全身上下，仔细打量了一遍，想知道，他是被什么东西砸伤了，还是遭到了雷击或是被蛇咬了。

“陛下，”王后大声说道，“看在上天的份上，别让我们这样为您着急了。是不是给您找个医生来？”

“医生！”国王说，神情依然是那样阴郁。“不，朕的身体没病，而是灵魂……不，朕不要医生……给朕找个忏悔神甫来。”

众人大惊失色，纷纷将目光转向门边、窗帘、地下和天花板。

但使国王如此魂不守舍的神怪之物，哪儿也不见踪影。

大家如此热心地四处搜寻，不是没有道理的。国王要找忏悔神甫，这就使事情变得神秘莫测了。

国王的意思刚说出不久，卢浮宫的院子里，便有一人飞身上



马，奔驰而去了。飞快的马蹄走在石板路上，迸发出了点点火星。五分钟后，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院长约瑟夫·福龙，几乎被人从床上拖了起来，很快来到国王面前。

神甫一到，房间里立刻鸦雀无声，四周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国王也要忏悔！这件事，谁也不明所以，于是猜测起来，有的人甚至认为自己猜到了真正原因。不过话虽这样说，人人心中都感到毛骨悚然……

第二天清晨，大家还没起床，国王便起身了。他下令关闭卢浮宫大门，除那个神甫外，其他人一律不许进出。

他把负责教堂宝库和点燃蜡烛的人以及主持弥撒的司仪找了来。他拿起一本装着黑色封皮的日课经，开始读起经来，有时还停下来剪几张圣像。后来，他突然下令，叫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找来。

人们首先走到圣吕克的房间里。圣吕克的病更重了。他精神萎靡，周身无力。随着病势的恶化，他终日昏睡不醒。他的房间同国王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但对于昨天晚上国王的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他却一点也没有听到。在卢浮宫过夜的人中，象他这种情况，真是独一无二的了。他要求让他躺在床上，但表示，国王要求大家做的所有弥撒，他一定在床上做。

亨利听到这一情况，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下令叫他的医生去给圣吕克看一看。

随后，他让人们把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的苦鞭都拿到卢浮宫来。不久，他的朋友一个个来到宫内。冲贝尔走路仍是一跛一跛的，德帕农的右臂还吊着绷带，格吕也还是迷迷糊糊的样子，德奥和莫吉龙明显地显现出惊慌不安的神态。亨利穿着一身黑，从他们面前走过，一边把苦鞭一一发给他们，叫他们使劲互相抽打。

德帕农说，他的右手吊着绷带，无法鞭答别人，因而会使各人所受笞刑，出现程度不均。因此，他要求从免。

亨利三世对他说，这样更可以感动上帝。

说着，他给大家做了个示范。只见他脱掉紧身短上衣，外套和

衬衣，象殉道者那样，一片虔诚地对自己鞭答起来。西科见此情景，不禁撑不住要笑，很想像平素那样，说几句笑话。但一看到国王那凶狠的目光，他立刻意识到现在可不是说笑的时候。他于是也象别人一样，拿起了一条苦鞭。不过，他没有鞭打自己，而是没命地抽打身旁的人。当这些人受不了他的苦打而纷纷逃奔后，他的鞭子便索性向着廊柱上和墙壁上飞舞起来了，使得上面的油漆纷纷脱落了下来。

经过这一场激烈的鞭打，国王的气色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但人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深处依旧受着痛苦的煎熬。

突然间，他走出自己的房间，一边回过头来，叫丈夫在这里等他。他一走，这场笞刑也就自动停息了。只有西科还在狠命地抽打德奥，因为他对此人向来恨之入骨。德奥毫不示弱，全力还击，从而使严肃的苦刑，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亨利走到王后的房间里，送给她一串价值二万五千埃居<sup>①</sup>的项链，并在她脸上亲了两下。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向王后作这种亲密的表示了。他请求王后脱掉华丽的衣装，穿上粗布衣服。

路易丝·德·洛林一向善良、柔顺，立刻表示同意。不过，她仍旧问了问她的丈夫，既然送给她如此珍贵的首饰，为何又要让她换上荆钗布裙。

“为了补赎朕的罪过。”亨利说。

王后听了这句话，顿然感到满心喜悦，因为亨利的罪孽究竟有多大，只有她最为清楚。她于是按照亨利的意愿，立刻更换了衣装。亨利这才赶回自己的房间，并叫王后一会儿也来。

一看到国王回来，人们于是又互相鞭答起来。德奥和西科的厮打一直没有停，两人如今已是遍体鳞伤了。国王对他们大大赞扬了一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他真正的朋友。

十分钟后，王后衣着褴褛，来到国王的卧房。宫廷里于是开始给

---

<sup>①</sup> 埃居，法国古代钱币。

每个人分发蜡烛。天气异常寒冷，正是隆冬时节。但那些风度翩翩的朝臣、容貌出众的贵妇和热心的巴黎市民，仍然怀着对国王和圣母的一片虔诚，赤着脚，向蒙马特进发了。他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直打哆嗦。但那些不幸走在西科身旁的人很快便感到浑身热呼起来了。因为一路上，西科一直在疯狂地用苦鞭抽打他们。

德奥早已甘拜下风，躲到五十来步以外的队伍后面去了。

下午四时，这次悔罪之行总算结束了。各个修道院因此而得到了大笔施舍。那些信男善女们一个个两脚冻得通红，男客们的背脊上更是鲜血淋漓。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粗布上衣，国王的手上则拿着一串形状酷似死人头骨的念珠。队伍里香烟缭绕，哭声、叫声、祷告声和唱圣歌的声音混成一片。

这一天过得还不错。

为了迎合国王的心意，每个人都顶着严寒，受尽了鞭笞之苦。可是谁也猜不透，前天晚上还在兴致勃勃地跳舞的国王，为什么仅仅过了一天之后却要用苦刑来折磨自己。

一些胡格诺教徒、神圣同盟的成员和不信教的人，站在路旁，微笑着观看这些苦刑者走过，一面以鄙夷的神情，指手划脚地说，他们上一次见到的类似队列比今天要壮观得多，热烈得多。但这是不真实的。

亨利回到宫里时，腹中空空，肩部伤痕累累，一道道长长的鞭印红而发紫。今天一整天，他一直没有离开王后。他利用一切空闲和队伍在小教堂暂息的机会，不停地向王后唠叨，告诉她，他以后要多给她一些钱，并和她拟定将来去朝圣的计划。

至于西科，他已经对国王强迫他干的这种无聊差事感到厌倦了。他又累又饿，于是悄悄跑到蒙马特门那边，同他的朋友高朗弗罗修士，即那个曾经力劝布西忏悔的热内维埃弗会修士，一起进到一家小酒馆的花园里。酒馆虽小，但名声很响。西科在那里喝了一些加了香料的葡萄酒，吃了一只在格朗热—巴特利埃沼泽地打到的野鸭。人们踏上归程后，他又赶到队伍里，跟着大家回到了卢浮宫。

一路上，他对那些信男善女的抽打，比先时益发起劲了，他说这是他对他们的最大宽恕。

夜幕降临。由於从早上起来就粒米未进，又光着脚走了一天的路，再加上不停地狠命抽打自己，国王感到精疲力竭。他喝了一点清汤，让人替他背部的伤口擦了擦，并把炉火升了起来。随后，他信步踱到圣吕克的房间里，发现他精神饱满，气色很好。

一天不见，国王是大变了。他的脑际如今已被虚无、悔罪和死亡全部占据。

“啊！”他带着厌世的腔调深深地叹道，“上帝让人生充满痛苦，实在是非常对的。”

“陛下何出此言？”圣吕克问。

“一个人一旦对世界感到厌弃，他也就无所求了。不但不怕死，反而会盼着死了。”

“对不起，陛下，”圣吕克说，“您这是在说您自己，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想死。”

“听朕说，圣吕克，”国王摇着头道，“如果你想走正道的话，就会听从朕的劝告，甚至会跟着朕走的。”

“陛下，如果您所选择的道路对我有吸引力，我当然愿意跟您走。”

“这样的话，朕扔下王冠，你扔下妻子，我们一起进修道院，你看好不好？朕有教皇陛下为朕开具的许可证。我们明天就可以立誓。朕就叫亨利修士……”

“很抱歉，陛下，很抱歉。您现在不把您的王冠当成宝贝了，因为您对它感到厌烦了。我呢，我可舍不得扔下我的妻子，因为我们还刚刚新婚。因此，恕我不能从命。”

“唔，唔！”亨利说。“看来你的病好多了。”

“是的，陛下，可以说好得不能再好。我觉得头脑十分清爽，内心充满欢乐。我的心灵不知道在多么地向往着幸福和快乐。”

“可怜圣吕克！”国王双手合着掌说。



“陛下，您这些话，要是昨天来同我讲就好了。啊！我昨天肝火很旺，苦闷不堪。为了一点小事，我简直可以跳井。今天则不同了。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今天白天也过得很惬意。天哪！但愿快乐常在！”

“圣吕克，你这是亵渎神灵。”国王说。

“我亵犯神灵了吗，陛下？这也可能。不过我觉得，您有时也亵犯神灵哩。”

“是的，朕过去亵犯过，但这种事，今后不会再发生了。”  
“我可不敢这样说。我只能保证今后尽量不亵犯神灵。况且我们的罪过同人类自身的弱点密切相关，所以仁慈的上帝对我们总是宽大为怀的。”

“那么你认为上帝会宽恕朕吗？”

“啊！陛下，我可没有说您。我说的是您的仆人。不是吗？您的罪孽是……作为一个国王犯下的，而我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臣民。我想，上帝对我们进行判决的时候，定会使用不同的尺度的。”

国王叹息一声，轻轻说了一句：“Confiteor<sup>①</sup>”，然后在一片meâ culpâ<sup>②</sup>声中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圣吕克，”他最后问道，“今天晚上，你愿意到朕的房间去过夜吗？”

“这就难说了。到陛下的房间去干什么呢？”

“我们把所有的灯都点起来。朕躺在床上，你给朕读圣人的连祷经。”

“谢谢，陛下。”

“你不愿意？”

“我不想去。”

“你就这样扔下朕吗，圣吕克？你要扔下朕吗？”

“不，相反。我不会离开您的。”

① 拉丁文：“我悔罪。”

② 拉丁文：“是我的错。”

“真的吗？”

“只要您愿意。”

“朕当然愿意。”

“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请陛下派人把房间布置一番，找几位小提琴手和女客来，天哪，咱们可以跳跳舞。”

“圣吕克！圣吕克！”国王惊恐失色地叫道。

“您瞧，”圣吕克说，“我今天晚上就想痛痛快快地乐一下。您想喝点酒，跳跳舞吗，陛下？”

亨利一言未发。他的思想，有时是那样敏捷，那样活泼，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呆滞了。他似乎正在同内心深处的苦恼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由于这一苦恼的存在，他的思想现在怎么也活跃不起来。这正如一只鸟，脚上缚了一块铅，无论它如何奋力展翅，也终究飞不起来。

“圣吕克，”他又神色忧郁地问道，“你有时做梦吗？”

“常做梦，陛下。”

“你相信梦吗？”

“从道理上讲，应该相信。”

“这话怎么说？”

“因为梦是对现实的一种安慰。比如昨天晚上，我就做了一场好梦。”

“你梦见什么了？”

“梦见我的妻子……”

“你还在想着你的妻子，圣吕克？”

“我对她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了。”

“啊！”国王两眼看着天上，叹息了一声。

“我梦见，”圣吕克继续说，“我妻子的容貌仍旧是那样迷人，因为陛下，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唉！”国王说，“你这个糊涂虫呀！夏娃也是漂亮的，但把我们大家毁掉的，正是她。”

“怎么啦？您今天对女人哪来这么大的怨恨？还是让我继续讲我的梦吧，陛下。”

“朕也做了个梦……”

“我妻子不仅还是那样迷人，而且突然长了两只翅膀，象个小鸟一样。她不顾大门和栅栏的阻挡，越过卢浮宫的高墙，立刻飞到了我的窗前，用头碰我的玻璃窗，并发出了一种非常悦耳的很细的叫声。这叫声我一下就听懂了，那意思是：圣吕克，我的丈夫，快给我把窗户打开。”

“你开了吗？”国王颓丧地问。

“记得我马上就开了。”圣吕克大声答道。

“罪过！”

“随你怎么说吧，陛下。”

“这样你就醒过来罗？”

“没有，陛下。我不愿醒。这梦太甜蜜了。”

“那么你又继续做下去了？”

“那还用说？”

“今天晚上，你是不是还想……”

“是的，还想继续做。当然，这不符合陛下的心意，所以我只好拒绝陛下要我去为您读经的要求。但我想，如果一定要到您那儿去，梦是做不成了，但至少总应该有与梦中相似的情景。所以，我已对您说过，如果陛下能把房间布置一番，请几位小提琴手来……”

“别说了，圣吕克，别说了。”国王站起身来说。“朕要在你这儿再呆下去的话，不但你自己毁了，朕也会跟着你毁掉的。再见，圣吕克，但愿苍天不会让你再做这种使人误入歧路的梦，而让你做个比较健康的梦，使你明天愿意同朕一起去悔罪，这样我们都能获救。”

“陛下，这一套我很怀疑，甚至根本不信。所以奉劝陛下，最好还是今天晚上就把我这个不信神的人赶出卢浮宫。因为我是至死不会悔罪的。”

“不，不。”亨利说。“朕希望，今天晚上，你能象朕一样，在天恩的感召下醒悟过来。祝你晚安，朕将为你祝福。”

“晚安，陛下，我将为陛下做个好梦。”

说着，圣吕克唱起了一首歌。这首歌，曲调异常轻佻，亨利过去每逢心情舒畅总要唱它两段。但今日听了不觉十分刺耳，他不由地快步走到门边，把门带上，一面喃喃自语道：

“上帝！怎么叫您不动怒呢？世道在每况愈下。”

## 第八章

### 上帝的声音

国王从圣吕克的房间出来后，发现群臣已经按照他的旨意，聚集在柱廊里。

他于是给了他的朋友们每人一点恩惠。他把德奥、德帕农和冲贝尔派往外省，并督促莫吉龙和格吕切勿再同布西发生争吵，否则定加追究。他让布西吻了吻他的手，并久久地同他的弟弟弗朗索瓦热烈拥抱。

至于王后，国王对她更是格外亲热，赞不绝口。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这是法兰西王位后继有人的吉祥之兆。

就寝的时候到了，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王在有意拖延时间。最后，卢浮宫的时钟敲了十下，国王向四周的人看了良久，似乎想在这些朋友中选择一人担任圣吕克刚才已经拒绝的角色。



西科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只见他象平素一样大着胆说道：

“亨利，看来你今晚对我似乎格外垂青。你是否想建立一个每年有一万利弗尔<sup>①</sup>收入的修道院。喔唷！你还不知道？我可是个理想的院长。让我干吧，孩子。”

“跟朕走吧，西科。”国王说。“晚安，先生们，朕要去就寝了。”

西科于是转向群臣。只见他嘴角的短髭微微翘起，一双大眼含情脉脉，向他们做了一个极为优雅的动作，一面学着国王的腔调说道：

“晚安，先生们，我们去就寝了。”

朝臣们愤怒地咬着嘴唇，国王满面羞红。

“喂，我的理发师呢？”西科说。“还有另外两个替我梳妆打扮的仆人以及我的润肤膏呢？”

“不，”国王说，“这些东西，今晚一概不要。朕在悔罪，我们只念点经。”

“我可还在想着那润肤膏咧。”

国王和这位弄臣于是回到了读者已经熟悉的那个房间里。

“怪哉！亨利，我难道也成了你朝夕离不开身的嬖幸了？这样说来，我不就比美男子格吕还要漂亮吗？”

“别说了，小丑。”国王说。随后又转向那些等着为他整理晚妆的仆人，“先生们，你们都给我出去。”

仆人遵命退了出去，门又关上了。房间里现在只剩下亨利和西科两人。西科不解地看着亨利，问道：

“你干吗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还没有给我们梳妆打扮哩。难道你要亲自为我擦脂抹粉吗？见鬼，这真象悔罪一样叫我无法忍受。”

亨利没有理他。仆人已全部退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

<sup>①</sup> 利弗尔，法国古代记帐货币。一利弗尔相当于一古斤银的价格。

个是小丑，一个是圣贤——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来祷告吧。”亨利说。

“我不祷告。”西科大声说。“这有什么意思？假如你是为了这个才叫我来的，我倒宁愿回到我的那些酒肉朋友中去。再见，孩子，祝你晚安。”

“你给我留下。”国王说。

“嘿！又来耍威风了。”西科挺直身子说。“真是一个暴君，同法拉里和德立<sup>①</sup>一模一样。我实在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今天白天，你让我拿着牛皮筋，对我的那些朋友抽打了一整天。看来今晚又要再来一遍，不行！亨利，我们可不能再干这种事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再要抽打……每一鞭都是够厉害的。”

“住嘴！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国王说。“还是想一想怎样忏悔吧。”

“又来了。叫我忏悔？你要我忏悔什么？忏悔我不该做你这个修士的小丑？那行，Confiteor……我悔罪。Meâ culpâ，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这是我不可饶恕的错误！”

“不要渎犯神明，混蛋！不要渎犯神明。”国王说。

“真晦气！”西科说。“你这个国王脾气真古怪。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到狮子笼里或猴棚里去呢。我走了，再见。”

国王把门上的钥匙取了下来。

“亨利，”西科说，“我可要告诉你，你的神色很难看，你要是不让我走的话，我就叫喊起来，把门窗通通砸坏。看你能挡得住我？”

“西科，”国王心事重重地说。“西科，朕的朋友，朕现在忧心如焚，你还总在开玩笑。”

“啊，我明白了。”西科说。“你害怕一个人呆在这里。天下的暴君都是这个德性。不过，你可以象德立那样，让人给你准备十

---

<sup>①</sup> 法拉里（公元前570—公元前554）和德立（公元前430—公元前367），分别为意大利阿格里琴托岛和锡拉库札岛的暴君。

来个房间嘛！你也可以象蒂贝尔<sup>①</sup>那样，建造十来座宫殿嘛！来，把我的长剑拿去，我只将剑鞘带回去。怎么样？”

一听到“害怕”两字，亨利不禁眼光一闪浑身哆嗦了一下，他蓦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

西科见他烦躁不安，面色苍白，以为他真的病了。他带着愕然的神色，看着他在房里走了三四圈，最后向他说道：

“来，孩子，你怎么啦？把你的痛苦讲给你的朋友西科听听。”

国王在西科面前停了下来，看着他说：

“是的，你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朕唯一的朋友。”

“瓦朗西修道院现在还空着哩。”西科说。

“听朕说，西科，”亨利说，“你可绝不能把朕对你讲的话对外讲。”

“皮梯维尔修道院也不错，那里的云雀酱甬提有多好。”

“你喜欢说笑，不过你是个正派人。”国王又说。

“这样的话，你就交给我一个团队，不要让我管修道院吧。”

“而且，你还是个能够拿主意的人。”

“既然如此，你就不用给我一个团队，干脆让我当个大臣吧。不，我想了想，还是让我管一个团队或是一个修道院好了，我不想当什么大臣。因为一当上这种差事，我就只好唯国王之命是从了。”

“别说了，西科，别说了。可怕的时刻就要到了。”

“瞧你，又来了。”西科说。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听一听。”

“看什么？听什么？”

“等一等。再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我可不愿等。你怎么啦？你的父母打算要你的那天晚上，

---

<sup>①</sup> 蒂贝尔（公元前42—公元后37），古罗马帝国皇帝。

难道被疯狗咬过？”

“西科，你胆量大不大？”

“我向来认为自己很勇敢，但我可不想在这里炫耀一番。你做过波兰国王，现在又是法国国王，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刻，你要一叫起来，整个卢浮宫都会惊动，罪名最后还不落在我这个地位卑微的小民身上？再见，亨利，还是把你的宫内卫队长、瑞士卫士和门卫叫来，让我走吧。什么可怕不可怕，连个影儿也没有，而且同我无关，让它见鬼去吧。”

“朕命令你留下来。”国王说，语气十分强硬。

“我敢说，你在想以威严来驱除内心的恐惧，这未免太可笑了。告诉你吧，我怕得要命。来人呀！救命呀！”

说着，西科装出一副给自己壮胆的样子，跳到一张桌上。

“好吧，你这个鬼东西，”国王说。“既然只有把情况如实告诉你，才能使你安静下来，朕就对你讲了吧。”

“这才是。”西科搓搓手说，一面小心翼翼地 from 桌上跳下，并把身上的长剑拔了出来。“你只有把情况告诉我，我们才能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说吧，孩子。是不是一条鳄鱼在作怪？我这把剑相当锋利，每个星期，我都要用它来磨砺我头上的两个角<sup>①</sup>，所以我的角是相当厉害的。你说，亨利，是不是一条鳄鱼？”

随后，他在一张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把那把利剑夹在两腿之间，并将两腿绕在上面，看去酷似绕着两条驱邪镇恶的猛蛇的墨丘利<sup>②</sup>神杖一样。

“昨天夜里，朕在睡觉……”亨利说。

“我也在睡觉。”西科说。

“突然间，一股风吹到朕的脸上。”

“一定是狗饿了，到你脸上去舔油脂吃。”西科说。

“朕惊觉起来，立刻吓得魂不附体。”

---

① 西科在这里把自己比作一条好斗的公牛。

② 墨丘利，古罗马神话中的商业神及众神的使者。

“啊，你可真会吓人。”西科说，一面将身子蜷缩在扶手椅里，并将下巴倚在剑柄上。

“这时，”国王又战战兢兢地说，声音极低，使得近在咫尺的西科几乎无法听到。“这时，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种无比凄惨的声音。一听到这个声音，朕的脑袋简直象是炸开了一样。”

“一定是鳄鱼的叫声。马可·波罗的一部游记中说，鳄鱼的叫声十分可怕，很象小孩的哭声。你别怕，孩子。它若敢来，我们就把它杀死。”

“你听朕说。”

“是呀！我在听你说。”西科一面说，一面将卷曲的四肢猛地伸展开来。“我象静止不动的树墩和默默无声的鲤鱼一样，专心致志地在听你说。”

亨利于是继续往下说，其神色也变得更加阴郁了。他说随后便传来了说话声：

“无恶不作的罪人！”

“嘿！”西科说。“这个声音还说话，那就不是鳄鱼了。”

“无恶不作的罪人！”这个声音又说话了。“我是上帝。”

西科一下跳了起来，随后又蜷伏在扶手椅里。

“果真是上帝的声音吗？”他问亨利。

“啊，西科！”亨利答道。“这声音实在太可怕了。”

“你觉得这声音好听吗？”西科又问。“是不是有点象《圣经》上说的喇叭声。”

“冥顽不化的罪人！”那个声音又说。“你在这儿吗？你听到没有？你罪恶滔天，为什么还不醒悟？”

“说实在的，”西科说，“我觉得，这很象你的臣民在说话呢。”

“随后是对朕的一连串严辞怒斥。西科，朕说的这些全都千真万确。”国王又说。

“孩子，那你就继续说下去，把那个声音说的通通告诉我。”



西科说。“让我看看上帝对你的情况是否了如指掌。”

“你还在嚼舌头！”国王叫道。“你要是还不相信，我就叫人把你赶出去。”

“我不是不相信。”西科分辩道。“我只是觉得奇怪，上帝为何等到今天才来训斥你。洪水之后，上帝可真是变得能沉得住气了。孩子，我看这一下一定把你吓得魂飞魄散了。”

“那还用说？”亨利说。

“倒也实在怕人。”

“朕的太阳穴沁出了大滴大滴的冷汗，全身的血液几乎都要凝结了。”

“如同《耶利米书》<sup>①</sup>中所说，这是不言而喻的。说真的，要是我的话，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后来你就叫喊起来了？”

“对。”

“大家都跑来了？”

“是的。”

“他们寻找了没有？”

“到处都找遍了。”

“哪儿也没有找到上帝？”

“早已无影无踪了。”

“首先拿你这个国王开刀，这实在可怕。”

“所以我把忏悔神甫叫了来。”

“啊！这才是！他来了？”

“马上就跑来了。”

“来，孩子，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象过去那样，总是吞吞吐吐的。你对神甫讲了后，他怎么说？”

“他吓了一跳。”

“这我相信。”

---

① 《耶利米书》，《圣经·旧约》中的一章。

“他画了个十字，叫我按照上帝的旨意，马上忏悔。”

“很好！忏悔从来没有什么坏处。但他对于那个神灵，或者说你听到的那个声音，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那是上帝的声音，实在叫人意想不到。他说国家可能有难，叫朕想得多一点。所以今天上午，朕就……”

“怎么了？”

“给了耶稣会教士十万利弗尔。”

“给得好！”

“并且同朕的那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受了苦刑。”

“很好！后来呢？”

“后来……西科，你怎么看呢？我是把你当作一个朋友，当作一个遇事冷静的人，正正经经地将这些事告诉你的。”

“陛下，”西科说，神情十分严肃，“我想陛下做了一场恶梦。”

“你真的认为……？”

“我认为陛下做了个梦。如果陛下不把它当回事，也就不会有什么了。”

“一场梦？”亨利摇了摇头。“不，不可能。告诉你，西科，朕是醒着的。”

“可是亨利，你在睡觉。”

“朕睡得很少，眼睛总是睁着的。”

“我睡觉也睁着眼睛。”

“不过朕的眼睛可以看见东西。别人睡着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看到什么了？”

“朕看到月光照在朕的窗户上。朕看到，就在我坐的地方，朕的剑把上的紫水晶在闪闪发光，但光线昏暗。”

“灯还点着吗？”

“早灭了。”

“亲爱的孩子，一场梦，肯定是一场梦。”

“西科，你为什么总不相信呢？不是说，上帝在人间进行大规模变动之前，总要先找国王谈谈吗？”

“是的，上帝是同国王谈话。”西科说。“但那声音极低，国王是根本听不见的。”

“你为什么这样不相信呢？”

“因为你清楚地听到了说话声。”

“你知道朕为什么让你留下来吗？”国王又说。

“当然罗。”西科说。

“为的是让你亲耳听一听那个声音。”

“好让我听到之后，到外面去说，使人们都认为我在说疯话。我这个人一文不值，不但地位卑微，而且疯疯癫癫，我的话谁也不会信的。你这一手玩的可真不错啊，孩子。”

“朋友，你为什么总不相信呢？”国王说。“朕现在将心中的秘密告诉你，是把你看作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啊，亨利，别再瞒我了。上帝如果真的会来的话，一定会拆穿你的谎言的。想必你已对你干的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感到厌烦了。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就听从你的。能够听一听上帝的声音，这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说不定，上帝也会对我讲点什么呐。”

“那好，现在应该怎么办？”

“去睡你的觉，孩子。”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

“不过……”

“你难道认为，只要你始终站着，上帝就不会说话吗？一个国王之所以比别人高，就是因为戴着一顶王冠。亨利，听我说，当国王把头上的王冠摘除后，他就同别人一样高，甚至比别人还要矮了。”

“好吧，”国王说，“你就留下来了？”

“当然。”

“这样的话，朕就睡觉了。”

“行。”

“你呢？你不睡吗？”

“我不睡。”

“朕只想脱掉上衣。”

“随你的便。”

“短裤<sup>①</sup>也不脱了。”

“行，反正有备无患。”

“你呢？”

“我就坐在这里。”

“你不会睡着吧？”

“这我就不敢说了。孩子，睡眠也同恐惧一样，不是你可以随意克制的。”

“那你至少努力不要睡着。”

“我会留意的，你就放心吧。况且，只要那个声音一说话，我就会醒来的。”

“你可不要同他开玩笑。”亨利说，一条腿已经放入被窝，但马上又缩了回来。

“瞧你，”西科说。“难道要我来服侍你睡下吗？”

国王叹息一声，不安地举目向四周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战战兢兢地钻到被子里。

“好，”西科说，“现在该轮到我了。”

说着，他在靠背上放了个枕头，在扶手上放了两个座垫，伸开四肢，在椅子上躺了下来。

“陛下，您觉得怎么样？”

“还好，”国王说。“你呢？”

---

① 古代穿在外面，达到膝部的一种男短裤。

“很好。晚安，亨利。”

“晚安，西科。不要睡着了。”

“我不会睡着的。”西科说，一面张开嘴，痛痛快快地打了个哈欠。

随后，两个人都闭上了眼睛。不过国王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西科却真的睡起来了。

## 第九章

### 圣吕克远走他乡

国王和西科动也不动，静静地呆了大约十分钟。突然间，国王猛的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正朦胧欲睡的西科被惊醒了，他也坐了起来。

两人睁着大眼，对视了一会儿。

“怎么啦？”西科低声问。

“有一阵风。”国王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这时，只见那个金质的森林之神手上托着的蜡烛，忽然灭了一支，随后是第二支，第三支，最后是第四支。

“啊！这风真怪！”西科说。

他的话音未落，油灯也跟着熄灭了。房间里，如今只剩下壁炉里的余烬所发出的一点微弱的光。

“注意！”西科站了起来。

“他要说话了，他要说话了。”国王坐在床上俯下身子说。

“那就好好听着吧。”西科说。

这时，在床铺和墙壁之间的小夹道里，果然传来了一种粗壮的



时而带有嘘音的声响：

“冥顽不化的罪人，你在这儿吗？”

“在，我在这儿，上帝。”亨利说，上牙打着下牙。

“嘿！”西科说，“这声音瓮声瓮气，哪里象是从天上来的？但不管怎么说，倒是很吓人哩。”

“你听到朕的声音没有？”那个声音又说。

“听到了，上帝。”亨利结结巴巴地说。“臣在恭听陛下的训海。”

“你今天白天搞了那一套装腔作势的苦刑，而内心深处却未受到丝毫触动。你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去吗？”那个声音又说。

“说得好，”西科说，“真是击中要害。”

国王双手合掌。西科走到了他的身旁。

“怎么样？”亨利低声问。“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等一等。”西科说。

“你要干什么？”

“别说话。听我说，快下床，手脚轻一点，让我来代替你。”

“为什么？”

“让上帝先对我发怒。”

“你认为这样上帝会放过朕吗？”

“试试看。”

说着，他怜爱地看了国王一眼，轻轻将他推到床下，自己在那里躺了下来。

“亨利，”西科说，“坐到我的椅子上去，让我来对付。”

亨利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心中开始揣度西科要干什么。

“你不回答。”那个声音又说。“足见你至今仍然执迷不悟。”

“请上帝宽恕。”西科学着国王的腔调说。

随后，他伸过头来向着亨利说：

“奇怪！看出来没有，孩子？上帝居然没有认出我西科。”

“嗯！”亨利说。“可是这说明什么呢？”

“别着急，你等着瞧吧。”

“你听到没有？”还是那个声音。

“听到了，上帝。”西科说。“是的，我是一个刚愎自用、十恶不赦的罪人。”

“那么你现在就来说一说，你犯了哪些罪孽，并一一忏悔。”

“我承认，”西科说，“我对我的表兄德·孔德不忠，勾引了他的妻子。我对此表示忏悔。”

“你在说些什么？”亨利低声骂道。“你就不能少说两句？这件事早已过去了。”

“可不是？”西科说。“我再说点别的。”

“说呀！”那个声音说。

“我承认，”西科又说，“我对波兰人毫无仁义。他们让我当了国王，我却有一天夜晚，带着王宫的金银财宝，逃之夭夭。我对此表示忏悔。”

“混蛋！”亨利说，“你把这些陈年往事又翻出来干吗？”

“你别管我。”西科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上帝相信我就是国王。”

“说呀！”那个声音又说。

“我承认，”西科说，“我窃取了理应归我弟弟阿朗松继承的法兰西王位，因为我在波兰加冕时，曾正式宣布放弃法兰西王位。我对此表示忏悔。”

“混蛋。”国王又骂道。

“还有呢？”那个声音又说。

“我承认曾同我母亲卡特琳娜·德·梅迪奇密谋杀死了我妹夫纳瓦尔国王的所有朋友和我妹妹纳瓦尔王后的所有情人，然后把他们俩赶出了法国，我对此深表忏悔。”

“啊！你这个强盗。”国王咬牙切齿地骂道。

“陛下，这些事，上帝同我们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要是

不说的话，那就更要触犯天颜了。”

“现在不要你谈政治方面的。”那个声音又说。

“糟了。”西科装出忧伤不已的样子。“是不是要我谈一谈我的生活恶习！”

“正是。”那个声音说。

“天呀！”西科仍以国王的口气说。“我确实象个女人，不但懒惰成性，没有一点男子气，而且头脑愚钝、虚伪十足。”

“这倒说得很对。”那个声音又说，语音十分低沉。

“我对女人向无好感。我的妻子是那样贤慧，但我却一直虐待她。”

“一个人本应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自己的妻子。为了她，可以抛弃一切。”那个声音愤怒地大声说道。

“啊！”西科颓丧地叫道。“我的罪孽是万难补赎的。”

“可是你还要让别人跟着你去犯罪。”

“是的，一点不错。”

“你差一点使可怜的圣吕克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天呀！”西科说，“我难道还没有完全使他成为罪人吗？”

“没有。他现在还有获救的希望，你也一样，不过你至迟要在明天早上让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嘿！嘿！”西科转向国王说，“上帝看来对科斯家颇有好感。”

“而且，你要把他封为公爵，把他的妻子封为公爵夫人，以弥补他们这几天分居的痛苦。”那个声音又说。

“要是我拒不从命呢？”西科说，语气中透出一点强硬。

“你要是拒不服从，”那个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显出一派吓人的威严。“那就永远把你放到大热锅里去蒸煮，萨尔达纳珀尔、纳布绍多诺梭尔和赫兹元帅<sup>①</sup>还在那里等着你哩。”

---

<sup>①</sup> 萨尔达纳珀尔，传说中的西亚帝国国王。纳布绍多诺梭尔，巴比伦国王。赫兹（1404—1440），法兰西元帅，以凶残著称。

亨利三世不禁长叹一声，刚才这句话使他更加惶惧不安了。

“见鬼！”西科说。“亨利，你发现没有？上天对圣吕克多么热心，简直象是听任他的摆布似的。”

西科的插科打诨，亨利根本没有听到，但即使听到了，也不会使他有所宽心。只见他神慌意乱地说：

“朕完了，朕完了，这个来自上天的声音一定不会再让朕活在人间的。”

“来自上天的声音？”西科说。“啊，这一次你是弄错了。这个声音，至多不过是从隔壁来的。”

“什么？从隔壁来的？”亨利问。

“是呀！你难道还没有听出来，这声音是从墙那边来的？亨利，上帝如今正在卢浮宫。他很可能象查理五世<sup>①</sup>皇帝一样，要从法国下到地狱里去。”

“作孽！你对神明怎敢如此放肆？”

“亨利，这是你的造化。我不由地要恭维你两句。明白告诉你吧，我看你对这种荣幸似乎还无动于衷呢。上帝就在卢浮宫，同你只有一板之隔。你为什么不去拜访他一下？瓦卢阿，你怎么啦？我看你向来不是这种人，你这样会失礼的。”

这时，炉膛角上的一块木柴，忽然燃烧起来。火光驱除了房内的黑暗，照在西科的脸上。

国王见他那一副无忧无虑、谈笑自如的表情，不由地一怔，说道：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有心说笑！竟敢……”

“是啊，我就是敢说笑。”西科说。“过一会儿，你也会敢的。否则，叫我不得好死。孩子，好好想一想，照我刚才对你讲的去做。”

“让朕去……”

---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相继做过德国皇帝、荷兰国王和西班牙国王。

“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在隔壁房间里。”

“可是那个声音要是又说话呢？”

“我不是在这儿对付他吗？我继续替你回答非常之好。他不但会以为一直是你在同他说话，而且会以为你还呆在这里。上帝真是太缺少心眼，对他的子民看来未必了解。不是吗？我同他已经谈了一刻钟，而他居然一点也听不出我的声音。这对无所不知的神灵来说，实在是太丢人了。”

亨利皱了皱眉头。西科的一席话，使他的坚定信念开始动摇了。他说：

“西科，你的话看来言之有理，所以联想……”

“快去吧！”西科一面说，一面推了他一下。

亨利悄悄打开过道的门，不远处就是一间房间。读者一定记得，这房间，过去是查理九世的乳母居住的地方，现在暂由圣吕克住着。亨利在过道里刚刚走了几步，便听到那边的责骂比先时更为激烈了。西科在苦苦地为自己辩解。

“不是吗？”那个声音说。“你朝三暮四，生活放荡，终日象异教徒一样荒淫无度。”

“上帝！”西科哭诉着说。“这能怪我吗？我这细腻的皮肤，白皙的双手和细小的鼻子还不是您让我长的吗？我这游移不定的性情，还不是您让我养成的？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从今而后，我将衣着简便，再也不穿那些艳丽的服装了。我要象若布<sup>①</sup>一样将自己埋在粪堆里，象埃泽歇艾尔<sup>②</sup>一样以牛粪充饥。”

在过道里踟蹰的亨利，这时惊奇地发现，他愈往前走，西科的声音就变得愈小，而对方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了，而且这个声音似乎确实是从圣吕克的房内传出来的。

亨利正要举手敲门，突然发现从那雕镂精细的大锁孔里，射出一道灯光。

---

① 若布，《圣经》中人物。

② 埃泽歇艾尔，犹太人先知。



他弯下身来，透过锁孔向里面看了看。

本来吓得面无人色的亨利，转瞬之间因为怒不可遏而变得满脸紫胀了。他立起身来，揉了揉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情景。

“天呀！”他低声骂了一句。“他们竟敢如此戏弄朕！”

下面是他透过锁孔看到的一切。

圣吕克穿了一条丝绸短裤，披了一件睡衣，在房内的一个角落里，正把嘴对着一根吹管讲话。可怜国王还一直以为那些措辞严厉的话语是上天对他的训斥哩。圣吕克身旁站着一个妙龄女郎，她身着一件半透明的白纱，倚在圣吕克身上，不时把吹管从圣吕克手上夺过来，对着吹管，用很粗的嗓音发泄一通。从她那狡黠的眼神和欣喜的面容上，一看就知道，这些话都是她兴之所至，随意编造出来的。他们每说完几句，便是一阵得意忘形的狂笑，因为西科在哀告的时候，他模仿国王的语调和鼻音是那样逼真、自然，连站在过道里的国王，听起来也仿佛觉得是自己在那里哭诉似的。

国王在心中愤怒地骂道：

“让娜·德·科斯如今呆在圣吕克的房间里。墙上挖了个小洞。竟然如此戏弄朕！啊！这两个天杀的，朕绝不会饶恕他们！”

圣吕克夫人又对着吹管骂了一句，话也说得更加不堪入耳了。亨利一听不禁心头火起。只见他后退一步，一脚朝门上踹去。他虽然生得十分文弱，但只这一脚，门锁也就不翼而飞，整扇房门随即倒在一边。

上身几乎裸露的让娜，惊叫一声，藏到窗帘后面，用窗帘将身子裹了起来。

圣吕克手上拿着吹管，吓得面无人色，在盛怒的国王面前一下跪了下来。

这时，从国王的房间里传来了西科的叫声：“天哪！我要向圣

母玛丽亚和其它圣人控告……我不行了……”

可是在这边，随着剧情急转直下，刚才这一幕滑稽戏的每一个角色，现在仍一句话也说不出。

亨利终于打破沉默，向他们挥了挥手：

“出去！”

他一时性起，从圣吕克手中夺过吹管，举了起来，象是要揍他的样子。圣吕克唰地一下站了起来，一面向国王说道：

“陛下，除非杀我的头，您没有资格打我。我是贵族。”

亨利狠命地把吹管扔在地板上。一个人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这是西科。他听到门被踢开后，觉得自己应该去调解一下，于是马上跑了过来。

他没有管亨利和圣吕克。他早已猜到窗帘后面一定还藏着一个人，于是跑去把吓得战战兢兢的、可怜的让娜从里面拖了出来。

“瞧，”他说，“亚当和夏娃犯了天条之后，又走到一起来了。亨利，你是否要把他们赶走？”他说，一面用目光询问国王。

“是的。”国王说。

“等一等，让我来扮演驱除凶顽的天使。”

说着，他站到国王和圣吕克之间，把那根吹管当作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举到两个罪人的头上，一面说道：

“此地是朕的安乐天国。你们违抗天条，不得再行居留。着令驱逐出境，勿使返回。”

为了防止国王怒及他的妻子，圣吕克早已将让娜抱在怀里。西科随即向圣吕克附耳嘱咐道：

“你要是有一匹好马，就请日夜兼程，迅速离开这里。”

## 第十章

### 夜半巧遇

那一天，布西和安茹公爵离开卢浮宫，踏上归途后，每人心中都怀着一腔心事。公爵担心的是，他今天这一场大吵大闹，多少有点受布西的驱使，亨利会不会对他进行报复。布西则仍旧是梦牵魂萦，惦念着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路上，他对公爵今天的表现，大大赞扬了一番。同时心中一直在嘀咕着：

“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我遭到了伏击，进行了决斗，并且受了伤，因为右边的伤口，现在还相当痛。我决斗的时候，头脑是清醒的。就象我现在清楚地看到帕蒂尚教堂的十字架一样，当时我看到了图尔纳尔宫的宫墙和巴士底狱的碉楼。他们伏击我的地方离图尔纳尔宫不远，就在圣卡特琳娜街和圣保尔街之间的巴士底狱广场。因为我当时正到圣安东尼区去取纳瓦尔王后给我的一封信。离决斗地不远有一扇门，门上有个小窗口。后来，我进到门里。把门关上后，我透过这个小窗口，看到格吕满脸气得煞白，两眼冒着怒火。我走到一个小夹道里，夹道的尽头有一个楼梯。记得我在楼梯上走了几步，但很快就摔倒在地，昏迷了过去，我的梦也就从此开始了。后来，一阵凉风把我吹醒，我发现自己躺在那个古代寺院外的壕沟旁，身旁站着一个修士、一个屠夫和一个老女人。”

布西继续想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从前做的那些梦转眼之间便从脑际消失了，惟独这场梦过去的时间愈长，印象反而愈深，这真叫人捉摸不透。”

这时，他已到达自己的门前。只见他靠在墙上，闭着两眼，又

陷入了沉思：

“天哪！一个梦怎么会给人留下这样深的印象呢？我仿佛又看到了那雕梁画栋、挂着壁毯的房间，床是橡木的，雕刻十分精细。床幔是白色的锦缎，上面绣着金线。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张画像和那个金发女人。我所不能肯定的是，这个女人和那张画像是不是一个人。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年轻医生的乐呵呵的清秀面庞。他两眼蒙着布条，被人带到我的床前。能够说明问题的东西是够多的了，有壁毯、天花板、富丽堂皇的橡木床，挂着白色锦缎的床幔，还有一张画像、一个女人和一个医生。不管怎样，我应当去寻找这些东西。除非我是一个白痴，这些东西应该是能够找到的。”

“为了方便起见，”布西又想，“我应当先去换上适于夜间行走的服装，然后再到巴士底狱广场去。”

他头天晚上，差一点在那里丢了性命，今天又要在几乎同样的时刻重返旧地，这个决定未免是太欠考虑了，但他根本顾不上这些。只见他走到自己的房间里，把一个略微懂得一点医道的仆人叫来，替他把伤口重新包扎了一下，然后穿上一双过膝的长靴，把一把质地精良的利剑挂在腰间，披上斗篷，坐着马车出发了。到达西西里国王街的尽头后，他让车子停了下来，自己下了车，叫仆人在这里等他，然后沿着圣安东尼大街向巴士底狱广场走去。

这时已是九点左右，宵禁已经开始，大街小巷早已空无一人。由于白天出了一会太阳，气温稍有回升，广场上的冰已经化冻，到处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水坑。离广场不远处，是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条由夜间行人开拓出来的便道。

布西向四周看了看，首先走到他的马匹被人刺伤的地方。然后根据自己的记忆，一边比划着他昨天晚上厮杀的动作，一边逐渐退到一堵墙边，开始寻找他昨天呆过的门洞和那扇有个小窗口的大门。但这里住着许多人家，每家门前都有个门洞，每扇门上也都开了个小窗口。而且，每户人家的大门一打开，便是一个小夹道。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也许有点奇怪，但要知道，那个时候，城市居

民还没有配备门房。

布西不禁为难起来，自言自语道：

“天哪！这些人，我若是逐户叫开，再花上几个钱，向那些仆人或女佣打听一下，总可把我想了解的情况弄明白的。但这五十来户人家，每晚以十户计算，也得消耗我五个晚上哩。不过这样也好，再过几天，天也许会晴稳一点了。”

他的话音刚落，忽见前方有一个很小的、微弱的火光向这边移动。火光在水坑里形成的倒影，宛如大海上忽隐忽现的桅灯一样。

火光移动很慢，时停时续，忽左忽右。有的时候，它象是突然栽了个筋斗，抖动异常剧烈，随后又开始平稳地移动。但过不多久，便又是一阵抖动。

“果然，”布西在心里嘀咕道，“巴士底狱广场可真是个怪地方。我姑且再等一等，看它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说着，他把身上的斗篷使劲裹了裹，索性在一个门洞里呆了下来。夜空黑如泼墨，几步以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火光依然在毫无规则地往这边移动。布西是不相信有什么鬼神的，他认为，这不会是中世纪的人夜晚在旷野赶路时常见到的那种飘忽不定、把人吓得魂飞魄散的鬼火，而是一个过路行人手上提着的灯笼。

果然，过了一会儿，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只见三十步开外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修长的黑影，并逐渐显出一个行人的样子。他右手提着一盏灯笼，一会儿平举，一会儿伸向右边，一会儿又垂手放下。看来此人一定是一个喝得烂醉的酒鬼，因为只有这种人，才会摇摇晃晃地在这满是泥泞、充满积水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不久，他忽然掉进一个表面结着一层薄冰的大水坑里，只听扑通一声，连人带灯一下摔了下去。布西由此断定，此人两腿行走一定不便，重心很难掌握。



这位迟归的不速之客很象是隆萨尔<sup>①</sup>大师笔下主持祭祀巴楚斯神<sup>②</sup>的教士。布西天性善良，一见此情，不禁对他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他正想走过去拉他一把，不想他已经一个骨碌，提着灯笼站起来了。动作之敏捷，同他那副跌跌撞撞的醉态，毫不相称。

“真是怪极了！”布西喃喃自语道。

布西见他又提着灯笼径直向这边走了过来，他不由地向门洞里靠了靠。

那人又走了十来步。布西借着灯光，发现他两眼蒙着一块布条，这更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了。

“天哪！”他不禁叹道，“居然有这种怪事？深更半夜，提着灯笼到这个鬼地方来玩捉迷藏！难道我又在做梦了？”

他没有去惊动他。那人这时又走了五六步。

“上帝，”布西说，“他嘴里好象还在嘟哝着什么。看来他根本不是醉鬼，也不是疯子。他很可能在解一道数学难题。”

布西这样想是因为那人正在一个数一个数地数着：

“四百八十八，四百八十九，四百九十。可能就在这儿。”

说着，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不速之客，用右手将眼睛上的布条，往上推了推，站在一家门前，往前走了两步。

他走到门边，定睛看了看，最后说道：

“不，不是这一家。”

随后，他把布条往眼睛下边拉了拉，一面数着数，一面继续往前走。

“四百九十一，四百九十二，四百九十三，四百九十四。这儿一定是了。”

只见他又把布条往上提了提，走近一个门洞——布西就在这个门洞的隔壁——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就在这儿。”他说。但马上又改口道，“不，不是。真是气

---

① 隆萨尔（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七星诗社首领。

② 巴楚斯神，又名狄奥尼饶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死人，这一个个大门怎么都是一个样儿？”

“这一点我早已发现。我们的看法倒是不约而同呢！”布西在心里说道。

那人此时又带上布条，往这边走来了。

“四百九十五，四百九十六，四百九十七，四百九十八，四百九十九……如果这儿有一扇门，就一定是这儿了。”他说。

这儿确实有一扇门，而且正是布西所呆的门洞。因此，当他把布条取下时，忽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

“您好。”布西说。

“哦！”那人后退一步，惊讶地叫道。

“怎么啦？”布西说。

“这不可能。”那人又说。

“为什么不可能？只是太让人感到意外了。您是那个医生吧？”

“那么您是那个武士罗？”

“正是。”

“基督！竟有这样的巧事！”

“我的腰部中了一剑，昨天晚上，是您替我包扎的吧？”布西又说。

“是的。”

“完全对。我马上就把你认出来了。您的手是那样灵巧，动作是那样轻柔。”

“先生，我丝毫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您。”

“您在这儿找什么呢？”

“找那个人家。”

“哦！您也在寻找？”

“是的。”

“您难道不认得吗？”

“他们是让我蒙着眼睛来的，叫我怎么认识？”年轻人答道。

“蒙着眼睛？”

“对。”

“您能肯定是这一家吗？”

“不是这一家，就是附近哪一家。我说不准，所以正在寻找……”

“很好，”布西说，“这样说来，我不是在作梦了。”

“这是哪儿的话？当然不是作梦。”

“怎么对您说呢，亲爱的朋友？我一直以为，除了我身上的剑伤外，其它所见所闻都是一场梦。”

“先生，您这样想，我并不感到意外，”年轻人说。

“为什么？”

“我也一直认为，其中必有奥妙。”

“对，朋友，我一定要把这个谜揭开。您能助我一臂之力吗？”

“当然可以。”

“很好。我首先想向您提两个问题。”

“请不要客气。”

“您叫什么名字？”

“先生，”年轻的医生答道，“您这样向我提问，我是不会介意的。我知道，按照现在的流行做法，对于您这个问题，我本可以踮起一只脚，将一只手叉在腰间，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情来回答您。您说是不是，先生？可是您身上挂着一柄长剑，而我只有一把小小的柳叶刀。您完全是一副贵族的神气，而我在您眼内不过是一名无赖。不是吗？您看我全身湿透，简直成了个泥人儿。所以我决定直率地回答您的问题：我名叫雷米·勒·奥杜印。”

“很好，先生，真是太感谢了。我是路易·德·克雷蒙·布西伯爵。”

“您就是布西·当波瓦兹！您就是英雄布西！”年青的医生欣喜若狂地叫道，“什么！先生，您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布西……”

“是的，先生。”布西谦逊地答道。“我们现在已经互通了姓名。虽然您浑身湿透，但仍请您再耽搁一下，把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我象勒特班的埃珀米龙达斯<sup>①</sup>一样，”年轻人看着自己溅满污泥的衣服说，“整整三天不能出门了。因为我只有一副长靴和一件紧身短上衣。对不起，先生。您好象有什么话要问我？”

“是的，先生。我刚才正想问您，您昨天是怎样到这儿来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不过也很简单，请听我说。”年轻人答道。

“好。”

“伯爵先生，很抱歉。您看我多么糊涂，一直忘了称呼您的身份了。”

“没关系。请说吧。”

“伯爵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住在波特来伊街，离这儿五百零二步。我是一个外科见习医师，但我敢说，我并不笨。”

“这我已经知道一点。”布西说。

“我曾经刻苦学习过，”年轻人继续说，“但却没有人找我看病。刚才已经说过，我名叫雷米·勒·奥杜印。‘雷米’是我的教名；‘勒·奥杜印’是我家乡的名字。因为我生于楠特伊·勒·奥杜印。七八天前，有个人在军械库后面被人刺了一刀，腹部内脏出现位移，我干净利索地替他把内脏重新放好，并将伤口缝了起来。这使我在这一带获得了一点名声。因此，昨天深夜，一个娇滴滴的声音把我从梦中叫醒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布西说。

“是的。可是先生，我虽然是个乡巴佬，但我一下就听出来，这是一个女仆的声音。原因很简单，女仆的声音，我听得多了，但

---

<sup>①</sup> 埃珀米龙达斯（公元前418—公元前362），希腊贝奥西亚地区政治家。

女主人的声音却听得很少。”

“后来呢？”

“后来我就起身下床，把门打开。但我刚刚走到楼梯口，就被两只既不太柔软、也不太僵硬的小手，用一块布条把我的眼睛蒙住了。”

“对方什么也没有说吗？”布西问。

“不，说了：跟我走，请尊重我的意见，不要问我把你带到哪里去。这是给您的酬劳……”

“多少钱？”

“她在我手里塞了一小袋金币。”

“啊！您怎么说的呢？”

“我说美丽的姑娘，一切听从您的吩咐。我不知道，她长得是否漂亮，但我想，这样称呼她，即使有点过头，总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于是您就不声不响地跟她走了，甚至也没有要求她保证您的人身安全？”

“我在书本上常常读到类似的故事，而且我发现，其结果往往对医生有利。因此，我就跟着她走了。她带我走在一条土路上，大地冻得坚硬似铁。我在心中默默地数着：四百，四百五十，五百，最后是五百零二步。”

“很好。”布西说。“您想得很周到。那么现在这一家是吗？”

“我看就在附近，因为我刚才已经数到四百九十九，除非她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我想她很可能是这种人——故意带着我多走了一些路。”

“不过就算她想到了这一点，她也总会露出一丝破绽，说出什么来的。”布西说。

“没有，她什么也没有说。”

“您自己难道什么也没有发现？”

“我所发现的，只是一个人在两眼一片黑的情况下，凭借双手



所能发现的东西。我注意到有扇大门，门上有钉子。越过大门是一个小夹道，夹道走完便是楼梯。”

“楼梯在左边？”

“对。我还数了数它有多少级。”

“多少级？”

“十二级。”

“一到楼上就进入房间吗？”

“不，好象有一条过道，因为她开了三次门。”

“很好。”

“后来我听到一个声音。啊！那才是女主人的声音呢，既温柔又悦耳。”

“是的，那是她的声音。”

“对，是她的声音。”

“我对此确信无疑。”

“既然您如此确信，那还有错？后来，她们把我领到您躺的那个房间里，并让我除去眼睛上的布条。”

“是这样。”

“我于是看到了您。”

“我躺在哪里？”

“一张床上。”

“床幔是白色的锦缎，上面用金线绣着图案。”

“对。”

“房内挂着壁毯？”

“真是雅致极了。”

“天花板上绘有人像？”

“是的。两窗之间还……”

“挂着一幅肖像？”

“甬提有多动人了。”

“上面画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

“是的。”

“金色的头发？”

“完全对。”

“象天使一样美丽？”

“比天使还要美。”

“好极了。于是您就……？”

“替您包扎伤口。”

“天哪！包扎得真好。”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非常好，亲爱的先生，包扎得非常好。今天早上伤口就基本愈合了，颜色很正常。”

“这是因为用了我自己调配的一种药，效果很好。由于没有病人可以试用，我只好常常在自己身上扎上许多窟窿，不想用这种药一敷，三两天伤口就平复了。”

“亲爱的雷米先生，”布西激动地说，“您这个人真可爱，我打心底里喜欢您……后来呢？请说下去。”

“后来？您又昏了过去。刚才那个声音于是向我询问您的情况。”

“从哪儿向您询问？”

“从隔壁房间里。”

“所以您一直未能看到这个女人？”

“是的，没有看到她。”

“您怎么对她说的呢？”

“我说您伤势不重，二十四小时后即可康复。”

“她听了高兴吗？”

“非常高兴。因为她说了一句：上帝！真是幸运。”

“她还说了‘真是幸运’这样的话！亲爱的雷米先生，我要重重地感谢您。后来呢？”

“后来？替您包扎完毕，我的事也就完了。那个声音这时又对

我说：雷米先生……”

“她知道您的名字？”

“当然，就是因为我刚才对您讲的我给人治病的故事……”

“对。她随后又对您说了些什么呢，雷米先生？”

“她说她这个可怜的女人，今天做这件事完全出于人道；叫我今后一定严守秘密，切勿损害她的名声。最后，她叫我再委屈一下，将眼睛蒙上布条，让人把我带回去，决不要存不正当的念头，想探听什么东西。”

“您答应了吗？”

“我向她发了誓。”

“您有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

“您不是看到了吗？我又找回来了。”年轻人答道，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好，”布西说，“您这种高尚的行为，令我十分钦佩。雷米先生，我现在虽然为自己的事心焦如焚，但我仍然要说，来，握我的手吧，咱们交个朋友。”

布西于是无比激动地把一只手向年轻的医生伸了过去。

“先生！”雷米不知所措地说。

“来吧，来吧！您完全可以做一个贵族。”

“先生，”雷米说，“对我来说，今天能同勇敢的布西·当波瓦兹握手，真是无上的荣光。不过，我还有一件心事。”

“什么心事？”

“女仆塞给我的那个钱袋里有十枚金币。”

“那又怎么办呢？”

“这太多了。要知道，即使是较重的病人，我的出诊费也不过是五个苏<sup>①</sup>。所以我想找到她们……”

“以便把钱还给她们？”

---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1/20利弗尔，今相当于1/20法郎。

“正是。”

“亲爱的雷米先生，不是我说您，这您就想得太多了。您医术高超，这笔钱受之无愧。”

“真的吗？”雷米说，心中感到难以言喻的欢乐。

“当然。不过这笔钱不应该由她付，因为我并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您看，这就更加需要……”

“我只是想说，我也欠您的情哩。”

“您也欠我的情？”

“对，我会报答您的。您现在在巴黎做什么呢？来，亲爱的雷米先生，把您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我在巴黎做什么？什么事也没有，伯爵先生。当然，如果有人找我看病，我倒可以做点事的。”

“那好，您来的正是时候。我来给您找点事做做，您跟我走吧。我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几乎没有一天不同人家决斗，不是我把人家刺伤，就是人家把我刺伤。这下正用得着您，您愿意跟我去吗？”

“啊，伯爵先生，”雷米说。“我不过是一名庸医。”

“不，恰恰相反，我现在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您的手象女人的手一样灵巧，而且有灵丹妙药。”

“先生！”

“您到我那儿去住……您会有自己的房间，并有几个仆人听您使唤。您要再推辞，那可伤我的心了。况且您的事情还没有完，还需要您帮我换药哩，亲爱的雷米先生。”

“伯爵先生，”年轻人答道，“实在太感谢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内心的喜悦。从今以后，我将有工作做了，会有许多人来找我看病的。”

“不，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只希望您给我一个人看病……当然还有我的朋友。现在，您还能想得起什么对我说吗？”

“没有了。”

“如果可以的话，那就请您来帮我分析一下。”

“什么？”

“您看……您是一个细心人，虽然蒙着眼睛，您还是数了脚步，注意到不同的说话声。现在您来给我解释一下，您替我包扎好以后，人们怎么会把我从这幢房屋抬到寺院院墙外的壕沟旁呢？”

“把您抬到了寺院那边？”

“是的……这件事您参与没有？”

“没有！她们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定会坚决反对的……天气那样冷，会把您冻坏的。”

“这就怪了。”布西说。“您是否愿意同我再找一找那幢房屋？”

“一切听从您的吩咐，先生。不过我担心我们会一无所获，因为各家大门太相似了。”

“这样的话，便只好找个白天来了。”布西说。

“是的。可是白天来容易被人发觉。”

“那就先打听一下吧。”

“对，先打听一下再说，大人。”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雷米，我们如今是两个人了。我终于弄清，那天的事并不是一场梦，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

## 第十一章

### 国王狩猎官蒙梭罗

布西现在已经知道，他日夜思念的那个女人，果然确有其人，而且，他脑海深处依稀保留着一些印象的、关于那天晚上他所受到的接待，正是这个女人慷慨给予的。他心中的喜悦简直到达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

至于那个年轻医生，他已将他聘为自己的私人医生，为的是不让他离开自己一步。因此，雷米虽然周身湿透，他仍然让他坐到自己的车上。他生恐雷米一旦离开，便会象梦幻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打算把他带回公馆，锁在一间房间里，待天亮之后，再考虑是否让他自由行动。

归途中，他又向雷米提了一些问题，雷米的回答仍离不开我们刚才已向读者介绍的那些东西。因为对于雷米来说，除了确信自己当时头脑清醒，没有陷入梦幻外，他所知道的情况，并不比布西多。

不过，对于布西这样一个已经明显地堕入情网的人来说，身旁能有个人，以便经常同他谈谈自己所爱的人，这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确实，雷米并未见到那个女人。但在布西看来，这倒莫如说是雷米的另一功劳，因为他可以让雷米相信，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她本人比那张画像还要漂亮。

布西很想围绕这陌生的女人同雷米作彻夜长谈，但雷米开始拿起他做医生的架势来了，他要求布西马上去睡觉，至少是躺到床上去。同时，一天的劳累和伤口的疼痛也开始提醒他再不能这样硬撑下去了，这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终于使他屈服了。

他于是亲自将这位新来的客人，送到公馆的四层楼上，把他安置在他在少年时代住过的三间房间里。见年轻的医生对这个新居和上帝为他作出的新的安排颇为满意，因而不会悄悄地从公馆溜走，布西这才回到二楼他那间铺陈华丽的卧房内。

第二天，布西一睁开眼，便发现雷米已站在他的床前。这位年轻人，夜来一直为意外的幸福激动得难以入眠，因此来找布西，希望布西能告诉他这不是一场梦。

“您觉得怎么样？”雷米问道。

“好极了，亲爱的埃斯居拉普<sup>①</sup>，您呢？满意吗？”

---

<sup>①</sup> 埃斯居拉普，古希腊和古罗马传说中的神医。

“非常满意，好心的恩人。即使国王亨利三世要同我交换，我也不会换的，虽然他昨天在通向天国的道路上，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跋涉。不说这些吧，让我看看您的伤口。”

“好。”

布西侧过身去，让他检查腰部的伤口。

一切很好。伤口呈鲜红色，边缘部分已开始结痂。由于心中洋溢着欢乐，布西夜来睡得很好，从而使伤口恢复很快，看来不需要再换药了。

“亲爱的安布卢瓦兹·珀雷<sup>①</sup>，您看好些吗？”

“您基本上已经好了。但我简直不敢对您讲，因为我担心，您会把我打发走，让我回到波特莱伊街的住所去，那里距我们要找的那幢房屋只有五百零二步。”

“我们会找到这幢房屋的。您说是吗，雷米？”

“我想不成问题。”

“你刚才说什么啦，孩子？”布西问。

“哎呀，大人。您怎么用‘你’来称呼我了？”雷米含着激动的泪花说。

“我对我所爱的人向来是这样称呼的。你是不是不喜欢？”

“一点儿也不。”年轻人叫道，他真想把布西的手拿过来亲一亲。“我是怕自己听错了，所以问了问。大人，您对我这样好，真叫我过意不去。”

“不要这样说，朋友。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把我看作外人，你在这里应当象在家里一样，并希望你同意我今天去参加宫廷狩猎官给国王的授杖仪式<sup>②</sup>，你可以趁此机会把你那小小的家当搬过来。”

“可是您的身体还不行呢。”雷米说。

---

① 安布卢瓦兹·珀雷（1517—1590），亨利二世至亨利三世时代的法国著名外科医生。

② 此仪式为：宫廷狩猎官将一根棍棒授予国王，供国王策马飞奔时，遮挡路旁的树枝。——作者注

“我不会去打猎的。”

“那您总得要骑马吧。”

“是啊，这倒也是。”

“您有没有性情较为温和的马？”

“我有四匹马，可以从中挑选一匹。”

“您应当挑选一匹可以供画像上的那个女人骑的马，那样就不会有什么闪失了。”

“这我知道。雷米，看来你已完全摸透我的心事。我刚才最担心的，就是你不让我去。可是你知道，今天的打猎不同寻常，宫廷贵妇和巴黎许多爱热闹的妇女都会去的。因此，亲爱的雷米，画像上的那个女人说不定也会去的。她当然不会是一般的市井小民。你从那雕梁画栋的房间和新奇别致的陈设上还看不出来？她一定是名门闺秀，至少也是个阔小姐。我要是能在那儿见到她就好了。”

“一切都是可能的，”雷米意味深长地说。

“只是不可能找到她究竟住在哪幢房子里。”布西叹道。

“即便找到了，您也无法进去。”雷米又说。

“那我倒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布西说。“一旦找到，总有办法进去的。”

“什么办法？”

“再让自己受一次伤。”

“好，”雷米说，“看来您真的不会打发我走了。”

“关于这一点，你尽可放心。”布西说。“我总觉得，我同你虽是素昧平生，但却是一见如故一样，我向你担保，我是决不会不要你的。”

年轻人欣喜若狂，清秀的面庞上顿然露出一片欢乐的神色。

“好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他说。“您去参加打猎，看能否见到那个女人，我回到波特莱伊街去，再找一找那幢房屋。”

“要是我们回来时，每人都能如愿以偿那可太美了。”布西说。

主仆二人于是走出公馆，分手而去。他们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景简直象是一对莫逆之交。

为了庆贺几个星期前任命的国王狩猎官布里安·德·蒙梭罗先生正式就职，今天在万森林苑确实安排了一场大规模的狩猎。鉴于国王昨天作了一次悔罪之行，在封斋前的星期二便开始了严酷的苦刑，人们曾认为他本人是肯定不会去的了。因为每当国王一片虔诚地经受苦刑的时候，那股认真劲儿虽然未必会使他从此进入修道院，但他往往会一连几个星期不出卢浮宫大门一步。可是奇怪的是，今天上午九点左右，人们忽然听说，国王早已到万森城堡，同他的弟弟安茹公爵大人及其它朝臣一起打鹿子去了。

集合地点选在万森林苑的圣路易空地。空地取名为圣路易，是因为这位殉难的先王<sup>①</sup>曾在这里裁判过各类纠纷。据说空地上的一棵橡树直至今天还长得枝繁叶茂。九时正，大家刚在这里聚齐，新任狩猎官便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出现了，朝臣们几乎都不认识他，他也因而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四面八方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他的年纪约在三十五岁左右，个儿很高，脸上布满细小的麻点。每当他神情激动的时候，面部便现出一块块短暂的、但十分触目的斑纹，使人看了很不舒服，因而引起人们的更大注意，结果当然不会使人对他产生好感。

因为好感是在最初的印象中形成的，只有坦率的目光和发自内心的微笑才能博得人们的亲近。

他穿了一件绿呢齐膝紧身短外衣，上面缝着一条条银白色的饰带，腰带也是银白色的，两肩佩带着盾形肩章，头上戴着方形帽，帽子上装饰着长长的羽毛。他左手提着一根长矛，右手握着一根准备授予国王的棍棒，这一切本可使他显示出一副威严的神采，但他的仪表却毫无动人之处。

---

① 圣路易（1226—1270），即路易九世，法国卡佩王朝国王，虔诚的基督徒。曾进行司法、货币和军事改革，在第八次十字军远征中死于突尼斯。

“大人，您怎么从您的领地内给我们弄来这么一个丑八怪？”布西对安茹公爵说。“您要是一旦得宠的话，是否打算到全国各地去把这种人都搜罗来？真是见鬼！巴黎这地方并不算小，其貌不扬之人也不在少数，但象他这样的人却还很难找到一个呢！据说——不过我要告诉殿下，我起初对此根本不相信——您曾向国王要求，一定要由您向他推荐一位狩猎官。”

“蒙梭罗先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要报答他。”安茹公爵简短地答了一句。

“说得好，大人。你们这些王公显贵也谈什么报答，这真是太稀罕了。不过要讲帮忙的话，大人，我好象也帮了您不少的忙。我想您不会不相信，要是让我穿上这套服装，一定会比这个鬼一样的家伙神气得多呢。我开始怎么没有发现，他还长了几根红不红、黑不黑的胡须？这更使他的风姿增添了光彩。”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担任朝廷的命官一定要有阿波罗和安蒂诺斯<sup>①</sup>的仪容。”安茹公爵说。

“您真的没有听说过吗，大人？这就怪了。”布西依然若无其事地说。

“我所注重的是他的人品，而不是他的相貌。我推荐他是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是看他说的如何。”亲王说。

“殿下可能要说我好管闲事，”布西又说。“这个蒙梭罗会帮了您什么忙，值得您这样器重他？我左思右想，始终想不出来。”

“布西，”公爵很不客气地说，“你自己刚才已经说了，你真是太爱管闲事了。”

“您看你们这些王公大人，”布西依然象平素那样毫无顾忌地说，“你们不论问个什么，别人就得面面俱到地把什么都告诉你们。而别人要是向你们打听什么，即使是一件事，你们竟一个字也不愿意说。”

---

<sup>①</sup> 安蒂诺斯，古代小亚西亚的一位美男子，死后被尊为神明。



“是这样，”安茹公爵说。“如果你一定想了解的话，你应该去问谁吗？”

“不知道。”

“应该去问蒙梭罗先生本人。”

“天哪！大人这下可说得对极了。蒙梭罗先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贵族，他要是不说的话，我倒总有办法对付的。”

“什么办法？”

“明确对他说，这个职务，他根本不配！”

说完之后，布西泰然自若地转过身，在朋友们的注视下，手上提着帽子，策马向蒙梭罗先生走去。蒙梭罗此时正骑着马，站在圈子中央。四周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使他显得十分尴尬，但他仍装出一副镇静样子，等待国王把他从这种处境中解脱出来。

一见到布西手上提着帽子，笑容可掬地向他走来，蒙梭罗的脸上不禁稍稍露出了一点欣喜之色。

“对不起，先生，”布西说。“我看您一个人站在这里，实在太孤单了。您被任命为国王狩猎官仅仅是十来天的事情，难道您获此殊荣后竟使您以前的那些朋友都成为敌人了？”

“说真的，伯爵先生，”蒙梭罗答道，“这我可说不准，但我想还不至于如此。不知您此刻来找我有何见教？”

“安茹公爵刚才在我面前对您大大夸奖了一番，我于是慕名而来了。”布西直截了当地说。

“怎么回事儿？”

“他把您那了不起的功勋全部告诉了我，因为有了这些功勋，您这次才被任命为国王狩猎官的。”

蒙梭罗先生顿然面色煞白，只见那一个个细小的麻点转眼之间变成许多黑洞洞，在那张黄脸的衬托下，显得尤为突出。他带着凶狠的目光注视着布西，眼看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布西发现自己做了件蠢事，但他不是轻易可以让步的。相反，他是这样一种人，即使自己说错了，也决不向对方示弱。

“先生，”这位国王狩猎官说，“您是说大人把我最近的事对您讲了？”

“是的，先生。”布西说。“全都讲了。所以我非常想听听您自己怎么说。”

蒙梭罗先生手上紧紧握着那根长矛，似乎想向布西直刺过去。但他忽然说道：

“先生，您这种谦恭的举动使我十分感动，我本想满足您的要求，但遗憾的是国王来了，没有时间同您长谈。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以后再谈。”

果然，国王正骑着他最喜欢的那匹马，从城堡那边奔驰而来。这是一匹西班牙栗色马，身材矮小，但十分结实。

布西转过身来，向后边看了一眼，正与安茹公爵的目光相遇，见他正在发出一阵狞笑。布西心想：

“这一对主子和奴才，他们笑的时候，样子是那样难看。他们要是哭起来的话，将不知是一副怎样的丑态呢！”

国王素来喜欢五官端正、面孔清秀的人，因此对蒙梭罗先生不太满意。他已见过蒙梭罗一面，今天再度见面，仍未改变上次的印象。但他还是笑容满面地接过了蒙梭罗先生按照惯例一条腿跪在地下向他递过来的棍棒。他一接过棍棒，负责跟随猎犬的仆人立即前来禀报，麋子已被赶了出来。这样，打猎也就开始了。

布西站在路边，看着队伍从身前走过；为了找到画像上的那个女人，他的两眼没有放过队伍中的任何一人，但未能如愿。国王狩猎官正式就任的这次狩猎活动，虽有不少容貌出众、令人倾倒的妇女参加，但就是没有布西要寻找的那位绝代佳人。

他只好走到他的那些好友中去，同他们聊起天来。每当他眉宇不展、心烦意乱的时候，天性活泼、爱说爱笑的昂特拉格总可以使他暂时忘却心头的烦恼。只见他又对布西说道：

“这位狩猎官真是太丑陋了，你说呢？”

“是的，丑得不能再丑。他家里的人如果都长得同他一样，那

可真叫人无法忍受。他妻子来了吗？你指给我看一看。”

“狩猎官还未结婚呢，亲爱的。”昂特拉格说。

“你怎么知道的？”

“弗德龙夫人对我说的。她觉得他长得漂亮无比，打算让他做自己的第四个丈夫，如同吕克来斯·波尔季娅<sup>①</sup>让德斯特伯爵做她的第三个丈夫一样。所以你看，她正在赶着她的枣红马紧紧地跟在蒙梭罗先生的那匹黑马后面。”

“他是哪个地方的领主？”布西问。

“许多地方。”

“靠近哪里？”

“靠近安茹<sup>②</sup>。”

“家中富有吗？”

“据说有几个钱，不过如此而已，看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贵族。”

“这个乡巴佬有情妇吗？”

“他没有情妇。这家伙想在那些乡绅中间独树一帜。瞧，安茹公爵大人在招手叫你了，去吧。”

“让他等一会儿。这个乡巴佬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觉得此人相当古怪。不知为什么——你知道，人们在初次相遇时往往有这种感觉——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将来会同他有一场较量，而且你看他的大名起得多怪：蒙梭罗！”

“这个名字的原意是老鼠山<sup>③</sup>。”昂特拉格又说。“我的那位年老的教士今天早上对我说，‘老鼠山’在拉丁文里是Mons Soricis。”

“说得妙极了。”布西说。

“等一等。”昂特拉格突然叫道。

---

① 吕克来斯·波尔季娅（1480—1519），亚历山大六世教皇之女。曾被父兄用来获取权力。

② 安茹，位于法国西部的古代领地。

③ 在拉丁语中，蒙梭罗（Monsoreau）和“老鼠山”（Mons Soricis）是谐音。

“怎么啦？”

“利瓦罗知道一点。”

“你指的是什么？”

“‘老鼠山’。他们是同乡。”

“利瓦罗，过来一下。”

利瓦罗走了过来。

“快来，利瓦罗。”

“什么事儿？”年轻人问。

“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蒙梭罗的情况。”

“行。”

“长不长？”

“不长。三言两语，我就可以把我所知道的情况以及我对他的看法告诉你们。我觉得此人十分可怕。”

“好。你已对我们谈了你对他的看法，现在请谈谈他的情况。”

“行！……一天傍晚，我从……”

“倒挺吓人的。”昂特拉格说。

“别打岔好不好？”

“你说吧。”

“半年之前的一天傍晚，我从叔父昂特拉格家回来，走到梅里多树林时，忽然听到一阵凄惨的叫声，随后看到一匹雪白的溜蹄马，身上没有系马鞍，跑进了树林里。我跟踪而去，走过一条长长的小径，天已开始黑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一个男子骑着一匹黑马，飞奔而来。刚才的叫声又起来了，我这才发现，马鞍的前部还坐着一个女人，只见那个男子正用一只手捂着她的嘴。我身上带着猎枪。你知道，我的枪法通常是相当准的，我于是将枪口瞄准那个男子。可是我正要扣动扳机，引信突然灭了，否则，早就把他送到天国去了。”

“后来呢？”布西问道。

“后来，我向一位樵夫打听了一下，问他这个骑着一匹黑马、

绑架妇女的先生是谁，他说是蒙梭罗先生。”

“看来这家伙确实干着绑架妇女的勾当。你说呢，布西？”昂特拉格说。

“对。不过他到底还是让被绑架的人叫出了声。”

“那个女人是谁？”昂特拉格问。

“这我就无从知道了。”

“这家伙一定很有能耐，我对他倒颇感兴趣。”布西说。

“他的名声很臭。”利瓦罗说。

“你还知道别的事吗？”

“不，不知道。他干坏事从来都是偷偷摸摸的。据说他对自己领地上的农民似乎很好，但当地的人仍非常怕他，简直将他视为洪水猛兽。他是一个出名的猎手，本领与朗罗<sup>①</sup>齐名。不过为人可能没有朗罗那样光明正大。国王能弄到这样一名狩猎官实在是难得。他干这项差事终究比圣吕克要好。因为这个职位本来是要给圣吕克的，后来被安茹公爵夺过去，送给了蒙梭罗。”

“布西，安茹公爵一直在叫你。”昂特拉格说。

“让他叫去吧。你知道圣吕克的情况吗？”

“不知道。会不会还关在卢浮宫？”利瓦罗笑着说。

“很可能。否则他怎么没有来？”昂特拉格说。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亲爱的。他已在昨天深夜动身，到他妻子的家乡去了。”

“被放逐了？”

“我看很象。”

“圣吕克被放逐？根本不可能！”

“可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亲爱的。”

“是圣吕克告诉你的吗？”

“不，是布里萨克元帅今天早上亲口对我说的。”

---

① 朗罗，《圣经》中人物，著名猎手。



“这倒是一条新闻，今后有好戏看了。这对蒙梭罗是不会有利的。”

“我已经知道一点。”布西说。

“关于什么？”

“我已弄清其中的奥妙。”

“什么奥妙？”

“他给安茹先生帮的忙。”

“圣吕克给安茹先生帮了忙？”

“不，蒙梭罗。”

“真的？”

“当然。不信你们跟我来，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说着，布西带着利瓦罗和昂特拉格，策马扬鞭，去追赶安茹公爵。公爵见布西迟迟不来，已无心再叫他，正在前方一箭之遥的地方走着。

“大人，”布西走近亲王，向他说道，“这位蒙梭罗先生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才！”

“是吗？”

“真是太出色了。”

“你同他谈了？”亲王依然带着讥刺口吻说。

“当然。没有想到他这个人竟是那样渊博。”

“你问了他给我帮了什么忙？”

“当然。我就是为着这个去的。”

“他告诉你了？”公爵乐不可支地问。

“马上就告诉我了。而且对我十分客气，使我深为感激。”

“他对你说了什么呢，我的勇敢的吹牛大王？”亲王问。

“他很客气地同我倾心相见，告诉我，他给殿下送了些东西。”

“送了东西？是野猪吗？”

“不，女人。”

“别开玩笑。”公爵蓦然面红耳赤。“你在胡说什么，布

西？”

“大人，我是说，他骑着那匹黑马为您绑架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当时大概并不知道要把她送给您，所以拚命叫喊，他只好用手堵住她的嘴。”

公爵两眉紧锁，面色苍白，愤怒地攥紧拳头。接着，他狠狠地在马身上打了一鞭子，跑到前边去了。布西等人仍留在原地。

“这个玩笑开得非常有意思。”昂特拉格说。

“完全对。”利瓦罗说。“因为大家似乎并没有把它看作玩笑。”

“见鬼！”布西说，“这个可怜的公爵，我的话看来击中了他的要害。”

过了片刻，公爵又在那里叫喊布西了：

“喂，布西！你在那里干什么？到这儿来。”

布西于是走了过去，一面说道：“大人，我来了。”

亲王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大人，”布西说，“我刚才的话可能太可笑了。”

“不，布西，我笑的不是这个。”

“那就算了，我倒希望您是为这个笑的。因为，能让平时少有笑容的亲王破颜一笑，在我倒是一大功劳呢。”

“可怜的布西，我笑的是你为了套我的话，竟然编造了那么一大堆。”

“不，大人，我向您发誓，我的话全是真的。”

“那好，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把你知道的情况对我讲一讲。你刚才那些话是从哪儿听来的？”

“在梅里多树林里，大人。”

公爵的脸又一次唰的一下变白了，但他一言未发。

布西心想：“一个骑着黑马的男子绑架了一名骑着一匹白马的妇女。看来公爵同这件事肯定有什么牵连。”

“大人，”他于是提高嗓音说道，一面对公爵的沉默不语发出

了一阵笑声。“您要是有什么可以使您更加开心的事让我去做，请直言勿讳，我一定尽力效劳，那怕是蒙梭罗先生干的那种事，我也乐意而为。”

“好呀，布西，”公爵说，“现在倒有一件事，来，我来告诉你。”

公爵把布西拉到一边，对他说：

“我那天在教堂里无意间遇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带着面纱，但仍可看出其面部的某些特征同我曾经爱过的一个女人十分相似。我于是尾随在她后面，弄清了她住的地方。她的女仆已被我买通，而且我还有一把她的大门上的钥匙。”

“那好啊，大人！到目前为止，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别着急。”

“有什么难的呢？”

“此人不但年青美貌，没有什么羁绊，而且据说十分贤慧。”

“喏！真是十全十美，无与伦比了。”

“听我说，你很勇敢，而且你自己也说很爱我。”

“我对于自己的生命看得并不那么重。”

“为的是显示你的勇敢？”

“不，显示我对您的爱。”

“很好。你现在愿意试一试吗？”

“为了替殿下效劳，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那好。你去为我做一件人们一般只是替自己做的事情。”

“哦，大人！您是否要我去追求您的情妇，以便您由此而得出结论，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真的相当贤慧。这我倒可以去试一试。”

“不，你去看看是否有人在追求她。”

“您真把我闹糊涂了，大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去探听一下，回来告诉我，到她那里去的是什么人。”

“是个男人吗？”

“可能是。”

“是她的情人，还是她的丈夫？”

“大概是一个垂涎之徒。”

“那就太好了，大人。”

“怎么好了呢？”

“这您就更加十拿九稳了。”

“谢谢。我想先知道那人是谁。”

“因此让我去探听一下。”

“对。现在就看你是否愿意帮忙了……”

“一旦国王狩猎官的位置出现空缺，您能让我也去 过 过 官 瘾 吗？”

“说的对，布西。这件事一定包在我身上，因为我还从来没有替你做点什么。”

“嘿！大人自己也发现了。”

“这一点我早已惦记在心。”

“你们这些王公大人对于我们的事，不过是轻描淡写地说一说罢了。”

“怎么样？”

“您说什么，大人？”

“愿意吗？”

“去监视那个女人？”

“对。”

“大人，恕我直言相告，我对这种不尴不尬的事没有多大兴趣。有没有别的什么事让我去做？”

“布西，你刚才自告奋勇，要给我帮忙，现在却又打退堂鼓了。”

“天哪！大人竟让我去干这种间谍的勾当。”

“不，这是一个朋友的重托。而且，你别以为这是小事一桩，说不定还要动武呢。”

布西摇了摇头，说道：

“大人，有些事只有自己去，才能做好。所以即便是王子，也不应该在这种事情上让别人代劳。”

“这样说来，你是不去的了？”

“我不去，大人。”

公爵皱着眉说道：

“行，就按你的意见办，还是由我自己去。万一我被人打伤的话，我就说，我曾让我的朋友布西去为我对付一下，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胆怯起来了。”

“大人，”布西说，“那天晚上，您对我说：布西，我恨透了国王的那几个嬖幸，他们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嘲笑我们，污辱我们。你应该去参加圣吕克的婚礼，找个机会同他们大吵一下，把这几个家伙给我除掉。大人，我后来去了。他们有五个人，而我只是独自一人。我向他们进行了挑衅。他们对我进行了伏击，几个人一拥而上，向我冲了过来，刺伤了我的马，但我仍然伤了他们两人，并把另一人打得昏迷不醒。今天您竟要我去损害一个女人的名誉，对不起，大人，虽然您是亲王，但您不能要求一个行为高尚的人去干这种事情，所以恕我不能从命。”

“那就算了，”公爵说。“还是象上两次一样，由我自己去或是同奥里利一起去吧。”

“请原谅，”听了 he 刚才的话，布西的心头豁然一亮。

“什么？”

“那天晚上，国王的嬖幸埋伏着准备对我进行伏击时，您遇到了他们，您那是在对那个女人进行监视吗，大人？”

“是的。”

“难道那个漂亮的女人住在巴士底狱那边？”

“她就住在圣卡特琳娜教堂对面。”

“是吗？”

“那地方夜晚很不安全，你大概也知道一点。”



“那天晚上回来后，殿下又去过没有？”

“昨天去过。”

“大人看到什么没有？”

“有个人在广场上到处搜寻，显然是看有没有人跟踪他。后来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我，一直呆在门洞里不出来。”

“大人，他是一个人吗？”布西问。

“是的，他一个人呆了大约半小时。”

“半小时以后呢？”

“又来了一个人同他会合，他手上还提着一盏灯。”

“噢！噢！”布西说。

“披斗篷的那个人于是……”亲王又说。

“您指的是第一个人吗？”布西打断他的话。

“是的。披斗篷的那个人于是同提着灯的那个人聊起天来了，看他们那样子，似乎并不打算马上离去，我便只好让他们呆在那里，自己回来了。”

“由于两次不遂心，您感到厌烦了？”

“是的，我承认……这幢房屋很可能是个强盗窝，我希望在我进去之前，先……”

“您就不怕您的朋友进去后被人杀死？”

“我想我的这位朋友既然不是亲王，就不会象我这样有这么多仇敌，况且他对这种事已经见得多了，他可以去对我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作一次详细的了解，然后回来禀告我。”

“如果我是您的话，大人，”布西说，“我就死了这个心了。”

“不行。”

“为什么？”

“她太漂亮了。”

“她究竟是什么样子，您并没有看得十分清楚，这是您自己说的。”

“不，我看得很清楚，她那金黄的头发真是太好看了。”

“噢！”

“两只眼睛无比迷人。”

“噢！噢！”

“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细腻的皮肤和修短合度的身材。”

“噢！噢！噢！”

“你明白吗？这样的女人，我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大人，我明白了。我已开始对这件事发生兴趣。”

公爵斜愣着眼，不相信地看着布西。

“我以名誉担保。”布西说。

“开什么玩笑！”

“不，我是真心诚意。只要大人一声令下，并将那幢房屋的确切位置告诉我，我今天晚上就去。”

“那么你改变主意了？”

“大人，只有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陛下才是完美无缺的人。现在请把需要注意的事项告诉我吧。”

“你应当藏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关于大门的确切位置我会告诉你的——如果有人进去，你就跟上他，弄清楚他究竟是谁。”

“好。可是，他进去后，如果马上将门关上呢？”

“我已对你说过，我有一把钥匙。”

“啊！对了。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要是我跟错了人，而那把钥匙又是别的门上的呢？”

“不，不可能弄错的。门后面有个小夹道，夹道的尽头，左手有个楼梯。你在楼梯上走十二级，便到了过道里。”

“大人，您还没有进去过，这些事怎么这样了如指掌？”

“我刚才不是说过？女仆已被我收买过来，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天哪！当一个亲主真是太省心了，什么事都有人替你准备得好好的。可是我呢，大人，房屋、夹道、楼梯和过道，一切都需要我自己去了解。这就得很多时间，天晓得我能否成功？”

“那么你同意去吗？”

“我难道对殿下说过一个不字吗？不过您要同我一起去，把那扇大门指给我看一看。”

“不必。待会儿打完猎，我们可以绕一下道，从圣安东尼门回去。那时，我会指给你看的。”

“好极了，大人。不过，那个人要是去了怎么办？”

“你尽管跟着他，直到弄清楚他究竟是谁。”

“这就难办了。比如说，他要是相当谨慎，中途忽然改变主意，我的调查也就无法进行了。”

“以后的事，你爱怎样做都可以。”

“这样的话，殿下是让我象自己的事一样去进行了。”

“完全对。”

“那我同意去，大人。”

“不要向外透露一点风声。”

“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讲。”

“也不要找任何人同你一起去。”

“我保证一个人去。”

“好，一言为定。回去时，我们从巴士底狱经过。我将大门指给你看……你跟我到我的公馆去……我把钥匙交给你……今天晚上你就……”

“我们可是说定了，我代替大人前往。”

布西和公爵于是回到打猎的人群里。这次打猎，蒙梭罗先生的指挥，非常出色。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放出后备猎犬，这位高超的猎手每次都安排得十分得当，国王对此大为满意。一只麂子在方圆四五哩<sup>①</sup>的猎场上被人们追了两小时，跑了二十来圈，最后终于被国王用长矛刺中。

蒙梭罗先生因而受到国王和安茹公爵的嘉奖。只见他向公爵说

---

<sup>①</sup> 本文所用的“哩”皆为古法里，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

道：

“大人，您的夸奖使我惶恐不安，因为我能得到这个位置，完全是由于您的举荐。”

“先生，”公爵说，“为了继续保持你这个好猎手的名声，你今晚应当到枫丹白露去，国王打算后天到那儿去打猎。要了解那边林地的情况，一天的时间并不算多。”

“这我知道，大人。”蒙梭罗说。“我手下的人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夜里就出发。”

“您看，蒙梭罗先生，”布西说，“从今以后，您就没有什么闲暇了。您想做国王狩猎官，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不过干您这一行，至少要比别人少睡五十来个晚上哩。所幸您还没有结婚，亲爱的先生。”

布西面带笑容说了上面几句话，公爵以锐利的目光向着这位国王狩猎官看了很久。随后，他扭过头，走到国王身边，祝贺他自昨晚以来健康已恢复正常。

至于蒙梭罗，听了布西的打趣，他的脸色又一次变得惨白怕人，简直叫人不堪目睹。

## 第十二章

### 夙愿得偿

打猎于傍晚四时结束。国王象是早已料到安茹公爵要到巴士底狱广场去似的，大队人马于五时左右经圣安东尼区回到巴黎。

蒙梭罗先生说他要马上动身去枫丹白露，早已辞别国王和公爵，带着他的人马向弗罗芒多方向去了。

队伍走到巴士底狱前面时，国王指着这座外表威严、阴森可怖的城堡向他的朋友们说，他们应当时时想着，万一有朝一日他们要是起来反对他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许多人立刻明白了国王陛下的意思，不由地屏声静气、侍立一旁。

此时，安茹公爵正悄悄地向同他并肩而行的布西说道：

“布西，你往右边看，那儿有个门楼上刻着一个圣母雕像。你从这扇门往右边数四家。”

“好。”布西说。

“第五家，也就是正对着圣卡特琳娜大街的那一家就是。”

“看到了，大人。您看，一听到国王归来的号声，各家门前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可是我指给你看的那一家，门前却没有一个人，”公爵说，“连窗户也没有打开。”

“不过窗帘还是拨开了一点，”布西说，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异常激烈。

“可是里面的人，我们一点也看不见。啊！这个女人一定被看守得很严，也可能是，此人行事相当谨慎。就这样吧，大门的位置你已经知道，回去就将钥匙交给你。”

布西向窗边拨开的那一条小缝，目不转睛地看了良久，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到达安茹公馆，公爵果然将那把钥匙交给了他，一面又向他叮嘱了几句。布西答应一定照办，然后回到自己的公馆内。

“收获如何？”他劈面向雷米问道。

“我正要问您呢，大人。”

“还没有找到吗？”

“白天同夜里一样难找。我在五六家门前转悠了半天，最后还是说不准究竟是哪一家。”

“这样说来，我比你更幸运呢，亲爱的勒·奥杜印。”



“什么？大人也去了一趟吗？”

“没有。我只是从那条街经过了一下。”

“您认出来了？”

“亲爱的朋友，上帝把人间的事情真是安排得曲折离奇、神秘极了。”

“这样说来，您如今是确有把握进去了？”

“把握还说不上，只能说有点眉目了。”

“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您是否见到了日夜想见的人？”

“明天早上。”

“要我同去吗？”

“不需要，亲爱的雷米。”

“为什么不让我一起去呢？”

“你不能去。”

“那就请您多加小心了，大人。”

“你尽可放心，干这种事，我很在行。”布西说。

他心不在焉地匆匆吃了晚饭。八点一过，他便挑选了一把最好的剑，并且不顾国王最近颁布的命令，在腰带上别了两把短枪，然后乘上马车，直驶圣保尔街。一到达这条大街的尽头，他就认出了刻着圣母雕像的门楼，他往右边数了四家，知道那第五家便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披着一件深色的斗篷，向圣卡特琳娜大街的拐角处走去，决心在这里等上两个小时。如果两小时内没有一个人来，他便打算径直找上门去，以实现他连日来未能实现的愿望。

布西在那个拐角藏好后，圣保尔教堂的大钟正打九点。但刚刚等了不到十分钟，他透过朦胧的夜色，忽然见到巴士底狱门那边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都骑着马，走到图尔纳尔宫附近时，突然停了下来。只见一人跳下马来，把手上的缰绳交给另一人，此人看来是个仆人。待他带着两匹马踏上归途，在夜幕中消失后，那人便一直向布西所注视的那幢房屋走去了。

快到那幢房屋时，这位不速之客又故意兜了一圈，似乎是看一

看是否有人盯梢。随后，见四周确实没有一个人影，他这才走近大门，进到里边去了。

布西清楚地听到大门重新关上的声音。

他没有马上跟上去，因为他担心这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会透过门上的小窗口向外张望。几分钟后，他开始向那边移动。他越过那条土路，走到门前，把门打开，然后又非常老练地悄悄把门重新关上。

他转过身来，发现门上的小窗口刚刚达到他的眉梢。他那天显然是透过这个窗口看到了格吕。

今晚之行还刚刚开始，他不能停留在这里。于是慢慢地在夹道里摸索前进。夹道走完后，左边果然有个楼梯。

他没有立刻上楼。原因是：由于过于激动，他感到两腿在不停地颤抖。其次，他听到了一个人的说话声：

“热尔特鲁德，告诉女主人是我，开门让我进去。”

这句话语气十分强硬，看来是无论如何也要进去。过了一会儿，布西听到一个女仆的声音：

“先生，请到客厅去坐，夫人马上就来。”

接着，布西听到了一扇门重新关上的声音。

他想起雷米曾经说过，楼梯有十二级。他也一步一步地数了数：果然十二级。现在，他是站在楼梯口了。

他想起来，这里有一条过道，过道里有三个房门，于是屏声静气，伸开两手，摸索着向前走了几步。他的手碰到了第一个房门，那位不速之客刚才已进到这间房间里去了。他继续往前走，碰到了第二个门。他四处摸了摸，发现门锁上有一把钥匙。他激动得全身战栗不已，将钥匙转动了一下，门开了。

他走了进去。房内漆黑一片，只有靠近客厅的那边，有一点从半开的旁门射进来的灯光。

灯光一直射到窗户上，两块绣着人物画的丝绒窗帘挂在那里。布西的心已经激荡得不可名状了。

他向被灯光照亮的天花板看去，发现那上面画着一些神话故事，同他依稀记得的一模一样。他又伸手摸了摸，摸到了雕镂精细的木床。

毫无疑问，这就是那天夜里他受伤后呆过的房间了。

他的手继续在床上摸了摸。被子上，一阵沁人心脾、只有年轻而美丽的女人才会有的那种异香突然扑鼻而来，使他魂酥骨软，如痴如醉。

他藏到床幔后面，静静地听着。

他听到那位不速之客在隔壁房间里不耐烦地来回走动并不时停下来叽哩咕噜地抱怨着：

“怎么啦？她究竟来不来？”

过了片刻，客厅的一扇门开了，此门与通向这边房间的那扇半开着的门似乎遥遥相对。一双纤纤细足走在地毯上，发出了细微的沙沙声。此外，还有一阵衣裙的窸窣声。这时，布西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语气中既有惧怕又有蔑视：

“先生，我来了，您又来找我干吗？”

藏在床幔后面的布西，心中不由地想道：“啊！倘若此人确是她的情人的话，我倒要向她的丈夫表示祝贺。”

受到冷遇的那个人于是说道：“夫人，我荣幸地告诉您，我明天早上要到枫丹白露去，今晚想在您这儿过夜。”

“有我父亲的消息吗？”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夫人，请听我说。”

“先生，我昨天已同意作您的妻子，但有一条协议：首先必须让我父亲到巴黎来，或是让我去找他。这一点，您不是不知道。”

“夫人，我向您担保，等我从枫丹白露回来，我们就动身，可是今天……”

“先生，请别关门，这没有用。在得到有关我父亲的确切消息之前，我是不会让您在这儿住一个晚上的。”

说着，这个毫不示弱的女人将一个很小的银哨子放在嘴边吹了

起来，哨音很响，拖得很长。

这是当时传唤仆人的办法，因为那时摇铃的作法尚未兴起。

哨音刚落，布西刚才进来的那扇门忽然打开，门边出现一个女仆。她身材高大、结实，显然是安茹人。她似乎正在等待女主人的传唤，所以一听到哨音便急忙赶来了。

只见她打开那扇旁门，走进了客厅。

门开处，一束强烈的灯光射入布西所在的房间，布西立刻认出了两窗之间挂着的那张画像。

这时，又传来了女主人的说话声：“热尔特鲁德，你别去睡觉，注意听我叫你。”

女仆一言未发，仍从原路退了出来，并把客厅的那扇门开得很大。这样，那张画像也就显得益发清晰了。

布西认为，这张画像就是他见过的那一张，这是确实无疑的了。

他悄悄走到门边，把眼睛贴在门框与墙壁之间形成的缝隙上。可是他的脚步尽管很轻，就在他向那边看的时候，脚下的地板仍然发出了声响。

一听到这声响，那个女人不由地把头转了过来。她就是画像上的那个人，就是他朝思暮想的天使。

那位不速之客，虽然并未听到声响，但见她回过头来，自己也转过身，向这边看了一下。

此人正是蒙梭罗先生。

“啊！”布西喃喃自语道，“一匹白马……被绑架的妇女……他们的谈话看来一定大有文章。”

他擦了擦脸，因为脸上已不知不觉出了许多汗。

他目不转睛地从门缝里看着他们。女主人面色苍白，带着一副轻蔑的神情站在那里，蒙梭罗则满脸铁青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条腿不停地晃动着，嘴边咬着手指。

“夫人，”他终于打破沉默，说道，“您别以为可以长期在我

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受迫害的人。这儿是巴黎，是我的家；再说，您现在已经是蒙梭罗伯爵夫人，是我的妻子了。”

“既然我是您的妻子，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父亲？为什么要继续把我关在这里？”

“还不是为了防备安茹公爵，夫人？”

“可是您怎么说的？您说我一旦成为您的妻子，就不用怕他了。”

“我是说……”

“这是您说的。”

“夫人，您总得给我时间，让我布置一下。”

“那好，先生，您去布置吧，等您布置好了再来见我。”

“狄安娜，”伯爵看来已经忍耐不住了。“婚姻是一件终身大事，不要把它当作儿戏。这是我向您提出的一点忠告。”

“先生，那就请拿出具体行动来，消除我对您的不信任，我会遵守婚约的。”

“真是天地良心，我为您做了这一切，难道还不能得到您的信任？”

“先生，我觉得，这件事自始至终，您并不都是为着我，而且，即使是为了我，那也不是您的本意。”

“啊！岂有此理！”蒙梭罗叫道。“你别忘了，这是我的家，你是我的妻子。今天晚上，我就要在这儿过夜，看你能有多大能耐。”

布西将手放到剑把上，向前跨进一步。他正要冲上去，狄安娜说话了。只见她从怀内抽出一把匕首，大声说道：

“哈哈！我能有多大能耐？”

说着，她一个箭步冲到布西所在的房间里，砰的一声将门关上，并锁了起来。蒙梭罗气急败坏地把房门捶得震天响，向她发出一连串的威吓。

“你只要把房门打坏一点，”狄安娜说，“先生，我就立刻死在



你眼前。我决不是一个好欺负的女人。”

布西乘势把她抱在怀内，向她说道：“夫人，请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

狄安娜差一点发出一声惊叫，但她立刻意识到，她当前所面临的危险只是来自她的丈夫，于是带着警惕的目光向布西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浑身颤抖，一动也不能动。蒙梭罗先生又用脚在门上猛烈地踢了一阵，最后，大概是相信狄安娜真的会在他面前一死了之，他离开了客厅，出去时，怒气冲天地将客厅的门一把带上。不久，他的脚步声便在过道里和楼梯上逐渐消失了。

狄安娜于是挣脱布西的怀抱，后退一步，向他说道，“先生，您是谁？怎么到这儿来了？”

布西将房门打开，在她面前跪了下来：“夫人，我就是那个您曾经救过一命的人。我这样一个人，到您这儿来，怎么会对您怀有歹意，或是有意玷污您的名声呢？”

一束灯光照在年青人的脸上，狄安娜立即将他认了出来。只见她双手合在一起，惊叫道：

“啊！是您，先生！您早来了吗？您是不是什么都听到了？”

“是啊！夫人。”

“可是先生，您是谁？您叫什么名字？”

“夫人，我是路易·德·克雷蒙·布西伯爵。”

“布西！您就是勇敢的布西！”狄安娜天真地叫了起来。她哪里想到，布西听到这赞美之声，心中是多么甜蜜。

因为听到女主人在同什么人说话，她的女仆立即走了进来，脸上露出惊愕的神色。狄安娜向她说道：“热尔特鲁德，我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因为从今天起，将由这位品格最高尚、为人最正直的法国贵族来保护我了。”

随后，她将手伸向布西：

“先生，请起来吧。我已经知道您是谁，现在该由我告诉您我是谁了。”

## 第十三章

### 狄安娜的身世

布西陶醉在幸福中，痴痴呆呆地站起身来，同狄安娜一起，走进蒙梭罗刚刚离去的客厅。

他带着惊异的目光，凝视着狄安娜的面庞。在此之前，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到处寻找的这个女人会同他想象的一样美，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那些想象不过是一些漫无边际的幻想，但现在，这一切都在事实面前变得黯然失色了。

狄安娜约有十八、九岁光景，正是豆蔻年华、春蕾初绽的时候，其艳丽和动人自不待言。在布西的眼神中，欣喜过望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狄安娜感到他在赞美自己，她很想不让他这样心醉神迷地看着她，但没有勇气。

后来，她终于意识到这意在不言中的沉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向布西说道：

“先生，您只回答了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还未回答我第二个问题。我刚才问了您是谁，这您已告诉我了。但我还问了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这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

“夫人，”布西说，“刚才无意中听了几句您同蒙梭罗先生的谈话，我觉得，关于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在您讲完自己的经历后，会不言自明的。您刚才不是对我说，要告诉我您是谁吗？”

“对，伯爵，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狄安娜说。“一听到您说出自己的名字，我就对您产生了由衷的信任。因为您的大名，我已多次听到，您是一个勇敢、忠诚、正直，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布西欠了欠身。

“从您刚才听到的一点情况，”狄安娜说，“您一定不难理解，我是德·梅里多男爵的女儿，是安茹地区的一个地位最高贵、历史最悠久的贵族之家的独生女。”

“听说有个德·梅里多男爵，巴维利亚战败后<sup>①</sup>，他本可杀出一条生路，但当他得知国王被俘后，却主动去向西班牙人投降了。在他的一再请求下，他终于得到允许，陪伴弗朗索瓦一世到了马德里。在国王被囚期间，他一直呆在他的身边。后来，只是为了回国磋商西班牙人释放国王的条件，他才离开国王。”

“他就是我父亲，先生。您将来若有机会去梅里多城堡时，可以看到城堡的大厅里挂着一张出自达·芬奇之手的弗朗索瓦一世的画像，那是国王为表彰他的忠心而送给他的。”

“啊！”布西说，“那个时候，王公大人还知道报答其仆人呢。”

“父亲从西班牙回来后，便结了婚。婚后生了两个男孩，但都不幸夭折了。父亲悲恸万分，以为家业从此无人继承了。不久，国王驾崩，父亲的心境也变得更加忧伤了。过了几年，他索性带着母亲离开宫廷，来到梅里多城堡，过起了隐居生活。万万想不到，在我的两个哥哥相继死去十年之后，母亲竟又在这儿生了我。”

父亲到了花甲之年才得到我这个女儿，他对我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对我的爱已经不是一般的爱，而是一种狂热的爱。不想我降生三年后，母亲又故去了。不消说，父亲又增添了新的忧愁。年幼的我，哪里懂得失去母亲的悲哀，我仍旧喜笑无厌，但我的笑却是父亲的最大安慰。

我在父亲的亲自照料下，渐渐长大。正如我是他的一切一样，可怜的父亲也成了我的一切。到了十六岁，我还整天同我的那些小

---

<sup>①</sup> 1525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亲自率兵，发动了对意大利的战争。因孤军深入，于该年二月在巴维利亚全军覆没。弗朗索瓦本人被俘，后被押送至西班牙囚禁。翌年，法西两国签订马德里条约。

羊、孔雀、天鹅和斑鸠在一起嬉戏，不知道人间除了它们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世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种生活会不会有结束的时候，也不希望它会结束。

梅里多城堡四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树林归安茹公爵所有。那里生活着一些麋、狍和鹿，谁也没有想到去捕杀它们。久而久之，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温驯了。这些小东西大都同我很好，有的并且能识别我的声音，只要我一叫，它们便会飞跑而来。其中一只母鹿，我最为喜爱，特地给它起了个名字，把它叫做达夫娜。它常常能到我手上来吃东西。

一年春天，我忽然有一个来月没有见到它，以为它一定是死了，为它哭了几场。不想它后来又带着两只小鹿出现了；两个小家伙起先非常怕我，但一看到它们的妈妈同我十分亲热，它们也就明白过来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也来同我亲近了。

这期间，外面谣传说，安茹公爵派了一位副省长到省城来了。几天之后，又听说这位副省长名叫德·蒙梭罗伯爵，已经到达。

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太舒服，但这种不快之感究竟从何而来，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不过是一种感觉罢了。

一星期后，人们对蒙梭罗先生的议论越来越多，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一天早上，树林里传来了号角声和狗叫声。我跑到花园的铁栅栏边，正巧看到达夫娜带着它的两只小鹿飞奔而去，后面跟着一群猎犬。

过了一会儿，一个人骑着一匹黑马，风驰电掣，象幻影一样在我面前飞驰而过。此人就是蒙梭罗先生。

我叫了一声，求他不要追逐我心爱的小鹿，但他没有听见，也许是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因为他正在狂热地追赶那只母鹿。

我于是循着他们远去的方向追去，丝毫没有考虑父亲一旦发现我单身外出，会多么着急。我希望能遇到伯爵本人或是他的随从，求他们对达夫娜开恩，因为这太使我伤心了。

我一口气追了半哩多路，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跑到哪里来了。眼

前的鹿呀，猎犬呀，猎手呀，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连狗的叫声也听不到了。我坐在一棵大树下抱头痛哭起来。不想过了一刻钟左右，耳边又隐约响起了狗的叫声。我仔细一听，果然不错。叫声越来越近，转眼之间变得非常响亮。我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出现我的视野之内，于是立即站起身来，循声向那边跑去。

果然，我看到可怜的达夫娜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了一块林间空地上。它身边只剩下一只小鹿了，另一只没有跟上来，一定是被猎犬吃掉了。

达夫娜也已精疲力竭，同猎犬的距离已比上一次大大缩短。它的奔跑已经失去了那种一往直前的冲劲，从我身旁经过时，发出了催人泪下的哀鸣。

我又一次发出呼叫，但仍象前次一样无济于事。除了那头鹿，蒙梭罗先生什么也看不见。他狂热地吹着号角，从我眼前一晃而过，比上一次还要快。

三四名猎手，跟在他后面，吹着号角或是发出吆喝声给猎犬打气。吠声、号角声和呼喊声交织成一股旋风，倏忽间便象风暴一样，在丛林深处和遥远的天际消失了。

我沮丧极了，心想：要是我能再往前五十来步，跑到蒙梭罗先生经过的林间空地的边缘，他就能看到我。在我的请求下，他也许会发点慈悲，放掉可怜的小鹿。

这样一想，我又一次鼓起勇气，希望他们会再度从我身旁经过。我走在一条古木参天的小路上，认出来这条路可以通到波热城堡。波热城堡是安茹公爵的，距我家约有三哩远。走了一会儿，该城堡便遥遥在望了。这时我才发现我已经走了三哩路，孤身一人，远远地离开了梅里多城堡。

我感到害怕起来，并开始意识到我这样私自外出真是太为轻率，太欠考虑了。我走到一口池塘边，打算请一位花匠送我回去。此人十分正直，我每次随父亲到这儿来，他总要送我几把五色缤纷的鲜花。但我正要去寻找这位花匠，远方又传来了号角声和犬吠



声。我于是住足细听。喧闹声越来越大。我忘了一切。就在这时，达夫娜忽然逃出树林，出现在池塘对面，身后追来的猎犬，已经近在咫尺。可怜它如今是形单影只了，另一头小鹿也已无影无踪，肯定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一见到池水，它似乎产生了一线希望，只见它大口地喘息着，猛地跃入池中，似乎想向我这边游来。

它起初游得很快，浑身好象猛增了许多力量。我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看着它，眼泪夺眶而出，几乎同它一样急得气也喘不过来。但过不多久，它渐渐游不动了。那几只猎犬眼看一顿美餐就要到口，不觉勇气倍增，纷纷下水向它游来。不久，几条最凶恶的猎犬便游到了它的身旁，它也就被它们咬得不能前进一步了。这时，蒙梭罗先生突然出现在树林外。一见他走到塘边，跳下马来，我于是双手合掌，鼓起全身力量向他喊了一声：饶了它吧！他似乎看到了我，我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前次还要响亮。他听到了，因为他抬了抬头。只见他快步走向一条小船，解开缆绳，迅速向达夫娜划去。达夫娜此刻正在那些猎犬的轮番进攻下，作最后的挣扎。我以为蒙梭罗先生这样快地向水中划去，一定是被我的哀求所感动，去援救处于危急中的达夫娜了。不想他划近它身旁后，忽然从身边抽出一把猎刀，猎刀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道耀眼的亮光。刹那间亮光消失了，我惨叫一声，猎刀刺进了可怜的达夫娜的咽喉，一股鲜血染红了附近的水面。达夫娜绝望地发出凄惨的叫声，但仍用四只脚拍打着池水，几乎站了起来，但随后便突然倒下——死了。

我也发出了同样凄惨的叫声，接着便倒在池塘边的斜坡上，人事不知了。

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波热城堡的一间房间里。父亲已被人叫来，他正站在我床前哭泣。

不过，这次昏迷只是由于奔跑过急所致，第二天我便回到了梅里多家中。但我仍在床上躺了三四天。

第四天，父亲告诉我，在我卧病期间，亲眼看到我晕倒后被人抬走的蒙梭罗先生，每天都来探问我的病情。他得知我这次病倒是

因他而起后，心情十分沉重，要求当面向我道歉，说他只有亲耳听到我对他给予原谅时，才能得到宽慰。

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拒不见他，当然没有道理。因此，虽然心中很不乐意，我仍然同意了。

第二天，他来了。我已经明白自己的做法太为荒唐。打猎是一种乐趣，女人有时也很喜欢。因此，我对自己那天的可笑表现作了一点说明，说这是因为我太喜欢达夫娜了。

伯爵装出一副悲痛不已的样子，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说他要是知道我对那头母鹿那样喜欢，他是绝对不会伤害它的。可是无论他如何诅咒发誓，我也丝毫不信。因此，伯爵在我心中留下的不快，并未因这次见面而有所消除。

向父亲告别时，他要求以后再来看看我们。他生于西班牙，在马德里长大成人。父亲曾在西班牙度过许多岁月，很乐意有个人同他谈谈那里的情况。况且伯爵出身名门，现在又是安茹省副省长，据说还是安茹公爵的宠信，父亲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

可是没有想到，我的恬静生活也从此结束了。我很快就发现了他的醉翁之意。他起先是一星期来一次，然后是一星期两次，最后是每天必至。他对父亲百般讨好，弄得父亲对他十分喜爱。我见父亲同他谈起来就眉飞色舞，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要讲。对此，我不敢流露出一点埋怨情绪，况且我又能埋怨什么呢？他在我面前时而象对待姐妹一样彬彬有礼，时而又象对待情人一样殷勤备至。

一天早上，父亲走进我的房间，面容比平素严肃，但严肃中透出某种喜悦。只见他说：

“孩子，你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要死守着我。”<sup>①</sup>

“啊！爸爸，告诉您，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那好，我的狄安娜，”他继续说道，一面低下头来亲吻我的前额。“这回就看你是否真心了。”

---

① 按标点符号规则此句应排单引号；现据原文，仍排双引号。下同。

我马上料到他要说什么，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他忘了亲我，立即问道：

“狄安娜，我的孩子！啊，上帝！你怎么啦？”

“蒙梭罗先生，是不是？”我嘟哝了一句。

“不行吗？”他惊讶地看着我。

“绝对不行，爸爸。要是您对您的女儿还有一点怜悯的话，爸爸，绝对不行。”

“狄安娜，我的小心肝。”他说。“我对你的爱你还不知道？什么怜悯不怜悯，你是我的命。给你一个星期考虑一下，如果一个星期后……”

“不，不！”我叫了起来，“不需要一星期，也不要一天，连一分钟也不要。就是不行！”

大滴泪珠滚在我的面颊上。

父亲对我特别钟爱。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泣过。他把我抱在怀里，寥寥数语，便让我收了泪。他向我发誓，决不再向我谈起这门亲事。

果然，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再见到蒙梭罗先生，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谈起他。一天上午，父亲收到一封信，信中邀请我们父女俩去参加蒙梭罗先生为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来本省巡视而举行的盛大舞会，舞会在昂热市政厅举行。

信中还附了一张这位亲王特意寄给父亲的请柬，说他过去曾在国王亨利的宫廷里见过他，希望这次能再见他一面。

我的最初反应是请父亲谢绝，同时，如果请帖只是蒙梭罗先生一人发来的，我也会坚持要父亲不去的，可是亲王也在邀请者之列，父亲怕不去的话会得罪这位亲王殿下。

因此，我们还是去了。蒙梭罗先生见到我们时，好象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他对我不冷不热，同其它女客一样。总之，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他对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这使我感到十分庆幸。

可是安茹公爵就不一样了。一见到我，他的两只眼睛便总在我身上打转，弄得我心中很不是味儿，于是坚决向父亲提出退场，但我没有向他讲明原因。这样，我们便最先离去了。

三天以后，蒙梭罗先生到梅里多来了。我在城堡的林荫道上，老远就看到了他，于是马上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当时十分担心父亲会派人来叫我，结果并没有来。半小时后，我看到蒙梭罗先生走了，这期间，没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他来了。更有甚者，父亲也没有同我提起这件事。不过我发现，自从这位副省长来访之后，父亲的神情变得忧郁起来了。

这样又过了几天。一天，我从外面散步回来，一进门就有人告诉我蒙梭罗先生在同父亲谈话，并说父亲几次问到我回来没有，而且不安地询问我会到什么地方去。最后，他要仆人待我一回来就去报告他。

果然，我刚进到房间里，父亲就来了。

“孩子，”他说，“你必须离开我几天，原因何在，你不必知道，也不要追问。我已决定让你离开我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可见此事十分紧迫。”

我不禁害怕起来，始终不明白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但我总觉得，蒙梭罗先生两次来访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到哪里去呢，爸爸？”我于是问道。

“到路德城堡你姑妈家去。你到那里后，切记不要抛头露面。至于你到达那边的时间，我会叫他们赶在天亮之前到达的。”

“您不陪我去吗？”

“我不去。为了不使人们犯疑，我必须留在家里。连仆人们也不会知道你到哪里去了。”

“谁送我去呢？”

“两个我信得过的人。”

“哦，上帝！爸爸！”

父亲亲了亲我。

“孩子，我不得不这样做。”他说。

我知道父亲爱我甚于一切，所以没有再坚持要他送我，也没有再向他提什么问题。

我们只是商定让我乳母的女儿热尔特鲁德陪我一起去。

父亲离开我的房间时，叫我快作准备。

晚上八点，天已很黑，也很冷，因为那几天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父亲走来叫我，我已按照他的嘱咐将一切准备好了。我们悄悄走下门前的台阶，穿过花园；父亲亲自将一扇通向树林的小门打开，树林里已经有一辆马车和两个人在等着我们。父亲同他们谈了很久，似乎是将我托付给他们。随后，我便上了车，热尔特鲁德坐在我身旁。父亲又亲了我一下，我们便上路了。

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危险在威胁着我，需要我离开梅里多城堡。我问了问热尔特鲁德，她也同我一样一无所知。我不敢询问那两个赶车的，因为我不认识他们。马车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静静地走着。大约两小时后，虽然我心焦如焚，但车轮发出的均匀而单调的节奏开始使我入睡了。不久，热尔特鲁德突然抓住我的胳膊，车子也嘎然而声停了下来，我从梦中惊醒过来。

“小姐，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热尔特鲁德说。

我把头探出窗外：车子四周站着六个人，他们都骑着马，戴着面罩。我们的人本想反抗，但已被他们缴了械，束手站在一旁。

我吓得一声也喊不出来，况且在这荒郊野外，有谁会来搭救我们呢？只见那几个蒙面人中看去象是为首的一个走到车窗前，向我说道：

“小姐，请放心。我们丝毫不会伤害您的，您只要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到哪里去？”我问。

“这个地方，您不但无须任何担心，而且会受到王后一样的接待。”

这动听的言辞比厉声威吓更使我感到惶惶不安。



“啊！爸爸，爸爸！”我嘀咕了两声。

“小姐，”热尔特鲁德向我说道，“我会尽心守护您的。我对这一带很熟悉，身体也壮实。我们一定要设法逃出去，否则会有大难临头。”

可怜的女仆对我讲的这两句话并不能使我有宽心，但身旁能有个人同自己相依为命，心中总感到实在点，于是我稍稍镇静了些，向他们说道：

“先生们，我们这两个身单力薄的妇女，岂能同你们对抗？随你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只见那几个人中，有一人跳下马来，走上驾辕的位置，将车掉转头来，车子又启动了。

读者可以想见，布西对狄安娜的叙述是多么屏声静气地倾听着。当一场纯真的爱情开始萌发的时候，人们对于自己的意中人总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总觉得自己选中的人，比任何女人都要完美，因而在自己的心中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纯洁无瑕，宛若神明一样。因此，她的一言一行都会对你具有无穷的魅力，她送来的每一个秋波以及她对你的一颦一笑都会使你五内沸然，不能自己。

所以，布西在听狄安娜讲述自己的身世时，一点也不敢打断她，也没有想去打断她。他觉得从今而后，应该由他来关心她的一切，因此对她讲述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注意。他一声不响、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狄安娜一点一点往下讲，似乎自己的生命同她的每一句话都是密切相关的。

因此，当狄安娜因为当前的情景所唤起的回忆而百感交集，难以自制，不得不停了一下时，布西便显得局促不安起来了，只见他双手合在一起，向她说道：

“啊，夫人，请讲下去，讲下去。”

布西的这个请求包含着他对狄安娜是怎样的关心，狄安娜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况且只要听到这位年青人说这句话的声调，看到他的举止和面部表情也就明白无误了。狄安娜于是又苦笑着继续说

道：

“我们又走了大约三个小时后，马车停了下来。我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此后便是几句说话声。车子又启动了，发出很大的声响，象是走在城门前的吊桥上一样。我没有弄错，因为我向外瞥了一眼，发现我们来到了一座城堡的院子里。

这是什么城堡？我和热尔特鲁德都不知道。我们在途中曾数次想辨明方向，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没完没了的丛林。我们马上想到，为了不让我们看出车子往哪里去，他们在有意带着我们在树林里兜圈子。

车门开了，刚才同我说话的那个人，走上来请我下车。

我默默地下了车，城堡里走出两个人，举着火把迎了上来。看来正如那人所说，他们确乎要象王后一样接待我了。我于是跟着那两个擎着火把的人，走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卧房里。从那典雅的装饰和风格上看，这显然是开明盛世的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建筑物。

桌上已备好丰盛的饭菜。已经同我讲过两次话的那个人，这时走上来对我说：

“夫人<sup>①</sup>，请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考虑到您一定需要女仆伏侍，您的女仆同您住在一起，她的房间就在隔壁。”

我不禁欣喜地同热尔特鲁德交换了一下眼色。

“候见厅里随时有人听候您的召唤，”这个戴着面罩的家伙又说，“您要是有什么事情，只要拍一下门上的门环，他就会应声前来。”

这多情的关照意味着我们被严密地监视着。

他鞠了个躬，退了出去。我听到他将房门锁了起来。

如今只剩下我和热尔特鲁德两个人了。

饭桌上放着两个枝形大烛台，我们一动不动，借着烛光相视良久。后来热尔特鲁德似乎想说话，我把手指放在嘴边，叫她不要开

---

<sup>①</sup> “夫人”一词在法国古代是对贵族妇女（包括未婚女子）的尊称。所以人们有时称狄安娜为小姐，有时又称她为夫人。

口，因为可能有人偷听。

隔壁那间热尔特鲁德的卧房，门大开着，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里边去看看。她拿起一个烛台，我们于是踮起脚尖，走了进去。

房间很大，是我那间卧房的侧房，类似盥洗室。这里也有一扇门和我那间卧房的门相对称。门上也有个雕镂精细的铜环，挂在一根铜钩上。铜钩和铜环做功都极为考究，简直象是班冯吕多·塞利里<sup>①</sup>的匠心之作。

显然，这两扇门都通向候见厅。

我们被囚禁在这里了。

我和热尔特鲁德虽然出身不同，但当我们遭到同样的境遇、面临同样的危险时，我们的想法是何其相似啊！根本不需要多余的话语来点明。

热尔特鲁德走近我身旁，低声向我说道：

“小姐注意到没有，我们从院子里进来时，只上了五级台阶？”

“注意到了，”我说。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一楼。”

“完全对。”

“因此，”她说得更低了，一面将眼睛瞟着百叶窗，“因此……”

“只要窗外没有装铁窗栏……”我打断她的话。

“对，而且您也有勇气……”

“我会有勇气的。”我不禁大声叫道，“你尽可放心，热尔特鲁德。”

这回是热尔特鲁德把手指放在嘴边，叫我低声一点。

“对，对，我知道。”我对她说。

热尔特鲁德向我作了个手势，叫我留在这里。她把烛台送到了我的那间卧房里。

---

<sup>①</sup> 班冯吕多·塞利里（1500—1571），意大利著名手工艺人和雕塑家。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于是走到窗前，开始寻找百叶窗的开关。开关找到了，或者说，随后赶来的热尔特鲁德把它找到了。百叶窗打开了。

我高兴得叫了起来，窗子外面没有铁窗栏。

但热尔特鲁德马上发现看守我们的人为何有此疏忽，因为窗外就是一口很大的池塘，直达这边墙根。池水足有十尺深，用不着担心我们会从这边逃走。

我不由地放眼向对岸看去，立即认出了我所熟悉的景致。这地方原来是波热城堡。我已说过，我曾随父亲多次来过这里，而且一个月前，我那可怜的达夫娜被人打死的那天，我就是在这里晕倒的。

波热城堡是安茹公爵的行宫。

我于是象被一阵闪电照亮一样，心中豁然开朗，明白了一切。

我多少带着一点高兴的心情，对着那一泓池水发愣，因为这池水可以用作我对付强权的最后一招和保全自己贞操的最终归宿。

把百叶窗关上后，我就和衣而睡了。热尔特鲁德半躺在我床前的一张扶手椅上，进入了梦乡。

由于心中受着恐惧的煎熬，这一夜，我不知惊醒了多少次。可是，我目前的处境又没有什么值得我这样害怕，一点迹象也没有显示出有人要对我怀有歹意。相反，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城堡四周万籁俱静，除了沼泽地上的鸟雀不时发出叫声，打破深夜的宁静外，别无其它声响。

天亮了。我心中的恐惧虽因黑暗的消失而有所缓和，但我夜来的担心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没有外来的营救，要想逃离虎口是万万不可能的。可是，又会有谁来救我呢？

九点左右，有人前来敲门。我立即走进热尔特鲁德的房间，示意她可以让他们进来。

透过门上的锁孔，我看到进来的人仍是昨晚伏侍过我们的仆人。桌上的夜宵，我们纹丝未动，他们走上来将其撤去，又送来了

早点。

热尔特鲁德向他们提了几个问题，但他们一字未答，退了出去。

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不由地回想起我来波热城堡的经过以及我在这儿受到的非同寻常的款待，笼罩在我心中的迷雾顿然全部拨开。安茹公爵那天在蒙梭罗先生举行的舞会上见到我后，对我产生了不良之心。父亲很快得到了消息，于是打算让我远走高飞，逃避他的追逐。这样，我便离开了梅里多，可是由于仆人的出卖，或是其它意想不到的原因，父亲的周密考虑还是落空了，我终究未能逃脱安茹公爵的手掌。

我认定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只有这种可能，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经热尔特鲁德一再劝说，我喝了一杯奶，吃了一点面包。

整整一上午，我都在为自己不能逃离出去而苦恼着。不过，在离我们百把步远的芦苇丛中停着一条小船，船上的桨也齐全。当然，我们要是能弄到这条船的话，凭我在这危急之时所激发出来的勇气和热尔特鲁德那本来就很大的力气，我们是足可以逃出去的。

上午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午饭同早餐一样，没有什么新的情况。我感到很是虚弱，但仍坐到桌旁，由热尔特鲁德服侍我吃一点东西，因为看守人员将饭食放下后便立即退出去了。可是当我掰开一块面包时，突然发现里面有张纸条。

我马上将纸条打开，上面写着寥寥几个字：

“一位朋友在设法营救您。明天即可得到他和令尊的消息。”

我的高兴简直无法形容，心跳得象是要跳出胸膛一样。我把纸条递给了热尔特鲁德。整个下午，我是在等待和期望中度过的。

当天夜里和头一天一样，平静无事。盼望已久的早餐终于来到了，因为我毫不怀疑，人们一定会给我带来新的消息。果然不出我所料，面包里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是这样写的：



绑架您的那个人将于今晚十时来到波热城堡。我将于今晚九时到达您的窗前，并携带令尊的一封亲笔信，以便您消除疑虑，对我寄予信任。

请将此件烧毁。

这封信我读了又读，随后按信中所嘱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信上的笔迹我一点也认不出来。说实在的，我压根儿看不出它究竟会是谁写的。

我和热尔特鲁德于是胡乱猜测起来，但一无所获。整个上午，我们不知跑到窗前观望了多少次，想看看池塘彼岸或树林深处会不会有什么动静，结果一个人影也没见着。

午饭以后一小时，有人前来敲门。开饭时间之外，这还是第一次。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求见者拒之于门外，所以只好让他进来了。

进来的是昨晚在马车前面和在院子里同我说话的那个人。他戴着面罩，无法看出其真面目，但他一开口，我便从他的声音中听出来了。

他递给我一封信。

“谁给我的信，先生。”我向他问道。

“小姐拆开一看便知道了。”他说。

“不说清楚是谁写的，我是不看的。”

“小姐读不读，与我无干。我的任务是将信送来。我现在将这封信放在小姐的脚下，小姐如想读的话，就请捡起来。”

此人看来是个有地位的侍从，他真的将这封信放在我脚底下的踏脚板上，退了出去。

“怎么办？”我问热尔特鲁德。

“恕我斗胆，小姐。如果小姐能听我一言，我倒觉得还是应该读一读。信中也许会预示着什么危险，所以看了之后，我们或许可以采取一定的对策。”

她的话言之有理，我于是打消刚才的想法，把信拆开了。

说到这里，狄安娜突然停了下来。只见她站起身，走去将一个小橱柜打开，此橱柜同我们至今仍然沿用着意大利名称、称之为斯蒂珀的那种柜子十分类似。她从柜内取出一个绸面夹子，又从夹子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布西。

布西往信封上瞥了一眼，收信人写的是：

“美丽的狄安娜·德·梅里多收”

随后，他将目光转向狄安娜，向她说道：

“这是安茹公爵的笔迹。”

“啊！”年轻的女人叹道，“看来他没有骗我。”

见布西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将信打开，她又说道：

“请打开看一看。我们虽是萍水相逢，但您立刻便成了我的知交，我对您已无秘密可言。”

布西恭顺地将信打开，信是这样写的：

您的天仙一般的美容打动了一位可怜的亲王。他将于今晚十时前来就他的行为向您当面致歉。他知道，除了他对您无比强烈的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他的这种行为。

弗朗索瓦

“这是安茹先生的笔迹吗？”狄安娜问。

“是的。是他的笔迹和图章。”布西说。

狄安娜不禁叹息一声，喃喃自语道：

“这样说来，他并没有我想的那样坏。”

“谁？安茹亲王？”布西问。

“不，蒙梭罗伯爵。”

这次倒是布西叹息了一声，只听他说道：

“请讲下去，夫人。这两人究竟是好是坏，待您说完，就自有公断了。”

“这封信，我没有理由相信它不是真的，因为它同我的推测完

全一致。同时，正如热尔特鲁德所料，信也证实了我现在所面临的危险，因而使那位隐姓埋名的朋友，在我父亲的托付下对我的援救，变得更为宝贵了。所以我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

我和热尔特鲁德于是又开始观望起来。我们透过窗上的玻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水面和对岸树林的动静。但是，在视线所及的所有地方，并未发现任何同我们的希望相一致、使我们的心得到一点宽慰的东西。

夜幕开始降临。但由于那时正是一月份，天黑得很早，所以离那决定性时刻还有四五小时。我们只好焦急地等待着。

天很冷。这种天气，如果不是因为太冷的话，倒有点象暮春和秋初的样子呢。天空闪烁着点点繁星；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大地洒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我们打开了热尔特鲁德房间里的窗户，不管怎么说，他们对这边的监视总要比对我房间里那扇窗户的监视要松一些。

七点左右，水面上升起了一层夜雾，但这雾淡如青烟，并不妨碍我们向彼岸观看。不过，也许是我们的两眼已经习惯于这昏暗的暮色，因而能够透过薄雾看到对岸。

由于房内没有钟，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时间，但我们忽然发现对岸的树林边似乎有几个人影移动。他们好象是小心翼翼地走到几株大树旁，在浓荫下消失了。要不是一阵马的长嘶忽然划破夜空，传到我们的耳内，我们本来会以为很可能是自己看花了眼。

“我们的人来了。”热尔特鲁德悄悄地说。

“会不会是亲王？”我说。

“不可能。”她说。“亲王不会这样躲躲藏藏的。”

这简短的回答驱除了我心中的疑惑，我也就完全放心了。

我们又加倍注意起来。

这时，只见一个人离开了呆在树下的那一伙人，孤身只影走出林边。

他一径走到池边的小船旁，解开木桩上的缆绳，跳到船里。随

后，小船便贴着水面，静静地向这边漂来了。

随着小船不断地向这边驶近，我也瞪大眼睛向船上张望。

我马上就认出了蒙梭罗伯爵的高大身影和那神情阴郁、轮廓分明的面庞。最后，当他离我们只有十来步远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发现便更加确信无疑了。

我对他的营救和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几乎感到同样的害怕。

我一声不响，静静地站在窗户后边，所以他根本看不到我。到达墙边后，他把小船拴在一个铁环上，将身子向窗台上探了过来。

我不禁发出一声很低的惊叫。

“对不起，惊动您了。”蒙梭罗伯爵说。“我本来以为您会在这儿等我哩。”

“我是在等一个人来，先生，”我说。“但没有想到是您。”伯爵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除了我和你父亲，又有谁会来关心你狄安娜·德·梅里多的名声？”

“先生，您在给我的那封信中说，是我父亲让您来的。”

“是的，小姐。我早就料到您会不信任我的。哪，这是男爵给您的信。”

伯爵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

因情况特殊，为便于在黑暗中行动方便，我们在房间里一盏灯也没有点。我于是从热尔特鲁德的房间走到自己的房间，跪在壁炉前，借着火光，开始读起来：

亲爱的狄安娜，现在只有蒙梭罗伯爵先生能够将你救出这不堪设想的险境。你应当完全信任他，把他看作上天给我们差遣来的一位最可信赖的朋友。

他以后会告诉你我真心盼望你做的事情，以报答他的深情厚意。

求你相信我的话，可怜你自己，也可怜我。

你的父亲 德·梅里多男爵

我对蒙梭罗先生一直没有好感。这种厌恶之情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莫如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我所不满意他的，也只是因为他伤害了一只母鹿而已，而这种过失，对于一个在林中打猎的人来说是太微不足道了。

我于是向他走去。

“怎么样？”他问。

“先生，父亲的信我已经读了。他说您要带我离开此地，但他并没有说您将带我到哪儿去。”

“小姐，我这就带您去见男爵。”

“他在哪里？”

“在梅里多城堡。”

“这样说来，我很快就能看到我父亲了？”

“两小时后就可见到。”

“先生，如果您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

我突然停住了，伯爵显然在等待我下面的一句话。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我又说了一句，声音颤抖而又微弱。因为我马上意识到，对于我的报答，他所期待的是什麼，但我不便向他说清楚。

“那么小姐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伯爵问。

我带着焦虑的神情看了看热尔特鲁德。可以看出，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伯爵也不太放心。

“请快点决定，对您来说，现在每一分钟都比您所想象的要宝贵得多。”他说。“我已经晚到约半小时。马上就是十点钟了。亲王要在十点钟到波热城堡来，您知道吗？”

“知道了。”我说。

“待亲王一到，我便只有豁出命去救您了，但哪有现在这样十拿九稳呢？”

“我父亲为何没来？”

“您难道认为您父亲没有受到监视，可以自由行动而不被人发



觉吗？”

“可是您哪？”我问。

“我不一样。我是亲王的朋友和知己。”

“可是先生，您既然是亲王的朋友和知己，为何要……”

“我是为着您才背弃他的。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已对您说过，为了拯救您的名声，我现在是豁出命去了。”

他的回答是那样充满自信，同真实情况又是那样相符，使得我虽然仍不愿意委身于他，但又无法向他说明。

“我在等着您。”伯爵又说。

我看了一眼热尔特鲁德，她也同我一样拿不定主意。

“瞧，”蒙梭罗先生对我说，“您要是还犹豫不决的话，请看看那边吧。”

我循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在池塘的另一边，出现了一队人马，他们正向城堡走来。

“这是些什么人？”我问。

“安茹公爵及其随从。”伯爵说。

“小姐，小姐，不能再耽搁了。”热尔特鲁德这时也急了。我跌坐在一张椅子上，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啊！上帝！上帝！这可怎么办？”我慌乱地说。

“您听，”伯爵说，“您听，他们在敲城堡的大门了。”

确实，我们刚才看到两个人离开了那队人马，赶在前面来了。如今一定是他们把门上的铜环碰得冬冬响。

“再过五分钟，就一切全完了。”伯爵说。

我想站起来，但一点也动不了。

“帮我一把，热尔特鲁德。帮我一把。”我结结巴巴地说。

“小姐，”可怜的女仆说，“您听到他们开门的声音和马匹进到院里的声音吗？”

“听到了。”我使出很大的力气说。“可是我浑身象瘫了一样。”

“啊，是因为这个。”她说。

说着，她一把将我抱起，然后轻而易举地将我举起来，放入伯爵的怀内。

一触及到他的身体，我全身忽然剧烈地颤抖，差一点从他怀里滑落到水中。

他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然后放到船上。

热尔特鲁德此时也随我之后，不用人帮助下到船里。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面纱掉在水里了。

我担心人们会因此而看出我逃走的方向。

“我的面纱！我的面纱！”我于是向伯爵说。“请把我的面纱捞上来。”

伯爵向那边看了一眼，说道：

“不用捞，这样更好。”

接着，他拿起桨使劲划了一下，小船飞速离去。随后又划了几下，我们便离对岸不远了。

这时，我们看到，我房间里出现了灯光：几个仆人提着灯走了进去。

“看我说的对不对？”蒙梭罗先生说。“好险哪！”

“对，对，先生。”我对他说。“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时，那边已经乱作一团了。人们举着灯光时而在我房间里，时而热尔特鲁德房间里跑来跑去。叫喊声此起彼伏。不久，一个人走了进去，大家一见他到来，立刻垂手侍立一边。他走近敞开的窗户，俯身向外张望，看到了漂在水面上的纱巾，不禁发出一声惊叫。

“您看我把那条纱巾留在那里多好。”伯爵说。“亲王一定以为您为了逃避他而投湖自尽了。趁他派人打捞您的当儿，我们早已远去了。”

他事先就想到了这一招。面对他的诡计多端，我不禁感到不寒而栗。

我们的船到了岸边。

## 第十四章

### 三条协议

狄安娜这时又停了下来。一谈起这些往事，她的心头仍象当时身在难中一样痛苦不堪，几乎是气噎喉堵，再也说不下去了。不消说，布西仍在聚精会神地听她往下讲。同时，对于那些迫害她的人，不管其地位如何，他早已恨之入骨了。

狄安娜从衣袋里取出一小瓶提神剂闻了闻，又继续讲了起来：

“我们刚一登岸，便有七八个人向我们直奔过来。他们都是蒙梭罗伯爵的人。其中两人我似乎认识，那天晚上送我离开梅里多城堡的便是他们。一个仆人为我们牵来两匹马：一匹是伯爵的黑马，另一匹是为我准备的毛色雪白的溜蹄马。伯爵帮我骑了上去。待我在马鞍上坐定后，他也随即纵身跳到了自己的马上。

热尔特鲁德同伯爵的一个仆人骑了同一匹马。

待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们便策马飞奔，迅速离去了。

我发现，伯爵手上一一直提着我那匹马的缰绳，于是告诉他我会骑马，请他不必如此操心。但他说我的马容易受惊，很可能会走岔了路。

走了十分钟后，突然听到热尔特鲁德叫我。我转过身来，发现我们这一队人马已经兵分两路，四个人走上了旁边的小道，带着热尔特鲁德一径向林中奔去，伯爵和其余四个人则领着我依旧沿着原来的路前进。

“热尔特鲁德！”我叫了起来。“先生，热尔特鲁德为何不同

我们走一条道？”

“这是为了防备万一。”伯爵对我说。“为了防止他们追来，我给他们设了个迷魂阵，以便两条道上的过路行人都会说，他们看到几个人带着一个女人走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安茹公爵引入歧途，让他去追赶您的女仆，而不来追赶我们。”

他的话虽然振振有辞，但我仍然不太放心。可是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好叹息一声，耐心等待着。

况且伯爵带我走的这条路正通向梅里多城堡。按照我们现在的行进速度，再过一刻钟我便可以安然到家了。不想我们走到我所熟悉的一个林间十字路口时，伯爵忽然往左边一拐，离开了原来的正道。我立刻叫了起来。马虽然跑得很快，我已抓住马鞍上的前桥准备往下跳了，伯爵显然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只见他俯过身来，轻舒猿臂，这一提，便将我提过马去，放到他的马鞍上。一离开我，那匹小白马也就长啸一声，跑入密林中去了。

伯爵这一手真是做得迅雷不及掩耳，我还没有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被他提过去了，所以只是叫喊了一声。

他立刻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小姐，”他向我说，“我用名誉向您担保，我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令尊的嘱咐。关于这一点，我手头有东西可以证明，待我们一停下来，我就让您看。您看过之后，如果仍然不满意，或者根本不相信，小姐，那我向您发誓，一定放了您。”

“可是先生，您本来说得好好的，要送我回家的。”我大声嚷道，一面使劲把他的手推开，并将头往后仰。

“是的，我是说过这句话。因为我当时见您犹豫不决，而只要再迟疑一会儿，您和我就全都完了。这一点，您自己后来也看到了。现在我问您，”伯爵突然勒住马头，停下来对我说，“您是否想送掉您父亲的老命？您是否要让自己洁净的身子任人糟蹋？只要您说一句话，我马上送您回梅里多城堡。”

“您刚才说，有东西可以证明您这样做是我父亲的意见，这东

“西现在在哪里？”

“就在这儿，”伯爵说，“这封信请您拿着，待我们找个旅店停下来，您就看一看。如果您看后仍想回梅里多城堡，我再说一遍，我发誓一定放了您。可是，只要您对男爵的话还有一点尊重，我敢说您是不会要求回去的。”

“好吧，先生。那就快找个地方停下来，我很想知道您说的是不是真的。”

“咱们可是说好了，您是自愿跟我走的。”

“是的，我是自愿跟您走的，象我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方面为年迈的父亲和自己的名声担忧，一方面又不得不相信一个她所不怎么认识的人。所以我的这种‘自愿’不过是出于无奈罢了。且不管这些吧，我是自愿跟您走的，先生。您对此尽可放心。现在请给我一匹马。”

伯爵向他的一个仆人打了个手势，叫他下来，我便从伯爵的马上跳下，又骑上那匹马站在他身旁。

“那匹小白马不会走远的，”他对那个仆人说，“到树林里去找一找，喊一喊。你知道，它象狗一样灵，一听到它的名字或吆喝声，马上就会跑来的。你找到它后，就赶到拉夏特尔去找我们。”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一惊。拉夏特尔位于梅里多城堡通向巴黎的大路上，距梅里多有十哩路。所以我立即向他说道：

“先生，我现在是跟您走了。但到拉夏特尔后，咱们可要好好谈一谈。”

“小姐，”伯爵说，“到拉夏特尔后，一切全听您的吩咐。”

这动听的言辞并不能使我有所宽心。可是我又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只有跟着他才能摆脱安茹公爵的追逐，所以只好默默地跟着他往前走。天快亮时，我们到了拉夏特尔。但伯爵并没有进村，而是领着我穿过村边的田野，向一幢孤立的房屋走去。

我勒住马，向他问道：

“我们在往哪儿去？”



“听我说，小姐。”伯爵对我说。“我发现您的头脑十分清楚，现在请您来帮我分析一下。公爵的权势仅次于国王，他现在一定在到处寻找您，我们在这种时候难道可以住到村子里的旅店中去吗？那样的话，只要有一个村民看到我们，他马上便会去告发。你只能收买个别的人，但绝不能收买全村。”

伯爵的话每次都是那样振振有辞、无懈可击，使我无言以对。因此，我只好说：

“行，那就走吧。”

我们于是继续向那幢房屋走去。

门口已有一人在迎候我们。此人原是同我们一起来的，先一步赶到了那里。他离开队伍时，我竟毫未觉察。房间还算干净，床铺已经准备好。熊熊的炉火烧得暖烘烘的。

“这是您的房间，小姐，”伯爵说。“我等待您的吩咐。”

他鞠个躬，退了出去，让我一人留在房内。

我首先想到的是走到灯前，从胸衣下取出父亲的信……布西先生，这就是那封信，请读一读，谈谈您的看法。

布西接过信，读了起来。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狄安娜，如果你象我所料，接受了我的要求，跟着蒙梭罗伯爵先生离开了那里，那么他一定已经告诉你，你的不幸是因为安茹公爵看上了你，是这位亲王派人把你绑架到了波热城堡；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公爵是无所不为的，你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万一你被他糟蹋，我是决不能忍辱含垢，苟活人世的。不过现在尚存一线希望，使你免受这种耻辱，这就是同我们这位高尚的朋友结婚。一旦你成为蒙梭罗伯爵夫人，伯爵就会挺身而出捍卫他的妻子，他也多次在我面前发誓，一定要保护你。因此，我的小宝贝，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你尽快同他结婚。但愿你听我一言，我将为你祝福，并祈求上帝把他留给象你这样的人的幸福全都赐予你。

我不是命令你，而是在请求你。

你的父亲 德·梅里多男爵

“唉！夫人，”布西叹道，“如果这封信确是令尊写的，那他的意思是再明确不过了。”

“是他写的，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一连看了三遍，仍拿不出一个主意。最后，只得将伯爵叫来。

一听到我的叫声，他立刻走了进来。显然，他一直守候在门口。

见我手上拿着信，他向我问道：

“怎么样？看了没有？”

“看了。”我说。

“我对您的尽心和尊重，您这下总该相信了吧？”

“当然，先生。”我说，“否则我会认为这封信是在强迫我相信我所不愿意相信的东西。先生，请听我说，假如我同意接受我父亲的意见，您打算怎么办？”

“我想把您带到巴黎去，小姐。要想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还是巴黎为好。”

“我父亲呢？”

“请您放心，不管您到什么地方，一旦危险过去，我就会把男爵接来。”

“这样的话，先生，我同意按照您所规定的条件，让您来保护我。”

“谈不上什么规定，小姐，”伯爵说，“我不过是给您提供一个搭救您的办法。”

“那好，我现在已改变主意。告诉您，我已决定采纳您所提供的搭救办法，不过有三个条件。”

“哪三个，小姐？”

“第一，必须把热尔特鲁德送还给我。”

“她就在这儿。”伯爵说。

“第二，前往巴黎途中，我们不能同行。”

“我本来正要向您提出这一点，以便消除您对我的疑虑。”

“第三，我们的婚礼，除非遇到特殊情况并得到我的认可，必须当着我父亲的面举行。”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希望他能前来为我们祝福，并祈求上天给我们赐福。”

伯爵的回答使我目瞪口呆。我本来以为他会提出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不想他却全部接受了。

“小姐，”蒙梭罗先生说，“现在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两点希望。”

“请说吧，先生。”

“这次到巴黎去，只能在夜间成行。”

“我完全同意。”

“我将采取一切办法，不使安茹公爵发现您的行踪。因此您去巴黎的路线和投宿的旅店一切由我选定。”

“先生，如果您对我的爱真象您讲的那样，那么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对于您的要求，我没有任何反对的道理。”

“您到巴黎后，住房可能比较简陋，地点也很偏僻。”

“我正希望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先生。住房越简单、越远离闹市，对我这样一个逃难的人来说，反倒越好。”

“很好，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小姐。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对我来说，现在只有一心一意按照您的话去做，首先替您把女仆找来，并安排您的巴黎之行，您可一定要遵循我所选定的路线。”

“先生，”我说。“您是贵族，我也是贵族。请遵守您的诺言，我也一定遵守我的诺言。”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伯爵说。“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十分放心，我不久就是世间最幸福的人了。”

说完之后，他向我鞠了一躬，退了出去。

五分钟后，热尔特鲁德来到我的房间里。

这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一见到我，心中不知有多么高兴，她以为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把刚才的事对她讲了讲。我需要有人能了解我的想法，给我以支持，并在必要的时候，一看我的眼色，就能明白我的意思。蒙梭罗先生刚才对我百依百顺，使我十分惊奇，我有点不太放心，担心他可能会破坏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

我刚向热尔特鲁德讲完，门外传来了马匹离去的马蹄声。我跑到窗前，看到伯爵正沿着我们刚才来的那条路飞驰而去。他为什么不往前走，却要返回去呢？我始终弄不明白。但他已经执行了第一条协议，把热尔特鲁德还给了我，如今又去执行第二条协议了，这是无可非议的。况且，不管他现在到哪里去，只要他离开我，我的心也就感到安然了。

整个白天，我们没有离开这间小屋一步，一切由老板娘服侍。天黑之后，护送我的人中，那个看去象是为首的仆人走进我的房间，问我可否出发。考虑到这儿距波热城堡不远，危险依然存在，我对他说马上可以启程。五分钟后，他复又进来向我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我了。我于是走到门外，看到了我那匹小白马。正如蒙梭罗先生所料，小白马很快就找到了。

我们彻夜都在赶路，天快亮时，才同头一天一样，停下来休息。我算了一下，这一夜，我们大概走了十五哩路。不过，由于蒙梭罗先生想得很周到，我一点也不感到劳累和寒冷。他为我选的这匹小马跑起来十分平稳，而且一上路，他们便让我披了一件皮衣。

这次停息的地方仍同头一天一样，此后便是夜行日宿，每到一地，必受到人们郑重其事的接待和无微不至的照料。显然，在我们到达之前，一定有人已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此人是不是伯爵，我不得而知。他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有关条款，整个途中，我没有见到他一次。

第七天傍晚，我从山丘上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城郭。这想必就是巴黎了。

我们停下来等待天黑。夜幕降临后，我们又重新上路。不久，我们来到一座拱门下，拱门前方，霍然立着一个巨大建筑物，从其高大的院墙看去，那一定是某个寺院。接着，我们两次越过塞纳河，然后向右走了十来分钟，便来到了巴士底狱广场。这时，从一个门洞里走出一个人来，只见他走到那为首的仆人面前向他说道：

“就在这儿。”

这为首的仆人于是转过身来向我说道：

“夫人，您听到吗？我们到了。”

说着，他跳下马来，把手递给我，扶我下马，如同他每到一地所做的那样。

大门敞开着，楼梯上放着一盏灯。

“夫人，”那为首的仆人这时走上前来向我说道，“您现已到达目的地，我们护送您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可否说，一路上，我们都按照上面向我们交待的，对您尽心服侍了？”

“是的，先生。”我说。“非常谢谢您，同时也请您向其它人转达我的谢意。我本想好好报答他们，但我现在身无分文。”

“请不要这样说，夫人。他们早已得到丰厚的酬劳。”

说着，他向我行了个礼，跳到马上，随后又转向他的那几个人说：

“你们仔细听着，从今之后你们就当没有见过这扇大门，把它彻底忘掉吧。”

随后，这几个人便策马扬鞭，迅速在圣安东尼大街消失了。

热尔特鲁德早已把大门关上，我们是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看到他们消失在夜幕中的。

我们借着灯光，向楼梯走去。到达楼梯后，热尔特鲁德将灯拿了起来，在我前边引路。

登上楼梯口，我们来到过道里，三扇房门都敞开着。



我走到了中间房间里——就是现在这间客厅。这里的灯光也同现在一样。

我打开客厅的一扇门，里边是一间很大的盥洗室。接着又打开另一扇门，那里就是我的卧房了。我走了进去，叫我感到无比惊讶的是，房间里挂着我的一张画像。

这张像原是挂在我父亲的房间里的，伯爵一定是向他要了来，挂在这里了。

这进一步表明，父亲已经将我看作蒙梭罗先生的妻子了，我不禁感到愁绪满怀。

我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圈，里面都是空荡荡的，但应用之物倒也不缺。每个房间的壁炉都烧得很旺。饭厅里已备好一桌饭菜，桌上只放了一份餐具，这使我的心多少得到了一点宽慰。

“小姐，”热尔特鲁德对我说，“您看伯爵还是信守诺言的。”

“唉！”我叹了口气，“我倒宁愿他撕毁某项协议，这样我也不必为实践那些诺言而苦恼了。”

吃过饭，我们又在这幢房子里转了一圈。同上次一样，没有遇到一个人影。看来确实只有我们两人住在这里。

热尔特鲁德就睡在我的房间里。

第二天，她出去转了转，并将观察所得回来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我们如今是住在圣安东尼大街的尽头，正对着图尔纳尔宫，右边的巨大城堡则是巴士底狱。

不过，她打听来的这些情况，对我说来，并没有多大用处。我从未来过巴黎，对巴黎一点也不熟悉。

白天过去了，没有出现什么情况。晚上，我正在吃饭，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我和热尔特鲁德对视了一会儿。

敲门声又响了。

“去看看是谁。”我对她说。

“要是伯爵呢？”她见我顿然面色苍白，不由地问道。

“要是伯爵，”我说，一面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就给他开门。热尔特鲁德，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我也要同他一样，信守诺言。”

过了一会儿，热尔特鲁德回来了。

“是伯爵先生，夫人。”她说。

“请他进来。”我说。

热尔特鲁德站到一旁，伯爵出现在门边。

“怎么样？夫人。”他向我问道。“我是不折不扣地遵守协议的吧？”

“是的，先生。”我说。“谢谢您。”

“我能进来吗？”他说，嘴角掠过一丝微笑。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他这微微一笑仍显得很不自在。

“请进来，先生。”

伯爵走了进来，但仍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打了个手势，叫他坐下。

“有什么消息吗，先生？”我向他问道。

“您指的是什么，夫人？”

“首先是关于我父亲。”

“我没有回梅里多城堡去，所以未能见到令尊。”

“那么波热城堡的安茹公爵呢？”

“那我倒知道一点。因为我到波热城堡去同公爵谈了几句。”

“他怎么样？”

“十分怀疑。”

“怀疑什么？”

“怀疑您是否真的死了。”

“您怎么对他说的？”

“随便说了几句我所能说的。”

“公爵现在在哪儿？”

“他已在昨晚返回巴黎。”

“为何这样快就赶回来？”

“一个女人因为他而投湖自尽，他呆在那里，心中想必有点不快。”

“他回到巴黎后，您见过他吗？”

“我刚从他那儿来。”

“他同您谈起了我吗？”

“我不让他有时间谈到您。”

“那您同他谈了些什么？”

“我向他谈起了他曾答应我的一件事，敦促他尽快实现。”

“什么事？”

“为了报答我替他帮的忙，他曾答应我，推荐我做国王狩猎官。”

“是啊！”可怜的达夫娜临死前的惨状蓦然映现在我的脑际，我不禁苦笑了一下。“我想起来，您是一位了不起的猎手。对于这个职位，您是当之无愧的。”

“夫人，我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是因为我会打猎，而是因为我替亲王帮了点小忙。所以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而是因为安茹公爵不敢对我忘恩负义。”

他这几句话虽然说得彬彬有礼，但言语之中仍流露出一种阴险、毒辣的心肠，使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我改了话题：

“我可以给我父亲写信吗？”

“当然可以，不过您应当想到，您的信中途很可能会被人截走。”

“我可以出去吗？”

“有什么不可以，夫人？不过我要告诉您，您一出去，很可能会有人跟踪。”

“星期天，我总可以去做做弥撒吧？”

“为了安全起见，我觉得您还是不去为好。如果您一定要去，那就请到圣卡特琳娜教堂去。这只是我的一条小小的意见。”

“圣卡特琳娜教堂在哪儿？”

“就在这幢房子的对面，仅有一街之隔。”

“谢谢，先生。”

我们的谈话又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您，先生？”

“我正在等待您的一句话，看我什么时候再来。”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必要。到目前为止，我在您心中，不过是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路人。”

“您有没有大门上的钥匙？”

“只有您的丈夫才能有一把这儿的钥匙。”

这貌似恭顺的回答，比蛮横的要求更使我感到害怕。我不由地说道：“先生，您什么时候想来，或者说，当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的时候，就请来吧。”

“谢谢，夫人。我会来的，但我不会滥用您的好意……为了证明这一点，请首先接受我对您的敬意。”

说完之后，伯爵便站起身来了。

“您这就走吗？”他的这种作法我远远没有料到，因而使我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了。

只见他突然说道：“夫人，我知道您并不爱我。您眼下的处境迫使您不得不对我敷衍一番，但我不想占这种便宜。我所希望的是能够默默地呆在您的身旁，使您对我的出现逐渐习惯起来。这样的话，将来成为我的妻子时，您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一些。”

“先生，”听了他这句话，我也站了起来。“我发现，您的一言一行考虑很是周详。虽然您说的每一句话未免有点生硬，但我仍然十分欣赏。您做的很对。我也要象您对我一样，同您赤诚相见。我心中对您还存在着一定的隔膜，但愿这层隔膜能随着时光的流逝

而逐渐消失。”

“夫人，”伯爵最后说，“请允许我也怀抱着同样的希望，但愿那幸福的时刻早日来临。”

说着，他必恭必敬、如同我的那些地位低下的仆人所做的那样，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然后示意一直呆在这里听我们谈话的热尔特鲁德为他提灯引路，一径走了出去。

## 第十五章

### 违心的抉择

“说实在的，这家伙可真是个怪人。”布西说。

“是的，先生，很是奇怪。因为他其实并不爱我，相反，他非常恨我。热尔特鲁德将他送走后，回来见我比往日显得更加愁容满面，也更加惶惧不安了。

她劝了我几句，但我明显地看出，这可怜的姑娘未尝不同我一样焦虑不安。因为这位蒙梭罗先生，表面上对你十分尊敬，但那神态显得多么冷漠；他对你事事顺从，但这种顺从又包含着对你的多大嘲弄。他的情欲无比炽烈，虽然一再克制，言语之中仍时时有所流露，而且十分露骨，比开门见山的表白更使你感到惊骇不已；其实，他要是直截了当地向我说出来的话，我倒也有办法对付他的。

第二天是星期天。自我懂事以来，我从未缺席过星期日的祷告。圣卡特琳娜教堂的钟声听在耳内，我觉得它是在向我发出召唤。见人们从四面八方教堂拥去，我也戴上一块厚厚的面纱，在热尔特鲁德的陪伴下，随着那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进了教堂。

我找了个最偏僻的角落，对着墙壁跪了下来。热尔特鲁德象哨



兵一样，守在我身旁，把我同众人隔开。可是这样小心翼翼，看来纯属多余，因为谁好象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过了两天，伯爵又来了。他告诉我，他已被任命为国王狩猎官。安茹公爵帮了很大的忙，终于使他得到这个职位，据说这个职位，国王原先已答应给一位名叫圣吕克的先生了。蒙梭罗先生自己也没有料到，事情竟会如此顺利。”

“是的，”布西说，“我们大家都为他的任命感到迷惑不解。”

“他来向我报告这一喜讯，显然是希望他得到的这个殊荣会使我加速作出决定，同他结婚。不过他并没有对我多加催促，或是反复强调其要求。相反，他在等待我的同意和事态的发展。

但在我的心中，这时却开始产生了一种憧憬，希望安茹公爵以为我真的死了。只要危险不复存在，我也就不必同伯爵成婚了。

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中，除伯爵两次来访外，倒也平静无事。他这两次来访，仍同前几次一样，既冷淡而又十分客气。我已对您说过，他的这种冷漠和客套，真让我琢磨不透，甚至叫人感到害怕。

星期天来了，我仍同上次一样，走进圣卡特琳娜教堂，在原来的位置上呆了下来。可是越是在这万无一失的地方，差错反而越容易出现：就在我祷告的时候，不想我的面纱脱落了……我根本没有发现，因为我一心所想的，只是上帝……我正在热诚地为父亲祈祷，热尔特鲁德忽然碰了一下我的胳膊，但我仍在默默地祷告，一片虔诚地沉浸在这种宗教仪式中。她又叫了我一下，我这才抬起头来，木然地向四周看了看：安茹公爵正靠在一根圆柱上贪婪地看着我，我不禁吓得魂飞天外。

他身旁站着一个人，此人看去不象是仆人，而是他的一个心腹。

“那是他的琴师奥里利。”布西说。

“不错，”狄安娜说，“记得后来热尔特鲁德对我说的，就是

这个名字。”

“请说下去，夫人，”布西说，“请说下去，我开始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我迅速将面纱重新戴好，但已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到我，即使没有将我认出来，他也会动心的，因为他至少会觉得我同他曾经受过、后来又失去的那个女人长得十分相象。他那贼溜溜的目光，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我于是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可是等我走到门口时，他已先我一步到达那里。他把手指探入圣水缸中，看样子要给我洒圣水。

我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拒绝了他的假情假意，一径走了出去。

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但我清楚地感到他正紧紧跟在后面。如果我对巴黎的街道多少有所熟悉，我是不会让他知道我住在哪里的。可是我所知道的街道只是从我住的那幢房屋到圣卡特琳娜教堂而已。我在巴黎举目无亲，否则我可以到亲戚家去躲避片刻。可是除了那个唯一能保护我，但又叫我无比害怕的人外，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上帝！”布西叹道。“为什么上天没有让我们早一点相识呢？”

狄安娜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向他表示感谢。

“对不起，我又打断您了。”布西说。“其实我非常想知道以后的情况，请再说下去。”

“当天晚上，蒙梭罗先生来了。我不知道是否应将今天的遭遇告诉他，可是他已先说话了。

“您曾问我能否去做弥撒，”他说，“我说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但我觉得最好不要出去。可是您不听我的话，今天早上还是到圣卡特琳娜教堂做弥撒去了。说来真巧，但也可能是命中注定，亲王也到那儿去了，他看到了您。”

“是的，先生。我正为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您而犹豫不决哩。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将我认出来了，还是仅仅对我引起了注意。”

“他一看到您便觉得您和他所留恋的那个女人十分相象，所以马上便尾随在您身后，并到处打听您的情况。可是谁也没法告诉他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您的来历。”

“天哪！先生。”我叫了起来。

“公爵为人极其阴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蒙梭罗先生说。

“但愿他会忘掉我。”

“我看根本不可能，他既已看到您，还会将您忘掉？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让您从他的心中销声匿迹，不想最后还是前功尽弃了。”

蒙梭罗先生的眼内这时升起了一股欲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本来以为他已对我死了心了，所以一见到这股欲火，我不禁感到比上午见到亲王时还要害怕。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您打算怎么办？”伯爵问。

“先生，可否让我换个地方，住到别的街区去，远离这里，再不然，就回安茹省去。”

“到哪儿也没有用。”蒙梭罗先生摇着头说。“安茹公爵是一个无比狡猾的密探，不论您走到哪里，他都会找到您的行踪。”

“上帝，您说得太可怕了。”

“这不是吓唬您，我说的是事实。”

“那我只好把您刚才向我提出的问题再向您提出来。您打算怎么办，先生？”

“唉！”蒙梭罗伯爵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这个人十分无能，如今已是黔驴技穷了。我给您想了个办法，可是您不同意，我也只好拉倒。可不要再叫我想什么别的办法。”

“不过，”我又说，“危险也许没有您说的那样严重。”

“那就等着瞧吧，夫人。”伯爵站起来说。“我再说一遍，不管怎样，您要是成为蒙梭罗夫人的话，对亲王是用不着这样害怕

的。由于我刚刚担任的职务，我现在是国王的人了，国王对于我和我的妻子，总不会撒手不管的。”

我无言以对，只有一声叹息。他这句话当然很有道理，情况也可能确实如此。

蒙梭罗先生又呆了一会儿，似乎是等待我的答复，但我仍不甘心。他站在那里，准备走了。只见他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向我欠了欠身，走了出去。

我听到他下楼时，嘴里似乎不干不净地骂了两句。

我于是将热尔特鲁德叫来。

每逢伯爵来访，热尔特鲁德总呆在盥洗室或卧房里听我们说话。所以我一叫，她便来了。

我走到窗户旁边，用窗帘挡住身子，向下看去。

伯爵已迈出大门，走远了。

我们在窗户边足足呆了一小时，观察外面的动静，但没有看到一个人来。

这天夜里，没有发生什么情况。

第二天，热尔特鲁德出去时，马上有个年轻人跟了上来，她认出来，此人就是昨天陪伴亲王的那个年轻人。他一个劲地同热尔特鲁德搭话，向她提了许多问题，但热尔特鲁德一直缄默不语，拒不回答。

年轻人讨了个没趣，便只好离开了。

这件事引起了更大的恐慌。今天的盘问显然仅仅是开始，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的。我担心蒙梭罗先生晚上不来，夜里很可能会有人前来找我的麻烦，于是叫热尔特鲁德去找了他一下，他马上就来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并根据热尔特鲁德向我报告的情况，向他描述了一下那个年轻人的模样。

“这个人准是奥里利。热尔特鲁德是怎么对他说的？”他说。

“她什么也没说。”

蒙梭罗先生沉吟良久。

“热尔特鲁德错了，”他说。

“为什么？”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

“我现在还归安茹公爵管辖，但再过两个星期，也许是再过十来天，或者一个星期，安茹公爵便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所以现在应该麻痹他，不要让他马上行动。”

“上帝！”

“只要给他一点希望，他就会耐心等待的。否则，他要是陷入绝望的话，反倒会走极端的。”

“先生，”我不由地大声叫道，“请给我父亲写封信。让他马上赶来向国王求情。国王对他这样一位老人总不会不给一点情面的。”

“那也要看国王的情绪如何，或者说，要看国王目前同安茹公爵的关系如何。再说派人去给令尊送信起码需要六天才能到达，令尊来到巴黎又需要六天。在这十二天内，如果我们不去阻止安茹公爵的话，他什么事做不出来？”

“那应该怎样阻止他呢？”

蒙梭罗先生一言未答，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由地垂下了眼帘。

“先生，”沉默片刻后我又说，“那就请把您的想法告诉热尔特鲁德，她会按照您的话去做的。”

见我第一次求他帮助，蒙梭罗先生的嘴角掠过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

他于是向热尔特鲁德交待了几句。

“夫人，”他随后转向我说，“还需要两小时天才会黑下来。我现在从这儿出去，很可能会被人发现。因此，可否让我在您这里呆两小时？”



他的话不无道理，要求并不过分，我只好同意，便示意他坐了下来。

我这才发现他的自制力是多么大。他几乎立刻就若无其事地谈笑起来了，没有一点在当前情况下本应出现的那种窘态。我已经说过，他说话相当生硬，显示出他是一个个性刚强的人。但现在，他的谈话却开始天南海北，变得娓娓动听、饶有兴味了。伯爵曾游历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考虑问题很深。同他在一起呆了两小时，我才明白，这个人性情如此怪僻，何以对我父亲具有那样大的魅力。

布西听到这里，不禁叹息一声。

“天黑以后，他没有再提出什么要求，似乎是对他能在这里停留两小时感到十分满意。只见他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整个晚上，我和热尔特鲁德一直伫立在窗前，观察门外的动静。这一次，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人在门前东张西望。他们有好几次走近大门，但由于房内没有点灯，他们未能看到我们。

他们一直到十一点左右才离去。

天亮后，热尔特鲁德出去时，又在同样的地方碰到了那个年轻人。他又走了上来，象头一天一样，向她盘问起来。热尔特鲁德这次也变得和气多了，同他谈了几句。

第二天，热尔特鲁德的话就更多了，告诉他，我是一位法官的遗孀，由于家境不济，现在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还想再问下去，但热尔特鲁德这次是到此为止，什么也不说了。

第三天，奥里利似乎不相信热尔特鲁德的话，向她谈起了安茹省，谈起了波热城堡和梅里多城堡。

但热尔特鲁德说，他说的这些地方，她一概不知。

奥里利于是向她开诚布公，说他是安茹公爵的人，说安茹公爵见到我后，十分倾慕我的容貌。接着，他说只要热尔特鲁德能领公爵来见我，只要我愿意接待他，公爵对我们每个人将以重金相酬。

蒙梭罗先生每晚都来了解情况，我也对他如实相告。他每次总

要从八点钟一直呆到深夜才离去。他的神情已明显变得焦虑不安了。

星期六晚上，他来的时候脸色比往日益发苍白，神情也更为激动了。只听他说：

“告诉您，事情看来拖不过星期二、三了。”

“拖不过星期二、三，为什么？”我慌忙问道。

“安茹公爵已决心孤注一掷。他现在同国王关系很好，指望国王为您斡旋是根本不可能了。”

“天无绝人之路。从今天到星期三，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对我有利的事哩。”

“那倒也有可能。我正日夜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以便使亲王早日归我管辖。我不仅心焦如焚地期待着，而且想尽了一切办法促使这一天的到来。我明天要离开您，到蒙特罗去一趟。”

“一定要去吗？”我说，心中不禁惧怕起来，但也夹杂着一点欣喜。

“是的。有个约会我非去不可，以便促成我同您谈的这件事。”

“如果我又遇到上次那种情况，那可怎么办呢？上帝！”

“夫人，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我名正言顺地保护您，叫我如何同一位亲王斗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啊！爸爸！爸爸！”我叫了起来。

伯爵的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啊！先生！”

“您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怨言？”

“啊！没有！没有！”

“我对您难道有一点不够忠诚，不够尊重吗？”

“没有，您在各方面都是一个十分高尚的人。”

“您对我许过诺言。”

“是的。”

“我在您面前提过一次吗？”

“没有。”

“可是，当您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体面地解决问题，一条是蒙受耻辱的时候，您却宁愿做安茹公爵的情妇，而不愿做我蒙梭罗的妻子。”

“我没有这样说过，先生。”

“那就请快作决定吧。”

“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做蒙梭罗伯爵夫人？”

“是的，我不想做安茹公爵的情妇。”

“不想做安茹公爵的情妇！您倒真是看得起我。”

我没有说话。

“不管这些吧，”伯爵又说，“听到没有，一定让热尔特鲁德设法周旋到星期二，至于以后，那就再说吧。”

第二天，热尔特鲁德仍同平时一样走出大门，但哪儿也没见着奥里利。她回来告诉我后，奥里利的销声匿迹更引起了我们的惶恐不安。她又出去了一次，完全是为着去看看他来了没有，但仍不见他的踪影。后来，她又出去了一次，但仍然一无所获。

我叫热尔特鲁德去找蒙梭罗先生，他已经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我感到十分孤单，心中慌乱如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蒙梭罗伯爵未免太不公正了。

“啊！夫人！”布西叫道，“您不应该匆忙改变您对他的看法。他的所作所为，有些方面暂时还看不清楚，但终究会弄明白的。”

“天黑了，我惊恐万状。但我决心无论如何决不再让安茹公爵把我抢走。我将这把匕首找了出来，放在身边，要是公爵或他手下的人胆敢碰一碰我，我就立即死在他们面前。我和热尔特鲁德用桌椅将房门堵了起来。这几天我们真是急昏了头，竟然忘了在街门的

里边再装个门闩。我们把油灯藏在角落里后，开始站在窗前观望起来。街面一直很平静，但到十一点钟时，圣安东尼大街忽然出现了五个人，他们似乎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图尔纳尔宫的墙角藏了起来。

我吓得魂不附体，心想这几个人很可能是冲着我来。

可是他们呆在那里动也不动。

过了一刻钟左右，圣保尔街的拐角又出现了两个人影。热尔特鲁德借着穿过乌云照到地面上来的月光，认出其中一人是奥里利。

“小姐，他们来了。”可怜的姑娘向我悄悄说。

“对，”我说，浑身吓得直打颤。“那五个人躲在那里，显然是为了在必要时助他们一臂之力。”

“他们只有把门撞开，才能进来。可是左邻右舍一听到响声，就会跑来的。”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们，怎么会为了我们而惹事生非呢？唉！热尔特鲁德，实际上，真正愿意保护我们的，还是伯爵。”

“既然如此，您为何总不愿嫁给他呢？”

面对这个问题，我只有一声叹息。

## 第十六章

### 婚约

“在圣保尔街街口出现的那两个人，此时已沿着墙脚走过来，站在我们的窗户底下。

我把窗户悄悄推开，只听其中一人说道：

“你肯定就在这儿吗？”

“没错儿，大人，就在这儿，从圣保尔街那头数过来第五家就是。”

“钥匙开得了门吗？”

“我弄了个锁的模印。”

我一下抓住热尔特鲁德的手臂，紧紧地抱在胸前。

“进去以后怎么办？”

“进去以后，一切由我负责。女仆会给我们开门的。况且殿下衣袋里的那把金钥匙比这一把还要强哩。”

“那你就开门吧。”

接着，我听到了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但就在这时，埋伏在图尔纳尔宫拐角处的那五个人，突然离开墙脚，向亲王和奥里利冲了过来，一面大声喊道：“杀死他！杀死他！”

我一时被弄得莫名其妙，猜想一定是什么人来帮助我们了，这真出我意外。我不由地跪下来，感谢上天。

可是等到亲王转过身来，说出自己的姓名后，那震天的呐喊便顿然停息了，一把把利剑也垂了下去，每个人都倒退了一步。

“完全对。”布西说。“他们要杀的是我，而不是亲王。”

“不管怎么说，”狄安娜继续往下讲，“在这之后，亲王便离开这里，向茹伊街走去了，其它五人则仍旧回到图尔纳尔宫的拐角处藏了起来。

显然，这五个人并不是冲着我来的。我觉得，今天夜里至少是不会有什麼危险了。可是我依然提心吊胆，并未因此而放松对那几个人的警惕。我不由地意识到，眼前很快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于是继续靠在窗前，观察那边的动静。

等了一会儿，只见一人骑着一匹马，走到了圣安东尼大街的中央。毫无疑问，那五个人所等待的正是他，因为一见到他，他们便在一片呐喊中，向他冲了过去。

既然您就是那个人，此后的情况也就不需要我再说了。



“不，夫人，我所知道的只是决斗而已，决斗一停，我便昏迷过去了。”布西说，他仍想听一听这年轻的女人将这件事的经过叙述一遍，以便从中窥探她心中的隐秘。

“不用我说，您也知道，”狄安娜的脸上出现了一阵羞涩的红晕，“这场决斗，双方力量如此悬殊，我十分为您担心。但您却表现得那样勇敢。每出现一个新的回合，我便吓得浑身战栗，不知所措，只好不停地为您祷告。我看到您的马摇摇晃晃，倒了下去。我想您这一次一定是完了。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您的勇敢真是名不虚传。您即使受伤倒下，也决不会停止向他们进攻。后来，您四面被围，情况十分危急，只见您象一头猛狮一样，一转身，退到了墙边，靠在我们的大门上。这时，我和热尔特鲁德不约而同地想下楼去给您开门。她看了我一眼，‘快去！’我对她说。我们俩于是离开窗口，向楼下冲去。可是，我已对您说过，房门已用桌椅堵上了。我们很快将桌椅搬开，但等我们到达楼梯口时，只听大门已经打开，又重新关上了。

我们俩吓得一步也不敢动。进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大门明明锁着，他是怎么进来的？

“我倚在热尔特鲁德身上，一声不响，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不久，夹道里传来了脚步声。只见一个人两手伸开，身子摇摇晃晃，走到了楼梯边。他勉强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最后还是倒了下去，嘴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

显然，安茹公爵将门锁开开后，没有再锁上，不想这倒救了他一命。他将大门重新关上后，那些死对头也就只好望洋兴叹，无法追进来了。他的伤势看来十分严重，在楼梯上踉跄了几步便栽倒了。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当然无需乎害怕。相反，他此刻正需要我们去搭救呢。

“把灯拿来。”我于是对热尔特鲁德说，

她跑进去，很快拿来一盏灯。

我的估计完全正确，您确实昏迷了过去。我们看出，您是一位视死如归的勇士。我于是毫不迟疑地决定，立刻对您进行抢救。

我们很快将您抬到我的房间里，放在床上。

您仍旧昏迷不醒，必须赶紧找个医生来，替您诊治一下。热尔特鲁德想起来，她几天前听人说过，一个住在……波特来伊街的年轻医生自配了一种药方，疗效很好。她知道他的住址，建议将他找来。

“可是这个年轻人会不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我问她。

“您尽可放心，”她说。“我会有办法的。”

她是一个胆大心细的姑娘，我对于她完全信赖。她拿了点钱，并带上大门的钥匙和我的一把匕首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守候在您的身旁……为您祈祷。

“唉！夫人，我真是一个幸运儿，”布西说。“但这些事，我竟一点也不知道。”

“一刻钟后，热尔特鲁德将那个年轻医生带了来。他接受了热尔特鲁德向他提出的全部要求，蒙着眼睛来了。

热尔特鲁德把他带到房间里时，我便呆在客厅里。进入房间后，便让他除去了眼睛上蒙着的布条。

“对。”布西说。“我就在这时恢复了知觉，看到了您的肖像。我似乎觉得您也走进了房间。”

“是的，我也进去了。由于一心惦念着您的伤势，我忘了一切。我同年轻的医生谈了几句。他检查了一下伤口，说您的伤势并不严重，我这才放了心。”

“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不过有点象梦幻一样，叫我捉摸不定。”布西说。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胸膛说：“但我心里是清楚的，这根本不是梦。”

“医生将伤口包扎好后，从衣袋里取出一瓶红色的药水，在您嘴里滴了两滴。他说这是一种镇静剂，可以使您安稳入睡，不致发烧。

确实，过了一会儿，您就合上两眼，沉沉睡去，似乎又陷入了刚才那种昏迷不醒的样子。

我又着急起来，但医生叫我放心，说一切都不成问题，只要让您睡上一会儿就行了。

热尔特鲁德于是又用一块手绢将他的眼睛蒙上，把他送回波特来伊街家中。

可是热尔特鲁德发现这位医生在路上似乎数了脚步。

“不错，夫人，”布西说，“他是数了脚步。”

“经她这样一说，我又害怕起来，不知道这位年轻人会不会把今晚的事传出去。我于是决定赶紧把您弄走，使我们对您的照料不留任何痕迹。

为了做这件事，我鼓起了全部勇气。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大街小巷空无一人。我帮助热尔特鲁德将您抱起来，把您送到了寺院外的壕沟旁。深更半夜，连男人也不敢轻易外出，我们这两个女人竟这样大胆，回来时，我不禁感到无比后怕。

所幸上帝保佑，我们没有遇到一个人。

由于过于担惊受怕，回来后，我立刻昏迷了过去。

“啊！夫人，夫人，您为我做的这一切，我真不知如何报答。”布西双手合着掌说。

他们的谈话这时停了一会儿，布西仍痴痴地看着狄安娜。狄安娜在桌上支起胳膊，将头埋入手掌中。

在这一片寂静中，传来了圣卡特琳娜教堂的钟声。

“两点啦！”狄安娜浑身哆嗦了一下。“这样晚，您还呆在这里。”

“啊，夫人！”布西央求道，“在您把一切都讲完，并告诉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之前，请不要打发我回去。比如说，上帝为您送来了一位兄弟，请您告诉这位兄弟，他能为您做点什么。”

“唉！一切都完了，我已没有什么求您帮忙的了。”年轻的女人说。

“第二天，我一直在想着您，但又不能肯定您不是我梦中所见，不是我昏迷不醒时产生的错觉。这一天，您难道遇到了什么意外？”布西说。

“第二天，”狄安娜继续说道，“热尔特鲁德出去时，遇到了奥里利。他催逼得更为紧迫了。他只字未提头天晚上的事，但要我一定同他的主子见一面。

热尔特鲁德暗示可以领安茹公爵来见我，但须等到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才能使我作出决定。

奥里利满口答应，说公爵一定能等到星期三。

因此，我们还有三天的时间。

当天晚上，蒙梭罗先生来了。

除了同您有关的事外，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对他说，公爵昨天晚上，用自己配的一把钥匙将门锁开开了，但他正要进来时，幸好有五个人向他冲了过来，其中两人是德帕农和格吕先生。这两人的名字，我是从他们的说话中听到的。

“不错，”伯爵说，“这件事，我已听说。您看，他配了一把钥匙，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做的。”

“我们不能换一把锁吗？”我问。

“他会再配一把。”伯爵说。

“可不可以在门里装上门闩？”

“他会带许多人来，把门撞开。”

“您对我说过的那件能使公爵置于您的管辖之下的事情，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可能是无限期推延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头上冒着冷汗。我不得不承认，除了嫁给伯爵，要想逃脱安茹公爵的追逐是万万不可能了，于是对他说：

“先生，通过他的心腹奥里利的传话，公爵已同意等我到星期三晚上。我现在要求您等我到星期二。”

“好，夫人，就这么办。星期二晚上的这个时候我再来。”伯

爵说。

他一句话也没有多说，立即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目送他离去。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拐到图尔纳尔宫的墙脚下呆了下来，似乎想对我进行彻夜的监护。

这种多情的关照，每次都深深地刺痛我的心。

两天的光阴转瞬即逝，我们这里倒也平静无事。但这两天，眼看时光一小时一小时的飞逝，我心中受到的煎熬，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等到第二天的夜晚来临时，我是彻底垮下来了。我的感觉似乎已完全麻木，一如木头人一样毫无知觉，缄默无言。除了我的心房还在跳动，身体的其余部分似乎早已不属于我了。

热尔特鲁德站在窗前。我就坐在现在这个地方，不时地用手绢擦去额头的汗珠。

热尔特鲁德突然向我打了手势。要在过去，一看到她这个举动，我马上就会跳到窗前，但现在我是毫无反应了。

“夫人！”她说。

“怎么啦？”我问。

“四个人……我看到四个人……向这边走来了……他们在开门……他们进来了。”

“让他们进来好了。”我说，身子动也没有动。

“这四个人一定是安茹公爵和奥里利，外加两个随从。”

我一言未答，只是将藏在身上的匕首拿了出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还是让我去看看吧。”热尔特鲁德说，立即冲了出去。

“好吧。”我说。

过了片刻，她回来了。

“小姐，”她说，“是伯爵先生。”

我一句话没说，立即把桌上的匕首放回怀内。然后转过头来，看着伯爵。



他一定被我那惨白的面色吓了一跳。只见他向我叫道：

“热尔特鲁德刚才对我说，您把我当成公爵了。她还说，如果真是公爵来了，您就自杀。”

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激动。但这是由衷的同情，还是装模作样？

“先生，热尔特鲁德不该将这些告诉您。”我说。“既然不是公爵，那就没什么了。”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伯爵又说：

“您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热尔特鲁德刚才看到来了四个人。”

“您想到他们是什么人吗？”

“我料想其中一人是神甫，其它两人是我们的证婚人。”

“那么您同意做我的妻子了？”

“我们不是说定了吗？不过我想起来，我们的一条协议规定，除非遇到紧急情况，并得到我的认可，我只有在我父亲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同您成婚。”

“完全对，小姐。您觉得现在是否遇到了紧急情况？”

“我想是的。”

“您看怎么办？”

“我同意嫁给您，先生。不过请您记住：只有见到我父亲后，我才能真正成为您的妻子。”

伯爵蹙起眉头，咬着嘴唇。

“小姐，我并不想强求您。”他说。“您虽然向我许过诺言，但可以收回。您现在就不受任何约束了。不过……”

他走近窗前，向街上看了一眼，说道：

“不过，请过来看一看。”

我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想看一看我的不幸是否已真的降临，于是站起身，走到窗前。这时，我看到一个人披了一件斗篷，在门前转悠，似乎正想进来。

“上帝！您说的是昨天吗？”布西说。

“是的，伯爵，昨天晚上九点左右。”

“请说下去。”布西说。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人走来与门前的人相会。此人手上还提着一个灯笼。”

“您说这两个人是什么人？”蒙梭罗先生问我。

“一定是公爵和他的心腹。”我说。

布西不禁叹息一声。

“伯爵又对我说：现在请您发话：我是留下来，还是马上离开？”

我考虑片刻。是的，尽管有我父亲的信，尽管我已许下诺言，危险也已迫在眉睫，但我仍不想就此甘心。要不是门前站着两个人……

“啊！我这个人真是太不幸了！”布西不由地叫道。“披斗篷的那个人就是我。拿灯笼的那个人，则是您那天派热尔特鲁德找来的年轻医生雷米·勒·奥杜印。”

“是您！”狄安娜惊呆了。

“对，是我。由于我越来越觉得那天晚上的所见所闻绝非梦幻，于是摸到这边来，很想找到那幢房屋和那间房间，以及我在恍惚之中见到的那个天使。啊！我真是太不幸了！”

命运真是太无情了，竟通过他来促使狄安娜决定嫁给蒙梭罗伯爵。布西一言不发地瘫在那里。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这样您便成为他的妻子了？”

“是的。”狄安娜说。

房间里又出现了一片寂静，静得可以听到两个年青人的急促呼吸。

“那么您是怎么进来的呢？”狄安娜改了个话题。

布西默默地递给她一把钥匙。

“钥匙？”狄安娜叫道。“您从那儿弄来的？是谁给您的？”

“热尔特鲁德不是已经答应亲王今晚领他来见您吗？亲王今天见到了蒙梭罗先生，也见到了我。他担心这里会不会有人埋伏，所以派我先来看一看。”

“您也就接受了他的委托。”狄安娜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是的，因为除此而外我没有别的办法见到您。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见您，但我所得到的，却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您总不能再忍心责备我吧？”

“不，我要责备您。”狄安娜说。“您还是不来为好。只要不再见到我，您心中对我的那一点印象便会逐渐淡漠的。”

“不，夫人，”布西说。“您想错了。我今天能来到您的身旁，听您讲这悲惨的身世，完全是天意。请听我说，既然我已经见到您，我已决定将我的一生都献予您。我想了一想能为您做些什么。您刚才不是说很想知道令尊的消息吗？”

“是的，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狄安娜说。

“那好，”布西说，“我这就去为您跑一趟。从现在起，我的生命是属于您的了，我所希望的是，您不要将我忘怀。”

“可是这把钥匙呢？”狄安娜不安地问。

“这把钥匙？”布西说。“现在就还给您好了。只有您给我，我才能接受。不过我要说一句，我可以向您发誓，一位姐妹把自己大门的钥匙交给别人时，绝不会遇到象我这样既忠诚而又规矩的人。”

“您的话，我完全相信。拿去吧，先生。”狄安娜说。

说着，她将钥匙又还给了布西。

“夫人，”布西说。“蒙梭罗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两星期后，便可弄清一切。”

他恭敬地向狄安娜鞠了一躬，神情中既充满热烈的爱又饱含着难言的悲伤，随后便从楼梯上下去了。

狄安娜将头探出窗外，静听他的脚步声逐渐远去。脚步声早已消失了，她仍怀着激动的心情久久地站在窗前，眼睛里噙着泪花。

## 第十七章

### 西科的意外发现

我们在上一章介绍的那件事过了四、五小时后，天就大亮了，苍白无力的阳光在淡红色的云朵边缘抹上了一层轻微的乳白色。这时，国王亨利三世就要启程去枫丹白露了。我们已经说过，国王早已决定今天去那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

若在别人，这件事本没有什么可张扬的。但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头几章所描述的，由于这位国王为人怪僻，不论做什么事情，必定闹得沸沸扬扬，所以这次枫丹白露之行，人马刚一启动，便是一片喧闹，俨然成了一件大事。

上午八时左右，出发的队伍在卢浮宫外的大街上排开一字长蛇阵，经角楼院和阿斯特鲁斯街之间的大拱门走了出去。开路先锋，是一群骑着高头大马、身披轻裘的值勤官，随后是一片黑压压的侍从和仆役，最后是一连瑞士人。国王乘坐的銮驾紧紧地跟在后面。

这辆御舆，套着八匹装饰华丽的骡子，需要我们在这里着力介绍一下。

车子呈长方形，约十五尺长、八尺宽。车座下装了四个轮子。车内铺满垫褥，外壁挂着绣帷。如果道路难走，或者走到坡陡路滑的地段，则车子将换成许多头牛来拉。牛的行进速度虽然不快，但那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却可保证轻舆在一小时，至多两三小时后安抵目的地。

车内坐着国王亨利三世及其全部嬖幸，只是没有王后路易丝·德·弗德蒙。应当说，除了朝圣和参加宗教仪式，王后很少受到国

王的垂青，所以根本不必提她。

且把这可怜的王后放在一边，让我们来看看今天随同国王去枫丹白露的究竟是哪些人。

他们当中，有国王的御医马尔克·米龙和一位神甫——可惜他的姓名我们未能查到；有读者早已熟悉的国王的弄臣西科和五位嬖幸，他们是：格吕、冲贝尔、德帕农、德奥和莫吉龙。此外，还有一对高大的猎兔狗。车里的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站着，有的则半跪着。这两条狗的蛇形长脑袋在他们中间到处钻来钻去，不时张开大口打着哈欠。除这两条猎兔狗外，还有几只英格兰小狗放在一只筐子里，国王将筐子时而放在膝盖上，时而用链条或绸带挂在脖子上。

车内还有一个临时铺设的狗窝，窝内躺着一条母狗。母狗的两只乳房涨得鼓鼓的，人们不时把它拖出来给筐子里的小狗喂奶。两条猎兔狗虽然受宠若惊，但对这条母狗倒也并没有什么嫉妒，相反，它们一面用鼻子在国王左手提着的一串形状酷似死人头骨的念珠上拱来拱去，一面带着怜悯的神色看着它。

车子的顶棚上挂着一个鸟笼。鸟笼用金黄色的铜丝编织而成。笼内养了几只毛色雪白、颈圈有两道黑箍的美丽无比的斑鸠。

如有女客光临，这小小的动物园还会增加两三只绒猴或卷尾猴，因为在瓦卢阿王朝这个末代国王的宫廷里，猴子是风雅的贵妇喜爱的动物。

车子最里边，在一个金碧辉煌的神龛内，安放着一尊圣母玛丽亚大理石雕像。这是约翰·古戎<sup>①</sup>为亨利二世雕塑的，原先放在夏尔特尔教堂里。现在，只见圣母将目光落在这位天子身上，似乎对她所见到的一切不胜惊讶。

当时正是小品文和讽刺诗风靡一时的时代，这辆车也就成了这些诗文经常议论的话题，被人们说成是“挪亚方舟”。

---

<sup>①</sup> 约翰·古戎（1510—1566），法国文艺复兴时代著名雕刻家和建筑师。



国王就坐在车子后部的神龛下面。他的脚下，是格吕和莫吉龙，他们正在那里编织丝绳。这是当时年轻人的一种正经爱好，有些人甚至能够将十二股绳索编在一起。可惜这种技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早已湮灭了。冲贝尔也正在一个角落里为自己的刀剑编织一种自以为图案新颖、其实早已过时的饰带。神甫和医生坐在另一个角落里聊天。德奥和德帕农瞪着眼，看着窗外，由于今天起得太早，他们也象两条猎兔狗一样，呵欠连天。西科坐在门沿上，两条腿挂在车外，以便随时可以跳下车去或进到车里。他独自一人，在那里一会儿唱支圣歌，一会儿背诵几句讽刺诗文，一会儿又按照当时流行的习俗，搞点文字游戏<sup>①</sup>，把在座的每个人的法文姓名或其拉丁字源，同身败名裂的人士连系起来，竭力加以嘲讽。

车到夏特来广场，西科开始唱一首圣歌。

正在同米龙谈话的神甫不禁皱着眉，回过头来瞥了他一眼。

国王陛下因而笑道：

“西科，亲爱的朋友，你可要当心呢。你挖苦朕和朕的嬖幸，这倒没什么。你也可以对天主说三道四，因为天主是仁慈的，但你切不可同教会闹翻。”

“谢谢你的忠告，孩子。”西科说。“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位神甫大人。他现在正在那里同你的医生谈论医生给他送去让他埋葬的最后一个死人，说这是一天中的第三个了，而且总是在吃饭的时候，这真太叫他扫兴了。好吧，不唱圣歌，你的话真是金玉良言，况且这些圣歌已经老掉牙了。我来给你唱一支新的。”

“是什么曲子？”国王问。

“还是原来的曲子。”西科说。

他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国王欠债一亿埃居，

<sup>①</sup> 即将一个词的字母改变位置，以组成另一个词。

“何止这一点！”亨利说。“看来这位歌词作者并不了解朕的情况。”

西科于是又若无其事地改口唱道：

亨利欠债两亿埃居，  
宠臣嬖幸挥金如土。  
多立些巧妙名目，  
来课征新的税赋；  
变几个新鲜花样，  
填补上空虚国库。

这批魔鬼，欲壑难填，  
横征暴敛，贪得无厌。  
穷苦百姓，啼饥号寒，  
衣食无着，濒临绝境。

“好！”在一旁编织丝绳的格吕说道，“你的嗓子蛮不错嘛，西科。来，朋友，把第二段再唱一下。”

“瓦卢阿，”西科没有答理他，“让你的嬖幸不要叫我朋友，这对我是奇耻大辱。”

“还是唱你的吧，西科。”国王说。“你一说起话来，就不象样了。”

“好吧，”西科说，一面又唱了起来：

这些人——  
谈吐文雅，  
衣冠楚楚，  
就连名媛淑女，  
也只好自叹弗如。

你看他——  
衬衫笔挺，  
领口雪亮，  
却原来是——  
米汤代替了粉浆。

“好极了！”国王说。“德奥，这米汤是不是你的发明？”

“不是，陛下。”西科说。“是去年被梅茵先生打死的圣梅格兰先生<sup>①</sup>发明的。陛下可不能将此发明权，从这可怜的死鬼身上夺走。他正仰赖这项发明和他为吉斯先生做的好事而传名后世呢。陛下要是将这项发明权抢走，他一生的事业也就被您砍掉一半了。”

一听西科提起这件往事，国王的脸色顿然变得阴沉起来。但西科压根儿没有留意，只见他继续唱道：

他们的毛发实在稀奇，

他忽然停下来说：“我唱的自然还是你们这几个嬖幸。”

“当然，当然。”冲贝尔说。

西科于是又唱道：

他们的毛发实在稀奇，  
你看它铰得多么整齐。  
后面光秃秃，  
前头长又长。

“你这首歌已经过时了。”德帕农说。

“昨天才编出来的，怎么会呢？”

---

<sup>①</sup> 即保尔·德·科萨德·圣梅格兰伯爵，亨利三世的嬖幸，著名决斗勇士。1578年，因勾引亨利·德·吉斯公爵的妻子，被公爵派人刺死。

“我们的发式今天早上刚改了样子，不信你瞧。”

说着，德帕农将头上戴着的无边小帽摘下来，让西科看了看。果然，他的头发前后已剪得一样平了。

“啊！真是太难看了。”西科说。

随后，他又唱了起来：

他们的头发抹着胶水，  
顶着雪白的衬领，  
硬绷绷宛如一排木筏。  
后脑再托上一顶小帽，  
叫你——  
雌雄难辨。

“下面就唱第四段，这一段可是非常不留情面了。”西科说。接着又唱道：

我们的祖先有赫赫战绩，  
为了胜利和荣誉，  
他们追南逐北，所向无敌，  
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又怎能令人相信：  
他们会把衬衫浆个笔直，  
假发卷个服贴，  
涂脂抹粉，  
在打扮上花尽气力？

“好极了！西科，”亨利说。“朕的弟弟要是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感激你的。”

“你指的是谁，孩子？”西科说。“是不是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

的约瑟夫·福龙修士<sup>①</sup>？不是说，你要到他那里立誓做修士吗？”

“不，”亨利对西科的插科打诨并未介意，“朕说的是朕的弟弟弗朗索瓦。”

“说的对。你这个弟弟所信奉的可不是天主，而是魔鬼。对，你说的是弗朗索瓦。托天主保佑，他是法兰西王子，也叫布拉邦公爵、洛蒂埃公爵、卢森堡公爵、盖尔德公爵、阿朗松公爵、安茹公爵、都兰公爵、贝里公爵、埃夫勒公爵和蒂埃里堡公爵，又叫弗朗德尔伯爵、荷兰伯爵、泽朗德伯爵、祖芬伯爵、梅纳伯爵、帕尔什伯爵、芒特伯爵和默朗—波弗伯爵，还叫圣帝国侯爵、弗里斯爵爷和马利纳爵爷。他还是比利时自由事业的捍卫者。他出世后本来有个鼻子，后来得了天花后又添了个鼻子。我为他写了一首四行诗：

弗朗索瓦有鼻子一对，  
先生们，见怪别怪，  
两个鼻子，自然有它道理存在，  
正好和他那双重面孔十分相配。

见西科转而嘲笑起他们的死敌安茹公爵来，几个嬖幸早已将西科刚才对他们的挖苦忘得一干二净，不由地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至于国王，到目前为止，他只是被西科捎带着挖苦了一两句，因而笑得比谁都爽朗。他圣心大悦，立即拿了几块糖果，掰了一点糕点，送入那几只小狗的口中，一面就他弟弟和几位嬖幸的为人说了几句凑趣的话。

西科突然叫了起来：

“啊！我可不敢谈政治。亨利，那真是太胆大妄为了。”

“你又想说什么？”国王问。

“我敢说，有件事你就不敢承认。”

“什么事？”亨利不禁一怔。

---

① 西科在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兄弟”在法语中也作“修士”讲。



“你知道，你每次签名写的是什么呢，亨利格<sup>①</sup>，我的孩子？”

“当心上当，陛下。”格吕说，他见西科一副笑咪咪的样子，认定他一定又要玩弄什么鬼把戏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国王问。

“那好，你每次签名，写的是什么呢？”

“当然罗……朕写的是……朕写的是……亨利·德·瓦卢阿。”

“好，先生们，请大家注意，”西科说。“这可不是我让他说的。瞧，在这十三个字母中，我们马上就可找到一个V字。”

“自然，瓦卢阿的第一个字母就是V。”

“神甫大人，请您将记事本拿出来，今后再写国王的名字，应该还其本来面目，因为‘亨利·德·瓦卢阿’只是一个变形字。”

“什么？”

“一个变形字。我来告诉你们这位现任国王陛下的真实姓名。刚才已经说了，在‘亨利·德·瓦卢阿’这十三个字母中有个V，请你们在记事本上写个V。”

“我已经写上了。”德帕农说。

“不是还有个i吗？”

“当然，‘亨利’的最后一个字母就是i。”

“有些字母本来就在一起，可是人们硬要把它们拆开，真是费尽心机。请你们在V后面写一个i字。写好了没有？”

“写好了。”德帕农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有个l？好，果然有。是不是有个a？也有。是不是还有个i，当然有。最后还有个n。诸加来，请你念一下。”

“很惭愧，我不会念。”德帕农说。

“瞧你这个笨蛋，你难道认为自己出身高贵，会不会念无所谓？”

“这个鬼东西！”德帕农说，一面向西科举起了手中的吹管。

---

<sup>①</sup> 亨利格，西科对亨利的昵称。

“你尽管打，可是还得给我念出来。”西科说。

德帕农扑哧一笑，随后念道：

“卑……卑鄙。”

“亨利，”西科笑道，“你看，我们不是找出一个来了吗？这就是你原来的教名。待会儿，等我将你的姓也找出来时，你可要象查理九世奖励阿密奥先生<sup>①</sup>那样，给我一笔奖赏。”

“西科，你就不怕挨棍棒？”国王说。

“棍棒？你到哪里去找棍棒来打我们这些武士，孩子？难道是要到波兰去找吗？”

“可怜的西科，”格吕说，“梅茵先生那天发现你同他的情妇私通时，似乎用棍棒打过你呢。”

“这正是我们要共同讨还的一笔债。请放心，格吕先生，这笔债一直记在帐本上。”

随后，他将一只手放到了前额上，表明他开始承认脑袋是管记忆的地方。

“你看，格吕，”德帕农说，“经你这样一说，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国王原来的姓是什么了。”

“你不必担心，亨利。”西科说，“对于吉斯先生，我抓住的，是他戴绿帽子的事，而对于你亨利，我的发现便只是小意思了。”

“那么他的姓是什么？”几个年轻人同声问道。

“在所余字母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有个大写H。请将H写下来，诺加来。”

德帕农遵命写了个H。

“然后是e和r，再就是‘瓦卢阿’中的o。随后便是你们用来将名和姓分开、语法学家称之为介词的de，请将这两个字母都写下来。最后是他的姓的最末一个字母s。好，德帕农，请你念一下。”

---

<sup>①</sup> 阿密奥（1513—1593），法国人文主义者，曾因翻译古希腊文艺作品而受到宫廷的赏识。

“埃罗德<sup>①</sup>，”德帕农说。

“什么？‘卑鄙的埃罗德！’”国王叫了起来。

“完全对。”西科说。“你每天签名时就是写的这个，孩子。”

随后，他仰面靠在门框上，摆出一副无比憎恶的样子。

“西科先生，你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过份了。”国王说。

“我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西科说。“你们这些国王就是这种德性，谁要是同他推心置腹，他就会火冒三丈。”

“你把朕的姓说成什么啦？”国王说。

“你可别瞧不起这个姓，孩子。”西科说。“对于一个每月有两三次需要犹太人的国王来说，这可是一个很好的姓。”

“这家伙可真是鬼话连篇。”国王叫了起来。“先生们，你们闭上嘴好不好。只要你们不理他，他也就没有兴头了。”

众人于是不再言语，车内立刻鸦雀无声。西科并不想打破这种沉默，因为他正凝神注视着车子所经过的街面。不想几分钟后，当车子穿过莫贝尔广场，到达胡桃树街时，西科忽然从车上跳下，推开车旁的卫兵，跑到一幢外表颇为富丽堂皇的房子前面跪了下来。房屋临街的一面有一个雕镂精细的木头阳台。

“嗨，你这不信教的家伙。”国王向他叫道，“圣热内维埃弗街就有个教堂，何必跑到这里来祷告？难道这房子后面有个教堂或临时设下的祭坛？”

西科没有理他。只见他跪在石板地上，正在那里祷告，声音十分响亮。国王句句听在耳内：

“仁慈的天主！公正的天主！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幢房屋。我曾在这里经受了很大痛苦。啊！天主，这痛苦，虽然不是为了你，但至少也是为了你的一个子民。我从来没有要求你惩办这件事的凶手梅茵先生及其同谋尼古拉·达维。不，天主，我不是一个不能等待的人，我有耐心，虽然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

① 埃罗德（公元前73年—公元前4年），犹太国王，以凶残著称。

六年来——其中有一年是闰年——我一直在计算着梅茵先生和尼古拉·达维先生对我欠下的这一小笔债务的利息。如果按年率十分计算——这个利率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国王借的债务就是付的这种利息——七年的利息加在一起就可使本金增加一倍。仁慈的天主！公正的天主！请让我的耐心再坚持一年。凶残的洛林亲王和那个诺曼底刺客，在这幢房子里叫人打了我五十皮鞭，让我流了一品脱<sup>①</sup>鲜血，他们欠我的这笔债，到时候每人必须加倍偿还。这样，不管梅茵先生块头多大，尼古拉·达维身材多高，这一百下皮鞭和两品脱鲜血的债务是够他们偿还的。他们有十之八九招架不住，到不了一百下，他们便会呜呼哀哉的。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祈求天主赐福于我。”

“阿们！”国王跟着说了一句。

西科在地上吻了一下。四周看热闹的人群见他这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无不感到莫名其妙。但正当众人惊讶不置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他们，回到车内，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三年来，国王的权力虽已被人剥夺殆尽，但终究还是国王，在这种事情上，依然拥有首先发问的权利。只见他向西科问道：“西科先生，你的唠唠叨叨、捶胸顿足的祷告真是奇妙极了。为何要在这幢毫无神圣可言的房屋前面出丑呢？”

“陛下，”西科说，“我这个人同狐狸一样，总爱在自己被人打伤的地方盘桓不去，只有等到对方也在这里受到应有的惩罚时，我才会罢休。”

“陛下，”格吕大声说道，“陛下刚才也听到了，西科在他的祷告中提到了梅茵公爵。我敢打赌，他的祈祷一定同我们刚才说的要让他挨顿棍棒有关。”

“你尽管打赌，雅克·德·勒维·格吕伯爵。”西科说。“你会赢的。”

---

① 品脱，液体容量单位。旧时法国一品脱合0.93升。

“究竟是怎么回事？”国王问。

“陛下，”西科说，“我曾经爱上了一位小姐。她不但心地善良，而且生得妩媚动人。她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一天夜里，我来看她时，不想一位亲王醋性大发，竟然派人将房子包围起来，抓住我，将我揍了个半死，逼得我走投无路，只好破窗而出，从临街的阳台上跳了下去，侥幸捡了一条命。打那以后，每当我经过这里时，总要跪下来祷告一番，感谢天主对我的护佑。”

“陛下，您刚才还在责怪他呢。我倒觉得，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可怜的西科实在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样说来，你当时是遭到一场痛打了，可怜的西科。”国王说。

“那还用说？可是并没有达到我所希望的。”

“这怎么说？”

“说真的，我是准备好挨他几剑的。”

“为的是惩罚自己？”

“不，为的是惩罚梅茵先生。”

“啊！朕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对这个恺撒，狠狠报复一下……”

“不，陛下请不要张冠李戴。‘恺撒’是那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即他家的那个一心想当法国国王的老大。他欠的是你的债，孩子，我们两个都去讨还各自的债吧。”

亨利很不喜欢人家在他面前谈起他的这位姻兄德·吉斯。西科这一番话，他听了大为不悦，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谈话因而中断，以致车到比塞特时仍未恢复。

车子从卢浮宫到比塞特竟用了三个小时，有的人开始悲观起来，认为第三天中午方可到达，乐观者仍认为第二天傍晚便可到达。

西科则认为第三天中午也到不了。

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走出巴黎城，前进的速度也就快多了。天气还算不错，寒风不太刺骨。太阳终于穿出云层，大地立刻一片金辉。这景象很有点象明丽的秋天，那时，在旷野漫步的人，往往会



在萧萧落木声中悠然举目，透过窃窃私语的丛林，凝视那蔚蓝的天空。

队伍到达儒维西镇，已是下午三点钟了。翘首仰望，奥尔热河上的石桥清晰可见。傍晚的凛冽寒风送来了“王宫饭店”烤肉串的香味和阵阵欢声笑语。

西科闻到这扑鼻的肉香，不由地俯身车外向那边看了看，忽然发现饭店门前站着几个披着斗篷的人。其中一人长得特别矮胖，宽大的帽沿将整个面部都遮盖了起来。

一见国王的人马到来，他们立即走了进去。

但是，不管这矮胖的家伙动作如何迅速，他的身影早已引起西科的注意。所以就在他进入饭店的时候，西科这个加斯科尼人也跳下了车。他向跟在车后边的侍从要了一匹马，走到一个被薄暮笼罩的墙角里，让浩浩荡荡的队伍继续向埃松进发，因为国王打算赶到那里去过夜。待队伍逐渐远去，车轮声在石板路上完全消失后，西科才从那昏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他故意绕了个大弯，从城堡背后走到了饭店的门前，使人感到他是从枫丹白露来的。到达窗前时，他迅速向窗内瞥了一眼，发现刚才那几个人，包括那矮胖的家伙，仍在里面，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欣喜。不过，他不想让此人发觉他的到来，所以没有进入他所在的房间，而是在对面房间里要了一瓶酒，找了个既不显眼又可时时监视那边动静地方坐了下来。

他从这昏暗的角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房间的壁炉。那矮胖的家伙就坐在炉旁的一张小凳上，他显然没有料到现在会有人注意他，因而放心大胆地坐在炉前，任从刚刚投进炉膛的干柴发出的熊熊火光将自己的脸膛照得通红。

“果然是他！”西科自言自语道。“刚才在胡桃树街的那幢房子前祷告时，我就好象预感到他要回来。可是，他到巴黎来，为什么要这样藏形匿迹呢？你看他见到我的朋友埃罗德的车队时是多么惊慌！怪哉！难道天主认为，我应当尽快向他讨还债务，而不必再等一年了？”

过了一会儿，西科惊喜地发现，他呆的这个地方，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而且由于一种意外的巧合，还可以将他们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他于是将耳朵冲着那边，开始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们谈些什么。

只见那矮胖的家伙向其同伙说：“先生们，我看现在可以走了。大队人马早已过去，我们现在上路是万无一失的。”

“完全对，大人，绝不会有什么问题，”内中一人答道。西科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心中不觉一怔。由于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为首的身上，他对此人根本未加留意。

此人身材瘦长，面色苍白，一副奴才相，而那个他称之为“大人”的家伙却长得十分矮胖，一张红棕色的脸膛显露出一副傲慢的神态，二人恰成鲜明的对照。

“啊，尼古拉先生，”西科在心中暗暗笑道，“你也来了……这一次，要不同你见个高低，我誓不为人。”

说着，他将杯内的残酒一饮而尽，向店主付了账，以便随时可以离去。

果然，他所注目的那七个人，此时也付了钱，更确切地说，由那矮胖的家伙替大家将酒钱付了。随后，他们走到门外，每人从马夫手上接过一匹马，跨了上去，踏上了通往巴黎的大道，转眼之间便在刚刚升起的暮霭中消失了。

“好！他到巴黎去了。这样说来，我也只好回去了。”西科说。

他于是飞身上马，遥遥地跟在他们后面，目光时时盯着那几件灰色的斗篷。有的时候，为了不被对方发觉，他稍稍放慢了一点速度，但仍密切地注意着前方传来的马蹄声。

快到弗罗芒多时，那一行人忽然离开大道，取道田间小径，经舒瓦齐跨过塞纳河上的夏朗通桥，进了圣安东尼门。不久，他们便一个个在吉斯公馆的大门里消失了。吉斯公馆似乎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因为他们一进去，大门便立即关上了。

“好啊！”西科一面走到四子街的拐角处藏起来，一面嘀咕道，“他们今晚好象有什么事情，这其中不仅有梅茵，而且有吉斯。我跟踪而来不过是出于好奇，现在看来必有一场好戏在后头。姑且在这里等一等再说。”

饥饿和寒冷开始苦苦地折磨他，但他仍然足足等了一小时。后来，大门终于开了。开门处，走出七个人来，但他们已不是披着斗篷的骑手，而是身穿修士服、头戴风帽的热内维埃弗会修士了。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串念珠。

“嘿！”西科不禁叫道，“真是意想不到，吉斯公馆居然成了香火圣地了！这些恶棍在里面转了一圈，便立刻变成了天主的羔羊。这可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他于是又象刚才那样，悄悄地跟了上去。他毫不怀疑，这几个穿着修士服的人，肯定就是刚才那些披着斗篷的骑手。

他们走过塞纳河上的圣母桥，穿过巴黎旧城，从普梯桥经莫贝尔广场，到了圣热内维埃弗街。

走到胡桃树街时，西科在今天上午祷告过的那幢房屋前面，行了个脱帽礼，心中不由地感到纳闷：“怪事！难道他们又要到枫丹白露去了？果然如此，今晚岂不白遛了我一趟？不！他们不会走那么远的。”

果然，这几个家伙此时已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门前停下来，进到了门厅里。门厅深处，一个热内维埃弗修士正在一丝不苟地逐一检查每个人的手。

“天呀！”西科思忖道，“要想进去，看来非得有一双干净的手不可。显然，修道院今晚一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

他为自己不能跟着他们进入修道院而感到十分懊恼。他向四周环视一眼，惊讶地发现，附近的大街小巷此时正有不少头戴风帽的修士，有的独自一人，有的成双成对，向修道院走来。

“哎呀！”西科暗自叫道，“今晚这里莫非要召开热内维埃弗会全体修士大会？说真的，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大会哩，今晚

倒很想去开开眼界。”

只见那些修士走进门厅后，都一个个将手摊了开来，似乎是出示什么证件，然后便走了进去。

西科心想：“要想进去看来有两件东西必不可少：首先，你看他们全都穿着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修士服，穿普通服装的人一个也没有；其次，他们走近守门修士时，都将手伸了出来，显然是出示什么证件。啊，高朗弗罗修士，我的好友，你要在这里的话，我就不愁进不去了。”

他无意间发出这种感慨，是因为蓦然想起了常常陪他在卢浮宫外的餐馆里贪杯的好友——一位资历很深的热内维埃弗会修士。国王悔罪那天，他就是同这位修士在蒙马特门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只野鸭，喝了几杯加了香料的葡萄酒。

穿着长袍的修士仍在络绎不绝地向这边涌来，那样子简直象是巴黎市民中至少有一半人是热内维埃弗会的成员。守门修士毫无倦意，始终一丝不苟地检查着进入修道院的每一个人。

西科在心里嘀咕道：“今晚这里肯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既然已被我发现，就应当彻底把它弄明白。现在是七点半，初步情况已经掌握。我必须马上到丰泽酒家，去找高朗弗罗修士，他现在一定在那里吃晚饭。”

他于是跨上马，离开了那一群群陆续向修道院走去的修士，不久便到了圣雅克街。“丰泽酒家”就在这条街上，与圣布诺阿隐修院遥遥相对。酒家的常客是一些大学生和口味刁棘的修士，因此生意兴隆，格调也颇为高雅。

店老板名叫克罗德·蓬霍麦。西科在这里早已是出了名的，这倒不是因为他常来光顾，而是因为他每次到来必留下一个金埃居，而且总要喝得迷迷糊糊方才离去。

## 第十八章

高朗弗罗修士

清朗的白天迎来了美丽的夜晚。不过，由于白天气温很低，夜晚也就更加寒冷了。迟归的市民口中呼出的热气，在手提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分明。大地冻得坚硬似铁，行人的脚步声和人们为抵挡寒气而发出的哼哼唧唧的声响清晰可闻。用现代物理学家的话来说，四周物体反射声波的性能如今是大大增强了。总之，在这春寒料峭的夜晚，人们一见到饭店玻璃窗上透出的淡红色火光，一股分外的喜悦便会在心中油然而生。

西科进入“丰泽酒家”后，首先走进大厅，向四周扫了一眼，但未见到他要找的人，于是径直向厨房走去。

厨房里的炉火上坐了一大锅油，店老板克罗德正在那里读一本圣经，等待油锅烧热，以便炸几条裹着面粉的鳕鱼。

听到有人进来，他合上书，抬起头来叫了一声：

“啊！是您，先生。晚上好，愿您努力加餐。”

“谢谢您的好意。我吃的愈多，您捞到的好处当然也愈多。不过今天就难说了。”

“什么？难说？”

“是的。您知道一个人自酌自饮，我是不会有多大胃口的。”

“如果需要的话，先生，”蓬霍麦举了举他那顶黄绿色便帽说道，“我可以陪陪您。”

“不用了，亲爱的老板先生。我知道您是十分好客的。我在找一个人。”

“是高朗弗罗修士吧？”蓬霍麦问。

“正是。”西科说。“他开始吃饭了吗？”

“不，还没有。不过您要快去。”

“为什么？”

“再过五分钟，他就吃完了。”

“什么？既然没有开始，怎么再过五分钟就吃完了呢？”

西科摇摇头，表示不敢相信。

“先生，”克罗德说，“今天星期三，是斋日。”

“那又怎样？”西科说，那神态似乎是对高朗弗罗的宗教热忱很不以为然。

“啊！叫我怎么说呢？”克罗德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我知道的并不比您多，但事情就是这样。”

“高朗弗罗要在五分钟内把饭吃完，世间的事可真是乱了套了。”西科说。“我今天怎么尽遇到这些怪事儿？”

说着，他带着不解的神色，走到一间类似雅座的客房前。房间的门上镶着玻璃，挂着红白相间的方格呢帷幔。他将门推开，看到房内点着一支蜡烛，灯芯在冒着浓烟。高朗弗罗修士坐在靠里的一张桌旁，正漫不经心地在一小盘用清水煮过的菠菜上加一点苏来纳奶酪。

可是这位虔诚的修士搅拌菠菜的神情是那样郁郁寡欢，表明他对这点奶酪会不会使这盘菠菜变得多么可口，并不抱太大的奢望。关于此人，我们至今尚未向读者作一番介绍，让我们趁此机会弥补这一缺憾吧。

高朗弗罗修士已有三十八岁光景，但身高却只有五尺。这可真是矮中之王了。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身材还是相当匀称的。因为他虽然矮得可怜，但肩宽竟达三尺，胸围则是九尺，从而使他在身高上的损失，全都找补了回来。

在两块雄健有力的肩胛骨之间，耸立着他那粗大的脖颈，颈上的肌肉粗如拇指，象一根根绳索一样，十分醒目。遗憾的是，身体



的其它部位也是那样粗壮，可见他这个人实在是既矮又胖，这就使他稍有激动，便有得中风的危险。不过他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因此而面临的危险十分了然，所以从来不会大动肝火。应当说，西科进来时在他脸上看到的那种不悦之色，他是很少有的。

“喂，老朋友，您在干什么？”西科对着他那张哭丧着的脸，以及那盘菠菜、那支没有剪烛花的蜡烛和盛满清水、只滴了几滴红葡萄酒的高脚杯，来回看了两眼，向他大声嚷道。

“您不是看到了吗，我的好兄弟？我在吃晚饭。”高朗弗罗声若洪钟地说。

“几根菠菜加上一点奶酪，这难道也是晚饭？您在胡说什么，高朗弗罗？”西科说。

“今天是斋日，让我们都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吧，我的兄弟。”高朗弗罗用很浓的鼻音说，一面悠然自得地举目向天上看了看。

西科感到纳闷不已，因为据他所知，这位高朗弗罗修士对于刚开始的神圣斋戒，往常并不是这样恪守不渝的。

“拯救我们的灵魂！天晓得这杯清水和几根菠菜同拯救灵魂有什么关系？”

高朗弗罗不动声色地答了一句：

“星期五忌荤，

星期三亦然。

“您几点钟吃的午饭？”

“我没有吃午饭，兄弟。”高朗弗罗说，鼻音也越来越浓了。

“啊！您为什么总是用鼻音同我说话，要论这玩意儿，我难道

还比不过你们这些热内维埃弗会修士？”西科说着也用很浓的鼻音

同他说起话来。“您没有吃午饭，那您干什么去了？”

“准备一篇讲稿。”高朗弗罗神气十足地抬起头来。

“准备讲稿，干什么？”

“今晚在修道院布道。”

“今晚会有什么布道？真是奇怪。”西科心想。

高朗弗罗用叉子挑了几根拌了奶酪的菠菜放入口中，一面说道：“所以我要马上赶回去，否则听讲的人会等得不耐烦的。”

西科心中忽然一亮，想起了那些接二连三向修道院走去的修士。他觉得，梅茵先生可能也在其中。但他所不明白的是，高朗弗罗修士并不擅长口才，这是大家迄今所公认的，可是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院长约瑟夫·福龙为何会看中他，让他去向这位洛林亲王和众多修士布道。他不由地问道：

“是吗？布道定于几点开始？”

“九点至九点半。”

“真的？现在是差一刻九点，请给我五分钟。真见鬼，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在一起吃饭了。”

“这并不是我们的错。”高朗弗罗说。“亲爱的兄弟，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始终如初。您要天天伺候国王亨利三世，我也是整天忙着募捐，除了募捐就是祷告。大家没有时间见面，这是不足为怪的。”

“说的对，”西科说。“所以我觉得，今日既然幸会，就更应该好好乐一下。”

“我何尝不有同感？”高朗弗罗说，脸上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可是我还得走。”

他挪动一下身子，站了起来。

西科用手按住他的肩头，让他重新坐了下来，一面说道：“您总该把盘里的菠菜吃完吧。”

高朗弗罗看着那盘菠菜，不禁叹息一声。

随后，他的目光落在那杯滴了几滴红葡萄酒的清水上，但旋即又转移了开去。

西科一见此景，觉得时机已到，立即向他说道：

“您还记得我们那次在蒙马特门吃的一餐便饭吗？那一天，国

王亨利三世在那里经受苦刑，我们却跑去用虾酱作调料，吃了一只在格朗热—巴特利埃沼泽地打到的野鸭；还有那酒真是名不虚传，简直可以同勃艮第酒媲美。您说那是什么酒来着？那还是您发现的哩。”

“那是我家乡罗莫内的特产。”高朗弗罗说。

“对，对，我想起来了。您这挪亚的子孙，就是喝了这琼浆玉液长大的。”

高朗弗罗现出一丝苦笑，用舌尖舔了舔嘴唇。

“您觉得那酒的味道怎样？”西科又问。

“当然不错，”高朗弗罗说。“不过并非上乘。”

“店老板克罗德·蓬霍麦那天晚上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的酒窖里藏着五十瓶希世之珍，比我们那天在蒙马特门喝的不知要强多少。”

“他说的是事实。”高朗弗罗说。

“什么！您也知道？”西科叫了起来。“您明明守着这些好酒，却为何要喝这淡而无味的清水呢？”

他一把端起高朗弗罗的酒杯，把杯内的水泼洒在地上。

“来日方长，我的兄弟。”高朗弗罗说。“一个人，当他喝完酒之后，如果除了赞美天主给人间带来的此种乐趣外，别无其它事可做，当然可以喝它几杯。可是当他还得去布道时，那就还是以一杯清水为宜了。清水虽然淡而无味，但却只能如此，正如人们所说：Facunda est aqua<sup>①</sup>。”

“可是我却要说：Magis facundum est vinum<sup>②</sup>。”西科争辩道。“您看，我今天也要去布道，不过我可不管这些，我就要一瓶罗莫内酒来。高朗弗罗，您觉得我应当叫什么菜下酒？”

“可别要菠菜，”高朗弗罗说，“真是太难吃了。”

---

① 拉丁文：“清水是上等饮料。”

② 拉丁文：“酒为更好的饮料。”

西科将高朗弗罗的菜盘端起来闻了闻：“可不是！”

他打开窗户，连菜带盘一起扔了出去。

接着，他转过身来，大声呼叫：

“克罗德老板！”

店老板显然正在门外恭候，西科一叫，他便应声出现了。

“克罗德老板，”西科说，“请给我拿两瓶罗莫内酒来。您不是说您的酒可以赛过任何一家吗？”

“为什么要两瓶？”高朗弗罗说。“您知道，我是不喝的。”

“您要是喝的话，我就会要四瓶，六瓶，甚至把酒窖里所有的酒都要来的。”西科说。“可只我一个人喝，有什么意思？两瓶足够了。”

“不错，两瓶可以了。”高朗弗罗说。“如果您再要两盘清淡的菜下酒，您的忏悔神甫是不会说您的。”

“当然，”西科说，“今天是斋日，岂能动荤？”

说着，趁店老板到地窖里去取酒的当儿，他走到橱柜前，从里面拿出一只芒市小母鸡。

“您怎么啦？我的兄弟。”一直在默默地注视他的高朗弗罗忽然说道，“您在干什么？”

“您看，一条鲤鱼，再不拿，别人就会拿走的。每逢斋日，这种东西抢得可厉害了。”

“一条鲤鱼？”高朗弗罗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是啊，一条鲤鱼。”西科一面说，一面将肥嫩的小鸡放到他面前。

“鲤鱼哪有这样尖的嘴？”高朗弗罗问。

“什么尖不尖？”西科说。“鱼的嘴不就是这样吗？”

“哪有翅膀？”高朗弗罗又问。

“什么翅膀？那是鳍！”

“怎么还有羽毛？”

“嗨！亲爱的高朗弗罗，您想必是醉了。那是鱼鳞！”

“醉了？”高朗弗罗分辩道，“瞧您说的，我只是吃了一点菠菜，喝了几口白水而已。”

“那一定是那点菠菜和白水，在您的肚子里搅和得您迷迷糊糊了。”

“天哪！”高朗弗罗叫了起来。“店老板来了，咱们问问他吧。”

“问什么？”

“这东西究竟是鱼还是鸡？”

“行。不过要让他先把酒打开。我倒想知道他拿来的酒是否就是我要的那种。克罗德先生，请把酒打开。”

店老板打开一瓶，给西科倒了半杯。

西科一仰脖，灌了下去，口中发出一片啧啧声。但又说道：

“哎呀！品酒我可是外行。不论什么酒喝过之后很快就将那美味忘得一干二净，所以无法判断这酒比蒙马特门的酒究竟是好还是坏，甚至是否就是那种酒，我也不敢断定。”

高朗弗罗看着杯底残存的晶莹酒滴，眼里射出贪婪的目光。

“来，我的修士，”西科在他的杯内倒了一小口，“您在这个世界上，是启迪众人的师表，请指教指教。”

高朗弗罗拿起酒杯放到嘴边，慢慢地将那一口酒喝了下去，最后说道：

“是罗莫内酒。不过……”

“怎么？”西科说。

“只喝这么一点我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我可是非常想知道它究竟是好是坏。”西科说。“因为我不愿被人蒙骗。要不是您今晚要去布道的话，我一定请您再尝尝。”

“为了让您高兴，我可以再喝一点。”高朗弗罗说。

“太好了。”西科说。

他于是又在这位热内维埃弗会修士的酒杯里倒了半杯。

高朗弗罗怀着比刚才更深的敬意端起酒杯，认真地尝了尝。

“果然比我们那天喝的要好，”他说。“您尽可放心。”

“这样说来，店老板是没有骗我了。”

“一个会喝酒的人，”高朗弗罗又说，“喝第一口可以知道酒的产地，喝第二口便可知道优劣，要是喝第三口，则可说出酿造的年代了。”

“酿造的年代？”西科说，“这我倒想知道知道哩。”

“有什么难的？”高朗弗罗将酒杯递了过来，“请再给我斟一点，我马上可以告诉您。”

西科给他倒了大半杯，高朗弗罗一口一口地将这半杯酒一饮而尽。然后将酒杯放到桌上，不慌不忙地说：

“1561年。”

“了不起！”克罗德·蓬霍麦惊叫道，“就是1561年的，一点不错。”

“高朗弗罗修士，”西科摘下帽子，肃然起敬地说，“罗马有不少品酒的行家，但谁都没有您这样到家。”

“我不过是常喝罢了。”高朗弗罗谦逊了一番。

“不，您有品酒的天赋。”西科说。“常喝有什么用？我就是个，哪天不喝它几杯？对了，您今晚有事吗？”

“您看，我这就走了。”

“到哪儿去？”

“去布道。”

“不吃块鱼再走吗？”

“对了。”高朗弗罗说，“我的好兄弟，看来您在菜蔬方面比饮酒还要外行。蓬霍麦先生，您说这是什么？”

他向店老板指了指那只母鸡。

店老板被问得莫名其妙，瞪着一双大眼看着他。

“是这样，蓬霍麦先生，”西科说，“他问您这东西是什么。”

“你们这是怎么啦？”店老板说。“连鸡也不知道吗？”

“鸡！”西科无精打采地说。



“而且是真正的芒市鸡。”克罗德又说。

“怎么样？”高朗弗罗现出颇为得意的样子。

“看来我错了。”西科说。“不过我现在可真想吃这只鸡，但又不想亵渎神明。高朗弗罗修士，请看在我们的交情上，给这只母鸡洒几滴圣水，将它命名为鲤鱼。”

“啊！啊！”高朗弗罗说。

“请务必帮点忙，”西科又说，“否则我是宁愿犯死罪也要把它吃掉的。”

“好吧！”三杯酒下肚，这位性情随和的修士，再也不能克制了。“不过这儿没有圣水。”

“不记得在哪里见过这样一句话：”西科说，“实在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用来顶替。一件事只要你想做，就不愁缺这缺那。亲爱的修士，就用酒来代替圣水吧。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其圣洁性势必要差一些，但总不会那样污浊了。”

说着，他给高朗弗罗满满斟了一杯，这第一瓶酒就这样报销了。

高朗弗罗于是对着那只母鸡说：

“我现在以巴克楚斯、莫缪斯和科缪斯<sup>①</sup>三位一体的庞大格吕埃<sup>②</sup>圣人之名，将你命名为鲤鱼。”

随后，他将手指插入杯中，蘸了几滴酒，洒在鸡身上。

西科端起杯来，与高朗弗罗碰了一下，一面说道：

“现在让我们来为新命名为鲤鱼的小东西干杯，愿店老板克罗德·蓬霍麦施展其绝妙手艺，把这条鱼做得鲜美无比，使之除原有的特色外，再增加一些新的风味。”

“干杯！”高朗弗罗发出一阵大笑，但马上又收敛笑容，将西科刚才替他斟的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干杯！天哪！这可真是金浆玉醴。”

---

① 巴克楚斯、莫缪斯和科缪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戏谑之神和欢乐之神。

② 庞大格吕埃，法国作家拉伯雷（1494—1533）小说《巨人传》中人物。

“克罗德老板，”西科说，“请立即将这条鱼拿去抹上新鲜黄油，洒点葱花和肥膘细末，挂到铁杆上烤一烤，待它烤成金黄色后，就趁热端上来，并请带来两块放在滴油盘里的吐司。”

高朗弗罗一言未发，不过他看着西科，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他对这句话完全赞同。

“现在，”西科见自己总算将这位修士挽留了下来，接着又说道，“蓬霍麦先生，请先给我拿点沙丁鱼和金枪鱼来。我们这位虔诚的高朗弗罗修士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是斋日，我们的晚餐必须绝对清淡。还有，再给我拿两瓶罗莫内1561年酿造的美酒来。”

厨房里飘来了阵阵肉香。这种烹饪法，同法国南方的做法，十分类似，贪恋口腹者无不为之倾倒。一闻到这扑鼻的香味，高朗弗罗修士早已心荡神驰，难以自制了。他馋涎欲滴，目光炯炯地坐在那里，但仍然努力克制着，又一次将身子挪了挪，站了起来。

“您真的要走吗？”西科说。“菜马上就来了。”

“不走不行呀！我的兄弟。”高朗弗罗举目向天上看了看，似乎是向天主表示，为了天主，他作出了多大牺牲。

“您空着肚子去布道可不行呀！”

“为什么不行？”高朗弗罗吞吞吐吐地问了一句。

“因为您会发生虚脱的。加利安<sup>①</sup>说过：Pulmo hominis facile deficit. 人的底气很容易丧失。”

“是啊！”高朗弗罗说。“我也常有这种体会。每当我底气充足的时候，我可以说得滔滔不绝。”

“您看是不是！”西科说。

“所幸我有着满腔的热忱。”高朗弗罗说，一面在椅子上重新坐了下来。

“可是单有热忱还是不够的。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吃几条沙丁鱼，饮两杯这上等好酒再走。”

---

<sup>①</sup> 加利安（218—268），古罗马皇帝。

“好吧，那就请您给我一条沙丁鱼，外加一杯酒，多了可不行。”高朗弗罗说。

西科在他的盘子里放了一条沙丁鱼，并递给他一瓶酒。

高朗弗罗顺手将沙丁鱼放入口中，喝了一杯酒。

“您觉得怎样？”西科问，他千方百计向高朗弗罗敬酒，而自己却几乎是涓滴不饮。

“果然，”高朗弗罗说，“我觉得不那么虚弱了。”

“可是要去布道的话，仅仅达到这一点还是不行的，必须使自己完全感觉自如。”西科又说。“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就把那条鲤鱼的两个鳍吃了再走。因为若不多吃一点，喝下去的酒会存在心里的。Merum sobrio malè olet<sup>①</sup>。”

“您说的对极了，这我可没有想到。”高朗弗罗说。

这时，店老板已将那只鸡从烤杆上取下端了上来，西科乘势撕了一条他称之为鳍的鸡大腿递给他。转眼之间，高朗弗罗便将这只鸡腿啃了个精光。

“这条鱼做得真好。”高朗弗罗赞不绝口。

西科于是又将另一条鸡腿撕下来，放入他的盘中，自己则找了个翅膀慢慢地啃着。接着，他又打开一瓶酒，一面向他说道：

“这酒也实在好。”

两条鸡腿下肚，高朗弗罗的惊人食欲便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忙个不停地在那里狼吞虎咽。顷刻间，那只肥母鸡便只剩下几根残骨了。但犹嫌不足，又向店老板叫道：

“克罗德先生，我实在饿得慌。不是还有一盘肥肉片摊鸡蛋吗？”

“是呀，蓬霍麦。”西科说，“我不是向您说过吗？”

“是的。”这位生财有道的店老板对客人总是有求必应的。

“那就快端上来吧。”高朗弗罗说。

---

① 拉丁文：“对于一个饮食清淡的人来说，酒不是好东西。”

“请稍等片刻。”店老板见西科瞟了他一眼，立即走了出去。

“啊！”高朗弗罗将握着叉子的大手放到桌上说道：“现在才觉得好受些。”

“可不是！”西科应道。

“摊鸡蛋要是马上就来，我一口就能将它吞下去，正象这杯酒，我一仰脖，就下去了。”

他贪婪地看着桌面，那第三瓶酒也早已喝去一大半了。

“奇怪，您是否前一阵病过？”西科问。

“朋友，我这个人真是太笨。”高朗弗罗说。“那篇鬼讲稿真弄得我茶饭无心，三天来，一直在想着它。”

“那一定相当出色了？”西科说。

“简直棒极了。”高朗弗罗说。

“摊鸡蛋还没来，能否先给我讲一讲。”

“不行，”高朗弗罗说，“我的弄臣先生，哪有在饭桌上讲道的呢？您在国王的宫廷里见过吗？”

“愿上帝保佑国王长寿！”西科将头上的毡帽举了举说，“在国王亨利的宫廷里，常可听到非常感人的演说。”

“都说的是什么呢？”高朗弗罗问。

“关于道德。”西科答道。

“哦！”高朗弗罗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惊叫起来，“这样说来，你的这位亨利三世，却还是一个注重道德的人呢。”

“他是否注重道德，我不敢说。”西科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从未见过什么让我感到羞耻的事。”

“这我相信。”高朗弗罗说。“很久以来，你这个色鬼是否感到羞耻过？”

“啊！你骂我色鬼！”西科说。“可是我节制饮食，不近女色，我参加过所有的苦刑和斋戒！”

“说得多漂亮！可是你的那位同萨尔达纳珀尔、纳布绍多诺索尔以及埃罗德一样荒淫无道的国王搞的那些苦刑和斋戒，全都

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幸大家已经开始看透他了，让他见鬼去吧！”

说着，这位高朗弗罗修士，不但没有向西科透露那篇讲稿的内容，反而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为了获取金钱，  
国王把自己装扮成穷汉，  
和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他象隐士一样忍饥挨饿，  
利用苦刑和斋戒，  
骗取他人的怜悯；  
但巴黎已识破他的面目，  
任凭他哀告乞怜，  
也不愿再给他分文；  
因为人们已借给他那么多，  
不得不对他说明：  
你还是沿街行乞去吧。

“好极了！”西科叫道，“唱得好极了！”

“好！”他在心里嘀咕道，“既然他兴致这样浓，总会说出什么来的。”

这时，蓬霍麦一手端着摊鸡蛋，一手提着两瓶酒走了进来。

“快拿来，快拿来！”高朗弗罗叫了起来。他两眼闪着光，咧着大嘴，露出了两排白牙。

“慢着，朋友，”西科说，“您不是还要去布道吗？”

高朗弗罗两颊绯红，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里面早就准备好了。”

“您不是说，是在九点至九点半开始吗？”西科说。

“那是骗您的。”高朗弗罗说。“omnis homo mendax”

confiteor<sup>①</sup>。”

“那么究竟是几点开始？”

“十点。”

“十点？据我所知，修道院是九点关门。”

“让他关好了，我有钥匙。”高朗弗罗一面透过装着红葡萄酒的酒杯对着蜡烛端详，一面说道。

“您有修道院大门的钥匙？”西科问。

“喏，就在我的衣袋里。”高朗弗罗拍了拍自己穿的那件修士服。

“不可能。”西科说。“我曾在三个修道院做过补赎，知道那里的规矩。大门的钥匙怎么会交给一个普通修士？”

“不信您瞧。”高朗弗罗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兴冲冲地拿出一枚银币，送到西科面前。

“什么？钱！”西科说。“啊，我明白了。您想贿赂守门的修士，让您随意出入。罪孽！”

醉眼朦胧的高朗弗罗，咧开大嘴，怡然自得地笑了起来。

“可是仅仅这一枚便足够了。”他喃喃地说。

他正准备把银币放入衣袋，忽听西科叫道：

“等一等。这银币好象有点怪。”

“是啊！上面刻着异教徒<sup>②</sup>的像，”高朗弗罗说，“中间还有个洞。”

“可不是？”西科说。“这还是贝恩<sup>③</sup>王国建国时铸造的银币，而且真的有个小洞。”

“这是刺入异教徒心藏的匕首。”高朗弗罗说。“绞死异教徒！谁要是能杀死这些家伙，必会享尽天福，我也要把我天国应得的一份奉送予他。”

---

① 拉丁文：“没有一个人不撒谎。”

② 本书中出现的异教徒，皆指胡格诺教，即与天主教对立的新教。

③ 贝恩，法国西南部一古代省份。贝恩王国也称纳瓦尔王国。



“啊！”西科心想，“这个无赖总算开口了，不过他醉得还不够厉害。”

说着，他又给他斟了满满一杯，一面说道：

“是啊！杀绝异端！弥撒万岁！”

“弥撒万岁！”高朗弗罗接着喊了一声，将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

西科看着高朗弗罗手心里捏着的这枚钱币，猛然想起刚才那些修士进入修道院的门厅时，都一一将手伸出来任守门修士检查，于是向高朗弗罗问道：“这样说来，你只要向守门修士出示这枚银币……”

“马上就可以进去。”高朗弗罗说。

“不会遇到麻烦？”

“就象我喝这杯酒一样便当。”

“嗨！”西科说。“真要是象您说的，那就连银币也不需要拿。”

“我是说，”喝得酩酊大醉的高朗弗罗结结巴巴地说，“我是说，我一去大门就开了。”

“然后就开始布道？”

“是的，开始布道。”高朗弗罗说。“经过情形是这样的：我到了之后，你在听我说吗，西科？”

“我在听你说，我在一字不漏地听你说。”

“我到达之后……，会场上有许多人，他们都是经过挑选的，有男爵、伯爵、公爵。”

“还有亲王。”

“对，还有亲王，就是这些人。我谦恭地走到同盟<sup>①</sup>的忠实信徒中。”

---

① 即神圣同盟，也称神圣联盟，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成立的一个遍及全国的天主教组织，主要成员为贵族。其公开宗旨是消灭胡格诺教，但实际上被吉斯家族利用，成为他们篡夺王位的工具。

“同盟的忠实信徒！他们忠于什么？”西科骂了一句。

“我走到同盟的忠实信徒中。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于是往前走。去。”

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对了，”西科说，“您往前走。”

“我往前走。”高朗弗罗开始摇摇晃晃地挪动身子。

但他刚迈出一步，便在桌子角上打了个趔趄，摔到地板上了。

“好极了！”西科把他扶到椅子上。“您往前走，一边向大厅里的人致意，一边同他们说话。”

“不，我不说话，是他们向我说话。”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高朗弗罗兄弟，我们在等着您的布道，好样的同盟信徒，高朗弗罗兄弟。”

他把自己的名字重复了两遍，声调抑扬顿挫。

“哼！什么好样的信徒？一个十足的酒鬼！”西科又骂了一句。

“我开始布道。”

高朗弗罗说着又站了起来。但他觉得头昏目眩，于是闭着两眼，靠在墙上。

“对，您开始布道。”西科用手扶着他，不让他摔倒。

“我说：弟兄们，今天是同盟的好日子；弟兄们，今天是同盟很好很好的日子；弟兄们，今天是同盟最好最好的日子。”

一见此情，西科意识到这个烂醉如泥的修士是再也不能说出什么有用的情况了，于是放开了手。

高朗弗罗所以能站在那里，完全仰仗西科的扶掖，所以西科一松手，他也就晃动两下，贴着墙根滚到了地板上。由于两脚碰了一下桌腿，桌上的几个空酒瓶被震掉了下来。

“阿们！”西科说了一句。

高朗弗罗头一触地，便立即鼾声大作起来了。这雷鸣般的鼾

声，简直要把狭小的房间震塌。

“好呀！”西科说，“我的几瓶酒现在是发挥作用了，他不睡上十二小时是不会醒来的。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的修士服脱下来。”

时间不多了。他立即把高朗弗罗的腰带解开，将两只袖子脱了下来。随后，他替他翻了个身，给他裹了一条桌布，在他头上罩了一条餐巾。这一切办妥之后，西科把高朗弗罗的修士服往自己的斗篷下面一塞，走到了厨房里。

“蓬霍麦先生，”他递给店老板一枚金币，一面说道，“这是给您的。高朗弗罗修士已经睡着，请不要叫醒他。我的马也暂放在您这里，请照管一下。”

店老板一见到金币，不由地心花怒放：“西科先生，您尽管去好了。”

西科于是放心地离开了酒店。他迈着轻捷的步伐，迅速走到圣埃蒂安街的街角，换上高朗弗罗的修士服。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枚有贝恩国王头像的银币捏在右手中，径直向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走去。此时正是差一刻十点，他感到自己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 第十九章

### 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

为了慎重起见，西科在穿上修士服时，把暂时不用的斗篷和其它衣服在前后胸满满塞了一层，使自己从外表看去顿然成了一个同高朗弗罗一样的胖子。他的胡须本来就长得同高朗弗罗相仿，至于他们的嗓音，虽然由于他们一个来自索恩河畔，一个来自加龙河畔

而有着明显的不同，但西科常常喜欢模仿高朗弗罗的腔调，久而久之竟能达到非常逼真的程度。而大家知道，他在戴上风帽后，人们对于他所能注意到的，也就只有那一撮胡须和说话的声音了。

西科到达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时，守门人正在等候几个姗姗来迟的修士，大门很快就要关闭了。他将手中那枚中间穿了个小孔的银币给守门人看了看，守门人什么也没说，他也就走了进去。他见前面走着两个修士，于是跟在他们身后，走到了修道院的教堂里。国王对于这座修道院一向十分重视，西科因而常能随同国王来这里走走，所以对这里的情况较为熟悉。

教堂是一座罗曼式建筑，建于十一世纪。同当时的所有教堂一样，它的弥撒台下方也修了个墓室。因此弥撒台要比殿堂高出八至十尺，台的两旁各有数级阶梯。两梯之间有一铁门，打开铁门，是一个同样大小的阶梯，缘梯而下便是墓室。

因此，弥撒台在整个教堂中居于突出地位，台的中央设有祭坛，祭坛上方挂着一幅据说是出自罗索<sup>①</sup>之手的热内维埃弗圣女<sup>②</sup>画像，两旁则放着克罗维和克罗蒂尔德<sup>③</sup>的塑像。

教堂里只点了三盏灯，一盏挂在弥撒台中央，另两盏挂在殿堂两边，与台上的灯成等距离。

这昏暗的灯光使整个教堂笼罩着一片肃穆的气氛，并使其影影绰绰的部分，无形中显得格外高大。

为使自己的视力适应这昏暗的光线，西科开始对教堂里的修士逐一点数，看他们究竟来了多少人。结果是，大厅里一百二十人，弥撒台上十二人，共计一百三十二人。台上的十二名修士，排成一排站在祭坛前面，宛如一队卫兵，在那里守护着祭坛上的圣体柜。

西科发现，在这些被高朗弗罗口口声声称之为同盟弟兄的修士

---

① 罗索（1494—1540），意大利著名装饰画家。

② 热内维埃弗（422—500），曾击退匈奴入侵的巴黎主保圣女。

③ 克罗维（465—511），法兰克人国王。曾于公元五世纪兴兵征讨诸侯，统一高卢全境。克罗蒂尔德是他的妻子。

中，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来到，因为在他之后，又进来了三个穿着宽大灰色长袍的修士，他们一直走到弥撒台中央，在那一排俨如卫兵的修士前停了下来。

西科进来后一直未加注意的一个显然是修道院里的侍童的小修士，这时在教堂里转了一圈，看众人是否已各就各位。检查完毕，只见他一径走到最后进来的那三位修士面前，向站在中央的一位，大声说道：

“一百三十六人已全部到齐。”

一直在大厅里跪着的一百二十名修士，于是站起身，在椅子上或神甫席上坐了下来。不久，各扇沉重的大门陆续关闭，教堂里，隆隆声此起彼伏。

西科虽然十分勇敢，但一听到大门关闭的声响，心中仍感到有点慌乱。为使自已镇定下来，他走到一个神甫席旁坐了下来，目光自然一直盯着台上的三个人，因为他们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人物。

有人给他们搬来三把椅子，他们于是也坐了下来，那样子简直同法官无异。他们身后的那十二名修士则依然站在那里。

大门的关闭声和与会者变换姿势而造成的喧闹，渐渐停息了。这时，铃声响了三下。

不消说，这是叫大家安静下来。因为铃声一响，便有人发出了一片嘘声；到铃响三下，整个大厅便鸦雀无声了。

只听那位年轻的修士又说道：

“蒙梭罗弟兄，关于安茹省的情况，您能向大会谈点什么吗？”

西科一听不觉一怔。

首先，这声音是如此洪亮，简直象是头戴盔帽、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所发出的呐喊，同身穿会服的修士毫不相称。

其次，蒙梭罗这名字，他几天前才在宫里听到，当时还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议论。

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整齐会服的修士，已迈着沉着而坚

定的步伐穿过人群，登上讲台，西科想看看他的脸庞，但除了那顶风帽，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由地嘀咕道：

“好吧，我看不到你们的脸，你们也别想看到我的。”

“弟兄们，”这位修士开始说话了。西科立刻听出，此人正是国王狩猎官蒙梭罗。“安茹省的情况不太好，这并不是因为那里没有人同情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得力的人开展工作。同盟在安茹省的工作本来由梅里多男爵负责，可是这位老人最近由于失去女儿，心情十分哀伤，对同盟的事关心甚少。在他的精神完全振作起来之前，我们是无法指望他的。至于我，我为同盟发展了三名会员，并已按照规定，将他们的名单投入本院募捐箱内。他们的为人，我绝对负责，接纳与否，请长老们决定。”

台下发出了一片赞叹声，待蒙梭罗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这声音也还没有停息。

“拉于里埃尔弟兄，”那个小修士又在叫下一个人了。他这样做似乎并无什么固定的考虑，而是在那里随便乱叫。“请对我们说一说，您在巴黎的工作开展得怎样？”

只见一个人风帽压得低低的，走到了蒙梭罗先生刚刚离去的讲台旁。

“弟兄们，”他说，“我对于天主教是否怀有贰心，在我们的教会取得胜利的伟大日子里，我的表现如何，我想你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弟兄们，我早就成了伟大的亨利·德·吉斯的一名忠实追随者，并为此而感到无上的荣光。他授予我的使命，那一天经贝姆先生<sup>①</sup>——愿天主保佑他的在天之灵——转告我后，我全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连我的那些房客我也想把他们统统杀光。由于我对这项神圣事业的赤胆忠心，我最近已被任命为警务官。我敢说，这一任命必会给教会带来很大好处。多年来，我一直在圣热尔曼—奥克塞卢瓦区的枯树街开设‘星辰饭店’，我可以借这次任命给我提供

---

① 贝姆（？—1575），吉斯公爵所豢养的刺客。曾于1572年的圣巴特勒米之夜，刺杀新教重要首领海军司令科利尼，后被胡格诺派抓获，越狱逃跑时丧命。



的便利，把该区所有异教徒登记造册，送交你们每人一份，以便大家都来监视他们的行动。是的，我对于杀死那些胡格诺派已不象先前那样积极了，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正在建立的神圣同盟所肩负的真正使命。”

“瞧，”西科自言自语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拉于里埃尔真不知杀了多少条人命呢！立功者总是备受信任的，他对神圣同盟的内幕一定相当清楚。”

“请说下去！说下去！”台下有几个人叫道。

拉于里埃尔一向认为自己口才出众，但苦于没有机会施展，现在，这一机会终于来到了。他稍停片刻，干咳了两声，又继续说道：

“弟兄们，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目标不仅要根除那些冥顽不化的异教徒，而且要设法使那些可能成为法国国王的人中不出现他们的同类。可是弟兄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弗朗索瓦二世本可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不幸无后而亡。查理九世的信教热忱是人所共知的，但也不幸无后而亡。至于亨利三世，他对教会的态度和所作所为无需我去评说，但他也可能是无后而亡。最后只剩下安茹公爵了，他不仅至今膝下无子，而且对神圣同盟态度冷淡。”

台下突然有几个人打断拉于里埃尔的发言，其中就有国王狩猎官蒙梭罗。

“这话从何说起？”他问道。“谁让您在这里放肆地指责亲王？”

“我说他态度冷淡，是因为他至今尚未要求加入同盟。这位弟兄打断我的话，想必可以替他担保。”

“谁告诉您他至今尚未提出要求？”蒙梭罗说。“您能断定，在新近提出申请的人中一定没有他？在将情况弄清楚之前，请不要这样武断。”

“那倒是，”拉于里埃尔说，“我不应该匆忙发表这种意见。不过请你们注意，这一家人都是短命鬼。安茹公爵不久也会死的，

而且也不会有后嗣。在他死后，王冠会落到谁人之手？不用说，一定是那个背叛教义、归附异端的最为狂热的胡格诺分子，那个纳布绍道诺索尔。”

一阵狂热的掌声打断了他的讲话。

“一定是那个亨利·德·贝恩，我们的神圣同盟主要就是为着对付他才建立起来的。大家都以为他在帕奥或塔尔勃谈情说爱，其实他在巴黎。”

“在巴黎？这不可能。”几个人同声喊道。

“他确实已来到巴黎。”拉于里埃尔大声叫道。“索弗夫人被刺的那天晚上，他就来了。现在可能还在这里。”

“杀死这个贝恩佬！”又有几个人大声叫喊。

“当然要杀死他。”拉于里埃尔接着说。“他要是还住到我的‘星辰饭店’去，这件事一定包在我身上。不过他是不会来的。你要想在老地方再抓到这只狐狸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有许多狐群狗党，一定是住到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家去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将这些人杀掉一批，至少也要把他们的人数弄清楚。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的同盟是合法的，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陛下已给予正式承认，我们并且得到了他的祝福和鼓励。因此，我们不必再把同盟搞得那么神秘莫测，完全可以让警务官和各区区长拿着名册挨家挨户去征求签名，凡自愿签名者便是我们的朋友，否则就是我们的敌人。许多赤胆忠心的教徒都认为，下一个圣巴特勒米之夜<sup>①</sup>很快又要到来了。只要这个时机一到，我们定要同上一次一样，把他们斩尽杀绝，免得天主为将这些败类同善良的子民区别开来而去操劳。”

拉于里埃尔的讲话结束了。这短短几句结束语，在大厅里掀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狂热掌声。待掌声逐渐停息后，那个小修士以庄

---

① 1572年8月23日，王太后卡特琳娜为消灭自己的政敌，借新教首领纳瓦尔国王亨利来巴黎与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成亲之机，挑起了一场屠杀新教徒事件。当晚被杀的胡格诺派达二千人之众，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圣巴特勒米大屠杀。

重的语调说：

“神圣同盟十分感谢拉于里埃尔弟兄对于同盟满腔热忱的支持。他的建议提得很好，将由长老会议认真加以考虑。”

大厅里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拉于里埃尔带着得意洋洋的神色，向与会者频频点首致谢，然后走下讲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啊！”西科自言自语道，“他们演的这场戏，我现在总算看出一点名堂来了。他们显然对我的孩子亨利不太放心，认为他对于教会的态度远远不如他的哥哥查理九世和吉斯兄弟坚决。既然梅茵这个家伙，在这件事情上插足很深，情况看来就是这样。他们兄弟俩现在正想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国中之国。果然遂愿，那个将军亨利，将可统帅王国的军队，脑满肠肥的梅茵将可掌管市民，而赫赫有名的红衣主教<sup>①</sup>则将控制教会。因此，我的孩子亨利总有一天会突然发现，他手中所掌握的，除了那串念珠，几乎是一无所有。他们可能会指着那串念珠，彬彬有礼地请他退到修道院里去。这可真是机关算尽呀！这样，最后便只剩下一个安茹公爵了。他妈的，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他？”

“高朗弗罗弟兄！”那个小修士又在请下一个人讲话了。

西科没有回答，大概是因为他正在沉思默想，考虑着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也可能是他对于自己今晚充当的这个冒名顶替的角色，还没有完全适应。

“高朗弗罗弟兄！”小修士又叫了一声，语音十分清脆、响亮，西科听了不觉一惊，心中嘀咕道：

“怪哉！怎么象是女人的声音？难道参加今天这个会议的，不仅身份不同，而且有女人？”

“高朗弗罗弟兄！您来了没有？”还是那娇滴滴的声音。

---

① 即洛林红衣主教路易·德·吉斯（1555—1588），神圣同盟主要首领，与亨利·德·吉斯和夏尔·德·梅茵合称洛林三亲王。1588年，亨利被刺不久，他也遭暗杀。

“哼！高朗弗罗弟兄！看来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了。”西科默默地嘟哝一句。

随后，只见他用很浓的鼻音，学着高朗弗罗的腔调说：“来了，来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听了拉于里埃尔弟兄的讲话，我正在考虑一些问题，所以没有听到您在叫我。”

拉于里埃尔的讲话，在与会者心中激起了强烈共鸣。大厅里，人们仍在低声议论，对他的讲话表示赞同。西科趁此机会，迅速考虑了一下自己该说些什么。

大家也许会觉得，西科现在完全没有必要代替高朗弗罗到讲台上发言，因为人人都戴着宽大的风帽，谁也不会认出他来。可是不要忘记，今天参加会议的人数是固定的，他们一旦发现高朗弗罗没有到会，必会引起高度警觉，西科的冒名顶替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躬着背，一面走上讲台，一面尽量将头上的风帽往下压。

“弟兄们，”他非常逼真地模仿着高朗弗罗的腔调说。“我在本院是负责募捐的。由于工作的便利，我可以经常到各家走动，因此而为天主略尽忠心。”

“弟兄们，”他猛然想起高朗弗罗刚才在酒店醉倒之前说的一句话，于是继续说道，“弟兄们，我们今天在这里会聚一堂，讨论如何巩固天主教的地位，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现在是在神圣的教堂里，我想我们应当赤诚相见，有什么说什么。”

“圣一奥古斯丁<sup>①</sup>说过：Omnis civitas corpus est<sup>②</sup>。他说得很对，法兰西王国也象一个人。对于一个人来说，怎样才能使之消灾弥祸？必须保持健康的体魄。怎样才能保持健康的体魄？在他的精力过于旺盛时，酌量放一点血。今天，我国的异教徒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大家都惧怕他们，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因此，必须

① 圣一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

② 拉丁文：“一个国家就象一个人。”

对我们称之为社会的这个庞大的躯体，再放一次血。这是我每天到教徒家中为本院募集鸡蛋、火腿和现金时，他们异口同声向我讲的。”

西科这几句开场白，给台下的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交头接耳，纷纷点头称是。待会场安静下来后，他又说道：

“或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教会反对屠杀生灵。Ecclesia abhorret a sanguine. 可是亲爱的弟兄们，请你们注意，神学家并没有说教会反对屠杀什么样的生灵。我敢打赌，他们指的绝不是异教徒。因为：Fons malus corruptorum sanguis, hereticorum autem passimus<sup>①</sup>！我刚才说的是教会。但我们大家并不只是教徒。我敢肯定，刚才在这里侃侃而谈的蒙梭罗弟兄，腰间就佩带着一把猎刀，而拉于里埃尔弟兄对于他那些用于烤肉的铁杆也使用得非常到家：Veru agreste, lethiferum tamen instrumentum<sup>②</sup>。我呢，弟兄们，我雅克—内珀缪塞纳·高朗弗罗，也扛过尚帕涅出产的火枪，并且趁胡格诺派讲道时，烧死了他们几个。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虽然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是足够的了，从此不必再为自己的后事操心。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后来我的良心突然感到不安起来，一些胡格诺派女教徒在烧死之前，被我奸污了。正如我们的院长所说，我这样做，就把一场光明磊落的行动完全搞糟了……所以我立即进了修道院，为了洗刷异教徒留在我身上的污秽，我发愿要在禁欲中打发自己的余生，只同那些心地纯洁的天主教徒来往。”

西科这一席话，同那几句开场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台下的每一个信徒似乎都为高朗弗罗修士在天主的感召下，竟能如此爽快地改邪归正而感到由衷的赞赏。

所以除了一片赞叹声外，还有几个人鼓了掌。

西科谦逊地点了点头，然后又说道：

---

① 拉丁文：“腐败者为万恶之源，对于异教徒，我们没有什么不能杀的。”

② 拉丁文：“虽然是区区铁杆，却也可置人于死命。”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们大家所推举的长老。我知道，我是一个很不够格的热内维埃弗会修士，但我仍要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有的人穿着会服，在黑夜中悄悄赶来听我高朗弗罗布道，他们这种小心谨慎的举动，真叫我无比感动。但我总觉得，我们的长老不应该这样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鬼鬼祟祟的举动只会给那些该死的胡格诺派传为笑柄，况且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搜集诋毁我们的材料。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一言一行，应该比我们本来所具有的、或者说比我们所愿意表露的还要光明磊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根除异端……那好，这完全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我们完全可以象举行神圣的宗教游行那样，列队从巴黎大街走过，以显示我们威武雄壮的阵容，而不必象夜间的窃贼那样，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便要四处张望，看巡逻队来了没有。那么谁能给大家带个头呢？我！在圣热内维埃弗会，我雅克—内珀缪塞纳·高朗弗罗虽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本院也只是一个地位卑微、沿门托钵的修士，但只要需要，我可以身披铠甲，头戴盔帽，扛起火枪，率领正直的教徒到大街上去显示我们的力量。这件事，我没有什么不敢做的，我就是要让那些长老出丑。这些人的举动总是那样诡秘，好象捍卫教会是什么丢人的事。”

这些话，正与神圣同盟中许多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一直认为，同盟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遵循六年前圣巴托勒米之夜所开辟的道路，别无其它良策，因而对长老们的优柔寡断感到非常失望。西科的话如今又在他们的胸中燃起一片激情，所以除了站在弥撒台中央的那三个修士始终一声不吭外，与会者一致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

“弥撒万岁！高朗弗罗弟兄说得好！到大街上去！到大街上去！”

人们的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高朗弗罗修士生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如此激烈的言论。在此之前，他的一些好友，虽然并不认为他对于同盟态度消极，但总觉得他因为考虑个人



太多而往往畏首畏尾。现在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一向谨小慎微、默默无闻的修士，突然披挂上阵，走到斗争的前列来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在人们心中原来留下的印象，顿然一扫而光。由于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人们的料想，有的人不禁对他产生了由衷的赞美，脑海中无意间把他同隐士皮埃尔<sup>①</sup>等同起来了。

遗憾的是——不过这对西科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长老们另有所谋，不想再让他说下去了。只见台上那三位缄默不语的修士中，有一人俯身向那个小修士耳语了两句，大厅里立刻又响起了他那悦耳的童音，并接连说了三遍：

“弟兄们，时间不早了，会议到此结束。”

修士们于是乱哄哄地起身退场。他们一面缓步向门边走去，一面打算在下次会议上联合起来，要求采纳高朗弗罗弟兄关于举行宗教游行的建议。不少人甚至走近讲台来向这位作了如此精采发言的高朗弗罗弟兄表示祝贺，但西科觉得，他的身材比高朗弗罗要高出一头，他的嗓音中仍带有一点他的家乡加斯科尼的口音，同他们靠得太近，很可能被他们识破行藏，至少也会引起他们的疑惑。当然，经过这次讲话，高朗弗罗的形象已在他们的心中变得高大起来，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所以，他立即双膝跪下，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起来，那样子，简直象是萨缪埃尔<sup>②</sup>在那里同天主谈话一样。

人们没有惊动他，一个个带着惋惜的心情向门外走去。西科事先在风帽上挖了两个小孔，对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心中不禁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但西科这一番苦心，可以说并未达到目的。他不告而辞离开国王亨利三世，是因为看到了梅茵公爵。后来又跟着他们回到巴黎，是因为看到了尼古拉·达维。我们已在前面说过，西科是发誓要向这

---

① 皮埃尔（1050？—1115），法国一修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首领。

② 萨缪埃尔，《圣经》中人物，犹太诸王出现之前的五名统治者之一。

两人报那天被辱之仇的。可是象他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要碰一碰洛林家族的一位亲王，又谈何容易？因此，为了稳妥地击败对方而自己又能安然无恙，他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日。当然，尼古拉·达维就不同了，他不过是诺曼底的一名普通律师。不错，他为人奸诈，而且当过兵，练就了一手好剑。西科的剑术虽然称不上高强，但也还可以同他比个高低。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在达维离开教堂之前找到他，只要能找到，西科定会象古代的骑士那样，勇猛地冲上前去，为自己报仇雪恨。

修士们正在陆续退场，西科向他们瞟了一眼，看这些身着会服、头戴风帽的人中，有没有身材颇长的尼古拉，但他忽然发现，每个修士在离开教堂时，都要象刚才进来时一样，接受一番检查。只见他们走到门边时都从衣袋里取出一个什么东西向守门人出示，待守门人点首同意后，方可走出教堂。西科起初以为一定是自己看错了，无论如何不愿相信，但再看一看，不由得他不信。他的前额顿时沁出了一片冷汗。

高朗弗罗修士刚才只对他讲了进门的证件而没有告诉他出门的证件。

## 第二十章

### 惊心动魄的一幕

为了弄清楚他们究竟向守门人出示什么证件，看有没有可能为自己迅速弄到一份，西科立即下了讲台，走到几个尚未离去的修士背后，伸长脖子看了看，原来是一枚星形硬币。

他身上正带着许多硬币，但遗憾的是，就是没有一枚这种玩意

儿。因为这种形状奇特的硬币早已从流通货币中绝迹了。

西科向四周扫了一眼，他心里很清楚：没有证件而硬往外闯，是肯定会被别人认出来的。诚然，作为国王的弄臣，他可以在卢浮宫和其它城堡随意出入，但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特别是现在这种场合，则是另一回事了。人们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内。一连串的问题，会一个接着一个向他提出来。因此，现在要出去，看来是不可能了。他只好走到一根圆柱后面，在紧靠圆柱的一间忏悔室前蹲了下来。

“他们要是将我认出来，”西科在心中思忖道，“不但我自己会遭到麻烦，愚蠢的国王也会受到牵连。我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一方面尽情辱骂他，一方面却又有点舍不得他。当然，我离开丰泽酒家后，要是能中途返悔，回去找高朗弗罗，也就不会有这些事了，但这些后话，现在说他，又有何用？”

西科一面在那里自言自语，一面努力将身子缩成一团，蜷伏在忏悔室和圆柱之间的拐角里。

这时，他听到侍童在门外叫了一声：

“还有人吗？我要关门了。”

没有人回答。西科抬起头来，见大厅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弥撒台中央的那三名修士，还戴着宽大的风帽，在神甫席上正襟危坐。

“只要他们不把窗户关上，”西科心想，“我就准可以出去。”

“咱们来查一查。”侍童向守门的修士说。

“他妈的，这个小修士，我一生也忘不了你！”西科在心里骂道。

守门的修士点起一支大蜡烛，身旁跟着那位侍童，开始在教堂里查看起来。

他们径直向这边走了过来，西科眼看是无法逃脱了。

在这危急关头，他忽然急中生智，站起身，巧妙地沿着圆柱转

动，使自己始终呆在灯光不到的阴影里，随后他拨开忏悔室门上的插销，把门拉开，悄悄钻进去，在神甫席上坐了下来。

守门的修士和侍童，终于在离他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走了过去。西科清楚地看到，烛光透过那雕镂精细的栅栏，一直照到了他身上。

“好极了”，西科心想，“这几个鬼家伙总不会永远呆在这里的。只要他们一走，我就把桌椅板凳堆起来，如同隆萨尔先生的诗中所说，把佩利昂山架到奥萨山<sup>①</sup>上，从窗口爬出去。”

“不过”，他转而又想，“爬出窗口虽然问题不大，但能否出得了大门就难说了。看来只好将就一下，还是在这间忏悔室里过夜吧。高朗弗罗这件会服，穿在身上倒挺暖和，足可抵挡夜里的寒气。况且在这里呆上一夜，总比到别的地方更能显示我对天主的虔诚，但愿我能因此而安然无恙。”

这时又传来了侍童的声音：

“把灯灭掉，免得外面的人以为这里的会还未结束。”

守门的修士于是拿起一根长长的熄灯罩，把大厅里的两盏灯熄灭了。大厅里立刻笼罩在一片阴森可怖的黑暗中。

接着，弥撒台上的灯也熄灭了。

整个教堂如今只剩下从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射进来的一点微弱的月光。

过了片刻，守门人的脚步声也全部消失了。

教堂的大钟敲了十二下。

“真见鬼！”西科不禁感慨起来。“深更半夜，竟然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了。要是我的孩子亨利处于我这种状况，他不知要吓成什么样呢。幸亏我是生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好吧，西科，我的朋友，晚安。”

---

① 佩利昂，希腊马尼西半岛北部的一座大山，西北部与奥萨山相连。传说巨人艾菲阿特和奥特兄弟，因倾慕阿尔特米和埃拉两位天使的姿容，曾将佩利昂山架在奥萨山上，试图到天上去抢夺她们，后被阿波罗神杀死。

他向自己道了一声晚安后，顺手划上门里的插销，随后便两腿一伸，在神甫席上半躺下来，打算睡觉了。

可是十分钟后，正当他朦朦胧胧，就要进入梦乡时，一声铃声忽然打破深夜的宁静，铃声十分响亮，在空旷的大厅里久久地回荡着。

“怎么回事？”西科睁开眼来，竖起耳朵静听着。

弥撒台上的那盏灯这时又亮了，灯光忽明忽暗，阴阴惨惨。灯光下，坐着三个修士，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动也不动。

西科一时以为幽灵出现，不禁吓得浑身打颤。这并不奇怪，他那个时代，正是许多令人魂飞魄散的鬼怪故事广为流传的时候，他虽然十分勇敢，但也不能不受其影响。

他悄悄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口中默默念了句咒语：

“Vade retro, Satanas<sup>①</sup>！”

因为那时候，人们都说，如果遇上鬼火，只要在胸前画个十字，鬼火便会自动消失。可是奇怪的是，西科虽然画了十字，那灯光却依然在那里点着。同样，那三个修士也并没有因为他说了句“滚开！”便悄然隐去。西科开始觉得，眼前这灯光并不是什么鬼火，而那三个不尴不尬的男女，即使不是什么修士，也绝不会是来去无踪的神怪。

可是由于他刚从睡梦中惊醒，再说这种场景从来也没有见过，所以心中仍感到惊恐不定。

这时，弥撒台上的一块石板突然象是被什么东西顶了起来似的，倒立在一边。黑色的洞口随即出现一顶灰色的风帽，不久，一个修士从洞里钻了出来。他一爬上地面，那块石板也就轻轻盖上了。

此情此景西科一见，顿时吓得魂飞天外，早已将那句咒语忘得一干二净，况且那句咒语能否驱恶镇邪，他已不抱任何幻想了。他

---

① 拉丁文：“魔鬼，还不给我滚开！”

感到惊恐不已，一时以为，多年来一直在弥撒台下的墓室里——那里曾安放过圣女热内维埃弗的圣骨——长眠的本院历任院长，从死于533年的奥塔夫到前任院长皮埃尔·布丹，会一个个从棺木中爬出来，按照刚才那个幽灵的样子，用其骷髅将弥撒台上的石板一一顶起。

不过他的担心很快就被一阵说话声消除了。台上的三个修士中，这时有一个向刚从墓室爬上来的人说：

“蒙梭罗弟兄，那一位来了没有？我们正在等他。”

“来了，大人。他就在下面。”

“去给他开门，把他带到这儿来。”

“好呀！”西科自言自语道，“今天这场戏看来有两幕，刚才看到的只是第一幕。何必多此一举？”

他又开始若无其事地说笑起来了，不过那神秘的气氛仍使他感到如坐针毡，惶惧不安。

蒙梭罗修士于是走下弥撒台旁的一个阶梯，向位于两梯之间、通向墓室的铁门走去，准备开门了。

这时，台上三位修士中，坐在中间的一位，忽然将头上的风帽摘了下来，脸上露出一块长长的伤疤。这块伤疤如今已成为巴黎人将他视为国中英雄的标记。他们正热切地期待他为天主教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啊！原来是亨利·德·吉斯。我的那位愚不可及的国王陛下还以为他在夏里特兵营呢。啊！我现在明白了，”西科说，“刚才为与会修士祝福、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人，是洛林红衣主教，左边那个现正同侍童谈话的，则是我的老相识梅茵大人。可是怎么不见尼古拉·达维先生呢？他到哪里去了？”

果然，西科的判断完全正确。坐在吉斯身旁的两人此时也已将风帽摘下，其中一人便是红衣主教，其宽阔的脑门和锐利的目光，十分引人注目，另一人则是梅茵公爵，他那张粗俗不堪的面庞如今已变得叫人不敢辨认了。



“啊！”西科说，“这三个相依为命的难兄难弟，我们真是久违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要搞些什么名堂。”

蒙梭罗先生这时已走到那扇铁门前。

“您认为他会来吗？”绰号叫“伤疤脸”的吉斯公爵问他的弟弟红衣主教。

“我不仅确信他会来，”红衣主教说，“而且已带来一切必需之物，以代替圣颈瓶<sup>①</sup>。”

由于距离弥撒台不远，西科可以看到台上的一切。他发现，在微弱的灯光下，台上放着一个金碧辉煌、雕刻精细的盒子。

“嘿！”西科说，“他们好象要给什么人行加冕礼。我早就希望能见见这壮观的场面，但一直没有机会，不想今日却让我碰上了。”

这时，二十来个修士，头戴宽大的风帽，走出墓室的铁门，来到了大厅里。

其中一人由蒙梭罗先生率领，沿着阶梯走上弥撒台，在吉斯三兄弟右边的一个神甫席的踏脚板上站了下来。

侍童这时又出现了，只见他毕恭毕敬，走到右边那位修士面前接受训示，然后又走开了。

吉斯公爵向大厅里扫视一眼，与会者只达前次会议的六分之一。显而易见，这些人都是骨干分子。他见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讲话，便开口说道：

“朋友们，时间宝贵，我不想多讲。你们都参加了刚才的大会，从同盟几个成员的发言中，你们已经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位与王位最为接近的亲王，受到了某些人的指责，他们埋怨他对待同盟态度冷淡，甚至说他怀有恶意。现在，这位亲王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并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一会儿要给大家讲话。我知道，你们都十分关心神圣同盟的首要奋斗

---

<sup>①</sup> 圣颈瓶，旧时教会为法国国王加冕时用的一种细颈瓶。

目标，你们可以通过他的讲话来评判一下，我们这些长老是否象高朗弗罗修士——我们觉得这次秘密会议，他没有必要参加，所以没有请他出席——所指责的那样，对待同盟缺乏热情，死气沉沉。”

吉斯公爵提到高朗弗罗的名字时，是那样咬牙切齿，西科听了，不禁在忏悔室里乐得手舞足蹈。他虽然没有笑出声来，但也还是太大胆了，因为他所嘲笑的这些人，都是当今法国赫赫有名的人物。

“弟兄们，”吉斯公爵接着说，“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位亲王要参加我们的同盟，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觉得，他能对同盟的活动给予支持，我们就很感满足了，不一定要参加进来。可是弟兄们，亲王今天仍然来到了我们中间。”

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到了三位洛林亲王右侧的那个修士身上，只见他站在神甫席的踏脚板上，动也不动。

“大人，”吉斯公爵接着也转向这个为众人所瞩目的修士，向 he 说道，“我觉得天主的意愿已经清楚地表露出来，既然您也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这就表明，天主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完全正确的。殿下，我们已将您的意思转告这些愿意为您效忠的信徒，但这个消息来得太为突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现在，请您将风帽摘下，让他们亲眼一睹您的风采，并让他们知道您这个人是从不失言的。”

这个被亨利·德·吉斯极力吹捧了一番的神秘人物，于是抬起手来将头上的风帽慢慢褪到肩上。西科以为这个穿着修士服的家伙一定是哪位他至今尚未闻其大名的洛林亲王，不想他所看到的却是安茹公爵，这真叫他惊讶不已。在阴惨的灯光下，他的面色是那样苍白，简直象是一尊大理石雕像。

“啊！原来是我们家的安茹兄弟。”西科说。“为了夺取王位，看来他又要拿别人的头颅开玩笑。”

“安茹公爵大人万岁！”众人齐声高喊。

弗朗索瓦的面色变得更为苍白了。

“请大人不要害怕，”亨利·德·吉斯说。“这里没有外人，所有的大门都已关闭。”

“真是安全极了。”西科觉得实在好笑。

“弟兄们，”蒙梭罗伯爵接上来说，“亲王殿下想给大家说几句话。”

“太好了，请大人说吧，我们都在洗耳恭听。”众人七嘴八舌地说。

三位洛林亲王于是转过身来，躬身站在他面前。安茹公爵半倚在神甫席的扶手上，那样子，简直象是马上就要摔倒一样。

“先生们，”他声音颤抖，低得叫人没法听见。“先生们，我总觉得，天主对于人间的事情常常是那样无动于衷，充耳不闻，但这一次却将那锐利的目光时时注意着我们，可见天主表面上缄默不语，无所忧虑，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果断行动，改变那些利欲熏心之徒所造成的混乱局面。”

公爵为人就是这样，这几句开场白说得真是没头没脑，叫人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但大家还是耐心地等着他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以便决定是为他鼓掌叫好，还是斥责他几句。

公爵稍稍镇静了一些，又继续说道：

“我也在时时注视着这个世界，但我的视力有限，不可能将那广大的地区一览无余，所以最后便停在法国这块土地上了。我在这个王国看到了什么呢？神圣的教会江河日下，其庞大的根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天主的忠实奴仆离乡背井，被逐出了家园。二十年来，异教徒以觅取捷径为借口，已将人们的信仰破坏殆尽，我看到了由此而造成的巨大鸿沟，心中同先知一样，痛苦不堪。”

大厅里发出了一片赞叹声，因为公爵既然对教会所经受的苦难深表同情，这本身就是一份对那些异教徒的宣战书。

“正当我为此而苦恼万分的时候，”亲王又说，“我听到了目前正有几位品德高尚、对天主虔诚如一、忠于祖训的贵族，在努力重整这摇摇欲坠的祭坛。我放眼四海，仿佛看到了天主的最终判

决。世人已经被分为两类：一类已被天主弃绝，另一类则是天主的选民。前者令我深恶痛绝，后者引起了我不由衷的敬仰。弟兄们，这样我便到这儿来了。”

“阿们！”西科低声说了一句。

不过西科大可不必如此小心。因为此时的掌声和欢呼声响彻屋宇，所以他即使大声喊叫，也不会有人听到的。

三位洛林亲王打了个手势，大厅里顷刻安静了下来。站得与公爵最近的红衣主教，这时向前跨进一步，向他说道：

“亲王殿下，您参加我们的同盟，是真心实意的吗？”

“是的，先生。我是一片诚心。”

“是谁将这个神圣的秘密组织告诉您的？”

“我的一位对教会无比热忱的朋友蒙梭罗伯爵先生。”

“亲王殿下如今是我们的人了，”吉斯公爵接着说，“大人可否向我们谈一谈您打算为神圣同盟做些什么？”

“凡是忠于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会需要我出力的地方，我无不尽力。”亲王毅然答道。

“怪事！”西科说，“他们也真是愚蠢透顶。这些话多么光明正大，为何要躲到这里来嘀嘀咕咕，而不去向我的明主亨利三世直接陈明？这一切，他正求之不得，什么宗教游行呀，苦刑呀，以及罗马称之为清除异端、弗朗德勒与西班牙称之为火刑的种种做法，他全都热烈欢迎。有什么办法？这位好心的国王只有这样，方可早生贵子，传宗接代。啊！可爱的安茹公爵刚才这番话，感动得我真想走出这间忏悔室，去加入他们一伙。举世无双的蠢货，你真不愧为国王陛下的同胞兄弟，再说下去呀！”

安茹公爵果然象是听到了西科的激励似的，又继续说道：

“可是捍卫教会不应该是我们这些贵族的唯一目的。我认为，还应有另一目的。”

“说得好！”西科说。“我也是贵族，这倒同我也有关系了。快说下去，安茹。”

“大人，我们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亲王殿下下的训海。”吉斯红衣主教说。

“听到您的讲话，我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梅茵先生说。

“好，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安茹公爵说，一面不安地向昏暗的大厅深处瞥了一眼，仿佛是生怕他的话被外人偷听了去。

蒙梭罗先生立即洞穿他内心的忧虑，只见他向他微微一笑，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示意他不必过虑。

安茹公爵于是压低嗓门，继续说道：

“一个贵族，当他想到自己对天主应尽的义务时，也应当想到……”

“当然应想到国王了。”西科低声说了一句。

“也应该想到社稷。”公爵说。“他应当想一想，自己的国家是否真正享有她本应得到的荣誉和繁荣。因为一个正直的贵族所得到的种种好处，首先来自天主，其次是来自对他有养育之恩的社稷。”

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奇怪！怎么不提国王？”西科说，“难道可怜的国王是可有可无的。我的信条就大不相同。我所信奉的，倒是人们常在嘴边念叨的、写在儒维西‘王宫饭店’的那几个字：天主，国王和女人。”

“因此，”安茹公爵又说，他那高高突出的颧骨已随着内心的激动而逐渐透出一层淡淡的红晕，“我常常暗问自己，我们妩媚多姿的祖国——法兰西——是否享有她本应享有的和平和幸福。没有，根本没有。我为此而感到痛心疾首。

“确实，弟兄们，各个豪族势均力敌，它们趁王权衰落之机，明争暗斗，已将国家弄得支离破碎。王权已经忘却为了造福臣民必须控制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只是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才间或想起这一原则，而且其大刀阔斧的行动往往适得其反，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毫无疑问，国家的这种不幸，只能认为是命中注定，或是国王的昏庸造成的。当然，其真正原因，我们尚未找到，或者说



只是开始有所怀疑罢了，但这种不幸是千真万确地存在的。我认为，这同法国现在践踏教会以及国王身旁的一群小人亵渎神明的罪行是密切相关的，虽然国王本人并未参与。先生们，鉴于上述两点，我作为教会和社稷的忠实奴仆，毅然决然地到你们当中来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正在千方百计扫荡异端，清除奸臣。先生们，这就是我加入同盟之后，打算为同盟尽力的地方。”

“哦！哦！”西科惊愕地瞪着大眼，喃喃地说，“我的耳朵怎么越来越听不清了？”

这场政治风云已经过去三百年了。安茹公爵的这一段慷慨激昂的发言，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索然寡味，但当时却是那样深深地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将身子往前靠了靠，以便不漏掉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公爵在讲话时，随着自己的意思表达得越来越明确，声音却变得越来越低了。

那场景真是奇妙极了。在台中央唯一的一盏昏暗的灯光下，三十来个与会者，每人都将风帽摘了下来，挂在脑后，脸上流露出一阵阵庄重、勇敢、惊喜和兴奋的神情。

教堂里的其它部分依然笼罩在一片黑暗中，象是对弥撒台周围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似的。

这群人中，安茹公爵的面庞是那样惨白，在那瘦削的天庭下，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嘴一张开，便立刻使人想到骷髅下方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黑窟窿。

吉斯公爵这时说道：

“大人这番美意，我深表感谢。同时，我想告诉殿下，这凡的人全都是殿下可以信赖的。他们不仅忠于殿下所倡导的原则，而且对殿下本人也忠贞不贰。殿下如果不信，下面进行的议程，将可使殿下确信无疑，而且定会远远超出殿下的料想。”

安茹公爵向吉斯微微欠了欠身，以示谢意。但他抬起头来时，仍带着不安的神色向台下扫了一眼。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西科在一旁嘟哝道，“到目前为



止，我所看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序幕。看来好戏还在后头。相形之下，他们刚才说的那一大堆，不过是一些无聊的废话。”

亲王一直注视着红衣主教这时向他说道：

“大人倘若仍然感到不太放心，我只须举出几个现时在场的人，殿下便可打消全部顾虑。这儿有奥尼省省长先生，小昂特拉格先生，里贝拉克先生，利瓦罗先生。这几个人想必都是殿下所熟悉的，他们不但以骁勇著称，而且素怀忠心。此外，还有主教代理官卡斯蒂戎先生，吕西尼昂男爵先生，克鲁斯先生和勒克来克先生。他们全都对亲王殿下的英明果断深信不疑，愿意跟随殿下为重整教会和社稷而冲锋陷阵。所以现在就等殿下向我们发布命令了。”

安茹公爵一时感到有点洋洋得意。因为这吉斯三兄弟，向来目中无人，狂妄无比，谁也无法使之屈服，想不到，他们今天居然也对他唯唯称是了。

梅茵公爵这时也说：

“大人，鉴于您出身高贵，明察秋毫，不用说，您是我们神圣同盟当仁不让的首领。请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处治您刚才谈到的国王身旁那班小人。”

“这个问题是再简单不过了。”亲王忽然挺起胸膛，振振有词地说，但声音却依然是那样颤抖，足见其内心的虚弱和惶恐不安。

“当田间长满危害庄稼的杂草，使丰收美景眼看成为泡影时，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将其全部除去。国王身边那些人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们干的那一件件丑事早已传遍法国和各个天主教国家，严重毁坏了国王的名声。”

“完全对。”吉斯公爵神情忧郁地说。

“而且，”红衣主教接着说，“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些国王陛下的真正朋友也无法接近他，可是这正是我们的职责和出身所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还是让同盟中的普通成员去侍奉天主吧，”梅茵公爵毫不掩饰地说。“只要他们对天主虔诚如一，他们就会对我们这些向

他们布道的人唯命是从的。我们却可趁此机会去干我们的事。因为有些人在挡我们的道，他们同我们分庭抗礼，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并且竟敢时常对我们深为敬仰的亲王和首领表示不恭。”

安茹公爵顿然满面通红。

“这些万恶的败类，”梅茵继续说，“国王是拿我们的钱把他们喂肥的，一定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让我们每个人都来结果他一个。我们这儿就有三十来人，不信咱们可以数一数。”

“这件事仍须慎重考虑。”安茹公爵说。“而且你们已经干得很不错了，梅茵先生。”

“这一点算得了什么？”吉斯公爵说。

“大人，”昂特拉格说，“我们还是应当把他们除掉。我负责格吕。”

“我负责莫吉龙，”利瓦罗说。

“我负责冲贝尔，”里贝拉克说。

“好！好！”公爵说，“我们还有布西，他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们几个。”

“还有我们呢！还有我们呢！”其它人大声叫道。

蒙梭罗先生往前走了两步。

西科见会议气氛急转直下，早已没有心思独自说笑了，他只是悄悄说了一句：“瞧！国王狩猎官看来也要为自己分一杯羹。”

但这一次他却想错了。只见蒙梭罗先生伸开手臂说道：

“先生们，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大家本是刚强不屈的硬汉，可是每个人说起话来总是这样转弯抹角。我们都是有识之士，但大家却总喜欢在细微末节上兜圈子。不，先生们，我们还是拿出一点勇气来，直率地说出我们的见解。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国王亨利三世身旁的那几个嬖幸，也不在于我们能否接近国王。”

“高见！”西科在那间忏悔室里瞪着大眼说道，同时将左手握成半拳放到耳旁，以便不放过蒙梭罗的每一句话。“真是别有见地，请快说下去，我洗耳恭听。”

“大人们，”蒙梭罗伯爵又说，“我们大家最感到苦恼的是眼下这种一筹莫展的境地。现任国王是法国贵族所不能接受的。他整天抱着一本《圣经》，除了专制和无能，便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被欧洲各国传为笑柄，而对于战争和艺术，他又是那样吝啬，一个子儿也不愿多花。先生们，这一切绝不能归结于无知和软弱，因为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

大厅里如今是死一般的寂静，国王狩猎官这几句话深深地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他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人人在感到有点慌乱的同时，无不觉得蒙梭罗先生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蒙梭罗心中很清楚，大厅里之所以毫无声响，是因为他说到人们的心里去了。只见他又继续说道：

“现在，西班牙到处摆满了火刑刑场，德国已将年迈的异端分子首领从隐修院请了出来，英国则正以坚定不移的政策推行其国教，唯独我们的国王整天疯疯癫癫，游手好闲，一事无成。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岂能安之若素？各国都搞得轰轰烈烈，唯独我们在蒙头酣睡。先生们，原谅我当着亲王殿下的面斗胆陈词，他可能会认为我出言不逊，因为我说的正是他的家庭。可是先生们，四年来统治我们国家的根本不是一个国王，而是一名修士。”

蒙梭罗话音刚落，大厅里立时爆发出一片狂热的欢呼声。一小时内，处事谨慎的长老们，对这种场面是一压再压，现在，它终于爆发了。人们在前一幕见到的那一张张道貌岸然、冷若冰霜的面庞如今是荡然无存了。

“打倒瓦卢阿！打倒亨利修士！我们需要一个能征善战的国王。即便是暴君，我们也毫无怨言，但决不要修士！”人们大声喊道。

“先生们，先生们，”安茹公爵假惺惺地说，“我哥哥不理朝政，确实贻误国家，但他也是受人驱使，望你们能宽恕他。先生们，我想你们的逆耳忠言和同盟对国家政治的有效干预终究会使他回到

正道上来。”

“这条毒蛇，看你还有什么花言巧语？”西科在心里骂道。

“大人，”吉斯公爵说，“今天把同盟的真实想法告诉殿下，可能稍微早了一点，但终于还是趁此机会把话挑明了。不，同盟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对付那个‘贝恩佬’，因为那只是我们用来吓唬无能之辈的策略，也不是为了捍卫教会，因为教会凭借其自身力量，足可维护其存在。不，先生们，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伟大的法国摆脱她当前所处的这种屈辱的境地。我们早就希望能行动起来，只是由于我们对亲王殿下素有的尊敬并考虑到殿下对王室的感情，我们一直未敢轻举妄动。现在，既然一切都已讲明，大人，我们便可转入下一项议程了；殿下将可看到那才是同盟的一次名副其实的会议，对比之下，殿下刚才看到的不过是一场序幕罢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公爵先生。”安茹亲王说，心中既感到忐忑不安，又充满强烈的欲望。

“大人，”吉斯公爵说，“狩猎官先生刚才说的很对，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并不是要泛泛地讨论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要采取有效的行动。我们要给自己挑选一位能给法国带来荣光、使之富强起来的首领。古代法兰克人在选出自己的酋长后，总要给这位酋长送一份与其地位相称的礼物，同样，我们也要给我们选出的首领送一份礼物……。”

与会者一个个激动不已，但最为激动的还是安茹公爵。

可是他仍然缄默不语，动也不动。只有他那苍白的面色能说明他内心的惶恐。

“先生们，”吉斯公爵从身后的神甫席上双手捧起一个很沉的东西。“先生们，我现在以在座诸位的名义，把这份礼物送给亲王，请亲王笑纳。”

“王冠！”亲王惊叫一声，身子摇摇晃晃，似乎就要摔倒似的。

“送我一顶王冠！”

“弗朗索瓦三世万岁！”与会贵族早已拔出刀剑，齐声高呼。

这响亮的呐喊几乎要把屋顶震塌。

“我！我！”安茹公爵结结巴巴地说，心中又惊又喜。“不能这样。我哥哥还活着，他是受命于天的。”

“我们已将他废黜了。”吉斯公爵说。“天主很快就会赐他一死而批准我们的决定。但也可能是过不了多久，便会有某个臣民因为对他的无所作为感到心灰意冷而赶在天主之前，将他毒死或刺杀……”

“先生们，先生们，”安茹公爵的声音低得叫人无法听到。

“大人，”红衣主教接着说，“殿下刚才的考虑确实令人感佩。可是我们认为，亨利三世虽然受命于天，但他已被我们废黜了。他已不再是天主所选定的君主，这个职位现在该由您来承袭了。大人，这个教堂的悠久历史并不亚于兰斯教堂<sup>①</sup>，因为这里曾经安放过巴黎主保圣女热内维埃弗的圣骨和第一个笃信天主的国王克罗维的遗体。我作为教会之人，不敢多所企求，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升任教会总管。不过，在这神圣的教堂里，面对法兰西王国真正奠基人的塑像，我要告诉您，大人，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派人送来的圣油，足可代替兰斯教堂的圣油。大人，现在就请任命您未来的兰斯大主教和军队统领，过一会儿，就为您举行加冕典礼。典礼之后，您的哥哥亨利若不将王位让给您，将以篡位论处。侍童，把祭坛上的蜡烛点起来。”

侍童显然正在等候他的示下，立即拿了点火器，走出圣器室，在弥撒台和祭坛上点起了五十支蜡烛。

这时可以看到，祭坛上放着一顶金碧辉煌的帽子和一把绘有百合花图案的长剑。这正是主教冠和军队统领佩带的宝剑。

就在侍童忙着点燃祭坛上的蜡烛的同时，管风琴弹起了《来吧，造物主！》的圣歌。

三位洛林亲王精心安排的这一个个繁复冗杂的礼仪，连安茹公

---

① 兰斯，巴黎东部地区一小城。城内的教堂是法国历代国王加冕的地方。



爵也不由地大为吃惊。在场的人，无不感到蔚为壮观。舍身忘死之徒因而气势昂扬，懦弱者也顿然勇气倍增。

安茹公爵抬起头来，迈着人们意想不到的坚定步伐，走到祭坛前，左手托起主教冠，右手拿起宝剑，回到红衣主教和吉斯公爵身旁，把主教冠和宝剑分别替红衣主教和吉斯公爵带上，这一殊荣是他们早经料到的。

大厅里立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谁也没有料到，这决定性的一步，向来以优柔寡断闻名的安茹公爵，竟会做得如此干净利索。随后，他转过身，向众人说道：

“先生们，请将你们的名片交给王室总管梅茵公爵，一旦我成为国王，你们每人都可得到一枚骑士勋章。”

大厅里又是一阵更为热烈的掌声，人们纷纷走上台去，将各自的名片递给梅茵先生。

“天哪！”西科说，“能得到一枚这样的勋章，这可真是机会难得。不过我是永远不会有这种幸运的，况且我对它嗤之以鼻。”

“请陛下到祭坛前去。”红衣主教说。

“朕任命蒙梭罗先生为王室狩猎总管，任命里贝拉克先生和昂特拉格先生为宫廷卫队长，任命利瓦罗先生为朕的卫士长。现在请你们到台上来，站到你们应站的地方。”

这几个人于是走上台去，按照正式加冕典礼的仪式，站到各自的位置上。

“先生们，”公爵又转向其它人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向朕提出一项要求，朕将尽量使你们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时，红衣主教忽然走到祭坛后面去了。过了片刻，他身穿主教服，手上托着一个金光闪闪的盒子，从里边走了出来，并将盒子放到祭坛上。

他向侍童打了个手势，命他将《福音书》和十字架拿来。一一接到手上后，只见他将十字架放在《福音书》上，双手捧着，走到安茹公爵面前。公爵于是将手放在上面，口中一边说道：



“天主，臣一定不负众望，使神圣的教会与天地共存，与日月齐辉，这是臣作为天主的虔诚信徒和教会的长子<sup>①</sup>义不容辞的职责。祈求天主助臣一臂之力。”

“阿们！”众人同声答道。

“阿们！”教堂深处好象传来了一声回音。

已经担任军队统领的吉斯公爵接着走到祭坛前的第三级台阶上，将那把宝剑放到祭坛上的圣体柜前，红衣主教走过去对着这把剑祝祷了一番。

随后，他将剑从剑鞘中抽出，双手捧着，呈递给国王，让国王握住剑把。这位红衣主教于是说道：

“陛下，这把剑，天主已经降福。望陛下拿着它并借助圣灵之力，消灾弥祸，捍卫教会和王国。望陛下拿着它，主持正义，保护弱小，使国家恢复安定。总之，望陛下能德行天下，威震四海，无愧于您作为圣灵在人间的化身，同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千秋万代，共主国事。”

安茹公爵将剑身垂下，以剑尖触地，又一次将它奉献于天主之前，随后交给了吉斯公爵。

侍童拿来一块坐垫，放到安茹公爵脚下，公爵就势在上面跪了下来。

红衣主教打开那云蒸霞蔚的小盒，用一根金针，从里面的圣油瓶中挑出几滴圣油，放到圣盘上。

随后，他左手托着圣盘，为安茹公爵祈祷了两句，接着用右手的拇指蘸了两滴圣油，在公爵的天庭上画了个十字，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

“Ungo te in regem de oleo sanctificato, in nomine Patris et Filii et Spiritus sancti<sup>②</sup>。”

侍童随即用一方绣着金线的绡帕将公爵天庭上的圣油擦去。

---

① 当时人们对法国国王的称呼。

② 拉丁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用圣油为你加冕。”

红衣主教双手捧起王冠，放到亲王的头顶，但没有立刻给亲王戴上。吉斯公爵和梅茵公爵随即走过来，一边一个，用手托住。

红衣主教左手扶着王冠，一边举起右手，一边祝颂道：

“天主以光荣和正义之冠为你加冕。”

然后将王冠戴到公爵的头上，口中一面说道：

“望你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戴上这顶王冠。”

安茹公爵感到，王冠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他面色煞白，战战兢兢，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摸。

侍童摇了一下铜铃，在场者立即低下头去，躬身行礼。

但他们很快又抬起头来，举着剑高呼：

“弗朗索瓦三世国王万岁！”

“陛下，”红衣主教向安茹公爵说，“您从今天起就是法国国王了。这次加冕是格雷古瓦十三世决定的，不过由我代表执行罢了。”

“真糟糕，”西科说，“我的脖子上没有生癞疮<sup>①</sup>！”

“先生们，”安茹公爵带着一副傲慢而又威严的神情，站起身来，向众人说道，“在座诸位今天首先拥戴朕为国王，朕永远不会忘记大家。再见，先生们，愿天主保佑你们。”

红衣主教和吉斯公爵欠了欠身，以示谢意。但当梅茵公爵领着重登基的国王走下弥撒台时，冷眼旁观的西科突然发现，这两位洛林亲王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露出了诡秘的微笑。他不禁叫道：

“奇怪！究竟是怎么回事？要是人人都这样玩世不恭，这种加冕还有什么意义？”

这时，安茹公爵已经从通向墓室的阶梯走了下去，不久便在黑暗中消失了。其它人也跟着走了下去，只有吉斯三兄弟趁守门的修士熄灭祭坛上蜡烛的当儿，悄悄溜进了弥撒台旁的圣器室。

侍童随即将墓室的门关了起来，教堂里现在只剩下弥撒台中央

---

① 相传法国国王在加冕之日以手抚摸癞疮病人，可以手到病除。

的长明灯，象是凡人所无法理解、而超人却可得到某种神秘启示的象征，依然在那里放出昏暗的光。

## 第二十一章

### 野心毕露

西科在忏悔室里站起身来，伸了伸腿，因为他的两腿早已是一片麻木了。他想，刚才这场戏一定是最后一幕了。时间已近午夜两点，他赶紧作了点准备，以便打发这寒冷的残夜。

可是奇怪的是，三位洛林亲王一听墓室的门锁上后，又从圣器室走了出来。不过这一次，他们已将会服脱去，穿上了平素的衣装。

侍童一见到他们便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声是那样爽朗、开心，西科不禁被深深地感染，也跟着笑了起来，但他究竟笑的是什麼，自己也不甚了然。

梅茵公爵大步走到台阶上，说道：

“姐姐，别笑得太响，他们刚走不远，会听见的。”

“姐姐？”西科越来越感到莫名其妙了。“难道这小修士真的是女人？”

这时，小修士已将罩在头上的风帽摘下，露出一张女人的面庞。这面庞是那样聪慧而又迷人，即使蒙娜丽莎的作者达·芬奇，也不可能画布上将其逼真地表现出来。

她长了一双乌黑的眼睛，目光十分狡黠。当她定睛看你时，那一对眸子便张大开来，显出异常严肃的神态，令人望而生畏。

她的嘴很小，两片薄薄的嘴唇泛着鲜红色，鼻梁很正，一张标致的鹅蛋脸，但面色有点苍白，使得两道乌黑的浓眉显得分外醒

目。

她就是吉斯先生的妹妹蒙庞西埃夫人<sup>①</sup>，一个妖艳而又危险的女人。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两肩长得一高一低，右腿稍有跛足，所幸那套修士服对她倒也十分合适，竟将这恼人的缺陷全部遮盖了。

上帝给了她一张天使般的迷人面庞，但魔鬼的灵魂却也抓住她身上的这些缺陷，钻进了她的体内。

她经常到宫里去看望她的堂姐路易丝·德·弗德蒙王后，西科因而一眼就将她认了出来。现在，其它人皆已退去，只有她和她的三个兄弟还留在这里，西科也因此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位公爵夫人依然笑得直不起腰来。她一面笑，一面向红衣主教说：

“啊！哥哥，您这个大主教扮演得可象极了，一言一行，滴水不漏。有一阵子，您真把我吓坏了，以为您是真的在替他加冕。而他，居然也服服贴贴地听您摆弄。啊！他戴上王冠后，那张脸甭提有多难看。”

“管他难看不难看。”吉斯公爵说。“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从今而后，弗朗索瓦便只有乖乖地跟我们走了。那个蒙梭罗显然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那样卖力，把话说得那样明白。我敢断定，弗朗索瓦现在要想在半路甩掉我们，如同他对待拉摩尔和科科纳那样，正当他们眼看要被送上断头台时，他竟抛弃了他们，他要用这一手来对待我们是万万不可能了。”

“啊！瞧你说的，”梅茵说，“他们要想让我们家的人走这条路，可不那么容易。从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到卢浮宫毕竟比市政厅到格来弗广场<sup>②</sup>要近。”

西科知道，刚才这场戏完全是对安茹公爵的愚弄。其实他对这位亲王也恨之入骨，所以倒真想能同吉斯兄弟携起手来，一同去愚

---

① 即卡特琳娜·玛丽·德·洛林（1552—1596），神圣同盟的积极成员。

② 格来弗广场，巴黎每逢重大民间节日的娱乐场所，1310年至1830年期间并为刑场，1806年改名为市政厅广场。

弄他，不过要把梅茵排除在外，让他去同蒙庞西埃夫人配成一对。

“先生们，还是言归正传，谈谈我们的事吧。”红衣主教说。

“大门都关上了吗？”

“关上了。”公爵夫人说。“不过我仍可去查看一下。”

“不，您不要去。”吉斯公爵说。“您一定很累了，亲爱的小侍童。”

“不，我一点不累，这种差事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梅茵，您刚才说他在这儿？”吉斯公爵问。

“在这儿。”

“我怎么没有看见？”

“他藏起来了。”

“藏在哪儿？”

“忏悔室。”

西科一听这句话，不觉耳内一阵轰鸣，如同《启示录》<sup>①</sup>中所说的万鼓齐鸣一样。他感到不安起来：

“见鬼！藏在忏悔室里的不就是我吗？哪里还有什么人？”

“这样说来，刚才的事他全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吉斯公爵问。

“这有什么关系？他是我们的人。”

“把他带到这儿来，梅茵。”公爵又说。

梅茵走下台阶，径直向西科所在的忏悔室走去。

一见这种情形，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西科，这时也不由地吓得上下牙直打颤了。额头沁出的冷汗，一滴一滴地落到了手背上。但他立刻把手伸进修士服里边，一面自言自语道：

“他妈的！我可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今日狭路相逢，死也要死得痛快，先结果你这条狗命再说。”

可是，正当他摸到修士服下边的剑把，就要开门时，公爵夫人

---

① 《启示录》，《圣经·新约》中的一章。

说话了。

“他不在那儿，梅茵。”她说。“他在左边靠里的那一间里。”

听了这句话，已经将手伸到门把上来的梅茵公爵，突然转过身，向对面的忏悔室走去了。

“好险呀！”西科深深叹了口气。“可是究竟是谁藏在那儿呢？”

“出来吧，尼古拉·达维先生。”梅茵说。“现在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

“是，大人。”忏悔室里果然走出一个人来。

“好极了。”西科喃喃自语道，“这样一场好戏，你怎么倒躲起来了，尼古拉·达维先生。我到处找不着你，原来你却藏在这里。”

“刚才的事，您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吉斯公爵说。

“是的。我已将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全部记在心里，决不会有丝毫疏漏。请大人放心。”

“这样您就可以将全部情况向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的使臣报告了。”“伤疤脸”又说。

“是。”

“听我弟弟梅茵说，您替我们干得很不错。现在请对我说，您究竟干了些什么？”

红衣主教和公爵夫人也怀着很大兴趣走了过来。三位亲王和这位夫人于是围成了一圈。

尼古拉·达维站在弥撒台中央的灯光下，被他们围在中间。只听他向公爵说：

“大人，我做了件我曾答应过您的事，就是说，我终于想了个办法，让您稳稳地坐上法兰西王位。”

“原来如此！他们也在做这黄粱美梦。”西科不禁暗暗叫道，“看来人人都想黄袍加身，这可又有一场好戏看了。”

读者可以看到，西科又在那里自言自语，有说有笑了。他这样



高兴，不是没有原因的。

首先，天遂人愿，一场大难总算得以幸免；其次，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最后，他认为自己可以利用这一阴谋，除掉两个宿敌：梅茵公爵和尼古拉·达维律师。他将这些想法在脑海里反复考虑后，喃喃地说：

“亲爱的高朗弗罗，你这件会服真是给我帮了大忙，我应该怎样感谢你呢？明天一定请你痛痛快快地吃一餐。”

“如果让人明显地看出我们是篡位，”吉斯公爵说，“那就不必操之过急。各个天主教国家的国王都是受命于天主的，我可不想与他们为敌。”

“大人这一顾虑我早已料到。”尼古拉·达维向公爵欠了欠身，胸有成竹地向三兄弟瞥了一眼。“为了离间大人对我的信赖，我的一些仇敌散布说：我只会使剑，其实并不尽然。我还精通神学和法学。我象一个孜孜不倦的法学家，翻遍了有关史料和政令，从而在我国王位继承问题上有了重大突破。而只要赢得合法性，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大人，我发现您的家族本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瓦卢阿家族同王位毫无关系，他们完全是窃取来的。”

这一席充满激情的话语，尼古拉·达维说得是那样铿锵有力，蒙庞西埃夫人不禁高兴得眉飞色舞，红衣主教和梅茵公爵突然兴致大增，吉斯公爵的满面愁云也在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不过，这位公爵马上又说道：

“我们洛林家族，固然是法国的名门望族，但要叫瓦卢阿家族把王位让给我们，也还不那么容易。”

“可是大人，我所查明的正是这一点。”尼古拉一面说，一面掀起修士服，从靴筒内抽出一张羊皮纸。

吉斯公爵接过羊皮纸，问道：

“这是什么？”

“洛林家族的宗谱。”

“这个宗谱可以上溯到……？”

“查理曼<sup>①</sup>，大人。”

“查理曼！”三兄弟流露出狐疑的神色，但仍然夹杂着一丝喜悦。“不可能。洛林家族的第一代公爵，名叫拉尼埃，是查理曼大帝的同时代人，同他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别着急，大人。”尼古拉说。“您应当知道，我花了那么多工夫，并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不必引经据典，任何法官都可以驳倒的问题。您现在需要的是进行一场长时间的诉讼，不但请最高法院过问这件事，而且让黎民百姓也参加进来。当然，黎民百姓是跟您走的，但通过这场诉讼，您可以把最高法院也争取过来。不错，洛林家族的第一代公爵拉尼埃是查理曼大帝的同时代人。

“他的儿子吉尔贝是虔诚者路易<sup>②</sup>的同时代人。

“吉尔贝的儿子亨利则是秃头查理<sup>③</sup>的同时代人。”

“可是，”吉斯公爵说。

“不要急，大人。下边就到了。蓬娜……”

“对，”公爵说，“她是拉尼埃的次子里珊的女儿。”

“那好，”尼古拉又说，“她嫁给了谁？”

“蓬娜？”

“对。”

“她嫁给了法国国王路易四世的次子查理·德·洛林。”

“完全对，她嫁给了国王路易四世的次子查理·德·洛林。”达维重复了一遍。“作为国王罗泰尔<sup>④</sup>的弟弟，在他的侄儿路易五世<sup>⑤</sup>去世后，王位本应由他继承，但却被雨格·卡佩<sup>⑥</sup>篡夺去了。”

“啊！啊！”红衣主教和梅茵公爵齐声叫道。

---

① 即查理曼大帝（742—814），法国国王和西罗马帝国皇帝。

② 即路易一世（778—840），查理曼大帝之子，西罗马帝国皇帝和法国国王。

③ 即查理二世（823—877），路易一世之子，法国国王。

④ 路易·德·罗泰尔（941—986），路易四世之子，法国国王。

⑤ 路易五世（967—987），路易·德·罗泰尔之子，法国加罗林王朝末代国王。

⑥ 雨格·卡佩（941—996），法国卡佩王朝开国国王。公元987年，国王路易五世去世，死后无嗣，卡佩在元老院和兰斯主教支持下，击败国王的叔父查理·德·洛林，登上王位。

“请说下去，我开始看出一点名堂来了。”“伤疤脸”说。

“罗泰尔的儿子死后，这一家的烟火便断绝了，王位当然应由其弟查理·德·洛林继承。因此，先生们，你们才是法国王位的真正继承人。”

“天哪！”西科说，“这个畜生比我想象的还要狠毒。”

“您觉得怎样，亨利？”红衣主教和梅茵公爵同声问吉斯公爵。

“我觉得，”“伤疤脸”说，“遗憾的是，我们国家有个什么撒利法<sup>①</sup>，人家只要把这个拿出来，就会把我们驳得体无完肤。”

“我早就料到您会想到这一点，大人。”达维踌躇满志，不以为然地说。“可是，撒利法最早使用于何时？”

“菲利浦·德·瓦卢阿曾援用此法，从英国人爱德华手中夺过了王位<sup>②</sup>。”

“那是哪一年？”

“伤疤脸”开始冥思苦想。

“1328年，”洛林红衣主教不假思索地说。

“对，最早运用撒利法是在雨格·卡佩篡位之后三百四十一年，也就是罗泰尔一家烟火断绝后的二百四十年。因此，撒利法运用之前二百四十年，你们的祖先一直有权继承王位。而大家知道，法律是不能追溯既往的。”

“尼古拉·达维先生，您可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伤疤脸”说，一面带着赞赏、但也含有一点蔑视的神情看着他。

“实在妙不可言。”红衣主教说。

---

① 撒利法，公元508年，撒利克法兰克人制定的一部法典。其中规定，女人不能享有王位继承权。

② 菲利浦·德·瓦卢阿（1294—1350），菲利浦四世的兄弟查理之子。1328年，国王查理四世去世，无嗣继位。菲利浦四世的外孙，英王爱德华，声称有权继承法国王位。菲利浦·德·瓦卢阿在王国元老的支持下，援引撒利法，继承王位，年号菲利浦六世，成为瓦卢阿王朝开国国王。这次事件，在英法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导致后来的百年战争。

“真是太好了。”梅茵说。

“确实了不起。”公爵夫人说。“这样说来，我便是公主了。我可要重新找个德国皇帝做丈夫。”

“上帝！”西科说，“你知道，我对你的祷告从来只有一句：Ne nos inducas in tentationem, et libera nos ab avocatis<sup>①</sup>。”

当大家都陶醉在一片欢乐中时，吉斯公爵却依然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只见他喃喃自语道：

“想不到象我这样一个堂堂大丈夫居然要费此周折。可恨的是黎民百姓对于宗谱这类玩艺儿竟然如此看重，而不管一个人的威仪和才能。”

“亨利，您的话对极了。要是世人都能根据一个人的相貌来决定是否拥戴他，您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国王。因为大家都说，天下没有一位君主能够象您这样威武堂堂。不过尼古拉·达维先生刚才已经说了，要想取得王位，当务之急是让世人承认我们的正统地位。有朝一日，当我们果然遂愿时，我们将可看到，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家的门庭并不比欧洲其他君主显得格外突出，因此需要费一番周折。”

吉斯公爵嗟叹一声，说道：

“这个宗谱当然是好的。尼古拉·达维先生，这二百金埃居是我弟弟梅茵要我送您的一份薄礼，现请收下。”

“我们马上还要有事拜托，我这里也有二百金埃居，作为对您的酬谢。”红衣主教满面春风，接着也将一把沉甸甸的金币放进他那宽大的裤袋里。

“有什么事，大人尽管吩咐，我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这份宗谱须请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陛下过目，并得到他的赞同。但我们又不便烦您到罗马走一趟。因为您身份太低，无法去梵

---

① 拉丁文：“让我摆脱这个律师，别让他的诱惑将我引入歧途。”

蒂冈叩见教皇。”

“唉！我胸怀远志，但出身卑微。啊！我但凡是一名普通贵族也好。”

“住嘴，不要脸的东西！”西科在心里骂道。

“可是您并不是，这真太遗憾了。”红衣主教说。“看来我们只好将这件事委托皮埃尔·德·龚迪去办。”

“哥哥，我有句话，”公爵夫人一本正经地说，“龚迪一家人确实很能干，但对我们并不是那么听话。他们为我们办事完全是为了实现其狂妄野心，而这种野心，他们在国王亨利三世面前同样可以得到满足。”

“姐姐言之有理，路易。”一向出言粗鲁的梅茵公爵说，“我们对待皮埃尔·德·龚迪，可不能象对待尼古拉·达维一样给予绝对的信任。因为尼古拉是我们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即使将他吊死也没有关系。”

梅茵公爵这句不知深浅的话，突然当着他的面说出来，顿时把可怜的达维弄得狼狈不堪。他发出了一阵狂笑，足见其内心的极度恐慌。

“我弟弟查理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亨利·德·吉斯向这位面色苍白的律师说。“您对我们的忠心，已从许多事情上表现出来，大家有目共睹。”

“特别是在对待我的问题上。”西科在忏悔室里向达维挥了挥拳头。

“查理，卡特琳娜，关于派谁去罗马的问题，”吉斯公爵说，“我早已筹划好了，你们不必操心。我将把这份宗谱同其它文书夹在一起，密封后交皮埃尔·龚迪送去，不让他知道自己送的是什么。教皇的批复，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会知道。总之，他回到法国时，丝毫不会发觉他究竟是干什么去了。至于您，尼古拉·达维，您可以和他同时出发，然后根据我以后给您的信件，在夏龙、里昂或者阿维尼翁等候他。因此，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您

一人知道。您看，您始终是我们最为信赖的人。”

达维欠了欠身。

“你知道这种信赖以什么为代价吗，亲爱的朋友？”西科说，“只要你走错一步，他们就会把你活活吊死。不过我要当着圣女热内维埃弗的塑像向你发誓，等不到他们动手，你就会死在我手上的。”

三兄弟互相握了握手，依次亲吻了一下公爵夫人。她已将他们的修士服从圣器室取来。待大家穿上修士服后，她也将头上的风帽放了下来，领着众人走出教堂，来到门厅，守门的修士正在这里等候他们。这样，这一行人便从大门走了出去，尼古拉·达维紧紧地跟在后面，身上的金币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

他们一走，守门的修士随即将门闩插上，然后到教堂里把弥撒台上的灯光熄灭了。教堂里立刻陷入一片黑暗，似乎又出现了已经两次将西科吓得魂飞魄散的那种恐怖气氛。

黑暗中，守门人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最后完全消失了。

西科焦急地等了五分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好！”他说，“这一次看来是真的结束了。三幕戏已经演完，演员也都走了。我也应当马上出去。今晚可是大开眼界。”

自从他见到弥撒台上有人从墓室钻出来，另一间忏悔室里还藏了个尼古拉·达维，西科就再也不想在这里等待天亮了。他小心翼翼拨开忏悔室的门闩，将门推开，轻手轻脚走了出来。

侍童刚才在大厅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曾借着他手上的烛光，看到墙脚下放着一架梯子，这是平素擦拭那些五颜六色的玻璃用的。他伸开双手，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到那边，不声不响把梯子举起来放到一扇窗户下。

他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判断果然不错；窗子外面便是修道院的墓地，出了墓地便是波尔德尔街。

他于是打开窗户，骑在窗台上，使出很大力气，慢慢将梯子提过窗户，放到院中。



墙脚下种了一排紫杉。下到地面后，他立即将梯子搬到紫杉后面。然后穿过墓地走到院墙下，纵身一跳，翻过墙头。墙上的石块被他碰掉几块，落在墙外的大街上。

他定了定神，吸了两口新鲜空气。

这次深入虎穴，真是凶多吉少，现在总算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他立即迈开大步，一直奔到圣雅克街的“丰泽酒家”，叫开了门。

开门的是店老板克罗德·蓬霍麦。他知道，深夜来客，必有重酬，并将发财的希望寄托在这种额外的收入上。

他一眼就认出了西科，虽然西科离开酒店时通身是骑手装束，而回来时却穿了一件修士服。

“是您，先生，”他说，“欢迎，欢迎。”

西科递给他一个埃居，向他问道：

“高朗弗罗修士呢？”

店老板眉开眼笑，走到那间客房前，推开房门：

“您瞧。”

高朗弗罗修士仍旧躺在原处，鼾声大作。

“我的老朋友，”西科说，“没有想到吧，你刚才做了一场恶梦。”

## 第二十二章

### 圣吕克他乡遇故知

高朗弗罗修士身上裹着西科送还给他的会衣，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这时候，读者如果从巴黎到昂热去，准可以在夏

尔特尔和诺让之间的大路上，看到两个骑着马的青年在匆匆赶路。他们一个是贵族模样，另一个象是他的侍从。两匹马性情温和，它们并肩而行，忽而将鼻子伸到对方的脸上拱两下，忽而发出一两声嘶鸣。这些温驯的动物，虽然不会说话，却也有独特的办法勾通彼此的思想。

这两个青年是在昨天这个时候到达夏尔特尔的。两匹马跑得汗水淋漓，口吐白沫。不想到了教堂前面的广场，其中一匹忽然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当时正是人们到教堂去做弥撒的时候，一匹高头骏马被累成这个样子，主人似乎并无痛惜之心，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夏尔特尔市民对于城内发生的事情，向来怀有浓厚的兴趣。好事者很快发现，两个青年中个儿较高的一位，随即向一个外貌憨厚的伙计塞了一枚金币。伙计于是迅速将他们领到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他们在这里稍事休息，喝了两杯葡萄酒，两颊顿时透出一片红晕。随后，他们换了两匹生气勃勃的快马，走出后门，又继续上路了。

原野上依然是光秃秃的，晨风拂面，凉意飕飕。但路旁的树木已开始露出翠绿的新芽，春天的脚步已悄悄来到人间。这时，身材较高的那个年轻人，忽然走近另一位，张开两臂，向他说道：

“亲爱的小宝贝，快来好好吻我一下，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说这话的，是连夜逃出巴黎的圣吕克，另一人是他的妻子让娜。让娜于是解开身上的斗篷，深情地俯过身来，两手搭在他的肩上，对着他的目光凝视良久，然后给了他一个长时间的甜蜜的吻。

大概是因为圣吕克认为威胁他们的危险已经过去，也可能是这甜蜜的吻太使他们销魂荡魄，这一天，他们只走了四哩路，便在库尔维尔村的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客栈地处一隅，甚为偏僻，且有前后门可以出入，此外，还有其它种种便利。夫妻俩因而觉得，这

真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安全场所。

他们于是在这里住了一天一夜。一吃完饭，他们便悄悄躲到了房间里，只是在关上房门之前向店老板交待了一句：由于长途跋涉，他们俩走得人困马乏，打算安安静静地睡上一整天。因此，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便等到第二天黎明再叫醒他们。店老板当然如令而行。

所以今天一早，他们又继续踏上了向诺让进发的旅途。

这一天，他们的心境比头一天还要安宁，那种慌不择路的心情已经为之一扫。他们象结伴而行的大学生，不时站在路旁的山丘上，让对方欣赏自己骑在马上英姿。路旁的树木已经长出第一批新芽，地上的草坪也开始透出一点嫩绿，田野里不时可以看到一朵朵小花冲破冰雪的覆盖，将春天的信息带到了人间。两个年轻人不禁为这春光融融、万木复苏的景象陶醉了。

“天哪！”圣吕克突然大发感慨起来，“对于一个人来说，自由真是太宝贵了。让娜，你过去的生活也还比较称心吧？”

“我？”年轻的让娜兴致勃勃地说，“我从来也没有自由自在地生活过。多少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在旷野随意走动。父亲秉性多疑，母亲一向深居简出。所以我每次外出，必有一位家庭教师、两个女仆和一个男仆陪伴，一步也不能多行。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小时候同我的好友狄安娜在梅里多丛林中嬉戏的情景，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们都还处在言笑无厌的孩提时代，经常在林中互相追逐，看谁跑得远，跑得快，但到后来，往往谁也找不到谁了，于是不得不停下来。这时，我们常可看到一头母鹿，一只麝子，或一只狍子从我们的身旁飞速而过，我们的脚步声一定惊动了它们，使它们从窝内窜了出来。待它们在遥远的天际消失后，看着那静静的一望无际的丛林，我们的心不禁感到害怕起来。你呢？亲爱的圣吕克，不用说，你以前的生活一定是自由自在的了。”

“我？”

“是的，一个男人……”

“哪里有什么自由？我从小在宫里长大，终日陪伴安茹公爵<sup>①</sup>，后来被他带到波兰，两年后又随他回到巴黎。我的这种身份，使得我永远也离不开他。只要我稍稍走远一点，他就会立刻追上来，哭丧着脸向我央求道：‘啊！圣吕克，我的朋友，我烦死了。来，陪我散散心。’自由！你从我这身打扮还看不出来？紧身衣勒得我气也透不过来，坚硬的衬领把我的脖子蹭得生疼，涂了胶水的头发，整天潮渍渍的，粘满了灰尘，还有这无时无刻不戴在头上的无边小帽，这一切，我简直受够了！啊！亲爱的让娜，你说你在家行动不太自由，但同我比起来那就不知要强多少了。所以你看，这次能够逃出樊笼，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上帝！我在那里但凡有一点自由，怎么会孤注一掷，冒这样大的风险？”

“圣吕克，国王要是派人追来，”让娜不安地向后看了一眼，“把我们投入巴士底狱呢？”

“只要我们被关在一起，那也总比这半死不活的日子好。我们昨天在那间小客房里呆了一整天，就完全象是两名囚犯，但我倒并不觉得有多么难熬。”

“圣吕克，你别想得那么美。”让娜嫣然一笑，带着狡黠而快乐的神情说，“他们要是抓到我们的话，是不会把我们关在一起的。”

她本想再说几句枕边戏言，不想一时情急语塞，粉脸顿时羞得绯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好好藏起来了。”圣吕克说。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让娜说。“我们会藏得很好的。梅里多那地方真是美极了。高大的橡树直冲霄汉，灌木丛一眼望不到头。一条条淙淙流水，夏天从长满青苔的阴凉桥洞下流过，一到秋天，上面就会漂满枯枝败叶。此外，那一口口池塘、一块块麦田以及百花斗艳的花圃、一望无尽的草场和小巧玲珑的塔楼也非常诱

---

<sup>①</sup> 此处的安茹公爵为亨利三世。亨利三世在登上波兰王位之前，曾相继被封为安茹公爵和奥尔良公爵。

人。成千上万只鸽子整天从这些塔楼内飞进飞出，在塔楼上空盘旋，发出咕咕的叫声，好象一群群蜜蜂围着蜂巢飞舞一样。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圣吕克，在这繁花似锦的乐园中，还有那无与伦比的狄安娜，她是这小小王国的王后，是阿尔密德<sup>①</sup>花园中迷人的天使。她不但容貌出众，而且心地善良，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美人。圣吕克，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经你这样一说，我现在就喜欢她了。况且她也喜欢过你。”

“啊！我相信她现在还爱我，而且会永远爱我。狄安娜可不是那种对朋友三心二意的人。春天来了，你想想，我们在这百花争妍的小天地里过着恬静的生活，该有多么舒畅。她父亲现已年迈，家中之事一概由她作主，所以我们尽可以到她那里去住几天。她父亲曾跟随弗朗索瓦一世驰骋沙场。他冲锋陷阵，十分勇敢，马里利安<sup>②</sup>一仗，曾大败敌军，但在巴维尼亚却遭到了全军覆没的下场，这使他伤心不已。现在，随着年事日渐增高，他一面以回忆打发余生，一面将他的爱和他对于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爱女狄安娜身上。我们住在梅里多可以不必让他知道，他也不会发觉我们的。即使他知道了，我们只须迎合他的脾性，让他说他的女儿是世上最美丽的姑娘，弗朗索瓦一世是古来最了不起的勇士，这样大家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真有意思。”圣吕克说，“不过我担心，一场争吵总是在所难免的。”

“谁同谁争吵？”

“我同男爵。”

“为什么呢？难道你会因为他赞美几句弗朗索瓦一世而同他大动肝火？”

---

① 阿尔密德，意大利诗人勒·塔斯（1544—1595）所作《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一长诗中的女主人公。其花园景致迷人，令人流连忘返，后成为“乐园”一词的同义语。

② 马里利安，意大利一城市。公元1515年，弗朗索瓦一世率领法军，在马里利安大败米兰公爵。

“那倒不会。关于弗朗索瓦一世，他爱怎么说都可以。不过要说他的女儿容貌盖世……”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妻子，我可不希望你为了我，再去同人家争论这个。”

“倒也是。”圣吕克说。

“亲爱的，你简直难以想象那地方有多美。”让娜接着又说，“他们会让我们住在一幢小楼里，这楼房是我所熟悉的；它有两座塔楼，塔楼之间是一排住房。那还是路易十二时代建造的，式样非常别致，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重彩浓描的建筑图案。早上起来，打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丛林。林中十分幽静，远处不时可以看到几只胆小的鹿子和孢子在那里吃草。另一边则是绿油油的田野和几个零星的村落，白墙红瓦分外夺目。罗亚尔河从村旁流过，清澈的河水在明媚的晨光中反射出万道金光，河上船只往来如梭。此外，在距离梅里多三哩远的地方，有一口池塘，池中芦荡深处，还有一条小船。我们可以骑上马，带着猎犬到树林里去打猎。一直不知道我们到来的男爵，听到猎犬的叫声，可能会对他的女儿说：‘狄安娜，你听，好象是阿斯特雷<sup>①</sup>和弗雷热东在那里打猎。’但狄安娜会对他说：‘爸爸，他们要打猎，就让他们打去吧。’”

“让娜，咱们快走吧。”圣吕克说。“经你这样一说，我恨不得一步就能跨到梅里多。”

两人于是策马扬鞭，飞驰了两三哩，到了芒市。他们在这里停留一天。第二天继续赶路，途中一切顺利。他们打算于当天傍晚赶到梅里多城堡。

眼见梅里多城堡已是遥遥在望，圣吕克不禁感到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几天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他对国王的脾性太为了解。因为他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又萎靡不振。从他

---

① 阿斯特雷，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



离开国王时见到的情形来判断，圣吕克认为，他很可能会派出二十名骑手，一百名卫士火速追来，不论死活把他抓回去。当然，他也可能只是嗟叹一声，激动地把手臂伸出床外，喃喃地骂上一句：

“啊，圣吕克，你这个混蛋！朕怎么没有早一点认出你来？”

可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人追来，看来亨利三世的盛怒已经停息，又回到他那萎靡不振的状态中去了。

圣吕克一边说着上述想法，一边向后面看了一眼，路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

“看来这场暴风雨要落在可怜的西科身上了。”他想，“这个一向嘻嘻哈哈的小丑，不想这次倒为我帮了大忙，让我逃了出来。也许正因为他是小丑，才便于向我提出这个好主意吧……我也应该将他搞的那种多少有点恼人的文字游戏，从脑海中一笔勾销了。”

他不由地想起了西科那天踌躇满志，用他的名字大作文章，狠狠嘲笑他的情景。

突然间，他感到让娜的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肩上。

他不觉一惊，因为这不象是柔情蜜意的表示。

“你看！”让娜说。

圣吕克回过头去，看到大路尽头，一个人正骑着马，向这边飞奔而来。

那人此时已走上一段隆起的路面，其身影凌空而立，在灰白天空的衬托下——我们的读者有时大概也有这种体会——显得异常高大。

圣吕克喜不自胜的心情，突然被浇了一瓢冷水。他觉得，此人的出现或许是个不祥之兆。他所担心的是，国王亨利三世真的会一意孤行，对他采取强硬的手段。因此，表面上虽然十分镇静，他的脸色仍唰的一下变白了，只听他说道：

“是的，那边是有个人。”

“咱们快走！”让娜在马身上扎了一马刺。

“不必。”圣吕克虽然有点担忧，但也还没有失去镇定。“不

必。他显然只是一个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是站在一边，让他过去。等他过去后，我们再走。”

“他要是我们在我们面前停下来呢？”

“他要是停下来，那就看他是谁，然后再作计较。”

“说得对。”让娜说。“我这个人真经不起事。有你在你身边，还有什么好怕的？”

圣吕克又向后边瞥了一眼，见来者看到他们后，正快马加鞭向他们赶来。他不由地说：“不，咱们还是躲一躲为好。他帽子上的羽饰和脖颈上的衬领使我深为担心。”

“上帝！那羽饰和衬领为什么会使你感到担心呢？”让娜惊讶地问。

圣吕克一边牵着她的马，把她带到路旁的树林里，一边解释道：“这种羽饰颜色奇特，修剪精细，价值特别昂贵，眼下正是宫里的时髦装饰，衬领的剪裁也新巧别致，浆烫非常费事。可见此人说不定是哪个成天打扮得妖里妖气、被西科挖苦得一钱不值的嬖幸。咱们快走吧，一定是国王派人追来了。”

“那就快走吧。”年轻的妻子一想到圣吕克可能又要离开她，不禁吓得战栗不已。

可是树林里，粗大的松树一棵接着一棵，枝杈十分茂盛，简直象是一堵堵厚厚的墙，哪里快得起来？

况且到处都是松软的沙地，马蹄一落下去，就立刻陷到了膝部。

这时，那人已风驰电掣走近前来，山坡上传来的马蹄声也清晰可闻了。

“上帝！他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让娜叫了一声。

“天哪！”圣吕克停来说。“既然是冲着我们来的，那就看他想干什么吧！因为倘若真是这样，他一走到这边就会跳下马，向我们走来的。”

“他停下来了。”让娜又说。

“是的，而且已经跳下马，走到树林里来了。”圣吕克说。“你别怕，即便是魔鬼，我也毫不在乎。”

“你听！”让娜一把抓住她的丈夫。“他好象在叫我们。”

确实，那人将马拴在林边的一棵松树上后，正一边向林中走来，一边叫道：

“喂！先生，别跑。我给您带来了您遗失的东西。”

“他说什么？”伯爵夫人问。

“他说我们丢了件东西。”圣吕克说。

“喂，那个矮个儿先生！您把一个手镯丢在库尔维尔旅店了。天哪！上面还有一个女人的肖像。这东西怎么可以随便丢失呢？因为这还是尊敬的科斯夫人的像呢！快拿去吧，别让我再追了。”

“这声音听来怎么这样耳熟？”圣吕克说。

“他说那是我母亲的画像。”

“您真的丢了吗？”

“是的。今天早上才发现，但想不起丢在哪里了。”

“他是布西！”圣吕克突然叫了起来。

“对！我们的朋友布西伯爵。”让娜激动地说。

“是他，就是他！”圣吕克立即抢步迎了上去。

“圣吕克！您看，我果然没有弄错。您好，夫人。”已经走上前来的布西大声地说，接着又发出一阵大笑，一面把让娜昨天晚上丢在库尔维尔旅店的那个手镯递给她。

“布西先生，您是奉国王之命来逮捕我们的吧？”让娜微笑道。

“天哪！我同国王陛下的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他怎么会将此重任交给我呢？我在库尔维尔旅店拣到了您的东西，由此断定你们刚走不远，于是就跨上马追来了。看到前面走着两个人，我想一定是你们。刚才跟在你们后面追赶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抱歉得很。”

“这样说来，”圣吕克仍旧半信半疑，“我们在此相遇完全是

一种巧合了。”

“当然，”布西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们二位。”

圣吕克见他目光炯炯，神色坦然，心中的疑虑顿然消散。

“那末，您是在赶路了。”让娜说。

“是的，我在赶路。”布西说着跨上了马。

“不过同我们不一样。”

“是啊，我哪有你们这样幸运？”

“我的意思是，你离开巴黎并不是因为失宠。”

“叫我怎么说呢？我看差不多。”

“您到哪儿去？”

“到昂热去。你们呢？”

“也是。”

“啊！我明白了，再走十多哩路，布里萨克城堡就在昂热和索米尔之间的大路上。你们如今一定是到您父亲的领地去避一避，如同被追击的鸽子飞回自己的巢内去一样。你们俩真是幸福，使我非常羡慕，如果羡慕不是什么坏毛病的话。”

布西的由衷之言使得让娜深为感动，只见她说道：“布西先生，您也结婚吧，您会同我们一样幸福的。听我说，只要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幸福是不难得到的。”

她微笑地看了看圣吕克，似乎是要他证明自己的话是完全对的。

“夫人，”布西说，“我不相信自己会得到您所说的幸福。你们有国王做后盾，谁能有你们这样幸运？”

“瞧您说的，您这样一个人，走到哪里没有人爱？”

“夫人，”布西嗟叹一声。“一个人，如果到处都有人爱，那么他在哪儿也不会得到真正的爱。”

“那好，”让娜向圣吕克递了个眼色，“您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这件事如能办成，首先将使我见过的许多贪得无厌之徒，从此安分起来，其次也可使您看到您所否认的那种幸福。”

“夫人，”布西叹道，“我并不否认这种幸福的存在。我要说的是，我同这种幸福无缘。”

“您究竟愿不愿意让我替您张罗？”让娜又说。

“如果按照您的想法，不行。要是按照我的想法，当然愿意。”

“看您这种口气，好像是决心打一辈子光棍了。”

“也许是吧。”

“难道您已经爱上一个人，但又不能娶她？”

“伯爵先生，请您帮帮忙，”布西说，“叫您的妻子不要让我愁上添愁。”

“好呀，布西先生，您可要当心呢，瞧您这吞吞吐吐的样子，准是爱上我妻子了。”

“您要是这样想的话，至少应当承认我这个情人还是很识趣的，您要嫉妒也是没有道理的。”

“那倒是。”圣吕克说，心中不禁想起正是他把他的妻子带到卢浮宫去的，“但不管怎么说，您应该承认，您心里准是有什么人了。”

“这我承认。”布西说。

“是真正的爱，还是一时心血来潮？”让娜问。

“是一种激情，夫人。”

“我会帮您治好的。”

“我想没有那么容易。”

“我会让您满意的。”

“我不相信。”

“我会让您得到您这样一个人所应得到的幸福的。”

“唉！夫人，我现在唯一的幸福，就是使自己不幸。”

“我可要告诉您，我这个人是非常固执的。”让娜说。

“我也非常固执。”布西说。

“伯爵，您会低头服输的。”

“夫人，”布西说，“咱们不必再争论下去了，还是先走出这

块沙地上路吧。您看到没有，前面那个村庄沐浴在一片阳光下，显得多么迷人，我们可以赶到那里去过夜。”

“是在那个村庄过夜，还是再往前走一走。”

“对我来说，哪儿都可以，我没有定见。”

“这样说来，我们是同路了？”

“如果不妨碍你们的话，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我可以一直陪伴你们。”

“哪儿的话，一点也不妨碍。不但如此，您还可以到我们去的地方去过夜。”

“你们到哪里去？”

“梅里多城堡。”

布西顿时满脸通红，但转眼之间又变得面色煞白。要不是让娜此时正在微笑地看着她的丈夫，他内心的秘密定会立即被她识破。

但他终于克制住内心的激动，趁这一对如胶似漆的年轻夫妇在那里眉来眼去的当儿使自己很快镇定了下来，而且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让娜投来的狡黠目光报以一笑，对自己这次离开巴黎的真正目的只字未提。同时，在他稍稍恢复常态后，反而向让娜问道：

“夫人，你们要到梅里多城堡去。请问梅里多是什么地方？”

“我的一位好友住在那里。”让娜说。

“您的一位好友……”布西又问，“住在那里？”

对梅里多城堡近两个月来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让娜，立即答道：“当然，您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普瓦图地区最富有的一位男爵——梅里多男爵——和……”

“和谁？”布西见让娜突然停了下来，急忙问道。

“和他的女儿狄安娜·德·梅里多，一个容貌超群，举世无双的姑娘。”

“没有听说过，夫人。”布西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来。

让娜这时正带着意味深长的神态看着她的丈夫，布西心中不由地感到十分纳闷，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在这条路上意外地碰到这两个



人来同他谈论他所一心惦念的狄安娜·德·梅里多。

难道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要发生？不可能。圣吕克夫妇在有意捉弄他？更不可能。当他进入狄安娜的房间、得悉狄安娜已经成为蒙梭罗夫人时，圣吕克早已离开巴黎了。

“夫人，到梅里多城堡还有多少路？”布西问了一句。

“我想，还有七哩路。我敢打赌，我们今天肯定可以赶到那里，而不必在您刚才说的前面那个村子过夜，况且我对那个村庄是否安全没有任何把握。您也来吧。”

“好的。”

“好极了。”让娜说。“您总算向我说的那种幸福迈出了一步。”

布西欠了欠身，继续在他们身旁向前走着。这一对年轻夫妇，为了报答布西上次的慷慨相助，始终对他笑容可掬。他们的谈话中断了一会儿。后来，布西觉得，自己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弄明白，于是又向让娜询问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能轻易错过。

“夫人，”他说，“您刚才对我说梅里多男爵是普瓦图地区的巨富。他是怎样一个人？”

“一个完美无缺的贵族，一个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他要是生活在亚瑟<sup>①</sup>时代，准可以成为一个‘圆桌骑士’。”

布西努力克制内心的激动，语调平静地问道：“他把女儿嫁给谁了？”

“把他的女儿嫁给谁？”

“是的，我只是问一问。”

“狄安娜结婚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她根本没有结婚。要不这样的大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

<sup>①</sup> 亚瑟，古时居住在英国西部的加尔人国王。

布西一阵心酸，喉间不禁感到哽咽难语。随后，他又问道：

“那么梅里多小姐一定同她的父亲一起住在城堡里了？”

“当然，”圣吕克响亮地答道，以此向他的妻子表明，他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并十分赞同。

谈话又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里事。

“啊！”让娜忽然在脚镫上站了起来，“梅里多到了，布西先生，您看到没有，在那一大片光秃秃的树林中，那几个深灰色的屋顶就是。再过一个月，这里就是一片葱笼了。”

“看到了。”布西激动地说。“是的，这就是您所说的梅里多城堡了。”

一看到这美丽、富饶的地方和气派雄伟的城堡，他不由地想起了在巴黎的穷街陋巷过着囚居生活的可怜的狄安娜。

他又长叹一声，但这一次已不完全是痛苦的叹息。圣吕克夫人反复表示要给他带来幸福，这种热情终于在他心中燃起了希望。

## 第二十三章

### 孤苦伶仃的老人

圣吕克夫人没有弄错，两小时后，他们果然来到了梅里多城堡前。

经过刚才一番交谈，布西一直在琢磨着要不要把狄安娜不在梅里多的事告诉这两位热心的朋友。不用说，这件事大家很快都会知道的，所以现在说出来倒也不会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一谈起来，势必要把只有他个人知道的那些事也泄露出来，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一想到他们会向他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和推断，他不由地感到害怕起

来了。

此外，他想作为一个道道地地的陌生人进入城堡，以便不带任何成见去观察梅里多男爵，看他如何谈论蒙梭罗先生和安茹公爵。当然，狄安娜向他讲的那些事，他是绝对相信的，从没有怀疑过这位洁白无瑕的天使会对他有一句谎言。但他想看一看，狄安娜对那些事的解释会不会有什么错漏，看一看他带着无比浓厚的兴趣听到的那个悲惨身世，是否同事情的发展完全吻合。

可见布西虽然因为在爱情上遭到了不幸而五内摧伤，但这个品德高尚的人仍能在当前情况下严格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一方面对外人十分谨慎，一方面对自己心爱的人无比尊重。

因此，圣吕克夫人虽然具有女人在这类事情上常有的那种敏感，但仍被布西的超人自制力蒙骗了。她还以为，这个年轻人今天一定是第一次听到狄安娜的名字，因而不会在心中唤起什么印象，产生什么希望，相反，他可能会觉得，在梅里多等待他的，不过是一个笨手笨脚、羞于见客的村姑。

所以，这个好心的女人心中一直在忖度着，布西见到狄安娜时，将不知如何丧魂失魄哩。

可是奇怪的是，当守门人吹响喇叭、报告有客来到后，狄安娜却没有象平素那样，立刻跑到城堡前的吊桥上来迎接她。

相反，从门厅走出来的，是一个身腰佝偻，拄着拐杖的老人。

他披了一件狐皮领绿天鹅绒大氅，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和一个银哨子。

晚风吹在他的前额上，掀起了一缕缕白如银丝的长发。

他越过吊桥，来到了吊桥前的栅栏旁。两条高大的德国狗，耷拉着脑袋，一边一个，不紧不慢地跟在他身后。

“谁呀？”他问了一声，声音十分微弱。“哪位贵客来看我这可怜的老头？”

“是我，奥古斯坦老爹。”让娜笑吟吟地说。

老人的弟弟纪尧姆三年前才去世，让娜往日到这儿来，总是这

样叫他，以便将他同纪尧姆区别开来。

她以为，男爵一见到她，定会发出惊喜的叫声，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只见他慢慢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目光对着来客：

“您是谁？我的眼睛不行了……”

“上帝！怎么连我也认不出了？”让娜说。“啊！对了。想必是因为我这身打扮……”

“对不起。”老人说。“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上了年纪的人真是不中用，只因为哭了几场，就把眼睛哭坏了。”

“亲爱的男爵，”让娜说，“我看您的眼睛是不行了。否则，虽然我现在是女扮男装，您也应该认出我来的。看来我只得告诉您我是谁了。”

“是的，”老人说，“我实在看不清您是谁。”

“那好，我来告诉您吧，亲爱的奥古斯坦老爹，我是圣吕克的妻子。”

“圣吕克的妻子？”老人又说，“我不认识您。”

让娜笑了起来：“我就是让娜·德·科斯—布里萨克呀！”

“啊！上帝！”老人惊叫一声，立即伸出手来给她开栅栏门，但两只手抖得厉害。

让娜不明白眼前这场景为何同她想象的全然不同，心想男爵一定是因为上了年纪，不但老眼昏花，手脚也不灵便了。她于是翻身下马，象以往每次来看他时那样，扑到了他的怀内。但她在亲吻他时，发现他两颊潮渍渍的：他哭了。

“大概是太高兴了。”她想。“他还是这样容易激动。”

“快进来吧。”老人亲吻过让娜后说。

他回转身，一步一步地向城堡走去，另外两位客人，他象是压根儿没有看见。两只狗在新来的客人身上闻了闻，看了看，如今又不紧不慢地跟在老人后面。

城堡呈现在一片凄凉景象中，百叶窗全都关闭着，简直象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来来往往的仆人全都穿着丧服。圣吕克向他的妻

子瞥了一眼，好象是问她，她想象中的城堡是不是这个样子。

让娜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但她也茫然不解。只见她神色平静地走到男爵身旁，拿起他的手问道：

“狄安娜呢？为什么没有到门口来接我？难道她遇到了什么不幸？”

这句话象是一声青天霹雳，老人突然停下脚步，带着惊恐的神色看着她喊了一声：

“狄安娜！”

两只狗听到这熟悉的名字，立即抬起头来看着主人，发出了凄惨的叫声。

布西不觉打了个寒噤。让娜向圣吕克瞥了一眼，见他已经停下脚步，显出进退两难的样子。

“狄安娜！”老人又喊了一声，好象是到现在才明白让娜向他提出的问题。“您难道一点也不知道？……”

老人的声音微弱而又颤抖，最后则变成悲痛不已的呜咽了。

让娜双手合掌，急忙问道：

“怎么啦？她究竟怎么啦？”

“狄安娜不在人世了！”老人绝望地向空中举起双臂，满脸老泪纵横。

说着，他一屁股坐到了门前的台阶上。

他双手抱着头，使劲摇晃着，似乎要把这终日折磨他的痛苦往事，从自己的记忆中驱除出去。

“她死了？”让娜惊恐万状，面色煞白。

“死了？”圣吕克带着满腔同情看着老人。

“死了？”布西自言自语道。“蒙梭罗对他也是这样说的！啊！可怜的老人，您总有一天会喜欢我的。”

“她死了！死了！”老人哭诉着。“他们把她弄死了。”

“啊！亲爱的老爹。”这意外的消息使让娜柔肠寸断，悲恸不已，两行热泪禁不住扑簌扑簌地落了下来。

她抱着老人大放悲声，热泪流满了老人的面颊。

老人终于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说道：

“这个家现在是人去楼空，一点不成样子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欢迎你们来作客的。请进去吧。”

让娜于是挽着他的胳膊，穿过门厅和现已改作餐室的门房，向客厅走去。

一个仆人在前面引路。他满脸哀伤，两眼红肿，足见其与主人的感情之深。他将客厅的门打开后，圣吕克和布西也跟着走了进去。

进入客厅后，一直由让娜搀扶着的老人，在一把雕刻精细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仆人走去打开一扇窗户，给房内换换空气。窗户打开后，他没有离去，而是悄悄地站到了一边。

让娜不敢打破房内的沉默。她生怕再度触发老人的哀伤，对于狄安娜的死因，一个字也不敢问。可是作为一个风华正茂、无忧无虑的青年，她怎么也不敢相信男爵的话会是真的。象她这样年纪的人，对于死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人会死。

最后还是男爵来问她了：

“您刚才说，您已经结婚了，我亲爱的让娜。这位先生想必就是您的丈夫了？”

他指了指布西。

“不，奥古斯坦老爹，不是他，而是这个圣吕克先生。”

圣吕克深深地向不幸的老人鞠了一躬。老人慈祥地向他还礼作答，嘴角努力浮出一丝微笑。随后，他那失神的目光转到了布西身上：

“那么这位先生一定是您的兄弟或是您丈夫的兄弟，总之，是您的一位亲戚了？”

“不，亲爱的男爵，这位先生不是我们的亲戚，而是我们的朋友。他是路易·德·克雷蒙·布西·当波瓦兹伯爵，安茹公爵的侍



卫官。”

老人听到这句话，忽然腾的一下站起来，向布西射出两道愤怒的目光。过了一会儿，好象这无声的挑衅很快就耗尽了他的体力似的，只见他长叹一声，又跌坐在扶手椅上。

“他这是怎么啦？”让娜问。

“布西先生，男爵认识您吗？”圣吕克接着问布西。

“不，我这是第一次荣幸见到梅里多男爵先生。”布西不慌不忙地说。当然，老人听到安茹公爵的名字后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只有他最为清楚。

“啊！安茹公爵这个魔鬼和撒旦！您是他的侍卫官。”男爵又说。“您居然有脸承认，而且敢于跑到我家来！”

“他是不是疯了？”圣吕克惊讶地看着男爵，悄悄问身旁的妻子。

“他一定是悲哀过度，神志昏糊了。”让娜惶恐地说。

梅里多男爵不但说了这些使让娜怀疑他的头脑是否清醒的话，而且落在布西身上的目光也变得更加凶狠了。但布西不动声色，依然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是的，我的女儿就是死在这个魔鬼手上的。”梅里多先生的神志简直象是越来越糊涂了。

“可怜的男爵！”布西喃喃地说了一句。

“他究竟说的是什么？”让娜也来发问了。

“你们这样奇怪地看着我，难道真的一点不知道？”梅里多先生把让娜和圣吕克的手拿过来，握在自己的手中。“我的狄安娜确实是被安茹公爵弄死了。”

老人说这句话的声调是那样悲痛，布西不觉一阵心酸，也潸然泪下了。

“老爹，”让娜说，“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总不能因此而责怪布西先生。您还不知道，布西先生一向品行端正，为人最为宽厚。您看，他也在陪着我們落泪，可见他一点

不知道您说的这些。他要是想到您会这样接待他，他是根本不会到这儿来的。啊！亲爱的奥古斯坦老爹，请您看在狄安娜的面上，把经过情况对我们讲一讲。”

“这样说来，您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老人转向布西问道。布西欠了欠身，一言未答。

“上帝！”让娜说。“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的狄安娜已经离开人世，而她最要好的朋友竟然一无所知！啊！对了。我没有给任何人写信，也没有对任何人说。因为我觉得，既然我的狄安娜已经长逝不返，世界也就不可能再存在了。我觉得，普天之下都会为她的死而伤心痛哭的。”

“说吧，说吧，这样您会觉得好受些的。”让娜说。

“事情是这样的，”男爵呜呜咽咽地哭诉道，“这个十恶不赦的亲王，法国贵族的败类，一天看到了我的狄安娜，见她长得花容月貌，便派人将她绑架到了波热城堡，打算把她当作奴仆之女供自己淫乐。但我的狄安娜是那样冰清玉洁，怎能忍受这种屈辱？她跳到窗外的一口池塘里自尽了。后来，人们在那个池塘里只找到她的一条纱巾。”

说到最后一句话，老人已是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了，整个场面十分凄凉。布西虽然久经沙场，见过许多流血的场面，但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撕人心肺的情景。

听了老人的叙述，几乎要昏厥过去的让娜此时也带着可怕的神色看着布西了。

“啊！伯爵，”圣吕克大声叫道。“这太可怕了。伯爵，您再也不能跟随这个十恶不赦的亲王。伯爵，您的为人是那样高尚，怎么能同这样一个绑架民女的杀人凶手再呆在一起呢？”

这几句话使老人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他在等待着布西的回答，以便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圣吕克充满同情的话语，使老人的痛苦稍稍减轻了一点。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身体是十分虚弱的，正如一个小孩被自己所喜爱的狗咬伤后，看到别人鞭打它，身

上的疼痛可大大减轻一样。

可是布西并没有直接回答圣吕克的话，只见他上前一步，向梅里多先生说：

“男爵先生，我可否单独同您谈一谈？”

“亲爱的老爹，同他谈一谈吧。”让娜说。“您会看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

“好吧，先生。”男爵说，声音有点颤抖。因为他从这个年轻人的目光中已经预感到似乎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

布西转过身来，十分大方而又友好地看着圣吕克夫妇：

“很抱歉。”

两位年轻人面对这巨大的不幸，不禁为自己的完满结局而深感庆幸。他们手挽着手，走了出去。

客厅的门重新关上后，布西走近男爵，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男爵先生，”他说。“您刚才当着我的面，严厉地指责了一位我所跟随的亲王，我不得不请您向我解释一下。”

老人不觉一怔。

“啊！请不要误会，我的话没有丝毫恶意。我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您说话的，十分希望，我的话能帮您减轻一点痛苦。男爵先生，您刚才已将事情的经过向圣吕克先生和他的夫人简略谈了谈。可否请您再谈得详细点。让我们来看看，事情是否真的象您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先生，”老人说，“我当初还是抱有一点希望的。一个品行高尚、为人正直、名叫蒙梭罗的贵族，曾经爱过我那可怜的女儿，对她颇为有意。”

“啊！蒙梭罗先生！”布西说。“请告诉我，他在这件事情上，究竟做了些什么。”

“他的行为无可指责，因为狄安娜拒绝了他的爱。但他并不计较，相反，是他首先把公爵的罪恶打算告诉我的。狄安娜被绑架后，他又向我提出了营救办法。营救之前，他只向我提出了一项要

求，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心灵是多么高尚，多么光明磊落。他提出，一旦他将狄安娜救出虎口，便希望我能将她许配给他。他年青有为、血气方刚，这样就可以使我的女儿在他的保护下，不再落到权势极大的亲王手中，而这正是我这可怜的父亲所无法做到的。我欢天喜地，满口答应了。可是遗憾的是，结果我是空喜欢了一场。因为他到达的时候，我的狄安娜已经投湖自尽了。”

“从那以后，蒙梭罗先生有没有来看过您？”布西问。

“此事发生才一个月，”老人说，“可怜的蒙梭罗先生一定是因为他的一番好心没有取得成功而羞于见我。”

布西垂下了头，他觉得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问题很清楚，蒙梭罗先生在将狄安娜从公爵手中夺走后，由于不敢让公爵知道他的心上人如今又成了他蒙梭罗的妻子，因而对男爵放出谣言，说他的狄安娜投湖自尽了。

“怎么样？先生。”老人说，他见布西听完他的谈话后，两眼闪动了几下，便一直看着地下，似乎陷入了沉思。

“男爵先生，”布西说，“我这次来梅里多，是受安茹公爵大人的差遣。亲王殿下希望您能到巴黎去同他谈一谈。”

“同我谈一谈？”男爵大声叫了起来。“我的女儿都被他弄死了，现在居然还要我去见他！况且，他又能同我谈些什么呢？”

“谁知道？也许是替自己解释解释吧。”

“不，布西先生。”老人又说。“不管他会向我说些什么，我是决不去的。况且狄安娜尸骨未寒，她还躺在冰冷的芦苇丛中，我不能离开这里。”

“男爵先生，”布西坚定地说。“请允许我再说一遍。接您去巴黎，是我的使命。我是专程而来的。”

“那好，我去！”老人气得浑身发抖。“但我可不是好欺侮的，我要去见国王。倘若国王不替我作主，我就向法国的全体贵族发出呼吁。而且，”他忽然喃喃自语起来，“我真是气昏了头，竟然忘记我手中握着的一张王牌。这张牌，我至今还没有使用过。好吧，

布西先生，我跟您去。”

“男爵先生，”布西握住老人的手说，“请恕我直言，象您这样一个天主教徒，应当沉着、冷静，不失自己的尊严。天主对于正直的子民向来是体恤无边的，最后等待您的，究竟是什么，您现在还不可能知道。因此请您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不要将我视为您的仇敌。我马上还不能告诉您，我会为您做些什么。就这样吧，男爵先生，明天早晨，太阳一出来，我们就上路。”

布西娓娓动听的言辞深深感动了老人，只听他说道：“行！我接受您的忠告。不管您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您现在总是我的客人。现在请随我到您的房间里去。”

男爵说着从桌上拿起一个有三个枝杈的银烛台，迈着沉重的脚步，把布西领上楼去。

两条狗也想跟随主人上去，男爵打了个手势，把它们止住了。两个仆人举着蜡烛，跟在布西身后。

布西走到为他准备的那间房间的门边时，转过身来向男爵问了一句：圣吕克夫妇过夜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

“我的仆人热尔曼恐怕已替他们安排好了。祝您晚安，伯爵先生。”

## 第二十四章

### 雷米巧设内线

当圣吕克夫妇得知布西同梅里多先生密谈后，决定第二天由布西陪同老人去巴黎时，他们惊讶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在他们看来，这个本来对事情一无所知、现在却似乎在操办一切的布西，简

直成了一个叫人无法捉摸的神秘人物了。

男爵后来之所以决定去巴黎，同“亲王殿下”这个响亮的名称在他心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须知那个时代，一个普通贵族对于权贵是绝不敢随意轻慢的。

况且对于梅里多先生或其它任何人来说，“亲王殿下”是一个地位仅次于国王、声势极为显赫的人物，岂可稍有怠慢？

第二天早上，男爵向两位客人辞行时，请他们在城堡内多住些时日。但圣吕克夫妇考虑到问题既然这样严重，觉得不便在此多所停留，打算一俟胆小怕事的布里萨克元帅同意他们前往，便回到城堡附近的布里萨克领地去。

至于布西，这次梅里多之行为何搞得如此神秘，他只须“一秒钟”便可以说清楚。东方人所喜爱的魔术师常有这种本领：他们只要用棍棒一指，举座观众便会伤心痛哭，但再一指，人们又会破涕为笑。布西若把自己所掌握的秘密向他所愿意的人略加透露，其效果肯定可以同这些魔术师媲美。

这具有奇特功效的“一秒钟”，他果然用来在迷人的让娜耳畔，悄悄嘀咕了两句。

他的话音刚落，让娜的脸上便顿然愁云消散，眉开眼笑了。白净的脸蛋泛起了魅人的红晕，两排细小的白牙，在两片红唇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夺目。圣吕克在一旁带着惊异的神色看着她，似乎是问她听到了什么，她将一只手指放在唇边，示意他切勿多言。随后，她欢天喜地地跑开了，同时向布西送了个飞吻，以感谢他的多情关照。

老人对于这挤眉弄眼的场面，丝毫没有察觉。因为他正在凝视着祖辈遗留下来的这座城堡，木然地抚摸着两只同他朝夕相处的德国狗。随后，他激动地向几个垂手侍立的仆人嘱咐了几句，便在马夫的帮助下，艰难地跨上了一匹黑色的老马。这匹马他特别喜爱，在最近几次国内战争中，它曾经是男爵相依为命的伴侣。最后，他向城堡挥了挥手，一言不发地踏上了巴黎的行程。



让娜微笑地站在那里，布西目光炯炯地看着她，并时时回过头来，向他们夫妻二人告别。出发之前，让娜还附在他耳边轻轻嘀咕了两句：

“伯爵先生，您可真是个怪人。我本来说一定要让您在梅里多得到幸福，不想却是您将幸福带到梅里多来了。”

从梅里多到巴黎，漫长的道路对年已古稀、满身是剑伤和枪伤的男爵来说，是不太轻松的。同样，那匹力薄身单的老马要走这样远的路程，也绝非易事。

所以一上路，布西就开始琢磨起来，考虑如何方可给老人以更多的照顾，以博取老人的欢心，消除见面之初老人对他的恶感。经过几天的相处，看来布西是如愿以偿了。因为到第六天早上，当他们到达巴黎时，梅里多先生突然向他说了这样一句足以表明其思想在途中经历了很大变化的话语：

“伯爵，您看这奇怪不奇怪？我知道，巴黎是不会有有什么好事等着我的，但我到达这里后，心情反而不象出发时那样焦急不安了。”

“奥古斯坦先生，再过两小时，”布西说，“您就会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了。”

他们是从圣马塞尔区进入巴黎的。外省人来到巴黎，总喜欢从这里进入城内。因为这个街区虽然又脏又乱，但却是巴黎最古老的一个街区：教堂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房屋栉次鳞比，一条条污水沟上架着许多小桥。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男爵问。“我想一定是到卢浮宫去了。”

“先生，”布西说，“我想请您先到寒舍略坐一坐，待疲劳消除后再领您去见您应该见的人。”

男爵没有说什么。布西于是把他领到他那坐落在格勒奈尔—圣奥诺雷大街的公馆里。

公馆里的人没有料到布西还会活着回来。那天夜里，他是用随

身携带的一把钥匙打开一扇小门，悄悄进入公馆的，随后，他将自己的马从马厩牵出来，套上马鞍，匆匆出发了。行前，除了雷米·勒·奥杜印，谁也没有见到他。由于他这次出走太为突然，前不久又同别人决斗过，并且受了伤，这豪侠的天性总也改不了，许多人因而认为，这个向来一帆风顺、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勇士，看来气数已尽，这次久出不归一定是遭到敌手的暗算，死于刀枪之下了。

因此，除了几个好友和最忠实的奴仆还在为他的平安归来——虽然这种可能同皮里特斯的归来一样渺茫——而拈香祝祷外，其它思想较为实际的人都认为他是不可能活在人间了。他们四处奔走，在可疑的阴沟、地窖、城外采石场、毕埃弗尔河<sup>①</sup>河滩以及巴士底狱院墙外的壕沟里，到处寻找他的尸体。

这些人中，只有一人始终胸有成竹，每当人们向他问起布西的情况时，他总答道：

“伯爵先生活得很好。”

可是如果人们再追问一两句，他也就无言以对了，因为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一点。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雷米·勒·奥杜印。这种无关痛痒的回答，使他遭到了许多人的冷嘲热讽。他常常彻夜在外面溜达，进行着奇怪的观察。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公馆里总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但每次回来，必然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并以他那乐天的性情，给公馆里带来一点欢乐。

这一天，他从外面归来，发现院子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原来大家盼望已久的布西回来了。他尚未下鞍，仆人们都拥到了他的马前，争先恐后替他牵马解鞍。

“好啊！”布西说，“看到我活着回来，你们好象都很高兴，谢谢你们这番好意。你们大概不相信我还活着，那你们可以仔细看看，也可以上来摸摸，不过要快一点。现在，请你们把这位老先生

---

<sup>①</sup> 毕埃弗尔河，塞纳河的一条支流。

扶下马来。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胜似亲王，你们对他切不可有丝毫怠慢。”

布西这样说，并非多此一举。因为这些仆人根本未将老人放在眼内。他们一见到那身土里土气的衣着和那匹瘦弱的老马——虽然布西的养马倌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匹不同寻常的战马——便以为他一定是他们的主人从穷乡僻壤带来的一个马夫。

听到布西这样吩咐，大家于是又奔到了男爵面前。雷米见他们这样看不起老人，心中不觉好笑，但一见布西面容严肃地站在那里，他也就连忙收敛笑容，不敢造次了。

“快给这位先生收拾一间房间。”布西说。

“用哪一间？”五六个人同声问道。

“当然是最好的。就用我那一间吧。”

接着，他挽起老人的手臂，登上了楼梯。这一切无非是让老人看到，他在这里受到的款待比他在梅里多对布西的接待要热情得多。老人默然无言地任人摆布，好象人们在梦中走到一个奇异的去处，一切都是身不由己一样。

仆人给老人拿来了伯爵平素使用的镀金平底酒杯，布西于是亲自为他斟了一杯酒。

“谢谢，先生。”老人说。“我们什么时候到那里去？”

“奥古斯坦先生，请不要着急。到那里去，不仅对您是一件幸事，对我也是莫大的幸福。”

“您说什么，先生？您为什么总对我说一些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

“奥古斯坦先生，记得我曾对您说过，对于心地善良的子民，上帝是会体谅他们的痛苦的。这个时刻马上就要来临，我这就请上帝为您发点慈悲。”

男爵惊讶地看着布西，但布西恭恭敬敬地向他打了个手势，请他稍等片刻，然后便微笑着走了出去。

不出布西所料，勒·奥杜印正在门外等他。他立刻抓住年轻人

的手臂，把他拉到一间房间里，向他问道：

“喂！我亲爱的圣医国手，那边的情况现在怎样？”

“您指的是哪儿？”

“当然是圣安东尼街。”

“大人，对您来说，一切都非常如愿。除此而外，别无其它情况。”

布西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难道那个家伙没有再去吗？”他又问。

“不，去了，但仍旧无济于事。看来这件公案，只有等一位老人到来方可解决。老人这两天就会到达，所以人们正在耐心等待着。”

“你怎么知道的？”布西问。

“您知道，大人，”雷米手舞足蹈地说，“您一走，我实在闲得无聊，于是想趁此机会为您做点好事。”

“好，快给我说说，亲爱的雷米，你这几天做了些什么？”

“您前脚一走，我就在圣安东尼街和圣卡特琳娜街的拐角租了一间房间，身上带了一把剑，并拿了一点钱和几本书在那里呆了下来。”

“这个主意不错。”

“从这里，我可以将那幢房屋看得一清二楚。”

“很好。”

“所以我住进去后，便站在窗口向那边注视起来。”

“这真是太妙了。”

“妙是妙。不过也有欠妥的地方。”

“怎么办呢？”

“我能看到人家，人家也会看到我。用不了两三天，他们就会对我产生怀疑，认为我整天在那里观望，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至少也是个疯子……”

“你考虑得很周到，亲爱的勒·奥杜印。后来呢？”

“后来，伯爵先生，我觉得必须另谋良策，而就在这个时候，天哪！……”

“怎么了？”

“我爱上了一个姑娘。”

“什么？”布西说，他怎么也不能明白雷米爱上一个姑娘对他会有什么好处。

“告诉您，”年轻的医生郑重其事地说，“我爱她简直爱得发狂。”

“她是谁？”

“热尔特鲁德。”

“热尔特鲁德，不就是蒙梭罗夫人的女仆吗？”

“完全对，大人。有什么办法？我又不是贵族，哪能去高攀那些侯门绣女？而且，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医生，除您而外，连一个找我看病的人也没有……”

“可怜的雷米，”布西说，“你对我的忠心，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请说下去。”

“大人，”雷米又说，“我的运气其实并不坏。热尔特鲁德不但个儿高大，身体结实，使我十分倾心，而且为人相当聪明。”

“是吗？在哪一方面？”

“谈起什么事来，总是井井有条。”

“真的？”

“当然。她女主人的近况我就是通过她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有她在那里为您做内线，这大概没有什么不好吧，您说呢？”

“雷米，我这一生能够遇到你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这真是上帝所赐，那么你们俩一定是情投意合了……”

“Puella me diligit<sup>①</sup>，”雷米得意洋洋地说。

“这样说来，你已经进到里边去了？”

---

① 拉丁文：“她非常爱我。”

“昨天夜里，从您熟悉的那扇大门悄悄溜了进去。”

“进展怎会如此神速？”

“非常简单。”

“来，把经过情形对我讲一讲。”

“您走后第三天，也就是我搬到那个小房间的第二天，我站在门边等候那个姑娘出来，因为我知道，每天上午八时至九时是她上街采买的时间。八点十分，她从门里走了出来，我立即跟了上去。”

“她认出你来没有？”

“不但认了出来，而且大叫一声，拔腿就跑。”

“你呢？”

“我急起直追。但她跑得很快，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追上。要不是她穿着裙子，行动不太方便，我是别想追上的。”

“您是医生！”她说。

“您是女仆！”我说。

她微微一笑，但立刻又沉下脸来：

“您弄错了，先生，我不认识您。”

“可是我认识您，”我说。“三天来为了您，我食不知味，夜不安枕，您看，我已经从波特来伊街搬到圣卡特琳娜街的拐角来了。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每天能多看您几眼。您以后倘若再要找我给什么人看病的话，就不用到那边去找我了。”

“快别提这些事！”她说。

“啊，您看！”我说。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或者说，又恢复了联系。”

“所以你现在是……”

“同情人一样幸福……当然，这不过是相对而言。但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因为我同她建立这种关系，完全是为了您。”

“她会不会看出来？”



“不会，我根本没有同她谈起您。象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怎么会认识布西老爷呢？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她问了问：

‘您那年轻的主人伤势好些吗？’

‘哪个年轻的主人？’

‘就是我那天在您家替他看病的那个人。’

‘他不是我的主人。’她说。

‘啊！他那天躺在您女主人的床上，所以我以为……’我说。

‘上帝！’她叹息一声，‘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从那以后我只见过他一次。’

‘您知道他叫什么吗？’我又问。

‘知道。’

‘或许您已经忘记了吧？’

‘他的名字谁也不会忘记的。’

‘那么他叫什么？’

‘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叫布西的老爷？’

‘啊！原来是他，勇敢的布西！’我说。

‘就是他。’

‘女主人好吗？’

‘我的女主人已经结婚了，先生。’

‘结婚归结婚，有的女人在结婚之后对丈夫虽然十分忠诚，但仍会怀念曾和自己有过一面之缘的年青人的。更不用说我们那天见到的那个年青人了。他是那样漂亮，而且受了伤，样子相当可怜，何况还在她床上躺过。’

‘所以，’热尔特鲁德说，‘要让我直说的话，我的女主人倒也是非常想念他的。’”

布西顿然满脸通红。

“‘每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热尔特鲁德又说，‘我们还谈起他哩。’”

“她真是一个好姑娘！”布西不禁赞叹了一声。

“‘关于布西老爷您谈了些什么呢？’我问她。

‘我向女主人谈了一些我听来的有关他如何英勇无敌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在巴黎是老少皆知的。此外，我还给她唱了一首现在流行的歌曲。’

‘啊！您唱的这首歌，我也知道。歌词是不是这样的：

当波瓦兹老爷，  
一个倜傥不羁的勇士；  
布西老爷，  
一个温柔而又忠实的朋友。

‘完全对！’热尔特鲁德说。‘打那以后，这首歌她就整天不离口了。’”

布西激动地握着雷米的手，沉浸在难以言喻的欢乐中。

“就是这些吗？”他似乎犹嫌不足。

“就是这些，大人。一天的时间……或者说一个晚上，总不能把什么都打听清楚的。”

## 第二十五章

### 父与女

听了雷米的介绍，布西的心头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其一，狄安娜对蒙梭罗的憎恶依然如故；其二，她对布西的爱越来越深了。

此外，年轻医生雷米对他的真挚友情也使他激动不已。总之，这意外的喜讯使他心花怒放，浑身充满了活力。

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耽搁了，老人现在每一分钟所受的痛苦，对他说来几乎都成了一种罪孽。由于老人的极度悲伤，事情正在逐渐向反面转化，因为他本来只需一句话就可使老人转忧为喜，但这句话，他始终未说，这是天下父母所不能原谅的。

梅里多先生来到院子里时，发现布西已经叫人为他备好一匹马。同时，布西的马也已备好了。两人于是跨上马，在雷米的陪伴下，走出了大门。

梅里多先生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来过巴黎。大街上车水马龙，热闹异常。亨利二世执政以来，巴黎竟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老人一见不禁感慨万千。

但在感慨之余，随着此行的目的地越来越近，老人心中也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安了。安茹公爵究竟要同他谈些什么？会不会给他带来新的烦恼？

他不时带着惊讶的神色看着布西，不明白自己为何糊里糊涂地跟着这个青年走到这里来了，因为他的一切不幸不就是这个青年所投靠的亲王造成的吗？他觉得，与其这样听任布西把他带到什么鬼地方去，还不如藐视公爵的淫威，直接到卢浮宫去向国王申诉，更符合他的尊严。再说除了甜言蜜语，公爵又能对他说些什么？又能怎样安慰他呢？这些甜言蜜语还不同临时抹在伤口上的药水一样，药性一消失，鲜血甚至会流得更快，疼痛也会更加厉害。

这时，他们已不知不觉来到圣保尔街。处事稳重的布西，已经派雷米前去探路，看那边有没有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

雷米去找了一下热尔特鲁德，回来报告布西，从大门到蒙梭罗夫人的卧房，无论是小夹道、楼梯上或过道里都没有发现什么人。

当然，他们这些话，说得非常之低，男爵是不可能听到的。

男爵这时向四周看了一眼，不禁大为惊诧，说道：“奇怪！安茹公爵竟会住在这儿？”

这外表十分寒怆的房屋使他顿然产生了满腹狐疑。

布西微笑地向他解释道：“先生，这不是公爵的府第，而是他

爱过的一个女人居住的地方。”

老人更觉得莫名其妙了，他不由地勒住马头说：

“先生，我们这些外省人很不喜欢你们这一套，巴黎这种浅薄的作风真叫我们望而生畏，简直不敢领教。安茹公爵既然要见我，何不让我直接到他的府第去，而要让我到他的情妇住的地方来？”接着，老人又长叹一声，说道：“我看您的为人倒还正派，但不知何故却也如此轻薄？您让我来见这个女人，难道是为了向我说明，我可怜的狄安娜如果能含辱忍垢，不随意轻生的话，她也一定会同这幢房子的女主人一样，至今依然活在人间？”

“瞧您说的，男爵先生，”布西坦然地向他微微一笑，这一直是他安慰老人的最有效的办法。“请不要乱加猜测。我向您发誓，事情绝不会象您想的那样。您马上要见到的那个女人实在是完美无缺，令人无比尊敬的。”

“那么她是谁？”

“她是……您所认识的一位先生的妻子。”

“是吗？可是先生，您刚才不是说她是公爵爱过的一个女人吗？”

“我的话千真万确，男爵先生。请进去吧，您可以亲眼看看我的话是不是真的。”

“请不要忘记，我那天为我的女儿伤心痛哭时，您曾对我说：‘先生，请不要这样哀伤，上帝对于正直的子民是体恤无边的。’您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什么奇迹要出现？”

“进去吧，先生，”布西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使老人充满希望的微笑。

老人于是下了马。

已经跑上来的热尔特鲁德，惊愕地站在门边，对着雷米、布西和男爵发愣，简直无法理解他们三人怎么走到一起来了。

“去告诉蒙梭罗夫人，”伯爵对她说，“就说布西先生已经回来，希望马上见她。不过，”他又附耳向她交待了一句，“一个字

也不要提同我一起来的这位先生。”

“蒙梭罗夫人！”老人完全惊呆了。

“请进，男爵先生。”布西轻轻地将他推到小夹道里。

老人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了楼梯。这时，楼上传来了狄安娜分外激动的声音：

“你说什么，热尔特鲁德？布西先生来了？快请他进来。”

老人在楼梯上停了下来：“这是谁的声音？谁的声音？啊！上帝！”

“快上楼吧，男爵先生。”布西说。

老人颤巍巍地倚在扶手上，向四周看了一眼。就在这时，在一缕金色的阳光下，楼梯口突然出现了狄安娜秀丽的身影。她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没有料到走上来的正是她父亲。

老人以为自己看到了什么神奇的幻影，他大叫一声，惊慌地张开两臂，显示出无比恐惧而又欣喜若狂的样子，使得正想向他扑去的狄安娜，不由地吓呆了。

老人的手伸开后，碰到了布西的肩头，便一下扑到了他的身上。

“我的狄安娜还活着！”他喃喃自语道，“可是有人明明对我说，她已经死了。啊，上帝！”

这个身材魁伟、在国内外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勇士，狄安娜的死讯没有将他压垮，相反，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噩耗给他带来的巨大悲痛，可是面对这叫人高兴的事情，这位坚强不屈的老人却支撑不住了。狄安娜熟悉的面影突然变成许多纷繁杂乱的幻影在他眼前飞旋着，使得他两腿发软，颤悠悠地往后退了一步。要不是布西一把扶住，他早就从楼梯上摔下去了。

“上帝！布西先生，”狄安娜急忙从楼上冲了下来，“我父亲怎么啦？”

她被老人的苍白面色和这本来应该早已讲清楚的重逢所产生的奇怪结果完全惊呆了，只是木然地看着布西。

“夫人，梅里多男爵先生以为您已不在人间，他为失去您这样一个女儿，不知痛哭多少次了。”

“什么！”狄安娜问道，“难道没有一个人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没有。”

“是的，谁也没有告诉我，”已从迷乱中清醒过来的老人大声说道，“包括布西先生。”

“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吧！”布西略带责备地说。

“啊，布西先生，您这样做是对的，”老人又说。“这可以使我的痛苦在顷刻间全部消除。啊！亲爱的狄安娜，”他伸出一只手把狄安娜的头扶近自己的胸膛，同时将另一只手向布西伸了过去。

可是，他那荡漾着欢乐的心田，忽然象是又想起了一件痛苦的事情，或是又产生了什么恐惧似的，只见他抬起头来，向布西问道：

“布西先生，您刚才不是说我要见的是蒙梭罗夫人吗？她在哪里？”

“唉……！爸爸。”狄安娜叹息一声，再也说不下去了。

布西简直没有一点勇气来回答他，但他终于说出了一句：

“她就站在您面前。蒙梭罗先生如今已成为您的东床快婿了。”

“什么？”老人结结巴巴地说，“蒙梭罗先生！可是你们俩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本人也没有向我透露一点。”

“爸爸，因为怕信会落到公爵手中，我没敢给您写信。我还以为您全都知道哩。”

“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样神秘？”

“爸爸，您想想吧，”狄安娜说，“蒙梭罗先生为什么要对您说我已经死了？为什么不让您知道我已经成为他的妻子？”

男爵似乎不敢正视这一连串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只是



胆怯地看了看狄安娜闪闪发光的两眼和布西阴郁的面庞。

这时，大家已慢慢走到客厅里。

“蒙梭罗先生是我的女婿！”神情颓丧的梅里多男爵依然在那里喃喃自语。

“您不应对此感到奇怪，爸爸。”狄安娜略带埋怨地说。“不是您叫我嫁给他的吗？”

“是的，如果他能把您救出虎口。”

“然而确实是他把我救出来的，”狄安娜跌坐在跪凳<sup>①</sup>旁的一张椅子上，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当然，他的营救并没有让我摆脱不幸，但总算让我从公爵手中逃了出来。”

“可是他为什么要对我说您已经死了呢？让我经受那样大的痛苦？”老人又说。“而他只要说一句话，我就不会那样痛不欲生了。”

“看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文章。”狄安娜说。“爸爸，您今后可不要再离开我了。布西先生，您会保护我们的，对吗？”

“唉！夫人。”布西欠了欠身说，“你们的家庭私事，不是我能过问的。我因为见您的丈夫手段太为恶劣，才决定为您找一个亲人来替您说话。因此，我专程到梅里多走了一趟。现在，令尊已经来到您的身旁，我的事也就完了。”

“他说的很对。”老人凄然地说。“蒙梭罗先生怕的是安茹公爵，布西先生当然不能例外。”

狄安娜向布西瞥了一眼，那意思分明是：

“大家都叫您勇敢的布西。怎么您也象蒙梭罗先生那样怕起安茹公爵来了？”

布西完全理解她的意思，只见他莞尔一笑，说道：

“男爵先生，请恕我冒昧，我要请您向她提一个也许是十分荒唐的问题。您呢？夫人，我这样作，完全是想为您尽一点微薄之

---

① 一种祷告时用的矮凳。

力，所以万望原谅我的唐突。”

狄安娜和老人互相看了一眼。

“男爵先生，”布西接着说，“请问一问蒙梭罗夫人……”

这最后几个字，他说得特别重，狄安娜顿时面色煞白。他见自己的话给她造成了这样大的痛苦，于是又改口道：

“这门婚事是您叫他办的，她本人也是同意了。现在请问一问您的女儿，她是否感到幸福。”

狄安娜双手合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这是她所能给予布西的唯一回答。应当说，如果换作他人，谁也不会象她这样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心迹。

男爵眼内噙着泪花。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可能过于仓促，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狄安娜的不幸。

“那么先生，”布西又说，“您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蒙梭罗先生，是不是出于自愿，并没有受到他人的蒙骗，也没有受到什么威逼？”

“是的，只要他能把她救出来。”

“可是他确实把她救出来了。因此，先生，您是否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这个问题就无需我来提了。”

“言而有信，这是每个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贵族必须遵守的信条。先生，这一点，您应当比我更清楚。蒙梭罗先生既然象他所说的那样，救出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理应属于他。”

“啊！”狄安娜嘟哝道，“我怎么没有死掉呢？”

“夫人，”布西说，“您看，我早就说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令尊将您许配给了蒙梭罗先生，您自己也曾答应过他，只要令尊玉体安泰，便正式同他结婚。”

“啊！别说了，布西先生，我的心要碎了，”蒙梭罗夫人走近布西说。“这个人，我不但怕他，而且恨他。这一点，父亲是不知道的。他总觉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我的心却告诉我，总有一天我要死在他的手上。”

“狄安娜！不要忘了，是他救了你！”男爵叫道。

“不错，她是蒙梭罗先生救出来的，”布西突然一反他那言语谨慎、温文尔雅的常态，激动地说。“可是天晓得当时的情况是否真象您想的那样严重，天晓得会不会有人故弄玄虚，把事态搞得十分严重？听我说，男爵，这仍然是一个尚须弄清的问题，我也一定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不过我敢断言，要是我有幸处在蒙梭罗先生的地位，我也会挺身而出，把您的纯洁而美丽的女儿救出来的。但苍天在上，我是决不会要求得到报偿的。”

“可是他爱她，我们对于爱情是不能苛求的。”梅里多先生说，他也开始认为蒙梭罗先生的行为实在有点令人不齿。

“我呢？难道我就不……”布西大声喊叫起来。

他忽然发现自己怎么会这样失去冷静，随意吐露自己的心声，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住了。但这心声仍然通过他的眼神表露了出来。

此时无声胜有声。他想说什么，狄安娜早已看出来，甚至比她直接说出来，看得还要真切。

“我的心您总该明白了，”她红着脸说。“您曾要我将您视为兄弟和知己，那好，我完全接受您的要求。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友和兄弟了。您能为我做点什么呢？”

“不要忘了安茹公爵！他不会放过你的！”老人啾啾着说，他始终认为公爵的淫威是对他的最大威胁。

“奥古斯坦先生，您还不了解我，我可不是那种惧怕权势的人。”布西说。“除非我看错了，我总觉得，我们根本不必害怕公爵。梅里多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让您同公爵交个朋友，让他去对付蒙梭罗先生。因为，请相信我的话，真正的危险来自他那边，当然，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但这种危险是肯定存在的。”

“可是要是公爵得知狄安娜还活着，就一切全完了。”老人说。

“您看，”布西说，“我早就知道，不管我怎么说，您也不会

相信我的。您所相信的，只有一个蒙梭罗先生。男爵先生，既然如此，咱们就到此为止。我本想借助公爵的权势来保护你们，可是您不愿意，那就免为其难，您还是去找蒙梭罗先生吧，他的一言一行已充分表明，他是完全可以值得您信赖的。我刚才说了，我的事已经做完，再呆在这里，只会成为多余。好吧，我走了。再见，奥古斯坦先生，再见，夫人，你们不会再见到我的。现在请允许我告辞。”

“啊！”狄安娜一把抓住布西的手。“您见我对待蒙梭罗先生，可曾有过一点软弱的表现？不，我是决不可能同他言归于好的。求求您，布西先生，不要扔下我！不要扔下我！”

布西紧握着狄安娜颤抖的双手，胸中的怒火象山顶的积雪在春日的骄阳下很快熔化一样，顿然平息了。

“好吧，夫人，”布西说，“既然如此，我只好俯首听命。据说公爵陪同国王到夏尔特尔朝圣去了，我这就赶到那边去找他。三天之后，请听我的消息，否则我誓不为人。”

说着，他如痴如醉地走近狄安娜，向她附耳说道：

“从今而后，我们是联合起来对付那个蒙梭罗了。请不要忘记，令尊不是他接到巴黎来的。请不要辜负我的一片痴情。”

随后，他同男爵握了握手，大步走了出去。

## 第二十六章

### 祸从天降

深夜回到“丰泽酒家”的西科，见高朗弗罗修士仍在那里鼾声大作，对他如此高枕无忧不禁感到深为佩服。他向店老板叮嘱了两

句，叫他无论如何不要把他今晚外出的事告诉高朗弗罗。然后，他打了个手势，命他退去，并将蜡烛带走。

店老板早已发现，每当西科和这位修士一同来酒家用餐时，最后付帐的总是西科，因此，他对西科向来怀有深深的敬意，而对高朗弗罗就很是一般了。

所以，他向西科满口答应，决不在高朗弗罗面前谈起这件事。随后，他拿起烛台，退了出去，房间里立刻陷入了一片黑暗。

不久，西科发现，高朗弗罗一面打着呼噜，一面却不时地在那里喃喃自语，这真使他觉得十分有趣。人们可能认为，这是高朗弗罗对自己的行为失于检点而深感内疚的结果，不，根本原因是那几瓶酒和那只母鸡在他的肚子里作怪。

因为，如果把他讲的那些断断续续的话语一句句串连起来，就不仅有庄重的祷告，而且有对酒的赞美。

房间里黑洞洞的，西科觉得，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替高朗弗罗把会衣穿上，使他醒来后不致有任何发现，是十分困难的。况且，他在房中走来走去，稍不留神，就会踩到高朗弗罗身上，把他从睡梦中惊醒。

因此，他对着火炉使劲吹了吹，房间里立即有了点亮光。

这吹气声惊动了高朗弗罗，只见他停止鼾声，喃喃地说：

“弟兄们，这股风可真够劲儿。它是天主发出的气息，可以启迪我们的灵魂。”

话音刚落，他又打起鼾来了。

西科等了一会儿，待他重新睡稳后，开始替他将身上裹着的桌布拿掉。

“喏，真冷！看来葡萄熟不了啦，”高朗弗罗又说了一句。

西科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替他穿衣服。

“弟兄们，我的热忱你们是知道的。”高朗弗罗又说。“我把一切都献给了教会和吉斯公爵大人。”

“这个混蛋！”西科骂了一句。

“以上是我的看法，”高朗弗罗接着说，“可以肯定……”

“肯定什么？”西科向他问道，一面将他扶起来，替他把会衣穿上。

“人比酒要强。我高朗弗罗修士就同酒进行了斗争，如同雅各<sup>①</sup>同天使作斗争一样。我因而战胜了酒的诱惑。”

西科耸了耸肩。

恰在这时，高朗弗罗睁开了眼。在昏暗的火光下，他发现头顶上有一张苍白的面孔在向他发出狰狞的微笑，不禁叫道：

“啊！哪儿来的幽灵？”

“这个醉鬼！”西科迅速替他将修士服穿好，并将风帽也放了下来。

“好极了！”高朗弗罗说，“冷风没有了，小修士已将弥撒台的门关上。”

“你要醒就醒来吧，反正我已将修士服替你穿上了。”西科说。

“天主已听到我的祷告，”高朗弗罗又说，“他吹来的凛冽寒风如今已变成一股微风了。”

“阿们！”西科没有心思再去管他了。

他把桌上的空酒瓶和菜盘放到一边，把桌布铺到地上，并用餐巾做了个枕头，在高朗弗罗身旁躺了下来。

不久，天亮了。灿烂的阳光从窗外射了进来，厨房里传来了店老板对小徒弟的责骂声，高朗弗罗终于从深沉的睡梦中醒来了。

他用两手支撑着，艰难地坐了起来。他向房内扫视一眼，桌子上依然是杯盘狼藉。西科巧妙地将脑袋埋在一支胳膊下，一面假装打鼾，一面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见鬼，天亮了！”高朗弗罗自言自语道，“我难道是在这儿过夜的？”

---

① 雅各，《圣经》中人物。



他想了想：“糟糕！我怎么没有回修道院？”

他把西科没有替他系上的腰带系了系，说道：“没关系。我觉得好象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已经死了，身上还裹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寿衣。”

他这样想其实并没有全错。因为他醒来后，睁着朦胧的睡眼，误将裹在身上的白桌布看作寿衣，并将桌布上的一块块红葡萄酒酒迹当成血斑了。

他又向四周看了一眼：“啊！幸亏是一场梦。”

他的视线落到了西科身上。西科感到他在看着自己，故意将鼾声打得震天响。

“瞧这个醉鬼躺在这里多么惬意！”高朗弗罗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他。“啊！我就享不了这种清福。”

他叹了口气，说道：“他的主意向来很多，我何不把他叫醒，让他给我想想办法？”

西科翻了个身，躬着背躺在那里，鼾声也越来越响了。

“不，还是不要找他，”高朗弗罗忽然改变了主意。“免得我在他面前显得无能。没有他，我照样可以找到无懈可击的理由。不过话虽如此，”他转而又说，“一场牢狱之灾看来是无法避免了。坐几天牢倒没什么，这吃饭可是个大问题。啊！我要是有两个钱能送给狱卒就好了。”

西科一听此言，立即将一小袋沉甸甸的金币从衣袋里取出来压在腹下。

不出他所料，悔恨交加的高朗弗罗果然走近他身旁，忧伤地说：

“他若醒着的话，是不会不借给我几文钱的。可是他睡得这样香甜……还是我自己动手吧。”

说着，他两腿跪了起来，俯过身将一只手悄悄插到西科的衣袋里。

高朗弗罗这一手虽然可恶，但西科觉得没有必要再捉弄他，所

以动也不动地任他将外衣上的两个兜搜寻了一遍。

“奇怪！”高朗弗罗说，“两只口袋都空空如也。啊！可能在帽子里。”

他于是又向头上搜去。西科趁此当儿，悄悄将钱袋里的钱取出攥在手心里，把空钱袋放到了裤袋里。

“帽子里也没有，真是怪事儿！”高朗弗罗说。“可是他这个人向来精细，绝不会空手出来的。啊，想起来啦，”他咧开嘴笑了笑，“一定是放在裤袋里了。”

但他在裤袋里找到的，只是一个空钱袋，心中不禁焦急起来：

“上帝！这可叫我拿什么钱来送给狱卒呢？”

事已至此，他感到不寒而栗，于是一下站起身，踉踉跄跄跑出房间。穿过厨房时，他对店老板笑容可掬的问候理也没理，便从大门一径走了出去。

西科把手中攥着的钱放回钱袋，又把钱袋放到了衣袋里。他伏在洒满阳光的窗槛上陷入了沉思，早已把高朗弗罗忘得一千二净了。

高朗弗罗修士肩头挂着募捐用的褙褙，走在路上，似乎十分安详，其实内心正焦灼不安，不知道能否顺利度过今天这一关。他已经编好一套理由，这些理由同那些迟归的士兵所编造的基本相同，但能否自圆其说，那就要看他的本领了。

修道院已经遥遥在望。他觉得，远远看去，那洞开的大门似乎比往日更加阴森可怖。门边站着几个修士，他们面有忧色，正在一面向四面张望，一面交头接耳地谈着什么。他觉得对他来说，这一定是不祥之兆。

他刚刚走过圣雅克街街口，门口的几个修士马上发现了他们，并出现了一阵骚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蓦然涌上了他的心头。

“糟了！瞧他们那指手划脚的样子，他们谈论的准是我。我昨晚外出未归一定在全院引起了轰动，他们可能已寻找我多时了。这可怎么办？我完了！”

他感到一阵昏眩，脑海里突然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但那几个修士已经向他走来，要逃也逃不脱了。再说他的身子是那样臃肿，岂能跑得过他们？人们会追上他，把他捆绑起来，拖回修道院。他觉得，与其受那样的苦，还不如暂且忍耐着。

他灰溜溜地向那几个人迎了上去，但他们似乎懒得答理他。

“唉……！”他叹了口气，“他们都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我如今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了。”

后来，终于有一人向他走了过来：

“可怜的弟兄。”

高朗弗罗长叹一声，茫然地看着天空。

“院长在等你哩。”另一人说。

“啊！天主！”

“院长说，待您一回来，”第三个人说，“就领您去见他。”

“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高朗弗罗在心里嘀咕道。

他心惊胆战，一步一步蹭进了修道院。他一进去，院门就立即关上了。

“啊，是您！”守门的修士叫道，“快去，尊敬的约瑟夫·福龙院长在等您。”

随后，他一把抓住高朗弗罗，把他拖到了院长的房间里。

他一进去，这儿的门也关上了。

他两眼看着地下，怕遇到院长射来的愤怒目光。他感到十分孤单。院长马上就要对他大发雷霆，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句话。当然，他也知道，院长这样做是完全对的。

“啊！你总算回来了，”院长说。

“是的，尊敬的……”高朗弗罗结结巴巴地说。

“你让我们替你担了多少心啊！”院长说。

“实在对不起……神甫，”高朗弗罗说，他怎么也没有料到院长竟会对他这样谦和。

“昨天晚上那件事后，你是不是不敢回来了？”

“是的，我是不敢回来。”高朗弗罗头上冒出了一滴滴冷汗。

“啊！我亲爱的修士，”院长说，“你真是太年青，太不懂事了。”

“请允许我向您解释一下，院长……”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这次忘乎所以<sup>①</sup>……”

“不解释也好，其实我也难于启口。”高朗弗罗说。

“你不说我也完全明白。你那样做，一定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可是你要知道，激情本是一种神圣的美德，但若过了头，就会变成人所不齿的东西。”

“对不起，神甫，”高朗弗罗说，“您的话我听不明白。您说的忘乎所以指的是什么？”

“昨天晚上的事，你难道忘了？”

“在修道院外面吗？”高朗弗罗战战兢兢地问。

“不，在修道院里面。”

“我在修道院内有什么忘乎所以的行为吗？”

“当然。”

高朗弗罗搔了搔头皮，开始意识到他们俩谈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同你一样，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你的胆量简直叫我感到害怕。”

“我的胆量？”高朗弗罗越来越觉得迷惑不解了。“我难道有什么大胆的行为？”

“岂止是大胆，孩子，简直是胡来。”

“唉！我知道自己修炼得很不够，误入歧途是难免的。但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神甫。”

“很好，但我仍旧为这件事所产生的后果替你担忧，也替本院

---

① 原文在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既指高朗弗罗外出不归，也指西科冒名顶替，以他的名义在修道院发表的针对吉斯三兄弟的演说。下面的对话便是围绕此双关语展开的。

担忧。如果事情只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那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什么！”高朗弗罗说，“这件事难道已闹得尽人皆知？”

“这还用说？当场听你讲道的就有一百多人。”

“听我讲道？”高朗弗罗更加感到莫名其妙了。

“我想，你当时一定是被满座的掌声冲昏了头脑，竟然提出让虔诚的教徒穿上铠甲，戴上盔帽，扛着火枪，到巴黎大街上去举行宗教游行。你应当承认，这就说得太过分了。”

高朗弗罗惊愕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现在，”院长接着说，“我看你只有走为上策。象你这样热忱的教徒留在巴黎，是不会有好处的。这里有不少心怀叵测之徒在时时窥伺着你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希望你到别处去发挥你的这种热忱……”

“到哪儿去呢，院长大人？”高朗弗罗不由地觉得一场牢狱之灾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脱了。

“到外省去。”

“去到处流浪？”高朗弗罗惊叫起来。

“留在巴黎对你来说，只会凶多吉少。”

“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

“看来会有一场刑事诉讼，其结果，即使不是死刑，至少也会判你终身监禁。”

高朗弗罗顿时神色大变，他始终不能明白，自己不过是贪恋几杯老酒，在外面借宿了一夜，怎么会招致如此惨重的灾祸。

“我亲爱的修士，你到外省去暂避一避，不仅可以躲过眼前的危险，而且可以把教会的旗帜插到外省去。你昨天晚上讲的那些话，肯定会遭到国王和那些该死的嬖幸的切齿痛恨，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不过一旦到了外省，你就会大有用武之地的。快作决定吧，高朗弗罗弟兄。即使现在走，恐怕也已经来不及了，警卫队或许已接到逮捕你的命令了。”

“尊敬的院长，您在说什么？”高朗弗罗结结巴巴地说，两只

眼珠慌乱地转来转去。他感到不解的是，外表看去，这位院长倒也十分温厚，不想他那小小的过失一旦到达他的口中，便越说越邪乎了。“警卫队，我同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同他们确实毫无关系，但他们却要找上门来的。”

“难道有人告发我了？”高朗弗罗说。

“这还用问？走吧，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走？”高弗朗罗哭丧着脸。“您说得何等轻松。我到外地以什么为生？”

“这有什么难的？你在本院是负责募捐的。靠这点本事，你还愁没有饭吃？迄今为止，你用你所募集的东西养活了大家，今后，你就用这个办法去养活自己吧。再说你那一套想法肯定会在外省赢得许多人的支持，我相信你在那儿什么也不会缺的。好！就这样吧，快走！如果没有人叫你，就决不要回来。”

院长亲热地吻了他一下，然后轻轻地把他推到门外，不容他有任何争辩的余地。

院里的修士正齐集在门外等着他。

大家一见他从房内出来，便立即向他拥了过去，争先恐后抚摸他的双手、脖颈和衣服。其中几位对他的崇敬简直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竟然吻起他的衣角来了。

一个修士一把将他抱在胸前，激动地说：

“再见了，了不起的圣人。祷告时别忘了为我们祝福。”

“什么！”高朗弗罗在心中嘀咕道，“我成了圣人了！”

“再见了，教会的忠诚卫士。”另一人握着他的手说，“您的功勋简直盖过了高德弗卢瓦·德·布戎①。”

“再见了，刚烈的殉道者，”第三个人一边吻着他的腰带，一边说。“眼前虽是一片黑暗，但光明终究会到来的。”

他在人们的轮番拥抱、亲吻和一片赞美声中被簇拥到了大门

---

① 高德弗卢瓦·德·布戎（1061—1100），法国下洛林大公。曾率领麦茨和莱茵的骑士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边。他一出去，大门也就关上了。

他带着不可名状的心情，向修道院的大门看了一眼，惊慌地向城外逃去，好象负责惩戒的天神正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利剑向他追来似的。

“天哪！他们一定是疯了。要不就是我疯了。”这是他到达城门口边时说出的唯一的一句话。

## 第二十七章

### 吉 人 天 相

高朗弗罗修士在遭此厄运之前，一直过着清静的修炼生活，每天一大早就到外面溜达去了，但有的时候则在太阳升起后才出去晒太阳。他笃信天主，严格遵守院内膳规，每月除很少几次到“丰泽酒家”换换口味外，从未有过其它非分之想。这种世俗的饭菜，可由修士们根据自己的爱好随意点叫，但所需费用只能用募捐所得的现金支付。所以高朗弗罗修士每次募捐归来，总要在圣雅克街的“丰泽酒家”作短暂停留，将人们所欠款项付清，然后带着剩余的钱回到院内。当然，他还有个贪恋口腹而又十分慷慨的朋友西科。不过此人萍踪浪迹，没有一定的去处。有时候，一连三四天高朗弗罗天天都能见到他；有时候，他则有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不露一面。这期间，他不是呆在宫里守着国王，便是陪伴国王到外地朝圣，再不就是一时心血来潮，跑到什么地方办自己的事去了。可见高朗弗罗修士是这样一个人：同某些从小在兵营中长大的“职业兵”一样，一切都听任上司的安排，饭碗一旦打破，简直是告贷无门，生活无着。所以，恕我们在这里使用一个饶有兴味的词，这个

穿着修士服的教会中的“职业兵”，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有有一天要外出谋生。

他囊空如洗。对于他的苦恼，院长倒说得非常轻松，同圣吕克说过的一句话一模一样：“事在人为，只要动动脑筋，总会有办法的。”可是叫他到哪儿去想办法？

所以一想到自己为了糊口，将不得不走遍天涯海角，他先就感到心灰意懒了。

可是当务之急是摆脱眼前的危险。当然，究竟是什么危险，他自己也不甚了然。但从院长的话听来，情况还是相当紧迫的。

鉴于他那五短身材不便乔装打扮，以躲过他人的目光，他决定先到城外再说，因此快步走近波德尔城门，将身子缩成一团，小心翼翼从岗亭旁溜了过去，生恐院长说的警卫队真的守在这里，将他捉拿回去，投入监牢。

原野上阳光明媚，一片碧绿。路旁的沟坎上，一簇簇青草已破土而出。走出城门一箭之遥，高朗弗罗极目四望，大路两旁寥无人迹，耳际不时传来巴黎城内的喧闹声。他在路旁的一个土丘上坐了下来，一手托着腮，拇指抚弄着厚实的鼻尖，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除了缺少一把古琴，他现在这种愁绪满怀的样子，同耶路撒冷遭到洗劫时的那些一筹莫展的希伯来人十分相似。诗歌《巴比伦河畔》以及许多情调忧郁的油画便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他不住地长吁短叹，因为时间已近九点，若在修道院，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早饭之所以开得这样晚，是因为那些崇尚古俗、超脱尘世的修士们，在1578年的今天，依然沿用着国王查理五世在早弥撒后方才进餐的旧习。

高朗弗罗腹中空空，脑海中思绪翻滚，矛盾重重。

首先，他怎么也摆脱不了返回巴黎的念头。他真想回到修道院去向院长表明，他宁愿过那铁窗生活也不愿在外游荡。只要有餐饭吃，即使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他也心甘情愿。

这一念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了一刻钟之久。随后，他又产生了

一个较为实际的想法：到“丰泽酒家”去找西科，把实情向他讲明，对他说，由于他昨晚三番五次苦苦挽留，他高朗弗罗未能顶住酒的诱惑，以致造成今日之祸，连温饱也成问题了，求他慷慨解囊，以解燃眉之急。

这个想法，他又琢磨了足足一刻钟。因为他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况且这一想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最后，他又产生了一个较为大胆的想法：绕过一段城墙，从圣热尔曼门或纳斯尔塔附近进入巴黎，去悄悄地向人们募捐。城里哪些地方较为富裕，哪些小胡同里养着鸡鸭，他了如指掌。那些大婶们总可以送给他一两只阉鸡。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一家有高门坎、夏天制造各种罐头的商店。他觉得，人们总会送给他一些木瓜冻、糖渍核桃或苹果干，以得到他的祝福的。

他觉得这一想法似乎十分可行，而他也正宜于过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不过，要留在巴黎时时有可能被警卫队和教会当局发现。

而且还有另一不便：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的财务总管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高朗弗罗走后，他不会不派人接替他的募捐职务。因此他势必会同他的继任发生冲突，而他的合法性又远远不如对方。

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到不寒而栗。因为这条路，看来也是走不通的。

正当他在那里胡思乱想，为自己的走投无路而忧心如焚时，远处的波德尔城门里，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向这边走了过来。

只见此人走到距离他一箭之遥的一幢房子前停了下来，然后翻身下马，敲开门，牵着马走了进去。

这情景，高朗弗罗看在眼里，不禁感到十分羡慕，因为他觉得，此人毕竟有一匹马，必要时，可以卖了来充饥。

过了一会儿，那人又从里面走了出来。不远处有几株大树；大树前边是一堆石块。高朗弗罗见他潜踪匿迹，走到石头堆后面藏了起来。

“看来他要干坏事！”高朗弗罗自言自语道。“要不是警卫队

在到处捉拿我的话，我可以去向他们报告。当然，如果胆子再大一点，我还可以挺身而出，不让他干这种剪径的勾当。”

这时，那人正死死盯着城门那边，两只眼睛不安地向四周张望，一会儿向东看看，一会儿向西看看，因而看到了用手托着腮、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的高朗弗罗。这显然使他感到十分为难，只见他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石头堆后面来回走着。

“这人是谁？”高朗弗罗嘀咕道，“看他的身材和走路的样子，我似乎认识……不，不可能。”

背向着他的那个人，这时忽然蹲了下来，显然是听到了城门那边传来的马蹄声。

高朗弗罗循声向那边看去，城门里果然走出三个人来，其中两个好象是仆人。他们每人都骑着一匹高大的骡子，带着一口大箱子。躲在石头堆后面的那个人，一见到他们，迅速将身子缩成一团，猫着腰走到那几株大树旁，在一株大树后面藏了起来。

三个骑着骡子的人很快过去了，根本没有发现有人正在暗中注视他们。

“要不是我在这儿，这家伙一定早已动手了，”高朗弗罗心想，“我刚巧这个时候坐在这里，这可真是天意。但愿上天能再赐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饱餐一顿。”

三个赶路的人在远处消失后，那个不速之客又回到了原来的房子里。

“对。”高朗弗罗转而又想，“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件事正可利用一下，使我得到我所盼望的好处。行动诡秘的人总不希望别人发现。我既已抓到他的把柄，正可敲他一下，那怕是弄几个小钱也好！”

他于是站起身，向那幢房屋走去。但快走到时，心中忽然想起此人身材魁伟，腰上挂着一把长剑，其目光在注视那三个人时是那样凶狠，又不由地犹豫起来：

“我这样做显然是不行的，这种人岂会怕你吓唬？”

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所以到达门边时，那一股兴冲冲的劲头便完全消失了。

过了片刻，他的心头忽然一亮：

“有了。”

也许是急中生智吧，他那终日昏昏沉沉的脑袋，居然能想出这样一条妙计，自己也不禁大为诧异。

“妙！”他说，“真是太妙了。我就对他说：先生，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而且都希望能如愿以偿。我将为您的成功祝福，请破费几个小钱。假如他确实存心不良——我对此确信无疑——那就更需要我为他祝福，因而会给我几个钱的。我呢，等我一遇到哪位圣师，我就将这件事告诉他，请他裁夺。因为此人究竟想干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似乎怀有歹意，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为他祝福，心中实在没有把握。因此，圣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最后责任将由他来承担。如果一个圣师也遇不到，那就只好作罢。我将乐得用他给我的钱先把肚皮填饱。”

他决定试一试，于是在一个墙角呆了下来。

五分钟后，门开了，那人骑着马走了出来。

高朗弗罗走上去说道：

“先生，是否需要我为您的成功祝福？……”

那人转过身来，发出一声惊叫：

“高朗弗罗！”

“西科先生！”高朗弗罗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伙计，瞧你这副样子，现在到哪儿去？”西科问。

“我也不知道。您呢？”

“我当然知道，一直往前走。”西科说。

“很远吗？”

“走到哪儿是哪儿。你呢？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知道什么？”

“你在盯我的梢。”

“上帝！我盯您的梢？苍天不容！我不过看到了您……”

“看到我什么了？”

“看到您在监视那几个骑骡子的人。”

“胡说八道。”

“可是您明明躲在石头堆后面，眼睛瞪得大大的。”

“听我说，高朗弗罗，我想在城外造一所房子。那些石块是我的，我想看看究竟好不好用。”

“原来如此，那就算我说错了。”高朗弗罗说，其实根本不信他的话。

“你怎么也到城外来了？”

“一言难尽，西科先生。我被赶出来了。”高朗弗罗长叹一声。

“什么？”

“不是说了嘛？我被赶出来了。”

高朗弗罗将那穿着修士服的矮小身子挺了挺，显出一副可怜的样子摇了摇头，接着又说：

“我的那些弟兄不要我了。他们把我革出了教门。”

“为什么？”

“听我说，西科先生。”高朗弗罗作出赌咒发誓的样子，“请相信我的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我说老伙计，你是不是昨天夜里逛窑子时被人发现了？”

“罪过。”高朗弗罗说。“我昨天晚上一直同您呆在一起，这您又不是不知道。”

“不错，昨晚八点至十点，你是同我呆在一起。但十点到夜里三点我就知道了。”

“什么？”

“您十点钟出去了一趟。”

“我出去了一趟？”高朗弗罗惊讶地瞪着两眼看着西科。

“对，我当时还问了问您到哪里去。”



“您还问了问我？”

“对。”

“我怎么说的？”

“你说你要去讲道。”

“倒也是。”高朗弗罗不知怎么说了。

“当然是，你还对我讲了几句；你要讲的东西可真够长的。”

“是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段法，整个讲稿分三个部分。”

“里面还有不少猛烈攻击国王的话。”

“是吗？”高朗弗罗问。

“当然。所以人家要是以煽动罪把你抓起来，我是毫不奇怪的。”

“西科先生，叫您这样一说，我也就完全明白了。不过我同您说话的时候是醒着的吗？”

“应当说，你当时的样子实在奇怪，两眼直勾勾的，非常怕人，既象是醒着的，又象是没有醒。而且你的梦话一直未断。”

“可是我今天早晨醒来时，分明躺在‘丰泽酒家’的客房里。”高朗弗罗又说。

“这有什么奇怪的？”

“因为你说我在十点钟离开了‘丰泽酒家’。”

“当然。不过你在早晨三点钟又回来了。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提醒你一点：您当时将门敞开着，把我冻得够戗。”

“对了，想起来了，我当时也觉得很冷。”高朗弗罗说。

“你看。”西科说。

“如果您说的都是真的……”

“怎么，你还不信？老伙计，我说的句句是实话，你去问蓬霍麦老板好了。”

“问蓬霍麦？”

“当然。是他给你开的门，你回来后，真是得意洋洋。记得我当时还说了你一句：喂，老朋友，一个人可不能这样趾高气扬，何

况你还是个修士。”

“会有什么值得我那样高兴呢？”

“还不是因为你讲得非常好，受到了吉斯公爵、红衣主教和梅茵先生的嘉奖？愿天主保佑他们。”西科将帽子摘下，往上举了举。

“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明白了。”高朗弗罗说。

“谢天谢地，那么你承认参加了那次大会了？等一等，那个会叫什么来着？对，叫神圣同盟大会。”

高朗弗罗耷拉着脑袋，长叹一声：

“很久以来，我就认为自己得了梦游症。”

“什么，梦游症？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西科说。

“这意思很简单，西科先生，”高朗弗罗说。“在我身上，精神对于躯体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躯体入睡后，精神仍处于兴奋状态，并继续指挥躯体，使得入睡的躯体不得不服从之。”

“啊！老伙计，”西科说，“这就太不可思议了。你是不是魔鬼附身哟？假若真是那样，你可要照直对我说。一个人一面睡着觉，一面还能走路，而且能手舞足蹈，能发表反对国王的激烈演说，这真的太不寻常了。你这贝尔泽布<sup>①</sup>的子孙，*vade retro, Satanas*<sup>②</sup>！”

西科让马跑开了几步。

“您也要扔下我吗，西科先生？”高朗弗罗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竟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绝望已极的修士撇了撇嘴，似乎就要嚎啕痛哭了。

西科见他这副悲伤不已的可怜相，不禁产生了恻隐之心：

“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

“天哪！我也不知道说了什么，看来我真的要疯了。我如今是

---

① 贝尔泽布，《圣经》中的魔鬼之首。

② 拉丁文：“魔鬼，快给我滚开！”

脑袋昏沉，腹中空空。西科先生，求您拉我一把吧。”

“你刚才不是说要到外地去吗？”

“是的，我那可尊敬的院长叫我到外地去转转。”

“他叫你到哪儿去？”西科问。

“随我的便。”高朗弗罗说。

“那你现在打算去哪儿？”

“我没有想法。”高朗弗罗向空中举起了双臂，“西科先生，请看在天主份上，帮我一把，借我两个埃居。”

“既然帮忙，就要帮到底。”西科说。

“啊，太好了。您想怎样？”

“我已经告诉你，我也要到外地去。”

“对了，您刚才已经说了。”

“我打算让你跟我一起走。”

高朗弗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听我的。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你要喝几杯酒，那还不好办？你同意吗？”

“同意，”高朗弗罗说，“完全同意……可是咱们有钱吗？”

“瞧，”西科从脖颈下取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高朗弗罗高兴得跳了起来。

“里边有多少？”他问。

“一百五十皮斯托尔<sup>①</sup>。”

“我们到哪里去？”

“这你就不用问了。”

“什么时候吃饭？”

“马上就吃。”

---

① 皮斯托尔，法国古币名。一皮斯托尔相当于二十利弗尔。

“不过我乘什么呢？”高朗弗罗不安地问。

“这匹马，你可不能骑。你会把它压死的。”

“那怎么办呢？”高朗弗罗的兴致消失了。

“很简单，你食量大如牛，又贪恋几杯老酒，同西来纳<sup>①</sup>一模一样。为了使你更加象他，我将买条驴让你骑。”

“太好了，西科先生。您待我真好。那就替我买头强壮的驴吧……现在，我们到哪儿去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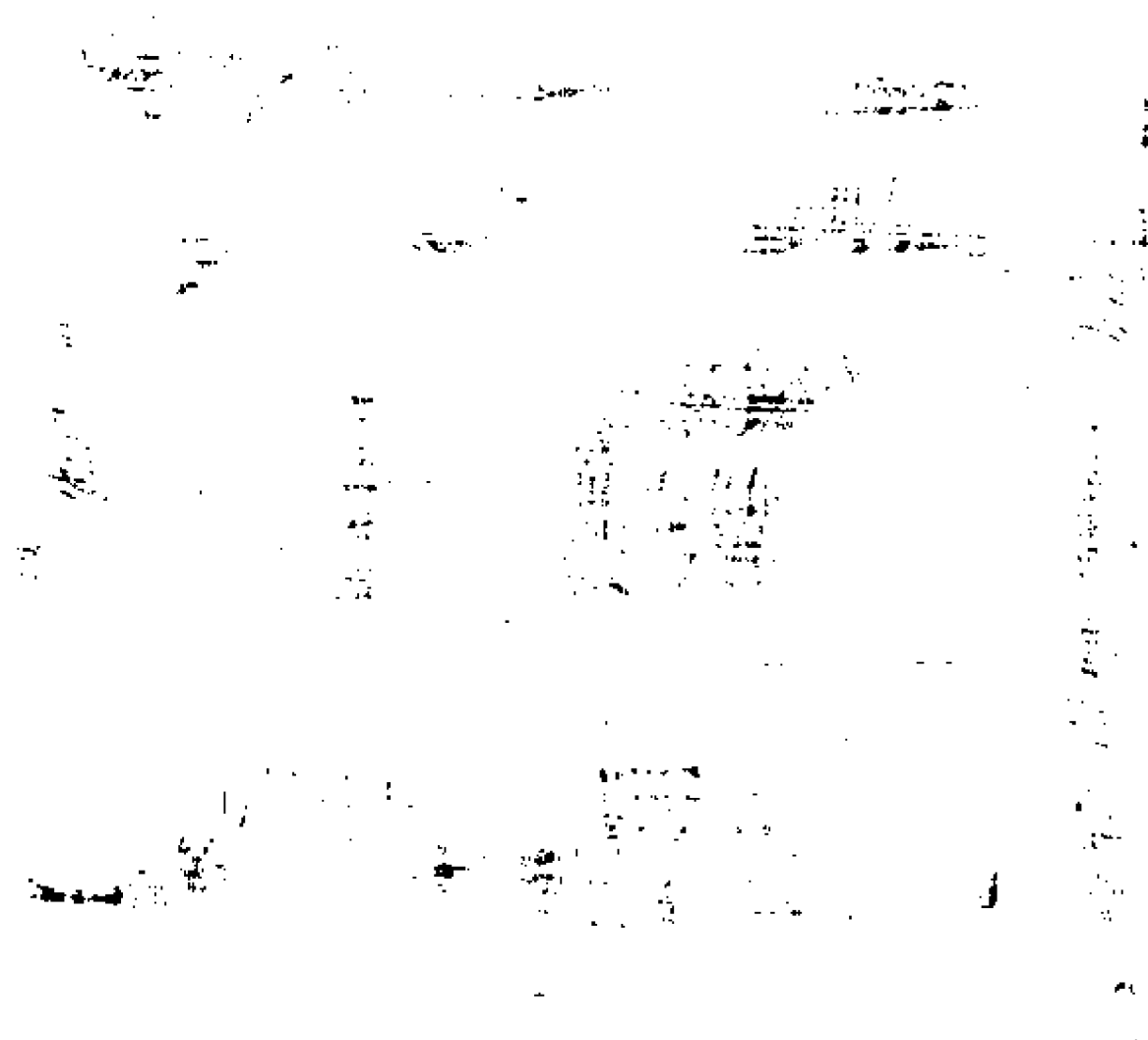
“就在这里。你识字吗？看看这家门楣上写着什么？”

他们这时已来到一家酒店门前。高朗弗罗循着西科指的地方看去，只见一块牌子上写着：

“出售火腿，鸡蛋，鳗鱼酱和酒。”

高朗弗罗顿时眉开眼笑，咧开的大嘴露出了两排白牙。兴之所致，他不禁举起双手，一面摆动肥胖的身子，一面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小驴已经牵来，  
酒瓶已经打开；  
一个竖起了耳朵，  
一个流出了玉液。  
香味醇冽的美酒，  
引得我馋涎欲滴；  
整装待发的小驴，  
带着我天涯浪迹。



“唱得对极了。”西科说。“时候已经不早，你去吃饭吧，亲爱的修士，我这就叫人给你拿饭来，然后去买条驴。”

---

① 西来纳，希腊神话中酒神巴楚斯的奶公。古代画家笔下的西来纳，总是喝得酩酊大醉，骑着一头驴，一边大笑，一边狂歌。

## 第二十八章

### 途中插曲

西科虽然终日疯疯癫癫，但平时的食欲却并不在一个修士之下。今天之所以对吃饭没有多大兴趣，是因为他在离开“丰泽酒家”之前，已经美美地饱餐一顿。

此外，据说人在心里有事的时候，食欲往往会大受影响，西科目前正处于这种状况。

他将高朗弗罗修士带到小酒店里坐下来后，让店老板立即给高朗弗罗送来了火腿、鸡蛋和酒，高朗弗罗也就毫不客气地狼吞虎咽起来了。

西科趁此当儿走出酒店，到附近打听了一下，向那里的农民买了一条性情温和、为高朗弗罗所喜爱的驴。这头驴刚满四岁，毛色深褐，膘肥体壮。那时候，这样一头驴要值二十利弗尔，但西科却给了二十二利弗尔，卖主因而深为感动。

当西科牵着驴走到高朗弗罗所在的房间时，高朗弗罗已经是三瓶酒下肚，桌上的鳗鱼酱也已报销一半了。一见到这头驴，他顿时高兴得眉飞色舞，于是带着酒兴，跑上前去，抱着驴子的脖颈，在脸颊上亲吻了两下，给它塞了一块吃剩下的面包。

“西科，”他说，“这头驴真不错。太感谢你了，老朋友。”

他立即给它起了个名字，把它叫做帕吕热。

西科向桌上看了一眼，觉得现在叫他就此停下是绝不为过的，于是以一种不容高朗弗罗回驳的语气向他说道：

“好了，老伙计，该上路了。等咱们到麦伦后，你再放开肚子吃吧。”

西科的话虽然说得相当生硬，但他并没有忘记追加一句：让他到麦伦后再放开肚子吃，高朗弗罗一句话也没说，随即说道：

“好，到麦伦去！”

他拉过一把椅子，爬到了驴背上。驴身上铺着一块皮垫，垫子两旁各挂了一根皮圈，充作马镫。他把脚插入皮圈，右手提着缰绳，左手叉在腰间，神气十足地从酒馆的大门走了出去，那样子倒真有点象西科刚才说的西来纳神。

西科也趁势熟练地飞身上马，两人于是踏上了通向麦伦的大路。

他们一口气赶了四哩路，然后停下来稍事休息。明媚的阳光洒遍大地，高朗弗罗不觉眼伤骨软，往草地上一躺，便沉沉睡去了。西科呆在一旁对行程算了算，发现一百二十哩路，如果每天走十哩，要十二天方可走完。

帕吕热在津津有味吃着青草。

高朗弗罗和这头驴，看来每天也只能走十哩路。

西科看着躺在沟坎上呼呼大睡的高朗弗罗，不禁摇摇头喃喃自语道：

“不行。他要想同我在一起的话，一天起码得走十五哩。”

命运不济的高朗弗罗修士，想安安稳稳地睡上一会儿，看来是不可能了。

西科用胳膊碰了碰他，打算将他叫醒，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高朗弗罗睁开眼来，看着西科。

“到麦伦了吗？我肚子饿了。”他说。

“早得很哩，伙计。”西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将你叫醒的。我们需要赶紧到达，这样走太慢了。”

“亲爱的西科先生，慢点走有什么不好？在人生道路上，我们



不是每天都在向上攀登吗？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无非是天国，所以这一步一步的攀登已经是不够累人的了。况且你又有什么急事呢？我们在路上花的时间越多，呆在一起的时间也就越长。这次离开巴黎，在我，是为了传教，你呢，不过是想散散心。我们走得慢一点，对于我们俩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不妨在麦伦住上几天，据说那儿的鳗鱼酱鲜美无比，我想趁此机会好好品尝一下。你说好吗，西科先生。”

“我说不行。”西科说。“我们要快点赶路。麦伦是不能停留了，看来只有到蒙特罗后才能坐下来吃点东西，以便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高朗弗罗不解地看着西科。

“快起来走吧。”西科又说。

悠闲地躺在那里的高朗弗罗，叹息一声，很不乐意地坐了起来。

“如果你想呆在后面慢点走的话，我们便只有分手了，”西科说。

“不，不，西科先生，我跟您走。”一想到刚才的孤独处境，高朗弗罗不禁害怕起来。“我是这样喜欢您，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您。”

“那就请上路吧。”

高朗弗罗把驴子拉到一块里程碑旁，踩着里程碑，爬了上去。但这一次，他没有双腿分开骑在驴背上，而是象女人一样，横坐在上面。他说这样可以一面赶路，一面聊天。但真正原因却是：他担心下一段路程可能会走得很快，横坐在驴背上，可以万无一失。

西科策马扬鞭，迅速离去，帕吕热气喘吁吁地紧跟在后面。

驴子跑得这样快，高朗弗罗起初倒真有点害怕。所幸他这次改变姿势后，身体重心总算易于掌握了。

西科不时站在马镫上向前观望。大路前方并没有他所要找的人，他也就让自己的马跑得更快了。

由于时时担心自己会从驴背上摔下来，高朗弗罗对于西科为何如此焦急，起初倒也无暇问及，但当他逐渐在驴背上坐稳，姿式较为自如后，也就不禁要问个明白了。

“您在看什么，亲爱的西科先生？”

“不看什么。”西科说。“只是看看我们在向哪里去。”

“不是到麦伦去吗？这您刚才已经说了，您开始还说……”

“不，伙计，我们不到麦伦去了。”西科一边说，一边用马刺刺着马。

“什么？不到麦伦去了？”高朗弗罗叫了起来。“可是您为什么跑得这样快？”

西科的马跑得更快了。

帕吕热紧紧地跟在后面，但看上去是那样吃力，高朗弗罗随时有被颠翻下来的危险。

他连气也喘不过来了。

过了一会儿，待他稍稍恢复平静后，只见他向西科问道：“西科先生，您这样没命地奔跑有什么乐趣？我是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少费话，快走。”西科说。

“可是我的腰疼的不行。”

“一个好骑手就应该善于奔跑。”

“可是我并不想当个好骑手。”

“那你就在后面慢慢走吧。”

“不，不，您别扔下我。”

“那你就快走。”

西科的马如今是奔驰如飞了。

“我的帕吕热不行了，它不愿走了。”高朗弗罗叫道。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好再见了，伙计。”

高朗弗罗真想照他的话回敬他一句。可是转而一想，西科的衣袋里装着许多钱，便只好把话咽住了。他疯狂地用两脚踢着驴肚子，

想让它快跑起来。

“这不中用的帕吕热，我要把它踢死。”见西科对他的话无动于衷，他想以此来要挟他。

“你尽管踢它好了，伙计。”西科依然是无所谓的样子，并未因此而让那匹马放慢脚步。“你把它踢死后，我们可以再买一头骡子。”

帕吕热好象听懂了他们的谈话似的，突然离开大路，沿着与大路平行、连高朗弗罗平时也不敢走的一条羊肠小径向前奔跑着。

“快来帮我一把，”高朗弗罗叫了起来，“我会掉到河里去的。”

“没关系，”西科说，“我敢担保，就是掉到河里，你也会游上来的。”

“不，我会淹死的，”高朗弗罗说。“您知道，我有个梦游症的毛病，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他举目向天上看了看，心中不由地叹道：

“上帝！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使得您让我受这么多苦？”

西科这时已到达一段斜坡的顶端。刹那间，只见他猛的一下勒住马头，由于用力过猛，马的后腿完全蹲了下来，臀部几乎碰到了地面。

骑术远为逊色的高朗弗罗，这一手是无法显露的。况且帕吕热并没有装笼头，高朗弗罗手上提着的只是一根普通的缰绳，他要让奔驰中的帕吕热猛然停下来，谈何容易？但西科在毫不留情地训斥他了：

“停下！停下！你这该死的囚攘。”

但帕吕热怎么也不愿停下。一头驴子要是发起犟来，你是甭想拗得过它的。

“快给我停下！否则我就给你一粒子弹了。”西科骂道。

“他今天怎么啦？难道是中了邪了。”高朗弗罗在心里嘀咕道。

西科的厉声威吓，终于使他横下一条心，使劲往下一蹭，从驴背上滑了下来。

他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两手死死抓住缰绳。帕吕热把他往前拖了几步，但终于还是停下了。

他觉得自己这一手做得实在漂亮，一定会得到西科的赏识，因而抬起头来向他看了看。

但是西科此时正藏在一块巨石后面，两手比划着，叫他不要声张。

他觉得十分蹊跷，于是举目向前看去，发现大路前方五百步以外的地方，正有三个人骑着骡子，慢悠悠地向前走着。

他立即认出，这正是今天早上从波德尔城门出来，西科曾藏在一棵大树后面密切注视的那三个人。

等这三个人从视野中消失后，西科才离开那块石头，来到仍旧坐在地上、手中握着缰绳的高朗弗罗身旁。

高朗弗罗再也忍不住了：

“西科先生，我说您怎么啦？一会儿是没命地奔跑，一会儿又突然停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老朋友，”西科说，“我是想看一看你骑的这头驴究竟怎么样，看我花二十二利弗尔把它买来是否值得。现在，经过刚才这场奔跑，我是完全放心了。”

高朗弗罗对这种回答当然不会相信，他本想向西科追问几句，但他那懒惰的天性终于占了上风，使他不想要在这种事情上多费唇舌。

因此，他只是很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精疲力竭，肚子饿得发慌。”

西科笑着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完全对，我也饿了。待会儿，一遇到旅馆，我们就……”

“就怎么？”高朗弗罗对他的甜言蜜语已经不敢相信了。

“要一盘烤肉，一两盘烩鸡块，外加两瓶好酒。”

“真的吗？”高朗弗罗说，“这回可要看您说话是否算数了。”

“保证没问题，伙计。”

“那好，咱们快走吧。”

西科于是扳鞍上马，高朗弗罗牵着帕吕热跟在后面。

不久，前方终于出现一家旅馆。旅馆位于科尔贝到麦伦之间的大路上。高朗弗罗如今已是馋涎欲滴。但奇怪的是，西科一定要叫他重新骑上驴，往左边兜一个大圈，从旅馆后边绕过去。不过高朗弗罗现在毕竟是机灵多了，他一下就看出了西科为何要这样做：旅馆门前正停着他们先前看到的那三匹骡子，西科这次离开巴黎似乎就为着跟踪其主人而来的。

“真倒楣！”高朗弗罗心想，“看来我们什么时候上路，什么时候吃饭，都要随这几个鬼男女的喜好行事了。”

他不由地长叹一声。

帕吕热似乎也已看出人们要让它舍近求远，它忽然停了下来，一步也不愿再走了。

“你看，”高朗弗罗哭丧着脸说，“它不走了。”

“不走？那好办，你等一等。”西科说。

只见他走近一排荆棘，开始撅一根粗如拇指、既坚实又柔韧的荆条。

帕吕热并不是那种对周围事物熟视无睹、因而不能预感其后果的畜牲。它的两眼一直在注视着西科的一举一动，开始感到西科这种人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所以，当它清楚地看出西科的明显意图后，便乖乖地迈开大步向前走了。

“它走了！它走了！”高朗弗罗大声向西科喊道。

“很好。”西科说。但他觉得，同这些家伙在一起赶路，有根棍子在手上，总不会没用的。

他还是把那根荆条撅断了。

## 第二十九章

### 到达里昂

不过，高朗弗罗的苦恼总算过去了，至少今天是这样。他们转了一大圈后，又回到大路上，在不到一哩远的另一家旅馆前停了下来。西科要了一间窗户向着大街的房间，叫店老板把晚饭送到房间里来。但他对吃饭似乎并无多大兴趣，因为他在饭桌上总是心不在焉地时时用两眼注视着窗外的动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钟。到了这时，他见窗外仍无动静，觉得今晚不会再有什么事了，于是叫店老板给两匹牲口备足饲料，明天天一亮就动身。

酒足饭饱的高朗弗罗，一小时来一直在那里闭着双目、默默地回味着这餐佳肴美酒的乐趣。一听到这句话，他不禁长叹一声，问道：

“什么？天一亮就动身？”

“对。你对此总不会有什么意见的。”西科说。

“何以见得？”高朗弗罗问。

“你们这种人总是黎明即起的。你们不是每天要念晨经吗？”

“对。不过院长说我不必参加。”高朗弗罗说。

西科耸了耸肩，真想骂他一句“懒汉”，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住了。

“是啊，我们这些人就是懒汉，那又怎样？”高朗弗罗说。

“人生在世应该做点事情。”西科带着教训的口吻说。

“我们修士例外，我们降生到世上是为了休息。”高朗弗罗说。



这句话似乎打动了西科，高朗弗罗感到十分得意。他于是带着庄重的神情离开餐桌，走到自己的床边。由于担心他会捅出什么纰漏，西科把他的床安在自己的房间里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西科便起床了。要是高朗弗罗睡得不是太沉的话，他此刻可以发现，西科立即走到了窗户边，透过窗帘向外观望着。

过了一会儿，虽然隔着窗帘，西科仍然迅速向后倒退了一步，要是高朗弗罗此时已经醒来的话，他可以听到石板路上传来了三匹骡子走在上面的清脆的“笃笃”声。

西科随即走到高朗弗罗床边，使劲把他推醒。

“你怎么不能让我有片刻的安宁？”已经睡了整整一夜的高朗弗罗嘟哝道。

“快！快起来，我们马上就走。”西科说。

“早饭不吃了？”

“到蒙特罗去吃。”

“蒙特罗是什么地方？”毫无地理常识的高朗弗罗又问。

“蒙特罗嘛，就是我们去吃饭的地方，这总行了吧。”西科说。

“那好。”高朗弗罗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可是说定了。”西科说。“我这就去付房费和牲口的饲料费。五分钟后，你要是还不出来，我就一个人走了。”

对于一个修士来说，梳洗打扮本来是费不了多少时间的。但高朗弗罗仍然用了足足六分钟。因此，当他来到门前时，说话算数的西科已经准时出发了。

高朗弗罗立即爬上驴背。由于夜来吃了双倍于平常的饲料，帕吕热浑身是劲，不用人催，便撒开蹄子奔跑起来，很快就赶上了西科的那匹马。

西科两脚踩着马镫，几乎直立了起来。

高朗弗罗也如法炮制，看到那三个人正骑着骡子向一个斜坡下

面走去。

眼见自己的命运操于他人之手，高朗弗罗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

这一次，西科倒是言而有信，他们的午饭果然是在蒙特罗吃的。

这一天，途中情况同头一天相仿。第二天也基本相同。闲言少叙，高朗弗罗对于这种变化不定的旅途生活已逐渐适应了。可是到了傍晚，西科的神情却变得越来越忧郁了。因为从中午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三个人，西科的心情很不好，晚饭一点胃口也没有。

高朗弗罗毫不客气地将他的一份也送到了自己的肚子里，并唱了几首他最喜爱的歌曲。但西科始终一言不发。

第二天，西科一早便将高朗弗罗叫醒，两人稍作准备后，又匆匆上路了。

他们没命地追赶了半天，仍不见那三个人的踪影。

到了中午时分，两匹牲口已经累得精疲力竭。

西科走到维尔纳夫勒罗瓦桥头，向一个负责征收大牲口过桥税的人问道：

“请问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到三个人骑着骡子从这里过去？”

“今天早晨没有看到，先生。”对方答道，“不过昨天倒是三个人从这里过去的。”

“昨天？”

“对。昨天晚上七点钟。”

“您看得很清楚吗？”

“问得真怪，对于过往行人你能看得多清楚？”

“我的意思是，您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打扮吗？”

“好象其中一个是主子，另外两个是仆人。”

“就是他们！”西科说，随手递给他一个埃居。

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

“昨天晚上七点钟。这样说来，我们如今已被他们落下十二小时了。走，追上去！”

“西科先生，”高朗弗罗说，“要说追的话，我倒还可以，但我的帕吕热怕是不能指望了。”

确实，接连两天的奔跑已经将可怜的帕吕热累得精疲力尽，走路来摇摇晃晃了。

“况且您的马不也是一样吗？”高朗弗罗又说。

是的，这匹神态高贵、奔驰如飞的骏马，如今已跑得口吐白沫，鼻子里喷着热气，两眼充满血丝。

西科向两匹牲口端详片刻，似乎很同意高朗弗罗的看法。

高朗弗罗深深叹了口气，觉得自己这一次总算没有说错。但西科这时说活了。

“亲爱的修士，”西科说，“我们现在只有下定决心了。”

“我们不是早就下定决心了吗？”西科的想法尚未说出，高朗弗罗的脸上已经是一片紧张的神色。

“我们只好分手了。”西科一下触到了他的痛处。

“又来了！您怎么老开这种玩笑？为什么分手？”高朗弗罗说。

“你走得太慢了，伙计。”

“瞧您说的，”高朗弗罗说，“我现在是疾如劲风，今天上午，我们就一口气走了五小时。”

“但这仍然不够。”

“那我们就快走吧。”

“可是我的马已经不愿走了，你的这头驴就更不用说了。”

“怎么办呢？”

“把这两匹牲口留在这里，待我们回来时，再把它们带上。”

“我们怎么赶路？难道靠两条腿？”

“不，我们骑骡子去。”

“可是现在并没有骡子。”

“我们可以买。”

“哎呀！又要花一笔钱。”高朗弗罗叹道。

“你觉得怎样？”

“那就买骡子吧。”

“很好，伙计，你也开始懂得一点了。现在你就去把两匹牲口托付给店老板照管，我马上去买两匹骡子来。”

高朗弗罗于是一丝不苟地把西科交给他的事办了。经过四天的相处，他已经同帕吕热结下深交，但他所欣赏的并不是它的长处，而是它的懒惰成性和贪吃美食。而且他发现，这些缺陷也是他本人所固有的。所以今天要离开它，高朗弗罗真有点恋恋不舍。不过高朗弗罗除去懒惰和贪吃外，还有一大特点，这就是自私。他宁愿离开帕吕热而不愿离开西科，因为大家知道，西科的衣袋里有的是钱。

西科回来时果然带来两匹骡子。这一天，他们骑上骡子，一下就走了二十哩路。到了傍晚时分，西科在一个钉马掌的铁匠门前，惊喜地发现了那三匹骡子。这样，他心中的一块石头便总算落地了。

但目光敏锐的西科很快发现，这三匹骡子已经卸掉鞍子，那三个人也不知哪里去了。

更叫人不解的是，三匹骡子身旁挤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马贩子和两个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骡子身旁转来转去，一会儿看看口牙，一会儿看看蹄子，一会儿又拨弄一下耳朵，似乎在估量它们的身价。

一见此情，西科心中不禁一惊。他立即向高朗弗罗说：

“快去看看。把两个方济各会修士拉到一旁，向他们打听一下。我想你们修士之间应该是无话不谈的。你要略施小计，把这几匹骡子的来历、出卖的价钱及其主人的去向打听明白，然后回来向我报告。”

高朗弗罗见西科如此焦急，立即在骡子身上打了一鞭，赶了过

去。片刻之后，他兴冲冲地回来了。

“情况已弄清楚。”他说。“首先，您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

“当然是在去里昂途中。”西科说。

“完全对。那几匹骡子的主人呢？”

“对，说下去。”

“那个贵族模样的人……”

“怎么了？”

“从这里改走一条近路，取道希农堡和普里瓦，到阿维尼翁去了。”

“一个人吗？”

“什么一个人？”

“我说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带了一个仆人。”

“另一个仆人呢？”

“继续往前。”

“到里昂去了？”

“对。”

“太好了。可是那个贵族为什么要到阿维尼翁去呢？我本来以为他要去罗马哩。”西科说。“嗨，我同你谈这些干吗？你又不能告诉我什么。”

“相反……我知道。”高朗弗罗说。“您会觉得奇怪吧？”

“什么？……你知道？”

“当然。他去阿维尼翁，是因为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陛下派了一名全权特使到那儿去了。”

“好。”西科说。“我明白了……可是那几头骡子是怎么回事？”

“骡子早已疲惫不堪，卖给了一个马贩子，马贩子如今又打算把它们卖给两个方济各会修士。”

“卖多少钱？”

“每头十五皮斯托尔。”

“他们乘什么赶路呢？”

“又买了几匹马。”

“向谁买的？”

“这里的一个负责补充军马的德籍雇佣军上尉。”

“鬼东西！”西科叫了起来，“没有想到你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今天才总算让我看出来。”

高朗弗罗的脸上现出了得意洋洋的神色。

“你干得很不错，现在请索性把事情做完。”西科又说。

“叫我去做什么？”

西科从骡背上跳下，把缰绳递到高朗弗罗手中。

“去把这两头骡子卖给方济各会修士，每头只要他们付十个皮斯托尔，他们一定会要我们的而不要他们的。”

“当然。”高朗弗罗说。“否则，我就去向他们的上司告发。”

“好极了。看来你越来越能干了。”

“不过我们靠什么赶路呢？”

“骑马！他妈的，还是骑马去！”

“哎呀！”高朗弗罗搔着头皮说。

“怕什么？”西科说。“你又不是不会骑。”

“好，试试看吧。”高朗弗罗说。“我到哪儿去找您？”

“到广场那边去找我。”

“那好，再见。”

高朗弗罗于是牵着两头骡子，迈着坚定的步伐，去找那两个方济各会修士，西科则穿过一条街，来到了小镇的广场上。

他在广场附近的“雄鸡旅馆”，找到了那个雇佣军上尉。上尉正在那里品尝香味醇厚的奥塞尔酒。这种酒，外行往往不易识别，而将它误认为勃艮第酒。西科向他询问了几句，证实高朗弗罗刚才



提供的情况完全确凿。

接着，西科寥寥数语，便同上尉谈妥一笔交易，向他买了两匹马。上尉当即以“途中死亡”为名将这两匹马注销了。西科也因此而占了点便宜，两匹马才付了三十五皮斯托尔。

现在的问题是给两匹马配上鞍子和笼头。西科正要询问价钱，突然看到高朗弗罗头上顶着两副鞍子，两手各提着一个笼头，从对面一条小胡同走来了。

“喂，老伙计，你这是怎么啦？”他问高朗弗罗。

“这是两头骡子上的鞍子和笼头。”高朗弗罗说。

“你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了？”西科咧开嘴笑道。

“是啊！”

“骡子呢？”

“每头卖了十个皮斯托尔。”

“钱呢？”

高朗弗罗拍了拍衣袋：“在这儿。”

“不错！”西科说，“你很能办事。”

“这点事算什么？”高朗弗罗有点飘飘然了。

“走，马上出发。”西科说。

“我觉得很渴。”高朗弗罗说。

“我去套马鞍，你去喝点什么吧，但不要喝得太多。”

“只喝一瓶。”

“行，快去快回。”

他去喝了两瓶，回来后，将剩下的钱交还西科。

西科一度想将这些钱留在他那里，但转而又想，高朗弗罗这种人手头只要有一点钱，是别想安分的。

他于是将那些钱接了过来，丝毫没有让他察觉自己的短暂犹豫。随后，他迅速跨到了马上。

高朗弗罗也在那个上尉的帮助下爬到了马鞍上。上尉对神职人员一向小心谨慎，用双手托着高朗弗罗的脚将他扶了上去。作为回

报，高朗弗罗在马鞍上坐定后，为他祝福了两句。

“好极了。”西科一面策马飞奔，一面说道，“你的祝福一定可以使他得福不浅。”

高朗弗罗觉得，一餐丰盛的晚餐正在前方某地等着他，因而毫不松懈地紧跟在西科后面。况且他的骑术如今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先前那种张皇失措的样子已经荡然无存，完全可以得心应手，随意奔驰了。

他的劲头甚至远远超过了西科。每当西科更换姿式，让马放慢脚步的时候，他却仍旧一股劲地往前冲，口中发出一连串的“乌拉”声。

天公不负有心人。第二天傍晚，快到夏龙时，他们终于追上了始终乔装成仆人的尼古拉·达维。此后，他们一直跟踪前往，最后在离开巴黎的第八天傍晚，到达里昂。

沿着相反方向前进的布西和圣吕克夫妇，也是在这一天到达梅里多城堡的。

## 第三十章

### 结识新交

装扮成仆人的尼古拉·达维一径走到泰罗广场，在广场附近的一家大旅社——“天鹅旅馆”——住了下来。

西科看着他走了进去，并远远地观察良久，确信他已经找好房间，不会再出来后，才向高朗弗罗问道：

“你觉得‘天鹅旅馆’怎么样？”

“当然好。”高朗弗罗说。

“你马上到那里去定一间较为僻静的房间，对里面的情况摸一摸，并说你有个弟弟要来。把事情办妥后，你就站在门口等我。天黑之后，我来找你。你就把我带到房间里去，不要让我碰到我所不愿碰到的任何人。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房间要宽敞、明亮，进出方便。若有可能，最好能与刚才进去的那个人毗邻。临街的一面一定要有窗户，以便我时时观察进出旅馆的客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提起我的名字。对于厨师，你尽可许诺他许多好处。”

高朗弗罗果然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天黑之后，他从大门外悄悄把西科领到了房间里。他虽然秉性愚鲁，但作为一名神职人员，却也有他的机灵之处。他告诉西科，他们的房间与尼古拉·达维走的不是一个楼梯，但却同他只有一板之隔。

西科聚精会神听他讲完，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只见他立即向高朗弗罗说：

“你干得太漂亮了。作为老朋友，我要犒劳犒劳你，今晚请你喝泽来斯酒。”

“这种酒我从来没有喝醉过，”高朗弗罗说。“要是能够喝醉，那一定很有意思。”

“你放心，”西科一面走进房间，一面说，“待会儿就让你喝个够。”

随后，西科叫人把店老板找来。但店老板说，一位新来的客人正在同他谈话，请他稍等片刻。

西科认定这新来的客人就是尼古拉·达维律师。他不禁问道：

“他们两人会谈些什么呢？”

“您是否认为他们会有什么秘密勾当？”

“这就难说了。我们刚才进来时见到一个人举止十分傲慢，想来此人就是店老板……”

“一点不错，就是他。”高朗弗罗说。

“可是他同一个仆人模样的人有什么好谈的呢？”

“我刚才看到，”高朗弗罗说，“那个人已经换了装，从上到下穿了一身律师服。”

“这就更加说明店老板同他有什么瓜葛。”西科说。

“要不要我去向他的妻子打听一下？”高朗弗罗问。

“不必。”西科说。“我倒希望你到外面去走走。”

“晚饭呢？”高朗弗罗问。

“我马上叫他们准备。喏，这里有一埃居，你先去对付着吃点什么吧。”

高朗弗罗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把钱接了过去。

傍晚时分到外面去溜达溜达，正是他所喜爱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也常趁募捐之便，到各处走走。所以这次旅行途中，他已外出不止一次了。离开修道院后，他才感到这种闲逛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他渴望自由，对于修道院的刻板生活，现在一想起来，总觉得同监狱相差无几。

因此，他将修士服卷成一团，夹在腋下，把钱放在衣袋里，走了出去。

高朗弗罗一走出房间，西科立刻操起一把螺旋钻，在齐眉高的板壁上钻了个小洞。

这个洞只有吹管那么大，而且板壁又厚，西科不可能从这儿将隔壁房间全部看清，但将耳朵贴在洞口，那边的谈话却可听得十分清晰。

同时，由于一种意外的巧合，店老板和尼古拉·达维现在所占的位置正对着洞口，两人的一举一动因而全部映入西科的眼帘。

他们起初的谈话，西科未能听到。但他听到的寥寥数语已足可说明，尼古拉·达维在向店老板表白自己对于国王的忠心，因为他说，他此次离开巴黎是受莫尔维利埃<sup>①</sup>先生的差遣。

---

<sup>①</sup> 莫尔维利埃（1506—1577），当时任国王枢密院首席长官和掌玺大臣。

对于尼古拉所谈，店老板只是很客气地坐在一旁倾听，似乎并无多大兴趣，因为他很少插话。不但如此，西科发现，他每次提到国王的名字时，其眼神和语气都含有明显的蔑视。

“奇怪！”西科自言自语道，“这个店老板难道是神圣同盟的人？别着急，事情马上就可以弄清楚。”

他们的谈话看来没有什么重要情况，西科于是坐下来，等待店老板的到来。

不久，门开了。

店老板手上提着帽子，脸上露出西科刚才已经注意到的那种傲慢的神情。

“请坐，亲爱的先生，”西科向他说，“在我们作进一步深谈之前，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情况。”

店老板漫不经心地摇摇头，表示他愿意站着。

“那就随您的便吧，亲爱的先生。”西科又说。

店老板打了个手势，表示他站着还是坐下，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

“您一定已经看到，我是同一个修士一起来的。”西科接着说。

“是的，先生。”店老板说。

“轻一点！这件事以后别再提了……他是逃出来的。”

“是吗？”店老板说，“这样说来，他可能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胡格诺分子了。”

西科象是自尊心受到侮辱一样，很不客气地说：

“胡格诺，谁说他是胡格诺？告诉您，他是我的亲戚。不是我夸口，我的亲戚中还没有一个胡格诺。您怎么这样随便乱说？”

“啊！先生，”店老板说，“请原谅。”

“老板先生，我家里是永远不会有胡格诺的。相反，我的这位亲戚恰恰与胡格诺誓不两立，因而遭到亨利三世国王陛下的贬谪。您不会不知道，对于胡格诺分子，国王向来是多方袒护的。”

店老板对高朗弗罗的不幸遭遇开始表示关注了。只见他将一只手指放在嘴边，悄悄地说：

“轻一点？”

“怎么？”西科问，“难道您这儿有国王的人？”

店老板点了点头：“很可能。隔壁的一位客人……”

“那我得带着我的亲戚赶紧离开这里，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被……”西科说。

“您打算到哪里去？”

“我的一位开旅馆的朋友拉于里埃尔先生，给我们开了两三个地址，叫我们去投奔。”

“拉于里埃尔？您认识拉于里埃尔先生？”

“别说了。这可不是能够随便说的。我是在圣巴特勒米之夜认识他的。”

“这样说来，”店老板说，“你们两人都是教会的人了。我也认识拉于里埃尔先生。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友情，我曾打算给我买下的这家旅馆起一个同样的名字，把它叫做‘星辰饭店’。可是考虑到它原来的名字‘天鹅旅馆’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我担心改名后会对生意不利，所以最后还是没有改。那么先生，您的这位亲戚……”

“由于发表了反对胡格诺派的激烈演说，并受到热烈欢迎，因而触怒了国王陛下，因为大家对他的欢迎正反映了人心所向。国王于是派人到处搜捕他，想把他投入监牢。”

“后来呢？”店老板带着明显的关心向西科问道。

“我带他悄悄逃出了巴黎。”西科说。

“好样的，你做得很对。”

“吉斯先生叫我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他。”

“您说的是不是排行老大的亨利·德·吉斯，又名叫……？”

“圣人亨利。”

“对，完全对。”

“我担心可能会发生一场内战。”



“您既然是吉斯先生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了。”

店老板随即用手向西科比划了一个同盟成员表示自己身份的暗号。

这个暗号，西科那天晚上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不知见了多少次，所以不但马上能够认出，而且知道如何回答。他于是也比划了一个暗号，一面说道：

“那么您也应该知道这个了。”

“这样说来，”店老板向西科倾心吐胆道，“我们是自己人了。请将我视为知己，我也将您视为兄弟。您要是缺钱用的话……”

西科没有说话，默默地从衣兜里抽出一个钱袋来。里面的金币虽已用掉一些，但可以看出，所余数目仍相当可观。

为人大方、表示愿意慷慨解囊的店老板，虽然看出对方并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但一见到那鼓鼓囊囊的钱袋，心中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现在既得到了愿意周济他人的美名，又无需将自己的诺言付诸实现了。

“很好。”他说。

“为了使您完全放心，我还要告诉您，”西科说，“我们这次出来，还负有布道的使命，途中费用悉由同盟支付。请告诉我哪家旅馆最为安全。”

“天哪，您尽管放心，哪儿也没有我这儿安全。”店老板说。

“可是您刚才说隔壁住着一位客人。”

“是的。但他必须老老实实。否则，一旦让我发现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就立即让他滚蛋。我贝尔诺耶向来是说话算数的。”

“贝尔诺耶是您的大名？”西科问。

“是的，先生。京城知道我的人恐怕不太多，但外省就不一样了。我对此感到十分自豪。如果您不愿他呆在这里，我马上请他出去。”

“何必这样？”西科说。“让他住下好了。身边有个把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对他多加提防就是了。”

“您说得很对。”贝尔诺耶连声称是。

“可是您怎么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呢？”西科又微笑着问道。

“我说他是‘我们的’敌人，是因为我们如今是兄弟了。”

“当然，当然。”店老板说。“我怎么知道的……？”

“对。”

“他来的时候是仆人打扮，后来又换了一身律师服。可是他既不是仆人也并非律师，我在那散放在椅子上的斗篷下面，看到了一把剑。此外，一谈起国王，他那副毕恭毕敬的丑态真叫人恶心。他说他是受莫尔维利埃差遣而来，而您知道，莫尔维利埃正是那个纳布绍道诺索尔的心腹大臣。”

“您说的那个纳布绍道诺索尔，我有时也叫他埃罗德。”

“大家还叫他萨尔达纳帕尔。”

“对极了。”

“啊！我看我们在这方面完全一致。”店老板说。

“太好了！”西科说。“既然如此，我就不用换地方了。”

“当然。”

“我的那个亲戚要不要给您写个字据？”

“啊！瞧您说的！”

“我呢？”

“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别说了，有人来了。”

高朗弗罗出现在门边。

“是他，您的那位了不起的亲戚。”店老板说。

他走到高朗弗罗身边，向他打了个同盟的暗号。

高朗弗罗一时感到惊骇不已。

“你也回他一个好了，我的好兄弟。”西科说。“我已将一切都告诉他。他也是……”

“也是什么？”高朗弗罗问。

“神圣同盟成员。”贝尔诺耶轻声说。

“你看，都是自己人，快回他一个。”西科说。

高朗弗罗于是向店老板打了个暗号，店老板简直不知道有多高兴。

“您不是说，要请我喝泽来斯酒吗？”高朗弗罗忽然改了话题。

“没问题。我这儿有泽来斯酒，还有马拉加酒和阿利坎特酒。我要把酒窖里各种各样的名酒都拿来让您尝尝，我的好兄弟。”店老板说。

高朗弗罗在店老板和西科的脸上来回看了两眼，不明白自己为何会突然受此殊荣。作为一名修士，他始终保持着谦恭的态度。他扪心自问，觉得自己做的太少，而得到的却是太多了。

他一连狂饮了三天。第一天喝的是泽来斯酒，第二天是马拉加酒，第三天则是阿利坎特酒。到后来，他仍旧觉得，要论味儿醇厚，这些酒都不如勃艮第酒。所以第四天，他又灌了一天勃艮第酒。

高朗弗罗狂饮烂醉的这几天，西科一步也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终日守在那个洞口旁监视尼古拉·达维的行踪。

店老板见他整天闭门不出，以为他一定是害怕尼古拉·达维这个所谓国王的死党，因而千方百计想把此人赶走，但始终未能如愿。原因很简单，尼古拉·达维已同皮埃尔·德·龚迪约定在“天鹅旅馆”会面。现在如果离去，很可能会错过同吉斯先生的这位使者会面的机会。所以，无论店老板如何变着法儿叫他离开，他也无动于衷。不过，每当店老板贝尔诺耶从他的房间离去时，西科从那个小洞里见到他那副度日如年、心焦如焚的样子，心中也实在觉得有趣。

来到“天鹅旅馆”的第二天，尼古拉·达维便已发现店老板对他很不欢迎，甚至在离开他的房间时，一面向他挥舞拳头，一面扬言：如果他在五六天内不搬走的话，就对他不客气了。

西科对他的苦衷当然最为清楚，在拿到教皇特使给吉斯先生的复信之前，他是决不会离去的。

可是不管西科如何反对，店老板仍然正式通知他，他的房间已经派上用场，限他六天内一定搬出。但到了第六天，也就是他住进来的第七天，他忽然病倒了。

店老板坚持要他趁自己尚能走动的时候赶紧迁出。他要求延长一天，说他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可是到了第二天，病势却加重了。

店老板走来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西科。

“喂，”他搓着手说，“埃罗德的那个朋友要去见阎王了。”

“什么？他要死了？”西科说。

“是的，亲爱的兄弟。他不知得了什么鬼病，看样子越来越严重，连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饿得穷凶极恶，又要掐死我，还要打我的伙计。”

西科沉思片刻，向他问道：

“您去看他没有？”

“当然去了。刚才不是对您说了吗？他要掐死我。”

“您说说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面色苍白，蓬头散发，叫唤不止，好象着了魔一样。”

“他叫唤什么？”

“注意国王，有人要害他。”

“这个混蛋！”

“他还说，他在等一个从阿维尼翁来的人，见不到此人，他死不瞑目。”

“您瞧，他还说出了阿维尼翁。”

“每分钟都在说。”

“他妈的。”西科骂了一句。

“他要是真的一命呜呼，您说这该多有意思。”店老板说。

“太有意思了。”西科说。“不过在阿维尼翁那个人来到之前，我倒宁愿他先不要死。”

“为什么？他早一天死掉，我们也早一天乐得清静。”

“当然。不过我对他虽然恨之入骨，但还不致于希望他的灵魂

得不到拯救便堕入地狱。何况阿维尼翁那个人准是来给他忏悔的……”

“您何必当真，他的那些话不过是昏迷中的胡言乱语，其实没有任何人来。”

“也许是吧，谁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西科说。

“看来您的心肠还不错。”店老板说。

“以德报怨是我们的最高信条。”

店老板连声称赞，退了出去。

至于高朗弗罗，他对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那肥胖的身躯如今更是一天天胖得不成样了。来到这里才一星期，通向他的房间的那个楼梯，他每次走在上面，已开始吱吱作响，甚至叫他难以通过了。这也难怪，无论是达维还是神圣同盟，再或是教会所面临的悲惨境地，他都无心过问，他所关心的是用什么菜配什么酒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所以店老板每次见到他从旅馆出去或是外出归来，总要发一通感慨：

“这位胖神甫说起话来真是口若悬河！”

## 第三十一章

### 修士的妙用

尼古拉·达维最终离开“天鹅旅馆”的时刻，看来终于来到了。店老板突然带着笑声冲进西科的房间，他笑得那样厉害，使得西科不得不等了一会儿，才弄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开心。

“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马上就要呜呼哀哉了。”“好心的”店老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叫道。

“这就值得您这样高兴吗？”西科问。

“当然。这一手玩得可真漂亮。”

“哪一手？”

“您还不承认？这一手肯定是您搞的，先生。”

“我？您说我在作弄一个病人？”

“当然。”

“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啦？”

“很简单，阿维尼翁的那个人来了之后，他还是叫唤不止。”

“那个人真的来了？”

“来了。”

“您见到没有？”

“瞧您说的，有谁到这儿来能逃过我的两眼？”

“他长得怎样？”

“那个人吗？身材瘦小，面孔红润。”

“就是他！”西科脱口而出。

“您看您认识他，准是您把他叫来的。”

“他终于来了！”西科抚弄着脸上的胡须，站起身来说。“快给我讲一讲经过情形，贝尔诺耶先生。”

“太简单了，您想想看，这一手如果不是您搞的，还会有谁呢？一小时前，我正往窗子上挂一只兔子，门口忽然来了一匹高头大马，上面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人。

‘尼古拉先生在这儿吗？’他问我。尼古拉是这个国王的死党的名字。

‘在这儿，先生。’我说。

‘请去对他说，一个从阿维尼翁来的人要见他。’

‘好的，先生。不过我要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

‘尼古拉先生得了重病，现在已是危在旦夕。’

‘那就更要请您快去告诉他我来了。’



‘可是您不知道他得的这种病非常危险。’

‘是吗？’他说。‘我还是要见他一面。’

‘什么？您还要见他？’

‘是的。’

‘不怕传染？’

‘不管怎样，我一定要见他。’

“看他那怒气冲冲、声色俱厉的样子，我只好把他带到了尼古拉的房间里。”店老板最后说。

“这样说，他现在就在那儿了。”西科用手指指隔壁房间。

“是的。您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确实很有意思。”西科说。

“要是能听一听他们说些什么就好了。”

“对。”

“那情景一定非常滑稽可笑。”

“这还用说？可是您为何不留在那儿呢？”

“尼古拉不让我呆在那儿。”

“为什么？”

“他说他要忏悔。”

“您可以到门边去偷听嘛。”

“说的对。”店老板一下冲了出去。

西科也立即跑到板壁边，透过小洞向那边张望。

皮埃尔·德·龚迪正坐在病人的床前同他谈话，但他们的声音非常之低，西科什么也听不到。

况且他们的谈话已近尾声，他即使能听见，也不会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五分钟后，皮埃尔·德·龚迪起身告辞，从门边走了出去。

西科马上跑到窗口，向下观望。

一个仆人骑在一匹耳朵和尾巴已经割去的马身上，手上牵着店老板刚才提到的那匹高头大马。过了片刻，吉斯先生的这位使者从

里面走出来，跨上马，绕过街角，踏上了通向巴黎的大路。

“天哪！”西科自言自语道，“他要是把那份宗谱带走的话，可就糟了。当然，我如果马上去追，无论怎样总还可以追上的。不过我不能这样做，律师大都是一些精明、狡猾之徒，眼前这一位就更不用说了。我怀疑……唉！高朗弗罗这个鬼东西不知哪里去了？”他焦急地跺着脚，忽然想了一个主意。

这时，店老板走了进来。

“有什么情况？”西科问。

“他走了。”店老板说。

“给病人忏悔的那个人？”

“他根本没有给病人忏悔。”

“病人呢？”

“客人一走，他就昏迷过去了。”

“您说他还呆在房间里吗？”

“我看是吧。他要离开那个房间，看来只有等到断气之后让人抬出去了。”

“很好。请快去替我把我的亲戚找来。”

“要是他喝醉了呢？”

“不管他醉成什么样子。”

“这样急？”

“他要来了，对这件事总有益处。”

贝尔诺耶立即走了出去，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西科现在是矛盾重重，如坐针毡，不知道自己应该去追赶皮埃尔·德·龚迪，还是直接去找尼古拉·达维，因为达维如果真的象店老板所说病得很重的话，是很可能会把那份宗谱让龚迪带走的。他疯也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时用手拍打着脑门，想从那纷繁杂乱的思绪中找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

隔壁房间现在是一片寂静，西科透过洞口只能看到床的一角，床上挂着帐子。

楼梯上传来了高朗弗罗的洪亮声音，西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高朗弗罗被店老板推搡着，从楼梯下面一步一步走了上来，嘴里酒气熏天，哼着一首小调，店老板想让他安静下来，但未能如愿。

西科冲到门边，向他嚷道：

“别唱了，醉鬼！”

“醉鬼？”高朗弗罗申辩道，“我不过是喝了几杯。”

“混蛋，到这儿来！您呢，贝尔诺耶先生……”

店老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大步向楼下走去。

“到这儿来，”西科将高朗弗罗拉到房内，“咱们要严肃谈一谈。”

“伙计，”高朗弗罗说，“您又在开玩笑，我不是一直很严肃吗？”

西科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把他领到一张椅子旁，他也就如逢大赦一般一屁股在上面坐了下来。

西科走去把门关上，然后回到高朗弗罗身旁，面容异常严肃，高朗弗罗心下忖度着，这一次看来不是什么小事。

“看您这样子，我又怎么啦？”高朗弗罗说，显然很不满意西科对他的一次次虐待。

“怎么了？”西科声色俱厉地说，“你早已把自己的身份忘得一干二净，整天喝得烂醉，哪有一点修士的样子？”

高朗弗罗抬起两眼，惊愕地看着他。

“我？”

“那还用说？你看看你这副丑态：衣服撕破了，左眼眼圈发黑，不知道又从哪儿撞丧回来了。”

西科发这样大的脾气，高朗弗罗还从未见过，他越来越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看你腿上的污泥，一定是跑到郊外灌丧黄汤去了。”

“是的，我是去了。”高朗弗罗说。

“无耻！亏你还是热内维埃弗会修士，假如再是个方济各会修

士，不知道你还会闹到什么地步！”

“亲爱的西科，我错了。”高朗弗罗两眼看着地下说。

“你简直该遭雷劈！我可要警告你，你要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再管你了。”

“朋友，您可不能把我扔下。”高朗弗罗说。

“告诉你，里昂也有警卫队。”

“请饶恕我这一次，亲爱的西科。”高朗弗罗几乎要哭出来了。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竟然这样胡闹。”西科又说。

“你知道吗？我们的邻居要死了。”

“知道。”高朗弗罗说，语气中透出悔恨交加的样子。

“那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高朗弗罗站起身，大声说道。“我是基督徒！你就是用圣人罗朗<sup>①</sup>架设的火刑来拷问我，我也决不否认。”

说着，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突然举起右臂，扯开嗓子，大声唱了起来：

我是一个基督徒，

这是我唯一的财富。

“够了，”西科用手握住他的嘴。“既然你是基督徒，就不应该让那位兄弟没有忏悔就死去。”

“对，他在哪儿？我这就去给他忏悔。”高朗弗罗说。“不过我得先喝点水，因为我渴得要命。”

西科递给他一杯水，高朗弗罗接过来一饮而尽。

“啊，孩子！”高朗弗罗把空杯放回桌上，“我这才感到心里清爽些。”

“好极了。”西科决定趁此机会让他去试一试。

---

<sup>①</sup> 即朱斯蒂里安·罗朗（1381—1456），威尼斯主教，苦行主义者。

“我亲爱的朋友，”高朗弗罗又说，“现在请告诉我，谁需要我去为他忏悔？”

“隔壁那个可怜的邻居，他要死了。”

“叫人给他一品脱加了蜜糖的酒，”高朗弗罗说。

“这当然可以。不过他现在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而不是这种只能延宕时日的甜酒。你去看看他吧。”

“西科先生，您认为我现在这种样子能去吗？”高朗弗罗怯生生地问。

“怎么不能？我觉得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恤病人的痛苦。如果他迷了途，你就给他指引一下。如果他在寻找进入天国的大门，你就直接打发他去好了。”

“行，我现在就去。”

“等一等，我来教给你怎么做。”

“这是干什么？我干这一行已二十年了，还用得着您来指点。”

“不错。可是你此去一言一行不仅要符合你们这一行的要求，也要符合我的想法。”

“您的想法？”

“对。如果你能一字不差地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就在‘丰泽酒家’存放一百皮斯托尔，任你随意吃喝。”

“任我随意吃喝？这可太好了。”

“对，一百皮斯托尔。听到没有？但必须照我的话去做。”

“这好办。现在请说说我应该怎样让他忏悔。”

“听我说，你这身修士服大大提高了你的声望。你应当以天主和国王的身份说话，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把人家刚刚从阿维尼翁给他送来的那张羊皮纸交给你。”

“干嘛要叫他交出这个？”

西科白了他一眼，觉得他的头脑未免太不活泛了。于是向他说道：

“这可以搞到一千利弗尔，蠢货！”

“好极了，”高朗弗罗说。“我这就去。”

“别着急，他会对你说，他已经忏悔过了。”

“啊！那怎么办？”

“你说他撒谎，刚才走掉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忏悔神甫，而是一个同他一样善于投机钻营的人。”

“他要发火呢？”

“怕什么？反正他要死了。”

“完全对。”

“明白没有？你可以同他大谈天主、魔鬼，总之，怎么说都可以。但无论如何，必须把那张羊皮纸弄到手。”

“他要是坚决不给呢？”

“你就咒骂他，不给他赦罪，把他革出教门。”

“我还可以去抢。”

“完全对。怎么样？你的酒醒了没有？能不能照我的话去做？”

“保证错不了。您等着瞧吧。”

高朗弗罗用手擦了擦他那宽阔的面庞，似乎要把那残存的醉意清除干净。他的目光已经变得沉静下来，虽然仔细看去仍显得有点呆滞。他的语调已变得抑扬顿挫起来，手势也较为简捷了，虽然不时还有点打颤。

他迈着庄重的步伐向门边走去。

“还有，”西科又叫住他，“那张羊皮纸拿到手后，别忘了在板壁上敲两下。”

“他要是不交呢？”

“也要在墙壁上敲两下。”

“这就是说，不管拿到与否，都要敲两下。”

“对。”

“那好办。”

高朗弗罗于是走了出去，西科则怀着难以言喻的激动心情，走到墙边，把耳朵贴在洞口上，全神贯注地倾听那边的动静。



十分钟后，隔壁传来咯吱作响的地板声，说明高朗弗罗已经进去。随后，他透过小孔，看到了高朗弗罗的矮胖身影。

尼古拉·达维从床上抬起上身，瞪着眼，看着这奇怪的家伙走近前来。

“您好，我的兄弟，”高朗弗罗在房间中央停了下来，摆稳姿势。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神甫？”病人喃喃地说了一句，声音十分微弱。

“孩子，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神甫。但听说你病势垂危，我还是来了，以便开导你的灵魂。”

“谢谢，”尼古拉·达维说，“不用麻烦您了，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高朗弗罗摇了摇头说：

“是吗？”

“我对此确信无疑。”

“你这是中了魔鬼的好计，他想看着你不经过忏悔便离开人世。”

“我已抢先魔鬼一步，刚刚忏悔过了。”病人说。

“是吗？向谁忏悔的？”

“一个从阿维尼翁来的神甫。”

高朗弗罗摇了摇头。

“什么？他不是神甫？”

“不是。”

“您怎么知道的。”

“我认识他。”

“您认识刚刚出去的那个人？”

“对。”高朗弗罗的语调是那样斩钉截铁，尼古拉·达维不禁有点慌乱了，虽然他们这些律师一般说来是很难失去镇静的。

高朗弗罗接着又说：“你的病是不会好了，刚才那个人也不是

什么神甫，您还是来忏悔一下吧。”

“能忏悔当然很好，”尼古拉·达维说，嗓音比刚才提高了一点，“但我想找我所愿意的人。”

“另寻他人你是根本来不及了，何况我已经来了……”

“什么，来不及？”病人的声调越来越高。“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并且确信我的病一定会好的。”

高朗弗罗再一次摇了摇头，不动声色地说：

“孩子，我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你现在病成这样，能否好转，我已不抱任何希望，这不但是医生的意思，也是天主的意思。我知道，把这些话告诉你，你一定受不了。但人人都有这一天的，只是迟早不同罢了。这是天主的意志，不是任何人可以违拗的。况且离开这个尘世也没有什么太可惋惜的，因为你将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新生。这句话是皮塔戈拉斯<sup>①</sup>说的，而他还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哩。来，忏悔吧，我亲爱的孩子。”

“可是神甫，我确实觉得好多了，这也许是因为您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天主的护佑。”

“错了，孩子，错了。”高朗弗罗寸步不让。“生命的火花在熄灭之前，常有一种回光返照，如同灯油在耗尽之前会闪耀出一道亮光一样。来，”高朗弗罗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把您搞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对我讲一讲。”

“我搞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尼古拉·达维面对这奇怪的修士不禁倒抽一口冷气。他觉得自己同此人素昧平生，但此人却似乎对他了如指掌。

“对。”高朗弗罗摆出一副侧耳静听的样子，双手又在一起，并将两只拇指合了起来。“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后，再请把那张羊皮纸交给我，这样的话，天主或许会同意我为你开赦。”

“什么羊皮纸？”病人叫了起来，声音极为响亮，简直同正常

---

<sup>①</sup> 皮塔戈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人一样。

“刚才离去的那个所谓神甫从阿维尼翁给你送来的羊皮纸。”

“谁告诉你他给我送羊皮纸来啦？”尼古拉·达维将一条腿伸到被子外面，语气那样严厉，使得坐在扶手椅上悠然自得的高朗弗罗，不禁失去了镇静。

他觉得必须采取强硬态度了，于是向尼古拉·达维说道：

“我既然向你谈出来，当然知道它的来历。快交出来，否则我就无法给你赦罪。”

“你这无用的废物，我根本不希罕你来为我开赦。”达维猛的一下跳下床来，掐住高朗弗罗的脖颈。

“你现在死到临头，还不想忏悔？”高朗弗罗说。

尼古拉·达维的手指狠狠地掐着高朗弗罗的咽喉，使得他的话终于没有说完，最后变成一长串的喘息声。

“我现在倒要让你来忏悔了，贝尔泽布修士，”达维大声叫道。“我死到临头？但我却能结果你的小命哩。”

身强力壮的高朗弗罗本来可以同他力搏，但遗憾的是，由于饮酒过度，他的脑袋仍旧昏昏沉沉，一时还不能反应过来。不过这酒的力量同时却也使他的肢体猛增了许多活力。

只见他竭尽全力，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双手抓住达维的衬衣，猛的一推，将他推到房间中央，摔倒在地板上。

达维狂怒不已，立刻爬起来，一个箭步跳到墙边，从墙上取下贝尔诺耶先生早已发现的那把挂在衣服后边的长剑。他将剑从剑鞘中抽出，冲到刚才因为用力过猛而重新跌坐在椅子上的高朗弗罗面前，将剑尖直顶在他的脖颈上。

“现在该你来忏悔了。”达维说，声音有点嘎哑。“你要不说，我就要你的命！”

冰凉的剑尖顶在他的脖颈上，醉眼朦胧的高朗弗罗如今是完全吓醒了，他感到事情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啊！”他说，“你原来没有病，所谓生命垂危不过是装给别

人看的。”

“少费话，你现在只有回答的份儿了。”尼古拉说。

“回答什么？”

“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那就请提吧。”

“你是什么人？”

“这你还看不出来？”高朗弗罗说。

“谁同你贫嘴？”达维将那把剑在他的脖颈上稍稍压了压。

“请你手下留情。否则，杀了我，你就什么也别想得到了。”

“倒也是。你叫什么？”

“我是高朗弗罗修士。”

“原来真是个修士。”

“这还有假？”

“到里昂干什么来了？”

“我是被赶出来的。”

“怎么住进这家旅馆的？”

“偶然进来的。”

“进来多少天了？”

“两个星期。”

“为什么监视我？”

“我没有监视你。”

“你怎么知道我收到了一张羊皮纸？”

“有人告诉我的。”

“谁？”

“叫我到这儿来的那个人。”

“他是谁？”

“我不能说。”

“你敢不说？”

“我要叫喊了。”

“那我就先把你宰了。”

高朗弗罗叫喊了一声。锋利的剑尖在他的脖子上压出了一点血丝。

“他叫什么名字？”达维又问。

“唉！我还是说了吧。”高朗弗罗说。“反正我已经尽我所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

“这才对，快说。我一定替你保密。谁派你来的？……”

“是……”

高朗弗罗仍然犹豫不决。背叛朋友，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说下去。”达维跺着脚，向他咆哮。

“行，我说。是西科叫我来的。”

“是不是国王的那个小丑？”

“是他。”

“他在哪儿？”

“我在这儿。”一个声音插进来说。

西科面色苍白，一脸杀气，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出现在门边。

## 第三十二章

### 仇人相见

尼古拉·达维见进来的人正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心中不觉一惊。

高朗弗罗趁此当儿迅速往旁边一躲，甩掉了顶在脖颈上的那把利剑。

“快来救我，亲爱的朋友，他要杀死我，”他大声叫道。

“啊！亲爱的达维先生，是你？”西科说。

“对，是我。”达维一时有点结结巴巴。

“能够又见到你，我殊感荣幸。”西科又说。

随后，他转向高朗弗罗：

“亲爱的高朗弗罗，你刚才到这儿来让这位先生忏悔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当时好象是危在旦夕了。现在，既然他什么病也没有，忏悔也就没有必要了，还是由我这个武士来对付他吧。”

达维强作镇定，轻蔑地微微一笑。

西科继续向高朗弗罗说：

“亲爱的高朗弗罗，你将看到，作为一个武士，我可不是懦弱之徒。现在请您到楼梯口去站一会儿，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同这位先生的谈话。”

能远远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高朗弗罗当然求之不得。

他于是贴着墙根，绕到门口，一下冲了出去，动作之敏捷简直使人感到，他那肥胖的身躯比刚才进来时突然减轻了许多。

西科随手关上房门，并插上了门闩，神态依然是那样冷静。

一场殊死搏斗眼看势在难免，达维看着这一切，心中未免有点慌乱。但转而一想，凭他那赫赫有名的剑术，况且对方又只有一个人，他很快又镇静了下来。因此，当西科关上房门，转过身来时，看到他正倚在床边，手上提着剑，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请穿上衣服，先生，”西科说，“我可以给你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方便，因为我不想比你多占任何便利。我知道，你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击剑手，你的剑术简直可以同勒克莱尔<sup>①</sup>媲美，但我并不在乎这些。”

达维笑了笑，一面说道：

“你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很有意思。”

---

<sup>①</sup> 即布西—勒克莱尔（？——1615），当时的一位剑坛大师。



“是的，”西科说，“这个玩笑是开得很有意思，因为这至少是我自己开的。作为一名风雅之士，待会儿你就会发现这个玩笑的真正价值了。尼古拉先生，你知道我到贵处来寻找什么吗？”

“大概是我那天替梅茵公爵对你揍得不够，你从窗口逃得太快了。今天是否想来找补几下？”

“不，先生。请放心，债各有主，这笔债是谁欠下的，我十分清楚，总有一天要他偿还的。我今天此来是要寻找一份宗谱。皮埃尔·德·龚迪先生把这份宗谱带到阿维尼翁，后来又从阿维尼翁带到这儿来交给了你，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带的是什么。”

达维的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

“什么宗谱？”他问。

“吉斯家族上溯到查理曼大帝的宗谱。发现这个宗谱，还是你的功劳哩。”

“啊！先生，”达维说，“你原来是个密探，我还以为你只是一名小丑。”

“亲爱的达维先生，这下可让你说对了。在这件事情上，我既是密探也是小丑。作为密探，我想让你上绞刑架；作为小丑，我希望能为你的结局开怀大笑。”

“让我上绞刑架？”

“是的，先生，让你尝尝绞刑是什么滋味。至于斩首，那是给贵族规定的刑法，我想你是没有资格享受的。”

“笑话，你有什么能耐？”

“太简单了。我只要把你的那些丑事往外一兜，你还能往哪里逃。对你明说吧，亲爱的达维先生，吉斯三兄弟和蒙庞西埃夫人上个月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密谈时，我一直呆在旁边。”

“你？”

“完全对。我就在你对面的一间忏悔室里。那滋味可够难受的，你说的是吗？特别是我，只有等那些人全都离开后才能从里面出来，可是他们的会一个接着一个，总也完不了。因此，我亲耳聆听

了蒙梭罗先生和拉于里埃尔先生的发言，还听了一个修士的发言，他的姓名我已忘记，但他讲的非常感人。我还看了安茹先生的加冕典礼，但那场面却没有多少惊人之处。相形之下，倒是最后一幕颇为耐人寻味，经你修改和敲定的那份洛林家族宗谱，真是出足了风头，最后能否如愿以偿，就看教皇陛下的御批了。”

“什么！您连宗谱的事也知道？”达维愤怒地咬着嘴唇，再也克制不住了。

“当然，”西科说，“这件事做得实在天衣无缝，特别是关于撒利法那一部分。不过，聪明太过是会贻害自己，遭到杀身之祸的。但我对你的盖世才华向来怀有深深的钦佩，所以我不禁暗问自己，我怎么能忍心眼看着你这样一位剑坛名手、无与伦比的律师和赤胆忠心的朋友走上绞刑架而见死不救呢？况且我只要想办法，便不仅能救你一命，而且能保你飞黄腾达。不，我不能坐视不救。因此，听说你要离开巴黎，我也就下定决心，踏上了里昂的行程，跟在你后面追来了。你是从波德尔城门出来的，是不是？你一直在我的监视之下，但你却没有发现我，这并不奇怪，因为我隐蔽得十分巧妙。我跟踪而来，时而丢掉线索，时而又找到了你，路上真是吃尽了辛苦。后来，我们终于到了里昂。在你住进‘天鹅旅馆’一小时后，我也住了进来。不但如此，我的房间就在你隔壁，同你只有一板之隔。你可以想象，从巴黎到里昂，我跑了这样远的路跟踪而来，决不能让你再从这里溜走。所以我在墙上钻了个小孔，因而可以随时监视你的行踪。明白告诉你吧，每天白天，我都要观察你好几次。后来，店老板想把你赶出去，就在这时，你忽然病了，其实你已经同皮埃尔·德·龚迪先生约定在这儿见面，当然不愿匆忙离去，以免错过或推迟这次会面的机会。所以对于你的病，我是不太相信的。但不管怎么说，人总是要死的——关于这一点，我一会儿就可以让你明白——你也可能真的是病了。所以我给你派来一位修士，希望能让你幡然悔悟，痛改前愆。不想你竟是这样冥顽不化，完全忘却了《圣经》上的一句格言：‘以剑伤人者必将自毁于剑’

下’，居然想把你的剑刺进他的咽喉。这样，亲爱的达维先生，我就不得不亲自出马了。看，我们是老相识，老朋友，这件事我们还是协商解决吧。整个情况，我已向你和盘托出，愿意与否，全看你了。”

“怎样解决？”

“就当你真的病了，我的朋友高朗弗罗让你忏悔后，你把那张羊皮纸交给了他。事情若能这样解决，我们两人间的陈年旧账将一笔勾销，同时我也将不念旧恶，诚心诚意地为你祝福。所以你看，对于你，我并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我要再说一遍，达维先生，你实在是个完人，击剑、骑马、诉讼，无所不能，而且精于生财之道，你现在是要什么有什么，正是前途无量的时候。象你这样一个人要是突然离开人世，那该叫人多么痛心。所以，亲爱的达维先生，别再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了，相信我的话，同吉斯家族一刀两断，把那张纸交给我吧。我发誓，一定到国王面前去为你说情，让他宽宥你。”

“要是我不交出来呢？”达维问。

“啊！要是不交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请记住，我要结果你的小命。这也很有意思吧，亲爱的达维先生？”

“当然，越来越有意思了。”达维一面说，一面用手抚摸着剑把。

“可是如果你能交出来的话，”西科又说，“过去的一切将一笔勾销。我的话你也许不信，因为你属于另一类人。你一定以为我的复仇心理根深蒂固，绝不会轻易饶恕你。不，你想错了。是的，我是恨你，但我更恨的是梅茵先生。只要你能把那张宗谱交给我，让他声名狼藉，我一定保全你的性命。此外，我还想再絮聒两句，当然，这些话，你不一定相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我想说的是我爱国王；虽然他愚蠢之至，昏庸透顶，性格怪异，但我投身他的麾下，才最终摆脱了杀人不眨眼的梅茵先生。一天夜里，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带了十五个狂徒，在卢浮宫

广场杀害了一位单枪匹马的勇士。你一定知道我说的是谁，他不是别人，而是可怜的圣梅格兰。这件事，你参与没有？没有，好极了。我原来就是这样想的，现在就更加确信无疑了。总之，我希望我那可怜的国王亨利，能够稳稳地坐在他的王位上，但只要有梅茵之流存在，只要有你搞的那份宗谱存在，他是别想过太平日子的。因此，你还是把那份宗谱交给我吧，我一定替你严守秘密，并保你从此平步青云。”

西科一面苦口婆心地反复向他陈述利害，一面机警地密切注视着他的神色，遗憾的是，达维的凶狠目光始终没有流露出和解之意，相反，他面色铁青，紧握剑把，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迹象。

西科于是又向他说道：

“看来我方才的话完全是对牛弹琴，你一点也听不进去。既然如此，那就恕我不客气了。我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向你讨还血债，一方面也是要将一个鲜廉寡耻、毫无人性的家伙从地球上清除掉。因此，我这就去把你的丑事公诸于众，让人们把你吊死。再见，达维先生。”

西科于是向门边退去，两眼则一刻也没有离开他。

达维立即追上去，向他咆哮道：

“你这无耻的密探，既已窥探宗谱的全部秘密，你以为我能让你出去吗？你也不看看我尼古拉·达维是什么人，竟敢对我如此放肆！告诉你，进了我的房间，你是别想活着出去的。”

“经你这样一说，我也就完全坦然了。”西科依然不动声色地说，“我刚才确实有点犹豫，因为我确信，一旦动起手来，你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两个月前，克里戎同我习剑时，曾教给我一个绝招，仅仅这一招，我就可以置你于死命。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西科又说，神态十分可怕，“奉劝你还是把那个宗谱交出来，否则，我将把这把剑刺进你的咽喉，而且不偏不倚，就在你刚才用剑要挟我的朋友高朗弗罗的部位。”

西科话音未落，达维已发出一阵狂笑，向他扑了过来。西科一

抬手，将他的剑挡了回去。

他们俩身材相仿，都长得十分瘦长，不同的是西科穿着衣服，而达维却是一丝不挂，其瘦弱的身子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简直象是一条毒蛇。当他握着剑，在头顶挥舞时，这把剑看去真象是从蛇嘴里喷吐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舌头。但正如西科刚才所说，达维今天的对手可不是一位平庸之辈。原因很简单，西科在宫里几乎每天都同国王练武习剑，在国内的剑坛上，早已成为一代名流。尼古拉·达维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无论他怎样进攻，西科的防守总不见有丝毫破绽。

达维后退了一步。

“哈哈！”西科说，“你这下总该明白了吧？现在还不晚，快把宗谱交出来。”

达维一言未发，再次向他扑去。这第二个回合比上一次还要激烈，持续的时间也长得多。不过西科尚未转入进攻，他只是在招架而已。

这一次，达维又败退了下来。

“哈哈！”西科说，“现在该轮到我了。”

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尼古拉·达维立即更换姿势，挡住他的去路。西科以守势招架，两剑呈胶着状态。西科以剑逼住对方，最后终于象他所说，将剑深深插进达维的咽喉。

“这就叫绝招。”西科说。

达维已说不出话了，立刻倒在西科脚下，嘴里吐出一口鲜血。

西科赶紧后退一步，因为一条毒蛇，即使已经气息奄奄，也会抬起头来，咬你一口的。

但达维仍下意识地挣扎着向床边爬了两步，似乎还想守住那个宗谱。

“啊！”西科说，“我原来以为你这个人聪明绝顶，不想你却

蠢得可怜。我并不知道你将羊皮纸藏在哪儿，经你这一指点，我也就明白了。”

说着，他趁达维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当儿，跑到床边，掀开被褥，在床头找到一个很小的羊纸卷。达维显然未曾料到这一意外遭遇，而没有把它藏在更为稳妥的地方。

西科把纸卷打开，想看看这是不是他所要找的东西，达维这时突然狂怒地抬起上身，但随即又倒在地下，马上断了气。

西科带着欢欣和自豪的心情将皮埃尔·德·龚迪从阿维尼翁带来的这张羊皮纸浏览了一遍。

自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登基以来，一贯忠于其政策的那位特使在上面作了如下批示：

“Fiat ut voluit Deus, Deus jura hominum fecit.①”

“唉！”西科感叹道，“教皇陛下对待一个笃信天主的国王未免太不公平了。”

他小心翼翼将羊皮纸折好，放到上身最里边的一个口袋里。

由于剑的落点选得非常巧妙，鲜血都流到体内去了。因此，达维身旁几乎一滴血也没有。西科于是将尸体抱起，放到床上，让他面壁躺在那里。随后，他打开房门，大声呼叫高朗弗罗。

高朗弗罗应声走了进来。

“您的脸色非常苍白。”他向西科说。

“是的，”西科说，“看到他咽气之前无比痛苦的样子，我很难过。”

“他死了？”高朗弗罗问。

“大概是吧。”西科说。

“可是刚才还好好的哩。”

“完全对。他吃了一些难以消化的东西。同阿纳克雷翁②一样，由于吃得太猛而噎死了。”

① 拉丁文：“按天主的意思办，因为天主主持着人间的正义。”

② 阿纳克雷翁（约公元前560—公元前480），古希腊行吟诗人。



“啊！”高朗弗罗说，“这个恶棍竟然想杀死我这个神职人员，这真是罪有应得。”

“宽恕他吧，伙计，你是基督徒。”

“我可以宽恕他，”高朗弗罗说，“不过他刚才那一下可真把我吓得够戗。”

“你不但要宽恕他，”西科又说，“而且要点燃起蜡烛，在他的遗体前祷告几句。”

“为什么？”高朗弗罗问。

“很简单，为使人们不致把你当作凶手而将你抓起来。”

“把我当作凶手？瞧你说的，是他要杀我哩。”

“完全对。可是他杀你未成，一怒之下造成胸部血管破裂，很快便一命呜呼了。可见他的死是你造成的。当然，你是无罪的，但不管怎样，在这一点弄清之前，你总免不了要吃一场官司。”

“您的话看来很有道理，西科先生。”高朗弗罗说。

“我还要告诉你，里昂的法官可不是好对付的。”

“基督！”高朗弗罗嘟哝了一句。

“还是照我对你说的去做吧，伙计。”

“怎么做？”

“留在这里，认认真真地为他祷告，把你知道的经文全部念一遍，不知道的也诌上几句。等到天黑之后这里没有什么人时，你再悄悄离开旅馆，但切不要慌里慌张。你知道街口有个钉马掌的铁匠吗？”

“知道。我这地方就是他昨天晚上打的。”高朗弗罗指着左眼上的黑圈说。

“好，你的记性还不错。我替你把马牵到那儿去，听到没有？你到了那里后，什么话也别同人家说，立即跳上马，凭借自己的记忆，踏上去巴黎的大路。到了维尔纳夫勒罗瓦，你就把马卖掉，把帕吕热找回来。”

“对，帕吕热真好，我可想它了。但我路上靠什么生活？”高

朗弗罗可怜巴巴地问。

“需要我拿钱的时候，我是从不吝啬的。总不能让朋友去讨饭，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喏，拿去，”西科说。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放到高朗弗罗手里。

“您真是个好人，”高朗弗罗感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让我同您一起留在里昂不好吗？我喜欢这儿。您知道，里昂是国内第二大城市，而且十分好客。”

“蠢货，你还没看出来，我要走了，而且走得非常急，不能带你一起走。”

“那您就快走吧，西科先生。”高朗弗罗没再坚持。

“好极了，”西科说，“我真喜欢你，伙计。”

西科同高朗弗罗告别后，一径走到店老板的房间里，把他拉到一旁说：

“贝尔诺耶先生，真是万万想不到，您的旅馆里出事啦！”

“是吗？”店老板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

“国王的那个死党，教会所鄙弃的小人，胡格诺派亡命徒……”

“快说呀！他怎么啦？”

“今天上午，一位罗马使者来拜访了他。”

“这我知道，这件事还是我告诉您的。”

“他是目前操人间生杀大权的教皇陛下直接派来的。看来您的客人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位使者为何而来。”

“那么他是来干什么的？”

“贝尔诺耶先生，您到楼上去将病人的被子掀开，在脖子上看一看，就明白一切了。”

“您说的太可怕了。”

“别的话我不想多说。这件事发生在您的旅馆里，贝尔诺耶先生，这是教皇陛下给您的无上荣光。”

西科在店老板的手里放了十个金埃居，随即走进马厩，把两匹马牵了出来。

店老板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梯，冲到尼古拉·达维的房间里。

高朗弗罗正在那里祷告。

店老板按图索骥，在西科刚才说的地方，果然发现一个伤口，伤口的颜色还是红红的，但身体已经凉了。

“这就是一切与教会为敌的人的下场！”他说，同时向高朗弗罗会心地一笑。

“阿们！”高朗弗罗答了一句。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也正是布西领着悲伤不已的梅里多男爵，去见他的女儿狄安娜的时候。

### 第三十三章

#### 天真的布西

现在已是四月底。

夏尔特尔大教堂挂起了白色的锦帐，圆柱上插着一束束青枝绿叶（因为时当初春，鲜花尚未开放）。

光着脚从城门走来的国王，站在大厅中央，不时抬起头来，看他的宠臣和朋友们是否已全部到来。可是这些人，有的因为双脚被石块划破，早已穿起了鞋袜；有的则因为饥困交加而悄悄钻进路旁的小酒店里打尖去了。因此，只有少数人终于坚持到底，只见他们衣裳褴褛，光着脚站在潮湿的石板地上。

恭祝法兰西王位后继有人的仪式正在隆重举行。教堂里的两件

圣衣据说可以使人早生贵子，并且无比灵验。如今，这两件圣衣已从金碧辉煌的圣人遗骸盒中取出来，黎民百姓蜂拥而来，纷纷向放射出红光的圣体柜躬身行礼。

大厅里鸦雀无声，但亨利三世，仍然听到了一点奇怪的声响，这声响很象是一声突然止住的笑声。他习惯地抬起头，看西科来了没有。因为他觉得，在此庄严时刻，只有西科敢于如此放肆。

但西科并没有来，他自那天在前往枫丹白露途中突然失踪后，一直未曾露面，国王为此十分忧虑。刚才见了两件圣衣不禁想笑而没有笑出来的，是一位青年。他刚刚骑着一匹快马赶到教堂门外，一跳下马，他便带着满身尘土，急忙穿过那些衣不蔽体、光着脚站在大厅中的朝臣，走到了弥撒台上。

见国王向他转过头来，他只是很大方地向他欠了欠身，依然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他那华丽的衣着和高贵的举止，都清楚地表明他也是经常出入宫廷的。

亨利见他姗姗来迟，旁若无人，而且公然藐视今天的穿着必须朴素的规定，心中不禁大为不悦，狠狠地向他瞪了一眼。

他装着没有看见，抬起腿，跨过几块刻有主教画像的地砖，弄得脚下那双“吊桥式”鞋靴（这在当时十分流行）咯吱作响，走到安茹公爵的天鹅绒座椅旁便跪了下来。安茹公爵此时与其说是在祷告，不如说正在凝神沉思，对周围的事丝毫未加留意。

所以新来者用手碰了碰他的胳膊后，他才猛的转过身来，轻轻叫了一声：“布西！”

“您好，大人。”布西的语气是那样平淡，似乎他们昨天还见过面，而且自他们分手以来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你疯了？”公爵说。

“怎么啦？大人。”

“你在哪儿呆着不好，干吗要跑到这儿来看什么圣衣？”

“大人，我要马上同您谈一谈。”布西说。

“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还不是来不了？”

“你已经有三个星期音信杳无，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好，等我们出去再谈。”

“当然，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不过这可急死人哪。”

“别着急，这就完了。你跟我一起到我的住地去。”

“好的，大人。”

果然，国王此时已在其细布衬衣上套了一件肥大的圣衣，王后也正在宫女的帮助下穿上另一件。

随后，国王跪了下来，王后也依样而行。两个人，头上各披着一块象征结发偕老的纱巾，一片虔诚地祷告着。为了博取国王的欢心，其它人也都匍匐在地，将头磕得冬冬响。

过了片刻，国王站起身，脱去圣衣，向大主教和王后分别行礼致意。礼毕，向教堂门外走去。

走了几步，发现布西站在身前，他不由地停下脚步，向他说道：

“啊！先生，看来你对朕的虔诚祈祷丝毫不感兴趣。你看，朕现在穿的是破衣烂裳，而你却下不了决心，脱掉这身绫罗锦绣。”

听了国王的指责，布西的面色倏地一阵苍白，但他仍然庄重地答道：“陛下，在座的人虽然都光着脚，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但我敢说，他们谁也没有我对陛下的事更为关心。陛下知道，我刚刚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身体十分疲乏，今天早晨才听说陛下到夏尔特尔来了，但我仍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陛下身边，二十二哩路只用了五个小时。因此，我没有来得及更换衣服。如果我留在巴黎，不到这儿来为陛下祝福，陛下对于这一点也就不会觉察了。”

对于布西这番解释，国王似乎颇为满意。但当他举目看他的那几位嬖幸时，发现其中几位只是轻蔑地耸了耸肩，他因而担心如果对他弟弟的这个侍卫官笑脸相待，将会使他们大为光火，于是扭转头，向门边走去了。

布西泰然自若地目送国王离去。

“你这是怎么啦？难道没有看见？”安茹公爵说。

“没有看见什么？”

“冲贝尔、格吕和莫吉龙对你的话很不以为然。”

“看到了，大人，完全看到了。”布西说，神态十分安然。

“那你？……”

“我怎么？您难道认为，我应当在教堂里同他们大动干戈？身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来？”

“说的对。”安茹公爵不禁愕然了。“我还以为你没有看到，或者有意视而不见哩。”

布西耸了耸肩。走到教堂门口时，他附耳向公爵问了一声：

“我们现在就到您的房间去吗？大人。”

“当然。看来你有许多话要同我说。”

“是的，大人。我敢说，您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

公爵惊愕地看着布西。

“我说的是实话。”布西说。

“等一等。我去向国王打个招呼，马上回来同你一起走。”

他于是走去向国王告别。大概是因为受到了圣母的格外垂怜，国王今天的情绪特别好，当即准许他随时可以回巴黎去。

公爵急忙回到布西身边。两人于是走入行宫，进了公爵临时下榻的房间。

“请坐，我的朋友，”公爵说，“把你这些天的经历对我讲一讲。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人世了哩。”

“这话我完全相信，大人。”

“你知道，自你销声匿迹后，整个宫廷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多少天来，许多人第一次感到松了口气。这些事以后再谈吧。你那天离开我，是去查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究竟是谁？你弄清没有？”

“大人，您咎由自取，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什么？”公爵说。布西这一句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比他那毫



不客气的语气更使他感到惊异。

“大人刚才已经听到了，”布西冷冷地说，“无须我再复述一遍。”

“先生，那就请快说吧，不要象西科那样总把事情搞得那么神乎其神。”

“说来很简单，大人，我只要提醒您几点就足够了。”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我想大人已将她认出来了。”

“果然是她？”公爵叫了起来。

“是的，大人。”

“你见到她了？”

“见到了。”

“同她说话了吗？”

“当然说话了，她又不是幽灵。大人现在可能还认为，或者说，还希望她是死了吧？”

公爵面色惨白，被他的这个桀骜不驯的近侍顶撞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大人，”布西又说，“您确实把一个琼闺秀玉逼得几乎走上绝路，但她终于幸免一死。不过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宽恕，因为这位姑娘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遭到了更大的不幸。”

“什么？她怎么了？”公爵战战兢兢地问。

“是这样的，大人，有个人保全了她的名声，救了她一命，但所要得到的报偿太过高昂，使姑娘觉得还不如死了为好。”

“说下去。”

“大人，梅里多小姐不愿做您的情妇，她挣脱了您的怀抱，但却无可奈何地投到了另一个她所憎恶的人的怀抱里。”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梅里多小姐如今是蒙梭罗夫人了。”

听到这句话，弗朗索瓦的两颊已不是通常所见的苍白色，血液一下涌到了他的脸上，似乎就要从两眼喷射出来似的。

“他妈的！”他开始咆哮起来，“这难道是真的？”

“您要不相信，就当我说。”布西带着傲慢的神情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布西，”公爵又说，“我毫不怀疑你对我的忠诚。我所不明白的是，蒙梭罗不过是我手下的一名武士，怎么可能有这种胆量，去保护一个我真心实意爱着的女人。”

“为什么不可能？”布西说。

“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我会做得更加干脆，大人，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您这是糟蹋自己的名声。”

“等一等，布西。”公爵开始冷静下来。“请听我说，你知道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

“不，我的亲王，您错了。在此类纠纷面前，您也不过是一名普通贵族，完全可以替自己辩护。”

“好，既然这样，就请你评判一下蒙梭罗先生的为人。”

“我？”

“对，你说说他是否对我不忠。”

“对您不忠？”

“是的，因为他了解我的想法。”

“那么殿下的想法是……”

“当然是得到狄安娜的爱。”

“得到她的爱？”

“对，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以武力相强。”

“您是这样想的吗，大人？”布西讥讽地笑了笑。

“是的，这个想法我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虽然蒙梭罗先生一再认为此路不通。”

“您说什么，大人？难道是这家伙怂恿您绑架狄安娜的？”

“对。”

“他向您直接提出来的？”

“是的，我这儿有信为证。你只要看其中一封，就可明白一切。”

“啊！”布西叹道，“简直叫我不敢相信。”

“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公爵於是跑到书房里，从一个终日由一位侍从保管的小箱子里取出一封信，拿来递给布西。

“你自己念吧，”公爵说，“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

布西带着狐疑的神色接过信，只见上面写道：

大人：

殿下尽可放心，这一手定会万无一失。今晚八时，姑娘要到路德城堡她姑妈家去。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请不要有任何担心。至於姑娘会不会有什么疑虑，也请不必担忧，她一见到殿下，一切疑团都会冰释。好了，我这就去……今天晚上……她一定会到达波热城堡。

殿下最忠实的仆人

布雷扬·德·蒙梭罗

布西将信又看了一遍，公爵向他问道：

“你有什么想法，布西？”

“我觉得，他为您干得很好，大人。”

“就是说他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对，后来呢？”

“他完全是愚弄我，这个混蛋！他让我相信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其实是他拐骗去了。他的行为实在卑劣之极，不过，”布西又狠狠刺了公爵一下，“蒙梭罗先生爱她。”

“你相信吗？”公爵发出一阵狞笑。

“不要说了，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布西又说，“您要相信的

话，我当然也相信。”

“你要是我的话，会怎么做呢？不，请先告诉我他是怎么做的。”

“他让姑娘的父亲相信，是您绑架了他的女儿，并自告奋勇，愿意设法营救，于是带了梅里多男爵的一封亲笔信到了波热城堡。他将池中的一条小船划近姑娘的窗口，把关在里面的姑娘拐骗走了。后来，等姑娘被关进你知道的那幢房子里后，他步步进逼，采取了种种威吓手段，终于迫使姑娘嫁给了他。”

“这岂不是太鲜廉寡耻了！”公爵破口大骂。

“大人，他只是利用了您的鲜廉寡耻。”布西以他惯有的大胆，毫不客气地说。

“啊，布西！……你等着瞧吧，看我怎样对他进行报复！”

“报复！瞧您说的，大人，您可不要干这种事。”

“为什么？”

“大人，王公大人是用不着报复的，他们可以惩罚这样的人。您说他的行为太为无耻，那您就惩罚他好了。”

“怎样惩罚？”

“让梅里多小姐重新得到快乐。”

“我能办得到吗？”

“当然可以。”

“怎样可以办到？”

“让她恢复自由。”

“好，请说清楚。”

“非常简单。这门婚事是强迫的，所以根本无效。”

“说的对。”

“因此，您应该让它废掉。大人，您这样做，将不愧为一位光明磊落、情操高尚的亲王。”

“啊！你为何这样热心？”秉性多疑的公爵突然问道。“这件事难道同你有什么关系？”

“您说到哪儿去了？这件事会同我有什么关系？大人，我所关心的是，希望我路易·德·克雷蒙·布西伯爵所跟随的，不是一个鲜廉寡耻、名誉扫地的亲王。”

“那好，你等着瞧吧。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废除这门婚事？”

“很简单，让姑娘的父亲去做。”

“你说的是梅里多男爵？”

“对。”

“他不是安茹吗？”

“不，他在巴黎，大人。”

“在你家里？”

“不，在他女儿那里。大人，您应当见他一面，让他相信，您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使他不再咒骂殿下，将殿下视为仇敌，而将殿下视为可靠的保护人，对殿下表示钦佩。”

“他是安茹省的一位很有威望的领主，”公爵又说，“据说在当地影响很大。”

“是的，不过请大人不要忘记，他是姑娘的父亲。他的女儿遭到了不幸，这使他痛苦万分。”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您一回到巴黎就可以见他。”

“好。”

“就这样说定了，大人？”

“当然。”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您什么时候走？”

“今天晚上。你同我一起走吗？”

“不，我要先赶回去。”

“那你就快去准备吧。”

“就等您了，大人。我到哪儿去找殿下？”

“明天上午，在国王起床后的接见仪式上。”

“那就明天见，大人。”

布西一刻也没有停留，又立即上路了。从夏尔特尔到巴黎，公爵在车上埋头大睡，用了十五小时才到达，而布西只用了五个小时便赶到了。他心中充满爱情和欢乐，总希望能尽早赶回去安慰他答应给以帮助的男爵和同自己命运与共的狄安娜。

### 第三十四章

#### 幻想破灭

卢浮宫内一片寂静，因为现在还刚刚是上午十一点。宫内的哨兵走动时似乎都十分小心，换岗的骑兵也是不紧不慢地走着。

大家都不敢惊扰远道归来、正在安息的国王。

卢浮宫大门外这时突然出现了两个人，他们一个骑着一匹生气勃勃的柏尔柏马，另一个骑着一匹口吐白沫、显然作了长途跋涉的安达卢西亚马。

他们并排立在门前，相互看了一眼，因为两人来自相反的方向，到了这里才碰在一起。

“是您？西科先生，”两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位向对方彬彬有礼地打了个招呼，“您过得好吗？”

“啊！布西先生，我过得很好。”西科答了一句，其潇洒自如、谦恭有礼的风度清楚地显示出他的贵族身份，正如布西的神态也显示出他的高尚的为人一样。

“您是来参加国王起床后的接见的吧，先生？”布西问。

“我想您也是吧？”



“不，我来看安茹公爵大人。您知道，西科先生，”布西笑道，“我是没有这种幸运，得到国王陛下的宠信的。”

“这只能责怪国王，而不能责怪您，先生。”

布西欠了欠身。

“您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吧？”布西又问。“据说您到外省去了。”

“是的，先生，我去打猎了，”西科说。“您不是也到外省去了吗？”

“是的，我也去跑了一趟，”布西说。“先生，我现有一事相托，不知您方便否？”

“瞧您说的，能为布西先生效劳，我不胜荣幸。”

“谢谢。您在这里可以随意走动，而且马上要进到里边去，我却只想呆在候见厅里。您能否找个人告诉安茹公爵一声，说我在等他。”

“安茹公爵既然在宫里，就一定会参加国王起床后的接见的。为何不同我一起进去呢，先生？”

“我怕见国王那张脸。”

“原来如此。”

“真是怪事，他那魅人的微笑，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别着急，过不了多久，这一切都会变的。”

“啊！您难道也在搞那占卜问卦的玩艺儿，西科先生。”

“有时拿来消遣消遣。来，怕什么？跟我进去吧，布西先生。”

两人于是进入宫内，一个向国王的卧房走去，另一个则向安茹的房间走去，这房间过去曾是玛格丽特王后的绣房——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交待过了。

亨利三世刚刚醒来，他摇了一下银铃，大批仆役和朝臣纷纷拥了进去。餐桌上，鸡汤、加了香料的葡萄酒和肉酱刚刚摆好，西科突然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进来，他一声未吭，立即走到桌旁，大吃大喝

起来。

“啊！西科，你这个鬼东西，”国王圣心大悦，但仍装出一副面有愠怒的样子，“这些天，你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啦，孩子，”西科迈着满是尘土的双脚，毫不客气地走到亨利三世平日坐的一把镶嵌着百合花徽<sup>①</sup>的宽大座椅前，在上面坐了下来。“你难道忘了我们从波兰回来时的惨象？那时候，我们简直象是一些小鹿，而那些波兰贵族却象是一些凶猛的猎犬紧紧地追赶着我们。到处是一片吆喝声……”

“你瞧，朕又要倒楣了，”亨利说，“耳根底下刚刚清静了几天，现在又不得安宁了。”

“你怎么总是这样怨气吞声的？我敢说，再这样下去，人家就不会把你看成国王，而把你看成一个普通臣民了。来，我的小亨利格，给我说说，我离开你这些天，你干了些什么？在处理法兰西王国的事务中，没有出什么洋相吧？”

“西科先生！”

“老百姓有没有咂嘴吐舌？”

“胡说！”

“那几个整天打扮得油头粉面的先生，有没有人被送上绞刑架？啊！格吕先生，恕我冒昧，我没有看到您在这儿。”

“西科，你太不友好了。”

“我们的钱柜里，也就是说，犹太人的钱柜里还有钱吗？能有两个钱倒不错，我们正需要好好乐一下，他妈的，这种生活实在太单调乏味了。”

说着，他一口气将一盘在炉子上烤得黄橙橙的肉酱吃光了。

国王莞尔一笑，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与西科逗贫，总以一笑收场。

“这些天，你干什么去了？”国王又问。

---

① 百合花徽为法兰西王室的标记。

“我粗粗构思了一个以悔罪为内容的三幕剧。

“第一幕，悔罪者只穿着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互相揪着头发，骂声不绝，从卢浮宫走到蒙马特。

“第二幕，这些人脱掉了上衣，彼此用苦鞭抽打着，从蒙马特走到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

“第三幕，他们一个个赤身露体，互相用鞭子和皮带抽打，身上伤痕累累，从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回到卢浮宫。

“我曾想安排一个插曲，把剧情推向高潮，让他们走到格来弗广场，被刽子手统统烧死。但又觉得，天主在天国保存了一些索道姆硫黄和高莫尔霍<sup>①</sup>泥炭，还是将来等天主去烧死他们吧，我可不想扫他的兴。——所以先生们，在这一天来到之前，咱们还是先玩个痛快吧。”

“不，你还是先告诉朕这些天到哪儿去了。”国王说，“你知道，朕叫人在所有可疑的地方都找遍了。”

“卢浮宫找了没有？”

“是不是你的哪位喜欢沾花惹草的朋友把你藏起来了。”

“这怎么可能，亨利？你不是把所有喜欢寻花问柳的人都霸占了吗？”

“难道朕错了？”

“上帝，你哪次不是大错特错？”

“看你将来怎样去补赎自己的罪过？”

“对了，因为看破红尘，我倒真有点信教了。可是天哪，我很快又放弃了这一念头，因为我讨厌那些修士。唉，这些该死的畜生。”

这时，蒙梭罗先生走了进来，向国王深深鞠了一躬。

“啊，是您，狩猎官先生，”亨利说，“你什么时候再让朕去打一次猎？”

---

① 索道姆和高莫尔霍，《圣经》中的城市，位于死海南部。见《旧约·创世记》。

“什么时候都可以，陛下。我得到的消息说，圣热尔曼昂莱发现许多野猪。”

“野猪可不好对付，”西科说。“记得先王查理九世有一次打野猪，就差一点送了命。况且你的手是那样娇嫩，长矛又是那样沉，拿不了多久就会起泡的。你说对吗，孩子？”

蒙梭罗先生不悦地瞥了他一眼。

“你知道吗？”西科向亨利问道，“你的狩猎官不久前遇到过一条狼。”

“何以见得？”

“这还看不出来？如同诗人阿里斯多法纳<sup>①</sup>的那些变化不定的推理形式，他把狼的长相，特别是眼神，全都照搬了过来。”

蒙梭罗先生面色煞白，转向西科说道：

“西科先生，我来宫里不久，对于这些嘻嘻哈哈的玩笑还不太习惯。我想告诉您，在国王面前，特别是当我们谈正事的时候，我不希望受到别人的嘲弄。”

“那么先生，”西科说，“您同我们这些在宫里呆惯了的人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刚才还为最近发生的一件怪事大笑了一阵。”

“什么怪事？”蒙梭罗问。

“他让您当了狩猎官。您看，我这亲爱的亨利格在插科打诨上虽然远不如我，但他却比我还要疯疯癫癫。”

蒙梭罗凶狠地看着西科。

“好了，好了，”亨利眼看二人就要争吵起来，急忙说道，“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先生们。”

“对，”西科说，“咱们来谈谈夏尔特尔教堂里的圣母的功德。”

“西科，不要亵渎神明！”国王厉声喝道。

“我亵渎神明？”西科说，“你把我看作教会的人了，可是我

---

<sup>①</sup> 阿里斯多法纳（公元前450—公元前386），古希腊喜剧作家。

只是一名武士。我倒要告诉你一件事哩，孩子。”

“什么事？”

“对于夏尔特尔教堂里的圣母，你是完全错了，简直错得不能再错。”

“在哪一方面？”

“圣母的两件衬衣，平素总是放在一起的，而你却把它们分开了。要是我的话，我就把它们套在一起，这样倒真有可能出现某种奇迹哩。”

西科这句话显然指的是国王和王后的分居，在座的朝臣听了不禁发出一阵大笑。

国王伸伸胳膊，揉揉两眼，也微微笑了笑，一面说道：

“这一次，鬼东西倒是说对了。”

随后，他又谈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这时，蒙梭罗走到西科身旁，附耳向他说道：

“先生，您能否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到那个窗户边去等我。”

“瞧您说的，先生。”西科说，“当然可以。”

“那好，我们可以找个僻静的地方。”

“先生，只要您愿意，到树林里去，我也一定奉陪。”

西科向一个窗户边走去后，蒙梭罗随即跟了上去。只见他说道：“请不要再装疯卖傻，这没有用，这儿是没有人为您说的话发笑的。我的小丑先生，我们现在应该当面把话说清楚。听着，我不许你当众嘲笑我。你刚才约我到树林里去，我奉劝你三思而行。你大概不知道，棍棒在我手上并不亚于那些奉梅茵先生之命把你揍得头破血流的人。”

西科两眼射出一道阴沉的目光，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啊！先生，您这句话倒让我想起了我欠梅茵先生的一笔债，您难道也想成为我的债主，使你们俩在我的记忆中占有同等的地位，让我对你们俩抱有同样的好感？”

“先生，在您的债主中，看来您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位。”

“这就奇怪了，先生，因为我一向认为自己的记性还是不错的。请告诉我是哪一位。”

“尼古拉·达维先生。”

“啊，原来是他，您弄错了，先生。”西科哈哈大笑。“我同他已无任何关系，我欠他的债已经还清了。”

布西这时走了过来。

“啊！布西先生，”西科说，“您来得正好。蒙梭罗先生刚才把我引到这里，想把我当作一头小鹿或一头麋子随意摆弄。请告诉他，布西先生，他完全认错了人，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头野猪，而这头野猪是会向猎手扑去的。”

“西科先生，”布西说，“我看您错怪这位狩猎官先生了，对于您的出类拔萃的剑功，他是不会小看的。”随后，他向蒙梭罗伯爵说道：“先生，我荣幸地通知您，安茹公爵先生请您去一趟。”

“请我？”蒙梭罗问，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是的，先生。”布西说。

蒙梭罗死死盯着布西，想从布西的神态上看出一点端倪，但一无所获，布西的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神态是那样安详。

“您同我一起去吗，先生？”蒙梭罗问。

“不，先生，您去向国王告别的时候，我将赶回去报告亲王殿下，说您马上就来。”

说着，布西转过身，迈着敏捷的步伐，消失在人群中。

安茹公爵此时正坐在书房里对着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的那封信出神。听到门帘的响声，他以为蒙梭罗来了，于是赶紧把信收了起来。

但进来的却是布西。

“怎么样？”公爵问。

“大人，他来了。”

“他是否已觉察到什么？”

“他整天提心吊胆，总会有所感觉吧。”布西说。“他是您的



人，又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您完全可以对他严加惩治。”

“当然。”公爵忧心忡忡地答道。每当遇到什么大事，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他总是这种样子。

“您现在是否认为他的问题并没有象昨天讲的那样严重？”

“不，他的罪行真是越想越严重。”

“最主要的是，”布西又说，“他以欺骗的手法拐骗一个贵族姑娘，并偷偷地逼她为妻，手段极为卑劣，同一个贵族毫不相称。因此，他必须主动废除这门婚事，否则，您就替他废除掉。”

“这我们已经说定了。”

“为了他们父女俩，您可要说话算数。”

“当然。”

“而且他们已经知道您在为他们奔忙，如今正焦急地期待着您同这家伙面谈的结果。”

“布西，我向你保证，姑娘一定会得到自由。”

“啊，”布西说，“大人，果然如此，您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亲王。”

布西于是拿起公爵的一只手，恭恭敬敬地上面亲了一下。

这时，前厅传来了脚步声。

“他来了。”布西说。

“叫蒙梭罗先生进来。”公爵厉声叫道，布西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吉祥之兆。

这个年轻人现在几乎是成竹在胸，认为公爵的斡旋定会使他如愿以偿，因此同蒙梭罗先生相遇时，不禁微微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蒙梭罗在同布西打招呼时，面部表情却是那样呆滞，它象一堵厚厚的墙，使人无法洞察其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布西走到一条走廊里等候消息。这条走廊大家都很熟悉。一天夜里，查理九世、亨利三世、阿朗松公爵和吉斯公爵曾经按照王太后设下的圈套，在这里差一点勒死了拉摩尔。现在整个走廊以及与之相连的楼梯口都挤满了等待公爵接见的人。

一见布西到来，人们纷纷给他让出座位，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他本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在公爵身边是个十分得宠的人。布西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待公爵和蒙梭罗的摊牌结果，其实他内心深处正经历着极为痛苦的煎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凶是吉将在此一举。

布西觉得，这次谈判一定会相当激烈，因为他同蒙梭罗已经见过两面，认为此人是不容易就范的。但对公爵来说，问题也不过是向蒙梭罗施加一点压力而已，如果他拒不废除同狄安娜的婚姻，公爵自然会强行解除的。

那边突然传来了公爵的响亮声音，听来似乎是在向蒙梭罗发出训示。

布西心中洋溢着欣喜，不禁叹道：

“啊！今天公爵总算是言而有信！”

可是在这之后，公爵的声音竟一点也听不到了。大家不安地面面相觑，一言未发，走廊里如今是一片寂静。

布西的美好憧憬被打乱了，他心神不宁地坐在那里，一会儿满怀希望，一会儿又忧心如焚。就这样，他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了差不多一刻钟。

公爵的房门忽然打开了，门帘里飞出了一阵嬉笑声。

布西心中很清楚，房间里只有蒙梭罗同公爵在一起，按照常理，他们的谈话现在是根本不应该有任何欢笑的。

这种平静的气氛使他感到不寒而栗。

不久，两个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了。门帘掀起后，只见蒙梭罗一面向公爵告别，一面后退着走了出来。公爵将他一直送到门边，口中说道：

“再见，我的朋友，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朋友’！”布西喃喃自语道，“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话，大人，”蒙梭罗的面庞依然向着公爵，“就按照殿下下的意思办吧，干脆把事情公开，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当然，当然。”公爵说，“不要象小孩子那样把事情搞得神秘莫测。”

“好，我今晚就把她带到宫里来，让国王见见。”蒙梭罗说。

“放开胆做去吧，我会将一切安排好的。”

公爵随后又向蒙梭罗俯过身去，在他的耳边嘀咕了两句。

“好，就这样办，大人。”蒙梭罗说。

他向公爵再一次道了一声再见，从里边走了出来。站在门边的公爵向走廊里的人群扫了一眼，但没有看见布西，因为布西此时正呆在一个房门的门帘后面，两手死死抓住门帘，否则早就摔倒在地了。

挤在走廊里等待公爵接见的人，见蒙梭罗在公爵身边得到的恩宠似乎比布西大得多，因而对他显得格外谦恭。只见蒙梭罗转向他们说道：“先生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一个名叫狄安娜·德·梅里多的小姐在一个多月前已经成为我的妻子，大人已同意我将我们的婚事公诸于众，并让我今晚把她带到宫里来同大家见面。”

布西身不由主地晃了晃。对于这个打击，他刚才虽已有所料及，但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凶猛，使他觉得自己如今是没有一点招架之功了。

他探出头来，正与公爵的目光相遇。两人面色煞白，相视良久；一个是横眉怒目，充满蔑视，另一个则是心惊肉跳，慌乱不已。

蒙梭罗这时已在一片恭维和祝贺声中走了出去。

布西挪动一下身子，正要向公爵走去，公爵立即觉察其意，随手放下门帘，关上房门，只听“咔嚓”一声，将门锁了起来。

布西感到周身的热血顿时涌到了太阳穴上，涌到了他的心头。他怒从心起，无以自制，一只手不觉放到身旁的剑把上，从剑鞘中将剑抽出了半截。但一想到他对狄安娜的纯真的爱，他又觉得不能这样鲁莽从事。一种难言而又苦涩的隐痛咬啮着他的心，使他胸中的那一股无名火终于没有爆发。他的心碎了。

如同两股怒涛腾空而起，到达顶峰后互相撞击在一起而一同摔落下来一样，布西内心深处两种激情斗争的结果，把他的精力完全耗尽了。

他知道，他内心的痛苦已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随时有可能爆发出来，继续留在这里，只会让人们看笑话。因此，他沿着走廊，找到了那个秘密楼梯，然后通过一条暗道，走到卢浮宫的院子里，跳上马，直奔圣安东尼街而去了。

男爵和狄安娜正在等待布西给他们带来佳音，但他们见到的布西却是面色苍白、神色大变，两眼充满怒火。只听他向狄安娜说道：

“夫人，您鄙视我，憎恨我吧！我原以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可以做得一点事的，不想我却是一个无能之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夫人，您现在是蒙梭罗先生得到公认的合法妻子了，今晚就要到宫里去同大家见面。可笑我自不量力，不，正如男爵先生所说，安茹公爵实在是一个人所不齿的懦夫。”

男爵父女俩听了这些话，简直不知如何回答，但悲痛万分、愤怒不已的布西，已经走出房间，冲下楼梯，跳到马上，使劲用两脚上的马刺刺着马肚子，迅速离去了。他扔掉缰绳，紧攥着拳头，努力克制着胸中的怒火，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街上行人见了无不感到一片惊慌。

## 第三十五章

### 主仆之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安茹公爵为何突然出尔反尔，完全违背了他向布西立下的誓言。

应当说，当蒙梭罗走进公爵的房间时，公爵的情绪已经被布西充分激发起来，因而对布西实现其心愿是非常有利的。他那本来就易于冲动的性情，如今正由于两种情绪的刺激而使他怨恨不已。这两种情绪是：其一，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挫伤；其二，更叫他恼怒的是，万一布西为梅里多男爵奔走成功，将大大损害他的威望。

这两种情绪汇合在一起，爆发起来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他的心地是那样狭窄，如同外壳坚固、严实的炸弹装满炸药后，一旦爆炸，其威力要大得多。

因此，当公爵看到这位国王狩猎官时，那严肃的表情连宫里最胆大的人见了也不由地要浑身发抖，因为大家都知道，公爵报起仇来一向是不择手段的。

“殿下召见我，不知有何面谕？”蒙梭罗语调平静，两眼看着墙上的壁毯向公爵问道。这位惯于琢磨公爵内心隐秘的人，早已看出他的外表虽然十分冷漠，但内心深处正郁结着一腔怒火。因此，当他将目光从公爵身上转向四周的壁毯时，那样子简直象是在探询这些壁毯后面是否暗藏着什么人。

公爵立刻看出了他的忧虑，只见他说道：“不要害怕，先生。壁毯后面没有人，我们可以随便谈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蒙梭罗欠了欠身。

“你是我的忠实奴仆，对我本人又十分爱戴，你说不是吗，狩猎官先生？”

“我想是的，大人。”

“对于这一点，我是从不怀疑的，先生。你曾多次把人们反对我的阴谋告诉我，为我办了许多事，真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殿下……”

“这些事，我一清二楚，今天旧话重提，无非是因为你是那样谦逊，从未在我面前提过一次，那怕间接地提一提，也没有过。就说不久前那件不幸的事吧……”

“哪件事，大人？”

“绑架梅里多小姐的事，多么可怜的姑娘！”

“唉！”蒙梭罗叹息一声，巧妙地避开了公爵的话题。

公爵于是又向他提出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你在可怜她吧？”

“您不是也可怜她吗，殿下？”

“我吗？我对自己这种心血来潮、不计后果的行为是否感到后悔，你是完全知道的。而且，要不是因为我对你素有好感并对你办事的卓有成效早已习以为常，我是不会忘记，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去绑架这个姑娘的。”

蒙梭罗不觉一怔，心下思忖道：“嘿，这语气，听来好象并不只是悔恨。”但他马上答道：

“大人，您天性善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姑娘的死既不是您也不是我造成的……”

“何以见得？”

“当初绑架她时，您并没有打算让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

“啊！那当然。”

“因此，您是问心无愧的，大人。她的死纯属偶然，这种事每天都有发生。”

“况且，”公爵接着他的话说，一面以锐利的目光看着他，“她一死，一切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句话说得十分响亮，蒙梭罗不由地抬起头来，心中嘀咕道：

“这哪里是什么悔恨？……”

“大人，”他马上说道，“我能否坦率地同殿下谈一谈？”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公爵带着惊讶而又傲慢的神情问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犹豫不决。”蒙梭罗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大人，我是说从现在起，同您这样一位精明非凡、心地高尚的亲王谈话，应该赤诚相见。”

“从现在起？……这话怎么说？……”



“我是说，殿下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同我讲心里话。”

“是吗？”公爵一阵狂笑，笑声中显示出他的满腔愤怒。

“请听我说，大人，”蒙梭罗低三下四地说。“我知道殿下想对我说什么。”

“那你说吧。”

“殿下想说的是，梅里多小姐可能没有死，因而使那些对他的死感到负疚的人从此不必有所悔恨。”

“啊！先生，你什么时候让我宽宽心，从这方面去想一想。你的忠诚真是名不虚传！自从得悉那个姑娘的死讯后，我一直愁眉不展，痛苦万分，每晚睡在床上总是噩梦连连。这一切，你都看到了，或者听我谈起过。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可是上帝……你明明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让我少受许多痛苦，但你却宁愿让我这样活着！……先生，这究竟是什么行为？……”

公爵的声调越来越高，胸中的怒火眼看就要爆发了。

“大人，”蒙梭罗说，“看来殿下在指责我……”

“奸贼！”公爵突然向蒙梭罗跨进一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有真凭实据……你欺骗了我，把我心爱的姑娘从我手上夺去了。”

蒙梭罗面如死灰，但仍旧保持着他那沉着而近于傲慢的神态。

“是这样。”他说。

“啊！是这样！……你这无耻的骗子！”

“大人可否轻一点？”蒙梭罗不动声色地说。“殿下大概忘了，您是在同一个侍卫官，一个忠实的奴仆说话。”

公爵又是一阵狂笑。

“我说的是国王的奴仆！”蒙梭罗使出了他的杀手锏，但神态依然是那样平静。

公爵的笑声立刻停止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喃喃地嘟哝一声。

“我是说，”蒙梭罗突然满脸堆着笑，一副奴颜卑膝的样子

说，“大人如能听我一言，就应该明白，既然殿下能把她抢走，我为何不可？”

公爵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被这如此大胆的回答完全惊呆了。

“我的理由是，”蒙梭罗又低声下气地说，“我非常爱梅里多小姐……”

“我也爱她！”公爵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傲慢神情说。

“不错，大人，您是我的主子，但梅里多小姐并不爱您。”

“她爱你吗？”

“大概是吧！”蒙梭罗说。

“你撒谎！你撒谎！你同我一样对她使用了武力。不同的是我这个主子败在你这个奴才手上了。因为我相信的是权势，而你却使用了欺骗的伎俩。”

“大人，我爱她。”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大人……”

“你敢威胁我，毒蛇！”

“大人，请记住我的话。”蒙梭罗低下头，如同一只猛虎就要向公爵扑去一样。“我已经对您说了，我爱她。您刚才说我是您的仆人，不，我不是您的仆人。狄安娜是我的妻子，谁也别想把她夺走，就是国王也办不到。我想得到她，而今果然到了我手中。”

“是吗？”公爵向放在桌上的一只银铃冲去。“她到了你手中？你必须把她交出来。”

“您错了，大人。”蒙梭罗跟着抢步上前，不让他摇铃叫人。

“您要毁坏我的名声，休想！只要您一叫人，当众辱骂我……”

“我已经对你说了，你非把人交出来不可。”

“为什么交出来？……她是我的妻子，是我当着上帝的面明媒正娶来的。”

蒙梭罗以为这句话一定很有分量，不想公爵依然怒气冲天，毫不让步，只听他说道：

“那也没有用，她并没有成为你的正式妻子。”

“他什么都知道？”蒙梭罗嘟哝了一句。

“是的，我全知道。这门婚事，你必须断掉；即使你当着全体天神的面发过一百次誓愿，我也要让你断掉。”

“啊！大人，你在亵渎神明。”蒙梭罗说。

“你明天就把梅里多小姐交给她父亲，然后离开法国，到我要给你指定的地方去。至于你的狩猎官职务，你必须在一小时内让给别人。这是我的话，你要拒不执行，可别怪我不客气，等待你这个小乡绅的，将是这只酒杯的下场。”

说着，公爵拿起奥地利大公赠送给他的一只色彩斑斓的高脚杯，愤怒地向蒙梭罗掷去，酒杯立即在蒙梭罗身上摔得粉碎。

“要我交出我的妻子，扔下我的职务，离开法国，办不到！”蒙梭罗向公爵逼近一步，公爵完全惊呆了。

“你敢……反了？”

“我要请求最近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加冕的法兰西国王给我以宽恕。这位新主为人宽厚，品德高尚，又刚蒙天恩，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我是他登基后第一个向他发出这种请求的，他一定不会拒绝。”

这几句叫公爵听了发抖的话，蒙梭罗越说调门越高，他的愤怒已逐渐从目光转到语言上来了。

公爵顿时面色煞白，他后退一步，把厚厚的门帘往前推了推，一把抓住蒙梭罗，象气弱声嘶的垂危病人一样，一字一顿地说：

“好……好……伯爵……有什么话，你轻点儿说……我会考虑的。”

“我是殿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蒙梭罗的盛怒突然平息了，“我知道应当怎样向殿下陈述我的想法。”

公爵迈着缓慢的脚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抬起头来向门帘上看着。他所担心的是，蒙梭罗刚才的话会不会被门外的人听了去。

“你说什么？”他问。

“我说，大人，爱情是不可抵御的。爱情是最为炽热的感情……我当然不会忘记，殿下也曾有意于狄安娜。”

“所以我已经说过，伯爵，你这样做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请别再指责我，大人，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您年轻、富有、万事如意，很快将成为基督教世界最贤明的君主。”

公爵大惊失色。

蒙梭罗俯过身去，在他的耳边说道：“您不必害怕，这是无庸讳言的事实……到达这一天，您已经没有什么障碍需要克服了……我看到了您光辉灿烂的前程，它使我眼花缭乱。相形之下，我所企求的那一点东西，我所渴望的那一朵小小的花朵，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作为您的卑微的奴仆，我于是对自己说：还是让我的主人去憧憬美好的未来，实现伟大的抱负吧，那才是他应该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呢，我也悄悄地去实现我那小小的宿愿……他不会发现我的，我从他的王冠上偷偷拿走一颗很不显眼的明珠，他是不会留意的。”

“伯爵！伯爵！”公爵不禁被这一番甜言蜜语完全陶醉了。

“宽恕我吧，大人！”

公爵抬起头来，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帧布西的画像。画像镶嵌在一个镀金皮革镜框里。公爵很喜欢这张像，常常停在这幅像前久留不去，如同他过去欣赏拉摩尔的肖像一样。像画得非常逼真，高傲的眼神，红润的面色，一只手傲慢地叉在腰间，使得公爵感到，布西正带着愤怒的神色，从墙壁上走下来，督促他切不可让步似的。

“不，”他说，“我不能宽恕你。我对你这样严厉，并不是为了我自己。关于这一点，苍天可以作证。你的手段太为毒辣，姑娘的父亲痛不欲生，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你强人所难，逼迫姑娘同你成婚，她现在要求对你进行制裁。总之，作为一个亲王，我的首要责任是为他们主持正义。”

“大人！”

“我已经说了，我的首要责任是为他们主持正义，因此我要……”

“不错，”蒙梭罗说，“对于一个亲王来说，他的首要责任是主持正义，但对一个国王来说，他的首要责任是不忘报答给予自己恩惠的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是说，一个国王永远也不应忘记自己的王冠是从哪儿来的……而大人……”

“怎么？”

“陛下正是由于我的努力才得到那顶王冠的。”

“蒙梭罗！”公爵大叫一声，狩猎官的这句话比刚才那句充满威胁的话语更使他感到胆战心惊了。随后，他又说道，声音低沉而颤抖，“蒙梭罗！你已经背叛了一位亲王，难道又要背叛一位国王吗？”

“谁支持我，我就投靠谁，陛下。”蒙梭罗说，调门越来越高。

“无耻！……”

公爵又瞥了一眼布西的画像，说道：

“我不能这样作！……蒙梭罗，你是一个明白人，应当知道，我不能同意你作的那些事。”

“为什么，大人？”

“这种事不是你我这样的人能做的……亲爱的伯爵，你还是作点牺牲，放弃这个女人吧，……亲爱的伯爵，只要你能做到这一点，你要什么，我都会满足你的……”

“殿下是不是还在爱狄安娜·德·梅里多？”蒙梭罗问，由于嫉妒，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

“不，我发誓，绝没有这种事。”

“那么殿下为何不能帮我一把呢？她是我的妻子，我是一个堂堂贵族。有谁会来干涉我的私生活？”

“她不爱你。”

“那有什么关系？”

“蒙梭罗，看在我的面上，你就忍痛割爱吧……”

“不行……”

“那……那……”公爵进退两难，不知怎么办了。

“请陛下三思而行。”

听了这句话，公爵的额头沁出了大片汗珠，他掏出手绢擦了擦，说道：

“你要告发我？”

“是的，陛下，我要向为了给您腾出王位而被人赶下台的国王告发您。既然您一定要毁坏我的名声，破坏我的幸福，我只好转向原来的国王。”

“无耻！”

“不错，陛下，我是很无耻，因为我太爱她了。”

“卑鄙！”

“是的，陛下。我是很卑鄙，因为我太爱她了。”

公爵挪动一下身子，正要向他扑去，但蒙梭罗微微一笑，向他瞥了一眼，便将他止住了。只听他说道：

“大人，把我杀死，对您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人们会围绕我的死因而产生更大的疑惑。我们还是言归于好吧，您仍旧做您的国王，对我高抬贵手，我也一定做您最恭顺的臣民。”

公爵把指关节捏得格格响，连皮肤也给指甲划破了。

“怎么样，大人？不论哪件事，我都是对您尽心尽力，您就帮我一次吧。”

公爵站起身来，说道：

“你要我干什么？”

“请陛下……”

“混蛋！难道要我向你讨饶吗？”

“啊！大人！”



蒙梭罗欠下身来。

“快说！”公爵低声说道。

“请大人宽恕我这一次。”

“好吧。”

“请大人为我向梅里多先生讲和。”

“行，还有什么？”

“请大人在我同梅里多小姐的结婚证书上签字。”

“好，”公爵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我想把她带到宫中来，让王后见一见，到时候，请大人对她以礼相待。”

“就是这些吗？”公爵问。

“就是这些，大人。”

“去吧，我全都答应好了。”

蒙梭罗于是俯过身去，在公爵的耳边低声说道：“您去保住我为您争得的那个王位吧。再见，陛下。”

这一次，“陛下”两字他叫得那样低，那样柔和，公爵听了，心中不禁感到无比甜蜜。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查清，”蒙梭罗心想，“公爵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 第三十六章

### 御前会议

蒙梭罗先生果然在当天按照他向安茹公爵所表示的愿望，把他的妻子带到王太后和王后的圈子里，同大家见了见。

终日忧心忡忡的亨利正要就寝，莫尔维利埃先生突然求见，要求第二天举行御前会议。

他没有向这位掌玺大臣提出任何问题，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他要就寝了。莫尔维利埃求见的时间也选得恰到好处，以便不打扰国王陛下的安息。

这位处事老练的大臣对国王的脾性早已摸透。他知道，和马其顿的菲力浦<sup>①</sup>不同，国王在神思困倦或腹中饥饿时，是打不起精神来听他的报告的。

他也知道，由于经常失眠——这是他为了让别人睡好而自己不得不少睡一点的“特权”——亨利到了半夜一定会想起他提议召开的会议，如果情况严重，他并会带着浓厚的兴趣，同意召开的。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莫尔维利埃先生所料。

亨利睡了三四小时后，便醒来了。莫尔维利埃的提议又回到了他的心头，他坐起身，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同意召开。但他不愿独自沉思默想，于是溜下床，穿上绸短裤，套上拖鞋，依然穿着那身恰似幽灵的夜间装束，借着灯光——自从圣吕克逃往安茹后，那一股可怕的阴风便自行消失了，所以油灯就再也没有熄灭过——踱到西科的房间里。这房间正是布里萨克小姐由于意外的机缘而领略其新婚情趣的地方。

西科鼾声如雷，睡得正香。

亨利抓住他的胳膊，拉了两次，也没有把他弄醒。

第三次，他一边拉，一边大声喊叫，西科才睁开一只眼。

“西科！”国王又叫了一声。

“什么事？”西科问。

“朋友，”亨利说，“你的国王正在为失眠而苦恼，你倒睡得这样安稳。”

“啊！上帝！”西科装着没有认出亨利来。“国王陛下一定是

---

<sup>①</sup> 即马其顿国王菲力浦二世（公元前382—公元前336）。

吃坏了吧。”

“西科，你醒醒。”亨利又说。“你还没有认出谁在同你说  
话。”

“谁？”

“朕是亨利。”

“啊！我的孩子，一定是那些沙锥鸟肉闹得你不得安宁。我早就对你说过，这东西不能多吃，可是你不听，还有那虾酱汤也不是好东西。”

“可是朕不过稍稍尝了一点。”亨利说。

“这样说来，”西科说，“一定是有人在你的饭里下了毒药了。哎呀！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

“你弄错了，朕没有除下面罩。”亨利说。

“你没有病？”

“没有病。”

“那你为什么把我叫醒？”

“朕感到很愁闷。”

“你感到愁闷？”

“是的。”

“太好了。”

“怎么太好了？”

“忧愁可以发人深思。你想想，半夜三更把一个人叫醒，一般都是为着给他送件礼物。你给我送什么来了？”

“什么也没有，朕想同你聊聊。”

“这就差得太远了。”

“西科，莫尔维利埃先生昨天晚上到宫里来了。”

“你总喜欢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亨利，他干什么来了？”

“他要求朕安排一个时间接见他。”

“啊！这个人倒很会处世，他不象你，半夜三更冒冒失失地跑到人家的房间里来。”

“你看他会同朕谈些什么，西科？”

“什么？亏你想得出，”西科大声喊叫起来，“你就是为了这个把我叫醒的吗？”

“你知道，莫尔维利埃先生是替朕掌管警察的。”

“我不知道他要同你谈什么，”西科说。

“朕觉得，他的情报总是相当准确的，”国王说。

“可是我宁愿睡觉，也不想听你的这些废话，”西科说。

“你难道对他的工作有所怀疑？”亨利问。

“当然，”西科说，“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什么根据？”

“我只要举出一条，是不是就够了？”

“行，只要有说服力。”

“然后你就让我安安稳稳地睡我的觉了？”

“当然。”

“一天白天，不，一天晚上。”

“管他什么时候。”

“不，这很重要。一天晚上，我在弗卢瓦芒特尔街打了你，当时同你在一起的有格吕和冲贝尔……”

“什么？你打了朕？”

“对，我用棍棒把你们三人都揍了一通。”

“为了什么事？”

“你们污辱了我的侍从。你看，你挨了打，而莫尔维利埃先生却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

“什么？”亨利叫了起来，“原来是你！你这个混蛋竟敢冒犯圣威？”

“就是我，”西科搓着手说。“孩子，你看我打起人来，也是够狠的吧。”

“混蛋！”

“你说有没有这回事？”

“朕一定要叫人把你痛打一顿。”

“现在不谈这个。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的话对不对？”

“你已经说了，还有什么对不对？你这个无赖！”

“第二天，你是不是把莫尔维利埃先生叫来了？”

“当然啦，他来的时候，你不是在场吗？”

“于是你就把头天晚上遇到的倒楣事告诉了他？”

“对。”

“并叫他迅速找到凶手？”

“对。”

“他找到没有？”

“没有。”

“好！去睡你的觉吧，你的警察顶个屁用。”

说着，他转过身，面朝着墙，决心不再答理亨利。过了片刻，他又打起呼来，响亮的鼾声如雷震耳。国王觉得，现在再把他叫醒是根本不可能了。

他叹息着回到自己的房内，房间里冷冷清清，除了那只猎兔狗纳尔西斯，没有任何人可以为他分忧。他开始为自己总不能及时了解事情的真相而感到苦恼。

第二天，御前会议准时举行。会议参加者随国王的喜好而不断变化。今天参加会议的，有格吕、莫吉龙、德帕农和冲贝尔。半年多来，他们四人一直受到国王的宠爱。

西科坐在桌子的上首，专心致志地用纸叠着小船，然后将这些小船整齐地排列在桌面上。据他自己说，他要送一支舰队给法兰西国王陛下。

掌门官报告莫尔维利埃先生驾到。

这位大臣今天穿了一身深褐色衣装，神色十分忧郁。他向国王深深鞠了一躬，西科代替国王还礼作答。随后，莫尔维利埃先生走近国王问道：

“陛下，这些人是不是来参加御前会议的？”

“是的。他们都是朕最可信赖的朋友。有什么话，但说不妨。”

“陛下，我这样谨慎是出于需要，因为我要宣布一起对陛下十分不利的阴谋。”

“阴谋！”众人相顾失色。

西科也不由地放下了手上的纸船，开始凝神静听。他本想叠一条有两个船头的荷兰帆船，用作这个小小舰队的旗舰。

“是的，陛下，我发现了一起阴谋。”莫尔维利埃神秘地压低嗓音，显然有重要情况报告。

“是吗？”国王说，“是不是西班牙人搞的？”

这时，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安茹公爵走了进来。他一进来，房门又重新关上了。

经过一番寒暄，只听国王说道：

“弟弟，你听到没有？莫尔维利埃先生要宣布一起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

公爵向举座慢慢扫了一眼，这目光是我们所熟悉的，它是那样明澈而又咄咄逼人。

“这可能吗？……”他喃喃地问。

“大人，确实是个大阴谋。”莫尔维利埃说。

“把情况同我们谈一谈。”西科说，一边将叠好的小帆船放进桌上的一只玻璃缸内。

“对，掌玺大臣先生，”安茹公爵结结巴巴地说，“把情况同我们谈一谈。”

“朕在听你讲，”亨利说。

莫尔维利埃先生于是毕恭毕敬，匆忙向举座看了一眼，压低嗓音说：

“陛下，很久以来，我就在注视着几个心怀不满之徒……”

“啊！只有几个？……”西科说，“你说得太少了，莫尔维利埃先生……”

“他们是一些藐视王权的小店主、手工艺人和小教士……”莫尔维利埃又说，“此外，还有一些修士和大学生。”



“反正没有王公大人。”西科说，神态极为安详，一边又开始叠一条两头尖尖突出的小船。

安茹公爵勉强笑了笑。

“请听我说，陛下，”莫尔维利埃又说，“我发现这些不满分子历来总是利用战争和教会图谋不轨……”

“说得好，请再说下去。”亨利说。

听了国王的赞扬，这位掌玺大臣不禁有点洋洋自得，接着说道：

“我在军队里安插了一些忠于陛下的人，他们随时可以向我报告一切。但在教会里，事情就不太好办了。我于是派了一些人四出活动。”

“这一着也很高。”西科说。

“这样，”莫尔维利埃说，“通过我的人，我终于在巴黎司法总署找到一个人。”

“干什么？”国王问。

“让他监视那些造谣惑众、煽动臣民反对陛下的布道教士。”

“糟了！”西科心想，“我的朋友高朗弗罗要倒楣了。”

“陛下，这些人并不是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行道，而是从一个敌视王权的朋党那里接受指示，开展活动。我对这个朋党进行了详细调查。”

“很好。”国王说。

“太好了！”西科插了一句。

“我已查清他们的意图。”莫尔维利埃得意洋洋地说。

“真是好极了！”西科又叫了一声。

国王向西科打了个手势，叫他不要打岔。

安茹公爵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莫尔维利埃。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莫尔维利埃又说，“我以陛下的名义招聘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勇士。当然，他们的要价确实是高了点，但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转而为国王效劳。我们虽然花了一些钱，

但也得到了不少好处。他们最近对我说，只要能出高额赏金，我们将可以得到那些阴谋分子第一次聚会的有关情况。”

“好极了。同意吧，我的国王。”西科说。

“没有问题，”国王说，“那些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

“陛下，他们想再搞一个圣巴特勒米之夜。”

“对付谁？”

“对付胡格诺分子。”

与会者面面相觑。

“你要多少钱？”西科问。

“一个要付七万五千利弗尔，另一个要付十万利弗尔。”

西科转向国王，大声叫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只要你出一千埃居，就可以把莫尔维利埃要买的情报告诉你。”

莫尔维利埃惊讶不已。安茹公爵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你说说看。”国王说。

“还不就是十年前开始活动的神圣同盟在作怪，”西科说。

“莫尔维利埃先生的发现，巴黎市民谁不知道。”

“先生……”莫尔维利埃打断他的话。

“我说的是实话……而且有真凭实据。”西科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能否告诉我们，他们的会是在哪里开的？”

“可以。第一次在公共场所，第二次也在公共场所，第三次还是在公共场所。”

“西科先生在开玩笑。”莫尔维利埃做了个鬼脸。“他们的与会标记是什么？”

“穿着巴黎市民的服装，走起路来，两腿前后移动。”西科一本正经地说。

与会者立刻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莫尔维利埃先生也跟着笑了起来，他觉得，在这种场合，自己还是随和一点为好。但他的脸色很快又变得阴沉起来，只听他说道：

“不管怎么说，我的人参加了他们的一次会议。那地方，西科先生想来是不会知道的。”

安茹公爵突然面色苍白。

“在什么地方？”国王问道。

“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

西科手上刚叠好的一只小鸡掉到了桌上，他当时正要把这只小鸡放到旗舰上去。

“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国王说。

“不可能……”公爵也说了一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

“但这是千真万确。”莫尔维利埃满面春风，自命不凡地向举座瞥了一眼。

“朕的掌玺大臣先生，”国王又问，“他们在会上作了哪些决定？”

“让同盟成员推举各级首领，每一个参加者都要武装起来，总部将给各省委派一名特使，陛下所喜爱的胡格诺分子——这是他们的……”

国王微微一笑。

“到指定日期，都要斩尽杀绝。”

“就是这些吗？”国王问。

“真见鬼！”西科说，“看来你是个天主教徒。”

“完了吗？”公爵急忙追问。

“没有，大人……”

“当然没有完。”西科说。“要不花十七万五千利弗尔买这一点情报，国王岂不被他们坑骗了？”

“说下去，掌玺大臣先生。”国王说。

“我还知道他们的一些首领……”

西科看到，公爵的胸膛在一上一下地迅速起伏。

“哎呀，”他说，“这些家伙搞阴谋还有什么首领，这可真有意思。不过我们既然花了十七万五千利弗尔，总得再弄点情况。”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国王问。

“首先是一个布道教士，他是一个狂热分子，简直象着了魔一样。我花了一万利弗尔才弄清他是谁。”

“好，你干得很不错。”

“他就是热内维埃弗会修士高朗弗罗。”

“啊！我不幸的朋友，”西科在心中嘀咕道，不禁对高朗弗罗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我早就觉得，我那次讲话对他只会凶多吉少。”

“高朗弗罗！”国王一边记下名字，一边说道，“还有吗？……”

“还有……”莫尔维利埃欲言又止，“不，陛下，没有了……”他带着审慎而又神秘的目光向与会者看了一眼，那意思是说：

“如果只有陛下一个人，我当然可以谈得多一点。”

“你尽管说好了，莫尔维利埃先生，这儿都是自己人……说吧！”

“陛下，我不敢贸然说出此人的姓名，因为他的党羽位高权重，分布很广。”

“朕身旁也有吗？”

“到处都有。”

“有什么好怕的？难道他们的权力比朕还大？”焦灼不安的亨利，面色苍白，愤怒地叫了起来。

“请陛下原谅，我是国家重臣，有些事不能不谨慎一点。”

“说的对。”

“非常对。”西科说，“不过我们谁不是国家重臣？”

“先生，”安茹公爵说，“如果你有些话不便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国王面前就无地自容了。”

莫尔维利埃先生仍然犹豫不决。西科仔细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生恐这位看去似乎十分天真的掌玺大臣，真的说出什么重要情况来。

国王打了个手势，叫莫尔维利埃先生走近前来，同时让安茹公爵呆在原地，让西科别再饶舌，并让其它三位嬖幸侧过身去。

莫尔维利埃先生于是走近国王，可是正当他按照君臣礼节，十分局促地俯过身去时，卢浮宫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国王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格吕和德帕农冲到了窗前，安茹公爵也不由自主地将手放到了剑把上，似乎这震天动地的呐喊是冲着他来的。

西科踮起脚尖，向院子里看了看，又向房间里看了看，首先说道：

“嘿，吉斯先生到宫里来了。”

国王不觉一怔。

“是他。”其它几个嬖幸也同声应道。

“吉斯公爵？”安茹公爵轻轻嘟哝了一声。

“吉斯公爵此时怎么会在巴黎？这可真是咄咄怪事……”国王慢条斯理地说。见莫尔维利埃呆若木鸡、一片惊慌地站在那里，他立刻断定，这位掌玺大臣刚才要说的就是此人。

“你刚才要同我讲的，是否就是朕的这位内兄？”国王轻声问莫尔维利埃。

“是的，陛下，那次会议就是他主持的。”莫尔维利埃说。

“还有别人吗？……”

“知道了……”

国王向西科递了个眼神，问他该怎么办。

西科摆出一副庄重的神态说道：“他妈的，那就请我的大哥吉斯公爵进来吧！”

随后，他又凑近亨利的耳边：

“据我看，此人的大名你是非常熟悉的，看来无须记在你的小本上了吧？”

掌门官把门厅的大门隆隆打开。

“先生们，”亨利向他们说，“开一扇就够了，只有国王进出

才能开两扇！”

这句话，已经从柱廊走来的吉斯公爵听得一清二楚。但他的脸上依然堆满了笑，因为他决心带着笑容来拜见国王。

## 第三十七章

### 来者不善

吉斯先生刚才来到卢浮宫时，身后簇拥着一大批文武官员和卫士。紧随在这批人后面的是一片黑压压的平民百姓，他们虽然没有前者衣着华丽、声势浩大，但却更加可靠，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不同的是，前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卢浮宫，而后者则被拒于大门之外。

现在，吉斯公爵已经在柱廊深处消失了，但这些平民百姓却并未离去，他们依然呆在那里向他发出欢呼。

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每当这位“英雄”在巴黎街头出现时，市民们总是蜂拥而至。一见到这些乌合之众簇拥着他到来，卢浮宫的卫兵早已拿起武器，站在卫队长克里戎身后严阵以待，并以挑衅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这位面有骄矜之色的公爵。

吉斯公爵见这些士兵对他很不友好，便笑容可掬地向卫队长克里戎微微点了点头，但克里戎毫无反应，依然提着剑，带着轻蔑的神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吉斯公爵如今已是一个威名赫赫的人物，但这些士兵竟敢对他如此不恭，这使他心中十分不快，脸上不禁浮现出一片愁云。不过，当他快走近国王时，那一片愁云也就很快消散了。只见他带着满面笑容走到了国王面前。



“啊！是你，大哥。”国王说。“你一来，外面可真闹翻了天。怎么没有号声？朕似乎没有听到。”

“陛下，”吉斯公爵说，“这种待遇，在巴黎只有国王才有资格享受，而在军队里却只有最高统帅方可享受。我对宫廷和军营的规矩了如指掌，因此绝不会弄错的。在这里，号声一响，连普通臣民都会觉得难以忍受，而在那里，不管人们把号吹得多响，亲王听了，也不会觉得过分的。”

亨利咬着嘴唇，一言未发，目不转睛地向这位洛林亲王看了良久。随后说道：

“大哥，朕看你满面春风，是今天从夏里特来的吧？”

“是的，陛下，今天到的。”公爵说，脸上微微显露出一点红晕。

“天哪！你的到来，实在使朕感到不胜荣幸，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亨利将“不胜荣幸”一连说了三遍，是因为每当他有许多话不便说出时，便总以这种办法来搪塞一番，如同激战之前，人们让密密麻麻的士兵排列在炮兵阵地前，使阵地不被暴露一样。

“不胜荣幸！”西科也学着国王的腔调说了一句，他的模仿是那样逼真，使得在座的人无不以为国王又说了一遍。

“陛下显然在开玩笑。”吉斯公爵说，“我们的一切荣誉都来自陛下，我的到来怎么会使陛下有这种感觉？”

“吉斯先生，”亨利答道，“朕的意思是，任何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次从军营归来，都要先到教堂里去敬奉天主，然后才来看望国王。你知道，敬奉天主，侍奉国王，这是一条宗教和政治并重的原则。”

吉斯公爵面红耳赤，站在对面同他说话的国王对此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国王的目光忽然在无意间从吉斯公爵身上转到了安茹公爵身上。他惊奇地发现，他这个宝贝弟弟此刻却是面色煞白。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神态使他大为惊异，但他立刻将目光转移开

去，摆出了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他这种善于随机应变、掩饰内心不悦的本领，是任何人都望尘莫及的。只听他又说道：

“听说你在战场上英勇无比。因此，不管怎么说，你能摆脱那一个个危险的处境，朕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可以说，死神已了解大哥的为人，它在躲着你。”

吉斯公爵谦逊地欠了欠身。

“所以朕劝你不要再去冒那些随时可能丧失性命的危险，因为这让我们看了，实在很不好受。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尸位素餐，成天只知道吃饭、睡觉、打猎，或是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些时髦装饰和新的悔罪办法。”

“是的，陛下，”公爵接着他的最后一句话说，“我们都知道陛下是一位贤明而又虔诚的君主，任何乐趣也不会使您忘记天主的荣耀和教会的利益。所以我们便非常放心地到陛下这儿来了。”

“亨利，看你这个大哥对你多么放心。”西科向国王指着那些出于礼貌而留在门外的卫士说。“他把自己的卫士在这儿放了三分之一，在大门外放了三分之二。”

“非常放心地到朕这儿来了？”亨利说，“你每次来难道并不都感到放心吗？”

“陛下，我的意思是，今天放心大胆来给陛下提个建议。”

“啊！原来如此！你要给朕提个建议？好啊！那就请放心大胆地提吧。关于什么呢？”

“执行一项极其宏伟的计划。这是一项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在基督教世界最动人心魄的计划。”

“说下去，公爵。”

“陛下，”公爵于是提高嗓音，继续说道，以便让候见厅的人都能听到。“虔诚的基督教国王这个头衔，可不是个空头衔，它要求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去捍卫教会。陛下作为教会的长子，应当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母亲——教会。”

“嗨！”西科说，“这位大哥居然带着剑，用他那满脑袋乌七

八糟的东西，给我们布道来了，这可真是太有意思。现在看来，那些修士纷纷要求披挂上阵，也就不足为怪了。亨利，我要向你替高朗弗罗要一个团。”

公爵装作没有听见。亨利跷起二郎腿，胳膊支在膝盖上，一手托着腮，向他问道：

“亲爱的公爵，教会今天又受到撒拉逊人<sup>①</sup>的威胁了吗？要不，你难道想到耶路撒冷去弄一顶王冠戴戴？”

“请陛下相信，”公爵又说，“那些臣民之所以热烈欢迎我，跟在我后面为我祝祷，无非是因为我有一颗捍卫教会的赤忱之心。早在陛下即位之前，我就荣幸地同陛下谈过把所有真正的天主教徒都联合起来的想法。”

“对，对，亨利，”西科说，“我想起来了。他说的就是通过圣巴特勒米之夜而发展起来的神圣同盟。孩子，你实在太健忘了，怎么连这个好主意也想不起来啦？”

公爵转过身来，轻蔑地朝西科瞥了一眼，他当然不知道，西科这两句话，加上莫尔维利埃先生刚才透露的情况，会对国王产生多大的影响。

安茹公爵惊恐不已，只见他将一个手指放在嘴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面色苍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的吉斯公爵。

对于两位公爵之间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暗示，国王这次倒是毫未发现，但西科此时已俯过身来，装着将刚刚叠好的一只小鸡系到国王的帽子上的红宝石饰带上，在他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

“亨利，快看你弟弟。”

亨利于是迅速举起目光，公爵的手指立即放了下去，但来不及了，亨利已经看到这一动作并看出了他的用意。

吉斯公爵虽然注意到西科向国王凑了过去，但未能听到他的讲话。只见他又继续说道：

---

<sup>①</sup> 即中世纪曾侵犯欧洲的阿拉伯人。

“是的，陛下，这个组织就叫神圣同盟，其主要宗旨是消灭与王权对立的胡格诺分子，以巩固陛下的王位。”

“说得真好！”西科说，“我完全赞成，*pedibus et nutu*①。”

“可是陛下，”公爵又说，“不管我们的教徒有多少人，单让他们结合在一起，使之组成一个整体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而且，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国王的认可，是无法将几百万人组织到一起的。”

“几百万！”亨利不禁大惊失色。

“当然几百万，”西科说。“我相信，只要指挥得当，那些由不满分子组成的骨干力量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这一次，公爵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他傲慢地抿了抿嘴唇，一只脚使劲踩了踩地下，不过没有敢跺脚。

“陛下，”他说，“我现在同陛下谈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想陛下竟能容忍别人时时打断我的话，这真叫我无法理解。”

对于公爵的这种发作，西科似乎觉得并不过分，但他仍然愤怒地向四周看了一眼，学着法庭庭丁的腔调，用十分刺耳的声音大声喊道：

“那就别谈吧。要不就同我来谈！”

“几百万！”国王又说，这样大的数字，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对于天主教，这当然是再好没有。不过在朕的王国里，你要组织的人竟有数百万之多，那么新教徒还有多少？”

公爵似乎在努力思索。

“四个人。”西科说。

听到这风趣的回答，国王的宠臣发出了一阵哈哈大笑。吉斯公爵蹙起了眉头，他的那些呆在候见厅里的卫士则毫不隐晦地开始埋怨西科不该如此放肆。

国王带着威严的神情，慢慢转过身去，向门外扫了一眼，那边

---

① 拉丁文：“既点头，又‘点’脚。”这是一句反话。

的议论立即停止了。

此后，他又将目光转到吉斯公爵身上，严肃问道：

“先生，你到底要干什么？……请敞开说吧！……”

“我觉得，陛下能否深得民心比我这个亲王重要得多，因此希望陛下能以实际行动表现自己对于天主教的热忱同其它方面一样，远远地甚于我们，使那些对陛下心怀不满的人，无法找到任何借口重新点燃战火。”

“啊！大哥，如果只是讲打仗的话，”亨利说，“朕倒有的是军队，仅仅你负责指挥并刚刚离开那里来向朕提出这一很好建议的夏里特军营，就有近二万五千人之多。”

“陛下，谈起战争，我倒有几句话要奉献陛下。”

“尽管说好了，大哥。你是赫赫有名的将领，所以请相信，朕岂能不洗耳恭听你在这一方面的高见？”

“陛下，我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各国的国王都面临着必须打好两种战争：一种是思想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种是政治战。前者对付思想，后者对付人。”

“天哪！”西科说，“这可真是难得的宏才卓识。”

“别说话！小丑。”国王说。

公爵又继续说道：

“人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是注定要死的。你可以走近他，对他拳打脚踢，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列数其罪状，将他处以绞刑或采取其它更好的办法。”

“当然，”西科说，“也可以不列数其罪状就把他吊死，这样岂不更为简便而又更有声势？”

“可是陛下，”公爵又说，“思想就不同了。它看不见，摸不着，几乎无孔不入，使那些想要清除它的人无处寻觅。它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偶而也长出一些枝杈露在外面。但这些枝杈，你越砍，里面的根反而变得越加粗壮而难以拔除。所以陛下，一种思想，表面看来似乎不值一提，但其危害却非常之大，必须时刻加以提

防。它今天可以匍匐于你的脚下，但明天就会左右你的一切。一种思想就象一个火星，掉在茅屋上就是一场大火，只有锐利的目光才能在大白天趁火势蔓延之前及时加以发现。因此陛下，建立一支几百万人的队伍来时时加以监视，以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

“那四个胡格诺分子这下可要遭殃了，”西科说，“我为他们感到可怜！”

“为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公爵又说，“我提议陛下为这个神圣的组织任命一位首领。”

“你说完了，大哥？”亨利问公爵。

“是的。正如陛下所看到的，我已经毫不隐晦地谈出了我的意见。”

听到这句话，西科发出了一声长叹，而安茹公爵则从当初的惊慌不安中恢复过来了，他正在微笑地看着这位洛林亲王。

亨利于是向四周的人问道，“先生们，你们对他说的这些有什么想法？”

西科一句话没说，拿起帽子和手套，然后又拉了一张狮子皮，走到一个角落里，在上面躺了下来。

“你在干什么，西科？”国王问。

“陛下，”西科说，“人们都说黑夜可以出智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了夜晚，人人都要睡觉，所以我现在就睡觉了。明天早上，等我神清志爽时，我再向吉斯大哥谈谈我的想法。”

说着，他在狮子皮上叉开四肢，准备睡觉了。

公爵愤怒地向他看了一眼，西科睁开一只眼，以雷鸣般的鼾声回敬他。

“怎么样？陛下觉得我的意见如何？”公爵问。

“朕觉得，你的意见从来都是对的。这样吧，你把同盟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带到这儿来，朕将为同盟挑选一个适当的首领。”

“哪天来，陛下？”公爵问。

“明天吧。”



国王在回答这一问话时，非常自如地先向吉斯公爵笑了笑，而后又向安茹公爵笑了笑。

安茹公爵正要随同众人离去，亨利突然叫住了他：

“等一等，弟弟，朕要同你说句话。”

吉斯公爵用手抚摸着脑门，似乎在努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将脑海中的许多想法说出来。随后，他带着自己的随从走了出去。

过了片刻，大门外传来了市民们向他发出的欢呼声。

西科一直在那里打着鼾声，但他是否真的睡着，我们就不敢妄加猜测了。

## 第三十八章

### 两兄弟

国王在留下安茹公爵的同时，把众人都打发走了。

在刚才这场明争暗斗的谈话中，安茹公爵沉默寡言，始终保持着超然的态度，不过这并没有逃过西科的锐眼。他将手指放在唇边向吉斯公爵丢眼色的事，西科让国王也看了出来，但他对此毫未觉察。所以当亨利叫他留下来时，他便欣然同意了，心中没有产生任何疑惑。

亨利向四周环顾一眼，发现除西科外，房间里的人已经全部退去。随后，他从门边大步走到窗户旁，一面向安茹公爵说道：

“弟弟，你看朕是一个多么称心如意的国王。”

“陛下如果真有这种感觉，”公爵说，“那么这是苍天对陛下的丰功伟绩的奖偿。”

国王向他瞥了一眼，接着说道：

“是的，朕确实感到非常省心。有些事，朕一时想不到，别人早就替朕谋划好了。吉斯大哥刚才出的这个主意，就妙不可言。”

公爵欠了欠身，表示赞同。

西科睁开一只眼，对着国王端详良久，似乎只有看着他的神态，才能明白他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让全国的天主教徒都组织起来，”亨利又说，“把王国变成教会，因而使北起加来南至朗格道克、东起勃艮第西至布列塔尼的整个法国，都不声不响地武装起来，确实是无比高明的主张。朕将因此而拥有一支随时可以向英国人、弗朗德尔人和西班牙人进攻的军队，而他们又绝不会对我们这种做法有任何惊慌不安之感。”

“是吗，陛下？”安茹公爵不禁为他的同党吉斯公爵的意见被他哥哥采纳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然。坦率地说，朕真诚地希望能好好报答一下提出这一主张的人。”

西科这时又将另一只眼睁了开来，但立刻又全部合上了。因为他从国王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微笑。这一微笑，只有他这个比谁都了解亨利的人能够觉察到。他感到自己可以放心了。

“朕再说一遍，”国王又说，“能想出这样的好主意是应该得到报偿的。朕要竭尽所能为他做点什么。弗朗索瓦，是不是吉斯公爵想出来的？而且也早已开始执行了吧？”

安茹公爵点点头，表示这一想法确实已在执行。

“这就更好了。”国王说，“朕刚才已经说过，朕是一个称心如意的国王。现在看来，应该说简直是太称心如意了。弗朗索瓦，你看朕身旁的这些人不仅时时为朕出主意、想办法，而且为了对王室略表寸心早就在那里干起来了。亲爱的弗朗索瓦，”亨利将一只手放在他弟弟的肩上问道，“朕刚才已经问过你，这妙不可言的主张是不是吉斯大哥想出来的？”

“不是，陛下。洛林红衣主教<sup>①</sup>二十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后来由于发生圣巴特勒米事件而未能执行，或者说暂时没有必要执行了。”

“啊！洛林红衣主教的仙逝真是太不幸了。朕本来想待格雷古瓦十三世教皇陛下归天后，推举他为教皇。不过他可以感到告慰的是，”亨利装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说，其天衣无缝的表演简直使他成了王国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他的侄儿已将他的这一想法接过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遗憾的是，朕无法推举吉斯公爵为教皇。弗朗索瓦，你说朕应该怎样报答他呢？”

弗朗索瓦被他哥哥这几句话完全迷住了，只见他说道：

“哥哥，你把他的作用也太为夸大了。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个想法，他只是从他的叔父那里继承来的，而且，他能搞出今天这样的成就，同别人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谁？是不是他那个红衣主教弟弟？”

“他当然也出了点力。但主要还不是他。”

“难道是梅茵？”

“哦！陛下，”公爵说，“他哪有这种能耐？”

“倒也是。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怎么可能有这种政治头脑！那么朕究竟应该感谢谁呢？”

“我，陛下。”公爵说。

“你！”亨利的脸上露出了不胜惊讶的神色。

西科又睁开了一只眼。

公爵欠了欠身。

“什么！朕现在是四面楚歌，反对朕的声浪此起彼伏。布道教士指责朕生活放荡，讽刺诗和小品文作家讽刺朕行为可笑，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攻击朕在许多事情上处置失当，连朕的朋友也在指责朕软弱无能，缺乏魄力。总之，形势令人非常焦虑，弄得朕衣带渐

---

<sup>①</sup> 即查理·德·洛林（1524—1574），吉斯公爵的叔叔。

宽，每天都要增添几根白发。在这种时候，弗朗索瓦，你也在为朕谋划良策？可是朕却心地狭窄，有眼无珠，迄今一直没有将你视为自己人。啊！弗朗索瓦，朕实在有负于你。”

亨利两眼含着泪花，一只手向他弟弟伸了过去。

西科又睁开了一只眼。

“啊！”亨利又说，“这真是一个万全之计。你知道，征税、招兵是朕最感头痛的事，臣民们总是怨声载道。此外，朕只要到外面走走，或是多睡上一会儿，再或是交个朋友，马上就有人对朕加以挖苦和责难。现在好了，有了吉斯先生，不，有了你为朕想出的这条锦囊妙计，朕从此不必再为征税、招兵和交朋友发愁，朕将可以过几天安静日子了。为使这种日子能够继续下去，弗朗索瓦，朕现在必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吉斯大哥刚才不是建议朕为神圣同盟任命一个首领吗？”

“对。”

“你知道，弗朗索瓦，朕的几个朋友虽然都很勇敢，但对于这项职务，他们是无法胜任的，他们缺乏那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头脑和热忱。格吕整天被女人弄得晕头转向。莫吉龙虚荣心十足，一心想的是他那一身穿戴。冲贝尔头脑简单，这一点，连他最要好的朋友也直言不讳。德帕农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朕对他虽然笑脸相迎，但从不敢委以重任。所以你看，弗朗索瓦，”亨利的谈话不禁变得越来越无所顾忌了，“作为一个国王，最难办的事莫过于不得不时时掩饰自己的心境。啊！要是朕每天都能象现在这样畅所欲言，朕是死而无憾了。”

西科又闭上了双眼。

“所以朕觉得，”亨利又说，“这个想法，既然是吉斯大哥提出来的——当然，你在这当中也出了不少力——，就还是由他来负责执行为宜。”

“陛下说什么？”弗朗索瓦惴惴不安地问。

“朕的意思是，这样一件大事，应当由一位德高望重的亲王去负责。”

“请陛下三思而行。”

“为什么？他既能带兵打仗，又颇擅长口才。”

“什么口才！不过是巧言令色罢了。”公爵说。

“这样说来，弗朗索瓦，你是否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都不适于当此重任？”

“哥哥，吉斯先生的权力已经够大的了。”弗朗索瓦说。

“那倒是。不过这样岂不更可以使他尽心为朕效劳？”

“吉斯公爵如今控制着军队和市民，他弟弟洛林红衣主教控制着教会，梅茵则是他兄弟二人的得力助手。陛下这样做，势必将权力都集中到他们一家去了。”

“不错，”亨利说。“这一点，朕也想过。”

“他们要是瓦卢阿家族的人，陛下这样做倒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家族的壮大对他们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出身于洛林家族。”

“这个家族是世代与我们为敌的。”

“好，弗朗索瓦，你一语道破了问题的症结。没有想到，你竟有这样敏锐的政治头脑。坦率地说，朕之所以日渐消瘦，须发渐白，就是因为这个家族的一天天崛起闹得朕不得安宁。弗朗索瓦，正如你刚才所说，他们兄弟三人如今操纵了王国的一切。或是明抢，或是暗夺，他们没有一天不从朕的手中夺去一部分权力。朕力薄身单，孤掌难鸣，只好任凭他们蚕食鲸吞。啊！弗朗索瓦，我们要是能早一点象今天这样倾心吐胆，互明心迹，朕有了你这样一个得力帮手，何至于会让他们得寸进尺？但时不待我，现在是悔之晚矣。”

“为何这样说？”

“你难道看不出，不让他出来负责，他岂肯甘休？而你知道，朕早已心灰意懒，不愿再同他们较量了。所以朕只好任命他为神圣

同盟的首领。”

“哥哥，你不能这样做。” 弗朗索瓦说。

“那你叫朕任命谁呢？谁又愿意担任这一凶多吉少的职务？吉斯公爵的意图难道还不清楚？他就是要朕任命他为首领。”

“要是不管他呢？”

“要是不管他，朕任命的任何人都被他视为仇敌。”

“陛下可以任命一个权位很高的人，使得他在陛下的协助下，可以无视这三位洛林亲王。”

“唉！朕的好心的弟弟，” 亨利沮丧地说，“到哪儿去找你说的这种人？”

“眼前就有，陛下。”

“眼前不就是你和西科吗？你们俩倒是朕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西科嘀咕一声：

“啊！他难道想捉弄我一番？”

随后，他又闭上了两眼。

“哥哥难道真不明白？” 公爵说。

亨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心中的迷雾好象忽然拨开一样：

“什么，你？”

弗朗索瓦点了点头。

“不，” 亨利说，“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差事，弗朗索瓦，你不能干。整天指挥那些市民操戈演练，批阅布道教士的讲稿，你哪能受得了？巴黎一旦出现混战，大街上就会血流成河，你难道也能去奋力厮杀？只有象吉斯先生那样的人，一边有查理，一边有路易为其左右手，方可担当这种角色。在圣巴特勒米之夜，吉斯公爵就曾杀得尸横遍野。你说不是吗？”

“是的，陛下，死在他剑下的人不计其数。”

“大概是这样。可是，弗朗索瓦，你还没有回答朕的问题。你真的愿意干朕刚才讲的这种苦差事吗？你能同那些整天在街上游荡、身上随便挂个什么当护胸甲，头上戴着小铁锅当盔帽的人打交



道？你这样一个威武堂堂的亲王，难道能同老百姓为伍？天哪！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变化也真大呀！”

“陛下，我干这件事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陛下。”

从未洒过泪的亨利，一边用手指拭去眼角的一滴眼泪，一边说道：“啊！你真是朕的好兄弟。”

“那么亨利，我把你准备交给吉斯先生的差事揽过来，你不会不乐意吧？”弗朗索瓦问。

“这是哪里话！朕能不乐意吗？”亨利大声说。“不，一点儿也不。相反，朕正是求之不得。你也在想着神圣同盟，这真是太好了。这样看来，你也能动点脑筋了。不，很能动脑筋了。你刚才的话就说得无比透彻。朕的周围看来很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而朕自己终日头脑冬烘，实在太没有出息了。”

“哦！陛下在说笑话。”

“不！朕若有此心，苍天不容。目前的形势岌岌可危，朕说的完全是心里话。你这样做，真给朕帮了大忙，因为你知道，弗朗索瓦，朕被病魔缠身，已经有一个时期，精力越来越不济了。朕的医生米龙时常向朕指出这一点。来，咱们还是谈正经事吧。有 you 为朕操劳，朕又何必去劳神呢？所以，咱们就这样说定了，神圣同盟的首领由你来当？”

弗朗索瓦喜不自禁，连忙说道：

“好，如果陛下觉得可以对我寄予信任。”

“啊！你怎么这样说，弗朗索瓦？只要吉斯先生不去当，朕能对谁不放心？难道神圣同盟会图谋不轨，对朕构成威胁？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朕，朕的好弗朗索瓦。”

“啊！陛下。”公爵说。

“朕难道疯了？”亨利又说。“果然如此，朕能让你这个同胞兄弟去赴汤蹈火？既然让你当，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这种最起码的常识，我们的启蒙老师早就教给我们了。不，朕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况且，朕在法国颇结识几个本领高强的击剑手，一旦同盟对联

怀有贰心，朕将率领他们将其荡平。”

“当然，”公爵也同他哥哥一样，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说，“国王总是国王。”

西科这时又睁开了一只眼。

“可是遗憾的是，”亨利又说，“朕也有了个想法。天呀，今天大家的想法可也真多，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不过这种时候也是常有的。”

“什么想法？”公爵不安地问。一件美差，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手，他总觉得不敢相信。

“这个主意既然是吉斯大哥提出来的，他可能认为自己是神圣同盟当仁不让的首领，因此早就希望能调动同盟的人马。”

“是吗，陛下？”

“当然，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为这件事呕心沥血，大概不会没有所求。不错，你说你也出了一份力，但你不要忘记维吉尔<sup>①</sup>说过的一句话：Sic vos non vobis··nidificatis aves，<sup>②</sup>他是肯定不会干的。”

“啊！陛下……”

“弗朗索瓦，朕敢打赌，他一定有此打算。他知道朕对这些事向来不大在乎。”

“对。不过陛下如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会让步的。”

“那也不过是表面上的让步。朕已经对你说过，弗朗索瓦，不要忘记，他的手伸得很长，王国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神通广大，连朕本人也要甘拜下风。他一只手伸向西班牙，同唐·胡安·多特里什<sup>③</sup>拉拉扯扯，另一只手伸向英国，同伊丽莎白<sup>④</sup>调情。波旁的能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其作品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影响较大。

② 拉丁文：“你出力我得利。”

③ 唐·胡安·多特里什（1545—1578），西班牙一亲王，查理五世的私生子，曾任荷兰总督。

④ 即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女王。

耐同吉斯大哥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他却使先王弗朗索瓦一世吃了不少苦头<sup>①</sup>。”

“陛下既然认为他是一个如此危险的人物，那就更应当让我来负责神圣同盟了，我们可以双管齐下，对他严加控制。他的反叛之意一旦露头，就立刻将他捉拿问罪。”

西科又睁开了另一只眼。

“捉拿问罪！瞧你说得多轻松，弗朗索瓦。将乱臣贼子捉拿问罪，处以绞刑，这在强盛而又富足的路易十一时代，倒也轻而易举。可是朕呢？朕连法官穿的黑袍也买不起。”

亨利说这几句话时，虽然竭力克制着自己，但情绪仍不免有所激动。他不由地向公爵瞥了一眼，公爵慌乱地低下了头。

西科于是闭上了两眼。

两人间出现片刻的沉默。

后来，国王首先说道：

“亲爱的弗朗索瓦，我们必须将一切可能都估计到，绝不能发生内战，也不能在朕的臣民间造成冲突。父王亨利和母后卡特琳娜分别以尚武和足智多谋而闻名，朕从母后那里倒也学到了一点计谋，朕马上派人把吉斯公爵召来，多许诺他一些好处，使你的事获得妥善解决。”

“这样说来，”安茹公爵叫了起来，“陛下还是要我来统率神圣同盟了？”

“是的。”

“陛下认为还是由我负责为好？”

“当然。”

“这么说，陛下是完全出于自愿了？”

“这是朕最大的愿望。不过不能因此而得罪吉斯大哥。”

“请陛下放心，”安茹公爵说，“如果陛下认为任命我只有这

---

<sup>①</sup> 即波旁公爵（1490—1527），曾在对意战争中投降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导致弗朗索瓦一世在巴维利亚战败。

一点不便，我可以同他谈一谈。”

“什么时候？”

“马上。”

“你要立刻去找他？去拜访他？啊！弟弟，你想到没有？这是名誉攸关的事。”

“不，陛下，我不用去找他。”

“那是怎么回事？”

“他在等我！”

“在哪里？”

“在我的房间里。”

“在你的房间里？他刚才从卢浮宫出去后，朕分明听到了市民们对他发出的欢呼声。”

“是这样。不过他从大门出去后，还可以从暗道进来。吉斯公爵首先要拜望的当然是陛下，但下一个便轮到我了。”

“啊！弟弟，”亨利说，“有些重要职务本应由我们自己担当，但朕有时却拱手让给他人。你现在勇挑重担，叫朕实在感激不尽。去吧，弗朗索瓦，快去同他谈谈吧。”

公爵拿起亨利的手，俯下身来，打算在上面亲一亲。

“你这是干什么，弗朗索瓦？”亨利叫道，“为何不拥抱朕？难道不知道你在朕心中的地位？”

两兄弟于是接连拥抱数次。待最后一次拥抱完毕，亨利将安茹公爵放开后，公爵便走出房间，快步穿过柱廊，向自己的房间奔去了。

他的心一定象第一个航海家一样高兴得无以自制。

公爵走后，国王咬牙切齿地哼了一声，立即走到一条暗道里，向那间以前曾为玛格丽特的绣房、现在被安茹公爵占用的房间走去。不久，他在一个类似门厅的地方呆了下来。从这里，他可以听到安茹公爵和吉斯公爵将要进行的一场谈话，而且同丹尼<sup>①</sup>当年偷

---

<sup>①</sup> 丹尼（公元前430—公元前367），西西里岛锡拉克斯城的暴君。

听囚徒的谈话一样清晰。

西科睁开眼，坐了起来，一边说道：

“他俩的手足情谊可真叫感人！我简直象是在奥林匹亚山上，看到了离别半年的卡斯特尔和帕吕克斯<sup>①</sup>重逢时的情景。”

### 第三十九章

#### 宫廷惨史

安茹公爵这时已同他的客人吉斯公爵在纳瓦尔王后的那间绣房中会面，“贝恩佬”和德·莫伊当年逃出卢浮宫的计划，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以极低的声音悄悄拟定的。因为处事谨慎的亨利<sup>②</sup>心中很清楚，卢浮宫的房间大都便于窃听，里边的声音即使说得非常之低，有心者仍可隔着一方墙一字不漏地听到。安茹公爵对此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他被他哥哥的虚情假意完全迷住了心窍，早已将这一重要情况丢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已在前面谈到，亨利三世一径走到了那个秘密所在。他到达那里时，他的弟弟也刚刚跨进自己的房间。这样，两位公爵的谈话，便全部传到了国王的耳内。

“怎么样？大人。”吉斯公爵大声问道。

“会开完了，公爵。”

“您当时的脸色十分苍白，大人。”

“是吗？”安茹公爵不安地问。

“我看是这样，大人。”

① 卡斯特尔和帕吕克斯，希腊神话中诸神之王宙斯的孪生子。

② 此处的亨利即纳瓦尔国王“贝恩佬”。

“国王发现没有？”

“我看没有。国王陛下挽留殿下呆了一会儿？”

“这您已经看到了，公爵。”

“大概是同您谈了谈我刚才向他提出的建议吧？”

“是的，先生。”

房间里出现了难堪的沉默，隔墙偷听的亨利三世完全明白其中的原因。

“陛下说了些什么，大人？”吉斯公爵问道。

“国王很赞成您的建议。不过计划越宏伟，他越觉得不敢让您这样的人去负责执行。”

“这样说来，我们岂不完了？”

“我看是的，亲爱的公爵。神圣同盟只有等着解散了。”

“真见鬼！”吉斯公爵说，“事情尚未开始，便夭折了。”

“他们俩看来都很精明。”正在凝神倾听的亨利，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低沉而又刺耳的声音。

他急忙转过身来，看到西科的高大身躯也象他一样，伏在墙上的一个洞口旁。

“你怎么也跟来了？混蛋！”国王骂道。

“别说话，孩子，”西科向他打了个手势。“你一说话，我就听不到了。”

国王耸了耸肩。不管怎么说，西科是他在宫里唯一可以绝对信赖的人，所以也就不再管他，自己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听起来。

吉斯公爵这时又说话了。

“大人，”他说，“既然这样，国王为何不当面驳回我的意见呢？他对我那样冷淡，其实完全可以把他的想法和盘托出。他是不是想把我排除出神圣同盟？”

“我想是的，”安茹公爵支支吾吾地说。

“这样的话，我们的事恐怕真的要毁在他手上了。”

“当然，”安茹公爵说，“可是您既然已经干了起来，我总得



尽我所能帮您一把，所以我作了一些努力。”

“结果呢？大人。”

“结果是，神圣同盟是发展壮大还是干脆解散，国王的意思基本上由我决定。”

“什么？”这位洛林公爵两眼发出了一道凶狠的目光。

“别着急。您知道，这件事还要由长老们讨论决定。我是想，为了使神圣同盟能存在下去，并使您留在神圣同盟内，可否让国王另外任命一位支持同盟的人为首领，说得明确一点，这个职务可否由我来担当。您就不必操劳了。”

“啊！”吉斯公爵满脸紫胀，大叫一声。

“瞧，”西科向亨利说道，“这两条狗如今要为一块骨头打起来了。”

可是使西科，特别是国王——因为对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国王所知道的比西科要少得多——大为不解的是，吉斯公爵的怒火转瞬之间便平息下来了，只见他语调平静，和颜悦色地说：

“大人，这件事，您要是能这样去做，将不愧为一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

“我已经同国王谈了。”公爵说。

“这样快！”

“是的。应当说，这是大势所趋，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不过，亲爱的公爵，事情尚未定下来。我不想在见到您之前，匆忙作出决定。”

“为什么，大人？”

“因为我不知道神圣同盟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我知道，”西科说。

“一个小小的阴谋，”亨利笑道。

“可是莫尔维利埃先生并未将此情况向你报告，你还夸他如何能干哩！好了，别说啦。下面恐怕越来越有意思了。”

“大人，”吉斯公爵又说，“我要告诉您的，不是同盟会把我

们引向何方——因为这只有上帝知道——而是同盟对我们会有什么好处。同盟是我们的第二武装，由于军队在我手上，我弟弟红衣主教又控制着教会，只要我们能团结一致，谁也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

“而且我还是王位的必然继承人。”安茹公爵说。

“啊！”亨利叫了一声。

“他说的很对。”西科说。“孩子，这都怪你。你为什么总要把夏尔特尔教堂的两件圣衣分开呢？”

“还有，大人，您虽然是王位的必然继承人，但也要考虑到不利因素。”

“公爵，您以为我对此没有反复考虑过吗？”

“首先是纳瓦尔国王。”

“啊！这个人倒不必担心。他正同弗寿斯<sup>①</sup>打得火热，哪儿有闲心顾得上这个。”

“大人，此人您可不能小看，将来同殿下争天下的，必然是他。他同房檐上干瘪、瘦弱，活象饿殍的野猫没有两样。这些猫只要听到一点耗子走动的声音，便会整夜守在天窗旁，而一只毛茸茸、身体长得滚圆的猫，走起路来已经相当艰难，就不会有这种贪婪的欲望了。所以纳瓦尔国王正在窥测动静，既注视着您，也注视着令兄，一心要夺取你们的王位。一旦今天坐在王位上的人发生不测，这只瘦弱的猫便会跑得比谁都快，一下就从帕奥<sup>②</sup>赶到巴黎，向您挥舞它的利爪。您等着瞧吧，大人。”

“一旦今天坐在王位上的人发生不测？”弗朗索瓦慢慢地重复一遍，不解地看着吉斯公爵。

“亨利，”西科这时说道，“你好好听着。看来这位吉斯公爵马上就要说出一些对你颇有裨益的话，你要好好记住。”

“是的，大人，发生不测。”吉斯公爵说。“这种事在您家里并不少见。关于这一点，你同我一样知道，甚至比我更清楚。有的

① 弗寿斯（1566—？），原为玛格丽特的女友，后成为纳瓦尔国王的情妇。

② 帕奥，今法国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省会，当时为纳瓦尔王国首府。

君主身体本来很好，但却在突然之间得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有的君主本来还可以活许多年，不想却在短短几小时内丧失了性命。”

“听到没有，亨利？”西科抓住国王的手说。这只手现在是颤抖不已，上面出了许多冷汗。

“那倒是，”安茹公爵说，声音低得简直叫国王和西科难以听见。“我们家的那些先王大都命途多舛，七灾八难。不过谢天谢地，我哥哥亨利三世，身体总算很好。他经历过战争的磨练，对他来说，今天的生活不过是轻松愉快的消遣。过去那种恶劣的环境都过来了，今天还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大人。”吉斯公爵说。“不过您应当记得，法国国王过的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也并不都是安然无事的。比方说，令尊亨利二世是怎样死的？他也经历过战争的磨练，但却在您说的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中丢掉了性命。蒙哥马利先生<sup>①</sup>耍弄的剑，是专为比武用的，尖头钝而又钝，对方穿上铠甲，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碰到眼睛上，却也可以致命。所以我想国王亨利二世的死，就是一种不测。您可能会说，十五年后，王太后叫人把蒙哥马利先生处死，蒙哥马利先生虽然以刑事时效已过为由而据理力争，但终究被枭首示众。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国王毕竟是不能死而复生了。至于令兄弗朗索瓦二世，您看他那懦弱的性格使得臣民们对他造成了多么不利的看法。这位贤明君主也不幸长眠黄泉多年了。大人，我想您也会承认：谁会把一点小小的耳疾看成他丧命的原因呢？然而他的死，确实是因此而造成的，而且这还是极为严重的一例。所以在军营里，在巴黎街头，甚至在宫里，我曾不止一次听到人们把弗朗索瓦二世得的这种致命的疾病归咎于某个人，因为他的名字同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相同。不过他们错误地把这‘某个人’称之为命运。”

“啊！公爵！”弗朗索瓦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地叫了起来。

---

<sup>①</sup> 蒙哥马利（1530—1574），法国军人，王宫卫队长。1559年与亨利二世比武时，将国王误伤致死。

“情况就是这样，大人。”公爵又说。“一个时期以来，国王的名字就给国王带来了不幸。所以当国王简直是一场冒险。您看安东·德·波旁<sup>①</sup>，他的肩头中了一枪，显然同他的名字不无关系。如果他不是国王，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但他却终究未能幸免一死。因此，由于眼睛、耳朵和肩头受伤致死而使法国遭到的不幸，真是一个接着一个。记得您的布西先生还写过一首很好的六行诗。”

“什么诗？”亨利转向西科问道。

“怎么啦？这也不知道？”西科说。

“不知道。”

“你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大家连这些事也瞒着你。好，我来念给你听。”

因为眼睛、耳朵和肩头受伤致命，

三个国王丢掉了性命；

因为眼睛、耳朵和肩头受伤致命，

法兰西经历了三次不幸。

就念到这儿吧。我觉得，你这个大哥可能还要说出更有意思的东西来。”

“还有两行呢？”

“等布西先生将他的六行诗改为十行诗，我再念给你听。”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还有两个人吉斯先生没有提到。你听，他要说话了，他不会忘记的。”

果然，吉斯公爵又开腔了：

“不过，大人，关于这一情况，无论是你们家还是同你们联姻的王族，布西这首诗都没有说全。”

---

<sup>①</sup> 安东·德·波旁（1518—1562），纳瓦尔国王，亨利四世的父亲。

“看我刚才怎么说的！”西科用胳膊碰了碰亨利。

“您一定已经忘了因为闻了一副手套上的香气而死于非命的‘贝恩佬’的母亲让娜·达尔布来<sup>①</sup>，这副手套是她在圣米歇尔桥从一个佛罗伦萨人手上买来的。她的死使人们殊出意料，而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时人们明明知道，有些人正处心积虑要把她弄死。大人，她的死当时一定使您大吃一惊，对于这一点，您能否认吗？”

公爵一言未答，双眉紧锁，从而使他那深邃的目光变得更加阴郁了。

“查理九世的死，殿下大概也已经忘却了。”吉斯公爵又说。

“但这件事仍然需要提一下。他被人夺去生命，不是因为眼睛、耳朵和肩头受伤致命，也不是因为闻了什么东西，而是通过嘴。”

“哪有这种事？”弗朗索瓦叫了起来。

亨利三世听到他惊恐地在地板上后退了一步。

“不，确有其事，大人。”公爵说。“页码不易翻阅的毛边书，读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们将不得不把手指不停地放到嘴边去沾点唾液翻阅，这就很容易使唾液中毒。而一个人，即便是国王也罢，唾液一旦中毒，其生命能维持多久也就屈指可数了。”

“公爵！公爵！”弗朗索瓦大惊失色。“我想您这是在随意编造一些罪恶的故事。”

“罪恶？”吉斯公爵问。“谁同您说罪恶了？大人，您可要听明白了，我谈的一直是意外的不测。国王查理九世有一次打猎时遇到的，不就是这样一种不测？”

“瞧，亨利，”西科说，“你是喜欢打猎的，这可是一桩新鲜事。好好听着吧，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朕知道他想说什么，”亨利说。

“我可不知道，因为我那时还没有到宫里来，让我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

<sup>①</sup> 让娜·达尔布来（1528—1572），纳瓦尔王后，新教的积极支持者。据传1572年在巴黎被人毒死。

“大人，我要说的那次打猎，其实您也知道。”洛林亲王接着说。“那天，一头野猪向令兄冲了过来，您出于好意急忙开了一枪，但枪弹并没有打中您所瞄准的野猪，却打到了您没有瞄准的令兄身上。大人，这一枪比其它任何例子都更加使人信服地说明，所谓意外不测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宫里的人，谁都了解您的枪法，因为殿下从来都是百发百中的。这一次，殿下大概也为自己的枪法如此不准而感到无法解释吧。特别是喜欢闲话的人都说，要不是由于纳瓦尔国王幸好立即将殿下没有打中的那头野猪打死，令兄查理九世从马上摔下来后，就别想活命了。”

吉斯公爵的冷言冷语，无情地打乱了安茹公爵所竭力保持的镇静。但他仍然定了定神说：“就算是这样吧，但把我哥哥查理弄死与我何益？因为继承他的王位的并不是我，而是亨利。”

“别着急，大人，您大概不会反对这一点：当时波兰王位出现了空缺；法国王位也随着查理九世的天亡而出现了空缺。当然，我也知道，令兄亨利是肯定会选择后者的。但波兰王位作为一种缩身退步的权宜之计，也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我就听说，有不少人甚至对纳瓦尔国王的那个可怜的、很不起眼的王位也怀有觊觎之意哩。况且，不管怎么说，查理的死总可以使您向前迈进一步。所以此类事件对您只能有百利而无一害。亨利三世花了十天时间，从华沙赶了回来，他做的那些事，您为什么不能继续利用这种不测，跟着去做呢？”

亨利三世看了看西科，西科也看了看他。不过在这个小丑的目光中，平素常见的那种狡黠、讥讽的神情突然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近乎亲切的关怀，但这种关怀几乎立刻便从他那被南国的骄阳晒黑了的脸膛上消失了。

“那么公爵，您究竟想说什么？”安茹公爵于是问道，他不想再把这场谈话继续下去了，因为吉斯公爵对他的不满已经昭然若揭。

“大人，我想说的是，如同我们刚才所说，每个国王都有自己的隐患，而亨利三世的隐患将必然是您，特别是在您当上神圣同盟



的首领之后。因为您一旦成为同盟的首领，也就几乎是凌驾于国王之上了，且不说与此同时，殿下还可以把您在不久的将来执政时所遇到的隐患——‘贝恩佬’——一举除掉。”

“不久的将来！你听到没有？”亨利问西科。

“他妈的，听到了。”西科说。

“怎么样？……”吉斯公爵问。

“好吧，我同意当神圣同盟的首领。”安茹公爵说。“是您要我当的，对吧？”

“瞧您说的！”这位洛林亲王说，“我是在求您当哩，大人。”

“那么今天晚上您……？”

“啊！请放心。我的人从今天上午就行动起来了，今晚巴黎一定会有热闹看的。”

“他们今晚要在巴黎干什么？”亨利问。

“什么！你还没看出来？”

“没有。”

“啊！你这个人真笨！孩子，今天晚上是愿意参加同盟的人进行公开签名。其实这种签名早就在进行，不过是秘而不宣罢了。他们一直在等待你的认可，今天上午你表示同意后，他们今晚也就要开展公开签名了。亨利，你有两个隐患，这你已经看出来了……这两个人是分秒必争的。”

“那就晚上见，公爵。”安茹公爵说。

“好，晚上见。”亨利也说了一句。

“什么！”西科说。“你今晚也要去赶热闹，亨利？”

“对。”

“你不能去，亨利。”

“为什么？”

“当心你的两个隐患。”

“你放心，会有人陪朕去的。你也和朕一起去吧。”

“不行。我可不是胡格诺派，而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

以，同你不一样，我是要去签名的，而且多多益善，我要在许多簿子上签名。”

墙那边，安茹公爵和吉斯公爵的谈话已经结束了。

“等一下，”国王忽然叫住正要离去的西科，“对于他们刚才讲的这些事，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陛下的这些先王事先都不知道自己会有隐患。亨利二世没有料到自己会死于眼伤，弗朗索瓦二世没有料到自己会死于耳疾，安东·德·波旁没有料到自己会死于肩伤，让娜·达尔布来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闻了什么东西而死于非命，查理九世没有料到自己会死于唾液中毒。陛下要比他们幸运，因为陛下已经识破令弟的为人，不是吗？”

“完全对。”亨利说，“用不了多久，朕就要让他知道朕的厉害。”

## 第四十章

### 神圣同盟之夜

今日巴黎的节日盛况，除去喧闹声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看不出多少特色。从前的巴黎虽然也是这喧闹声，但那情景却大不一样。那时候，一条条小胡同里的景象是非常迷人的。欢乐的人群纷纷从一幢幢建有阳台和山墙的各具特色的木屋里走出来，穿过这些小胡同，向同一个地方奔去，一路上不停地为各人的奇特打扮或举止而互相观赏、赞叹，甚至你追我赶。因为那时候，人们身上的服装、佩带的刀剑以及说话的声调和形容举止都足以引起他人的莫大兴味。这无数别开生面的细小点缀汇集起来，便织绘成了一幅情趣盎然的热烈画面。

吉斯先生拜谒了国王并同安茹公爵作了一次长谈的这天晚上，到了八点钟的时候，巴黎的景象正是这种样子。因为吉斯先生打算今晚在首都市民中，为神圣同盟征集一次大规模的签名。

一大群市民穿着节日的盛装，佩带着簇新的刀剑，好象要接受检阅或行将奔赴战场一样，纷纷向各个教堂拥去。他们怀着同一种心情，奔向同一个目标，脸上既涌出了欢乐的笑容，又含有咄咄逼人的神态，特别是在经过近卫骑兵团和瑞士人卫士所设的岗哨的时候，尤其如此。不过，由于莫尔维利埃先生对这些市民相当了解，他们这种表情以及那呐喊声、讥笑声和假充好汉的挑逗，并没有使这位大臣感到多么忧虑。因为他知道，这些巴黎人天性善良，只是喜欢挖苦和挑逗而已，只要没有人心怀叵测，从旁怂恿，或是卫队中有什么人不计后果，有意挑衅，他们是不会先发制人，作出越轨的行动的。

在这欢闹的人群中，还夹杂着一些妇女，从而为这壮观的场面增添了声色。她们不愿在这非同寻常的日子里守在家中，因而硬逼着丈夫把她们带了出来。更有甚者，有些妇女甚至把她们的孩子也带到这是非之地来了。因此，看到这些小家伙，一只小手紧紧拽住父亲身上挂着的寒光逼人的火枪、战刀或长戟，跟在后面，那场面实在很是耐人寻味。确实，自古以来，巴黎的顽童在到达能够持戈舞剑的年龄之前，早就喜欢将这类武器拖在身后玩耍了。如果连拖也拖不动，他们的两眼会死死盯住别人身上的刀剑而久留不去。

人群中，有一帮人显得格外活跃，不时把身上挂着的古老的长剑从剑鞘中抽出来摆弄两下。特别是，每当他们走到有胡格诺派嫌疑的门前时，更要耀武扬威地炫耀一番，因为今天这场示威就是为着让他们看的。孩子们于是大声叫喊：“到圣巴特勒米街去！……”他们的父亲则振臂高呼：“把不信教的罪人统统烧死！统统烧死！”

喊声之后，窗户上可以看到一个老女佣或是一个穿着黑袍的教士的苍白面影，但紧接着，便是门窗关闭的声响。呐喊者于是象拉

封登<sup>①</sup>笔下的野兔一样，为自己能吓走这些比自己还要胆小的人而感到洋洋自得，又威风凛凛地到别的地方吵吵嚷嚷，发出虚声恫吓去了。

但人数最为集中的地方，仍在枯树街。这里如今已挤得水泄不通了，可是黑压压的人群仍是你推我搡，乱哄哄地向挂着一盏耀眼夺目的灯笼的门前拥去。灯笼上方，立着一块招牌。招牌上有一只面向深蓝色天空、做得十分逼真的母鸡，下面是几个醒目的大字：

“星辰饭店”。经我们这一提，读者想必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店门前，正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头上戴着一顶方形棉布帽，从而将那光秃秃的脑袋完全遮盖了起来。他一手擎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剑，一手拿着一本签名簿。簿子半打开着，上面已有几行签名。只听他大声嚷道：

“来吧，进来吧，真正的天主教徒们！我这里不但有好酒，而且服务周到。来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良莠不分的局面，今晚就将结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明天早上就可见分晓。来吧，先生们，识字的可以自己动手；不识字的，可以将姓名告诉我拉于里埃尔或我的伙计克罗康坦先生，由我们代签。”

克罗康坦是一个来自佩里戈尔<sup>②</sup>的古怪后生。他象艾利阿珊<sup>③</sup>一样遍体皆白，腰上系着一条带子，肋下插着一把刀和一个文具盒。他早已将左邻右舍的名字写到自己的簿子上。在这些名字中，霍然排在首位的，不消说，是他的这位鼎鼎大名的老板拉于里埃尔先生了。

“先生们，”店老板又声嘶力竭地叫道，“为了我们的弥撒，为了神圣的教会，大家快来签名吧！教会万岁！……弥撒万岁！……”

他精神萎靡，疲惫不堪，因为从下午四点开始，他就在这里不停地叫喊了。

---

① 拉封登（1621—1695），法国寓言家，著有《拉封登寓言》。

② 佩里戈尔，法国一旧省名，位于法国西南部。

③ 艾利阿珊，犹太国王。见《旧约·列王纪》。

许多同他怀有同样信念的人，于是急忙挤上去在拉于里埃尔先生的签名簿上签了名，或是请克罗康坦将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

这种争先恐后的盛况使拉于里埃尔备感欣慰，因为不远处的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也在让教徒们到那里去签名。所幸当时教徒很多，双方不但无须展开激烈的竞争，而且为教徒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那些未能挤进教堂，到神坛上去签名的人，可以到“星辰饭店”门前的那个简易平台上了却自己的心愿。反之，未能登上拉于里埃尔的简易平台的教徒，仍可到教堂里去一显自己的虔诚。

拉于里埃尔和克罗康坦每人所负责的簿子很快就被教徒们签满了，店老板于是又立即要来两本。同时，他那洪亮的吆喝声也叫得更加起劲了，他为自己取得的初步成果感到分外满意，因为这将大大提高他在吉斯先生心中的地位，这是他长期以来所梦寐以求的。

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一些人在新拿来的簿子上签过名后象潮水一样拥到别的街区去了。这时，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只见他横冲直撞地分开众人，挤到了克罗康坦面前。

他从一个刚刚在簿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的市民手上接过笔，工工整整地在白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字体清新、秀丽，弯弯曲曲的花缀，如同戴达尔<sup>①</sup>建造的迷宫一样。随后，他把笔递给排在身后边的一个人。

“西科！”此人对着那个签名念道，“这位先生的一手字，写得真是巧夺天工。”

确实，他就是西科。我们已经说过，他拒绝了亨利的邀请，独自一人，跑到这热闹场中寻欢作乐来了。

接着，他又走到拉于里埃尔先生面前。拉于里埃尔早已看到他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心中未免羡慕不已，觉得自己的簿子上如果也能有这样两个字，将可陡增声色。因此，西科的到来使他受宠若惊，立即将签名簿打开递了过去。西科从贝蒂西街的一个羊毛商手

---

<sup>①</sup> 戴达尔，传说中的古希腊建筑师，曾在克里特岛建一迷宫。

上接过笔，大笔一挥，比刚才写得还要潇洒百倍。随后，他问拉于里埃尔是否还有簿子让他签。

拉于里埃尔是当地一霸，哪里受得了这种讥诮？只见他的脸色蓦地沉了下来，西科也目不斜视地看着他。他于是喃喃地骂了一句：“该死的异教徒！”西科也回敬他一句：“饭桶厨师！”他扔开签名簿，将手放到了剑把上，西科也扔掉手中的笔，将剑从剑鞘中抽了出来。二人眼看就要大动干戈，但一打起来，店老板哪是西科的对手？恰在这时，西科感到有人碰了一下自己的胳膊，他转过头来，发现国王装扮成普通市民的样子，正站在身边。他身旁守着格吕和莫吉龙，他们也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身上除佩带着一把长剑，肩上还挂着一支火枪。

“哎呀！”国王说。“你们这是怎么啦？大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何必动武？天哪！此风可不能长。”

“先生，”西科装作没有认出亨利，“请您先别这么说。这个无赖一个劲地向过往行人发出怪声怪气的叫喊，死乞白赖让人家在他的簿子上签名，人家签过名后，他却叫得更凶了。”

拉于里埃尔的注意力此时被一些新挤上来的人吸引了过去。大家一阵乱挤，把西科、国王和两位嬖幸挤到了远离“星辰饭店”的地方。他们现在站在一家大门的门坎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很大一块地方。

“啊！这些人是何等狂热！”亨利说。“今天晚上，朕的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全成为教会的乐园了。”

“是的，陛下。可是异教徒却并不舒畅，而陛下呢，他们是将陛下列为异教徒的。请陛下再往左边看，看到没有？”

“啊，啊，朕看到了梅茵先生的那张阔脸和红衣主教的尖嘴巴。”

“嘘，陛下，我们所以能大摇大摆地到这儿来，是因为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

“你以为朕害怕吗？”



“上帝！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谁能担保不会出事儿？他们的衣袋里都藏着一把出了鞘的匕首。稍一不慎，匕首就会巧妙地插到你的肚子里去。你也只来得及骂一声，便将性命丢了。还是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吧，陛下。”

“朕被他们认出来没有？”

“我看没有。但再呆下去，是肯定会认出来的。”

“弥撒万岁！弥撒万岁！”一大帮人叫喊着从菜场里拥出来，顷刻间象潮水一样把枯树街吞没了。

“吉斯先生万岁！红衣主教万岁！梅茵先生万岁！”站在拉于里埃尔门前的人群也同声呼喊起来。他们刚刚认出了这两位洛林亲王。

“啊！这喊声真是了不得。”亨利三世蹙起眉头说道。

“它说明每个人都应该呆在自己的位置上。吉斯先生的位置是在大街上，陛下的位置则在卢浮宫。还是回宫去吧，陛下。”

“你同朕一起回去吗？”

“不，孩子，你有两员大将守护着，用不着我陪你回去。格吕，莫吉龙，你们快走吧！我要把这场戏看完，它虽然不见得有多大意思，但颇也耐人寻味。”

“你到哪儿去？”

“我要到别的地方去签名。明天早上，我希望整个巴黎到处都能见到我的字迹。好，到河边了，再见，孩子。你往右，我往左，咱们各走各的。我要到圣梅里教堂去听一个知名教士讲道。”

“你听，这又是什么声音？”国王突然问。“他们为什么向新桥这边跑？”

西科踮起脚尖，但除了黑压压的人群，什么也看不清。这些人叫着、喊着、互相推搡着，似乎在狂喜地簇拥着一个人或一个什么东西向这边拥来。

突然间，那密集的人流散开了，因为他们一出拉凡迪埃尔街街口，便到了宽阔的河岸，因而可以向左右两边散开了。这时，如同

浪涛把一个妖怪冲到伊帕利特<sup>①</sup>的脚下一样，这巨大的人流也将一个人——他似乎是这场闹剧的主要人物——冲到了国王面前。

此人是一名修士，只见他骑着一头驴，正在那里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

那头驴也在不停地叫着。

西科立刻将此人认了出来，于是向国王说道：

“真有意思！我刚才对你说，要到圣梅里教堂去听一个知名教士讲道，现在看来何必舍近求远，眼前就是一名布道教士。”

“骑着驴布道？”格吕问。

“为什么不行？孩子。”

“我倒觉得他有点象西来纳<sup>②</sup>。”莫吉龙说。

“究竟谁是布道教士？”亨利问。“这两个家伙都在说话哩。”

“下面的那个听来更为悦耳。”西科说。“但上面的那个法语说得更好些。先听一听吧，亨利。”

“别说话了！”四周的人叫道。

“别说话了！”西科也大叫一声，洪亮的嗓音压倒了一切。

人们在修士身边围成一圈，立即安静了下来。修士于是开始说道：

“弟兄们，巴黎是一座美好的城市，它是法兰西王国的骄傲。巴黎人个个聪明绝顶，歌词中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

说着，他扯开嗓子唱了起来：

巴黎人，我漂亮的朋友，  
你的学识多么渊博！

听了这几句话，或者说听了这悦耳的歌声，那头驴也仰起头，使劲叫了起来。

---

① 伊帕利特，希腊神话中的狩猎神。

② 西来纳，见本书第317页注。

四周的人不禁发出一阵大笑。

“别叫了，帕吕热。”修士向它喝道。“待会儿有你说话的时候，现在得让我先说。”

驴子果然停止了叫声。

“弟兄们，”修士又说，“人间真是充满苦难，人们往往不得不以自己的眼泪来洗涤心灵的创伤。”

“原来是个醉鬼！”国王说。

“完全对。”西科说。

“如同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修士又说，“我这个人象希伯来人一样遭到了放逐，今天刚刚回到巴黎。一星期来，帕吕热和我忍饥挨饿，完全靠沿门托钵维持生计。”

“帕吕热是谁？”国王问。

“大概是他那个修道院的院长。”西科说。“别打岔，让我听下去，此人看来挺有意思。”

“朋友们，我受的这些罪是谁造成的？还不是那个埃罗德？我指的是谁，你们心里一定清楚。”

“你也叫埃罗德，孩子。”西科向亨利说，“我那天不是对你说过吗？”

“胡说！”

“你骂谁？是骂我，还是骂修士和驴子？”

“三个全骂。”

“弟兄们，”修士又说，“这头驴是我的，我对它爱如至宝。我们俩花了三天时间，才从维尔纳夫勒罗瓦赶到这里来参加今晚的盛会。我们是怎样来的呢？”

“身无分文，

口干舌燥。

但什么困难也没有吓倒我和帕吕热。”

“他说的帕吕热究竟是谁？”亨利又问，这讳莫如深的名字仍旧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着。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来，是想看看这里的情况。”修士又说。

“不过看是看了，但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弟兄们，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今天要废黜埃罗德，把亨利修士送到修道院里去？”

“啊！这个混蛋！”格吕骂道，“我真想一剑把这个胖得象猪一样的家伙给宰了。你说呢，莫吉龙？”

“格吕，”西科说，“何必为这点小事生气？况且国王不是每天都去修道院嘛？亨利，听我说，他们果然这样发落你，你应当谢天谢地。我说的对不对，帕吕热？”

驴子一听有人叫它，便竖起耳朵，拚命叫了起来。

“啊！帕吕热，你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修士说。“先生们，我离开巴黎后，路上有两个伙伴同行。一个是我的驴子帕吕热，另一个是国王陛下的弄臣西科。先生们，我的朋友西科先生近来怎样了，你们有人知道吗？”

西科作了个鬼脸。

“啊！”国王说，“他是你的朋友？”

格吕和莫吉龙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他长得蛮不错嘛，”国王说，“而且十分可敬。他叫什么？”

“他就是高朗弗罗，亨利。莫尔维利埃先生那天已同你谈了两句有关他的情况。”

“啊！原来是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的那个煽风点火的修士？”

“是他。”

“这样的话，朕要叫人把他吊死。”

“不可能。”

“为什么？”

“他没有脖子。”

“弟兄们，”高朗弗罗又说，“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殉道者。你们今天所捍卫的事业，正是我所坚持的，也

是全体天主教徒为之奋斗的事业。你们还不知道外省的情况，胡格诺分子正在那里密谋造反。我们在里昂就不得不杀了一个鼓吹反叛的胡格诺分子。这些人，一天不消灭干净，一切正直的人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因此，让我们大家都拿起武器，把他们统统杀光。”

旁边几个人立即振臂高呼：“杀死他们！”

“天哪！”国王说，“可不能再让这个酒鬼胡说八道了，否则他很可能再煽动起一个圣巴特勒米事件。”

“等一等。”西科说。

只见他从格吕手上拿过一根空心吹管，走到高朗弗罗身后，对准他的肩胛猛地敲了一下。

“抓坏人呀？”高朗弗罗喊了起来。

“啊！是你！”西科将头从他的腋下钻过去，向他说道。“这些天过得好吗，我的修士？”

“西科先生！快来帮我一把。”高朗弗罗叫道，“教会的敌人要对我下毒手了，但这是痴心妄想。不把我的声音传遍四方，我誓不罢休。烧死胡格诺分子！烧死‘贝恩佬’！”

“别说了，畜生！”

“我就要说，你们这些加斯科尼人见鬼去吧！”高朗弗罗寸步不让。

就在这时，他的肩头又挨了一下，但这一次已不是吹管，而是一根实心棍棒。高朗弗罗疼得叫了一声。

西科觉得十分奇怪，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只见刚才用木棍打高朗弗罗的那个人已经挤入人群中去了。

“怪事！”西科喃喃自语道，“替我出气的这家伙究竟是谁？会不会是我的同乡？这倒很有意思，我一定要弄清楚。”

说着，他抢步跟上那人，只见他正沿着河岸向前走去，身旁只有一人跟随。

## 第四十一章

### 纳瓦尔国王

西科的腿很长，本来可以很快赶上刚才接了一下高朗弗罗的那个人，但他发现此人，特别是他的那个同伴，形迹诡秘，似乎不想被人认出，他若莽里莽撞地冲上去，势必会引起对方的恼怒。因为他们俩显然在竭力设法混入人群中，到了街角，才回过头来看身后有没有人跟踪。

西科想了想，觉得自己只有走到他们的前面去，才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那两人此时正沿着钱币街和蒂尔夏普街，向圣奥诺雷街走去。到了蒂尔夏普街街口，西科赶上了他们，于是快步走到布尔道纳街的拐角处呆了一会儿。

那两人这时已到达圣奥诺雷街，沿着小麦市场一侧的店铺向前走着。他们将帽子深深地压在前额上，并将斗篷提起来，罩住眼睛下方的面部，以一种急迫的、很有节奏的步伐，向铁器街走去。西科始终赶在他们的前边走着。

到达铁器街街口，两人又停下来向后看了看。

仍旧同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的西科，这时已进到铁器街里面。

这里，在一幢破旧不堪、似乎就要倒塌的房屋前面，正停着一辆由两匹高头大马拉的马车。西科向车上看了一眼，车夫正在驾驶座上睡觉，一个女人将脸贴在车窗上，好象十分焦急。

西科心头豁然一亮，料定这辆车必在等候那两个人到来。他于是绕到车后，借着马车和房屋之间的暗影，悄悄藏到一块大石凳下面。此石凳是菜贩每星期两次在这里卖菜时用来放菜的。



他刚在石凳下面藏好，就看到那两个人在马车前面停了下来，不安地向四周看了看。

其中一人走上来叫醒车夫，但车夫睡得正浓，那人便带着一口很浓的口音骂了一句：“睡死啦！”另一人心情特别焦急，立即拿出匕首向车夫的屁股上捅了一下。

“啊！”西科自言自语道，“我没有弄错，他们俩果然是我的同乡。高朗弗罗骂我们加斯科尼人，他们痛加回击也就不足为怪了。”

车内那个女人，见她等候的两个人业已到来，遂将身子探出车外。西科因此而看清了她的面庞。她有二十一、二岁光景，长得很漂亮，但面色非常苍白。你要是看到她那金黄色的头发似乎总是潮渍渍的，两眼围了一层黑圈，一双白皙的手也显得相当晦暗，总之，身子很沉，一副无精打采的神态，就一定会断定她正经受着某种疾病的煎熬，其实你只要留意她那不时神倦体虚和大腹便便的样子，一切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西科在这个女人身上所注意到的，只是三点：年纪很轻、面色苍白、头发金黄。

那两人此时已走到车门边，因此而站到了马车和西科正蜷伏在下面的那个石凳之间。

身材较高的一位两手握住那个女人从车窗里伸出来的一只手，一只脚踏在踏脚板上，身子斜倚在门框上，向这个女人说道：

“怎么样？我的小心肝儿，感觉好点儿吗？”

那个女人淡然一笑，指着身旁的一小瓶嗅盐摇了摇头。

“怎么还不见好？啊！亲爱的，要不是你的病是因为我而造成的，我倒真要责怪你怎么会这样弱不经风哩。”

“你为什么要把她带到巴黎来呢？”另外那个人粗声粗气地说。“这是报应！谁叫你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女人？”

“瞧你说的，亲爱的阿格里帕，”首先开言的那个人又说，他看来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或情人。“离开自己心爱的人是一件非常痛

苦的事。”

说着，他满怀忧伤地向这个女人瞥了一眼。

“一听你说话，我就感到憋气。”那人仍然毫不相让。“你到巴黎难道是来谈情说爱的，我的风流哥儿？贝恩那地方还不够大？你们有多少情话在那儿说不完，一定要跑到这个鬼地方来？害得我今晚跟在你后面真是累断了筋骨。你要是专为向女人献殷勤而来，我的主人，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不然的话，留在这里，就应当在政治方面干点正经事。”

西科听他喊出主人，很想抬起头来看一看，但立刻意识到，他只要发出一点声响，马上就会被他们发觉。

“我的小心肝儿，让他说去好了，千万别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这个人要不骂骂咧咧，就会象你一样病倒，象你一样汗流不止，虚弱不堪的。”

“也不知哪儿来的这些废话。”那个人又说。“要说，也得到车上说去呀。你这样站在当街，难道想让人认出来？”

“说的对，阿格里帕。”痴情的加斯科尼人说。“你看，我的小乖乖，他的话其实并无恶意。如果你让我上车，就快给我腾点地方，我总不能坐在你身上。”

“我不但让陛下上来，而且希望陛下快来。”年轻的女人说。

“‘陛下’！这是怎么回事？”西科忘情地抬了抬身，脑袋一下撞到了石凳上。

那人得到许可后，这时已走上车去，车子被压得咯吱作响。

此后是一个长时间的甜蜜的吻。

“天哪！”呆在车外的那个人突然感叹道，“人实在是太愚蠢了。”

“奇怪！他们说的这些，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明白？”西科喃喃自语道。“别着急。只要耐心等待，到时候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啊！我现在是多么幸福！”那个被人称为“陛下”的人又

说，丝毫未将他的同伴刚才对他发出的怨言放在心上，况且他对这些怨言看来早已习以为常了。“今天这一天过得真痛快。这些巴黎人对我真是恨之入骨，要是他们知道我呆在这里，一定早就赶来把我送到天国去了。他们如今这样忙碌，其实正在为我登上王位廓清道路，而我却在这儿怀抱着我的心上人儿，享受着人间乐趣！喂！多比涅，我们现在是在哪儿？一旦我成为国王，我将要在这条街上为自己立一尊塑像，以纪念我‘贝恩佬’的料事如神。”

“‘贝恩佬’！……”西科自言自语道，但话还没说完，他的头又在石凳上磕了个大包。

“这儿是‘铁器街’，陛下。这个名字可不吉利哩。”多比涅说，见自己的话毫无成效，他转而将一腔怒火发泄到这条街上去了。

“我觉得，”亨利又说——读者想来已经看出此人是谁了，他不是别人，正是纳瓦尔国王，“我已将自己的一生一览无余。我看到自己坐上了法兰西王位，当了法国国王，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国。不过到那时，我所得到的爱未必有现在这样真挚。总之，我的目光已穷尽我的一生，直到我离开人世。啊！亲爱的，请再对我说一遍你爱我。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心神荡漾，不能自己。”

说着，这个心情时常缠绵悱恻的“贝恩佬”，忽然长叹一声，倒在他情妇的身上。

“啊！上帝！”年轻的女人惊叫一声。“陛下怎么啦？不舒服吗？”

“好极了！现在就差这个了。”多比涅说。“一个举世无双的战士、将军、国王晕过去了。”

“不，我的小乖乖，我很好。”亨利说。“能在你身边晕过去，这在我是最大的幸福。”

“陛下，”多比涅说，“我实在不明白，陛下签名的时候，为什么要写亨利·德·纳瓦尔，而不干脆写上隆沙尔或克雷芒·马罗<sup>①</sup>。天哪！陛下和玛戈夫人既然都是这样感情奔放的人，为什么

---

<sup>①</sup> 克雷芒·马罗（1496—1544），法国诗人。作品大都为艳丽的宫廷诗。

总吵得不可开交呢？”

“啊！多比涅，饶了我吧，别再向我提我的妻子。我们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永远不会见她的。”

“在纳瓦尔也不见她？”多比涅问。

“天哪！我不是还在纳瓦尔吗？至少大家都认为我不是还在那儿吗？啊！阿格里帕，你的话真让我感到害怕。上车来，咱们回去吧。”

“不，”多比涅说，“我还是跟在车后边走吧。我上去会妨碍你们的。再说我也看不惯你们那种卿卿我我的样子。”

“你这个人果然太难服侍。好吧，随你的便，请将车门关上。”亨利说。

接着，他又转向车夫：

“到拉瓦来纳去，那地方你是知道的。”

马车慢慢远去了。多比涅一言不发地跟在车后，他对亨利虽然牢骚满腹，但仍忠心耿耿地保护着他。

车子一走，西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因为他知道，万一多比涅发觉他偷听了他同亨利的这场谈话，是决不会让他活在人世的。

“这件事要不要让瓦卢阿知道？”西科一边从石凳下爬出来，一边喃喃自语。

他站起身来，伸了伸已经麻木的两腿，继续嘀咕道：

“何必告诉他？他们俩悄悄而来，又带着一名孕妇。我要去告发他们，岂不太卑鄙了？不，我不能说。况且这件事只要我知道也就行了，现在在法国执政的不就是我吗？”

这样一想，他不禁乐得手舞足蹈，心下又思忖道：

“这一对痴男怨女真是感人至深。但多比涅的话也是对的。这个亨利·德·纳瓦尔未免太为放荡，总想做个 *in partibus*<sup>①</sup> 的国

---

① 拉丁文：“有职无权”。

王。一年前，他是为着索弗夫人到巴黎来的，今天又带着一个娇怯怯的漂亮女人来了。这个女人会是谁呢？准是弗寿斯。不过我想，亨利·德·纳瓦尔要是一本正经、真的想登上王位的话，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就一定会想到消灭他的政敌‘伤疤脸’、洛林红衣主教和梅茵公爵的。这样的话，我倒喜欢起这个‘贝恩佬’了。我敢说，总有一天，他会狠狠地惩治一下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的。因此，今天这件事，我一定只字不提。”

这时，一帮喝得烂醉的同盟成员从街上走了过去，口中高喊着：

“弥撒万岁！杀死‘贝恩佬’！烧死胡格诺！烧死异教徒！”

那辆马车此时已绕过圣婴墓地的拐角，在圣丹尼街消失了。

“我今晚也实在荣幸，”西科又自言自语道，“不仅见到了洛林红衣主教、梅茵公爵、亨利·德·瓦卢阿国王，还见到了亨利·德·纳瓦尔国王。不过还有一个没有见着，那就是安茹公爵。我这就去找他，而且一定要把他找到。可是天哪！这位弗朗索瓦三世在哪儿呢？我真希望马上就能见到他这个贤明君主。”

他于是又返回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街。

可是，正在寻找安茹公爵、为他没有来参加今晚的盛会而感到不安的，并不只是西科，吉斯三兄弟也在到处找他，不过他们也同西科一样，始终未能见到他的踪影。安茹先生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到大街上抛头露面的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为何迟迟未来。

后来，西科以为终于找到了他，那是在贝蒂西街。一大群人挤在一家酒店门前，西科发现其中也有蒙梭罗先生和“伤疤脸”。

“好极了，”他说，“这儿既有鲈鱼，鲨鱼想必就在附近。”

他想错了。蒙梭罗先生和“伤疤脸”此时正在这家挤满醉汉的小酒店门前，轮番给一个人敬酒，让他高谈阔论。

此人便是高朗弗罗，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谈起了他的里昂之行以及他在一家旅馆里同一个加尔文党徒的决斗。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吉斯先生的高度警觉，因为他发现，这件事

所发生的场合同尼古拉·达维的销声匿迹恰有某些共同之处。

贝蒂西街挤满了人群。许多人的马匹就拴在一个圆形空地上，这种圆形空地在当时的大街上是颇为常见的。西科站在空地边缘的一群人中，侧耳静听。

高朗弗罗身子摇摇晃晃，不时从驴背上摔下来，又吃力地爬上去。他的讲话已经有点结结巴巴，不能连贯了，不过仍在不停地讲。吉斯公爵和蒙梭罗先生耐着性子，千方百计想从他的嘴里套出一点符合实情的东西来。

西科此时的心情比刚才偷听纳瓦尔国王的谈话还要惶恐不安。他感到，高朗弗罗马上就要说出他的名字了，而一旦说出他的姓名，有关尼古拉·达维的失踪之谜也就全部揭开了。他立即跑到空场边缘的店铺前，将拴在窗户上的缰绳解开，在两三匹马身上狠狠抽了几鞭，让它们往人群中冲去。

人群被冲散了，空场上一片混乱，呼叫声此起彼伏。西科趁此当儿迅速走到高朗弗罗身边，两眼充满怒火，向他逼视着，高朗弗罗的酒意顿然醒了一半。随后，他拿起缰绳，将帕吕热掉了个头，不让它跟着人群移动，使得高朗弗罗和吉斯公爵之间很快出现了一块空隙，而这块空隙，几乎立刻就被随后赶来看热闹的人群挤满了。

西科于是把摇摇晃晃的高朗弗罗带到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后面的一条死胡同里，将他靠在教堂后殿的墙上，向他说道：

“啊！你这个酒鬼，无赖！只要有杯酒喝，朋友也可以出卖！”

“啊，西科先生，”高朗弗罗结结巴巴地说。

“我给你吃的、喝的，又给你钱花。”西科又说。“结果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啊！西科……”高朗弗罗感到语塞了。

“你把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混蛋！”

“亲爱的朋友……”

“别说了。你竟然干出这种告密的勾当，应当受到惩罚。”



西科用手使劲推搡着他。这个又矮又胖、力大如牛的修士，由于悔恨交加，又由于灌了许多黄汤，如今是毫无反抗地任从西科将他象充满了气的皮球一样，在那里推来推去。

“你要惩罚我，惩罚你的朋友？亲爱的西科先生。”高朗弗罗噤着嘴说。

“当然要惩罚你，我马上就给你一点厉害。”西科说。

说着，他操起一根棍棒，开始在高朗弗罗身上抽打起来。

“啊！我要是没有喝酒的话……”高朗弗罗露出一脸凶相。

“你就可以打我这个朋友了，是不是？真是忘恩负义！”

“但你这个朋友却在打我哩，西科先生。”

“正因为是你的朋友，我才要狠狠地惩罚你一下。”

“那你就干脆把我打死算了。”高朗弗罗大声叫道。

“这是自然的。”

“啊！我要是没有喝酒的话……”高朗弗罗长叹一声。

“你还嘴硬。”

西科的棍棒下得更重了，直接得高朗弗罗如丧考妣，拚命嚎叫起来。

“嘿！刚才还气壮如牛，现在又哭天抹泪了。”西科说。“真是打脏了我的手。好了，现在你给我骑着驴，到‘丰泽酒家’挺你的尸去吧。”

“我的眼睛看不见路。”高朗弗罗说，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你要是真有痛悔之意，现在也该清醒一点了。”西科说。

“但全不是这么回事，还得由我来送你去。”

他于是拿起了缰绳，高朗弗罗两手紧紧扶着鞍子，生恐自己再从上面摔下来。

他们穿过麦立桥、圣巴特勒米街和普蒂桥街，便到了圣雅克街。途中，高朗弗罗一直在嚎啕痛哭，西科则牵着驴，默默地走着。

西科让蓬霍麦老板的两个伙计将高朗弗罗从驴背上扶了下来，并把他带到了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个房间里。

“一切都办妥了。”店老板蓬霍麦从房内走出来说。

“他睡了没有？”西科问。

“早已鼾声如雷了……”

“很好。不过，他迟早总要醒来的。请记住，切不要向他提起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要是能让他相信，自从他那天夜里在修道院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以来，他一直没有离开这里，这些天的所见所闻完全是一场梦，那就更好了。”

“没问题，西科先生。”店老板说。“不过，这个可怜的修士究竟怎么啦？”

“他遇到了很大的不幸，大概在里昂同梅茵先生的人发生了一场争执。他一怒之下，将那人杀了。”

“是吗？上帝！”店老板说。“结果呢？……”

“听说梅茵先生发誓要将他用车轮活活轧死，要不他将因此而威信扫地。”西科说。

“请放心，”蓬霍麦说，“不管他怎么说，我一定不让他出去。”

“太好了！”西科说，觉得自己总算可以不必再为高朗弗罗操心了。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我现在还得去寻找安茹公爵。”

他于是走出店门，迈开大步，向弗朗索瓦三世的公馆走去。

## 第四十二章

### 公爵碰壁

大家已经看到，在今晚这个神圣同盟之夜，西科跑遍巴黎的大街小巷，也未能找到安茹公爵。

大家都还记得，吉斯公爵曾邀请这位亲王殿下到街上去看看，但秉性多疑的弗朗索瓦忧虑重重。经过一番考虑，他仍然举棋不定。

可是，他的切身利益又要求他今晚非亲眼去看一看不可，因此考虑再三，最后终于下定决心还是去走一趟，不过一定要有得力的随从陪同，不然就决不开公馆的大门一步。

如同胆小的行人需要有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为自己壮胆一样，公爵于是去寻找他的侍卫官布西·当波瓦兹。

可以想见，公爵对此行一定不知害怕到了怎样的程度，否则他是不会如此礼贤下士，去亲自登门拜访的。自从他在蒙梭罗的问题上使布西大失所望后，布西一直在那里生闷气。他自己也承认，如果他处在布西的地位，并且有布西那样的胆量，他是决不会轻易饶恕一位如此背信弃义的亲王的。

况且同那些豪杰之士一样，布西对于痛苦要比欢乐远为敏感。一个英勇无比、视死如归的人，往往比意志薄弱的人更不易经受感情上的刺激。在女人面前最容易伤心落泪的，恰恰正是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勇士。

布西现在是痛苦万状，万念俱灰。他看到狄安娜在宫里以蒙梭罗伯爵夫人的身份受到了接待，并被王后路易丝尊为贵宾。他看到，无数双眼睛带着惊奇的目光，贪婪地注视着这无可匹敌的美人，而这个美人，可以说正是他从死亡的边缘及时加以发现而拯救出来的。那天晚上，他一直将热烈的目光盯在这年轻的女人身上，但她的眼皮却抬也没有抬。因此，在这灯火辉煌、欢声笑语响彻屋宇的时刻，布西同所有痴恋的情郎一样，立刻作出了毫无根据的判断，他忘记了过去的幸福时光，把昔日在自己的心中所唤发起来的美好憧憬全都毁弃了。他也没有想一想，狄安娜为着不将眼皮抬起来，该是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因为她只要一举目，便可在眼前这一张张神态冷漠、呆若木鸡的面孔中，看到一张和蔼可亲、十分忧伤的面庞。

布西见他等待的目光始终没有向他射来，心中不禁叹道：“啊！女人们的机智和勇敢看来都是用来对付她们的保护人、丈夫或母亲的。当你向她们索取一点小小的报偿时，她们是显得多么笨拙和懦弱。她们生恐被人看出自己在同他人相爱，得到一点恩惠简直是受宠若惊，早已将那些真心实意地爱她们的人丢到九霄云外，甚至一时心血来潮，竟连看也不看你一眼，让你见了不由地不感到心碎。其实狄安娜本可以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布西先生，谢谢你帮了我很大的忙，但我并不爱你。她这样做，我可能会痛不欲生，但也可能会从此清醒过来。可是不，她宁愿让我这样不死不活地呆着。但她这样做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我已经不爱她了，我对这种人嗤之以鼻。”

这样，他怀着满腔忿懣，离开了众人。

他那张曾经使女人们为之倾倒、男人们为之胆战心惊的脸庞，蓦然变得叫人不可辨认了。只见他面色铁青，目光迷乱，嘴角挂着一丝虚假的微笑。

在向门边走去时，他无意中在一张威尼斯壁镜里，看到了自己的神态，自己也不禁感到愕然了。

“我真是疯了。”他嘟哝道。“怎么能因为一个人对我冷淡，而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不堪入目呢？而且，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冷淡？是不是因为碍着谁的缘故？

“难道是因为那个寸步不离左右，时刻以妒嫉的目光盯着她，对我故意视而不见、面如死灰的僵尸？可是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一刻钟内将我的剑深深插进他的胸膛，让他默然无声地躺在我的脚下。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他鲜血溅满她那雪白的长裙，既然得不到她的爱，我至少可以显示我的神威，让她憎恨我。

“对！与其让她对我这样冷若冰霜，还不如让她憎恨我。

“不过话说回来，这样做，未免太庸俗，也太不值得了，这只有格吕和莫吉龙之流才做得出来，如果说他们也稍稍懂得一点爱情的话。我应该以我极为钦佩的普路塔克笔下的英雄、因情场失意而

悲痛欲绝的小安蒂奥楚斯为榜样，决不要流露我的心迹，决不要发一句怨言。对，我一定不要说什么。我曾经同本世纪最知名的豪杰血战过，我曾经把勇敢的克里戎打得丢盔弃甲，最后因为我的宽容才拣了一条性命，在这件事情上，我也一定可以将自己的痛苦埋藏心底，不让它有丝毫流露，如同海格立斯同巨人安泰格斗时不让他接触一下他的母亲地神一样<sup>①</sup>。大丈夫能屈能伸。人称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克里戎既能够屈膝求饶，我布西有什么不能隐忍的？”

这样一想，他那只紧紧揪住胸膛的手不觉松开了，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缓步向门外走去。他的手碰到门帘时，本想将门帘使劲摔一下，但他立刻告诫自己，不必这样浮躁。于是面带笑容，神态安详地走了出去，虽然他胸中正压着一腔怒火。

在出来的路上，他碰到了安茹公爵，他立即将头扭了过去，因为他觉得，他这颗刚直不阿的心，无论如何不能向这位口蜜腹剑、毫无信义的亲王曲意逢迎，同他点头哈腰。

公爵走近他身旁时，叫了他一声，但他连头也没有回。

回到家中，他将剑放在桌上，将匕首从套子里抽出，又将斗篷和上衣解开，一屁股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脑袋不由自主地靠在金碧辉煌的椅背上。

仆人们见他闭目凝神，以为他想休息一下，纷纷走了开去。但布西并没有睡觉，他陷入了沉思。

他这样一连呆了几个小时，毫未发现房间的另一头也有个人象他一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关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似乎正等待某种机会，同他谈一谈。

后来，布西打了个寒噤，眼珠茫然地转了转。密切注视他的那个人动也没动。

过了一会儿，伯爵的牙齿咬得格格响，手臂垂了下来，头也显

---

①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只要身体不离开土地，他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英雄海格立斯把他举起，使之与大地分开，终于将他扼死。

得很沉，从椅背落到了肩上。

这时，一直在注视他的那个人，叹息一声，站起身，走到他身旁，向他说道：

“伯爵先生，您病了。”

伯爵抬起头，面颊已烧得通红。

“啊！是你，雷米。”他说。

“是我，伯爵，我一直在这儿看着您。”

“为什么？”

“您在发烧，这儿不能多呆。”

“谢谢，我的朋友。”布西一面说，一面拉了拉年轻人的手。

雷米激动地把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只手曾经所向无敌，如今却变得象小孩的手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随后，他带着怜爱和敬仰的心情将这只手放到自己的胸膛上，一边说道：

“伯爵先生，您不能总这样呆着，否则病势会越来越重，最后将您压垮的。还是躺到床上去，让人给您读点有益的书，从中吸取力量来战胜疾病吧。”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勇士，如今只有俯首听命了。他点了点头。

从此，来访者所见到的布西是躺在床上了。

第二天一整天，雷米没有离开伯爵的床前一步。他现在是一身二任，既要医治他身体上的疾病，又要医治他心灵上的创伤。对于前者，他拥有起死回生的良方，对于后者，他的温言软语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功效。

可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吉斯公爵到卢浮宫去的那一天，布西醒来时，发现雷米不知哪里去了。他想：

“这两天真把他累得够戗。可怜的年轻人自然是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踏看美丽的春色去了。而且热尔特鲁德一定在等着他。别看热尔特鲁德是个女仆，她对他十分钟情……一个爱你的女仆总比一个不爱你的王后要好。”



白天过去了，雷米一直没有露面。他一走，布西才感到非常需要他，心情也开始变得烦躁起来，不禁对雷米产生了不满之意。只见他叹道：

“啊！我原来一直相信人是知恩图报，重视友情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愿相信了。”

到了傍晚，人们开始走上大街，到处是一片喧闹声。天色已全部黑下来，房间里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这时，布西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闹哄哄的声响。

一个仆人慌里慌张地跑来向他报告：

“大人，安茹公爵来了。”

布西皱了皱眉头，不明白这位亲王为何对他如此关心，但他已经伤透了心，连起码的礼节也不去管它了。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让他进来好了。”

公爵走了进来，房内一片漆黑。心情忧伤的人往往喜欢黑暗，因为黑暗可以使他们在想象中充满幻觉。

“怎么这样黑，布西？”公爵说，“呆在这样的地方，对你的心情是不利的。”

布西一声未吭，他不屑于启口回答他的问话。

“病得厉害吗？为什么不回我的话。”公爵又说。

“是的，大人，病得很重。”布西喃喃地说。

“我在公馆里两天没有见着你，原来是因为病了？”

“是这样，大人。”布西说。

这冷淡的回答使公爵感到十分难堪，他在房里转了两圈，对着那些依稀可辨的雕塑品看了看，并用手摸了摸，然后说道：

“布西，我看你的房间布置得很不错嘛。”

布西没有理他。

“先生们，”公爵转过身，向他的随从说，“你们还是到隔壁房间去吧，看来可怜的布西确实病得很重。可是为什么没有把米龙请来呢？这位御医治布西的病，总该是不成问题的。”

布西的一个仆人摇了摇头。虽然在黑暗中，公爵仍然看到了。

“啊！布西，你的心情看来不大好。”公爵现在几乎是低声下气了。

“我也不知道。”布西说。

公爵于是向床边走来，同那些追求女性而遭到拒绝的男人一样，你越不理他，他对你反而越加曲意逢迎，百般献媚。

“来，布西，把你的心里话对我说说。”公爵说。

“您叫我说什么，大人？”

“你在生我的气。不是吗？”公爵又说，声音很低。

“生您的气，为什么？我们这些区区草莽哪能生王公大人的气？况且生气又顶什么用？”

公爵被他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大人，您此来何干，请照直说吧，不必再绕弯子，浪费时间了。”布西说。

公爵看着布西。

“您现在又需要我了，是吧？”布西的话越来越毫不留情了。

“啊，布西先生！”

“我再说一遍，您一定又需要我了。您以为我会认为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而来看我的吗？不，我不会那样傻。因为您对任何人都 是无情无义的。”

“啊！布西，你怎么对我说出这种话来？”

“大人，别耽误您的工夫了，请快说吧，您今天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当一个人披肝沥胆，侍奉一位亲王，而这位亲王又城府很深，不愿同他以诚相待的时候，他应该对此深表感激，并为亲王作出一切牺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请说吧，大人。”

公爵顿时面红耳赤，所幸房内很黑，谁也没有发觉。

“布西，我并没有什么事要麻烦你。”他说。“你认为我此来一定有所央求，那是完全错了。我只是觉得今天的天气很好，整个巴黎如今已是万人空巷，人们都到大街上为参加神圣同盟而签名去

了，所以我想，你也不妨陪我到外面去走走。”

布西看着公爵，说道：

“您不是有奥里利吗？”

“他只是一名琴师。”

“啊！大人，那您就把他说得一文不值了。据我所知，他在您身边还负有别的使命。而且，除他而外，您不是还有十来个卫士吗？他们正在隔壁房间里把身上的剑在板壁上碰得铿锵作响。”

门帘这时慢慢掀了起来。

“谁？”公爵傲慢地说，“我在这里哩！冒冒失失，也不通报一声。”

“我，雷米。”勒·奥杜印毫无惧色，不亢不卑地走了进来。

“你是干什么的？”公爵又问。

“大人，”年轻人答道，“我是医生。”

“大人，”布西说，“他不仅是我的医生，而且是我的朋友。”

公爵被狠狠刺了一下，讪讪地应道：“啊！”

“你听到没有？大人要我陪他出去一趟，”布西转向雷米说，一边准备走下床来。

“听到了。不过……”

“不过什么？”公爵问。

“大人不能陪亲王殿下出去，”勒·奥杜印说。

“为什么？”弗朗索瓦叫了起来。

“外面太冷，大人。”

“太冷？”公爵不禁为自己的话竟敢有人反驳而大为惊异。

“是的，外面天气太冷。我是医生，我要对布西先生的健康负责，他不能出去。”

布西挪了挪身子，仍然准备跳下床来，雷米立即走上去抓住他的手，意味深长地捏了一把。

“那好，”公爵说，“既然他的身子这样娇嫩，那就留在家里吧。”

他气哼哼地向门边走了两步。

布西躺在床上动也没动。

公爵又折回床边，向他说道：

“这样说，你是决定不去了？”

“您不是看到了吗，大人？”布西答道，“我的医生不让我出去。”

“你应当把米龙找来替你看一看，布西。他是我们的圣医国手。”

“大人，我宁愿要一个能同我知心换命的人替我看病，也不想找什么圣医国手。”

“既然如此，我就走了。”

“好吧，再见，大人！”

公爵于是脚步咚咚地走了出去。

待他一走出公馆大门，雷米就迅速跑到布西身边说道：

“请大人快起床。”

“起床？为什么？”

“跟我到外面去转一转，房间里温度太高。”

“可是你刚才不是对公爵说外面很冷吗？”

“他一走，气温也就变了。”

“你这是……？”布西一边坐起身，一边带着不解的神色看着他。

“因为我认为，”勒·奥杜印说，“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您大有裨益。”

“我简直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布西说。

“我天天给您调配的每一剂药，您难道就弄懂了？您不是也都按时服了吗？听我的话，快起来。同安茹公爵出去只会凶多吉少，同我出去却保你有说不尽的好处。不信您等着瞧吧。您对我难道还不相信吗？真要是这样，您就应该把我打发走了。”

“别说这些话，”布西说，“我跟你去还不行？”

“这才对。”

布西于是走下床来，面色焦黄，精神衰微。

“这副病态，真叫人可怜可痛，”雷米说。

“我们到哪儿去？”

“这您就别问了，反正是到一个地方去。我刚刚对那里的空气进行了一番研究。”

“是吗？”

“当然，那里的空气对您的病定有奇效，大人。”

布西一边穿上衣服，一边说：

“替我把帽子和剑拿来。”

等他戴上帽子，佩好剑，两人便走了出去。

## 第四十三章

### 幽静的花园

雷米扶着虚弱的布西往左一拐，进了贝壳街，然后沿着这条街一直往下走，眼看就到城墙边了。

“真是奇怪！”布西说，“你要把我往哪儿带？前方就是格朗热-巴特利埃沼泽地了，这里的空气有什么好的？”

“啊！先生，别着急。”雷米说。“到帕热凡街附近，我们就拐过去，然后从右边越过布勒纳斯街，进入蒙马特街。您将看到，蒙马特街的街面实在迷人极了。”

“你以为我没有去过蒙马特街？”

“去过更好，那就用不着我浪费时间，向您指点那些美妙的景致了。我将立即把您带到一条非常幽静的小胡同里去。走吧，跟我

走准保没错。”

果然，他们从左边越过蒙马特门，在蒙马特街走了二百来步后，雷米就领着他往右拐了。

“您是在有意领着我兜圈子吧，”布西说，“我们好象又回到原地来了。”

“这条街，”雷米说，“原叫及普西艾娜街，也叫埃及普西艾娜街，老百姓现在已开始把它叫做及西艾娜街，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它叫做茹西艾娜街的。因为这样叫比较顺口。作为语言的一种特征，越往南去，元音的使用也就越多。大人，对于这一点，您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您曾经在波兰呆过。小孩子碰到四个辅音在一起总是发不好，说起话来就象打嘟勒，在那里骂人一样。”

“完全对，”布西说，“不过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总不至于要给我上一堂语言课吧。告诉我，我们究竟到哪里去？”

“您看到那个小教堂没有？”雷米依然王顾左右而言他。“大人，您看它的位置选得多好，前临大街，后有花园。我敢说，在今天之前，您从来没有留意过。”

“不错，”布西说，“这个教堂，我还压根儿没有来过。”

这个名叫埃及圣女的教堂，是下层居民祷告的地方，没有来过的贵族，并不只是布西一个。常来这里的教徒，有时也把它叫做珂埃龙教堂。

“好了，大人，”雷米说，“您已知道这座教堂的名字，也已经将其外表观赏一番，现在该进去了，大厅里的玻璃窗五颜六色，真是好看极了，您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布西对着勒·奥杜印看了良久，从年轻人的脸上看到了一丝甜蜜的微笑。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年轻的医生让他到这儿来一定不是让他看什么玻璃窗而是别有用意，因为天这样黑，你能看到什么？

不过，由于教堂里正在做着弥撒，灯光十分明亮，人们总还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的，比如那幅十六世纪的风格朴素、自然的大型壁画，即为一例。在今日的法国，随着时光的流逝，几百年前绘制的



这些传统壁画所反映的信仰早已湮灭了。同时这些壁画也由于天气潮湿和人为的破坏而所存无几了，虽然在意大利，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完好。眼前这幅画就是画家以埃及圣女①的生平为题材，根据弗朗索瓦一世的旨意而为他绘制的。不过这位圣女的一生，本来有许多意趣横生的事迹可资借用，而那位头脑迂腐、过于崇尚历史真实的画家，却偏偏在教堂中最显眼的地方，画了一段她一生中最尴尬的时刻。当时她一文不名，无以偿付渡船费用，只得将自己的身子供船夫享乐一番。

所以应当指出，教徒们对于这位皈依天主的埃及圣女虽然无比崇敬，但当地仍有许多循规蹈矩的妇女觉得画家完全可以将这类题材画到别的地方去，至少在表现手法上应当尽量隐晦。她们的理由，或者说她们难于启齿说出的理由是，每逢节日，当尼绒商带着小伙计到教堂里来祈祷的时候，这些年轻后生总是眼巴巴地看着壁画上的某些细节而久留不去。

勒·奥杜印现在也同那些小伙计一样，对这幅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布西两眼看着他，向他说道：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看这种东西，是否想让我从此沉湎酒色？果然如此，你就完全看错人了。把那些修道士和大学生带到这儿来倒也相宜。”

“啊！我若有此想法，苍天不容。”勒·奥杜印说。“*Omnis cogitatio libidinosa cerebrum inficit*②。”

“那你为什么让我看这个？”

“叫我怎么说呢？我们从此经过总不能把眼睛挖掉吧。”

“你带我到这儿来一定有什么别的目的，绝不是要我看这位埃及圣女的大腿。”

“天哪！我没有什么目的。”雷米说。

---

① 埃及圣女，原为埃及一生活在沙漠中的淫妇，后受圣母玛利亚感召而幡然悔悟，成为圣女。前文“埃及普西艾娜”是她的名字的法语读音。

② 拉丁文：“一切淫念都会损害人的思想。”

“那好，我已经看完了，咱们走吧。”

“等一等。弥撒马上就要完了。我们现在出去，会打扰这些教徒的祷告的。”

过了片刻，勒·奥杜印轻轻挽起布西的手臂，一面向他说道：

“大家开始退场了，我们也跟着他们走吧。”

布西带着冷漠的神情，漫不经心地向外走去。

“怎么啦？”勒·奥杜印说，“您也不洒点圣水再走？您在想什么？”

布西只好俯首听命，向一根上面嵌着一个圣水缸的圆柱走去。

勒·奥杜印趁此当儿向一个女人打了个手势。那个女人一见他发来的暗号，也立即向那根圆柱走了过去。

因此，当布西将手伸向圣水缸——此圣水缸呈贝壳形，由两个用黑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埃及人托着——的时候，一只肥胖而红润、显然是女人的手，向他伸了过来，在他的手指上滴了两滴净水。

布西不由地将目光从这只肥胖而红润的手上移到了那个女人的脸上，他猛地后退一步，面色顿时煞白，因为眼前这个女人正是热尔特鲁德，虽然她的面孔半掩着一块黑色的羊毛巾。

他举着手，木然地站在那里，连画十字也完全忘掉了。热尔特鲁德向他欠了欠身，走开了，其高大的身影在门厅的衬托下显得异常突出。

紧跟在热尔特鲁德后面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上身密密地裹着一件丝织披肩，其迷人的体态、苗条的身腰和一双纤纤细足，都使布西想起世上只有一个女人有这样的身姿。

雷米现在无须再向布西多言，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把他带到埃及圣女教堂里来，布西也完全明白了。

他于是跟着这个女人向前走去，勒·奥杜印紧紧地跟在布西身后。

要不是他们当中的两个人面色苍白，神情忧伤，显示出无比痛

苦的样子，看着这四个人迈着整齐的步伐，一个跟着一个向前走，那场景可实在有趣。

走在最前面的热尔特鲁德这时已转过街角。只见她在蒙马特街走了几步后，突然向右一转，进了一条死胡同。胡同里只有一个小门。

布西犹豫起来了，雷米在他耳边催促道：

“怎么啦，伯爵先生！您再不走，我可要踩您的脚后跟了。”

布西于是又继续向前走。

一直走在最前面的热尔特鲁德此时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将门打开，然后站在一旁，让女主人进去。这位女主人也就头也不回地从她面前走了进去。

勒·奥杜印同侍女打了声招呼，随即闪过一边，让布西进去。此后，他们俩也一起走了进去，将大门关了起来。这样，胡同里便又空无一人了。

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半。眼下已到五月初，标志着春天气息的和风吹遍大地，树上的第一批新芽已经绽开了。

布西向四周看了一眼，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五十尺见方的小花园里，花园四周建有高高的围墙。墙顶上的爬山虎和常春藤在蔓出新的枝杈，不时将很小的石灰块碰落在地上。晚风吹过，送来了新叶的刺鼻清香。

教堂的古老墙壁上爬满了长长的桂竹香枝蔓，藤蔓上的新芽红得象纯铜一样。

丁香已在白天的阳光下开放，醉人的芳香使神志悠悠忽忽的布西不禁为之一振，心中不由地问道：一小时以前，他还是那样孤独，那样虚弱，遭到世人的遗弃，如今这满园的芳香和热烈的生活气息是不是冲着他来的，是不是由他所钟情的这个女人带来的。

在一簇茉莉花下，一张木凳立在教堂的墙边。狄安娜已在木凳上坐下。她低着头，一双无力的手垂放在两边，手指间下意识地揉着一朵紫罗兰，花瓣洒满脚下的沙地。

这时，一只在旁边的栗树上栖息的夜莺，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凄婉的歌，歌声很长，不时夹杂着尖利的叫声。

布西现在是单独同蒙梭罗夫人呆在这里，因为雷米和热尔特鲁德已经远远地走到一旁去了。他往前走了两步，狄安娜抬起头来，怯生生地说：

“伯爵先生，我想我们是无须虚与委蛇，互相客套了。您刚才所以能在埃及圣女教堂见到我，并非出于偶然。”

“不，夫人，”布西说，“我是懵里懵懂地被勒·奥杜印带出来的。我向您发誓，我一点也不知道……”

“您误解了我的意思，先生。”狄安娜凄然地说，“我当然知道是雷米先生将您带来的，而且可能还是强逼着来的吧？”

“不，夫人，”布西说，“谈不上强逼……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在这儿见到谁。”

“您的话过重了，伯爵先生。”狄安娜摇摇头，向布西抬起湿润的两眼。“您是否想向我说明，如果您当时看出雷米的意图，您是不会跟着他来的？”

“啊！夫人！”

“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对的。先生，您为我帮的忙真是不小，我至今还未向您表示任何感谢。请原谅我，并请接受我最深切的谢意。”

“夫人……”

布西说不下去了。这些天，他是这样晕头转向，对于自己做过的事，什么想法也说不出来了。

“我想向您说明的是，”狄安娜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激动了，“我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也不是一个容易健忘的人。是我请雷米先生为我安排一次机会同您见面的，是我教他怎样安排今天这场会晤的。如果我因此而使您感到不快的话，请您多加原谅。”

布西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胸膛，激动地说：

“啊！夫人，请不要这样想。”

他这颗已经碎了的心如今又开始产生遐想了。他感到，这阵阵柔和的晚风不仅给他带来了沁人心脾的馨香和甜蜜的话语，而且将笼罩在他眼前的一块乌云驱散了。

“我知道，”狄安娜的神情毕竟比较冷静，因为她对今天这场会晤早已作好精神准备，“我知道，为了给我帮忙，您真是备尝艰辛。您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我非常了解您，也非常钦佩您。这是我心里话，我想您不会不相信。因此，请您想一想，当我一想到您不能理解我时，我是多么痛苦哟。”

“夫人，”布西说，“三天来，我一直在病中。”

“这我知道。”狄安娜说，粉脸顿时羞得绯红，从而彻底暴露出她对他的病是多么地关心。“我比您更为痛苦，因为雷米先生显然瞒着我，他对我说……”

“您那天没有理我使我得了一场大病。啊！这倒是真的。”

“因此，我只好请他安排了今天这场会晤，”蒙梭罗夫人又说。“我现在见到了您，对您的慷慨相助表示了我的谢意，并将终身铭感于怀……请相信，这都是我的由衷之言。”

布西凄怆地摇了摇头，一声不语。

“您不相信我的话？”狄安娜问。

“夫人，”布西说，“当一个人同某人保持着友好情谊时，他总会恋恋不忘地表示这种友情的。可是那天晚上您到宫里去时，您分明知道我也在场，而且就站在您面前，您也一定感觉到我的目光一直落在您身上，但您却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一眼，没有通过片言只语或一个小小的手势向我暗示您已经看到我了。不过话说回来，夫人，我这样想可能是完全错了。您大概没有认出我来，因为您统共只见过我两次。”

狄安娜向他看了一眼，目光中饱含着凄哀的责备，布西深深地受到触动，立即改口道：

“对不起，夫人，对不起。我知道，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不过您的为人行事却同那些平庸之辈没有什么不同。比如这门婚事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是迫不得已才同意的。”

“不错。但要废除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不，这是不可能的。”

“您难道一点也没有感到，您身边有一个对您始终如一的人在时刻保护着您？”

狄安娜垂下了眼帘。

“我怕的正是这一点，”她说。

“您就是因为这些考虑而将我葬送了。啊！您也不想想，自从您成为别人的妻子后，我这些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先生，”伯爵夫人神态庄重地说，“当两个男人都活得很好的时候，一个女人要抛弃一个人的姓而改用另一个人的姓，其结果必会毁坏自己的名声。”

“这么说，您是宁愿死守着蒙梭罗的姓了？”

“随您怎么说吧。”狄安娜噤着说，“您要这样看，那就更好。”

她的两眼噙着泪花。

见她的脑袋又垂到了胸前，布西激动地在她面前走来走去，一边说道：

“夫人，我现在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了，就是说，从今以后您对我便会视同陌路了。”

“唉！”狄安娜叹息一声。

“您说不出话，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除了沉默，我又能说什么？”

“夫人，您现在的沉默正是您在卢浮宫对待我的继续。在那里，您对我视而不见，在这儿，您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那天晚上，蒙梭罗先生站在我面前，他在看着我，而他又是一个嫉妒心很大的人。”

“嫉妒！他还有什么不满足？上帝！大家都在羡慕他的幸福，



他还想得到什么？”

“先生，我已经对您说了，他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人。几天来，他发现一个人在我们的新居前转来转去。”

“您已经从圣安东尼街的那幢房子里迁出来了？”

“什么？”狄安娜忘情地叫了起来，“那个人不是您？”

“夫人，自从您的婚事公诸于众，自从您那天晚上在宫里同大家见面、连看也不愿看我一眼以来，我一直躺在床上发烧，几乎是要死的人了。您看，您的丈夫对我至少是没有理由疑神疑鬼的，他在你们的新居前看到的不可能是我。”

“好吧，伯爵先生，假如确实如您刚才所言，您希望能见我一面，那么您应当感谢那个人。我了解蒙梭罗先生的为人，整天为您提心吊胆。所以我要见您一面，告诉您切勿如此盲动。伯爵先生，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请不要再让我经受更大的不幸。”

“请放心，夫人，我再对您说一遍，那个人不是我。”

“请让我把话说完。这个人我不认识，当然，蒙梭罗先生也许认识。由于害怕他，蒙梭罗先生已要求我离开巴黎。因此，伯爵先生，”狄安娜将一只手向布西伸了过来，“您可以将我们今天的会面看作是最后一次……明天，我就要到梅里多去了。”

“您真的要走，夫人？”布西惊叫起来。

“有什么办法？只有这样，蒙梭罗先生才能放心，”狄安娜说。“我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安宁。况且我憎恨巴黎，憎恨宫廷，憎恨这个世界，十分盼望能回到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去。我觉得，当我重新走在儿时走过的幽静小路上时，过去那种言笑无厌的幸福时光会有一些重新回到我的心头的。父亲将陪我前往。我将在那里见到我的旧友圣吕克夫妇，他们一直为我不在梅里多而深感遗憾。再见了，布西先生。”

布西用手捂住自己的脸，不胜唏嘘地叹息道：

“这样说来，我的一切都完了。”

“您说什么？”狄安娜站起身来喊道。

“我是说，夫人，我如今仅存的唯一希望，是能够同您住在一个城市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隔着百叶窗窥探您秀丽的身影，路上同您擦肩而过，碰一碰您的衣裙，总之，我希望能不时赞美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而不想靠记忆中的印象来维持我的残生。而现在，这家伙一将您赶走，我的这点可怜的希望也就成为泡影了。所以我说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一定要让他死在我手上，即使我自己也会因此而离开人间，我也在所不惜。”

“啊！伯爵先生！”

“这个无赖！”布西开始咆哮起来了。“得到您这样一个美如天仙、又无比贞洁的女人，他犹嫌不足。他还在嫉妒！这个贪得无厌、可笑不自量的魔鬼，他要吞噬整个世界。”

“请冷静一点，伯爵，上帝！……他恐怕还是情有可原的。”

“什么？情有可原！您也在护着他，夫人？”

“啊！您哪里知道？”狄安娜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好象生怕布西会看出她的满面红晕似的，虽然天已经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哪里知道？”布西说，“我只知道一点，他既已成为您的丈夫，就不应该得陇望蜀。”

“可是伯爵先生，”狄安娜结结巴巴地说，声音很低，但情绪热烈，“您错了，他不是我的丈夫！”

说完之后，她那冰凉的手在布西的一双滚烫的手上摩挲了两下，然后立起身，在神驰心醉、无以自制的布西伸出两臂拉住她之前，一转眼便跑到一条小径旁，一把抓住热尔特鲁德，拉着她在黑暗中消失了。

布西大叫一声，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雷米立即赶来将他一把抱住，扶着他在狄安娜刚刚离去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 第四十四章

### 嬖幸受辱

就在拉于里埃尔先生继续在那里忙着张罗教徒们在他的签名簿上签名、西科将高朗弗罗托付给“丰泽酒家”的老板照管。布西在那个花香鸟语动人心魄的小花园里从绝望中获得新生的时候，亨利带着莫吉龙和格吕回到了宫中。他为自己在大街上见到的一切和在教堂里听到的布道教士的言辞而忿懑不已。后来，在圣奥诺雷街，他又见到他的兄弟安茹在吉斯先生和梅茵先生的陪伴下，由一大群似乎由蒙梭罗先生率领的卫士簇拥着，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从而使他更加怒不可遏了。

同往常一样，国王今晚也是带着他的四个嬖幸一起出去的。可是刚出卢浮宫大门不久，当他们走到阿斯特鲁斯街的街角时，冲贝尔和德帕农因为在亨利的脸上终日所看到的总是愁眉不展的神色，心中一直烦躁不已，很想趁着今晚的混乱去寻找一点乐趣，于是借着一阵拥挤而溜之大吉了。因此，当国王和其它两个嬖幸向河岸走去时，他们便跟着拥挤的人群，到了奥尔良大街。

他们在奥尔良大街刚走出不多远，每人就做了一件开心事。德帕农将手边的吹管插到一个市民的胯下，使这个正在奔跑的市民一下栽了个跟头。冲贝尔则将一个女人的头巾抢了过来。他原以为，这个女人一定长得又老又丑，不想她却是一个十分俊俏的青年妇女。

但他们今天拿这些平素颇能安分守己的市民寻开心，完全是看错了日子，因为在各国的首都有时突然会闹得沸反盈天的那种骚动

的情绪，如今正在巴黎街头蔓延着。被摔倒的市民显然是神圣同盟的一名狂热分子，他爬起来就高声呐喊：“抓住这个异教徒！”人们于是向德帕农冲了过去。被抢走头巾的妇女此时也大声叫喊：“抓住这个孽幸！”这句话更厉害，她的丈夫——一个染布工——立即让他的徒弟向冲贝尔追了上去。

冲贝尔面无惧色。他停下来，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将手放到了剑把上。

德帕农一向胆小，早已逃之夭夭了。

他们俩走散后，亨利并没有为他们的安全操心，因为他对这两人深为了解，认为他们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必能自己摆脱困境。当然，一个靠的是两条腿，另一个则靠的是两只胳膊。因此，如同大家所看到的，亨利在街上转了一圈后，便回到了卢浮宫。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在一把大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胸头压着一腔怒火，很想找个由头来发泄一下。

莫吉龙在同他的大猎兔狗纳尔西斯玩耍。

格吕伏在一块垫褥上，两手握成拳头支着两颊，一边看着亨利。

“他们闹得越来越凶了。”国王对他说。“这些家伙搞起阴谋来，时而象猛虎一样疾如旋风，时而又象毒蛇一样小心翼翼。总之，当他们不能大步前进时，他们就爬着往前走。”

“陛下，”格吕说，“自古以来，哪个国家不是阴谋活动连续不断？国王的那些儿子、兄弟和三亲六故要是不搞阴谋，你叫他们干什么呢？”

“说实在的，格吕，别看你的腮帮子鼓得老高，听了你这一套谬论，朕总觉得，你的政治嗅觉不过同圣洛朗集市上出售的吉尔<sup>①</sup>的书上讲的差不多。”

格吕将身子转了过去，决心不再答理他。

---

① 吉尔（？—1503），法国历史学家。其著作主要介绍路易十一时代至1483年的法国宫廷斗争。

“莫吉龙，”亨利又说，“朕说的对不对？你们总是对朕说一些无关宏旨的陈词滥调，好象朕是一个胸无大局的无能之辈似的。”

莫吉龙在任何问题上向来同格吕有着共同的见解，只听他说道：

“既然陛下不是一个无能之辈，那就请陛下拿出做国王的样子来。就说纳尔西斯吧，别看它性情温驯，颇通人性，但你若拽一下它的耳朵，它会立即向你狂吠不止，而你要是一不小心，踩到它的脚爪上去，它更会张开血盆大口咬你一口。”

“好呀！”亨利说，“经你这样一说，朕竟同狗是一路货色了。”

“不，陛下，我不是这个意思。”莫吉龙说。“相反，我认为纳尔西斯比陛下要强，因为纳尔西斯到底还懂得自卫，而陛下却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说着，他也将身子转了过去。

“好，朕现在成了孤家寡人了。”国王说。“好极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都指责朕为了你们而将王国的财富挥霍掉了，可是你们却这样对待朕。好吧，你们就抛弃朕，辱骂朕，甚至一起来把朕掐死吧。朕身边的人全都是无情无义的刽子手。啊！西科！可怜的西科！你在哪里？”

“你看，”格吕说，“我早就料到这一点，他又在叫西科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莫吉龙说。

说着，这个肆无忌惮的嬖幸从牙缝里哼出了一句拉丁文谚语，其公认的法文译文是：“与其交友，知其为人”。

亨利眉头紧蹙，黑色的大眼射出一道愤怒的目光，不消说，这一次，他对自己这些出言不逊的嬖幸，是很有一点国王的威严了。

但他很快就被这种很想发泄一下的心情弄得精疲力竭了，不由地身子一仰，靠到椅背上，一面抚摸着框子里的一只小狗。

这时，候见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德帕农很快出现在门

边，帽子和斗篷已经不翼而飞，紧身短上衣也给完全撕破了。

格吕和莫吉龙转过身来，纳尔西斯也立即扑上去，向新来者发出一阵尖叫。对于国王的嬖幸，它好象只是根据其穿戴来辨认的。

“上帝！”亨利一声惊叫，“你这是怎么啦？”

“请陛下看看人家是怎样对待陛下的朋友的。”德帕农说。

“是谁把你弄成这样的？”国王问。

“天哪！还不是陛下的那些臣民？不，应当说是安茹公爵的那些臣民。他们一会儿高呼‘神圣同盟万岁！’‘弥撒万岁！’一会儿又高呼‘吉斯万岁’‘弗朗索瓦万岁’，就是没有喊国王万岁。”

“你同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才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我什么也没说。我一个人能对那些乌合之众说些什么呢？他们认出我是陛下的嬖幸，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冲贝尔呢？”

“什么冲贝尔？”

“他没有来帮你一把？”

“天呀！他的处境并不比我好。”

“怎么回事？”

“他因为拿了一个女人的头巾，那女人的丈夫是个染布工，如今正带着五六个徒弟折磨他哩。我因寡不敌众，只好回来了。”

“糟糕！”国王叫道，“他现在在哪里？可怜的冲贝尔，”他忽然站起身来，看着格吕和莫吉龙，“朕这就去救他。朕宁愿让天下人说朕的朋友抛弃了朕，而决不让他们说，朕抛弃了自己的朋友。”

“谢谢陛下。”亨利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在这儿。Gott verdamme mich<sup>①</sup>，虽然单枪匹马，我还是跑出来了，不过很不容易。”

---

① 德文：“上帝惩罚了我。”



“冲贝尔！这是冲贝尔的声音！”三个壁幸同声叫道。“冲贝尔，你在哪儿？”

“天哪！我在哪儿？你们仔细瞧呀。”

房间深处这时走出一个幽灵般的怪物。

“冲贝尔！”国王叫了起来，“你这是怎么啦？你从哪儿来？为什么全身弄成这个样子？”

确实，冲贝尔象是掉进染缸里一样，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Der Teufel①！”他骂道，“这些混蛋！他们当时为什么对我穷追不放，现在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你究竟怎么啦？”亨利问。“脸色如果发黄，还可以说是因为害怕的关系。可是你的脸上却是蓝色的。”

“这帮恶棍把我扔到了一个大染缸里。我原以为不过是个水缸，不想却是放了蓝颜料的染缸。”

“天哪！”格吕笑得前仰后合，“你们俩真是恶有恶报。这种靛蓝颜料价钱可相当贵哩，你这一身的颜料至少要值二十埃居。”

“别幸灾乐祸了，格吕。如果是你，我看你能有多大能耐。”

“你没有宰他一两个？”莫吉龙问。

“我所知道的是，我将那把匕首深深地插到一个软绵绵的地方了。但我也在转眼之间被他们抓住了。他们把我抬起来，一阵风跑到那个染缸旁，把我扔到缸里，差点没把我淹死。”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只好做了件蠢事，陛下。”

“什么蠢事？”

“喊了一声神圣同盟万岁。”

“我也是，”德帕农说，“不过他们还让我喊了安茹公爵万岁。”

---

① 德文：“真是活见鬼！”

“对，我也喊了。”冲贝尔咬牙切齿地说。“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什么？”国王说，“他们还让你喊了一些别的，可怜的冲贝尔？”

“那倒没有，不过也差不了多少。他妈的，正当我喊安茹公爵万岁的时候……”

“怎么办呢？”

“陛下猜猜看谁正从那里经过。”

“我哪里猜得出来？你说了吧。”

“公爵死心塌地的打手布西。”

“他可能没有听出你喊的是什么，”格吕说。

“那倒是，我当时呆在染缸里，脖子上架着匕首。”

“什么？”莫吉龙说，“他没有上去帮你一把？可是这却是我们这些贵族之间起码应尽的义务。”

“他当时好象在想着别的事情，那种飘飘然的样子，简直象是就要插翅高飞一样。”

“还有，”莫吉龙说，“他可能没有认出你来。”

“倒也是。”

“你那时脸上有没有被他们弄上颜料？”

“啊！对了。”冲贝尔说。

“这样的话，他就情有可原了。”亨利说。“可怜的冲贝尔，刚才朕就没有将你认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我总有一天要找个地方，同他出出这口怨气。”年轻人说，他在这方面简直一点不象德国人。

“我对这个奴才倒没有什么责怪的，”德帕农说，“我恨的是他的主子安茹公爵大人。”

“对，对！”冲贝尔叫道，“安茹公爵大人想先把我们痛痛快快地捉弄一番，然后再把我们宰掉。”

“大街上到处都是对安茹公爵的赞美声，陛下刚才也听到了。”

格吕和莫吉龙同声对亨利说。

“问题是，今晚主宰巴黎的是他，而不是我们的国王。”德帕农说。接着，他又转向亨利：“陛下如果再去走走，将可看到他们对待陛下会不会比我们好些。”

“啊！这个安茹！这个安茹！”亨利声色俱厉地骂道。

“啊！陛下这种话还是少说一些吧。‘啊！这个安茹！这个安茹！’可是说完之后，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冲贝尔说。“我可要告诉陛下，陛下的这个兄弟正在率领一帮人搞什么阴谋。我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天哪！”亨利说，“德帕农刚才进来之前，朕对他俩讲的也正是这一点。可是他们耸耸肩，把背转过去，根本不理朕。”

“陛下，”莫吉龙说，“我们刚才所以耸耸肩，把背转过去，并不是不同意陛下关于存在着一个阴谋的说法，而是因为看不出陛下打算粉碎这场阴谋。”

“现在，”格吕说，“我们都转过身来向陛下大声疾呼了：救救我们吧，陛下，或者说，救救您自己吧。因为我们一死，陛下也就完了。吉斯先生明天就要到宫里来，让陛下给神圣同盟任命一位首领。陛下当然会任命安茹公爵的，因为陛下早已答应他了。而一旦安茹公爵坐上神圣同盟的宝座，也就是说，一旦他成为被今天晚上的狂热场面鼓动起来的十来万巴黎市民的首领，他对陛下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啊！”亨利说。“要是朕采取果断行动，你们是否全力支持？”

“愿为陛下效劳！”几个年轻人同声答道。

“不过，”德帕农说，“请陛下给我一点时间去换换衣服。”

“到朕的藏衣室去，德帕农。你的个儿同朕相仿，叫朕的仆人拿两件衣服给你。”

“我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洗个澡。”

“到朕的浴室去吧，冲贝尔，那儿会有人帮你料理一切的。”

“陛下，”冲贝尔说，“可否认为，我们今晚所受的耻辱将可得到洗雪。”

亨利打了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耷拉着脑袋，沉吟了半天，随后说道：

“格吕，去看看安茹先生回到宫里没有。”

格吕应声走了出去。德帕农和冲贝尔没有马上离去，大家都在等待格吕探听的结果。人们的情绪一下子被即将到来的一场较量激发起来了。看一个水手是否顽强，不是在暴风雨中，而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

“陛下是否已拿定主意？”莫吉龙问。

“你们等着瞧吧。”国王说。

格吕回来了。

“公爵还没回来。”他说。

“很好。”国王说。“德帕农，你去换衣裳。冲贝尔，你去把身上的颜料洗掉。格吕和莫吉龙到院子里去放哨，直到朕的弟弟回到宫里为止。”

“他回来后怎么办？”格吕问。

“他一回来，你们就叫他们把卢浮宫所有的大门都关起来。去吧。”

“好极了，陛下。”格吕说。

“陛下，”德帕农说，“我过十分钟就来。”

“陛下，我就说不准了，天晓得这种鬼颜料好不好洗。”

“朕只能对你说，快去快回，”国王说。

“陛下一个人在这里？”莫吉龙问。

“不，莫吉龙，朕同天主在一起。朕将祈祷天主保佑我们一切顺利。”

“那就请陛下祷告吧，”格吕说。“因为我已开始感到，天主已同魔鬼达成默契，要将我们这些人打入地狱。”

“阿们！”莫吉龙最后说了一句。

两个到院内放哨的年轻人立即从一扇门走了出去。另外两个准备洗澡换衣服的人，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

国王一个人留在房内，在跪凳上跪了下来。

## 第四十五章

### 阶 下 囚

时钟敲了十二下，卢浮宫通常是在这个时候关上大门的。有先见之明的亨利，料定安茹公爵今晚必会回到卢浮宫来过夜，以便使巴黎今晚这场喧闹在国王心中引起的疑虑有所缓和。

国王因而下令将关门的时间延长到凌晨一点。

零点一刻，格吕走来报告：

“陛下，公爵回来了。”

“莫吉龙在干什么？”

“他还呆在院子里，看公爵是否还出去。”

“有没有什么危险？”

格吕作了一个动作，那意思是说，现在再不行动，将悔之晚矣。

“那就……让他安安稳稳地睡觉去吧，”亨利说。“他身边有什么人？”

“蒙梭罗先生和他的日常侍卫。”

“布西先生呢？”

“没有来。”

“很好。”见安茹公爵今天没有将这个勇猛无比的随从带来，国王顿时感到如释重负。

“陛下有什么吩咐？”格吕问。

“叫德帕农和冲贝尔快来，并去告诉蒙梭罗先生，说朕现在要见他。”

格吕欠了欠身，带着对公爵恨之入骨和急于复仇的迫切心情，立即走去执行国王交给的使命。

五分钟后，德帕农和冲贝尔，一个通身焕然一新，一个洗得干干净净，先后走了进来。遗憾的是，冲贝尔脸上的毛孔里，依然残存着一点淡蓝色。浴室的仆人说，这些地方，必须经过几次蒸汽浴方可全部洗尽。

紧接着他俩之后，蒙梭罗先生也走了进来。

“陛下的侍卫官刚才通知我，说陛下召见我。”这位狩猎官欠了欠身说。

“是的，先生，”亨利说，“今晚散步时，朕见天空星光灿烂，月华如水，觉得天气既然这样好，我们明天正好去打打猎。现在是午夜刚过，伯爵先生，请立即到万森去，替朕赶一只黄鹿出来，明天我们就去围猎。”

“陛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蒙梭罗说，“陛下明天不是已经约见安茹大人和吉斯先生，要给神圣同盟任命一名首领吗？”

“不错，先生。还有吗？”国王的语气是那样傲慢，不容对方有任何驳辩。

“还有，陛下……时间恐怕也不够了。”

“狩猎官先生，一个善于使用时间的人，是不会为此而感到忧虑的。朕刚才那样说，也就是这个意思。你若马上出发也还来得及，但必须是马上出发。今天夜里赶出一头黄鹿，我们明天上午十点去围猎，你的时间是绰绰有余的。别说了，马上动身吧！格吕、冲贝尔，传朕的话，叫人给蒙梭罗先生打开卢浮宫大门，他一出去，就将大门关上。”

蒙梭罗带着无比惊讶的神色，辞别了国王。

“国王陛下今天是不是有点心血来潮？”走到候见厅后，他问



两个年轻人。

“是的，”格吕和冲贝尔爱答不理地应了一声。

蒙梭罗见自己从他们这儿不可能打听到任何情况，也就缄默无言了。

他不由地向安茹公爵住的地方瞥了一眼，心中嘀咕道：“啊！这对亲王殿下看来不是什么好的朕兆。”

但他已不可能向公爵发出任何信号。格吕和冲贝尔，一边一个，紧紧地守在两旁。他一度以为两个嬖幸事先一定接到命令，要把他逮捕下狱，等到走出卢浮宫，听到大门重新关上后，他才明白自己这样疑神疑鬼，是毫无根据的。

十分钟后，冲贝尔和格吕回到国王身边复命。

“你们四人现在一句话也不要说，跟朕来。”亨利说。

“到哪儿去，陛下？”胆小的德帕农问。

“到那儿就自然知道了，”国王说。

“走！”四个年轻人齐声应道。

他们于是整了整身上的剑，系好斗篷上的扣子，跟着国王出了房间。国王手上提着一盏风灯，把他们带到一条读者已经知道的暗道里。读者想必记得，王太后和国王查理九世曾不止一次通过这条暗道，走到公主玛戈的房间里，而这个房间，我们已经说过，如今正被安茹公爵占用着。

公爵的一个仆人正在暗道里值勤。但他已来不及退回去向公爵报信，亨利一把抓住了他，命他不可声张。随后，几个嬖幸把他推到一间房间里关了起来。

国王亲自扭动门把，打开了安茹公爵的房门。

公爵刚刚上床，心中正被今晚见到的各个场面所唤起的野心勃勃的梦想陶醉着。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大受颂扬，而国王的名字却黯然失色。他看到吉斯公爵陪着他走上大街时，巴黎市民一见他和他的卫士到来，便纷纷让开一条道，而国王的卫士则到处受到人们的嘲讽、讥笑和辱骂。他这一生已经偷偷摸摸，不知搞了多少阴谋，

但在市民中还从来没有赢得这样大的声望，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希望了。

他刚刚把吉斯公爵托蒙梭罗先生给他送来的一封信放到床头柜上。信中提醒他切不要错过明天上午国王起床后的接见。

吉斯公爵这样做，其实是多此一举。这千载难逢的时刻，他是不会让它轻易错过的。

因此，当他看到通向暗道的门忽然打开时，心中着实大吃一惊，而当他看到推门进来的是国王时，就更是吓得魂不附体了。

亨利示意四个嬖幸呆在门边，自己迈着庄重的步伐，双眉紧锁，默然无声地走到弗朗索瓦床前。

“陛下深夜光临，”公爵慌乱地说，“令我不胜惊恐……”

“你害怕了，是不是？”国王说。“朕完全理解你此刻的心理。不，躺在床上好了，弟弟，不必起来。”

“陛下……对不起。”举止失措的公爵，慌忙从床头柜上把刚才读过的那封信拿了过去。

“你在看信？”国王问。

“是的，陛下。”

“这封信一定很有意思，因为深更半夜，你还有这样大的兴致来读它。”

“啊！陛下，”公爵慌乱地笑了笑，“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不过是晚上收到的一封普通来信。”

“当然，朕知道，”亨利说，“傍晚收到的一封维纳斯<sup>①</sup>来信。不，不是，朕弄错了，由伊里斯或墨丘利<sup>②</sup>送来的信，封口不可能加盖这样大的印章。”

公爵赶紧把信捏到手心里。

“这个弗朗索瓦倒很能保密哩，”国王哈哈大笑，但这笑声听来却象是愤怒的咆哮，使公爵感到惊恐不已。

---

①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

② 伊里斯和墨丘利，分别为希腊和罗马神话中传递信息的神。这里指一般信使。

但他仍然竭力使自己恢复了一点镇静。

门外四个人这时忽然动了一下，使他感到，他们正在那里偷听，并对他们兄弟间已经开始的这场谈话颇感满意。他于是说道：

“陛下是否有什么事要单独同我谈？”

“是的，先生。”亨利将“先生”两字说得特别重。这是法国宫廷在正式场合对国王的兄弟的习惯称呼。“不过这件事，朕今天要当着外人的面对你讲。”随后，他转向门外的四个年轻人说，

“喂，先生们，我们的讲话，你们可以听，这是朕让你们听的。”

公爵抬起头来，露出一副无比狠毒的样子。只见他说道：“陛下要是存心污辱我这样一位亲王，就不应当让我住到宫里来。因为在自己的公馆里，我倒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回答陛下的问话。”

“不对。”亨利无情地挖苦道，“你忘了一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管你到哪里，你都是朕的臣民。谢天谢地，朕是国王！……朕是这块土地上的国王！……”

“陛下，”弗朗索瓦叫道，“我现在是呆在……母后居住的地方。”

“母后住的地方也是朕的。”亨利说。“好吧，先生，咱们别浪费时间了，把那张纸片给我。”

“什么纸片？”

“你刚刚看的那封信。这封信刚才还打开了放在你的床头柜上，一看到我来，你就拿起来了。”

“这样做是否适当，请陛下考虑。”公爵说。

“考虑什么？”国王问。

“这是有失陛下的身份的，只有陛下的警官才会做出这种事来。”

国王顿时脸色铁青。

“把信交出来，先生。”他说。

“一封女人的信有什么好看的？请陛下三思。”弗朗索瓦说。

“有些女人的信倒要非看不可，不看就会后患无穷，我们的母

后写的信即为一例。”

“哥哥！”弗朗索瓦叫道。

“把信交出来，先生。”国王跺着脚大声说道。“你要再不交，朕就叫四个瑞士人来动手了。”

公爵把信在手里揉成一团，纵身一跃，跳下床来，显然想将信扔到壁炉里付之一炬，口中一边说道：

“陛下对自己的兄弟为何相逼如此？”

亨利早已觉察其意，立即抢步上前，挡住他的去路。

“不，你不是朕的弟弟，”他说，“你是朕最凶恶的敌人！你不是朕的弟弟，而是整整一个晚上，跟在吉斯先生的马屁股后面跑遍巴黎大街小巷的安茹公爵！你的同党洛林亲王给了你一封信，你居然想隐瞒朕。”

“不，陛下的情报这一次是完全错了，”公爵说。

“告诉你，朕早已在封口上看到刻着三个雌鹌的印章，这三个洛林雌鹌早就野心毕露，妄图一口吞下法兰西王室的百合花徽了。你还是放明白点，快点交出来吧，要不朕就……”

亨利向前逼近一步，把手放到了公爵的肩上。

弗朗索瓦向门外瞟了一眼，发现四个嬖幸正怒目圆睁，将剑从剑鞘中拔了出来，因此，国王的手一放到他的肩上，他就双膝着地，上身靠着床，一下跪了下来，一边拚命叫喊起来：

“救命呀！救命呀！我哥哥要杀我了。”

叫声特别凄惨，表明弗朗索瓦确实是这样想的。国王听了不禁为之一振，一想到他内心的恐惧一定比这叫声所反映的还要强烈，他胸中的怒火不由地顿然平息了。因为他认为，弗朗索瓦此刻一定以为他今晚此来是要暗害他的，果然如此，那就是一场骨肉相残了。一想到，如同一切行将覆灭的王室一样，在他这个可诅咒的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早已成为司空见惯，他的脑际不禁感到一阵昏眩。只见他向弗朗索瓦说道：

“不，弟弟，你错了。朕并不想要你的命，你不必怕成这种样

子。经过刚才一场较量，你应当承认你现在是朕的手下败将。你应当知道，朕是一国之主。这一点，如果你过去不明白的话，那么现在总该明白了。好吧，大声说一说，是不是这样？”

“啊！是这样，哥哥，我承认。”公爵大声叫道。

“很好。这封信呢？……朕现在命令你把它交出来。”

安茹公爵把信扔到了地上。

国王从地上捡起信，读也没有读，便折叠起来，放入系在腰间的钱袋里。

“没有什么事了吧，陛下？”公爵瞥了一眼国王。

“不，先生，还没有完。”亨利说。“今天这场骚乱所幸没有造成什么大乱子。你同这件事是有关系的，朕现在要你呆在房间里，直到朕对你的怀疑完全消除为止。这个房间，你已经住了很久，对你非常适合，并没有多少监狱的样子，你就在这儿呆下来吧。此外，还有几个人陪伴你，不过他们将呆在门外。今天夜里，这四位先生将负责守护你，明天早上会有瑞士人来接替他们。”

“这样说，我就再也看不到我的那些朋友了？”

“你说的是哪些人？”

“比如说，蒙梭罗先生，里贝拉克先生，昂特拉格先生和布西先生。”

“啊！你还在张口不离布西。”国王说。

“他难道得罪陛下了吗？”

“是的，”国王说。

“什么时候？”

“已经是多次了，特别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他今天晚上干了什么啦？”

“在巴黎街头侮辱了朕。”

“他侮辱了陛下？”

“是的。他侮辱了朕，或者说，侮辱了朕的朋友，反正是一样。”

“布西今晚在街上污辱了陛下的人？陛下一定听错了。”

“朕不会冤枉他的，先生。”

“陛下，”公爵喜形于色地叫道，“布西先生已经两天没出门了。他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发烧。”

国王转过身来，看着冲贝尔。

“他要是发烧的话，”年轻人说，“至少不是在家里，而是在贝壳街。”

“谁告诉你布西到贝壳街去了？”公爵从地上爬起来说。

“我亲眼看到的。”

“你在街上看到布西了？”

“他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心里乐滋滋的，看去简直象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平素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的那个雷米，大概是他的马夫或医生吧？天晓得他是干什么的，当时正陪着他。”

“经你这样一说，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公爵不胜惊讶地说。“我晚上还去看了他，他当时正盖着被躺在床上。他一定是把我骗了。”

“很好，”国王说。“等到今晚的事全部查清，他将同别人一样受到惩罚。”

公爵一转念，觉得让国王的怒火转移到布西身上去，正可以摆脱其盛怒，因此没有再为他辩护。相反，他却在落井下石了，只听他说道：

“布西先生在拒绝同我出去后，如果真的独自一人到了街上，污辱了陛下的人，这只能说明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因为我对陛下的忠诚他是知道的。”

“先生们，”国王说，“你们都听到了，朕的弟弟说，他没有让他出去。”

“那就太好了。”冲贝尔说。

“怎么太好了？”

“因为这样一来，陛下大概会同意我们爱怎么干都可以了。”



“行，这件事以后再说吧，”亨利说。“先生们，朕现在就把弗朗索瓦托付给你们了。今天夜里，你们就在这里守护他，一定要把他看作国中仅次于朕的人而对他格外敬重。”

“啊！请陛下放心，”格吕向公爵看了一眼说。公爵一见那神态，不禁吓得浑身战栗。“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位亲王殿下。”

“很好，那就再见了，先生们。”亨利说。

“陛下，”公爵哭丧着脸说，国王的离去使他感到更加惊慌不安了。“我难道真的就这样被囚禁起来了。不但我不能出去，连我的朋友也不能来看我了。”

他忽然想起明天早上必须同吉斯先生一起参加国王接见的。眼见国王的态度就要软下来了，他立即哀求道：

“陛下总得让我去出席明天上午陛下起床后的接见吧。我的位置是在陛下的身旁。即使在那里，我也还是陛下的阶下囚，甚至会比别的地方看守得更好。请陛下开恩，让我去吧。”

国王觉得，答应他这一点小小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正要点首同意，蓦见门外站着一个身材细长、四肢十分灵活的人，正在那里杀鸡抹脖子似的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总之全身都在晃动，叫他千万别答应公爵的要求。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西科。

国王于是向弗朗索瓦说道：“不必，你就呆在这里好了，先生。朕觉得你还是呆在这里为宜。”

“陛下，”公爵嗫嚅着叫了一声。

“只要朕这个法国国王觉得这样为好，先生，你就应当以此为满足。”国王又十分傲慢地说了一句，从而使公爵彻底绝望了。

“我早就说过，法国的真正国王是我。”西科在门外嘟哝了一声。

## 第四十六章

### 清晨来客

第二天早上九点左右，布西安详地坐在餐桌上，同雷米一起吃早餐。作为医生，雷米给他开列的食谱，都是营养丰富的补品。他们在谈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雷米又若有所思地想起了埃及圣女教堂的那幅壁画所描绘的故事。

“雷米，你说说，”布西突然问道，“我们昨晚经过贝壳街时，见到一个人被人按在一口染缸里，此人你认出来没有？”

“没有，伯爵先生。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在想，他可能是谁？”

“你也没有把他认出来？”

“没有，他脸上那时已弄了许多蓝颜料，叫人不可辨认了。”

“我本来应该去帮他一把，”布西说，“把他从歹徒手中救出来，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我当时正在想着自己的事，哪有心思去管他？”

“我们没有认出他来，”勒·奥杜印说，“但他是肯定将我们认出来了，因为我们的面孔并没有变样。我感到，他似乎瞪着可怕的两眼，向我们挥着拳头。”

“是吗，雷米？你能肯定吗？”

“他的目光十分凶狠，这是确实无疑的。至于是否向我们挥动拳头，我就不敢断定了。”勒·奥杜印赶忙补充一句，他对布西的暴躁脾性是非常了解的。

“这样的话，雷米！那就要弄清楚此人是谁了，我是受不了这

种污辱的。”

“等一等，等一等。”雷米忽然象是有了什么惊人发现似的叫了起来。“啊！上帝！想起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

“从哪里看出来的？”

“我听到他骂了一句。”

“这有什么奇怪的？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骂人的。”

“当然，不过他说的是德语。”

“是吗？”

“他骂了一句：Gott verdamme<sup>①</sup>。”

“这么说，他是冲贝尔了。”

“是他，伯爵先生，准是他。”

“这样说来，亲爱的雷米，你应当再调配一些药膏准备着。”

“为什么？”

“看来过不了几天，我们俩总会有人受伤的。”

“您难道疯了？”雷米挤着眼，做了个鬼脸说。“您身体刚好，又遇到了这样的喜事，怎么还要去同人家决斗？您这次大难不死，而且好得这样快，完全是因为得到了埃及圣女的保佑。如果您再度受伤的话，她是不会再来管您的。要知道，基督一生也只是显过两次灵。”

“不，雷米，”布西说，“一个人当他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去同人家决斗会有多大乐趣，你是想象不到的。我自己就有这种体会，每当我在赌场上输了钱，或者发现自己的女友不忠，再或是因为某件事而心中感到不快的时候，我是怎么也决斗不好的。可是，当我手头宽绰、无忧无虑、胸怀坦荡的时候，我就会迈着坚定的步伐，泰然自若地走到决斗场上去。我会满怀信心地一眼看透对方的心境，以必胜的信念压倒对方。这时候，我完全象是一个在赌场上以生命进行赌博而又确信牌风对自己有利、可以把

---

① 德文：“该死！”

对方手中的金币全部囊括过来的人一样。总之，我会胸有成竹，毫无惧色地向对方冲去。雷米，今天要是同人决斗的话，我是肯定会万无一失的。”布西将一只手向他伸过来说，“这都是亏了你，否则我是不会有这样好的心情的。”

“不，请别再说下去了，”勒·奥杜印说，“不管这场决斗能给您带来多大乐趣，您再也不能去惹事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已将您托付给我，并要我保证不让您遇到任何意外，因为她认为，您上次决斗所以能幸免一死，完全是亏了她，因此决心不让您再去莽撞行事。”

“我的好雷米！”沉浸于幸福中的布西不觉叫了一声。

“啊！您现在叫我‘好雷米’，”勒·奥杜印说，“是因为我给你们安排了一场花园相会。可是等蒙梭罗夫人一走，您将不知叫我什么哩。”

“她真的要走？”布西大声说，“别开这种玩笑了，勒·奥杜印。”

“先生，我说的是实话。您难道一点不知道她要到安茹去？也不知道我也很快要经受同热尔特鲁德小姐别离的痛苦……啊！”

布西听他说出自己的苦恼，不禁一笑，问道：

“你爱她吗？”

“这还用说？而且她也……您还不知道她是怎样打我的哩。”

“你就让她打了？”

“她一时心血来潮，定要让我替她调配一种可以将脸上的污秽除尽的软膏。”

“这样的话，你应该将这种软膏送几瓶给冲贝尔。”

“别再提冲贝尔了，还是让他自己去洗掉脸上的颜料吧。”

“对，我们还是来谈谈蒙梭罗夫人吧，不，应当说梅里多小姐，因为你知道……”

“上帝！我当然知道……”

“雷米，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走？”

“啊！我早就料到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认为还是越晚越好，伯爵先生。”

“为什么？”

“原因有二：首先，安茹先生这个您所跟随的亲王，昨天晚上看来十分忙碌，显然很快会需要您的。”

“其次呢？”

“其次是蒙梭罗先生。上帝保佑，到目前为止，他对您尚未产生任何怀疑。不过您要是同他的妻子——虽然她并不是他名副其实的妻子——同时离开巴黎的话，恐怕会引起他的疑心的。”

“他疑心又怎样？”

“当然，不过这却同我有关哩，亲爱的老爷。替您医治剑伤，我觉得倒没什么，因为，您的剑术无以敌挡，即便受伤，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所担心的是暗中投向您的匕首，特别是嫉妒成性的男人，是无比狠毒的。这种人同野兽一样，一旦向你扑来，那是极其凶猛的。您只要看看可怜的圣梅格兰是怎么死的，就知道了。吉斯先生对他使用的手段是多么残忍。”

“亲爱的朋友，如果我命中注定要死在蒙梭罗手上呢？”

“死在他手上？”

“是的。他很可能会把我杀死。”

“那样的话，只要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至多一年，狄安娜就会成为他真正的妻子。那时候，您那在天国安息，或者说，在地狱受苦的灵魂，一定会痛苦万分，但无从反对了，因为您的灵魂那时已没有躯壳了。”

“说的对，雷米。我要好好保住我这条命。”

“好极了。不过单单保住性命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我的劝告，外表上同蒙梭罗过得去。他现在正对安茹公爵恨之入骨，因为当你卧病在床的时候，公爵曾象求爱的西班牙人那样，在他妻子的窗前走来走去。当时人们没有将他认出来，以为那是他的侍从奥里利。您现在正可以同这位有名无实的丈夫接近，但绝不要向他询

问有关他妻子的事，因为您知道，这根本没有必要。这样的话，他会到处赞扬您，说您具有西庇阿<sup>①</sup>的美德：沉默寡言，为人正派。”

“你说的很对，雷米。”布西说。“对于这头熊，我现在已没有什么好嫉妒的了，相反，我要去驯服他。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啊！雷米，你对我有什么要求，请直言不讳，我现在心情这样好，什么都好办。”

这时，门上响起了扣门声，两人于是停止了谈话。

“谁？”布西问。

“大人，”门外传来侍从的声音，“外面有位先生要见大人。”

“这样早来见我，他是谁？”

“不知道。他个儿很高，披着绿天鹅绒斗篷，穿着粉红色的袜子，相貌长得有点滑稽，但为人好象很正派。”

“会不会是冲贝尔？”布西自言自语道。

“不会，他说这个人个儿很高。”

“不错，那么是蒙梭罗？”

“也不会，因为蒙梭罗长得獐头鼠目。”

“说的对，雷米。看来不是他们俩，让他进来吧。”

过了片刻，来客出现在门边。

“啊！上帝！”布西站起身，抢步迎了上去，雷米趁此当儿，很知趣地从旁门退了出去。

“西科先生！”布西叫道。

“是我，伯爵先生。”西科说。

布西带着惊奇的目光，直瞪瞪地看着他：

“不知先生光临寒舍有何贵干……”

西科没等他再说什么，便一本正经地说：

“先生，我今天来要同您谈一笔小小的交易。”

---

<sup>①</sup> 即小西庇阿（公元前185—公元前129），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



“请说吧，先生，”布西不解地看着他。

“我要是给您帮了大忙的话，您将怎样谢我？”

“那要看您帮的是什麼忙了，先生。”布西傲慢地说。

西科装作没有看到他那傲慢的神态。只见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跷起二郎腿说：

“先生，您对我连一句客气话也没有，怎么也不让我坐下来？”

布西顿然满面通红。

“待会儿，等我给您帮了忙后，这可要加在一起算。”西科又说。

布西一言未答。

“先生，您知道神圣同盟吗？”西科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只是风闻一点。”布西说，开始对西科的谈话有所注意了。

“这样的话，先生，”西科说，“您大概也知道，这是一个正直的基督徒组织。其宗旨是要怀着虔诚的信念，把另一个教派——胡格诺派斩尽杀绝。先生，您是不是神圣同盟成员？……至于我，我是早就参加了。”

“先生？”

“请告诉我您是不是？”

“这个问题真叫我感到莫名其妙，”布西说。

“我现在问您是不是神圣同盟成员？您听到没有？”

“西科先生，”布西说，“我不喜欢您这样向我提问，因为我根本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请谈点别的吧。出于礼貌，我可以再等您几分钟。告诉您，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当然也不喜欢提出这种问题的人。”

“好极了，如同蒙梭罗先生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您的这种礼貌真是太合乎礼仪了。”

听西科一本正经地提到蒙梭罗的名字，布西不觉一惊，心下思

付道：

“怪哉！蒙梭罗难道已经发现什么了？这个西科是不是他派了来向我探听虚实的？……”

随后，他大声说道：

“西科先生，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给您的时间只有几分钟。”

“我是一个乐天派，”西科说，“能有几分钟，那就很不少了。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们可以谈许多话。应当说，我刚才的问题本来是可以不提的，因为您即使不是同盟的成员，迟早也总会参加的，这是因为安茹先生已经参加了。”

“安茹先生！谁告诉您的？”

“恕我在这里引用一句律师先生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是他本人对我说的。’比方说，亲爱的尼古拉·达维先生这个照亮了巴黎论坛的火炬，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这个火炬不知被谁吹灭了。因此，我想您应当明白，既然安茹公爵已经成为同盟的一员，您作为公爵的一条得力的臂膀，是不可能长久呆在外面的，因为神圣同盟一定知道，他们让一个独臂将军作自己的首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西科先生，请问还有什么见教？”布西的语调变得越来越不客气了。

“还有什么？”西科说。“不管您是同盟的实际成员也好，还是大家这样以为也好，您都一定会遇到亲王殿下已经遇到的麻烦。”

“亲王殿下怎么啦？”布西问。

“先生，”西科站起身来，摆出布西刚才那种傲慢不逊的样子，“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而且，恕我说得直率一点，我更不喜欢这样向我提问题的人。所以很想不管您，让您去碰一碰您的主人昨天夜里遇到的麻烦。”

“西科先生，”布西莞尔一笑，微笑中显露出他这样一个人所能表示的全部歉意。“请告诉我公爵现在在哪儿。”

“他被囚禁起来了。”

“在什么地方？”

“在他的房间里。我的四个朋友在看守他。他们四个人真是各具特色，冲贝尔先生昨天晚上被人弄了一身的蓝。这您是知道的，因为他在染缸里受折磨的时候，您正从那儿经过。德帕农先生因为受了一场虚惊，那一张吓黄了的脸，至今仍然十分醒目。格吕先生怒不可遏，满脸气得通红。莫吉龙先生因为对一切感到厌烦，脸色显得异常苍白。再加上早已吓得面色发青的公爵，我们这些有幸呆在宫里的人，因而看到了一场奇妙的景致，真是红黄蓝白绿五色俱全，如同天上的彩虹一样。”

“那么先生，”布西说，“您是否认为，我现在也可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可能面临着危险？您说得太轻松了，先生。我敢说，来抓你的人此刻恐怕已经出发了。”

布西周身一阵战栗。

“布西先生，您是否想到巴士底狱去住住？那个地方环境安静，很适于思考问题，监狱长洛朗·泰斯图先生又精于烹饪艺术，他给那些小鸽子们做的饭菜，真是不知有多可口。”

“他们难道要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布西问。

“天哪！布西先生，我衣袋里现在就有一份把你关进巴士底狱的逮捕令。您是否愿意看看？”

说着，西科果然从那宽大的裤袋里取出一份由国王签署的正式命令。命令要求立即将路易·德·克雷蒙·布西·当波瓦兹先生逮捕下狱。

“这是格吕的大笔，”西科说，“写得还不错吧？”

“这样说来，先生，”布西激动地说，“您确实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我想是的，”西科说。“现在您总该相信我刚才的话了。”

“可是先生，”布西说，“请您相信，我并不是一个毫无气节

的懦夫。您今天特意来救我，是否为了便于在日后的适当场合污辱我的人格？因为您爱的是国王，而国王却并不爱我。”

“伯爵先生，”西科站起来，向他欠了欠身说，“救您就是救您，请别想得太多。您还是想想怎样谢我吧。”

“啊！这样深情的关照，真叫我不知如何感谢。”

“我一开始不就说了吗？希望您能给我以报答。”

“不错。”

“那么您将怎样报答？”

“啊！先生，您需要什么，请照直说吧。”

“好，万一将来我需要您给予帮助的时候，您是否也能慷慨相助？”

“我发誓，只要能够办到，一切都不在话下。”

“很好，我需要的就是这句话，”西科立起身说。“现在请骑上马走吧，我还要把这份命令送给负责逮捕您的人去。”

“您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抓起来呢？”

“瞧您说的，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不要忘记，我也是一名豪侠之士，先生。”

“我这一走，就把公爵扔下了。”

“您对此不必有任何不安，他早已抛弃您了。”

“您真是一个正直的人，西科先生，”布西说。

“天哪！这我自己知道，”西科说。

布西于是大声呼叫勒·奥杜印。

应当说，勒·奥杜印一直呆在门外静听，所以布西一叫，他便走了进来。

“雷米，快去备马。”布西说。

“马已备好了，大人。”雷米不慌不忙地说。

“先生，”西科对布西说，“这个青年看来非常精明。”

“天哪！这我自己知道。”雷米说。

西科于是向他欠了欠身，他也赶忙向西科躬身施礼，这场景倒

象是五十年后，纪尧姆·格兰同戈蒂埃—加尔吉<sup>①</sup>互相寒暄时一样。

布西抓了两把金币放进自己的口袋和勒·奥杜印的口袋。

接着，他向西科欠了欠身，再次向他表示感谢，准备走到院子里去。

“对不起，先生，”西科说，“我想看着你们起程后再离去。”

他于是跟着布西和勒·奥杜印一同走到一个小院里。院子里，果然有两匹马已经备好马鞍，正在等着他们。

“我们到哪里去？”雷米一边漫不经心地整理马鞍，一边问道。

“到……”布西似乎难于启口。

“去诺曼第怎么样？先生？”西科问，一边带着内行的眼光，对着两匹马端详。

“不，太近了，”布西说。

“弗朗德尔呢？”西科又问。

“太远了。”

“看来您想到安茹去，”雷米说，“那地方倒也不远不近，您说是吗？伯爵先生。”

“对，到安茹去。”布西顿时面红耳赤。

“先生，”西科说，“你们已经选好目的地，马上就要上路了……”

“是的。”

“祝你们一路平安。祷告时，别忘了为我祝福。”

他于是迈着庄重的步伐，离开了他们，身上那把长剑碰到了房屋的墙角上。

“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先生，”雷米说。

“咱们快走，或许能赶上她，”布西说。

---

<sup>①</sup> 纪尧姆·格兰（1554—1634）和戈蒂埃—加尔吉（1573—1634），法国著名滑稽喜剧演员。

“啊！先生，”勒·奥杜印说，“您要是能超越命运的安排，那么命运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他们踏上了通往安茹的大路。

## 第四十七章

### 西科独奔

离开布西公馆时，西科外表虽然十分平静，但内心却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喜悦。

他觉得自己做了两件称心如意的事，首先，为布西这样一位忠勇之士尽了一点犬马之劳；其次，由于他略施了一点小计，国王因而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采取断然措施了。

因为，鉴于大家所知道的布西先生的为人和吉斯先生收罗党羽的本领，如果让这两个人捏合到一起，巴黎城内很可能会出现一场来势凶猛的风暴。

事态果然象国王所忧虑和西科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着。

吉斯先生上午在家里接待了神圣同盟的骨干分子，他们把昨天晚上在繁华路口、各大饭店门前和教堂里征集到的签名，纷纷给他送了来。他告诉他们国王将给同盟任命一名首领，并要求他们，不管国王任命谁，都必须坚决服从。此后，他同红衣主教和梅茵公爵谈了一会儿，便走出大门，到安茹公馆去了。他还是昨晚十点在大街上同安茹公爵分手的。

西科早已料到这一着，所以一辞别布西，他便立即赶到了安茹公馆附近，公馆位于奥特菲伊街和圣安德烈街的拐角处。

他刚到达那里一刻钟左右，便看到吉斯先生从于歇特街来了。



他藏在墓地街街角，看着吉斯公爵进了公馆的大门。

公爵遇到的第一个仆人告诉他说，他正为亲王昨晚没有归来而感到忧虑，但他认为亲王殿下一定在卢浮宫过夜了。

公爵说，既然亲王不在公馆，他想找奥里利谈一谈。仆人说，奥里利就在亲王的书房里，随时可以去找他。

公爵于是走了进去。

大家知道，奥里利是安茹公爵的琴师和心腹，对公爵的隐私一向深为了解，所以吉斯先生认为，他不会不知道亲王殿下的行踪。

但奥里利此刻也同那个仆人一样焦虑不安。只见他一会儿在诗琴<sup>①</sup>上心不在焉地弹几下，一会儿又站起身，踱到窗户边，看亲王有没有回来。

他已经三次派人去卢浮宫询问，但去的人每次都回来说，亲王大人昨晚回到宫内太晚，现在还在睡觉。

吉斯先生向奥里利问了问安茹公爵的情况。

奥里利说，他同公爵昨晚是在桔树街街角被一群拥往“星辰饭店”的人群挤散的，后来他便独自回到了公馆内，一点不知道公爵打算在宫里过夜。

这位琴师还告诉洛林亲王，他已派出三批人到宫内打听消息，但三批人对他的答复都不约而同。

“现在已经十一点，他还在睡觉？不可能。”吉斯先生说。“这个时候连国王也起来了。奥里利，你应当亲自去一趟。”

“我刚才也是想去的，大人，”奥里利说。“但我担心所谓‘还在睡觉’，不过是他向卢浮宫门房交待的一句话。他可能正同哪个女人呆在城里什么地方。果然如此，我们到处找他，他会恼怒的。”

“奥里利，听我说，”吉斯先生又说。“亲王殿下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不会在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子去同哪个女人调情的。你不

---

<sup>①</sup> 诗琴，16—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乐器。

必担心，现在就到卢浮宫去，他一定在那里。”

“先生，既然您一定要我去，那我马上去走一趟。但我见到他后，对他说什么呢？”

“你告诉他，我们下午两点到宫里拜见国王，但拜见国王之前，我们应当先碰个头。你知道，奥里利，”吉斯先生忽然沉下脸来，很不客气地说，“国王马上就要给神圣同盟任命一位首领，现在不是蒙头大睡的时候。”

“好的，大人，我这就去请亲王殿下回来。”

“你告诉他，我正在这里焦急地等着他。因为接见虽然定于下午两点，但许多人已经去了。时间很紧，一刻也不能再耽搁了。你走后，我就派人去把布西找来。”

“好，就这样，大人。可是万一我在宫里没有找到亲王殿下，那将怎么办呢？”

“奥里利，你要是在宫里找不到他，也就不必再去白费劲了。你可以在以后把我现在亟盼见他一面的迫切心情告诉他。不管他来不来，我是一定要在差一刻两点到达宫里的。”

奥里利向公爵行了个礼，走了出去。

西科一见他匆忙走出，立即猜到他要到哪里去。

吉斯公爵现在还蒙在鼓里，要是他得知安茹先生已经被捕，他们的一切也就完了，至少也会是乱作一团的。

西科见奥里利进入于歇特街，直奔圣米歇尔桥而去，他没有跟踪前往，而是迈开大步，直下圣安德烈街，等到他在纳斯尔渡口渡过塞纳河时，奥里利才到达离大夏特来城堡不远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跟着奥里利，去看一看今天将要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

他沿着河岸，穿过兴高采烈的人群，来到了卢浮宫门前。他觉得，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卢浮宫的外貌依然是那样安详，那样和蔼可亲。

他在宫里有自己的知心好友和熟人。只见他先同门前的警卫官

谈了谈。对于那些前来打听消息和喜欢猎奇的人来说，此人总是不可轻慢的重要人物。

警卫官满脸堆着笑，告诉他，国王已经醒来，心情甭提有多好。

奥里利于是又走过去找门房攀谈。

门房正在那里对穿着簇新服装的仆人逐一进行检查，并给他们分发新式长戟。

他也面带笑容，同这位琴师拉扯了两句，使他对宫内的政治气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他于是又向前走去，踏上了通向公爵房间的楼梯，不时停下来向挤满候见厅的朝臣，频频点头致意。

走到公爵的房门口，他见西科正坐在一个马扎上，对着一盘棋，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独弈。

他想过去，但西科的两腿横在那里，使他无法通过。

他只好拍了拍西科的肩膀。

“啊！是您，”西科说，“很抱歉，奥里利先生。”

“您在这儿干什么？西科先生。”

“您不是看到了吗？我在下棋。”

“就您一个人？……”

“是啊……我在研究一步棋……您会下吗，先生？”

“不太会。”

“我说嘛。您是搞音乐的，而音乐又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学问，使得少数天赋卓绝、有志于此道的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花在那上面。”

“您一个人在这里，好象下得蛮有兴味。”奥里利笑道。

“是啊！我现在正替这个‘王’担心。您知道，奥里利先生，象棋中的王，是一个意志薄弱、既愚蠢又无能的角色。您看，它前后左右一步也不能移动，而它的四周却到处是对方活动自如的棋子。比如这些马一下就可以跳三格。此外，这些小卒子也在时时威

胁着它。因此，只要一着不慎，一代国君也就危在旦夕了。不错，它还有个象<sup>①</sup>在棋盘上纵横驰骋，替它尽力厮杀，并可以时时出现在它的左右，可是奥里利先生，非常明显的是，这个象对于它所侍奉的王越是忠诚不贰，它自己也就越加面临着杀身之祸的危险，您看现在的王和象就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中。”

“西科先生，”奥里利说，“恕我冒昧地问一句，不知您为什么跑到亲王殿下的房门口研究这种棋术来了。”

“我在等格吕先生，他正在里边。”

“他在哪儿？”奥里利又问。

“在殿下的房间里。”

“格吕先生在亲王殿下的房间里？”奥里利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西科这时已经站起身，给这个琴师让开一条路，他把马扎往后挪了两步，使得吉斯先生的这位使者，只要一举步，便可进入亲王的房间了。

但他仍然犹豫不决，不敢推门进去。

“格吕先生在亲王殿下的房间里做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深交？”

“轻一点！”西科十分神秘地说。

随后，只见他将棋盘托在手上，上身往这边俯了俯，两脚虽然原地未动，但嘴唇却凑到了奥里利的耳根底下。

“他是来向亲王殿下赔罪的，”他说，“他们昨天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口角。”

“是吗？”奥里利说。

“是国王叫格吕来的。您知道，他同殿下的关系现在真是亲密无间，不愿殿下屈受格吕的一句不恭之辞。格吕也就只好俯首听命，前来认罪了。”

---

<sup>①</sup> 国际象棋中的“象”，在法语中和“小丑”、“弄臣”是一个词。因此，西科在这里是暗喻自己。

“真的？”

“啊！奥里利先生，”西科说，“我想我们现在确实已进入和衷共济的黄金时代。卢浮宫很快会成为阿尔卡迪式的乐园，他们两兄弟也将成为心息相通的知音。啊！对不起，奥里利先生，您看我又忘了您本人就是音乐家。”

奥里利微微一笑，推开门走进候见厅。门缝开得很大，西科趁机向格吕递了个眼色。不消说，格吕一定早已得到信息了。

西科于是又专心致志下他的棋去了，嘴里仍旧对着棋盘上的那个“王”骂声不绝。这种责骂，对于一个真正的国王，恐怕并不为过，但对一个无缘无故的象牙棋子却未免太认真了。

奥里利一走进候见厅，就受到了格吕彬彬有礼的欢迎。他手上正拿着一根上面嵌着象牙图案的乌木棒，在那里玩比尔包开游戏<sup>①</sup>。

奥里利见他接了一个十分难接的球，不由地赞叹道：

“好极了，格吕先生，真棒！”

“啊！亲爱的奥里利先生，”格吕说，“同您那熟练的琴声比起来也还差得远哩。”

“功到自然成，”奥里利感到自己被深深刺了一下，“等您花在这种玩具上的时间同我练琴的时间一样多，便肯定可以见高下了。先生，亲王殿下在哪儿？您上午不是同他谈过话吗？”

“我是要拜见殿下，亲爱的奥里利，但冲贝尔已先我一步，抢在前面去了。”

“啊！冲贝尔先生也在这儿！”这位琴师更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当然。上帝！这是国王陛下特意安排的。亲王就在餐厅里，进去吧，奥里利先生。请告诉殿下一声，说我在等着他的召见。”

奥里利推开第二道门，发现冲贝尔正斜着身子坐在一个垫着羽毛垫的长凳上，用一根吹管，将一些芳香扑鼻的小泥丸吹进一根用丝绳吊在天花板上的金环内。这种泥丸，他的腰包里装得鼓鼓囊囊

---

① 此游戏为：把一个小球用长绳系在一根小棒上，然后将球向上抛起，用棒顶接住。

囊，同时还有只小狗在房内跑来跑去，替他把没有在墙上碰碎的泥丸捡回来。

“什么？”奥里利不禁叫道，“在大人的房间里玩这种游戏！……啊！冲贝尔先生。”

“啊！guten morgen<sup>①</sup>！奥里利先生。”冲贝尔一边停止吹射，一边说道。“您看，为了等待亲王召见，我在这儿消磨时间。”

“大人在哪里？”奥里利问。

“嘘！大人正在同德帕农和莫吉龙谈话。不过大人对您一向与众不同，您完全可以进去。”

“我现在撞进去，会不会有失礼貌？”奥里利问。

“不会，他现在正在绘画室，进去吧，奥里利先生。”

只见他扶着奥里利的肩头，将他推到隔壁一间房间里。奥里利一进入房间，立刻目瞪口呆。他看到，德帕农正对着一面镜子，用胶水把胡须粘贴在一起，莫吉龙则坐在窗前刻着一座雕像。雕像看去似乎十分粗犷，不象人们在格尼德的维纳斯·阿佛罗第特<sup>②</sup>寺院内看到的浮雕和在卡普里的蒂贝尔<sup>③</sup>洗礼池内看到的壁画，显得那样圣洁。

公爵身上没有佩剑，坐在两人之间的一把扶手椅上。他们的目光显然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说起话来也是他所不能忍受的那种冷言冷语。

看到奥里利进来，他想一下扑到他面前。但莫吉龙说话了：

“慢点儿，大人，别把我的这些雕像踩坏了。”

“上帝！”奥里利叫道，“这是怎么啦？他们在污辱您呢，大人。”

---

① 德文：“您好”。

② 格尼德，小亚西亚西南部一半岛。半岛上的一座寺院里有一尊维纳斯女神的雕像。维纳斯·阿佛罗第特，即维纳斯女神。

③ 卡普里，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部一小岛。公元27年古罗马皇帝蒂贝尔（公元前41—公元后37）到这里隐居。



“这位亲爱的奥里利先生过得怎样？”德帕农一面在那里粘贴胡须，一面说道。“看来还不错，因为我见他似乎满面红光。”

“音乐家先生，借个光，把您身上那把刀给我用一用。”莫吉龙说。

“先生们，先生们，”奥里利说，“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知道，我们不会那样健忘，亲爱的奥尔菲<sup>①</sup>，”德帕农说。

“莫吉龙先生不是在叫您把刀借给他吗？您难道没有看见，公爵身上一把刀也没有。”

“奥里利，”公爵痛苦万状，愤怒地叫道。“你还没有看出来？我如今被人家囚禁了。”

“谁？”

“我哥哥。你看看是哪些人在看着我，还不明白吗？”

奥里利惊叫一声，说道：

“啊！我要是早想到这一点就好了。”

“是啊，那样的话，您就会把诗琴带来，让殿下散散心了，亲爱的奥里利先生。”西科带着讥讽的口吻，突然走进来说。“我替您想到了，喏，这是我叫人给您找来的一把。”

他果然将一把诗琴向这位可怜的琴师递了过去。站在西科身后的格吕和冲贝尔，不停地在那里打着哈欠。

“西科，你那盘棋下完没有？”德帕农问。

“对了，结果如何？”格吕问。

“先生们，我相信，我的那个象最后定会使王脱离险境，但也不是轻而易举。来，奥里利先生，咱们以物易物，请把匕首交出来，我将这把琴留给您。”

慌作一团的奥里利只得交出匕首，在公爵脚下的一块垫子上坐了下来。

---

① 奥尔菲，希腊神话中的音乐之神。

“好，我们的捕鼠笼终于捕到了一只，”格吕说，“咱们再去等候别的吧。”

奥里利听到这句话，对于刚才这场戏也就全部明白了。格吕又转过身，打算回到候见厅去了，但他要求将他的乌木棒同冲贝尔的吹管换一换。

“对，”西科说，“应该换个花样玩玩。我也不下棋了，我要到神圣同盟的签名簿上去签名呢。”

说毕，他将房门一把带上。亲王殿下的房间里，如今又增加了一位琴师。

## 第四十八章

### 会前插曲

一场大规模的接见仪式就要开始了，从正午以来，各部门的首领人物、各有关人员以及一些看热闹的人便拥进了卢浮宫。

整个巴黎同昨晚一样，沉浸在节日般的喧嚣中，不同的是，昨天晚上没有参加进去的瑞士人，今天成了主要角色。总之，一队队同盟的代表、各个行会的会员、市政官员、自卫队成员，以及越来越多的看热闹的人群，正在一片喧闹声中源源不断地向卢浮宫拥来，使得卢浮宫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但谁也没有为卢浮宫的安全感到担忧。

因为臣民们由一般的不满一变而为雷鸣般的怒吼，纷纷起来用大炮摧毁城墙、占领城堡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两个世纪后参加过

8月10日和7月27日事件<sup>①</sup>的瑞士人，当时同这些巴黎市民也还相安无事，虽然这些市民全都带着刀枪，但他们对瑞士人并没有什么挑衅之举。总之，人民起来血染王宫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

不过，大家不要以为，这种场面既然不会造成流血事件，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了。相反，卢浮宫当时所出现的场景，仍是我们所描绘过的各种场景中最有趣的一个。

国王坐在宽敞的宝座大厅里，四周围绕着他的大臣、心腹、侍从及王族成员，等待着各个行会的队伍从他面前走过。这些队伍在接受国王的检阅后，其首领将走到大厅的窗户底下或卢浮宫的院子里，在事先指定的位置上，各就各位。

因此，眼前虽然站着许多的人，国王仍可将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不但如此，这些人中哪些人是他的死敌，他也能了如指掌，因为藏在宝座后面的西科，在随时向他提供情况，王太后也在不断地向他发出一些暗示；同时，对内情不太了解、因而显得相当急躁的一些无足轻重的同盟分子无意中流露出来的情绪，也能给他以某种启示。这时，蒙梭罗先生突然走了进来。

“喂，亨利格，快看，”西科说。

“看什么？”

“你的狩猎官来了，你看他面色苍白，满身尘土。”

“不错，是他，”国王说。

亨利向蒙梭罗先生打了个手势，这位狩猎官立刻走了过来。

“你怎么也来了，先生？”亨利说。“我还以为你在万森忙着替朕把黄鹿赶出来呢。”

陛下，黄鹿在早上七点钟就赶出来了，可是时间已近中午，而我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我担心陛下会遇到什么不测，所以便立即赶回来了。”

“是吗？”国王说。

---

<sup>①</sup> 即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在雅各宾俱乐部和资产阶级市政机关巴黎公社的领导下，推翻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起义和1794年7月27日在巴黎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在这次政变中，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陛下，”蒙梭罗说，“我这样做如果是失职的话，这只能归咎于我对陛下的一片忠心。”

“不错，先生，”亨利说。“朕对你的忠诚是十分赞赏的。”

“现在，”蒙梭罗犹豫不决地说，“陛下如果要我回去的话，我可以……”

“不，不必，你还是呆在这儿吧，狩猎官先生。所谓打猎，那只是朕一时产生的念头，这个想法早已不存在了。你不要走了，朕现在很需要你这样的忠臣呆在朕的身旁。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你是朕可以信赖的人。”

蒙梭罗欠了欠身，随后问道：

“陛下要我站在哪里？”

西科突然在国王的耳边低声说道：

“你能不能把他交给我半小时？”

“干什么？”

“捉弄捉弄他。这对你反正没有什么害处。况且这个仪式枯燥极了，而你却一定要我来参加，你还欠我的情呢。”

“行，朕答应你好了。”

“我刚才已荣幸地启问陛下：陛下要我站到什么地方去？”蒙梭罗又问。

“朕好象已经回答你了，你爱站在哪儿都行。当然也可以站到朕的座椅后面来。这是朕的朋友呆的地方。”

“来吧，狩猎官先生，”西科连忙将他独占的地盘让出一块给他，“您来帮我看着这些家伙，因为这些人中说不定会闯出一头野猪来的。嘿！一股熏人的气味！伯爵先生，您闻到没有？原来是鞋匠的队伍已经走完，如今是皮革商的队伍过来了。狩猎官先生，我可要明白告诉您，您要是让他们溜掉的话，我就取消您的狩猎官资格。”

西科这些话，蒙梭罗先生表面上似乎在听，其实一句也没有听到。

他在忙着用目光在四周的人群中搜寻，国王对此压根儿没有注

意，西科马上在他的耳边叽咕了一句：

“你知道你的狩猎官在找谁吗？”

“不知道。他在找谁？”

“找你弟弟安茹。”

“这倒很难看出来，”亨利笑着说。

“不，这是显而易见的，你是否不想让他知道令弟现在何处。”

“让他碰碰壁，朕倒并不反对。”

“等一等，”西科说，“我来给他指一条路。据说狼身上有一股狐狸的臭味，因此，他肯定会弄错的。你问他伯爵夫人哪里去了？”

“为什么？”

“你问一问好了，这又不费你什么事。”

“伯爵先生，”亨利于是向蒙梭罗问道，“夫人怎么没有来？女眷中似乎没有她。”

蒙梭罗好象脚上被蛇咬了一口似的，身子哆嗦了一下。

西科用手抚摸着鼻尖，向国王挤了挤眼。

“陛下，”蒙梭罗说，“伯爵夫人近来身上不大好，巴黎的气候对她不太适宜。所以昨天已向王后告别，同她的父亲梅里多男爵一起离开巴黎。”

现在正是皮革商的队伍从前面走过，国王于是乘机扭过头来问道：“到哪儿去了？”

“到她的家乡安茹去了，陛下。”

“我说嘛，”西科一本正经地说，“*Gravidis uxoribus Luteti inclemens*，巴黎的气候对孕妇是不利的。亨利，等王后也怀孕的时候，我劝你也学着伯爵的办法，把王后送到别的地方去……”

蒙梭罗顿时沉下脸来，愤怒地看着西科。西科则将胳膊支在国王的座椅上，用手托着下巴，似乎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观看跟在皮革商后面走过来的花边工队伍。

“请问这位胡说八道的先生，”蒙梭罗低声向西科问道，“谁

告诉您伯爵夫人怀孕了？”

“她没有怀孕吗？”西科说，“这就更是胡说八道了。”

“她没有怀孕，先生。”

“哎呀！亨利，你听到没有？”西科又说，“我看你的狩猎官和你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把夏尔特尔教堂的两件圣衣放在一起。”

蒙梭罗怒从心起，两拳紧握，狠狠地向西科瞪了一眼，西科则将帽子往下压了压，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抚弄着帽沿上的一根又细又长的羽饰。

蒙梭罗见现在不是动怒的时候，只好摇了摇头，好象要把笼罩在眼前的一块乌云驱散似的。

西科脸上的那种挑逗的神情，此时也完全消失了，只见他笑容可掬地向蒙梭罗说道：

“这样说来，可怜的伯爵夫人路上一定是寂寞极了。”

“我刚才已对国王说了，”蒙梭罗说，“她是同她父亲一起走的。”

“是啊，能有她父亲作伴当然不错啦，不过总显得有所欠缺，因为那位男爵肯定……不过所幸……”

“什么？”蒙梭罗急忙问道。

“什么什么？”西科说。

“您刚才说的‘所幸’是什么意思？”

“啊！这是一种省略句，您不是也常这样说吗，伯爵先生？”

伯爵耸了耸肩。

“很抱歉，狩猎官先生。您刚才那句问话就是省略句。不信您可以问亨利，他是一位语言学家。”

“当然，是省略句。”亨利说。“不过你那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哪个词？”

“所幸。”

“所幸就是所幸。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天之所幸，我今天也有



几个朋友离开了巴黎，他们都是笑谑科诨的能手，若能在途中遇上伯爵夫人，必可为她消愁释闷。而且，”西科又若无其事地说，“由于他们和伯爵夫人走的是一条路，谁说他们不会碰在一起呢？啊！我站在这里都看到了。亨利，你是向来想象丰富的，你看到没有？我就看到他们在绿色的原野上，和伯爵夫人并辔而行，一面同她打情骂俏，说许多叫伯爵夫人笑破肚皮的趣闻逸事。”

伯爵听了这几句更为尖刻的话语，胸膛里象是插进了一把锋利的尖刀一样。

但他不敢发作，因为国王就在这里，而西科至少在目前还是他所宠幸的人。因此，他只好竭力压住心头的怒火，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向西科问道：

“什么？您今天也有几位朋友到安茹去？”

“伯爵先生，您应该把这个‘您’字改成‘我们’，因为这几位朋友，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您的。”

“这就怪了，西科先生，”蒙梭罗说，“我怎么不知道……”

“别装蒜了。”

“我向您发誓。”

“伯爵先生，他们确实是您知心换命的朋友，您也一定知道他们如今正走在通往安茹的大路上，因为我刚才还见您习惯地在人群中寻找他们，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的。”

“什么？”伯爵说，“您看见我……？”

“当然，您的一举一动岂能瞒得了我，您这个有史以来最蹩脚的狩猎官，从内莫罗①到您的前任奥特弗先生。”

“西科先生！”

“我再说一遍，您是有史以来最蹩脚的狩猎官，这是Veritas veritatum②。当然，我这句话也有点不伦不类，因为真理只能有

---

① 内莫罗，《圣经》中著名猎手。

② 拉丁文：“真理中的真理”。

一个。如果有两个，就必然有一个是错的。不过，亲爱的埃索<sup>①</sup>先生，您不是语言学家，对我的话想来是不会挑剔的。”

“当然，先生，我不是语言学家。所以请您仍旧回到那几位朋友上去。如果您的丰富想象力不妨碍您认真回答问题的话，就请您把那几个人的真实姓名说出来。”

“上帝！为什么总缠着我不放，您自己不会睁开眼看看吗，亲爱的狩猎官先生？这正是您所擅长的，因为您的职业就是把野兽从窝里赶出来，比如今天早上被您赶出的那头黄鹿就是一例，它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您自己竟又回到巴黎来了。如果有人在您熟睡的时候把您吵醒，您会高兴吗？”

蒙梭罗带着惊恐的神色在亨利四周搜寻着。

“什么！”他发现国王身边的一个位置空着，不禁叫了起来。

“怎么啦？”

“安茹公爵呢？”蒙梭罗说。

“好极了！”西科自言自语道，“这条猎犬总算已经发现目标。”

“他今天走了吗？”伯爵惊讶地问。

“是的，”西科说，“不过很可能是昨天晚上走的。您可以问问国王。亨利格，你弟弟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昨天夜里。”国王说。

“公爵走了？……”蒙梭罗面如死灰，浑身乱战。“上帝！上帝！您说的是什么，陛下？”

“朕并没有说他走了，”国王说，“朕只是说他昨天夜里突然失踪了，连他最要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啊！”伯爵愤怒地叫道，“简直叫我不敢相信……”

“这可怎么办，伯爵先生？您知道，他要是向伯爵夫人献点殷勤的话，对您只会凶多吉少。弗朗索瓦是这个家族中最擅长这一手

---

① 埃索，《圣经》中人物，曾为一盘豆而将长子继承权让给其弟雅各。

的。先王查理九世在世的时候，他曾对他百般讨好，如今又见他对亨利三世殷勤备至，所幸亨利三世倒不是这种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别的方面。不过，公爵这种性情正体现了法国人的性格，宫里有这样一位亲王，又算得了什么？”

“公爵走了！”蒙梭罗又嘟哝道。“您能肯定吗，先生？”

“您呢？”西科说。

这位狩猎官又一次转过身，向安茹公爵平素呆的地方看了看，但那个位置依然空着。

“我完了，”他挪动一下身子，想走开去。

西科一把拉住他：

“请安分一点好不好。您在这里动来动去，国王怎么受得了？天哪！我倒真羡慕您的妻子，要是能让我整天守着一位有两个鼻子的亲王，听他的琴师奥里利弹奏两首悠扬的乐曲，也就不虚度此生了。您的妻子实在幸运呀，伯爵先生！”

蒙梭罗气得直打哆嗦。

“别激动，狩猎官先生，”西科说，“有多少高兴事儿，您尽管藏在心里。马上就要开会了，在大庭广众之下流露自己的感情总不太雅观。您看，国王要讲话了。”

蒙梭罗不得不在原地呆了下来。卢浮宫的大厅里此时已挤满了人，他只好端端正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与会者已全部到齐。吉斯先生刚才走了进来，他在国王面前打了个千儿，一面也带着惊恐不安的神色在安茹公爵留下的空位上看了一眼。

国王站起身，传令官叫大家安静下来。

## 第四十九章

### 意外的任命

大厅里一片肃静，国王回过身来，见看守安茹公爵的德帕农、冲贝尔、莫吉龙和格吕已经由瑞士人接替，全都来到大厅里，站在他身后，便开口说道：

“先生们，作为一个国王，朕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介乎天地之间的。因此，无论是来自上天的声音，还是来自地上的声音，无论是天主的旨意，还是臣民的要求，朕都可以听到。朕完全知道，把王国的各项权力集中在一个束棒<sup>①</sup>下，以捍卫天主教会，是朕的臣民的共同心愿。因此，朕欣然接受了朕的大哥吉斯向朕提出的建议。朕现在宣布，神圣同盟从今天起正式成立。考虑到这个庞大的组织需要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考虑到这个以捍卫教会为己任的首领必须是教会最热心的维护者，而且他的为人和地位又都会使他忠手这一职守，朕将在笃信基督的王族成员中挑选一人担当此职。朕现在郑重宣布，此人就是……”

说到这里，亨利故意停了一下。

大厅里静得连一只苍蝇飞过的声音也可以听到。

亨利重又说道：

“朕现在郑重宣布，神圣同盟的这个首领将由法国和波兰国王亨利·德·瓦卢阿来担任。”

他说这句话时，有意把嗓门提得很高。这样作，无非是表示，

---

① 束棒，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权力标志，束棒中有一把突出的斧头。

他在这场角逐中取得了胜利，同时也是为了让他的那些亲信扬眉吐气，并彻底打垮同盟分子的嚣张气焰。事实上，这些同盟分子一听到这句话，便象开了锅一样窃窃私语起来，这正反映了他们的不满、惊愕和恐惧。

至于吉斯公爵，他现在完全是一副一蹶不振的样子了，大滴的汗珠流满了面颊。他不由地同站在左右两边人群里的梅茵公爵和红衣主教交换了一下眼色。

对安茹公爵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而越来越感到诧异的蒙梭罗，这时猛然想起亨利三世的话而开始放下心来。

因为他觉得，公爵可能只是不知哪里去了，并没有到安茹去。

红衣主教一声不响地离开他所在的人群，走到他弟弟身旁，附耳向他说道：

“弗朗索瓦，除非我弄错了，这地方我们如今是不宜久留了，快走吧。那些无知无识的市民，你是摸不透的。别看国王昨天还被他们恨之入骨，他将在今后几天内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好，”梅茵说，“咱们走吧。你在这儿等我哥哥，我到外面去准备一下。”

“去吧。”

这时，国王已首先在莫尔维利埃先生早就准备好的一份文件上签了名。除了王太后，莫尔维利埃先生是唯一事先得悉国王意图的大臣。随后，国王又带着一种他在这场合最为擅长的嘲笑口吻，用很浓的鼻音向吉斯先生说：

“大哥，快来签名吧。”

说着，他将手上的笔递给他，并用手指着说：

“在这儿，签在朕的下面。还有红衣主教先生和梅茵公爵先生呢？叫他们也来签。”

但梅茵公爵此时已走到门外的台阶下面，红衣主教也到别的房间去了。

国王见他们已经离去，随即说道：

“那就让狩猎官先生来签吧。”

公爵签过名，将笔递给蒙梭罗后，准备走了，国王立即叫住了他。

“等一等。”

今天在这几张纸上签名的，不仅将有在场的全体贵族，而且应邀参加这一重要会议的各个行会的首领，也都要在国王的名字后面，郑重其事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的签名，将作为昨晚在巴黎街头大规模签名的继续而一同保存下来。当格吕带着傲慢不逊的神情从蒙梭罗手中接过笔时，只见国王对吉斯公爵说：

“大哥，把神圣同盟组成一支精锐的部队，保卫我们的首都，这还是你的意见呢。这支军队现在总算比较象样地建立起来了，因为朕已经当仁不让地担任这些巴黎市民的首领。”

“当然，陛下，”吉斯公爵心不在焉地说。

“不过朕并没有忘记，”国王又说，“朕还有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理所当然应由法兰西王国最杰出的军事家来指挥。因此，神圣同盟既然由朕负责，你就去指挥军队吧，大哥。”

“我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巴黎？”公爵问。

“马上就走。”

“亨利！亨利！”因为身份关系而不便跑上去加以阻止的西科，轻轻叫了一声。

见国王没有听到他的叫声，或者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于是拿了一管很长的笔，迈着庄重的步伐，走到国王身边，向他低声说道：

“别说了，你这个双料笨蛋。”

要想改变主意是根本不可能了。

大家看到，国王已经向吉斯公爵宣布他的决定，并将他事先签署的委任状交给他，所以西科虽然做出各种手势和鬼脸表示反对，但也无济于事了。

公爵接过委任状，走了出去。



红衣主教正在大厅的出口处等着他，梅茵公爵则在卢浮宫的大门外等着他们俩。

他们立即飞身上马，十分钟后便走出城门，在旷野中消失了。

其它人也在纷纷退场，他们有的高呼国王万岁，有的高呼同盟万岁。

“朕总算解了一道难题，”亨利笑道。

“当然，”西科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

“是啊，”国王又说，“经过朕的一番努力，这些混蛋喊出的口号虽然含义截然不同，但现在却是一回事了。”

“Sta benè! ①，”王太后走过来，握着亨利的手说。

“看把你美的，”西科说，“其实她心里正不受用呢，她的这几个吉斯如今给你一下打得起不来了。”

“陛下，陛下，”亨利的几个嬖幸吵吵嚷嚷地跑到他身边叫道，“陛下这一手实在高明！”

“他们以为这下定可捞到一大笔外快了。”西科在国王的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亨利于是在一大批宠臣的簇拥下，洋洋自得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西科则象以贬低他人的功劳为职业的古代小丑一样，紧随在后面，对国王怨气连天。

他的这种喋喋不休的埋怨，无非是要提醒国王，别看他现在几乎成了神明，但也还不过是一个人。这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只得将众人打发走，转过身来对西科说：

“啊！西科先生，你这个人总是不知足，越来越叫人讨厌。当然，朕并不是要你事事顺着朕，但你的头脑总应该清醒一点。”

“说的对，亨利，”西科说，“不过这句话应该回赠你自己。”

“那么你总同意朕这一步走得不错吧。”

“我所不能同意的正是这一点。”

---

① 意大利文：“很好”。

“啊！你是在嫉妒吧，法兰西国王先生。”

“我绝没有这个意思，要嫉妒也得看为什么。”

“别狡辩了，你向来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啊！你这个人真是妄自尊大！”

“好吧，你看朕现在是不是神圣同盟的首领？”

“当然是的，我对此毫无疑义。不过……”

“不过什么？”

“你已经不是法国国王。”

“那么谁是法国国王？”

“除了你，谁都是。首先是你弟弟。”

“朕的弟弟？”

“对，你弟弟安茹先生。”

“朕不是把他抓起来了吗？”

“当然，不过抓是抓了，他可是受过加冕典礼的，而你却没有。”

“谁给他加冕的？”

“洛林红衣主教。亨利，我看你还有什么脸三句不离你的那些密探。就在圣热内维埃弗教堂，人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三十三个人的面，举行了加冕典礼，而你居然一无所知。”

“嘿，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朕不知道的事，你倒反而知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靠的是莫尔维利埃先生的那些密探，而我靠的是自己。”

国王皱起了眉头。

“因此，当今的法国国王，除了你亨利·德·瓦卢阿，还有安茹公爵，还有……”西科蹙起眉想了想说，“还有吉斯公爵。”

“吉斯公爵？”

“是的，绰号叫做‘伤疤脸’的亨利·德·吉斯公爵。我再说

一遍，还有吉斯公爵。”

“真是妙极了，朕刚刚将他赶出巴黎，打发到军队中去了。”

“完全对，不过，你当初不也被人赶到波兰去了吗？而且，从夏里特到卢浮宫难道不比克拉科夫①到巴黎更近吗？不错，你把他打发到军队中去了，妙就妙在这里，你轻而易举就把一支三万人的军队交给了他。可是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一支名副其实的军队！……你的那支神圣同盟的军队又算得了什么？……那只是一帮由市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这也难怪，作为一个成天同嬖幸在一起鬼混的国王，你亨利·德·瓦卢阿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些人，而亨利·德·吉斯却弄到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而且，那都是些怎样的士兵啊！他们训练有素，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完全可以吃掉你神圣同盟的二十支军队。因此，事实上已经成为国王的亨利·德·吉斯，如果有一天心血来潮，要给自己戴上一顶王冠时，他只要把战旗一挥，对那些士兵说：‘前进！去拿下巴黎和卢浮宫，并把亨利·德·瓦卢阿给我抓来！’这些家伙肯定会俯首听命，我对他们非常了解。”

“你这个了不起的政治家说了这一大套，可是忘了一点。”亨利说。

“当然，这是很可能的。特别是，我忘了告诉你还有一个人已经成为国王。”

“不，”亨利带着极其傲慢的神情说。“你忘了这样一点：只要瓦卢阿家族的某个人还戴着王冠的时候，谁要想占据法国的王位，他应当先看看自己的家史。当然，安茹先生有这种想法倒还说过得去，他是有这种资格的，他的祖先也是朕的祖先。只是我们之间将有一场较量，争论的中心还是长子继承权问题，不过如此而已。但吉斯先生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西科先生。所以朋友，朕劝你不妨去研究一下各个家族的徽记，看百合花徽所代表的

---

① 克拉科夫，波兰南部一城市。

家族是否比雌鹈徽记所代表的洛林家族，更为正统。”

“错就错在这里，亨利。”西科说。

“什么？错在哪里？”

“吉斯先生的家族比你想象的要更为正统。”

“他的家族可能会比朕的家族更为正统？”亨利微笑道。

“这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我的小亨利格。”

“你疯了，西科先生。”

“这正是人家送我的雅号①。”

“不，朕说你是个头脑糊涂、连一点起码知识也不懂的人。你还是去读点书吧，朋友。”

“好吧，”西科说，“既然你会念会写，不象我需要到学校里去回炉，那就请看看这个吧。”

说着，他从怀内取出一张羊皮纸。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张由尼古拉·达维敲定的、证明亨利·德·吉斯家族可以上溯到查理曼大帝的宗谱。此宗谱曾送到阿维尼翁，得到教皇特使的赞同。

亨利的目光一落到羊皮纸上，脸色顿时煞白。他在特使的签名旁，立即看到了圣彼得②的印章。

“你还有什么说的，亨利？”西科说。“你的百合花徽给比下去了吧？他妈的，这些雌鹈似乎想飞得比恺撒的鹰还要高。你可要留神呀，孩子！”

“这东西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我哪会管这些闲事？是它自己送上门来的。”

“那么落到你手上之前，它在哪儿？”

“在一个律师的枕头底下。”

“律师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达维。”

“当时他在哪里？”

---

① 西科在这儿玩了个文字游戏。法语中的“疯子”和“小丑”是一个词。

② 圣彼得，基督十二弟子之一。

“在里昂。”

“是谁到里昂去从这个律师的枕头底下把它拿来的？”

“我的一个好友。”

“他是干什么的？”

“布道。”

“这么说，是个修士了？”

“是的。”

“他叫什么？”

“高朗弗罗。”

“什么？”亨利叫了起来，“就是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发表煽动性演说、昨天又在街上污辱了朕的那个同盟分子？”

“你是否记得有个名叫布鲁图斯<sup>①</sup>的人曾有一段装疯的故事……”

“难道这个热内维埃弗会修士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

“你是否听说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书记官马基雅维里<sup>②</sup>先生。你的祖母曾拜他为师。”

“那么这东西是他从律师那儿弄来的？”

“对，是他用武力夺来的。”

“从刺客尼古拉·达维手上夺来的？”

“完全对。”

“这么说，这个修士还很勇敢嘛。”

“当然，同巴亚尔<sup>③</sup>一样。”

“他干了这样的好事，却至今没有到朕这儿来领取奖赏。”

“他已经不声不响地回到修道院。他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大家不要再提他曾从修道院出去过。”

---

① 布鲁图斯，罗马传说中的英雄。因惧怕国王塔尔金的迫害，曾长期装疯。

②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哲学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③ 巴亚尔(1475—1524)，法国一武士。立过多次战功，以骁勇著称。

“他竟是这样谦逊的人！”

“是啊，同圣人克雷平<sup>①</sup>一样。”

“西科，一俟哪个修道院的院长职位出现空缺，朕一定让他去接任。”国王说。

“我替他谢谢你，亨利。”西科说。

随后，他又自言自语道：

“天哪！梅茵和瓦卢阿，如今一个要把他吊死，一个要给他以报答。他是会被吊死呢，还是去做修道院院长？谁也无法未卜先知。不管怎样，他要是还没有睡醒的话，现在一定在做着非常有趣的梦。”

## 第五十章

### 无情的谴责

同盟的这一天，在一片喧闹声中结束了。

对于这圆满的结果，国王的宠臣无不额手称庆，连同盟中的布道教士也在开始酝酿着将亨利修士尊为圣人了。他们象人们当初怀念圣人莫里斯<sup>②</sup>一样，谈起了他的戎马战功，因为青年时代的亨利曾经驰骋沙场，威名赫赫。

嬖幸们感叹不已：雄狮终于醒来了。

同盟分子沮丧满怀：狐狸终于没有上钩。

不过，法兰西民族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民族，他们不喜欢平庸无能的国君。因此，那些阴谋分子，虽然被国王捉弄了一番，但仍

---

① 克雷平，古时一热衷于传教的鞋匠，公元287年被斩首。

② 莫里斯，公元302年为捍卫教义而献生的法国殉道者。



然感到高兴异常。

当然，他们当中的首要人物，早已逃之夭夭，纷纷躲藏起来了。

比如三位洛林亲王就已经纵马飞奔，另谋栖身之地去了。他们的党羽蒙梭罗先生也正要离开卢浮宫，作一点上路的准备，去追赶安茹公爵。

可是，就在他刚要迈出卢浮宫大门时，西科突然走了过来。

宫内的同盟分子如今已全部散去，西科现在无须再为国王的安全担忧了。

“您这样匆匆忙忙到哪儿去，狩猎官先生？”他向他问道。

“去为亲王殿下保驾，”蒙梭罗随口答了一句。

“为亲王殿下保驾？”

“对，我很为大人的安全担心，王公大人远涉他乡而无须强将护送，这种太平年代也还没有到来。”

“啊，您这种勇敢未免有点过分吧，”西科说。

蒙梭罗不解地看着西科。

“不管怎么说，”西科说，“您要是感到不太放心的话，我就更不放心了。”

“为谁？”

“还不是为这位亲王殿下？”

“他怎么啦？”

“您没有听说？”

“不是说他走了吗？”伯爵问。

“据说他已经撒手尘寰了。”西科向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什么？”蒙梭罗不胜惊讶地问，但语气中分明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喜悦。“您刚才不是对我说他走了吗？”

“是啊，这是人家对我说的。我这个人一向特别幼稚，不管人家说什么，我总是深信不疑。您看，现在我倒完全相信，如果说可怜的亲王确实已经走了的话，那是到阴间去了。”

“您这是打哪儿听来的？”

“我先问您，他昨晚是到宫里来过夜的，是不是？”

“当然，我同他一起来的。”

“可是从那以后，谁也没有见他出去。”

“他没有出去？”

“没有。”

“奥里利呢？”

“也不知哪儿去了。”

“他的卫士呢？”

“全都无影无踪了。”

“开什么玩笑，西科先生？”狩猎官说。

“您可以去问人嘛。”

“问谁？”

“问国王。”

“国王陛下会告诉我吗？”

“那要看您提问的艺术了。”

“行，我去试试，”蒙梭罗说，“这可要弄清楚。”

说着，他紧走几步，赶在西科的前面，向国王的房间走了过去。

国王刚刚走出房间。

“陛下到哪儿去了？”蒙梭罗向迎面碰到的一个人问道，“我有点事要向他报告。”

“到安茹公爵那儿去了，”那人说。

“到公爵那儿去了？”蒙梭罗向随后跟上来的西科说，“这么说，他没有死？”

“哼！”西科说，“那也不比死了强多少。”

蒙梭罗现在是完全给闹糊涂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安茹公爵看来还在宫里。

同时，他从宫里某些人所流露的片言只语和诡秘的神态上，也看出了这一点。

可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公爵为何在此重要时刻突然销声匿迹。他很想去看公爵的房间里看个究竟，但又不敢冒昧。

国王确实到公爵那儿去了，但他也同蒙梭罗一样，心中虽然很想去看看那里的情况，然而又不便进去，只好呆在走廊里探听消息。

我们已经说过，看守安茹公爵的四个嬖幸由瑞士人接替，去参加了今天的会议。会议一完，虽然看守公爵是一件非常腻烦的苦差事，但他们觉得现在正可利用国王获胜的机会，大大奚落他一番，所以又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冲贝尔和德帕农在客厅里停了下来，莫吉龙和格吕则一径走到了亲王殿下的房间里。

弗朗索瓦此时真是百无聊赖，心头又担着许多惧怕。况且房内两个嬖幸的谈话也不是让他听了开心的。因为一走进公爵的房间，格吕便从房间的一头同呆在另一头的莫吉龙若无其事地谈了起来，好象公爵压根儿不在房间里似的。

“你看出没有，莫吉龙？”格吕说，“一小时以来，我开始对我们的朋友瓦卢阿表示佩服了。他原来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何以见得？”莫吉龙一边问，一边在一把长椅上坐了下来。

“国王刚才谈到他们的阴谋活动时，是那样慷慨激昂，而过去一谈到这个问题，他总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词。可见那时他对这些人怕得要命，而现在则完全不同了。”

“有道理，”莫吉龙说。

“既然不怕他们，他是肯定会严办的。瓦卢阿的为人，你是了解的，他有许多显而易见的长处。但这一次会不会宽容他们，那就很难说了。”

“是这样。”

“既然要严办，恐怕会将他们交付法庭审判的。这样一来，我们不用挪动一步，就可以再看一场审判昂波瓦兹事件<sup>①</sup>参加者那样

---

<sup>①</sup> 即1560年孔德亲王和胡格诺派策划的打算在昂波瓦兹绑架国王弗朗索瓦二世的事件。后遭残酷镇压。

的好戏了。”

“当然，一定有一场好戏看的。”

“而且不用说，我们的位置是早就预定了的，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这是完全可能的……除非考虑到被告的特殊地位，不通过法律程序，只在下面解决。”

“这我完全赞成，”莫吉龙说，“家庭纠纷通常都是这样解决的，而这次事件正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家庭纠纷。”

奥里利不安地向公爵看了一眼。

“天哪！”莫吉龙又说，“我只知道一点：如果我是国王，我就决不饶恕那些大人物。他们胆大包天，恣意妄为，其罪行当然要比别人严重得多。因此，我一定要杀他一两个，至少是一个，而决不手软。至于那些无名小卒，我要把他们通通扔到河里淹死。据说纳斯尔塔旁的塞纳河，河水很深。如果我是国王，就一定要试他一试。”

“既然如此，”格吕说，“我倒觉得干脆把过去的‘袋淹法’拿出来用用，倒也不错。”

“什么？‘袋淹法’？”莫吉龙说。

“对。这是1350年左右出现的一种绝招。具体做法是，把要处死的人放到一只袋子里，里面再放进三四只猫，然后扔到水里。猫一到水里，哪里受得了？于是纷纷把它们受到的灾难怪罪到那个人身上，向他展开猛烈的进攻。这样，袋子里就有一场好戏看了。不过遗憾的是，这场戏谁也无法看到。”

“格吕，”莫吉龙说，“你的知识实在渊博。同你谈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不过对于首恶分子，我看不会采用这种办法的，因为这种人，历来享有斩首示众或秘密处死的特权。而你说的那些无名小卒，比如心腹、马夫、管家、琴师……”

“先生们，”吓得面色惨白的奥里利嘀咕了一声。

“别理他们，奥里利。”弗朗索瓦说，“他们说的不可能是我，也不会是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法国，人们是不会嘲笑我这样的亲王的。”

“当然不会嘲笑，”格吕说，“不过却会叫他们身首异处。先王路易十一怎样对待纳莫尔<sup>①</sup>先生的，难道还不清楚？”

两个嬖幸正在那儿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十分起劲，客厅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门开了，国王出现在门边。

弗朗索瓦立即站起来，向国王叫道：

“陛下，您的人在污辱我，请陛下替我作主。”

亨利装作压根儿没有听见，只见他走到格吕身边，亲了亲他的两颊，一边说道：

“你好，格吕。看到你，心里真高兴，孩子。你呢，可怜的莫吉龙，你怎么样？”

“烦透了，陛下，”莫吉龙说，“当初让我看守陛下这个宝贝弟弟时，我原以为一定很有意思。不承望这位亲王殿下竟是这样腻味人，他难道真的是陛下两位双亲的亲骨肉吗？”

“听到没有，陛下？”弗朗索瓦说。“他们如此放肆地污辱陛下的同胞兄弟，这难道是陛下的意思？”

“别说了，先生，”亨利头也没回过来说，“你是朕的囚徒，朕不喜欢你在这里怨天尤人。”

“‘囚徒’！随陛下怎么说吧。可是这个囚徒却是陛下的……”

“不说倒好，说了更叫朕生气。正因为你是朕的亲兄弟，所以要罪加一等。”

“我没有罪。”

“没有罪朕为什么抓你？”

“我犯的是什么罪？”

“你得罪了朕，先生。”

---

<sup>①</sup> 纳莫尔（1437—1477），法国贵族。因密谋推翻路易十一，被斩首处死。

弗朗索瓦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大污辱，随即说道：“陛下，我们在这儿吵吵嚷嚷，叫外人看着有什么好？”

“说的对，先生。朋友们，朕要单独同他谈一谈。”

“陛下一个人对付他们两个，恐怕不妥。”格吕低声说。

“我们把奥里利带走吧，”莫吉龙说。

两个嬖幸于是把很想听出点名堂、但又惊恐万状的奥里利带了出去。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国王说。

“我早就盼望着能单独同陛下谈一谈。”

“朕也一样。啊！你这个艾特奥克勒<sup>①</sup>竟然觊觎朕的王冠，把神圣同盟作为你登上王位的阶梯。啊，你竟然在巴黎的穷街陋巷，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教堂里举行加冕典礼，妄图有朝一日带着那闪闪发光的圣油，出现在巴黎市民面前！”

“唉！”弗朗索瓦感到国王就要发怒了，“陛下能否听我说两句？”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亨利说，“是不是想矢口否认或者把朕已经知道的事轻描淡写地说一遍？不，你还是不要说为好，因为你要是承认那些事，就等于承认你死有余辜。啊！你还是矢口抵赖吧，这虽然十分可耻，但朕可以不予追究。”

“哥哥，哥哥，”弗朗索瓦现在是一片慌乱了，“你怎么能用这种话来污辱我？”

“朕的话如果是有意污辱你，那就是朕在欺蒙天下了，朕倒求之不得，宁愿担当这一罪名呢。好吧，朕现在来听你说。告诉朕，你怎么不是一个奸邪之徒，怎么不是一个愚蠢之至的笨伯。”

“我不明白陛下的意思，陛下好象故意把话说得非常隐晦。”

“好吧，既然你听不明白，朕就来把话说得清楚点。”亨利声

---

① 艾特奥克勒，希腊神话中英雄狄达甫之子。曾与其兄珀利阿斯商定，两人生底比斯城轮流执政。但执政期满，他却未将王位交给其兄，二人因而发生一场战争，互相残杀而死。



色俱厉地说，“你过去密谋推翻查理，如今又在密谋推翻朕了。不同的是，那时候，你靠的是纳瓦尔国王，今天却靠的是吉斯公爵。这些如意算盘，实在叫朕佩服之至，同时也一定可以使你在各国的篡位史上占据显要地位。如果说，你过去象一条毒蛇，在那里小心翼翼，伺机而动，今天却象一头猛狮，张着血盆大口要吃人了。既然阴谋诡计未能帮你登上王位，你现在要公开求助武力了。既然毒药未能奏效，你终于将剑拔了出来，要大打出手了。”

“毒药？我不明白您的话，先生。”弗朗索瓦面如死灰，两眼喷着怒火，在亨利身上转来转去，同艾特奥克勒当年对待珀利尼斯一样。由于手头没有剑，他恨不得将亨利一口吞下。

“你谋害查理的毒药。这毒药，你原来是准备用来毒死你的同伙亨利·德·纳瓦尔的。不过这种凶残的手段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我们的母亲就已使用过多次了。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你才对朕放弃了这一手，而想通过攫取同盟的兵权来同朕较量了。可是弗朗索瓦，你抬起头来看看朕，”亨利向他逼近一步，继续说道，

“你也不想一想，象你这样的无能鼠辈哪是朕的对手？”

弗朗索瓦现在是毫无招架之功了，只见他摇晃了两下，似乎就要倒下一样。但亨利没有管他，又继续说道：

“你要动用武力？朕倒很想在这个房间里同你用剑比试一下，看你能有多大能耐。你的那些阴谋诡计，早已被朕挫败，因为朕能登上法国的王位，也是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的。朕所以有今天，是用一百万波兰人的生命换取来的，这可真是来之不易。如果你想采取奸诈的手段，这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许耍弄别的花招。如果你想摹仿朕，也尽可摹仿，但不许贬低朕。这才是光明正大的做法，这才是一个军事将领应取的态度。因此，朕再说一遍，在耍弄阴谋诡计上，你早已成为朕的手下败将，如果采取武力，你也肯定不是朕的对手。所以奉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放弃这些痴心妄想吧。因为从现在起朕要拿出国王的威严，对你毫不客气了。朕要时时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即使你躲到阴暗的角落里，朕也一定对你穷追不

放。一旦发现你有一点图谋不轨之意，就立即将你捉拿归案，把你送到刽子手的屠刀下。

“以上就是朕关于我们这场家庭纠纷对你要说的话，朕要单独同你谈也正是为了这一点。同时，朕还要告诉朕的那几位朋友今晚让你单独呆在这里，以便你好好想一想朕说的这些话。

“如果黑夜确实象常言所说能促使人反省的话，那么这句话对你们这些囚徒应当更为适用。”

“什么？”公爵说，“因为陛下一时动怒，因为陛下捕风捉影对我产生了一点怀疑，我就这样在陛下身边失宠了？”

“岂但失宠，弗朗索瓦，你现在是朕的阶下囚。”

“陛下总该给我规定一个期限，让我知道我将被关押到什么时候？”

“向你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

“妈妈！我能不能见见我的母亲？”

“见她干什么？毒死可怜的查理——这是他年轻丧命的真正原因——的那本有关打猎的书，世界上只有三本。另外两本，一本在佛罗伦萨，一本在伦敦。况且朕并不象查理那样特别喜爱打猎。再见了，弗朗索瓦。”

公爵呆若木鸡，跌坐在扶手椅上。

国王打开房门，向几个嬖幸说：

“先生们，明天早上，安茹公爵要对朕同他讲的话给予答复，他要求今天晚上让他冷静考虑一下。你们除每隔一定时间到房间里来看看外，就让他一个人呆在这里好了。经过刚才这场谈话，他的情绪可能会变得很坏，不过你们不要忘记，由于密谋推翻朕，他已不再是朕的弟弟，而是你们看押的囚犯，因此对他无须客气。如果他无理取闹，你们可以去报告朕。朕将把他关进巴士底狱，那里的洛朗·泰斯图先生一向被认为最能制伏不服看押的人。”

“陛下，陛下，请陛下不要忘记，我是陛下的同胞……”弗朗索瓦又一次向亨利发出哀求。

“你也是查理九世的同胞弟兄哩，”亨利说。

“陛下总得让我的人来陪伴我。”

“你还有什么抱怨的？朕已经割爱，将朕的这几个人送给你了。”

亨利没有再理他，“砰”的一声，将门带上走了。公爵面色苍白，踉跄了两步，跌坐在扶手椅上。

## 第五十一章

### 飞来的纸片

经过刚才同国王的一场谈话，安茹公爵现在是完全绝望了。

今天卢浮宫发生的事情，他已从几个嬖幸的谈话中全部听到。他们不但当着他的面描述了吉斯公爵的惨败，而且添油加醋，把国王的胜利说得天花乱坠。市民们在大街上呼喊的口号声，“国王万岁！”和“神圣同盟万岁！”他起初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眼见同盟中的骨干分子个个自身难保，他觉得，他们是毫无可能来搭救他了。

随着多年来的骨肉相残，他的家庭如今正急剧衰落。兄弟姐妹相视如仇，谁也不会来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他不由地想起了国王刚才向他谈起的那些往事，觉得自己在同查理九世斗争时，到底还有科科纳和拉摩尔这两个忠勇之士一心一意地跟随他。

许多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一种难言的悔恨往往会涌上心头。

安茹先生现在正处于这种状况。眼见自己众叛亲离，孑然一身，他不禁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对待他人的寡情薄幸而感到痛心疾首，觉得自己不该在拉摩尔和科科纳遇到危难时，对他们弃之不

顾。

那时候，妹妹玛格丽特同他相处甚好，时常给他以安慰。但他又是怎样报答她的呢？

至于他的母亲卡特琳娜王太后，她是从来不喜欢他的。

她对待他，就象他对待别人一样，向来是为己所用，他对此早已看得一清二楚。

每次同她在一起，他总觉得同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小船一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他想起来，就在不久之前，他还有个无比忠诚、无比刚勇的勇士同他朝夕与共。

这时，他的眼前蓦然浮现出了布西的身影，其音容笑貌是那样清晰。

啊！一种类似悔恨的感觉突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觉得自己不该为着取悦蒙梭罗而使布西大失所望。他当时对蒙梭罗之所以曲意逢迎，还不是因为他掌握着他的秘密，可是现在呢，蒙梭罗一直以此要挟他的这个秘密已经让国王知道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因此，他同布西闹翻实在太不值得。一个大政治家曾经说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真是大错特错，简直比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否则，在当前情况下，有布西这样一个知恩图报、忠心耿耿、又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勇士来保护他，那该有多好。他定能把他救出虎口，为他报仇雪恨。

可是大家已经看到，布西的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伤，对他早已心灰意冷，不愿再同他多所周旋了。公爵现在身陷囹圄，要想逃出樊笼，又谈何容易？且不说卢浮宫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窗外就是一条五十来尺深的壕沟，门外又有四个嬖幸在那里严密监视，连跑到走廊里也几乎不可能。

他不时走到窗户边，探出头去向向下观望。可是这样深的沟，连最胆大的人见了也不由地要感到头昏目眩，更何况于他了。

除此而外，每隔一小时，四个嬖幸中便有一人，大摇大摆地走

进来，连招呼也不向他打一声，就在房内转上一圈，又是开门又是开窗，接着就是翻箱倒柜，检查各个拐角，甚至连窗帘和床单也不放过，唯恐这类东西被他撕成布条，做成绳索。

他们有时也俯身窗外向下看看，那黑洞洞的深沟使他们感到公爵现在是插翅难飞，因而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一次，莫吉龙巡查一遍回来后，牢骚满腹地说：

“天哪！我不干了，每隔四小时就被人叫醒，去看一看他，实在是无聊极了。我可不想再挪动一步了，等那些卫兵来替换我们吧。”

“这样说来，”德帕农说，“可见我们这些人都还是孩子。我们是生就的侍卫官，从来没有当过兵，不善于理解上边的意图。”

“这话怎样说？”格吕问。

“很简单。国王要我们干什么？他要我们把安茹先生看守好，并没有要我们时时看着他。”

“这是因为，”莫吉龙说，“把安茹先生看守好，倒还容易做到，而要看着他那张脸，那就叫人难以忍受了。”

“完全对，”冲贝尔说，“不过咱们还是小心一点，不要有任何懈怠。因为这家伙是相当精明的。”

“当然，”德帕农说，“不过我觉得，这家伙再精明，要想从我们四个人身上跨过去，也还不那么容易。”

说完之后，只见他抬起身来，悠然自得地捻了捻嘴角的胡髭。

“他说的很对，”格吕说。

“就算是吧，”冲贝尔说，“不过你是否认为安茹公爵会那么愚蠢，定要从这边逃走？他要是一定要逃的话，也还可以在墙上挖个洞。”

“他身边又没有刀，叫他怎样挖？”

“但有窗户。”冲贝尔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句，因为他立即意识到，窗外那条深不可测的壕沟，公爵是难以逾越的。

“窗户！”德帕农叫道，“真有你的，冲贝尔。四五十尺深的

沟，你敢情是不怕死，有胆量往下跳？”

“当然，我承认……”

“还有，他的腿并不好使，身子很不灵活，况且又怕得象……”

“象你一样，”冲贝尔说。

“亲爱的，你说错了，”德帕农说。“我怕的是鬼，而从窗子上往下跳却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你怎么知道，”格吕一本正经地说，“他在决斗中杀死的那些人不会在今天晚上来拜访他？”

“别再开玩笑，”莫吉龙说，“我倒在书本上看到过不少越狱逃跑的故事……比如有的就是用被单做成绳索。”

“莫吉龙这句话倒说得很有道理，”德帕农说，“我就在波尔多看到过一个囚犯用被单做成绳索逃跑的。”

“你看到了？”冲贝尔问。

“是的，”德帕农说，“不过摔得粉身碎骨，脑袋也开了花。因为被单做成的绳索太短，只有三十来尺长。到后来，不得不孤注一掷往下跳，所以这种逃跑倒也彻底，不但人逃出了监狱，灵魂也逃出了躯体。”

“况且公爵要是真的逃出去的话，”格吕说，“我们仍可以去追捕他，并在追捕中趁着混乱，狠狠敲他几下。”

“这样说，我们又要重操旧业了，”莫吉龙说。“因为我们原来就是猎手，而不是狱吏。”

这个看法似乎没有什么分歧，话题又转到了别的方面。但大家都决定，仍旧每隔一小时，到安茹先生的房间里去巡查一遍。

壁幸们的分析是完全对的。安茹公爵决不会跑来同他们硬拚，冀图从这边逃走，也不会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往窗户下边跳。

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想象力，应当说，他在从自己的床边到隔壁那间房间——即在圣巴特勒米事件期间，玛格丽特接待拉摩尔住过两三个夜晚的房间——来回走动的时候，脑海里一直在为各种各样的可能苦苦思索着。



他不时走到窗前，将苍白的面庞贴在玻璃窗上，对着卢浮宫外的深沟凝视着。

沟那边是一条十五尺宽的堤岸。堤岸那边，塞纳河水在夜色中显得象镜子一样平静。

河对岸，高耸入云的纳斯尔塔，岿然不动地屹立在黑暗中。

傍晚时分，安茹公爵曾带着一个囚犯所具有的栖遑心情，看着太阳一点点落下山去。古老的巴黎在夕照中被镀上了一层金辉，前后历一小时之久。随后，暮色越来越浓，初升的月亮将大地染成一片银白。可是不久之后，大块的乌云开始在卢浮宫上空翻滚，越积越浓，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他不禁感到十分恐怖。因为胆小如鼠的安茹公爵，生来惧怕惊天动地的雷鸣。

他很想把门外的嬖幸叫到房间里来同他作伴，但转而一想，这样做势必为他们对他的奚落，提供更多的笑料，便只好作罢了。

他只得上床就寝，但难以成寐，于是又拿起一本书来阅读，但书上的字母总在眼前跳动，怎么也读不进去。他想喝点什么，但酒一喝到嘴里，便觉苦涩不堪。于是又将奥里利留下的那把诗琴，从墙上取下来抚弄了几下，但凄婉的琴声，他听了直想哭。

一怒之下，他不禁破口大骂起来，把手边能拿到的东西，都一股脑儿扔到地上。

这是他一家人的恶习，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几个不明缘由的嬖幸将门推开一条缝，向里边看了看，见他又在故伎重演，便一句话也没有说，将门重新带上走了。公爵不由地更加暴跳如雷了。

他抓起一把椅子狠命地往地下一摔，可是就在这时，窗户边突然传来了一声玻璃震碎的爆裂声，同时大腿上也象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打了一下似的，疼痛难忍。

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国王派人向他射了一枪，口中不禁骂道：

“啊！这个混蛋！胆小鬼！他现在果然对我下毒手了。啊！我

要死了！”

说着，他一下栽倒在地上。

但倒在地上后，他的一只手无意中碰到了—个表面凹凸不平而又十分坚硬、显然比枪弹要大的东西。

“哦！一个石子！”他说，“这么说，是一发炮弹？可是我并没有听到爆炸声。”

他把腿伸了伸，觉得伸曲自如，显然没有打坏哪里，但还是疼得相当厉害。

他捡起石子，看了看玻璃窗。

由于石子扔的劲很大，玻璃未被震碎，只是打穿了一个小洞。

石子外面似乎包着一层纸。

他开始往别的方面考虑：这个石子会不会是哪位好心的朋友扔进来的？

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急迫的希望有时也象恐惧一样，使人心焦如焚。

他立即走到灯光下。

石子外面果然包着一层纸，并用一根丝绳捆了几道。

这张纸显然大大减轻了石子打在他身上的力量，否则他会感到更加疼痛的。

他扯断丝绳，把纸展开，发现上面写了几行字。

“一封信！”他不安地向四周环顾一眼，一口气将信读完，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信是这样写的：

您整天面壁枯坐，一定度日如年吧？想到外面来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吗？纳瓦尔王后当年藏匿您那可怜的朋友拉摩尔的房间里有一个橱柜。您去把柜门打开，柜子底层有一根压条，压条下面是一个夹层，夹层里有一个用丝绳做成的软梯。您把软梯挂在窗台上，下面会有人替您将软梯拉直。一俟您下

到沟底，将有一匹快马将您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公爵不禁愕然了，“可是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还有什么朋友。他是谁？竟能在这个时候想着我！”

他沉吟片刻，脑海中怎么也不能断定此人可能是谁。他走到窗边，外面夜色茫茫，一个人影也没有。

“会不会是圈套？”他不禁害怕起来，这是他不论遇到什么的最初反应。

“管他呢！当务之急是先去看看那个柜子是不是有个夹层？夹层里是不是有个软梯？”

为了慎重起见，他连灯也没有带，只凭两只手摸索着走到了那个房间里。作为一个兄弟，他对美丽的纳瓦尔王后有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感情，过去曾不知多少次走到这里来，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推开房门，希望能见到她那荡人心魄的肌肤。

应当说，这一次，他的心仍然在激烈地跳动。

他摸索着将柜门打开，沿着隔板逐层向下摸去，到了底层，在靠近柜门的地方果然压着一根木条。他用手轻轻一按，木条的一头翘了起来，露出一个夹层。

他将手探入夹层中，很快摸到一个软梯。

他象小偷一样，立即拿起软梯跑回自己的房内。

时钟敲了十下，他马上想到一小时一次的巡查又要开始了，于是迅速将软梯塞到扶手椅的座垫下，在上面坐了下来。

软梯做得非常精巧，放在座垫下，竟一点也看不出来。

果然，不到五分钟，莫吉龙便穿着睡衣，左腋下夹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剑，右手擎着一支蜡烛走了进来。

他一边往里走，一边仍与外面的同伴说着笑话。

“这头熊正在发怒，”只听外边一个人说，“他刚才还在那里摔盆砸碗，小心别让他把你吃了，莫吉龙。”

“放肆！”公爵骂了一句。

“殿下是在同我说话吧，这使我深感荣幸，”莫吉龙毫无顾忌地说。

公爵正要发作，但转而一想，如果同他大吵一番，必会耽搁许多时间，最后可能使逃跑的希望成为泡影，因此还是忍了忍，把椅子一转，将身子转了过去。

莫吉龙按照惯例，走到床边检查了一下床单，又走到窗户边看了看窗帘。他发现玻璃窗上有个小洞，心想一定是公爵刚才发怒时打坏的，没有引起多大怀疑。

“喂！莫吉龙，”冲贝尔在外面叫道，“你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不是被熊吃掉了？真要是这样，你总得叫一声，让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便去替你报仇。”

公爵焦急万分，将手指捏得格格作响。

“哪有这回事儿？”莫吉龙说。“我们这头熊如今已变得非常温和，完全给驯服了。”

公爵在黑暗中发出了微笑。

莫吉龙一声招呼也没有打，便走了出去，并将门反锁了起来。

公爵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待他锁好门后，才喃喃地说了一句：

“先生们，我看你们怎样交账，这头熊可是相当精明呢。”

## 第五十二章

### “该死的畜生”

莫吉龙走后，房间里便又剩下安茹公爵一个人了。他心中很清楚，至少一小时内是不会有谁来打扰他的。他于是将座垫下的软梯

取出来，对每个结仔细查看了一遍。

“这个软梯做得真是巧夺天功，”他说，“人家特意叫我把它取出来，总不致于要让我摔死吧？”

他把软梯展开数了数，全梯共三十八级，每级距离一尺五寸。

“很好，长度是足够了，”他想，“下到沟底，看来绝无问题。”

不过他又陷入了沉思，心中嘀咕道：

“啊！想起来了，这一定是那些该死的嬖幸为我设下的圈套。等到我将软梯挂上窗台，一级级往下走时，他们便跑来将软梯剪断，让我摔死。”

但他转而又想：

“不，不可能。这些家伙不会那么愚蠢，以为我会为了逃命，竟然忘记用东西将房门堵上，而我只要将门堵严，在他们破门而入之前，我早就下到沟底了。”

“对，我要是决心逃走的话，”他向四周看了一眼，自言自语道，“必须先把门堵好。”

“不过，我对这个软梯仍然感到不太放心。因为除我妹妹玛格丽特外，谁还会知道她的橱柜里藏着它呢？”

“这封短信的署名是‘一个朋友’。可是在我的朋友中，又有谁会对我妹妹的房间里藏着什么，了解得这样清楚？”

他觉得这一分析无懈可击，于是又将信打开重读一遍，翻来覆去辨认了一下字体，最后心中突然一亮，不禁叫了起来。

“一定是布西！”

确实，为女人们所倾倒的布西，在纳瓦尔王后的心目中一直是一名英雄。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说过，每逢布西同别人决斗时，她总是提心吊胆，为他捏着一把汗。这个对什么都感兴趣、又能守口如瓶的布西，恐怕早已发现玛格丽特橱柜中的这个秘密了。他又是公爵唯一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看来这封信只会是他送来的。

公爵越来越觉得只有这种可能，但仍不敢断定。

可是他想来想去，一切又都表明，除了布西，不会再有别人。他只知布西正在同他闹别扭，但他对其中的原因，并不十分了然，因为他并不知道布西在深深地爱着狄安娜·德·梅里多。当然，他也曾想到这一点。由于他自己曾对狄安娜一见倾心，当然也不难想到布西见到这样绝色的女人是不可能不动心的。不过因为没有见到更多的迹象，他的这种猜测很快也就消失了。现在看来，见自己的主子被囚之后，一贯忠心耿耿的布西一定是坐不住了。他大概被这次营救所具有的传奇色彩所吸引，打算用别具一格的办法来营救他了。毫无疑问，这个纸条一定是他写的，他一定在壕沟外等着他。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他把脸又凑到玻璃窗上看了看，发现河面上升起了一团团薄雾，堤岸上影影绰绰，似乎立着三匹马和两个人。

这两个人，想来一定是布西和他忠实的仆人勒·奥杜印了。

“看样子我是非走不可了，”公爵自言自语道，“如果是圈套，那么这个圈套也设计得实在太巧妙了，不由得我不去上钩。”

他走到门边，对着锁孔向客厅里看了看，两个嬖幸已经睡着，另外两个正在西科留下的那个棋盘上酣战。

他一口气将灯吹灭。

接着，他打开窗户，俯身窗外，向下看了看。

沟内黑洞洞的，显得格外阴森可怖。

他不由地将身子缩了回来。

但窗外的新鲜空气是那样清爽宜人，身子一回到房内，他便感到胸部憋闷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这种感觉是那样强烈，他的心头不禁产生了孤注一掷、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念头。

他不觉勇气倍增，但自己也不明白这勇气究竟从何而来。

说着，他一鼓作气，拿起软梯，将梯子一端的两根铁钩挂到窗台上，又回过身来，将一切能够移动之物都搬到门边。等他觉得房



门确实已堵得严严实实，几个壁幸没有十分钟别想把门撞开时，才回到了窗户边。

他想看看那三匹马和两个人是否还呆在原处，但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倒更好，”他想，“同一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逃跑，倒不如只身逃跑为好，何况这个人还不知是谁呢。”

这时，黑如濡墨、早就孕育着一场暴风雨的天空，开始响起了隆隆的雷鸣。一大块边缘呈银白色的乌云，象一头横卧在塞纳河上的大象，尾部顶着卢浮宫，弯曲的长鼻则越过纳斯尔塔，消失在城南的天际。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公爵借着亮光，看到沟底正站着他刚才在堤岸上搜寻半天而没有见着的那两个人和三匹马。

一匹马这时叫了起来。毫无疑问，他们在等着他。

他摇了摇软梯，看它是否已挂牢。随后，他跨过窗台，一只脚踏到了软梯上。

公爵此时的恐惧心情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一方面有绳断人亡、粉身碎骨的危险，一方面又随时面临着国王对他的致命袭击。

可是待他在第一级横档上站稳时，软梯却并没有象他预料的那样出现激烈的晃动，而当他的另一只脚踏到第二级横档时，软梯也没有出现通常见到的那种打圈子似的转动。

软梯下方显然有人在使劲拉着。但这个人究竟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

他心中感到极度的恐慌，不觉将左手扒住窗台，身子挪动了一下，似乎想重新回到房间里去。

但在墙脚迎候他的人好象看出了他内心的惶惧，因为就在这时，软梯由下而上，出现了一阵轻微而又均匀的抖动，直达他的脚下，使他感到这是对他的一种鼓励。

“下边有人在给我扶着梯子，看来是为了不让我摔下去，”他想，“好，一不做二不休，下去再说。”

他于是继续向下走去。软梯两边的绳索此时也拉得更紧了。

他发现，为使他落脚方便，下边的人还特意将软梯往墙外拉了拉。

这样，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迅速往下去了。由于下降速度太快，连衣角也撕坏了一块。

等他的两脚快要到达地面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身子被人一把抱了起来。此人并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您已经平安得救了。”

此后，那人又将他抱到沟对面的斜坡上，扶着他绕过一个个塌陷的土坑，爬到了沟顶。这时，另一个人走上来拉着他的衣领，弓着身跑了一阵子，一直跑到河边。

三匹马仍在弗朗索瓦原先看到的地方站着。

他意识到此时再无退缩的余地，只有听从这两人的摆布了。

他跑到一匹马前，纵身跳了上去。那两人此时也已飞身上马。

刚才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声的那个人，此时又神秘地向他匆匆说了一句：

“走！”

三个人于是迅速离开了河岸。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不错，”公爵心中思忖道，“但愿结果不要出我所料。”

“谢谢你，勇敢的布西，”他低声向走在他右边、一领深褐色的斗篷一直罩到鼻子下方的那个人说。

“快走，”那个人从斗篷下面嘟哝一声。三匹马现在是跑得更快了。

不久，他们来到巴士底狱附近的壕沟旁，从沟上的一架便桥走了过去。这架便桥还是同盟分子为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于昨天临时修建的。

他们三人如今正朝夏朗通方向走去。公爵的马简直象是插上了翅膀一样迅疾如飞。

右边那个人这时突然纵马一跃，跳过路旁一条水沟，一下钻进了万森的密林中。在越过水沟之前，他照例简短地向公爵交待了一句：

“从这边走。”

左边那个人，一言未发，也纵马跳了过来。自出发以来，他一直缄默不语。

公爵的马不用他示意，也跟着那两匹马跳了过去，并在越过水沟的时候发出了一声长嘶。紧接着，密林深处也传来了几匹马的嘶鸣。

公爵想让马停下来，因为他所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把他带到事先设下的埋伏中去。

但已经来不及了。他那匹纵情飞奔的骏马此时是再也收不住步了。过了片刻，那两匹马开始放慢速度，他的马也跟着慢了下来。又走了一会儿，前方出现一块林间空地。空地中央十来个人正骑着马，雄赳赳地排成一行站在那里，其胸前的铠甲在月光下显得分外明亮。

“啊！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公爵问。

“该死的畜生<sup>①</sup>！”被公爵问及的那个人喊了一句。那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总算是平安无事了。

“是你，亨利！”安茹公爵不觉一怔，脱口叫了起来。“原来是你救了我？”

“是啊！”“贝恩佬”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不是郎舅至亲吗？”

随后，他向四周环视一眼，似乎在寻找同来的另一个人。

“阿格里帕，你在哪儿？”他说。

“我在这儿。”始终一言不发的阿格里帕终于说了一句。“您对这些马要是这样不爱惜，看您往后还会有多少马骑。”

---

<sup>①</sup> 传说这是纳瓦尔国王的一句口头禅。

“好了，好了，”纳瓦尔国王说，“你又在牢骚满腹了。去给我弄两匹快马来，只要能一口气帮我们赶十二哩路就行。”

“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妹夫？”弗朗索瓦不安地问。

“你爱到哪儿都可以，”亨利说，“不过得快走。多比涅说的对，法兰西国王良马满厩，他如果想追赶我们，即使跑坏二十匹马也不会在乎的。”

“你真的是随我的便吗？”弗朗索瓦问。

“当然，我在等候你的示下，”亨利说。

“那好，我要到昂热去。”

“你要到昂热去？行。不错，那是你的封地。”

“你到哪儿去呢，妹夫？”

“我可以送你一程，快到昂热时，再同你分道扬镳。我要赶回纳瓦尔去，玛戈见我久久不归，一定等得不耐烦了。”

“你这次难道是潜踪匿迹而来？”弗朗索瓦问。

“是的，我来卖了我妻子的三副首饰。”

“啊！很好。”

“同时也想看看，他们成立神圣同盟，是不是想把我吃掉。”

“你已经看到，根本没有这回事。”

“是啊！不过这是多亏你呀。”

“亏了我？”

“当然。这个组织显然是针对我的，要不是你拒绝担任他们的首领，不愿同他们携手合作，那我这次肯定完了。所以，一听到国王因为你严辞拒绝而将你抓了起来，我就发誓一定要将你救出来，现在我是如愿以偿了。”

“没有想到他总把事情想得这样简单，”安茹公爵在心里嘀咕道。“我要是欺骗他的话，实在问心有愧。”

“走吧，大哥，”“贝恩佬”笑着说，“到安茹去吧。”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啊！吉斯先生，你以为整个巴黎已在你的掌握之中，别想得那么美！这个人就够你对付的。还是留神你自己吧。”

亨利要的两匹快马，此时已经牵来。两人于是飞身上马，迅速离去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嘴里一直在骂骂咧咧的阿格里帕·多比涅。

## 第五十三章

### 两个女友

当巴黎在那里为成立神圣同盟而闹得沸反盈天的时候，蒙梭罗夫人已经踏上旅途，以每天十哩的行程，向梅里多城堡进发了。路上陪伴她的，是她的父亲和两个临时雇佣来的仆人。

同所有经历过磨难的人一样，一离开巴黎，她就感到了自由的可贵。

巴士底狱上空终日乌云低垂、令人愁肠欲结的景象，终于从眼前消失了。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是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原野。一条条大路如同波浪起伏的缎带消失在密林深处。在蒙梭罗夫人看来，一切都是那样清新，那样明媚，到处生机勃勃，充满诗情画意，好象她真的是早已香消玉殒——如同她父亲所以为的那样——如今又回到了人间似的。

年迈的男爵，看去也象是年轻了二十岁。

你看他骑在马上英姿，简直象是一位刚过中年的贵族，在同他的年轻的未婚妻一面赶路，一面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

他们这次回归故里，不过是晓行夜宿，路上没有什么可记叙的，我们就不多赘述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时候，天上还挂着明星亮月，归心似箭的狄安娜便急忙跳下床来，把男爵和熟睡的仆人唤醒，催促众人

踏着月色上路了。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多赶几里路，争取早日回到她盼望已久的故乡去。

可是在行进途中，她又时常放慢脚步，有意让男爵的那匹老马和两个仆人先行一步，自己则站在山岗上，向着山谷深处凝眸远望，看有没有人从后面跟上来……而当她看到，山谷里，除了三五成群的牛羊和静静地矗立在大路尽头的钟楼外，并无行人的踪影时，她也就带着惆怅的心情，急忙追上了众人。

一直在默默地注视她的男爵不由地向她说道：

“别怕，狄安娜。”

“怕什么？爸爸。”

“你是不是在看蒙梭罗先生有没有跟上来？”

“啊！不错……是的，我是在看这个。”狄安娜一边说，一边又向后看了一眼。

这样，到了第八天傍晚，一路上既提心吊胆、又惴惴不安地怀有某种希望的狄安娜，终于回到了梅里多城堡。他们在吊桥上受到了在男爵外出期间代行主人之责的圣吕克夫妇的欢迎。

从此，他们四人便开始了维吉尔、昂古斯和特奥克里特<sup>①</sup>三位诗人所描述过的那种令人向往的生涯。

男爵和圣吕克成天带着猎犬在林中打猎。

狄安娜和让娜则坐在树下的草地上窃窃私语。一天，追逐兔子或狐狸的猎犬突然风驰电掣沿山坡而下，在不远处呼啸而过，她们不由地感到一惊，但很快又恢复平静，继续进行她们那亲密无间而又十分神秘的谈话了。

“狄安娜，”让娜说，“把你这些天来在另一个世界的经历对我讲一讲，因为对我来说，你真的象是离开人世了……你看，正在凋谢的山楂花是多么洁白，接骨木发出的芳香又是多么醉人。阳光在橡树丛中嬉戏，树林中一点声响也没有，小动物全都无影无踪

---

<sup>①</sup> 特奥克里特（公元前315至310——公元前250），古希腊诗人。其风格淳朴的牧歌对后世的田园诗影响很大。



了。经过刚才一阵骚动，那些黄鹿和狐狸早已躲到洞里去了……来小妹妹，把你的经历对我讲一讲。”

“叫我讲什么呢？”

“你至今还什么都没有对我讲呢。你觉得幸福吗？……啊！你的目光总是笼罩着一层暗影，你的面颊是这样苍白，你的眉宇间所流露的神情，也总有一丝淡淡的哀愁，但你的嘴角又似乎挂着一丝不太明朗的笑意……狄安娜，你一定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没有，什么也没有。”

“同蒙梭罗先生在一起……你觉得幸福吗？”

狄安娜打了个寒噤。

“你看，还要这样嘴硬。”让娜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蒙梭罗！”狄安娜说，“你为什么要提起他的名字。在这如花似锦的地方，在我们无比幸福的时刻，你为什么要向我谈起这个幽灵呢？……”

“啊！我现在已经明白，你那美丽的明眸，为什么四周总有一层淡淡的黑圈，而且不时木然地看着天空。不过，我仍旧不明白，你的嘴角为什么总象是挂着一丝笑意，但又笑不出来。”

狄安娜凄哀地摇了摇头。

让娜于是伸过她那白皙而又十分丰腴的两臂，搂住狄安娜的肩头，继续说道：

“你对我说过，布西先生曾对你十分关心……”

狄安娜满脸绯红，两只娇柔而圆润的耳朵也顿时红得象火烧一样。

“布西先生是很招人爱的，”让娜又说。

接着，她轻轻唱了起来：

当波瓦兹先生，  
一个倜傥不羁的勇士；

狄安娜依偎在让娜的怀内，也跟着唱了起来，其甜润的嗓音比在树丛中歌唱的夜莺还要动人心扉。

这温柔而又忠实的朋友，  
便是勇敢的……

“布西！……你说不是吗？”让娜接过来，一面在她的眼睛上快乐地亲了一下。

“不过这都是胡思乱想，”狄安娜忽然说，“布西先生已经不再想念他的狄安娜·德·梅里多了。”

“这也可能，”让娜说，“不过我总觉得狄安娜·德·蒙梭罗是很喜欢他的。”

“别这样说。”

“为什么？你不愿意提这些事？”

狄安娜没有回答。过了片刻，才啜嚅着说了一句：

“我已经对你说了，布西先生已经不再想念我……不过，他是  
对的……啊！我太懦弱了……”

“你在说什么？”

“我何尝说什么了？”

“狄安娜，我看你又要伤心痛哭，又要埋怨自己了……不，我的  
小英雄，不是你懦弱，你那样做是迫不得已的。”

“我原来也这样想……我当时觉得，自己面临着重重危险，脚  
底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而现在，让娜，我倒认为，那些危险其  
实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那些深渊，连三岁小孩一步也可以迈  
过去。我实在太懦弱了。啊！我为什么没有好好想一想？……”

“你的话我简直听不懂。”

“不，别说了，现在还不是谈这些的时候，”心乱如麻的狄安  
娜站起身来说。“不，那不是我的错。让娜，是他不愿意。我当时  
的情况确实很可怕，我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父亲给了我支持，

但我仍然感到害怕……他给了我保护……但这种保护并不是那样令我信服。不错，安茹公爵在同他作对，而且这位公爵还可能同蒙梭罗先生联合起来。可是，那又怎么样呢？要是我的话，当我想得到什么，当我爱上什么人的时候，不管他是公爵还是天王老爷，谁也阻挡不了我的。你看，让娜，如果说我已经爱过的话……”

狄安娜越说越激动，身子不由地靠到一棵橡树上，似乎她的体力已随着内心的极度哀伤而消耗殆尽，无力支撑了。

“你看，亲爱的朋友，冷静一点，不要太激动……”

“我甚至认为，是我们太软弱了。”

“你们？……啊！狄安娜，你指的是谁？这恐怕就比较恰当了，我亲爱的狄安娜……”

“我指的是父亲和我，希望你不要往别的方面想……父亲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贵族，本来可以去找国王谈一谈。我也不是一个轻易可以降伏的女子，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我是无所畏惧的……可是你看到没有，我们之所以表现得这样软弱，是因为我看出来，他并不爱我。”

“你这是在自欺欺人！”让娜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那就应该当面去谴责他……可是你并不这样想，你说的全是假话，”让娜又怜爱地看了她一眼说。

狄安娜又走到让娜身边坐下来，继续说道：

“你在爱情上的坚贞不屈，终于得到了报偿。尽管国王竭力反对，圣吕克先生还是毅然同你办了婚事。不错，他遭到了放逐，但他把你从巴黎带了回来。你们在路上担惊受怕，含辛茹苦，但你的爱毕竟使他得到了报偿。”

“他得到的报偿已经够多了。”让娜顽皮地笑了笑。

“可是我呢，你也帮我想一想，不要因为自己如愿以偿就不管别人了。不错，这个生性暴躁的年青人说他爱我，我也确实得到了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布西的一点垂青，可是当我的婚事一经宣布，当我一到宫里露面，他就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了。在埃及圣女教堂

里，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了他，当时只有我们两人，热尔特鲁德和勒·奥杜印都是向着他的，而我呢，更会向着他的……。啊！我现在还在想，他当时为什么不用一匹马，把我带到天涯海角去呢？我见他痛苦万分，精神萎靡，嘴唇发白，这当然是因为我而造成的。我当时想，如果我能以一死而使他的痛苦有所减轻的话，我是决不会惜命的……。可是，我走的时候，他竟没有作出一点表示来挽留我。还有，还有……。啊！我的痛苦你是无法理解的……。他知道我要离开巴黎，回到梅里多来，他知道蒙梭罗先生，……。瞧，我又提到他了……。他知道蒙梭罗先生同我并没有夫妻关系，他知道我是一个人回来的，亲爱的让娜，一路上，我不知往回看了多少次，总希望能听到他的马蹄声从我们后面追来，可是结果呢？大路尽头总是寂然无声，什么也没有。我已经说过，他根本没有想着我，我这个人不值得他到安茹来走一趟，因为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里有的是漂亮而多情的女人。我这个梅里多深山野洼里的村姑，就是说上一百句痴情话儿，也顶不上人家的一个媚眼。你现在总该明白，总该相信了吧？我的话对不对？他是不是将我忘记了，是不是看不起我，我可怜的让娜？”

她的话音未落，那株橡树突然一阵抖动，院墙上落下了一块块鲜苔和石灰，只见一个人从覆盖着长春藤和野桑树枝叶的墙头上跳了下来，落在狄安娜面前。狄安娜不禁发出一声惊叫。

让娜已经走开，因为她早已认出此人是谁了。

“你看，我不是来了吗？”布西跪在狄安娜面前说，一边用一只颤抖的手十分郑重地把她的长裙拿起来，放到唇边吻了吻。

狄安娜此时已从他的声音和微笑中将布西认了出来，这意外的幸福来得太为突然，刹那间她魂飞魄散，无以自制，一句话也说不出，不由地张开两臂，倒在这个她刚才还指责为薄情寡幸的年轻人身上，此后便人事不知了。

## 第五十四章

### 一对情人

这种因为兴备过度而造成的昏厥，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也不会招致多大的危险。当然，因此而丧命的人也是有的，不过极为罕见。

所以过了一会儿，狄安娜便从布西的怀内醒来了。

因为布西不想让狄安娜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而是圣吕克夫人。

“啊！伯爵，你这样冒冒失失，实在太可怕了，”狄安娜醒来后喃喃地说。

布西没有答话，他在等着她说些别的。

唉！人的要求是永无止境的。象这种昏厥后又醒来的事，他已见过不止一次，天晓得，除了希望狄安娜再对他说点别的外，他是否还期待着什么？

可是，狄安娜不但没有再说什么，而且轻轻挣脱他的怀抱，走到了圣吕克夫人身旁。因为原先已知趣地退到几株大树旁的圣吕克夫人，同所有喜欢留意这类趣闻的女人一样，此时已悄悄回到这边。当然她不是来参加他们的谈话的，而是想听听这一对恋人将如何重修旧好。

“夫人，”布西说，“您就这样接待我吗？”

“不，布西先生，”狄安娜说，“说真的，您刚才这样做，实在情深意长，感人至深，……不过……”

“啊！求求您，不要说什么‘不过’……”布西长叹一声，在

她面前跪了下来。

“不，不，请不要这样，布西先生。”

“啊！就让我这样呆一会儿吧。”布西双手合掌，一边说道。

“很久以来，我就梦想着能象现在这样为您祈祷。”

“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您竟翻起墙头来了。这不仅不符合您这样一个人的身份，而且对于我的名声也太欠考虑了。”

“怎么欠考虑？”

“万一被人看见，那可怎么办？”

“谁会看见呢？”

“一刻钟之前，我们的两位猎手就是从墙后边的树林中过去的。”

“夫人，这您不用担心。我刚才藏得非常好，他们根本不会发现我的。”

“藏起来了？”让娜说，“啊！布西先生，您这种举动真是浪漫极了。您是怎么来的？能不能对我们讲一讲？”

“好的，”布西向狄安娜说，“首先，我没有在路上追上您，这不能怪我。我们走的是两条道，您是从朗布耶来的，而我却是从夏尔特尔来的。其次，请您来看一看，您可怜的布西是不是薄待了您。我之所以没有设法追上您，是因为不敢这样做，而不是做不到。我知道，男爵的那匹老马青春已过，这样长的路程对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况且令尊既已朝夕守在您的身旁，也就没有必要没命地往回赶了。但我觉得不能当着令尊和您那些仆人的面，同您相会。我所担心的是——这一点，您大概想得不多——怕因此而损害您的名声。我一段路一段路地赶了来，这些天，真是风餐露宿，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

“可怜的年轻人，”让娜说，“你看他真的瘦多了。”

“后来，您到了昂热，”布西又说，“我早已在城郊找个地方住下来，从窗户后面，看着您走了过去。”

“上帝！”狄安娜说，“您就这样到了昂热，不怕有人将您认



出来？”

“我哪会这样傻。您把我看作什么人了？”布西笑道。“我现在是一个行商大贾。瞧我这身打扮，谁会看得出来？因为呢绒商和金银匠大都穿的是这种栗色衣服。况且我这副心事重重、急急忙忙的样子，谁见了也会觉得很象是一个专程前来采集单味草药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尚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好样的，布西，您在外省已经住了两天，竟然没有一个人将您认出来。这话要到宫里去说，谁会相信？”

“伯爵，请再说下去，”狄安娜红着脸说，“比如说，您是怎么从城里到这儿来的。”

“我有两匹好马。昨天，我骑上一匹，在城里转了转，不时停下来，东看看西望望。然后趁人不注意，我将马头一转，便出了城。这匹马跑得很快，三哩半路，二十分钟就可跑到。到达梅里多树林后，我很快找到花园的围墙。花园很大，围墙很长。我沿着围墙转悠了半晌，一会儿登上这段墙头，一会儿又爬上那段墙头，总希望能看到您。到了傍晚时分，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看到了您。您当时正往回走，男爵的两条大狗跟在您身侧，圣吕克夫人手上举着一只小山鹑，两只狗馋涎欲滴，在那里跳来跳去。后来，你们就走远了。”

“我立即跳下去，跑到您刚刚离去的地方，见那里有块草地已被踏平。我想，有太阳的时候，这地方景致很美，您一定已将这里作为每天必到的地方。为了便于识别，我做了个标记。然后叹息一声，因为我心中很不是滋味……”

“大概是平素很少干这种跳墙越脊的事吧，”让娜笑着打断他的话。

“我不否认，夫人。就这样，我叹息一声，踏上了归途。我精疲力竭，上衣也在爬树的时候撕破了。不过，虽然衣服撕破了，胸部也感到有些郁闷，但心头仍洋溢着无比的欢乐，因为我见到了您。”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让娜说。“要登上这样的高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您却爬了过来，这实在叫人佩服。我对这种攀墙爬树的事，只能望洋兴叹。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会糟蹋这身衣服，把一双白净的手弄成这种样子的。您看看，您手上划破了多少口子。”

“这未尝不可。不过这样一来，我就无法看到她了。”

“相反，不费这番周折，您照样可以见到她的。此外，当然也可以见到我。”

“请问我应当怎样做？”布西急忙问道。

“您应当到城堡的大门前扣门求见，大大方方地进来。男爵先生会拥抱您，蒙梭罗夫人会设宴招待，让您坐在她的身旁，圣吕克先生会向您问长问短，我也会说一些笑话来欢迎您的。这样做岂不是再简单不过了？可是这种简单的办法，你们这些人就是想不到。”

布西微笑着摇摇头，向狄安娜瞥了一眼。

“不行，”他说，“您说的这个办法谁都可以采纳，唯独对我不适用。”

狄安娜满面羞红，她也微笑着向布西看了一眼。

“这样的话，”让娜说，“我对您这种故作多情的作法就丝毫不能理解了。”

“不行！”布西又摇着头说，“我不能直接到城堡来。她是个有夫之妇，不管她丈夫是谁，男爵先生对自己的女婿总负有严格监督女儿的责任。”

“好极了，”让娜说，“您真给我上了一堂道德课，谢谢，布西先生。这节课对我也真有必要，因为它告诉我，何必多管闲事，同这种疯疯癫癫的人说什么呢？”

“疯疯癫癫？”狄安娜惊讶地问。

“说他是疯疯癫癫也好，还是在谈情说爱也好，反正一样，”圣吕克夫人说。“恕我不能奉陪了……”

说着，她在狄安娜的前额上亲了一下，向布西欠了欠身，挪动一下脚步，准备走了。

狄安娜急忙伸出一只手拉住她，但布西拿起了她的另一只手，狄安娜当然拗不过布西，只得放她的女友走了。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狄安娜看着圣吕克夫人一边采摘鲜花，一边走远了。她满面羞红，又坐了下来。

布西在她的脚下躺了下来。

“夫人，”他说，“我做得对吗？您说，我这样做，您赞成吗？”

“我不会装腔作势，”狄安娜说，“况且，我的心您是知道的。所以我要说，您这样做，我是赞成的。不过，我对您的宽恕也就到此为止。我知道，我刚才那样想念您，呼唤您，是一种缺乏理智的犯罪行为。”

“上帝！您在说什么，狄安娜？”

“唉！伯爵，我说的是实话。不错，我有权让蒙梭罗先生蒙受不幸，因为是他逼得我这样做的。可是，我在享受这项权利的时候，却不能把幸福给予别人。我可以不爱他，拒绝同他见面，一点笑脸也不给他，但却不能对别人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因为那样的话，我就是欺骗他了，而他，不管我愿意与否，总是我的丈夫。”

布西耐着性子听她讲完这些大道理，况且善于宽容、为人善良的狄安娜，已将这些话说得非常温和了。

“我可以说两句吗？”他说。

“请说吧。”狄安娜说。

“咱们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

“当然。”

“夫人，您刚才这一席话，并不是您的心里话。”

“是吗？”

“请耐心听我说，夫人。您看，我刚才不是耐心听您讲的吗？”

您这些话纯系诡辩。”

狄安娜不禁一怔。

“您的这些老生常谈的伦理观念，”布西又说，“不过是人们挂在嘴边的空洞言辞。夫人，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您说他是您的丈夫，那么请问，他是您自己选择的吗？不是。他是命运强加于您的，您逆来顺受，强忍着接受了下來。现在我要问您，您难道打算终身忍受这种无耻行为的一切后果吗？所以我要将您从这种境遇中拯救出来。”

狄安娜张开嘴，正要说话，布西打了个手势，阻止了她。

“啊！我知道您要说什么，”年轻人说，“您会说，如果我要向蒙梭罗先生挑衅，如果我将他杀死，我就永远别再见您……就算是这样吧，我将因为不能再见到您而痛苦万分，但您将从此过着自由而幸福的生活，您可以使某个追求您的人得到幸福，这个人在高兴之余，将会为我的名字祈祷。他会说：谢谢，布西。感谢你帮我们把蒙梭罗这个恶棍除掉了。就是您自己，狄安娜，您在我活着的时候，虽然不敢向我表示谢意，但在我死后，也会对我感念不忘的。”

狄安娜一把抓住布西的手，深情地握了握。

“布西，”她说，“您还没有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就已经在对我施加威胁了。”

“对您施加威胁？啊！苍天在上，我的心唯有苍天最为了解。狄安娜，我是这样地爱您，所以我的作法同别人是全然不同的。我知道，您也爱我。上帝！请不要再说违心的话。这样做，将会使您同那些表里不一的庸俗之辈归于一类。我知道您爱我，这您自己也承认了。还有，我的这种爱情象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并给太阳所普照的每一颗心带来生机。因此，我是不会向您提出什么要求的，绝望算得了什么，我不会在绝望中死去。我要象现在这样跪在您的脚下，右手放在胸膛上——我扪心自问，这颗心从来没有因为什么考虑或害怕而撒过谎——对您说，狄安娜，我爱您，这信念将坚如磐

石，终身不移。狄安娜，苍天在上，我现在向您发誓，我要为您而死，我要带着我对您的爱离开尘世。如果您现在对我说，你走吧，别把他人的幸福夺走，我将立即从这个我感到无比幸福的地方站起来，毫无怨言，毫无表示地离去。不过，在同您告别的时候，我心里会想：这个女人并不爱我，永远不会爱我。我将头也不回地离开您，今后您也绝不会再见到我。可是，我对您的忠诚远甚于我对您的爱，我虽然确信自己不会再得到幸福，但仍希望您能过得愉快，我当然不会去抢夺另一个人的幸福，但我却有权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夺走他的生命。夫人，这就是我要做的，因为我所担心的是，您将永远被这门婚事禁锢着，因此而给那些爱您的正直的人们带来不幸。”

布西越说越激动，狄安娜从他那炯炯有神而又无比诚实的目光中看到了他的坚定决心。她知道，这个人怎样说，就会怎样做的。因此，如同残冬的积雪遇到春日的骄阳一样，她的严峻的态度，终于在这炽热的目光下冰消瓦解了。

“好吧，朋友，”她说，“谢谢您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辞。您的深情又一次使我向您作出让步而丝毫不感到悔恨。您刚才说要始终不渝地爱我，这是不是您一时心血来潮的豪言壮语，您会不会在将来某一天让我为自己没有接受蒙梭罗先生的爱而感到可耻的悔恨？啊，不，我是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向您提出来的，我已经被您征服，我已经委身于您。布西，从今而后，至少从爱情上讲，我是您的人了。朋友，请留下来吧，既然我的生命已经属于您，那就请您来照看我吧。”

狄安娜一边说，一边将一只白皙的纤纤细手放到布西的肩上，同时将另一只向他伸了过去，布西接过来，温情脉脉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嘴唇上。这热烈的吻，使她神驰心醉，不能自己。

这时传来了让娜的轻微脚步声，她并且故意干咳了两下。

她手上拿着一束刚刚采摘的鲜花和一只两翼呈红黑色、可能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彩蝶。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倏地松开了。

让娜早已看到这一动作，说道：

“对不起，两位朋友，打扰你们了。我们该回去了，要不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伯爵先生，您还是去找您那匹半小时能跑四哩路的快马，我们回去的这几步路并不算远，让我们俩慢慢走吧，因为我想，我们恐怕有许多话要说哩。真见鬼，布西先生，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城堡里的饭菜做得非常可口，您刚刚骑过马，又费了许多力气翻墙爬树，肚子一定很饿了吧？此外，且不说那叫人心痒难禁的眉目传情，我们在饭桌上一个个的笑话，也够您笑破肚皮的，不过这一切，您是不会去领略一番的。走吧，狄安娜，咱们回去吧。”

她于是挽起狄安娜的手臂，拉着她，准备走开了。

布西带着微笑看着她们。身子仍旧侧向布西的狄安娜，将一只手向他伸了过去。

布西走上去说道：

“怎么样？您要对我说的，就是这些吗？”

“明天再谈吧，好吗？”狄安娜说。

“只能在明天来见您吗？”

“不，每天都来。”

布西高兴得轻轻叫了一声。他低下头，吻了吻狄安娜伸过来的手，随后向两位女友道了一声再见，便大步离去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会同狄安娜再度重逢。所以对于眼前的离别，他实在有点恋恋不舍。

狄安娜目送他走到丛林里，等到他的脚步声在耳际完全消失时，她仍旧依偎着让娜站在那里。

“啊！狄安娜，”让娜转过身来对狄安娜说，“你现在能同我谈一谈吗？”

“啊！当然，当然可以，”狄安娜听到她的声音，象是从梦中醒来一样，不由地一惊。

“告诉你，明天我要同他们一起去打猎。”



“什么？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城堡里？”

“听我说，亲爱的朋友，”让娜说，“我有我自己的信条，有些事，我是不能强迫自己去做。”

“啊！让娜，”蒙梭罗夫人面色煞白，不禁叫了起来，“我是你的好友，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

“朋友也得有个限度，”布里萨克小姐依然不动声色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让娜，我想你是爱我的，”狄安娜眼内噙着泪花，“可是你的话却刺痛了我的心。‘不能再这样下去’，你想说什么？”

让娜附在狄安娜的耳边轻声说道：“不能再妨碍你们这一对可怜的情人，我要走开去，让你们尽情地相爱。”

狄安娜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在她那喜笑颜开的脸上亲了又亲。

远方传来了猎手们凯旋归来的号角声。

“走吧，他们在叫我们了，”让娜说。“可怜的神吕克一定已经很不耐烦了。我不想冷落你的那位，但你也不要冷落了他。”

## 第五十五章

### 荒野一幕

第二天，黎明即起的市民还没有用早餐，布西便从昂热出发了。

他纵马飞奔，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梅里多。

狄安娜也早已登上城堡的一块平台。放眼远望，一条泛着白色的小路，蜿蜒于碧绿的牧场上，显得分外夺目。

不久，远方出现一个黑点，向这边飞速而来。黑点后面，白色

的小路，象是一条卷曲的缎带，显得越来越长。

为使布西不致久等，并让他看到，自己早已在此恭候，狄安娜匆忙下了平台。

太阳刚刚挂上树梢，草叶上点缀着晶莹的露珠。远方的山林传来了悠扬的号角声，这是让娜督促圣吕克吹响的，目的是提醒狄安娜，他们早早离去，为她提供了方便。

狄安娜的心头荡漾着难言的、无比热烈的欢乐。她沉浸在自己的青春、美貌和爱情给她带来的极度兴奋中，跑在路上时时觉得，她的灵魂如今已展开双翼，带着她的躯体飞到上帝的身边去。

从城堡到他们昨天幽会的地方，路途并不算短，她的一双小脚在茂密的草丛中跑着跑着，便渐渐感到迈不开步了，有时甚至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所以，等她赶到那地方的时候，布西已经攀上墙头，从上面跳下来了。

布西一举目，看到她正向这边跑来。她欢欣地轻轻叫了一声。两个人，于是一个张开双臂，抢步迎了上来，一个两手捂着胸膛扑了过来。此后，便是长久而热烈的拥抱。

他们还有什么要互相倾诉的呢？他们在真诚地相爱。

他们久久地互相凝视着对方，一切都在这不言之中，什么也不用去想它了。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今生今世还有什么希求？

一天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因极度幸福而感到神思恍惚的狄安娜，这时从那甘美的梦幻中睁开了迷茫的双眼，布西将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对她说道：

“狄安娜，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今天开始的，因为我今天才看清了通向永生的道路。你是一盏为我照亮这幸福之路的明灯，而在这之前，我对于这个世界以及世人的生活，简直是一无所知。因此，我要将昨天对你说过的一句话再说一遍；我既然由于你才开始了我的人生，我也要同你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我呢，”狄安娜说，“我曾经毫不犹豫地想投入死神的怀抱

中去，可是今天，我却在为自己能不能多活几年，以尽情地享受你给我的爱给我带来的巨大幸福而感到担心了。不过路易，你为什么不到城堡里来呢？父亲见到你会很高兴的。圣吕克先生是你的朋友，况且他也不是那种言语不慎的轻薄之徒……你想到没有，我们能在一起多呆一个小时，那也是非常宝贵的。”

“唉！狄安娜，我能到城堡去一次，就会去第二次，第三次。时间一长，四乡八镇都会知道。一旦流言传到你丈夫的耳朵里去，这个恶魔就会火速赶来……而你不让我替你将他除掉……”

“管他呢！”狄安娜不禁说了一句只有坠入情网的女人才会说的一句话。

“为了我们的幸福不遭破坏，我们必须向所有的人严守秘密。圣吕克夫人已经知道了，……她的丈夫也会知道的。”

“啊！为什么……”

“怎么不说下去？你现在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布西说。

“没有……真的没有。”

“我今天早上给圣吕克写了一封信，请他去城里谈谈。他会去的，我要叫他向我当面作出保证，决不将我们的事儿透露出去一点儿。我这样做，还有一层原因，亲爱的狄安娜，人们现在一定在到处找我。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那里的局势已变得相当严重。”

“你的考虑是对的……父亲向来谨小慎微，他虽然非常爱我，但把我的事告诉蒙梭罗先生，他也不会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严守秘密，……如果上帝要出卖我们，那就让他出卖去吧，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上帝是仁慈的，路易，请不要在这个时候怀疑他。”

“我不是怀疑上帝，我怕的是对我们的幸福怀有嫉妒之心的魔鬼。”

“那就再见了，我的‘主人’，回去时慢点骑，你的马跑得那样快，真叫我不放心。”

“您切莫为我担心。这条路，我这匹马已经非常熟悉。在我骑

过的马中，我还从未见过一匹马性情如此温驯，对道路如此熟悉。昨天回去的路上，我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它根本不用我指点，一直将我带到城里。”

就这样，这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在临别之前，又一边接吻，一边说了许多情意缠绵的话。

猎手们的号角声越来越近了，这是让娜同狄安娜约定的信号。布西于是告别狄安娜，踏上了归程。

在赶往城里的途中，他又陷入了沉思，细细回味着这销魂荡魄的一天。他为自己这样一个成天被荣誉、金钱以及公爵的恩宠束缚在锦衣玉食中的人，能有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就在这悠悠遐想之中，他猛然发现，城门关闭的时间就要到了。他的骏骑，在草地上吃了一天的青草，如今正精力旺盛地朝前走着。夜幕已开始降临。

布西正想催马快行，以便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回到城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

他立刻警觉起来，因为对他这样一个藏形匿迹、正在热恋的情人来说，一切都似乎含有某种不祥之兆。

情场得意的恋人，往往同小偷一样，具有这种心虚胆怯的心理。

布西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紧走几步，赶到前边去，还是拨马靠边，让后面的人过去。但后面的人风驰电掣，转眼之间便赶上来了。

他们共有两人。

他觉得，自己武艺超群，给这两个人让一下路，并不为耻，于是提缰勒马，让到一旁。这时，他发现其中一人，后脚跟紧紧夹着马肚子，一边使劲鞭打着马，一边带着一口很浓的加斯科尼口音向另一个人说道：

“快，昂热已经在望，再给您的马打上几鞭，也就到了。”

“可是我的马不行了。它浑身颤抖，体力耗尽，根本不能走

了。”走在前边的人答道。“然而我今晚又一定要赶到城里去不可。”

“这大概是一个迟归的安茹人，”布西心想，“难道是……我给他们吓糊涂了？此人口音我怎么觉得这样耳熟？他的马倒真的是摇摇晃晃了……”

这时，那两人已经走上来，同他并排走着，他突然叫了起来：

“喂！先生，当心，您的马要倒了，快把脚上的镫子褪下来。”

果然，那匹马“呼”的一声倒了下来，一条腿迅速抽动着，好象在那里使劲刨着地似的。接着，急促的喘息声忽然停止，目光变得晦暗起来，很快便断了气。

“先生，”那人向布西叫道，“我出三百皮斯托尔，把您的马让给我吧。”

“啊！上帝！”布西叫了一声，向他走了过去……

“听到没有？先生，我有急事……”

“我的亲王大人，你牵去用好了，何必讲什么价钱？”布西的声音十分激动。他刚刚认出，此人正是安茹公爵。

这时，公爵的随从已经拿出手枪，只听“咔嚓”一声，将子弹推上了膛。

“不要开枪！”公爵向这位莽撞的卫士大声叫道，“不要开枪！多比涅先生，他是布西。”

“是我，亲王殿下。您怎么在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啊！原来是布西先生，”多比涅说，“这样的话，大人就不再需要我了……如同《圣经》上所说，大人还是让我回到派我来的那个人身旁去吧。”

“那就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通过这件事，我们的友谊变得更为牢固了。今后如有用得着我的，请但说不妨，”公爵说。

“好的，大人，到时候，我会提醒大人的。”

“一个是多比涅先生！……一个是亲王大人！……啊！我简直

给弄得晕头转向。”布西说。

“你不知道？”公爵轻蔑地说了一句，这不满的神色布西一眼就看了出来……“你现在呆在这里，是不是在等我？”

“糟糕！可别让他发现什么。”布西自言自语道，一边仔细想了想，他这次潜踪匿迹来到安茹，有没有露出痕迹让秉性多疑的弗朗索瓦看出来。随后，他大声说道：“岂但是等您，大人，我做的比这可要多。瞧，您不是要在城门关闭之前，赶进城去吗？请上马吧，大人。”

说着，他将马给公爵牵了过来。公爵此时正在将藏在马鞍下的几份重要文件取出来。

“那就再见了，大人，”多比涅掉转马头说，“布西先生，大人的安全就拜托您了。”

他于是迅速离去了。

布西轻轻纵身一跳，坐到了公爵后面。他一面驾着马向城中走去，一面在那里暗想，这遍体皆黑的公爵是不是对他的幸福产生嫉妒之心的某个地狱里的魔鬼。

他们进入城门时，正赶上守城士兵吹响第一遍号声。

“现在我们怎么办，大人？”

“到我的行宫去。叫人把我的旗子挂起来，让大家知道我回来了，并将省内的贵族都找来，我要见他们。”

“好，这很简单，”布西说，为了争取时间，他决定暂且对他俯首听命。再说公爵的到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除了俯首听命，他又怎能怎样呢？

“喂！号手先生们！”他向几个从城门上下来的号兵大声叫道。

几个号手看了看他们俩，见他们满身尘土，汗流浹背，又没有带多少随从，因而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你们这是怎么啦？”布西向他们走了过去……“连大人也不认得了？……去把值日官叫来！”



这厉声呵责使他们不禁一怔。其中一人走了过来，在公爵的脸上定睛看了看，突然惊叫起来：

“上帝！这不是大人吗？”

公爵的长相本来就很特别，如同西科在歌中所嘲笑的那样，看去似乎有两个鼻子，所以这个号手一下就将他认了出来。接着，他又抓住另一名同样感到惊讶不已的号手的手臂，向他叫了一声：

“他是公爵大人！”

“好，你们总算认出来了，”布西说，“快去把号吹响，一刻钟内，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大人已经回来。我们呢？大人，我们则慢慢地走到城堡去。等我们走到那里，丰盛的晚餐也就准备好了。”

果然，号声一响，人们就纷纷围拢来了。等他们吹响第二遍号声，孩子们和妇女们便在大街小巷喊了起来：

“大人回来了！……大人万岁！”

这样，省长、市政官员和地方名流便都向公爵的行宫蜂拥而去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大批越集越多的人群。

因此，正如布西所料，公爵还未到达行宫，城里的头面人物就早已云集在那里恭迎大驾了。

密集的人群把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布西不得不将那个号手找来，让他挥舞手上那把号，给公爵开出一条道。

布西则紧随在公爵身后。

公爵走上门前的台阶，同大家讲了几句话：

“先生们，忠实的朋友们，我又回到自己的领地来了。我在巴黎被人关押起来，生命遇到了严重威胁。由于两位好友的热心帮助，我终于逃了出来。”

布西看出，弗朗索瓦的神情明显地含有几分讥刺，他咬了咬嘴唇。

“一回到这里，我对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就感到完全放心了。”

在场的官员听到这几句话，无不感到惊讶不已，他们只是轻轻地喊了一声：

“大人万岁！”

市民们则不然，公爵每次到来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这一次，他们当然也在怀抱着希望。因此，只见他们扯开嗓子，使劲高呼：

“大人万岁！”

公爵转过身，向众人道：

“吃饭去吧，我从早上到现在，还什么也没有吃呢。”

宫内的仆人于是一下围了上来，忙着向他行礼问安。他们当中，只有几个有脸面的人，认识公爵。

后来，他又分别会见了城里的名流和贵妇。

整个接见，一直持续到午夜。

大街小巷灯火辉煌，枪炮齐鸣，教堂里的钟声更是响个不停。这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很快便传到四面八方的穷乡僻壤去了。

## 第五十六章

### 一场舌战

大街上的枪炮声和钟声已逐渐减弱，客厅里的客人也已全部退去，如今只剩下公爵和布西两个人了。公爵于是向布西说道：

“来，咱们来谈一谈。”

为人狡诈的弗朗索瓦已经发现，布西这次同他见面以来，突然一反常态，对他颇为恭顺。他根据自己在卢浮宫得到的消息，断定布西的处境一定相当尴尬，因此认为现在正可略施小计，将他制

伏。

可是布西对公爵这一手早有防备，正在胸有成竹地等着他，因此说道：

“好啊，大人，咱们来谈谈吧。”

“我们分手的那天晚上，”公爵说，“你正病得很重哩，可怜的布西。”

“是的，大人，”年轻人说，“我当时确实病得很重。这次大难不死，实在是个奇迹。”

“当时守在你身边的那个医生，”公爵又说，“可真象个疯狗，不管什么人走近你，他都要狂叫一气。”

“完全对，公爵。勒·奥杜印对我真是情同手足。”

“他不是一定要你躺在床上吗？”

“殿下当时也看到了，这正是我所最不能忍受的。”

“可是，”公爵又说，“你要是真的不能忍受的话，早就应当把他赶走，陪我一起出去了。”

“叫我怎么说呢？”布西一边说，一边将那顶药剂师戴的帽子，在手上拨弄来，拨弄去。

“是不是因为事关重大，你怕跟我出去会连累你？”公爵又说。

“什么？”布西把那顶帽子一下砍到头上。“您说我怕连累自己？”

“是的，”公爵又说。

布西呼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

“大人，您为何这样信口开河？这种话您自己相信吗？我身上现有二十来块伤疤，这是我为您赴汤蹈火的见证。我什么时候害怕过？天哪！在我认识的人中，也还没有几个能够象我这样理直气壮呢！”

“布西先生，你的话总是这样振振有词，叫人难以置辩。”公爵面色苍白，十分激动地说。“谁要是说你两句，你就比别人叫得

更响，反正你总是对的。”

“不，大人，我并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布西说。“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十分了然，因为我也有弄错的时候。”

“那就请你说说，你什么时候会弄错呢？”

“当我为忘恩负义之徒奔忙的时候。”

“先生，你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公爵突然站起身来，带着他有时候也会显露出来的威严说道。

“我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布西说。“既然如此，那就请大人屈尊，也将自己的身份忘记一次吧，要不就将我忘掉吧。”

说着，他迈开大步，向门外走去了，但公爵早已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门边，挡住了他的去路。

“先生，”他说，“那天晚上你拒绝陪我出去。你敢否认后来没有出去吗？”

“大人，”布西说，“只要不是强加于我的，我对自己做的事从不否认。”

“那你那天晚上为什么一定要呆在公馆里呢？”

“我有事情要办。”

“在家里？”

“在家里也好，在外面也好，反正是一样。”

“你既然已经跟随我，就应该首先服从我的需要。”

“可是大人，您的事平常难道不都是我做的吗？”

“这我不否认，”弗朗索瓦说。“一般说来，我觉得你是忠于职守的。所以对于你这种我行我素的倔脾气，我可以原谅。”

“啊！您的心真好。”

“因为你责怪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您自己也承认了，大人？”

“是的，因为我曾经答应你不再重用蒙梭罗先生。看来你对他恨之入骨。”

“不，我同他无冤无仇，为何要恨他？我只是觉得他的相貌太

为丑陋，所以希望能让他离开宫廷，不要总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出现。我知道，大人对他的这副长相，是非常喜欢的，不过这只是个人爱好问题，咱们不必再谈了。”

“好吧，可是你就因为这一点小事而象娇惯了的孩子一样同我闹别扭，不但不陪我出去，而且我一走，马上就到外面去逞英雄，这就太不对了。”

“什么？到外面逞英雄？您刚才指责我……现在又说 我逞英雄。大人，请把话讲明，我究竟逞什么英雄了？”

“当然，你痛恨德帕农和冲贝尔先生，这我完全理解。我自己就对他们恨入骨髓。不过，恨要恨在心上，要善于等待时机。”

“啊！大人，我又对他们怎么啦？”

“天哪！你要是能把他们两人，甚至他们四人全部杀死，我将对你感谢不尽。可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激怒他们一下，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他们的愤怒最后还不是落在我身上？”

“请您说清楚，我同那个加斯科尼人怎么啦？”

“你说的是德帕农，是不是？”

“是的。”

“你叫人揍了他一顿。”

“我？”

“结果他的斗篷和上衣被人撕得七零八落，只好穿着短裤回到宫内。”

“好吧，这是德帕农，冲贝尔呢，我对这个德国人又犯了什么罪了？”

“不是你叫人把他扔到染缸里去的吗？事情发生三小时后，我见到他时，他的脸上还残存着蓝色的颜料。你说，开这种玩笑，有什么意思？”

说完之后，公爵不禁放声大笑起来，布西想起冲贝尔那天在染缸里受折磨的情景，也不禁哈哈大笑，随后说道：

“这么说，他们得到这种下场都是我的罪过了？”

“不是你难道是我？”

“大人，就算这些事是我做的吧，您又有什么脸面到我面前来指责我？我刚才已经说了，您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

“不错。但你那天是不是为了搞这些恶作剧而出去了一趟，请照实说，我可以原谅你。”

“真的吗？”

“当然，我以名誉担保。不过，要说我恨你，也还不止这些呢。”

“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吧。”

“您怎么了？”

“你做了什么来营救我？”

“我做的事，您不是看到了吗？”布西说。

“不，我没有看到。”

“我到安茹来了。”

“就是说，你自己先逃跑了。”

“是的。我救了自己，也就是救了您。”

“不过，你为什么不住在巴黎附近，而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你要呆在蒙马特的话，就总比在安茹对我有用得多。”

“啊！大人，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我喜欢到安茹来。”

“强词夺理！你太任性了……”

“不，我之所以一定要到这儿来，是要为您搜罗人马。”

“啊，这就不同了。那么，你干得怎样了？”

“大人，这件事只好明天再同您谈了。我现在还要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干什么去？”

“同一位重要人士接头。”

“啊！既然这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去吧，布西，不过要当心点。”



“干嘛要当心？谁敢在这儿动我们一根毫毛？”

“反正有备无患。你已经找了很多人的吗？”

“我到这儿刚刚两天，叫我怎么会……”

“我看你还没有公开露面吧。”

“这倒是真的，你看我现在穿着什么衣服。我这个人平素会穿这种玩艺儿吗？这还不是为了您？”

“你住在哪儿？”

“啊！我一说出这个地方，您就更可以看到我对您的忠心了。我住在……住在城墙附近、门向着河边的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里。您呢，大人，我在城外见到您和多比涅先生时，您的马已经累成那个样子。您是怎么从卢浮宫出来的？”

“靠朋友的帮助，”公爵说。

“您还有朋友？”布西说，“真的吗？”

“当然，两个你不认识的朋友。”

“好极了，他们是谁？”

“纳瓦尔国王和你刚才见到的多比涅先生。”

“纳瓦尔国王……啊！对了，你们不是在一起搞过阴谋吗？”

“我从来没有搞过什么阴谋，布西先生。”

“不会吧！关于这一点，死去的拉摩尔和科科纳最为清楚。”

“拉摩尔的死，”公爵的神情突然变得忧郁起来，“其实是因为别的原因。”

“大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很难取得一致的。不用管他了，我们还是来谈谈您吧。您是怎么逃出卢浮宫的？”

“从窗户逃出来的。”

“是吗？哪儿的窗户？”

“我的卧房。”

“您是怎么找到那个软梯的？”

“什么软梯？”

“橱柜里的软梯。”

“啊！看来你对此也很清楚？”公爵说，脸上顿然变了颜色。

“这有什么奇怪的？”布西说，“殿下又不是不知道，我过去曾有幸常到那个房间走动。”

“那还是我妹妹玛戈在宫里的时候吧？而且是从窗户爬进去的，是不是？”

“瞧您，您不是也从窗户爬出来的吗？不过，我感到纳闷的是，您怎么会找到那个软梯的？”

“不是我自己找到的。”

“那是谁？”

“谁也不是，有人告诉我的。”

“谁？”

“纳瓦尔国王。”

“啊！对了，纳瓦尔国王知道这架软梯。您要不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不管怎么说，大人，您已经平安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安茹把战火点燃起来。只要这里一动，安古姆瓦和贝恩也会跟着行动起来的，这样的话，就会有一场不小的战火呢。”

“你刚才不是说，要去见一个人吗？”公爵问。

“对了，我们谈得兴致一浓，也就把他忘了。那就再见了，大人。”

“你的马不带走吗？”

“大人如果需要的话，请留下好了，我还有一匹。”

“既然这样，我就留下了。这笔账我们以后再算。”

“好的，大人。但愿我不会欠您什么。”

“何出此言？”

“我不喜欢平常给您管账的那个人。”

“布西！”

“对，大人，咱们就这样说定，以后不要再谈这些事了。”

公爵觉得布西是他必不可少的帮手，于是向他伸过手去。

布西摇了摇头，勉强地把自己的手也伸了过来，随后便走了出

去。

## 第五十七章

### 圣吕克的建议

布西踏着夜色，徒步回到住地。圣吕克没有来，但派人送来一信，告诉他，他将于明天前来登门拜访。

果然，清晨六时，圣吕克便带着一个仆人离开梅里多，向昂热进发了。

他到达城边时，城门刚开，市民们还刚刚起床，所以并未发现明显的异常现象。他一径走到了布西的住所。

两个朋友一见如故，十分亲热。

“亲爱的圣吕克，”布西说，“破瓦寒窑，不成敬意，实在抱歉之至。我如今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当然，”圣吕克说，“你现在正同战场上的胜利者一样。”

“你说什么，亲爱的朋友？”

“我对我的妻子从不保密，她对我也一样，亲爱的布西。所以，她已将一切向我和盘托出。我们现在倒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了，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既然你请我来，我就不揣冒昧，要向你进一言了。”

“请说。”

“快把蒙梭罗这个恶棍除掉。宫里还没有人知道你同他妻子的关系，现在下手正是时候。不过一定要干净利落，以绝后患。这样的话，你以后同狄安娜结婚时，至少不会有人蜚短流长，说你打死他，是为了霸占他的妻子。”

“这当然是一个万全之策，我原先也这样想过，只是执行起来有一大难关。”

“什么难关？”

“我已向狄安娜发过誓，只要她丈夫不来向我寻衅，就决不伤害他。”

“你错了。”

“我？”

“对，大错特错。”

“何以见得？”

“怎么能发这种誓言呢？你若不抓紧时机，先发制人，我敢说，奸诈无比的蒙梭罗很快就会发现你们的一些蛛丝马迹。他又是一个不怕死的无赖，所以用不了多久，你的性命就会断送在他手上的。”

“是凶是吉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布西笑道，“但我若杀死她的丈夫，就不但会使我失信于狄安娜……”

“她的丈夫？……你分明知道，他们并没有夫妻关系。”

“完全对。不过在名义上，他总是她的丈夫。刚才已经说了，我若把他杀死，不但会使我失信于狄安娜，而且会使我遭到舆论的谴责。别看他今天在谁看来都是一个十足的恶魔，一旦我结果他的小命，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立刻会成为洁白无瑕的天使。”

“所以我并不主张你自己去动手。”

“派人去暗杀？啊！圣吕克，这更是我不敢从命的了。”

“瞧你说的，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亲爱的朋友。我不过是偶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但尚未考虑成熟，所以无法告诉你。我同你一样，也不喜欢这个蒙梭罗，当然我憎恶他的原因和你并不相同。别谈他了，咱们还是谈谈狄安娜吧。”

布西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微笑，说道：

“圣吕克，你真是一个很讲义气的朋友。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请但说不妨。我将倾我所有：我的财产、剑术和生命，为你效劳。”

“谢谢，我领情了。”圣吕克说。“不过你有用得着我的时候，也请直言勿讳。”

“关于狄安娜，你还有什么要同我谈的？”

“我想问问你是否打算到梅里多城堡来走走？”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好意，但你知道我不便前往。”

“你的想法，我全知道。你怕在梅里多碰到蒙梭罗——虽然他眼下并不在这里；你怕同他握手寒暄，因为同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人握手寒暄，在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你怕看到他亲吻狄安娜，眼见自己心爱的人被人拥抱，这更是你所不能忍受的。”

“啊！”布西大声喊道，“我为什么至死不去，看来你全明白。现在，亲爱的朋友……”

“你是不是要送客了？”圣吕克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不，”布西说，“我正要请你多呆一会儿，因为我还有话要问你。”

“请说吧。”

“昨天夜里，这里钟声不断，枪炮齐鸣，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我们正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今天进城时，没有发现什么吗？”

“似乎经历过一场很大的喧闹，不是吗？”

“完全对。”

“我正要问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安茹公爵昨天来了，亲爱的朋友。”

圣吕克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好象有人告诉他魔鬼来了似的。

“公爵到昂热来了？不是说他被囚禁在卢浮宫吗？”

“这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在昂热出现了。他从一扇窗户逃了出来，此后便逃到这儿来了。”

“你想对我说什么呢？”圣吕克问。

“亲爱的朋友，”布西说，“国王陛下虐待了你，现在正是对他进行报复的大好时机。公爵已经打定主意，他将建立一支军队，我们要挑起一场小小的内战。”

“哦！”圣吕克叫了一声。

“你是否愿意和我并肩作战？”

“向国王开战？”圣吕克的情绪突然冷了下来。

“那倒不一定，”布西说，“反正谁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同他干到底。”

“亲爱的布西，”圣吕克说，“我到安茹是来消愁解闷的，并不想借此机会同国王为敌。”

“不管怎样，还是让我领你去见一下公爵大人吧。”

“不必了，亲爱的布西。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很快就要离开这里的。这个城市乌烟瘴气，叫人非常讨厌。这里的石头同奶酪一样柔软，而奶酪又同石头一样坚硬。”

“亲爱的圣吕克，你若能答应我的要求，将是给我帮了个大忙。公爵问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不便以实情相告，因为他也爱过狄安娜，并在狄安娜面前碰了壁。我找了一条理由，说我到这儿来，是要替他在四乡招募几位武士。我并且告诉他，今天早上就要同一位武士会面。”

“这很简单，你可以对他说你已见了此人，他要求给他六个月的时间加以考虑。”

“亲爱的圣吕克，恕我直言相告，你的理由并不比我的显得更为充分。”

“听我说，布西，我在这个世界上所珍视的只是我的妻子，你所珍视的，也只是狄安娜。我们可以达成一条协议：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保护狄安娜，你呢，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也都要保护我的妻子。所以，要讲协议的话，我们可以在爱情上订立一条协议。但在政治上是没有有什么协议可谈的。我们能够取得一致的，恐怕只



有这一点。”

“看来我只得让步了，圣吕克，”布西说，“因为在我们两人之间，你现在正处于有利地位。我要有求于你，而你却不一定有求于我。”

“不，相反，我正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我的帮助？”

“是的。假如这些安茹人——他们在举兵谋反之后，人们肯定会这样称呼他们的——到梅里多来掳掠的话，你的帮助就必不可少。”

“啊！说的对，”布西说，“你担心战火一开，会给那里的居民带来不幸。”

两个好友不由地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由于城里这时又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布西的仆人也走来告诉他，公爵已派人来找过他三次，他们于是再度对天发誓，一定要坚守这超政治的友谊。此后，两人便心满意足地分手了。

布西立即跑到公爵的行馆，见各地的乡绅正纷纷向这里拥来。公爵到来的消息，已随着那隆隆的炮声而传遍全省。昂热附近三四哩范围的大小城镇如今都已行动起来了。

布西立即为公爵安排了满满的节目。他想趁公爵在那里忙着接待来宾、参加宴会和发表演说的时候，挤出一点闲暇——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去看看狄安娜。因此，他为公爵安排了几个小时的节目后，便回到下处，骑上另一匹马，向梅里多进发了。

不受任何束缚的公爵，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特别是关于神圣同盟的部分，在听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但他对自己同吉斯三兄弟的关系却讳莫如深，只是稍稍提了两句。总之，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因为得到巴黎市民的拥戴而遭到国王迫害的亲王。

他借着回答问题和众人向他行吻手礼的机会，看了看在场的贵族，仔细留意了一下哪些人已经到来，哪些人尚在缺席中。

布西回来时，已是下午四点。他满身尘土，汗水淋漓，立即跳

下马，赶到了公爵面前。

“啊！我勇敢的布西，”公爵说，“看来你已经干起来了。”

“是的，大人。”

“看你这一身汗。”

“我跑了很多路。”

“当心别再病倒，你的身体恐怕还没好全。”

“没有什么问题。”

“你到哪儿去了？”

“乡下。殿下觉得满意吗？人来的多不多？”

“我很满意。不过，布西，还有一个人没有来。”

“谁？”

“你曾经为之奔忙过一阵的那个人。”

“我？……”

“是的，梅里多男爵。”

“啊！”布西神色大变。

“他想不起我来，我可不会想不起他。须知他在省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物。”

“是吗？”

“这还有错？他是神圣同盟在昂热的联络员。吉斯先生看中了他，一般说来，吉斯先生挑选的人总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布西，应该把他叫来。”

“他要不来呢，大人？”

“他要不来，我就主动些，亲自去走一趟。”

“您到梅里多去？”

“为什么不行？”

布西不禁带着嫉妒的目光向公爵狠狠看了一眼。但他随即答道：

“倒也是，为什么不行？您是亲王，有谁会来阻拦您？”

“对了，你认为他还在恨我吗？”

“我可说不上。这种事，我怎么知道呢？”

“你没有见到他吗？”

“没有。”

“你天天同省内的大人物打交道，怎么没有见到他？”

“他要不来找我，我倒乐得清静。”

“为什么？”

“为什么？”布西说，“我在他面前讲了许多大话，结果却无法兑现，叫我拿什么脸去见他？”

“他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怎么如愿以偿？”

“他希望把女儿嫁给伯爵，而伯爵也已经娶了她。”

“算了吧，大人，咱们别谈这些了。”布西说。

随后，他将身子转了过去。

这时，又有一些贵族走了进来，公爵抢步迎了过去，只剩下布西一人留在原地。

公爵的话使他又陷入了沉思。

关于梅里多男爵，公爵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他要接近男爵，是否真象他讲的那样，是想把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贵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还是以这种冠冕堂皇的托辞打掩护，去接近狄安娜？

但公爵当前的处境是，他已同国王闹翻，从卢浮宫逃出来后，眼下正要在这里称兵作乱。

布西把公爵的切身利益同他的情欲衡量了一下，认为与前者相比，后者是微不足道的。

他觉得，公爵如果不再死缠着狄安娜，对于他的其它毛病，他是可以原谅的。

公爵通宵都在同那些乡绅开怀畅饮，布西只得列席作陪，同时，他还得时时分开身来，同当地的侯门绣女周旋一番。后来，人们找来几名小提琴手，他于是又开始教她们跳起最新的舞蹈。

不消说，他的出现，博得了女人们的青睐，但也引起了男人们的嫉恨。其中几位，目光死死盯着他，直看得他十分难受，不停地撅着小胡子。后来，他只好邀请三四位男士，踏着月色，到草坪上散步去了。

由于他的名声早已传遍昂热，这样作，倒也不会降低他的身份。

## 第五十八章

### 贼心不死的公爵

布西在公爵的行邸门前，突然见到一张爽朗、诚实、笑呵呵的面庞，不禁喜出望外，大声叫了起来：

“啊！是你，雷米！”

“是啊，大人。”

“我正要给你写信，叫你到这儿来。”

“是吗？”

“当然。”

“这样的话，那可太好了。我还担心您要责骂我呢。”

“为什么？”

“没有得到您的允许，我就来了。我的天，听说安茹公爵大人从卢浮宫逃了出来，后来又听说到这里来了。我想您也是在这里的，而且公爵大人这一出来，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内战。我爱您甚于爱我自己，我非常担心您会在交战中受伤，所以就急急忙忙赶来了。”

“很好，雷米。说实话，我现在正需要你。”

“热尔特鲁德怎么样，大人？”

布西微微一笑，说道：

“对了，我曾答应你，一见到狄安娜，就向她打听有关热尔特鲁德的情况。”

“我呢？我也一样。你放心，我要是见到热尔特鲁德，也会替您向她打听蒙梭罗夫人的情况的。”

“你真是我难得的好友，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啊！倒也没有什么难的，我问了问公爵的行宫在哪里，便找到这儿来了。我刚才将马牵到公爵的马厩里去时，一眼就认出了您的那一匹。”

“对了，公爵的马在路上累死了。他现在又没有别的马骑，我便将我的罗朗让给他了。”

“您不说，我也知道。您为人豁达，待人行事同王公大人一样，而有的王公大人却连仆人也不如。”

“你别把我捧得这样高，雷米，先去看看我住的地方吧。”

说着，布西将他领到了靠近城墙的那间破屋里。

“你看，我住的地方多么豪华，”布西说。“你就在这儿将就着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太好办了，我不需要多大地方。况且我困得不行，哪儿都可以将就。”

这两个朋友——因为在布西的心目中，勒·奥杜印早已不是他的仆人，而是他的知交了——于是各自上床安息。这一觉，布西睡得十分香甜，他为狄安娜和雷米如今都已呆在他的身旁而感到心甜意洽。

公爵则不然，为使自已安稳入睡，他不得不让大家别再鸣枪放炮。至于教堂里的钟声，那是早就停息了，因为打钟人的手上已经起了许多水泡，无法拉动粗大的绳索了。

一大早，布西就跳下床，到了公爵的行邸，后来又派人把雷米叫了来。

他跑到公爵的床边，想透过他乍一醒来时所流露出来的表情，

窥探他内心的隐秘。

公爵醒来了，但他的面部却象他哥哥亨利戴着面罩的时候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

布西这一番苦心，也就完全白费了。

至于一些亟待由公爵去做的事，他倒已经盘算好了。

首先是到城外去看看工事，检查一下市民的装备，并查看一下武器库，以便决定哪些武器亟须订货。

其次是仔细查一查省内的税收情况，看可否把原来准备充实内帑的一小笔追加税额拿出来，分赠给各地忠于亲王的乡绅。

最后是写几封信。

对于这最后一项，布西觉得不能寄予多大希望。因为公爵很少写信，他早就在遵循着这样一条箴言：文字性的东西易于被人抓住把柄。

因此，如同我们刚才所说，满以为可以窥探出公爵内心隐秘的布西，在公爵醒来时，并没有从他那惺忪的睡眼中看出什么名堂。

“啊！你这么早就来了。”公爵说。

“是啊，大人，为了筹划殿下的事，我一夜也没有合眼。今天上午干什么呢？要不，去打打猎吧。”布西说。

他的心头忽然一亮：“对了，打猎可以消磨他一些时间，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什么？打猎？”公爵说，“您刚才说为我的事筹划了一整夜，结果只想出这一条吗？”

“倒也是，”布西说，“我们连猎犬也没有。”

“狩猎官不是也没有吗？”公爵说。

“啊！我倒觉得不用狩猎官，反倒会更有意思。”

“我可不这样想，反正我离不开他。”

公爵说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颇为意味深长，布西一下看了出来，于是说道：

“这位同您相依为命的好友，不是也没有去营救您吗？”



公爵只是笑了笑。

布西心下思忖道：“这一阵奸笑可瞒不了我，对于这个蒙梭罗，我倒要提防着点儿。”

“你对他很不满意吧？”公爵问。

“您说的是蒙梭罗？”

“对。”

“为什么不满意他？”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那怎么会？我倒是在可怜他。”

“这话怎么说？”

“您把他捧得越高，他将来摔得也越重。”

“我看你今天情绪蛮好。”

“是吗？”

“当然，”公爵又说，“你只有情绪好的时候，才会同我谈谈这些。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我刚才的说法，蒙梭罗要是在这儿的话，对我们会有用的。”

“何以见得？”

“他在乡下有一笔财产。”

“是吗？”

“当然。不管是他的也好，还是他妻子的也好，反正是一样。”

布西愤怒地咬了咬嘴唇。公爵现在又回到他昨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之避开的话题上来了。

“啊！您这样想？”他说。

“当然。梅里多距离昂热只有三哩路，你怎么不知道？你以前不是还要把男爵带来见我吗？”

布西立刻意识到这件事根本没有完。他只得说道：

“哪是我要把他带来见您？他死乞白赖地求我，我好拒绝吗？……何况他的事，我又能帮得上什么忙？”

“告诉你，”公爵说，“我已经有了个想法。”

“见鬼！”布西在心里骂了一句，“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主意了？”

“不错……”公爵又说，“蒙梭罗在第一个回合击败了你，但我却要在第二个回合击败他，给你出口气。”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大人。”

“很简单。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

“这正是我的不幸，大人。”

“你以为我会甘愿受辱，让他逍遥自在吗？”

“那可难说了。”

公爵咬着嘴唇，点了点头，脸上浮起了一丝比刚才更为奸诈的微笑。

“您想怎样，大人？”布西问。

“干脆对你说了吧，他把我心爱的姑娘抢去做了妻子，我也要把他的妻子抢过来做我的情妇。”

听了这句话，布西想笑一笑，但怎么也笑不出来，结果却变成了一副怪相。

“把蒙梭罗先生的妻子抢过来？”他嘟哝了一声。

“这有什么难的？”公爵说。“他的妻子如今已回到家乡。你不是说过她非常讨厌他吗？所以我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她是不会拒绝我的，特别是我将答应她……我会答应她的。”

“答应她什么，大人？”

“让她同她的丈夫断绝关系。”

布西差一点叫出声来，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但他还是克制住了，只是随便问了一句：

“这种事儿，您会做吗？”

“等着瞧吧。这几天，我一定要到梅里多去一趟。”

“您敢去吗？”

“为什么不敢？”

“您还好意思去见男爵吗？因为您曾经答应过我……”

“我可以向他拿出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啊！您又找到了什么理由？”

“当然。我将告诉他，我当时所以未能将他女儿的婚事废除，是因为他是神圣同盟的骨干分子，而我则是同盟的首领，蒙梭罗对此一清二楚，他曾扬言要将我们两人的这一情况向国王告发。”

“啊？……这是殿下绞尽脑汁编造出来的吧？”

“不，我说的完全是实话，”公爵说。

“这样的话，我也就明白了，”布西恍然大悟。

“你明白了？”公爵并没有听懂布西的弦外之音。

“是的。”

“我将告诉他，我没有解除她女儿的婚事，正是救了他一命。”

“这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布西说。

“可不是？对了，你给我看看窗外，布西。”

“看什么？”

“去看看好了。”

“行。”

“今天天气怎样？”

“应当说，今天天气很不错。”

“很好。你去叫人给我备马，咱们去看看这位梅里多老先生近来得怎样。”

“我这就去办，大人。”

一刻钟以来，一直在尴尬地扮演着马斯卡里<sup>①</sup>角色的布西，于是装模作样走到门边，但旋即又退回来问道：

“对不起，大人，备几匹马？”

“四五匹总够了，你看着办吧。”

“大人既然将这件事交给我，”布西说，“我就叫他们去备一百匹。”

---

① 马斯卡里，意大利喜剧中的小丑，一个既要为主子效劳，又念念不忘谋求私利的仆人。

“一百匹？要这样多的马干什么？”公爵惊讶地问。

“万一遇上伏击，至少可以有二十五匹顶得上用处。”

公爵不禁一怔：

“遇到伏击？”

“是的，”布西说，“听说那边树林很多，很难说不会发生这类事情。”

“啊！”公爵说，“你这样想？”

“大人知道，时时提防着点儿，总不会有什么害处。”

公爵无言可对了。

“我还是去叫他们备一百五十匹吧。”布西一边说，一边向门边走去。

“等一等，”公爵说。

“大人还有什么要说？”

“布西，你觉得我在昂热的安全有没有问题？”

“这可难说了，城里的兵力并不强。当然，如果加强防卫的话……”

“加强防卫？怎样加强？你虽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只你一个人，哪能照应得过来？”

“倒也是。”

“既然你都没有把握，我在城里的安全是肯定没有保障了……”

“我可没有这样说，大人。”

“不管怎样，既然我在这里并不安全，那就应当赶紧解决。”

“这话倒是金玉良言，大人。”

“那好，我要巡视一下城堡，从此闭门不出。”

“您说的很对，大人，呆在固若金汤的城堡里，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句话，布西只是轻轻地说了说。由于生来不知道什么叫怕，他想吓唬公爵两句，竟也找不出恰当的词来。

“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想法。”

“今天早上，大人的主意可也真多。”

“我要把男爵父女叫到这儿来。”

“大人，您的这些想法不但无比正确，而且很有魄力……还是先起来巡视城堡去吧。”

公爵于是把仆人叫了来，准备起床。布西趁此机会走了出去。

一走出房间，很快便见到了他所要找的勒·奥杜印。

他把他带到公爵的书房里，匆匆写了一张便条，然后走进花房，摘了一束玫瑰花，将写好的便条卷在枝条上，又跑到马厩里，给罗朗装上鞍子，让勒·奥杜印骑了上去，并将那束玫瑰花交给了他。

随后，如同阿曼为马尔道歇<sup>①</sup>送行一样，布西将他领至城外的一条小路上，向他说道：

“这条路罗朗完全认识，你让它自己走好了。路一走完，就是树林。树林里边有一个花园。罗朗会绕着院墙走的，待它停下来时，你就将这束花扔过墙去。”

便条是这样写的：

你所期待的人今天不能来了，因为你深恶痛绝的那个人已经来到这里。他贼心不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咄咄逼人。纸短情长，难以尽言；遥念之情，谅能体察。

布西一甩缰绳，罗朗便向梅里多方向奔去了。

布西回到行宫，公爵已经穿戴好了。

至于雷米，由昂热到梅里多不过是半个来小时的光景。他按照布西的嘱咐，任凭罗朗带着他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很快便来到一段相当破败的院墙下。院墙上攀满长春藤，几株橡树的枝杈从墙

---

<sup>①</sup> 阿曼和马尔道歇，《圣经》中人物。阿曼原为波斯王阿苏埃鲁的宠臣，因试图虐杀犹太人而被吊死，其职务后由马尔道歇接替。

顶斜穿而过。

他把那张纸条又使劲裹了裹，站在马镫上，一声吆唤，将那束玫瑰扔了过去。

墙那边传来一声惊叫，说明便条已经到达收信人手中。

雷米的使命至此也就完成了，因为布西并未叫他立等回音。

他于是掉转马头，准备回到城里去。但每次到这儿来都要饱餐一顿橡栗的罗朗怎么也不愿离去，雷米只好将马刺和鞭子都动用了起来。

罗朗似乎明白了自己的不对，它又迈着轻快的步伐踏上了归途。

四十分钟后，它回到了行宫的马厩里，一径走到自己的位置上，马槽里放满了草料和燕麦。

布西此时正在陪同公爵巡视城堡。

雷米赶去向他复命时，他正在检查一条通向一座暗门的地道。

“怎么样？”他问雷米，“看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走了多少路？”

“看到一堵墙，听到一声惊叫，走了七哩路。”雷米的回答十分简短，同一个为执行利库尔格<sup>①</sup>所制定的法律而被扔到山谷中喂狐狸的斯巴达小孩说的话相仿。

## 第五十九章

### 一帮乌合之众

由于布西的巧妙安排，安茹公爵终于把全副精力都用到战争的准备工作上去了。整整两天，他未能分出一点时间到梅里多走一

---

<sup>①</sup> 利库尔格，古希腊传说中的法学家。古代斯巴达城曾规定，身体虚弱或有缺陷的婴儿应扔到山谷中弄死。



趟，也未能派人把男爵接到昂热来。

不过梅里多之行仍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

但他的这种想法一露头，布西就装出忙碌不堪的样子，使得公爵无法提及。他一会儿检查士兵的火枪，一会儿给马匹套上战车，一会儿又移动炮架，给大炮换个位置，好象未来这场战争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似的。

一见此情，雷米也开始忙着准备其纱布团、手术刀和配制药膏了，好象战火一开，将不知有多少人需要他治疗似的。

总之，这纷繁杂乱的准备工作简直叫公爵忙得不可开交。

不消说，布西倒可以借口查看城外工事，不时跨上他的骏骑罗朗，到梅里多走一趟。翻越那段院墙，对他说来，如今已是轻而易举的了。因为他每次翻越，总要碰落两块石头，久而久之，墙头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

至于罗朗，一旦把它带出马厩，它就知道往哪里去了。布西信马由缰，闭着眼睛也可以到达。

“我已经赢得两天的时间，”布西心想，“未来两天内，如果不发生什么有利于我的事，这种局面，我就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

他的运气倒也真好，这样的事后来果然发生了一件。

到了第三天傍晚，正当人们把公爵从忠实于他的乡绅那里征得的大批粮食运进城里，正当安茹先生为了表现自己能与士兵同甘共苦而在行宫品尝士兵们吃的黑面包、腌鲱鱼和鳕鱼干的时候，城门边突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安茹先生问大家闹声来自何处，众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上来。

其实那里正在发生一场械斗，许多赶来看热闹的市民也都被长矛把和火枪托打得鼻青脸肿。

原来“巴黎门”外来了个陌生人，他骑着一匹白马，马跑得汗水淋淋。

可是布西在采取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措施后，此时已被公爵任

命为安茹地区各城防要塞总司令，他为全地区，特别是昂热制定了严格的治安措施。任何人未经特别许可，不得随意出入城门。应召而来的人，也必须打出事先规定的联络信号。

布西这样做无非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万一公爵派人到梅里多去把狄安娜弄到昂热来，他可以事先得到确切的消息。

今日看来，这种做法未免有点荒唐，可是五十年后，伯金翰<sup>①</sup>也曾为安娜·多特里什<sup>②</sup>做过一些颇为荒唐的事哩。

因此，骑着白马飞奔而来的那个人，走到城门前便受到了哨兵的阻拦和盘诘。但那位骑士根本不买这一套。哨兵于是叫喊起来：

“抓住他！”

哨所内的士兵一下拥了出来，骑士不得不说了说自己的来意：

“我是昂特拉格，此来要求拜见安茹公爵大人。”

“我们不认识你。”城门卫队长说。“你要会见安茹公爵，这当然可以。不过得让我们捆绑起来，带着去见他。”

“把我捆起来！”骑士叫了起来。“我说你可真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野小人，竟然对我夏尔·德·巴尔查克·德·昂特拉格伯爵如此无礼。”

“然而你要想进城，就得受点委屈。”这位刚刚穿上军服的市民把颈甲<sup>③</sup>整了整，有恃无恐地说，因为他身后正站着二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弟兄。

“是吗，我好心的朋友？”昂特拉格说。“看来你们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些巴黎人。好吧，我来露一手，让你们开开眼界。”

“把他抓起来，送到大人那儿去！”被激怒的士兵大声喊了起来。

“别着急，我亲爱的小羔羊，”昂特拉格说，“我倒要看看咱

① 伯金翰（1592—1628），英国政治家。相继为英王雅格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宠臣。

② 安娜·多特里什（1601—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曾与伯金翰公爵有暧昧关系。

③ 颈甲，古时军人为保护喉部而佩带的一种弯月形金属片，十九世纪开始成为步兵军官执勤时的标记。

们到底是谁抓谁。”

“你敢怎样？”

“我的马今天只走了十哩路，”昂特拉格说，“你们要不让开，它可就要从你们身上踩过去。还不给我滚开，你们这些畜生？……”

大家没有理他。他于是拿起剑，轻轻一扫，向他举过来的十来根长矛转眼之间便被他砍断了。

怒不可遏的士兵举着残存的木棒向他扑了过来。昂特拉格前后左右应付自如，巧妙地将他们的进攻一一挡了回去。同时，心中不觉十分好笑，只见他伏在马上叹道：

“啊！今天这场遭遇真是不同寻常。这些昂热市民却也老实得可怜！真是太有意思了！难怪公爵要离开巴黎，跑到这儿来。看来我来找他，也可以说是此行不虚。”

他不仅越战越勇，将他们的进攻一一挡了回去，而且趁他们走近前来时，挥舞那把西班牙利剑，把他们砍得鲜血淋漓。只戴了一顶毛线帽而冲入阵中的卫队长，头上也被他用剑把狠狠打了一下。

但这些士兵仍然毫无惧色，败退下去后，又你推我搡、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简直象是一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由卡缪<sup>①</sup>率领的精兵一样。

昂特拉格渐渐感到精疲力竭了。眼见阵前的士兵越集越多，他不由地叫道：

“啊！没有想到你们这些人竟然会勇如猛虎，这一次，我总算开了眼界。你们连火枪也不会使，手上拿着一根光秃秃的木棒，却也如此顽强。我原来认为象我这样的人要进入城门还不容易，没有料到守城的士兵竟同恺撒的军队一样英勇。要想打败你们，看来是不可能了，再见，祝你们晚安，我走了。不过请转告亲王，我是从巴黎专程来看望他的。”

---

<sup>①</sup> 卡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卫队长此时终于将火枪上的药信子点着了，但他刚将枪托顶住肩头，昂特拉格突然用柔韧的剑杖在他的手指上狠狠抽了几下，痛得他两只脚不停地跳来跳去，手上的枪也落到了地下。

伤痕累累的士兵愤怒不已，同声高呼道：

“杀死他！杀死他！别让他溜走！别让他跑了！”

“啊！”昂特拉格说，“刚才不让我进去是你们，现在不让我走开也是你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恕我不客气了。我刚才只是用剑把让你们吃了一点点苦头，现在我可要用这把锋利的剑来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了。怎么样？我的小羔羊，你们究竟让不让我走？”

“不要让他跑掉！杀死他！他已经累得不行了，冲上去，狠狠揍他一顿！”

“很好，看来我们只有较量到底了。”

“当然！”

“那好，当心一点，我要把你们的手指头剁掉。”

他正要举起剑来向他们砍去，大路前方又有一人骑着一匹快马，飞也似地冲到了城门前的栅栏旁。

“昂特拉格！”新来的人大为惊讶，“这是怎么啦？你同他们在这儿干什么？”

昂特拉格转过身来：

“啊！是你！利瓦罗。天哪！你来得正好，快来帮我一把。”

“我就知道谁能追上你。四小时前，我才知道你也到这儿来了，于是马不停蹄地追了来。发生什么事了？他们不让你进去？”

“是的。安茹公爵的这些朋友现在既不让我进去，也不让我离开。”

利瓦罗摘下帽子，向他们欠了欠身，说道：

“先生们，你们能不能往左边靠一靠，或者往右边靠一靠，让我们过去？”

“别理他，他在污辱我们，”几个士兵同声叫道。“杀死他！杀死他！”

“哎呀！这些安茹人可不好对付。”利瓦罗一只手重新戴上帽子，另一只手将剑从剑鞘中抽了出来。

“可不是？”昂特拉格说。“难办的是他们人数太多。”

“没有什么。有我们三个人，还怕解决不了这帮乌合之众！”

“能有三个人那敢情好了，但我们现在只有两人。”

“里贝拉克马上就到。”

“他也来了！”

“你回头看看。”

“不错，我看到了。喂！里贝拉克，快到这儿来！”

说话间，里贝拉克已经风驰电掣，来到城门下。

“你好，昂特拉格。你好，利瓦罗。”他说。“好啊！你们好象正在厮杀，看来我来得正是时候。”

“完全对，快把剑拿出来。”昂特拉格说。

里贝拉克的到来，无形中使他们的阵容大大增强，突然由守势而转为攻势了。士兵们看着他们，不禁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怪事！他们究竟有多少人马？”卫队长不安地转向他的人说。“先生们，我们的队形已经不适用了，大家把身子向左转半圈。”

这些对军事操练还不太熟悉的市民却向右转了半圈。

队长让他们这样作，当然是出于谨慎。因为那三个人，此时已十分沉着地摆好进攻的架势，士兵们不由得慌乱起来了。

“这三个人大概是开路先锋，大队人马一定还在后面。”几个胆小的市民已经在想逃跑了。

“快点火！向他们举枪射击！”另外几个人叫道。

“他们一定是敌人。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大多数人跟着叫了起来。

“我们都有妻儿老小，还是各自逃命吧。”卫队长扯开嗓子，大声喊了一下。

士兵们于是拔腿就跑，大街上一片混乱。站在四周观看的人

群，因为挡了他们的道，也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喧闹声传到了行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亲王正在那儿品尝士兵们吃的黑面包、腌鲱鱼和鳕鱼干。

布西和亲王于是询问街上发生什么事了。人们告诉他们，从巴黎来了三个人，在那里大声喧嚷。

“来了三个人！”亲王说，“布西，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大人，咱们一起去看看吧。”布西说。

两人于是出了行宫。布西走在前面，亲王则在二十来个卫兵的簇拥下，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他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那些士兵仓皇逃跑，四周的人群被他们打得叫苦连天。

布西站在马镫上向那边看了看，他那锐利的目光一眼就认出了有着一张长脸的利瓦罗，于是向亲王大声喊道：

“大人快来！我们的几位巴黎朋友同我们的士兵发生了冲突。”

“不对！”利瓦罗也扯开嗓子喊道：“是他们在躲着我们。”

“还不放下武器，你们这些混蛋！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公爵向士兵们大声喝道。

“我们的朋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士兵们一个个张口结舌。

“他们为什么没有打出联络信号？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异教徒呢。”

士兵们纷纷退到一旁。利瓦罗、昂特拉格和里贝拉克于是带着傲慢的神色走近前来，吻了吻公爵的手，随后又分别拥抱了一下布西。

“这帮乌合之众，我们还以为他们多有能耐呢，”利瓦罗意味深长地说。

“大人，”布西附在公爵的耳边轻声说，“请数一数您的这些士兵有多少人。”

“干什么？”

“您大概数一下好了，我并没有要您一个个地去数。”

“他们至少有一百五十人。”



“差不多。”

“你想说什么？”

“这些家伙全都是脓包，连三个人也对付不了。”

“不错。”

“您还想带着这帮人到城外去走走吗？”

“是啊，他们真是太不行了。”公爵说。“不过我仍可以带他们三个人出去。”

“哎呀！”布西心想，“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胆小鬼脑筋转得倒真快。”

## 第六十章

### 罗 朗

随着三位武士的到来，安茹公爵可以放心大胆地到郊外巡视一番了。

他现在终于有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卫队。市民们见了这支卫队，无不感到分外荣耀，虽然他们自己的民团，无论在服装上还是在武器上都是同三位武士无法比拟的。

公爵首先到城墙边上看了看，此后逐渐向外推进，最后终于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四乡的村镇了。因此，每当他在三位武士的簇拥下，穿过一片片曾经使他谈虎色变的密林时，他的脸上便不禁流露出一种轻蔑的神情了。

与此同时，各地乡绅正带着大批金钱向昂热拥来。因为他们觉得，在安茹公爵的“宫廷”里所能得到的自由远比亨利三世的宫廷为多，当然不会错过这一良机，到这里来享乐一番。况且同各国的

京城一样，今天的昂热也在千方百计吸引外乡来客，以便把他们身上的腰包掏干。

最使这些乡绅醉心的，莫过于巴黎的时装和习俗。因此，不到三天，他们便同昂特拉格、里贝拉克和利瓦罗这三位来自巴黎的贵客，结成了莫逆之交。

不消说，这些人大都已经成亲，妻子不但年轻，而且长得漂亮、动人。

因此，当一向被人认为只图个人享乐的安茹公爵，带着场面壮观的行列在昂热街头走过时，这一次，他倒并不是为着自己。

无论是前来投奔的三位武士，还是当地的乡绅和贵妇，都对这种热烈的场面趋之若鹜。

对于这种状况，上帝应当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现在所进行的，正是神圣同盟的事业，而神圣同盟的事业也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的。当然，国王是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但女人们却高兴异常。

因此，上帝、国王和女人便成了人们当时所瞩目的中心了。

一天，当一支由一百来匹骡马组成的车队，将公爵的家私浩浩荡荡运进昂热时，人们的欢欣心情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安茹公爵只花了五万埃居，便奇迹般地将这些东西从图尔运来了。

当然，这些马匹都套着整齐的鞍鞯，但这些鞍鞯都是向私商征用来的。箱子上虽然挂着十分考究的锁，但箱内却空空如也。

应当说，这些箱笼给安茹公爵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因为谁都会认为，箱子里一定存放着公爵搜刮来的大量钱财。

不过要说这些钱财是公爵用武力抢夺来的，他倒也不是这种人。他喜欢的是“巧取”。

不管怎样，车队的到来在昂热引起了一片轰动。

人们将马匹牵到马厩里，将车辆放到车库后，那些箱笼便由与公爵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搬到了行宫里。原因很简单，这些“金银财宝”必须由公爵信得过的人来搬运。

行宫门外挤着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大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上了。这不同寻常的防备措施使得人们更加确信，公爵刚刚至少运来了两百万埃居的金钱。但实际上，他是要用这些空箱子，把大约相同数目的金钱运出去。

安茹公爵从此获得了家资巨万的名声。在亲眼目睹了那壮观的场面之后，人们现在无不认为，只要公爵愿意，他完全可以打一场征服全欧洲战争。

有鉴于此，市民们对于公爵根据其朋友的建议而打算课征的新的税赋，也就没有什么惶惶不安之感了。

不但如此，他们现在几乎是争先恐后把钱送给公爵。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把钱借给或送给富人，是从不痛心的。

一向捉襟见肘的纳瓦尔国王，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大大不如“富有的”安茹公爵。

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安茹公爵身上来吧。

他现在独霸一方，可以说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况且安茹这地方又是一块膏腴之地。

昂热城外的大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前来投奔公爵，愿效犬马之劳。

同时，安茹公爵到城外的巡视，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几乎每天都有所获。

但布西想方设法，终于使公爵未能到达梅里多城堡。

他已将这块弹丸之地完全独占，并对这里进行随心所欲的掠夺<sup>①</sup>，当地的人起先还有所反抗，后来也就任其所为了。

一天，正当安茹公爵在城外巡视，布西在那里掠夺的时候，蒙梭罗先生突然骑着一匹快马，到达昂热城外。

当时已是傍晚四时左右。为了赶在天黑之前到达，他在这一天內赶了十八哩路。

---

<sup>①</sup> 据史书记载，布西在任安茹省长期间，曾在该省大肆掠夺。

因此，他的坐骑已经累得口吐白沫，跌跌撞撞了。

城门前的哨兵竭力刁难外地来客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些安茹人现在对自己完全充满自信，简直已达到不可一世的程度，即使英勇善战的克里戎率领一支瑞士人到昂热来，他们也会大开城门，让他们进去的。

因此，蒙梭罗先生只是说了一句：“到公爵的行宫去寻找大人”，便匆匆跨过了城门。

哨兵向他大喊了一声，但他已经走远，什么也没有听到。

他的坐骑如今似乎只有在迅速奔驰中才能使自己不致倒下。这匹可怜的马，一直在不停地向前奔跑，对于自己是否还活着，似乎已毫无知觉。可以断言，它一旦停下，就会立即倒下的。到了行宫门口，它停了下来。所幸这是一匹出类拔萃的良种马，它终究没有倒下。

“我要见公爵大人。”蒙梭罗向门卫大声喊道。

“大人出巡去了。”门卫说。

“到哪儿去了？”

“从这边走的。”门卫用手指了个方向。

“真见鬼！可是我有要事向他报告，怎么办？”

“请先把您的马牵到马厩里去，让它靠在墙上。”门卫是个来自阿尔萨斯的雇佣兵，法语说得很差。“要不它很快就会倒下。”

“你的法语虽然说得很蹩脚，”蒙梭罗说，“但意见是对的。马厩在哪儿？”

“在那边。”

这时走过来一个人，他向蒙梭罗打了个招呼，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

他是这里的管家。

蒙梭罗也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介绍了一下。

管家向他欠了欠身；对这位国王狩猎官，这里的人早已久仰大名了。

“先生，”他说，“请先进来休息一下。殿下刚刚走了不到十分钟，晚上八点之前不会回来。”

“八点之前？”蒙梭罗咬着嘴唇，焦急地说。“那就太晚了。我有重要消息，必须马上向他报告。你能给我一匹马，并找个人替我带路吗？”

“马倒有的是，先生，”管家说，“至于带路，那就难办了。因为大人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到哪里去。不过，您若去向路上的人打听，总也可以问到的。我又不便离开行宫陪您前往，这是大人一再向我叮嘱的。”

“这地方难道不太安全？”蒙梭罗又说。

“啊！先生，且不说我们的公爵大人英勇无敌，有布西、利瓦罗、里贝拉克和昂特拉格几位先生在这儿，哪会有什么不安全？不过您知道……

“他们一出去，那就很难说了。”

“正是这样，先生。”

“这么着，我到马厩里找匹马，自己去寻找大人吧。”

“先生，我敢说，您要去找的话，是肯定可以找到的。”

“他们会不会跑得很远了？”

“不会，先生，他们走得很慢。”

“好，就这样办吧，请给我找匹马来。”

“请您自己到马厩里去挑选吧。那里的马都是大人的，您爱骑哪匹都可以。”

“好极了！”

蒙梭罗于是同管家一起进了马厩。

十来匹膘肥体壮的骏马，正在马槽旁津津有味地吃着饲料。

“就是这些，您挑吧。”管家说。

蒙梭罗带着内行的眼光，向马群看了一眼：

“我要这匹枣红马，请给我套上马鞍。”

“啊！罗朗。”

“它叫罗朗？”

“对。它是殿下大人最喜爱的一匹，几乎每天都骑。这匹马还是布西先生送给他的哩。要不是殿下在试着骑一些新近从图尔弄来的马，您这会儿是不会在马厩里见到它的。”

“这样说来，我的眼光还不错。”

一个马夫走了过来，管家立即向他说道：

“去把鞍子拿来，给罗朗套上。”

至于蒙梭罗的那匹马，它跌跌撞撞，自己走进了马厩，但还没有等人将鞍子卸下，便躺在地下的干草上了。

罗朗的鞍子很快就套好了。

蒙梭罗轻轻一跃，跨了上去。随后，再次向管家讯问了一下公爵的一行是从哪边走的。

“他们出了门后，一直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了。”管家指的方向与门卫刚才说的完全相同。

罗朗一出大门，便踏上了管家刚才指的那条路。蒙梭罗不禁一怔，

“天哪！它好象知道公爵是往哪儿走的？”

“对于这匹马，您尽管放心。”管家说。“我曾听布西先生和他的医生雷米说过，这匹马最有灵性，一旦觉察到主人在哪里，便会自动循踪而去。您看它那几条腿，长得多好看。”

蒙梭罗俯身看了看：

“实在不错。”

果然，无须蒙梭罗吆喝，这匹马头也不回地往城外走去了。到了一个路口，它甚至懂得绕过左边的岔道，沿着右边的大路直奔城门。

它不但表明自己能够识途，而且不断地摇着脑袋，似乎要把压在嘴唇上的缰绳甩掉，并提醒蒙梭罗不必对它多加管束。不久，城门在望，它的步子也就越来越快了。

“管家刚才的话真是千真万确。”蒙梭罗自言自语道，“既然



你知道往哪儿去，那就尽管走吧，罗朗。”

说着，他把缰绳扔到了罗朗的脖子上。

出了城门后，罗朗停了一会儿，好象在考虑应当向左拐，还是向右拐。

它向左边拐了过去。

这时，一个农夫走了过来。

“请问您看到一队人马从这儿过去了吗，朋友？”蒙梭罗向他问道。

“看到了，先生，就在前面。”农夫说。

看来罗朗走的路完全对。

“好极了，罗朗，快走吧。”蒙梭罗说。

罗朗此时已撒开四蹄奔跑起来。它在大路上又走了一会儿便突然向右一拐，踏上了一条山花烂漫的田间小径。

蒙梭罗沉吟片刻，不知道是否应让它停下来，看一看再说，但罗朗的脚步是那样坚定而沉着，他也就只好随它去了。

越往前走，罗朗也跑得越快。转眼之间，昂热城便在蒙梭罗的视野内消失了。

同时，蒙梭罗也越来越觉得，这地方他好象十分熟悉。进入树林后，他对此就更加确信无疑了。

“奇怪！这不是到梅里多去的路吗？难道亲王殿下到城堡去了？”

这个想法已在他的脑海不止出现一次，只见他的脸色顿然变得阴沉起来了。

“什么？我原来打算今晚先拜访公爵，明天早上再去看望我的妻子，难道我现在就有幸同时见到他们两个人？”

一丝可怕的微笑掠过他的嘴角。

罗朗仍在继续向前走着，身子微微向右倾斜，显出十分坚定而又自信的样子。

“啊！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蒙梭罗嘀咕道，“前方就是梅

里多花园了。”

罗朗这时仰起脖子，发出了一声长啸。

密林深处立即传来了另一匹马的嘶鸣。

“啊！”蒙梭罗心想，“罗朗一定是找到它的伙伴了。”

罗朗现在完全是风驰电掣，在参天古木间狂奔。

蒙梭罗的眼帘内突然出现了一堵墙，墙旁边拴着一匹马。

这匹马这时又叫了一声。蒙梭罗因而断定，他刚才听到的嘶鸣，就是它发出的。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

“这儿有人！”

## 第六十一章

### 蒙梭罗带来的消息

这件事，蒙梭罗越来越觉得有些蹊跷。试想：罗朗出其不意地把他带到了梅里多花园的院墙旁，墙外又拴着一匹马在向他的马发出友好的表示，好象它们早就相识似的，这怎能不叫他顿生疑窦？

他连忙向墙边走去，发现这儿的墙壁已经破败不堪，好象经常有人从这儿翻越，使得墙壁很快就要坍塌了。墙壁上裸露着一个个洞穴，似乎是人们翻越墙壁时脚踩出来的，一些刚刚折断的枝条垂挂在墙边的枝杈上。

蒙梭罗放眼向四周扫了一眼，然后又收回视线，对这块地方仔细看了看。

那匹马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

马鞍上罩着一块行着一条条银线的鞍褥。

鞍褥的一角绣着两行大写字母F和A。

不用说，这匹马是公爵的，因为这两个缩写字母所显示的，正是弗朗索瓦·德·安茹。

看到这两个字母，蒙梭罗心中不由得更为惊慌不安了。

公爵显然到这儿来了，而且是常来的，因为除了墙边拴着的那匹马，他自己骑的马就对这条路非常熟悉。

蒙梭罗因此认为，既然他在偶然间发现了这条线索，就应当跟踪追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这也正是他作为国王狩猎官常常与狩猎打交道，又常常怀疑妻子不忠而养成的积习。

可是，如果他只呆在墙这边，是显然不会发现什么名堂的。

他于是把自己的马同那匹马拴在一起，开始翻越院墙。

墙壁上已有现成的洞穴可供踏脚，攀登十分容易，况且连手落何处，两臂在墙头扒在哪里，皆可根据明显的印迹依样而行。除此而外，挂在墙头上的一簇橡树枝，因为挡住视线，妨碍攀登，也早被人用猎刀砍去了。

后来，他终于顺利登上了墙头。

刚刚到达墙头，他便在一棵大树底下看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披着一块蓝色的头巾，另一个则披着一领黑天绒斗篷。

毫无疑问，前者必定是个女的，后者则是个男的。况且无须你细加追究，这一对男女如今正手挽手，背向着墙，在五十步开外的一簇荆棘丛后面漫步。

蒙梭罗一怒之下，不慎碰掉了墙头的一个石块。石块急剧坠落，折断几根枝条，最后落在草地上，发出很大的声响。

一听到这声响，在荆棘丛后面漫步、蒙梭罗无法看清其面庞的那一对男女，突然转过身来，看到了他。只听女的一声尖叫，树丛中随后传来了一阵沙沙声，显然，他们象一对受惊的狍子慌忙逃走了。

听到这叫声，蒙梭罗的前额不禁沁出了一片汗珠，因为他听得很清楚，这分明是狄安娜的声音。他怒从心起，不可遏制，一下从

墙上跳了下去，手上提着剑，披荆斩棘，向前追去。

可是转眼之间，那两个人便逃逸无踪了。花园里又恢复了一片寂静，花间小径不但看不到一点人影，也听不到一点脚步声。树丛中，只有那看惯了这对恋人的夜莺，还在那里悠然自得地唱着悦耳的歌。

面对这阒无人声的丛林，他应当怎么办？继续追击吗？花园这样大，要想找到他们，又谈何容易？

蒙梭罗心想，就目前而言，眼下的发现是足以说明问题的了。况且他觉得，自己的心中正被一股无明火激荡着，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以冷静的头脑来对待弗朗索瓦这样一个可怕的敌手的。因为他毫不怀疑，刚才那个人就是安茹公爵。

而且话说回来，他现在正有一项紧急的公事要向公爵报告。如果他赶到城里时公爵也已回去，正可以从他的举止和神态上看出刚才那人究竟是不是他。

这样一想，他忽然心生一计：从原地越过墙头，把那个不速之客的马带走。

他不觉勇气倍增，于是又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到那堵墙下。

他借助伸到墙边来的树杈，登上了墙头。及至跳下去后，他这才发现，那匹马，或者说那两匹马已经不翼而飞了。

可见他刚才想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错，只是他的敌手已经先他一步想到，早已捷足先登了。

沮丧不已的蒙梭罗不由地发出一声狂叫，举起拳头，向那个一定藏在密林深处嘲笑他的狡诈魔鬼挥舞了一下。命运几次三番与他为敌，似乎在有意折磨他，但他这个人不是轻易可征服的。夜幕已悄悄降临，但他仍然决定立即返回城里，于是又打起精神，沿着一条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经非常熟悉的小路向昂热走去。

两个半小时后，他终于到达城门边。他又渴又热，精疲力尽，但一想到或许马上可以见到公爵，浑身又猛增了许多力量。他就是

这样一个生性倔强而又非常暴躁的人。

他想起来，此刻正可去问一问城门边的岗哨。他将走遍每一个城门，问他们是否见到一个带着两匹马回到城里的人，他将倾囊相求，并许给他们许多好处，最后总可以知道一点有关此人的特征的。

这样，不管此人是谁，总有一天，他会让他知道他的厉害的。

他于是走去询问城门边的哨兵，哨兵说他刚来换岗，无可奉告。他又走到哨所里打听。

刚刚下岗的哨兵说，约莫两小时前，他看到一匹马独自回来，向行宫那边走去了。

他于是想，将马带回来的那个人，一定在路上遇到了意外，所以那匹识途老马便独自回来了。

蒙梭罗拍了拍前额，看来从岗哨这边，他是不可能弄到什么情况了。

现在只有回到公爵的行宫去。

行宫里，此刻正是灯火辉煌，热气腾腾；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厨房里炉火熊熊，从气窗透出了一阵阵诱人的肉香。

门前的铁栅栏已经关闭，这又是一件不顺心的事，但总得把门叫开。

蒙梭罗只得扯开嗓子，呼叫门房，并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不料门房竟佯装不认识他，只见他说道：

“您刚才还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怎么现在连腰都弯了？”

“我实在太累了。”

“为什么满脸通红？”

“我跑了许多路。”

“您的马呢？您出去的时候是骑着马的。”

“我的马在路上受了惊，闪了一下，把我摔了下来。后来，它便自己回来了，你没有见到吗？”

“啊！见倒是见到了。”门房说。

“你还是把管家叫来吧。”

门房一听，正中下怀，免得出了岔子，自己担当不起，于是派人去叫管家。

过了片刻，管家来到。他一眼就认出了蒙梭罗：

“上帝！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蒙梭罗把他刚才信口编出的几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不错，”管家说，“那匹马回来后，我们倒真替您担着心，特别是殿下大人非常着急，因为我已将您的到来告诉了他。”

“啊！大人也在为我着急？”蒙梭罗问。

“是的。”

“他怎么说的？”

“他吩咐我们，待您一回来，就带您去见他。”

“那好，请稍等片刻，我到马厩去一下，看看公爵那匹马有没有跌坏哪里。”

蒙梭罗立刻跑到马厩里，见那匹马正在原来的位置上安详地吃着饲料。

接着，他衣服也没有换——因为他觉得自己现有要务在身，不必搞这些繁文缛节了——便匆匆向餐厅走了过去。亲王殿下此时正与其侍卫围坐在一张明灯高悬的筵席旁开怀畅饮。筵席上摆着野鸡糜、烤野猪肉和上等甜食。此外，还有色淡味醇的卡奥尔酒和当地出产的一种香味浓郁而又特别容易醉人的烈性酒。

昂特拉格脸孔红得象个大姑娘，只见他象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兵一样，睁着朦胧的醉眼说道：

“如同殿下的酒窖里藏着各色名酒一样，我们这几个人也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不对，”里贝拉克说，“我们当中还缺少一名狩猎官。应当说，我们在这里尽情地品尝大人招待我们的野味，而自己却不能打点来，实在是问心有愧的。”

“依我看，”利瓦罗说，“我们可以随便挑选一位狩猎官。要



是实在找不出人，就把蒙梭罗先生找来。”

公爵笑了笑，因为只有他知道，蒙梭罗已经来了。

利瓦罗话音刚落，蒙梭罗推开餐厅的门，走了进来。

公爵一见，不禁高兴得叫了起来。由于大厅里这时鸦雀无声，叫声显得特别响亮。

“你们看，他不是来了吗？”他说。“先生们，这可真是天遂人愿。正当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上天就把他派来了。”

蒙梭罗没有料到公爵会如此泰然自若——因为每当遇到此类事件，公爵是很难保持镇静的。他十分尴尬地向他欠了欠身，立即将头扭了过去，如同一头猫头鹰被人突然从黑暗中带到阳光下一样。

“坐下吃饭吧。”公爵向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座位。

“大人，”蒙梭罗说，“我确实又饥又渴，浑身累得一点劲也没有了，但我必须先 will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向殿下禀报，然后才能安然地在餐桌旁坐下来。”

“你从巴黎来的吧？”

“对，我是日夜兼程赶来的，大人。”

“好，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公爵说。

蒙梭罗于是走到弗朗索瓦身旁，嘴角上挂着微笑，心中怀着仇恨，俯在他的耳畔轻声说道：

“大人，王太后已从巴黎启程，来看望殿下了。”

大家都在注视着公爵，只见他突然发出一声大笑：

“很好！谢谢你特意将这个 message 给我送了来。蒙梭罗先生，我始终认为你是我忠实可靠的仆人。咱们继续吃饭吧，先生们。”

说着，他把刚才因为听蒙梭罗先生的谈话而挪开的座椅，又移到了桌旁。

觥筹交错的夜宴又开始了。在利瓦罗和里贝拉克之间就座的蒙梭罗，屁股还没有在那舒适的座椅上坐稳，口中也还没有尝一尝那鲜美的野味，便突然感到没有一点胃口了。

精神上的渴求又一次战胜了物质上的需要。

他那忧郁的思想又转向梅里多花园，带着他那疲乏不堪的身子，在那条山花烂漫、通向院墙的小径上踟蹰了。

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匹引吭长嘶的骏马和那堵破败的院墙，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一对情侣的身影，听到了狄安娜的叫声，这叫声深深震撼着他的心灵。

眼前这明亮的灯光、欢乐的场面和丰盛的筵席并未引起他丝毫的兴趣。他压根儿忘记了自己如今身在何处，完全沉浸到自己的思想中去了。他感到两眼一阵昏黑，不觉深深长叹一声，从而引起了举座的注意。

“你太累了，狩猎官先生，”公爵说，“我看你还是去睡一会儿吧。”

“这话对极了，”利瓦罗说，“否则你可真的要在面前的碟子上睡着了。”

“对不起，大人，”蒙梭罗抬起头来，“我确实累得不行。”

“还是喝口酒吧，伯爵，”昂特拉格说，“酒是最能解乏的。”

“岂但解乏，一醉可以解千愁。”蒙梭罗在心里嘀咕道。

“可不是？酒最能解乏。”利瓦罗说。“可是先生们，你们瞧，他的杯子还是满满的。”

“祝你健康，伯爵，”里贝拉克端起了酒杯。

面对他的盛情，蒙梭罗不得不举起杯来一饮而尽。

“大人，您看他不是很能喝嘛，”昂特拉格说。

“不错，他是有点酒量的。”公爵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神情，想弄清楚他今天为何闷闷不乐。

“不过伯爵，你总得带我们去打一次猎，”里贝拉克说，“你对这儿的情况最为熟悉。”

“你们这儿既有猎犬，又有森林。”利瓦罗说。

“你还有个娇妻在这儿，”昂特拉格插了一句。

“是的，先生们，这儿有猎犬，有森林，而且我妻子也在这里。”蒙梭罗木然地说。

“那就带我们去打头野猪吧，伯爵。”公爵说。

“我来试试看吧，大人。”

“什么试试看，瞧您说的。”当地的一名乡绅突然插进来说。

“树林里的野猪有的是，我要是到那片矮树林去打的话，五分钟内就可以打到十只。”

蒙梭罗顿然面色苍白。这个乡绅所说的矮树林，正是罗朗刚才带他去的地方。

“好极了！咱们明天就去打他几只。”几个青年武士同声说道。

“你看明天行吗，伯爵？”公爵问。

“一切听从殿下的吩咐，大人。”蒙梭罗说。“不过正如大人刚才所说，我累得不行，明天是去不了的。而且，我要先到林子里去看看情况。”

“还有，你们还得让他去看看他的妻子，不是吗？”公爵又老实实在地说了一句。蒙梭罗由此断定刚才那人必是公爵无疑了。

“让他去吧，让他去吧！”几个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叫道。“我们可以给他两天的时间，去把准备工作做好。”

“对，先生们，”蒙梭罗说，“请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不会让你们扫兴的。”

“现在，”公爵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来人啦，把蒙梭罗先生送到他的房间里去。”

蒙梭罗向大家鞠了一躬，如释重负地走了出去。

心情沉闷的人，比热恋的情人更喜欢清静。

## 第六十二章

### 卢浮宫一片混乱

蒙梭罗一走，筵席上便又恢复了无拘无束、有说有笑的欢乐气氛。

他那阴沉的面色刚才倒真把这些年轻人憋得话也不敢多说，因为他们从他的神态上发现，他所说的累，不过是一种借口，即使是很累吧，他好象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脸上常年挂着一副死气沉沉的苦相，使他的外貌显得非常与众不同。

他走后，一直感到很不自在的公爵，便又恢复了常态，谈笑自如了。

“利瓦罗，”他说，“你刚才正要向我们谈一谈你这次逃出巴黎的经过，蒙梭罗进来后，打断了你的话。来，请接着往下讲。”

利瓦罗于是又讲了起来。

可是，对于当时发生的情况，我们这些成天钻在故纸堆里的人所知道的，当然要比利瓦罗多得多，所以还是由我们来代替他说下去吧。不错，我们的介绍可能不会有他那样绘声绘色，但就广度而言，却要比他远为充分，因为我们掌握了一些当时在卢浮宫发生的事情，这是利瓦罗不可能知道的。

那天夜里，到了午夜时分，亨利三世突然被一阵喧闹声惊醒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平常在宫里，国王就寝之后，是不许可发出任何声响的。

柱廊里急促的脚步声、长矛打在墙壁上的声响和抢天呼地的诅咒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喧闹，而在这喧闹中，人们可以清晰

地听到一句捶胸顿足的埋怨：

“怎么向国王交待？怎么向国王交待？”

亨利坐起身来，看了看床边的西科，因为西科同国王共进晚餐后便在他床边的一把扶手椅上，将两腿绕在胯下的那把长剑上呼呼入睡了。

这时喧闹声越来越响了。

国王脸上涂着闪闪发光的油脂，一下跳下床来，大声叫了起来：

“西科！西科！”

西科睁开一只眼。他这个人贪睡成性，从来不会一下就完全醒来的。

“啊！你真不该把我叫醒，”西科说，“我梦见你生了个儿子。”

“快听！快听！”亨利说。

“叫我听什么？你白天已经闹得我够受了，夜晚还让我不得安宁。”

“你还没有听见？”国王向门外指了指。

“不错，好象有叫喊声。”西科说。

“‘怎样向国王交待？怎样向国王交待？’”亨利重复道，“听到没有？”

“大概是你的猎兔狗纳尔西斯得病了，要不就是胡格诺派以牙还牙，对天主教徒也搞一个圣巴特勒米之夜。”

“西科，来帮朕穿一下衣服。”

“可以。不过你得拉我起来，亨利。”

“真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候见厅又传来了埋怨声。

“见鬼！事情好象挺严重！”西科说。

“我们最好带上剑。”国王说。

“而且最好从旁门出去，”西科说，“让我们自己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不要总是听人家的报告。”

亨利接受了西科的建议，立即从旁门走到了通向安茹公爵房间的过道里。

他看到有些人正在那里举着双臂，抢天呼地地发出绝望的喊。

“啊！我知道了，”西科说，“你那个囚犯一定在牢房里吊死了。亨利，我不由得要夸奖你几句，作为一个政治家，你比我想象的要伟大得多。”

“胡说！”亨利叫了起来。“不会是这种事儿。”

“那就算我没说。”西科说。

“快走！快走！”

亨利把西科拉到了公爵的房间里。

房内窗户大开，窗边上挤着许多人，在那里观看挂在窗台上的软梯。

亨利顿然面色惨白。

“喂！孩子，”西科说，“看来你对这件事倒还挺认真。”

“跑了吗？”亨利大叫一声，伏在窗户边的侍卫官立即将身子转了过来。

他眼内充满怒火，手中紧握剑把。

冲贝尔在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格吕在不断地打自己的嘴巴，莫吉龙则象一头公羊一样，将脑袋往板壁上撞。

至于德帕农，他早就以追赶安茹公爵为名，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亨利一见这几个孽幸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的样子，立刻冷静了下来。

“孩子，不要这样。”他一把抱住了莫吉龙的腰。

“不，我没有脸再活下去了。”莫吉龙挣脱了亨利的手，更往墙上撞去了。

“哎呀！快来帮我一把。”亨利转向西科喊道。

“伙计，”西科说，“他要死还不容易，你往他肚子上捅一剑



就是了。”

“住嘴，你这个混蛋！”亨利的两眼噙着泪花。

格吕这时仍在不停地打着自己的嘴巴。

“格吕，我的孩子，”亨利说，“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同冲贝尔那天掉在染缸里一样，非常难看的。”

听了这句话，格吕也就停了下来。

只有冲贝尔还在那里用头撞着墙壁，哭得死去活来。

“冲贝尔！冲贝尔！孩子，快听朕的话，不要这样。”亨利说。

“真把我气死了。”

“有这样严重吗？”西科说。

“这件事确实很糟糕，”亨利说，“所以你要冷静一点，冲贝尔。是的，这件事糟糕透顶，朕这下完了！国内马上就会爆发一场内战……啊！这一手是谁干的？是谁把梯子送给他的？天哪！……朕要把全城的人通通吊死。”

在场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胆战。

“主谋是谁？”亨利又说，“他逃到哪里去了？谁能说出他的姓名，朕将赏他一万埃居。谁要是把他给朕送来，不论是死是活，朕将赏他十万埃居。”

“除了安茹人，还会有谁？”莫吉龙说。

“对了，这些该死的安茹人，朕要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如同一个火星掉进火药桶一样，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人们的一片叫骂声。

“啊！对了，一定是安茹人干的！”格吕说。

“他们现在在哪里？”冲贝尔大声叫喊。

“去杀死他们！”莫吉龙叫得更响。

“全都通通吊死！”这是国王的声音。

在这一片诅咒声中，西科也不能沉默了。只见他圆睁环眼，嗖的一声拔出剑来，将剑把向左右两边挥动，狠狠地将几个孽幸揍了

一下，然后举着剑向墙上砍去，一边高呼道：

“杀死安茹人！”

大家也都跟着振臂高呼：“杀死安茹人！”喊声之响亮，几乎全城都可以听到，如同以色列妇女的呐喊在整个拉马<sup>①</sup>都可以听到一样。

亨利这时已不知哪里去了。

他忽然想起了王太后，于是蹑手蹑脚溜出房间，去寻找被遗忘多时的卡特琳娜。这个佛罗伦萨女人，表面上深居简出，沉默寡言，实际上一直在以她敏锐的目光观察时局，等待时机推行她的政治主张。

亨利进去时，她正半躺在一张大扶手椅上沉思默想。她两颊丰满但微微发黄，目光炯炯有神但似乎总盯着一个方向，两手虽然胖乎乎的，但却十分苍白，看上去恰似一尊正在凝神沉思的蜡像。

不过，听到亨利气呼呼地把弗朗索瓦逃跑的消息告诉她后，这尊蜡像好象突然醒来了，虽然对她说来，这醒来的动作不过是将身子往扶手椅深处沉了沉。她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母后，”亨利说，“您好象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震惊。”

“有什么好震惊的，孩子？”卡特琳娜说。

“什么？您难道不认为他这样做是犯了滔天大罪吗？”

“孩子，一个人能够获得自由比得到一顶王冠还要宝贵。你还记得吧，那一次你的王位本已垂手可得，但我却让你逃走了。”

“可是母后，我不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

卡特琳娜耸了耸肩。

“他这样做是公然犯上。”

“哪有这样严重？他不过是逃跑了而已。”卡特琳娜说。

“啊！您就这样对待我吗？”亨利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孩子。”

---

<sup>①</sup> 拉马，巴勒斯坦一地名，位于耶路撒冷北郊。

“我是说，人的年纪一大，感情也就越来越淡薄了，我认为……”

他说不下去了。

“认为什么？”卡特琳娜说，语气仍象平常一样，十分平静。

“您不再象过去那样爱我了。”

“你错了，”卡特琳娜的神情越来越冷淡。“你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孩子，亨利。但你要知道，你所埋怨的弗朗索瓦也是我的儿子。”

“夫人，这种母子感情的话，还是不要说吧。”亨利怒气冲冲地说，“我们都知道您这样做的后果。”

“唉！孩子，关于这一点你应当比谁都清楚。我对你的溺爱，一直是我的一大弱点。”

“既然您感到后悔，那您就后悔吧。”

“我觉得，我们迟早会到达这一步的，孩子。”卡特琳娜说。

“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沉默不语。”

“那就再见了，夫人。”亨利说。“我已经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因为连母后都不同情我了。我会找到一些能够支持我的谋士来为我在这场较量中出谋划策的。”

“去吧，孩子，”卡特琳娜慢条斯理地说，“但愿你的那些谋士能拿出出类拔萃的见解，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帮助你摆脱困境。”

她让他走了，没有说出一句话，也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来挽留他。

“再见，夫人。”亨利又说了一遍。

走到门边，他又停了下来。

“再见，亨利。”王太后说，“不过我想再说一句，当然，我可不是在给你出主意，你已经不需要我了，我对此十分清楚。你应当请你的谋士在说出他们的意见之前多加考虑，三思而行。”

“好的。”亨利抓住他母亲这句话乘机问道，“夫人，您一定

认为问题相当严重吧？”

“是的，非常严重。”卡特琳娜抬起眼皮并将双手也举到空中一字一顿地说。

亨利觉得从他母亲的目光中看到了非常可怕的神色，心中不觉一惊，于是又走了回来。

“母后，是哪些人把他弄走的？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卡特琳娜一言未发。

“我认为一定是那些安茹人。”亨利说。

卡特琳娜莞尔一笑，其狡黠的眼神充分显示出，她的思想总比别人略胜一筹。

“安茹人？”她重复一遍。

“您不这样看？”亨利说。“可是大家都这样认为。”

卡特琳娜又耸了耸肩，说道：

“别人怎么想，我不管。你要这样想，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夫人……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请把话说清楚。”

“说了又有何益？”

“您的话对我将是很大的启发。”

“启发？瞧你说的，亨利。我老啦，说话也颠三倒四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是追悔过去，向上帝忏悔。”

“不，母后，请说说您的看法，我在听您讲。啊！您现在依然是，将来也始终是我们大家的灵魂。”

“不必了，我的话不过是陈腐之见。人一到老年，他的话也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你想，我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还能拿出什么象样的看法呢？不，孩子，不可能了。”

“好吧，母后，”亨利说，“既然您不愿伸出援助之手，拉我一把，我也不便相强。不过，一小时后，不管您赞成与否——对于这一点，到那时我总可知道的——我要把呆在巴黎的所有安茹人通通吊死。”

“把安茹人通通吊死？”卡特琳娜简直象是听到了一个骇人听

闻的消息一样，发出了一声惊叫。

“是的，我要把他们吊死、杀死、烧死。就在我同您说话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已经到大街小巷去敲断这些魔鬼、暴徒和乱臣贼子的脊梁骨去了。”

“这些糊涂虫，他们不能这样做！”局势的严重使得卡特琳娜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们这样做会把自己毁掉的，这还没什么，问题是你也会被他们毁掉的。”

“为什么？”

“你怎么还没有看到？”卡特琳娜说，“身为国王，你的一双眼睛难道是白长的？”

她双手合掌，显出很痛心的样子。

“我只有对那些敢于犯上的人给予回击和严惩，才能显出国王的威严，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的臣民纷纷起来捍卫我的王位。”

“你这样做简直是发疯，孩子。”卡特琳娜说。

“是吗？”

“你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布西、昂特拉格、利瓦罗和里贝拉克等人杀死、烧死和吊死，而不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吗？”

“这我就管不了许多了，只要把他们杀死就行。”

“当然，只要把他们杀死就行。你把他们的尸首抬来让我看看，我就佩服你。可是，你是杀不了他们的，相反，你这样做反而会促使他们举起反叛的旗帜。因为他们本来根本就不敢为了弗朗索瓦这样一个人而公然称兵作乱。可是，由于你的处置失当，他们将不得不起而自卫。不错，你的臣民是会起来的，但绝不是保卫你，而是反对你。”

“可是，如果我不对他们痛加回击的话，就会显得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了。”亨利大声反驳道。

“有谁说过我胆小怕事吗？”卡特琳娜皱着眉，将两片搽了口红的薄嘴唇抿了抿。

“可是母后，如果确是安茹人把他弄走的话，他们是应当受到惩罚的。”

“当然。不过并不是他们。”

“不是我弟弟的朋友，还会有谁？”

“你弟弟是没有朋友的。”

“那么究竟是谁呢？”

“你的敌人。”

“哪个敌人？”

“唉！孩子，要知道，你永远只有一个敌人，如同你哥哥查理只有一个敌人，我也只有一个敌人一样，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

“您说的是亨利·德·纳瓦尔？”

“是的，亨利·德·纳瓦尔。”

“他不在巴黎。”

“你知道谁在巴黎，谁不在巴黎？你能知道多少事儿？你的眼睛和耳朵管用吗？你周围的那些人都管用吗？不，你们一个个闭目塞听，什么也不知道。”

“亨利·德·纳瓦尔！”亨利又说了一遍。

“孩子，每当你受到挫折，遇到不幸或是什么灾难而不知道是由谁造成的时候，你切莫犹疑，也切莫调查，这没有用。孩子，你应该立刻断定是亨利·德·纳瓦尔干的，这绝不会有错……啊！这个家伙！……这家伙是上帝挂在我们瓦卢阿家族门楼上的一把剑。”

“您是否认为我应当撤销那些关于杀死安茹人的命令？”

“马上去撤销，”卡特琳娜大声喊道，“一分一秒也不要耽搁。快去，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快去，必须收回你的那些命令，否则你就完了。”

说着，她握住亨利的胳膊，用难以想象的力气将他向门边推了一把。

亨利跑出卢浮宫，打算把他的朋友找回来。

但他所找到的只是西科，他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在沙地上画着



一张地图。

## 第六十三章

### 太后自荐

亨利定睛看了看，此人果然是西科。看他那聚精会神的样子，简直不亚於阿基米德：即使巴黎遭到进攻，他也不会抬起头来。

“啊！这个鬼东西，”亨利喊了一声，“你就这样保卫你的国王？”

“当然，我有我的办法，而且是最好的办法。”

“什么最好的办法！你这个懒鬼！”国王说。

“不信你可以听我说。”

“行。朕倒想听听你怎样说。”

“这很简单。首先，我的国王，我们做了一件蠢而又蠢的事，实在是太愚蠢了。”

“你指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做的。”

“啊！”亨利不禁为王太后和西科洞察之敏锐而感到惊呆了。他们事先并未交换意见，但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大家都说弗朗索瓦的逃走是安茹人搞的鬼，”西科又说，“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你的那些朋友正在城里到处高呼‘杀死安茹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在挑起一场小小的内战，而这正是吉斯三兄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亨利，现在的情况不外两种可能：或者你的那几个朋友已经被他们送到天国去了，对于这一点，我倒并不觉得怎么样，你是一定会伤心痛哭的；或者他

们已将那些安茹人赶出巴黎，你对此大概不会感到高兴，但对安茹先生说来，这可是正中下怀。”

“天哪！事情难道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国王说。

“不信咱们等着瞧吧。”

“可是朕仍旧不明白你坐在这块石头上干什么？”

“我在做一件非常紧迫的事，孩子。”

“什么事？”

“我在考虑会有几个省跟着你弟弟来反对我们，看看卷入叛乱的总人数会有多少？”

“别说了，西科！”国王大声喊道，“朕今天也不知怎么了？尽遇到不祥之鸟。”

“孩子，”西科说，“猫头鹰一到夜晚就要叫的，现在的气氛这样阴沉，简直同黑夜一样，所以我也要向你大喝一声：请看吧。”

“看什么？”

“看我画的这张地图。请先看这个形状象一块小馅饼的安茹省，你弟弟已经逃到那儿去了，所以我要首先谈谈它。这个省，在你的狩猎官蒙梭罗和你的朋友布西去后，由他们出谋划策，可以为你弟弟提供一万人马。”

“有这样多吗？”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其次，我们来看看吉艾纳省<sup>①</sup>，它就在这儿，形状很象一头用一条腿走路的小公牛。这里历来是对抗王室的中心，称兵作乱之徒至今仍不乏其人，况且英国人刚刚撤出不久。所以他们不会不趁此机会兴风作浪的，当然，他们所反对的不完全是你，而是整个法国。可以认为，他们至少可以网罗八千人马。人数并不算多，但这些人训练有素，经历过枪林弹雨。此外，就是贝恩和纳瓦尔了。这两个地方在吉艾纳省左边，看去象是一头大象身上

---

<sup>①</sup> 吉艾纳省，法国西南部一旧省。1259年割让英国，1453年收回。

站着一只猴子。确实，最近一些年，纳瓦尔已经大伤元气，但同贝恩加在一起，总人口仍有三四十万。这些人中，假如有百分之五的人经‘贝恩佬’的威逼利诱而加入神圣同盟，那就是一万六千人。把这些人数加在一起就是——”

西科接着用一根小木棍在沙地上列了一个算式：

安茹	10,000人
吉艾纳	8,000人
贝恩和纳瓦尔	16,000人
共计	34,000人

“你认为纳瓦尔国王会同朕的弟弟联合起来吗？”亨利问。

“为什么不会？”

“这么说，弗朗索瓦这次逃出卢浮宫一定同他有关了？”

西科目不转睛地看着亨利：

“亨利格，这个看法不是你的。”

“为什么？”

“你的头脑没有这样精明，孩子。”

“不管是谁的吧。朕现在问你，弗朗索瓦逃出卢浮宫是否同纳瓦尔国王有关。”

“那天晚上，”西科说，“我在铁器街听到了一句‘该死的畜生！’今日看来，令弟的逃跑必定是他帮的忙。”

“你真的听到了？”国王叫了起来。

“是的，”西科说，“这件事，我今天才想起来。”

“他到巴黎来了？”

“是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他。”

“你看到了亨利·德·纳瓦尔？”

“对。”

“这家伙竟然如此大胆，跑到朕的京城来了。你为什么没有马上向朕报告？”

“我是个堂堂武士。”西科说。

“那又怎样？”

“岂能干这种告密的勾当？”

亨利沉吟了一会儿，叹道：

“这样说来，朕的弟弟弗朗索瓦同这位郎舅已经联合起来了？”

“还有吉斯三兄弟。”

“什么？吉斯兄弟也会同他们搞在一起？”

“我刚才已经说了，安茹可以动员一万人，”西科掰着手指说，“吉艾纳八千，贝恩一万六，共计三万四千人。此外，作为你的军队统领，吉斯先生手下还有两万至两万五千人。总共是五万九千，把伤风感冒、七灾八难的刨掉，至少有整整五万人。孩子，这个数目可是相当可观哩，孩子。”

“可是亨利·德·纳瓦尔和吉斯公爵是死对头。”

“这并不妨碍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你。至于他们自己的事，等他们将你干掉之后，总有时间解决的。”

“西科，你同母后的看法不谋而合，说得很有道理。当务之急是防止这种不幸的事件发生。快去替朕把瑞士人召集起来。”

“瑞士人？格吕早已带走了。”

“御前卫队呢？”

“冲贝尔带走了。”

“朕的贴身侍从呢？”

“也跟着莫吉龙走了。”

“什么？”亨利勃然大怒，“没有朕的命令，他们就这样擅自行动？”

“亨利，你什么时候下过命令？你只有在做巡礼祷告或用苦鞭悔罪的时候，才显得非常起劲。说到打仗和执政，那就向来是冲贝

尔先生、格吕先生和莫吉龙先生的事了。至于德帕农，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早已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天哪！情况难道真是这样？”亨利说。

“孩子，恕我直率地说一句，”西科说，“你在王国的位置，只是第七位或第八位。这一点，你怎么到今天才发现？”

亨利咬着嘴唇，气愤地跺着脚。

西科向黑暗中看了看，说：

“快看。”

“看什么？”

“他们来了，你的那些宝贝来了。”

果然，三四个武士骑着马，正向这边奔驰而来，后面跟着一群骑兵和步兵。

他们没有发现在夜色中站在壕沟旁的两个人，正要跨进卢浮宫大门，亨利大声叫住了他们：

“冲贝尔，到这儿来。”

“谁？谁在叫我？”

“来吧，孩子。”

冲贝尔听出了国王的声​​音，于是走了过来。

“啊！原来是陛下。”他说。

“是的。朕到处找你们，但哪儿也没有找着，只好站在这儿等你们。你们干什么去了？”

“我们干什么去了？”随后走上来一人问道。

“啊！格吕，快来。”国王说，“可不要未经朕的准许就往外跑了。”

“不必再往外跑了，”第三人插上来说，国王一眼认出此人是莫吉龙。“事情已全部办完。”

“全部办完？”国王惊讶地问。

“真是谢天谢地。”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德帕农说。

“真是太好了！”西科举起双臂叫了起来。

“这样说来，他们已被你们送到天国去了？”国王说。随后又自言自语道：“这下可好了，这些家伙总不会再来找朕的麻烦了。”

“你们已将他们通通杀死了？”西科说，“果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哪用我们动手？”冲贝尔说，“这些胆小鬼早已象一群惊弓之鸟逃之夭夭了，我们怎么拦也没有拦住。”

亨利顿然面色煞白。

“你说的是谁？”

“昂特拉格。”

“那么这家伙至少已被你们打死了。”

“没有。他倒杀了格吕的一个仆人。”

“这样说来，他们早有防备了？”国王问。

“那还用说！”西科说。“你们到处大喊大叫，又是鸣枪又是敲钟，整个巴黎都惊动了，他们又不是聋子？”

“这下完了，”国王低声叹了一声，“一场内战看来是在所难免了。”

格吕听了不禁一惊，说道：

“见鬼！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这还不错，你总算开始明白了。”西科说。“可是冲贝尔和莫吉龙却还毫未觉察呢。”

“那有什么？”冲贝尔说，“我们会捍卫国王陛下的。”

“哼！”西科说，“要是这样说的话，我看克利松先生<sup>①</sup>倒不错，他叫得没有你们响，但本领却不在你们之下。”

“西科先生，”格吕说，“你现在倒来说风凉话了，两小时以前，你不也同我们一样，在那里大喊大叫吗？”

“我吗？”西科说。

---

<sup>①</sup> 克利松（1336—1407），法国军人，曾担任王室总管。



“当然，你甚至拿着剑一边往墙上砍，一边高喊：‘杀死安茹人！’”

“不错，”西科说。“可是我和你们不同，我是个疯疯癫癫的小丑，这是谁都知道的，而你们都是有头脑的人……”

“先生们，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国王说，“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你们还有这个闲心。”

“现在怎么办，陛下？”格吕问。

“去把瑞士人、御前卫队和朕的侍从统统召回卢浮宫，让市民们安定下来，闭门就寝，使他们明晨醒来时觉得，夜里发生的事不过是一些人酒后狂言造成的。”

几个年轻人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将国王的旨意告诉了刚才跟他们出去的那些军官。

至于亨利，他又回到了卡特琳娜的房内。这位王太后此时正带着焦虑不安的神色，忙着向她的侍从下达命令。

“外面的情况怎样？”她问亨利。

“正如母后所料。”

“他们都逃走了？”

“是的。”

“还有什么情况？”

“没有了。这难道还不够烦人的？”

“街上有什么动静？”

“到处乱哄哄的，不过我担心的倒不是巴黎，因为巴黎一直在我手中。”

“对。”卡特琳娜说，“问题是外省。”

“他们一定会在那里举兵谋反。”亨利说。

“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接受他们的挑战。”

“怎样接受法？”

“传令瑞士人和御前卫队立即处于戒备状态，把民团武装起来并把驻扎在拉夏里特城外的军队调回来，由我率领去讨伐安茹。”

“吉斯先生怎么办？”

“吉斯先生？必要时把他抓起来。”

“这样的话，你是打算硬干一场了。”

“不硬干又有什么办法？”

卡特琳娜脑袋垂在胸前，沉吟了片刻。

“你的这些想法都是行不通的，孩子。”她说。

“唉！”亨利恨恨地说，“我今天怎么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不是这个问题，我看你心绪很乱，去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吧。”

“母后，您可要给我拿个主意，咱们一起来想一想，看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孩子，你刚才进来时，我正给他们下达命令。”

“什么命令？”

“关于派使者的问题。”

“向谁派使者？”

“你弟弟。”

“向这个乱臣贼子派使者？您这不是有意让我下不来台吗，母后？”

“现在不是硬充好汉的时候，”卡特琳娜严厉地说。

“派一名使者去乞求和平？”

“只要战争不致爆发，什么办法都可以。”

“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上帝？”

“孩子，”这个佛罗伦萨女人说，“一旦和平恢复，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些逃亡外地、妄图拥兵作乱的人全部吊死。你刚才不是说要把他们抓回来吗？”

“那倒是，如果可能的话，即使用四个省把他们换回来我也情

愿。”

“这不就得了。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办法不可以采用？”卡特琳娜含义深刻的话语，在亨利的心中激起了满腔怒火。

“您说的完全对，母后，”他说，“不过，我们派谁去呢？”

“从你的那些人中找个人去吧。”

“母后，不用找，他们没有一个适于担当此任。”

“那就找个女人去吧。”

“找个女人？您愿意辛苦一趟吗？”

“好吧，孩子，还是由我去好了。我已经老朽不堪，精力也不济了，等我这次回来，死神恐怕就要召我去了。但我仍要在你弟弟和他的那些人明白他们的力量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到昂热。”

“啊！母后，您真是太好了。”亨利吻着卡特琳娜的手，激动地说。“您始终是我的恩人和保护者。”

“这也就是说，我至今仍是法兰西王后。”卡特琳娜喃喃地说，一边向她的儿子深情地看了一眼，目光中充满怜悯和柔情。

## 第六十四章

### 盘 问

蒙梭罗在安茹公爵的餐桌上所显露出来的一副可怜相，终于使公爵在晚餐结束之前，就打发他去就寝了。第二天，天刚拂晓，他就跳下床，走到了行宫的院子里。

他想找到昨天见过的那个马夫，向他打听一下有关罗朗的一些情况。

事情倒也十分顺利：他走到马厩里，马厩很大，四十来匹骏马正在那里安详地吃着干草和饲料。

他第一眼就是寻找罗朗。

罗朗正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其高大的身影，在马群中显得十分突出。

随后，他又寻找那个马夫。

同所有勤于职守的饲马倌一样，这个马夫习惯地将两臂交叉，正站在那里，看着这些马津津有味地吃着干草。

蒙梭罗於是走了过去。

“朋友，”他说，“大人这些马是否都能独自回到马厩？你们难道已将它们训练到这种程度？”

“没有这回事，伯爵先生，”马夫说，“不知道老爷说的是哪一匹？”

“我说的是罗朗。”

“那倒不错，它昨天是独自回来的，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匹马实在很有灵性。”

“是的，”蒙梭罗说，“这一点，我也发现了。象昨天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吗？”

“没有，先生。平常骑它的总是公爵大人，而您知道，大人是一位非常出众的骑手，不会轻易被马摔下来的。”

“罗朗并没有把我摔下来，朋友。”伯爵说，眼见人们——即便是马夫也罢——居然会相信他这样一个堂堂国王狩猎官也会失落马鞍，他心中不禁有点不快。“我虽然不敢与公爵大人媲美，但也是一名出色的骑手。实际情况是，我将它拴在一棵树下，自己走进一家酒店去了。待我出来时，它已无影无踪。我当时想，它大概是被偷走了，要不就是哪位过路的先生同我开玩笑，顺便将它带走了，所以我想问你，是谁把它送回来的。”

“管家昨天已经对您讲了，伯爵先生，它是自己回来的。”

“这就太奇怪了。”蒙梭罗说。

他沉吟片刻，突然改口道：

“你刚才说，大人常骑这匹马？”

“在他的家私运到这里以前，几乎每天都骑它。”

“大人昨天回来晚吗？”

“大约在您之前一小时回来的，伯爵先生。”

“他骑的是什么马？是不是一匹四蹄发白、头顶有一颗星的枣红马？”

“不，先生，”马夫说，“殿下昨天骑的是伊梭兰，就是这一匹。”

“殿下随从中，有没有人骑的是我刚才说的那匹马？”

“我没有看到什么人骑过这样的马。”

“很好，”蒙梭罗不禁为自己的调查进展缓慢而有点焦躁不安了。“很好，谢谢。请替我将罗朗套上鞍子。”

“伯爵先生要骑罗朗？”

“对，大人有没有叫你不要让我骑这匹马？”

“没有，先生。相反，大人的马厩总管对我说过，马厩里的马，您要骑哪匹都可以。”

公爵对他如此多情，这真叫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埋怨他了。

他点了点头，叫马夫备马。

这一幕结束之后，当马夫将罗朗从马槽旁给他牵过来时，蒙梭罗一边接过缰绳，一边说道：

“听我说，我有句话问你。”

“是，老爷。”

“你一年挣多少钱？”

“二十埃居，先生。”

“想不想一下就挣到十年的工钱？”

“那还有不想的？”马夫说，“不过怎样才能挣到这些钱呢？”

“去打听一下，昨天谁骑了那匹四蹄发白、头顶有一颗星的枣

红马。”

“这可太难了，先生。”马夫说，“每天来看大人的人简直不知有多少。”

“当然。不过两百埃居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费点劲也是值得的。”

“这自然啦，所以我要去尽力替您寻找。”

“好极了，”伯爵说，“我为你的诚实感到高兴。这儿是十埃居，你先拿去用；你看，我不会让你白忙的。”

“谢谢，伯爵先生。”

“就这样吧。公爵要我带他们去打一次猎，你去告诉他，说我到树林里探探情况去了。”

伯爵话音刚落，身后的干草地上，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转过身，叫了起来：

“布西先生！”

“你好，蒙梭罗先生。”布西说。“什么风把你吹到昂热来啦？”

“你呢？先生，不是说你在生病吗？”

“完全对，我是在生病，”布西说，“所以我的医生一定要我绝对休息。我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到城外走走了。啊！你好象要骑罗朗？这匹马还是我让给公爵的，他非常满意，几乎每天都骑着它。”

蒙梭罗脸色煞白，说道：

“他这样做，我完全理解。这确实是一匹好马。”

“你一下就挑上了它，运气倒不错哩。”布西说。

“我昨天已经骑过一次，并不是今天才挑上的。”蒙梭罗说。

“所以你今天仍想再骑一骑？”

“完全对。”

“对不起，”布西又说，“你刚才说要带我们去打一次猎？”

“公爵说他想去打一头鹿。”



“这种东西，据说附近的树林里很多。”

“不错，确实很多。”

“你打算到哪里去把鹿赶出来？”

“梅里多。”

“啊！很好。”布西也不由自主地一下变了色。

“您愿意同我一起去吗？”蒙梭罗问。

“不，恕我不能奉陪。”布西说。“我觉得好象又在发烧了，必须马上躺到床上去。”

“啊！原来在这儿！”门边传来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布西先生又未经许可，擅自跑到外面来了。”

“勒·奥杜印来了。”布西说，“他又要责备我了。再见，伯爵。我说你就骑罗朗去吧。”

“好的。”

布西走开后，蒙梭罗扳鞍上马，走了出去。

“您怎么啦？”勒·奥杜印问布西。“脸色这样苍白，连我也认为您是病了。”

“你知道他到哪里去吗？”布西问。

“不知道。”

“到梅里多去。”

“这有什么奇怪的？您难道指望他能到别的地方去？”

“上帝！经过昨天那场风险，今天会不会出事？”

“蒙梭罗夫人不会承认的。”

“可是他明明看到了。”

“她会对他说，那是他看花了眼。”

“狄安娜未必有这种勇气。”

“布西先生，您好象对女人并不怎么了解，这真叫人难以相信。”

“雷米，我觉得很不舒服。”

“这我完全相信，快回去吧。今天早上，我要叫他们给您准备

.....”

“准备什么？”

“一盘焖鸡、一块火腿和一碗虾酱汤。”

“我不饿。”

“那我就更要强迫您吃。”

“雷米，我有一种预感，这家伙恐怕要在梅里多生事。说实在的，他刚才要我陪他去，我应该跟他去好了。”

“您去干什么呢？”

“给狄安娜以支持。”

“她会沉着地应付一切的，这我已对您说了，现在再对您说一遍。快走吧，我们也应当沉得住气。您就不应该到外边来乱跑，我的话，您为什么总听不进呢？”

“我非常担心，实在有点顶不住了。”

雷米耸了耸肩，把布西领回家，关上大门，强按着他在餐桌前坐了下来。这时，蒙梭罗已从昨天那个城门走了出去。

他今天再度挑选罗朗是另有一番用意的，因为他想看一看，这匹大家都赞不绝口的骏骑，昨天把他带到梅里多花园的墙脚下，是出於偶然，还是由於多日养成的习惯。

因此，走出行宫后，他索性把缰绳扔到了罗朗的脖颈上。

罗朗倒也没有辜负蒙梭罗的期望。

一出城门，它就踏上了左边的大路。蒙梭罗任它自己行走，一点也不加干预。后来，它又往右拐了，蒙梭罗仍然没有管它。

因此，它现在是走在繁花似锦的山间小路上，不久便进入了茂密的丛林。

同昨天一样，它越走近梅里多，步子就迈得越大，后来更撒开四蹄奔跑起来了。所以四五十分钟，蒙梭罗昨天见到的那段院墙便又出现在眼前了。

不过这里现在是一片寂静，昨天听到的马的叫声没有再出现，墙边也没有一匹马的影子。

蒙梭罗跳下马，开始翻越院墙。为了不再象昨天那样饱受徒步回城之苦，他把缰绳挽到了手臂上。

墙里边也同外面一样悄无人声。

一条条羊肠小径伸向远方，消失在天际。只有几只狍子在那里欢喜雀跃，给这杳无人迹的草场，带来了一点生机。

蒙梭罗觉得不必再在这里多所盘桓，寻找那两个人了。他昨天的突然出现一定把他们吓得神魂失据，眼下是不会再会面了，即使会面也不会到这儿来的。他於是跨上马，沿着一条小路向城堡走去。路上不得不几次勒住马头，不让罗朗走上回城的大路。一刻钟后，他到了城堡前的栅栏旁。

他走上吊桥时，男爵正在那里对两条狗进行训练。

看到女婿到来，他十分客气地迎了上来。

狄安娜正坐在一株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下，读着一本马罗的诗集。她的忠实女仆热尔特鲁德则坐在她身旁绣花。

蒙梭罗向男爵打过招呼后，一眼看到树下坐着两个女人。

他跳下马，向她们走了过去。

狄安娜站起身，往前迎了两步，躬身向他行了个大礼。

“你看她多么镇定自如。”蒙梭罗在心中骂道。“真是虚伪透顶！可是我马上就要在这貌似平静的池水中掀起一场狂风恶浪！”

一个仆人走了过来，蒙梭罗把手上的缰绳递给了他。随后，他转向狄安娜说：

“夫人，我想同你谈几句话。”

“好呀，先生。”狄安娜说。

“伯爵先生，你要在城堡住下吗？”男爵走来问他。

“是的，先生，我在这儿至少要呆到明天。”

男爵立即走开，亲自为女婿精心布置卧房去了。

蒙梭罗示意狄安娜在刚才的位置上坐下，他自己则在热尔特鲁德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狄安娜，那样子连坚定沉着的男子见了，也不免要心惊胆战。

“夫人，”蒙梭罗问，“昨天傍晚，你在花园里同谁呆在一起？”

狄安娜抬起清澈的目光，内心的慌乱早已随着她的努力克制而完全消失了，只见她平静地问道：

“什么时候，先生？”

“六点钟。”

“在什么地方？”

“矮树林那边。”

“你说的大概是我的女友的哪个女仆，我没有到那儿去。”

“你去了，夫人。”蒙梭罗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狄安娜问。

蒙梭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了。一股怒火蓦然涌上他的心头：

“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

“哪个男人？”

“同你在一起散步的那个人。”

“我既然没有去，叫我怎么说？”

“可是你确实去了。”蒙梭罗用脚踩着地，大声咆哮起来。

“你弄错了，先生。”狄安娜冷冷地答了一句。

“我看到了你，你还敢抵赖？”

“啊！你是自己看到的，先生？”

“对，我自己看到的。梅里多除你而外没有别的妇女，你怎能否认我看到的不是你？”

“你又错了，先生，让娜·德·布里萨克就在这里。”

“圣吕克夫人？”

“对，我的朋友圣吕克夫人。”

“圣吕克先生呢？”

“也在这儿寸步不离地陪着他的妻子。他们俩情投意合，相亲相爱。你见到的一定是他们。”

“不，不是他们。我清楚地看到你同一个人呆在一起。这个

人，我当时没有看清，但我迟早会查出来的。”

“先生，这样说来，你是认定看到我了？”

“当然，我听到了你的叫声。”

“先生，你既然这样蛮不讲理，看来我只好走开了。”

“不，夫人，你别走。”蒙梭罗一把抓住她。

“先生，”狄安娜说，“圣吕克先生和他的太太来了，请你在他们面前放尊重些。”

果然，圣吕克夫妇双双出现在小路的尽头。午餐的钟声在响个不停，好象一切皆已齐备，只等蒙梭罗先生入席了。

他们俩一眼就认出了蒙梭罗，马上想到他们的到来可以使狄安娜摆脱困境，于是大步走了过来。

让娜郑重其事地向蒙梭罗行了个大礼。

圣吕克也热情地将手向他伸了过来。

大家寒暄了几句。随后，圣吕克推了一下他的妻子，让她去挽上蒙梭罗的手臂，他自己则挽起了狄安娜的手臂。

大家于是向城堡走去。

梅里多城堡的午餐在上午九点举行。这还是路易十二时代的旧习，男爵原封不动地把它保留下来了。

蒙梭罗坐在圣吕克夫妇之间。

狄安娜被让娜巧妙地安排在远离蒙梭罗的座位上，左右两旁，一边是圣吕克，另一边是男爵。

餐桌上的谈话只是一般的闲聊，自然是围绕着公爵的到来将在本省引起的动乱。

蒙梭罗多次想把话题岔开，不想这一对夫妇十分任性，总在那里说个没完，结果使他大失所望。

不过圣吕克丝毫没有冷落他，相反，他在施展自己的机智，尽量哄着他。这样，由于圣吕克不停地在那里谈笑风生，狄安娜也就可以沉默不语了，只见她不时抬起头来，以深情的目光向他表示谢意。

“这家伙可真是个傻瓜，话匣子一打开就象松鹊一样，叽叽喳喳，没完没了。”蒙梭罗心想，“看来我略施小计，必能从他口中得到我想知道的事情。”

他对圣吕克并不了解，因为他进宫的时候，正赶上圣吕克从宫里出来。

这样一想，他就兴致勃勃地同这位年轻人聊起来了，狄安娜心中的一块石头不觉落了地，筵席上的气氛也顿然缓和下来了。

圣吕克向狄安娜丢了个眼色，那意思显然是说：

“别着急，夫人，我已想好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究竟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 第六十五章

### 圣吕克的激将法

吃完饭后，蒙梭罗挎着圣吕克的手臂，领着他出了城堡。

“在这儿见到你，”他对圣吕克说，“我心里真是别提有多高兴。梅里多这地方太为寂寞，我一见这死气沉沉的样子，心就凉了。”

“哪儿的话，”圣吕克说，“你的妻子不是在这儿吗？要是她有她这样一个人作为伴侣，即使住在沙漠里，我也不会觉得寂寞的。”

“这我不否认，”蒙梭罗气愤地咬了咬嘴唇，“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能在这儿遇到你，我真有说不出的愉快。”

“先生，”圣吕克一边用一把金质的小剑剔着牙，一边说，



“你这话实在太客气了。说真的，在这风景如画的大自然里，又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妻子作伴，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你会感到寂寞。”

“怎么说呢？我的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树林里度过的。”

“那就更不应当感到寂寞了。”圣吕克说。“我觉得，人在树林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就会对它越加喜爱。你看这花园的景色多么迷人。我想，到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难受的。遗憾的是，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为什么不多呆一呆？”

“先生，人难道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吗？我不过象在原野上和山谷中随风飘零的一片落叶，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会流落何方。不过你和我不同，你可真是幸运。”

“幸运什么？”

“能住在这样美好的地方。”

“啊！”蒙梭罗说，“我在这儿恐怕也呆不了多久。”

“为何说这样的话？你这就不对了。”

“不，”蒙梭罗又说，“我对于大自然的景色并不象你这样丧魂落魄。比如这个花园，你觉得它很美，我倒并不认为怎么样。”

“真的？”圣吕克问。

“当然。”蒙梭罗说。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里不太安全。”

“不太安全？”圣吕克惊讶地问。“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里地势太为偏僻。”

“不，我说的恰恰不是这一点。因为我想，到梅里多来看你的客人一定不少。”

“天哪！我一个客人也没有。”圣吕克的脸上显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是吗？”

“我说的完全是真话。”

“什么？你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客人？”

“我到这儿后，确实一个客人也没有。”

“昂热城内的那些贵族，竟然没有一个抽空来看看你？”

“一个也没有。”

“这不可能！”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这就太有意思了。你是在埋怨安茹的那些贵族吧？”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埋怨他们，然而我连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这样说来，是我弄错了。”

“对，完全错了。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这里不太安全？是不是有熊？”

“啊！那倒没有。”

“狼呢？”

“也没有。”

“小偷呢？”

“那就难说了。亲爱的先生，你的太太长得可真漂亮，你说是吗？”

“不错。”

“她常到花园里来散步吗？”

“常来。她同我一样，也非常喜欢乡村景色。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不为什么。她来的时候，你陪着她吗？”

“每次都陪她。”圣吕克说。

“确实是每次吗？”蒙梭罗又问。

“奇怪，你想说什么？”

“上帝！没有什么，亲爱的圣吕克先生。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疑问。”

“请说下去。”

“我听说……”

“听说什么？请照直讲。”

“你不会生气吧？”

“我是从来不生气的。”

“我们不过是随便聊聊，请别往心里去。有人告诉我，在花园里看到过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对。”

“来找我妻子的？”

“啊！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亲爱的蒙梭罗先生，你这样吞吞吐吐就不对了。你的话真有意思，请告诉我，是谁看到的。”

“问这些干吗？”

“你就敞开说吧，我们不是在随便聊聊吗？谈这些事，还不同谈别的事一样？你刚才说，那个人是为我妻子来的。这可真是新闻。”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只好如实相告了。不，我不认为，那个人是为你太太来的。”

“那是为谁？”

“我想恐怕是为狄安娜来的。”

“是吗？那就太好了。”圣吕克说。

“什么？太好了？”

“当然。你应当知道，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不是自私的。人人都为自己，只有上帝才为大家。”

“不，应当说只有魔鬼才为大家。”蒙梭罗加了一句。

“这么说，你是相信有人进来了？”

“岂止相信，我亲眼看到的。”

“你亲眼看到一人进到了花园里？”

“是的。”蒙梭罗说。

“他一个人吗？”

“同我妻子在一起。”

“什么时候？”圣吕克问。

“昨天。”

“在哪儿？”

“瞧，就在左边那个地方。”

蒙梭罗此时已领着圣吕克慢慢走到矮树林附近，他从站的地方，用手指给圣吕克指了指。

“可不是？”圣吕克说，“这儿的墙壁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我要去告诉男爵，有人在毁坏他的院墙。”

“你认为是谁？”

“我认为是谁？”

“对。”

“怎么办呢？”

“越过院墙，到花园里来同我妻子相会。”

圣吕克装出沉吟不决的样子，蒙梭罗心焦如焚，期望他尽快道破真情。

“怎么样？”他问。

“见鬼！”圣吕克说，“我看只会是……”

“只会是谁？……”蒙梭罗急切地问。

“只会是……你……”圣吕克开始同他兜圈子了。

“开什么玩笑，亲爱的圣吕克先生。”蒙梭罗哭笑不得。

“天哪！这根本不是开玩笑。我新婚之后就干过这样的事。你当然也会做出这种事来的。”

“我看你不愿向我透露真情。请但说不妨，亲爱的朋友。你放心……我会受得了的。来，帮帮忙，这个情，我是不会忘怀的。”

圣吕克又搔首寻思，沉吟片刻道：

“我仍旧觉得只会是你。”

“别再开玩笑，先生。告诉你吧，这件事非同一般，请认真

对待。”

“是吗？”

“当然，我确信不疑。”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是怎么进来的，你知道吗？”

“偷偷进来的。”

“常来吗？”

“我想是的，他已经在墙壁上踩出了脚印。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可不是？”

“我说的这件事，你压根儿没有发觉吗？”

“哦！”圣吕克说，“我倒是早有怀疑了。”

“你看！”蒙梭罗的心怦怦直跳。“后来呢？”

“后来？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觉得准保是你。”

“可是我已经对你说了，不是我。”

“我现在觉得你的话是对的，亲爱的先生。”

“我的话是对的？”

“对。”

“很好，请说下去。”

“必定是另一个人。”

蒙梭罗看着圣吕克，露出了咄咄逼人的目光，但圣吕克依然是一副喜笑颜开、若无其事的样子。

“啊！”蒙梭罗愤怒地叹息一声，圣吕克不由地抬起了头。

“我倒有了一个想法。”圣吕克说。

“说说看。”

“会不会是……”

“谁？”

“不，不会的。”

“怎么又不会了。”

“可能是他。”

“快说吧。”

“会不会是安茹公爵？”

“这我原来也想过。”蒙梭罗说，“不过我了解了一下，发现不是他。”

“你要知道，公爵这个人鬼得很。”

“完全对。可不是他。”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是你又要我说出这个人来。”圣吕克说。

“当然，你住在这里，应当知道……”

“等一等。”圣吕克叫了起来。

“想出来了吗？”

“我又有了个想法。既然不是你，也不是公爵，那就一定是我了。”

“你圣吕克？”

“为什么不可能？”

“你明明可以从大门进来，为什么要骑着马绕到墙边，翻墙过来呢？”

“上帝！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特别古怪。”圣吕克说。

“你见我登上墙头后，也会逃跑吗？”

“为什么不会？即使遇到比这更不值一提的事，我也会逃的。”

“这样说来，你岂不是中了邪了？”蒙梭罗再也克制不住心头的怒火了。

“我不否认。”

“说到底，你这是有意嘲弄我！”蒙梭罗突然神色大变。“浪费了我一刻钟的时间。”

“你说错了，先生。”圣吕克从怀内掏出表来，狠狠地看了蒙梭罗一眼，使得这位自恃有万夫不当之勇的狩猎官不由地打了个寒噤。“二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你这是对我的莫大污辱，先生。”蒙梭罗又说。

“先生，你向我提出这些无耻的问题，难道不是污辱我吗？”

“啊！我现在总算看清了。”

“真有意思，现在是上午十点钟，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你同我昨天差一点宰掉的那个人是一丘之貉。”

“对极了。”圣吕克说，“他是我的朋友。”

“既然如此，我就要先把你杀死。”

“是吗？你在自己家里毫不隐讳地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太莽撞了？”

“你以为，杀你这样一个恶棍，我会感到手软吗？”蒙梭罗咆哮起来。

“啊！蒙梭罗先生，”圣吕克说，“你怎么这样缺乏教养？没有想到，由于成天同野兽打交道，你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真太不象话！……”

“你没有看到我在发怒吗？”蒙梭罗两臂交叉，走到圣吕克面前。内心深处的绝望，使得他的面容完全扭曲了。

“天哪！我看得太清楚了。不过说实在的，你根本不宜动怒。瞧瞧你这副尊容，亲爱的蒙梭罗先生，简直叫人不堪入目。”

怒不可遏的蒙梭罗将手放到了剑把上。

“啊！我可要提醒你，”圣吕克说，“是你首先向我挑衅的。我要请你自己作证，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

“挑衅又怎么样？”蒙梭罗说，“你这个花花公子，婊子孽幸！”

“那就请你不妨挪步，到墙那边去，蒙梭罗先生。到了花园外面，我们也就算是不在你家里了。”

“这对我无关紧要。”蒙梭罗大声吼叫。

“对我却很重要。”圣吕克说。“我不想在你家里把你杀死。”

“好极了！”蒙梭罗随即走去翻越那段墙头。

“当心！慢一点，伯爵先生。墙上有块石头不太牢固，大概是被别人踩得太多了，我可不希望你摔坏哪里，否则我会痛苦万状的。”

圣吕克于是也开始翻越那段院墙。

“快点！少费话！”蒙梭罗已将剑拔了出来。

“我到乡下来是消愁解闷的。”圣吕克自言自语道，“天哪！这可太有意思了。”

他从墙头跳了下去。

## 第六十六章

### 蒙梭罗躺在血泊中

蒙梭罗手上提着剑，气势汹汹地跺着脚，连声催促圣吕克：

“怎么样？准备好了没有？”

“瞧，”圣吕克说，“你占的位置倒不错，背部全冲着太阳。不过我只是说说而已，请别感到不好意思。”

蒙梭罗将身子往一边稍稍转了一下。

“很好，”圣吕克说，“这样一来，等我的剑舞动起来，也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请对我不必手下留情，”蒙梭罗说，“我反正是决不客气的。”

“嘿！”圣吕克说，“看来你是一定要结果我的小命了。”

“当然！……我恨不得一下就把你送进天国……”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圣吕克说了一句古谚，一边把剑拔了出来。

“你说什么？……”

“我说……你身旁有一簇丽春花和蒲公英，看到没有？”

“怎么样？”

“待会儿我就让你躺在那里。”

说着，他摆好架势，脸上始终带着笑。

蒙梭罗怒吼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以无比敏捷的动作，向圣吕克连砍三下，但都被圣吕克干净、利落地一一挡了回去。

“好家伙！蒙梭罗先生，”圣吕克一面同他周旋，一面说道，“你的剑功很不错嘛。刚才这一手，除了我和布西，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得住。”

蒙梭罗见对手非同一般，脸色顿时煞白。

“这把剑在我手上是多么得心应手，你对此大概会感到奇怪吧？”圣吕克又说。“你知道，国王很喜欢我，亲自给我传授了一些剑术，其中一手，一会儿可以露给你看看。我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一旦我用这一手将你杀死，你应当知道，你的命是丢在国王教给我的绝招上的，这对你将是极大的安慰。”

“先生，看来你这个人倒挺风趣。”蒙梭罗狂怒地使尽全力向他直刺过去，这一下简直可以把墙壁刺穿。

“你过奖了。这不过是要耍嘴皮而已。”圣吕克谦逊地说，身子轻轻闪到一旁，迫使蒙梭罗转了半圈，两眼正好对着直射过来的阳光。

“好极了！”圣吕克又说，“你终于站到了我希望你站的位置上，使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应当从哪儿下手。这一招总算够漂亮吧？我对此非常满意。你刚才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被我杀死，而现在，这种可能却是百分之九十九了。”

说着，他轻身一跃，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下扑了上去。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后生竟有如此之勇，不但蒙梭罗没有料到，也是谁都不敢想象的。他一连向蒙梭罗砍了五下，蒙梭罗被这刀光剑影、疾如旋风的进攻打得晕头转向，如今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了。到了第六下，他突然收回剑来虚晃一招，随后一个回击，耀眼的阳光刺得蒙梭罗两眼昏花，没有看到前一个动作，同时也未能看到后一个动作，因为说时迟那时快，圣吕克的剑已经深深地插到他的胸膛里去了。

他没有立即倒下，如同一棵橡树，根部断了之后，尚须一股风吹来，方可知道倒向哪边。

“瞧！你的运气实在不错，真正地百分之百。”圣吕克说。

“而且不偏不斜，马上就要倒在我刚才说的这簇花丛上。”

蒙梭罗终于力不能支，不但手已张开，目光也模糊了。只见他两腿一软，轰的一声倒在花丛中，鲜血流了一地。

圣吕克安详地插了插剑，看着奄奄一息的蒙梭罗面色逐渐灰暗下来，最后变成死灰一般。

“啊！先生，我终于死在你手上了。”蒙梭罗说。

“是的，我竭尽了全力。”圣吕克说。“可是看着你躺在这里，眼看就要离开人世，我对自己刚才的行为实在感到无比的气愤。先生，你现在在我心中的形象是神圣而又高大的。不错，你的嫉妒心未免太重，但仍不失为一位勇士。”

圣吕克对自己这几句即兴悼词感到非常满意，不觉在蒙梭罗身旁半跪了下来，向他说道：

“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请尽管对我讲。我对天发誓，一定为你办到。我知道，人在受伤之后，大都感到非常之渴。你觉得口渴吗？我去为你弄点水来。”

蒙梭罗一言未发。

他翻了个身，将脸贴在地上，嘴里咬着青草，在血泊中挣扎着。

“可怜的勇士！”圣吕克站起身来叹道，“啊！友谊啊友谊！你的要求实在是太高昂了。”

蒙梭罗吃力地睁开一只眼，很想抬起头来，但随即又呻吟一声倒了下去。

“他死了。”圣吕克说，“从今以后不必再考虑他的存在了……这句话说起来倒也真轻松……我就这样杀了一条人命。大家这下总不会说我在乡间虚度了光阴吧。”

他于是跳过墙，在花园中穿花越柳，迅速跑到城堡里。

他一眼就看到狄安娜正在那里同他的妻子聊天，心中不由地想：

“她要穿上一身丧服，该是多么好看。”

他立即走到两个女人面前，向狄安娜说：

“对不起，夫人，我要同我妻子说两句话。”

“请便，我亲爱的贵客。”蒙梭罗夫人说，接着又转向圣吕克夫人：“我到图书室去找我父亲。你同圣吕克先生谈完后，请到那儿去找我。”

“好的，我一定来。”让娜说。

狄安娜向他们摆了摆手，微微一笑，走开了。

现在只剩下他们夫妇两人了。

“什么事？”让娜笑着说，“你的神色好象不大对。”

“是的。”圣吕克说。

“发生什么事了？”

“唉！上帝！出事了！”

“是你吗？”让娜不禁一怔。

“不是我，而是刚才同我在一起的一个人。”

“究竟是谁？”

“同我一起散步的那个人。”

“蒙梭罗先生？”

“是的，可怜的蒙梭罗先生。”

“他怎么啦？”

“他死了。”

“死了？”让娜的惊慌不安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是的。”

“可是刚才他还在那里一边说话，一边看着什么哩。……”

“他的死正是因此而造成的。他看的太多，说的就更多了。”

“圣吕克，亲爱的朋友，”年轻的妻子突然抓住丈夫的双手。

“怎么啦？”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我向你发誓，绝对没有。连他死的地方，我也可以告诉你。”

“他死在哪儿呀？”

“花园外边，我们的朋友布西平常拴马的地方。”

“这么说，是你杀死的了？”

“你以为还会有谁？我们俩是一起出去的，我活着回来了，并且告诉你他死了。所以究竟谁杀了谁，这不是明摆着吗？”

“你怎么这样乱来！”

“啊！亲爱的朋友，”圣吕克说，“他污辱了我，向我挑衅，首先把剑拔了出来。”

“真是太可怕了，可怜的蒙梭罗！”

“是啊，”圣吕克说，“我早就这样想过，等着瞧吧，不到一星期，人家就会把他奉为圣人的。”

“这儿你是呆不下去了。”让娜说。“你杀了他，怎么还能住在他家里？”

“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立刻跑来，请你收拾行装。”

“你自己没有受伤吧？”

“好极了！这句话虽然说得晚了一点，但仍然表明你还是原谅了我。没有，我安然无恙。”

“这样的话，我们马上走吧。”

“越快越好，因为你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瞧你干的好事！”如同人们有时候会走回头路一样，让娜又突然回到了她原来的想法上。

“事已至此，怎么办呢？”圣吕克说。



“我想到了一点，”让娜又说，“蒙梭罗夫人现在要守寡了。”

“这正是我刚才想到的。”

“什么时候？在杀死他之后？”

“不，在杀死他之前。”

“好吧，我去把这件事告诉她……”

“话要说得婉转一点，不要吓了她，亲爱的朋友！”

“别多话了。我去找她的时候，你就装着象是准备散步的样子，去把马备好。”

“好极了，以后的事就请你多拿主意吧，因为我承认，我现在已经感到有点晕头转向了。”

“我们去什么地方？”

“去巴黎。”

“去巴黎！国王会放过你吗？”

“他早已把一切丢到九霄云外。我们分别以来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战争可能就要爆发，我应当回到他身边去。”

“行，这么说，我们就回巴黎了？”

“对，不过请给我找点纸和笔来。”

“你要给谁写信？”

“布西。你知道，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安茹而不告诉他一声。”

“倒也是。你到我房间去写好了，那儿什么都有。”

圣吕克于是走到他妻子的房间里，提起笔来——虽然努力克制，手仍有点颤抖——匆匆给布西写了几个字：

亲爱的朋友，

信息女神给你送来了佳音：蒙梭罗先生遇到了不测。我们俩在矮树林那边就那堵墙损坏的原因和后果，以及两匹马不翼而飞会不会预示不祥，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到最激烈的时候，蒙梭罗先生忽然倒在一簇丽春花和

蒲公英丛中，一命呜呼了。

你忠实的朋友

圣吕克

又及：这封信乍一读来，可能会使你觉得难以置信，因此我要追加一句：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俩手上都拿着剑。

此事发生之后，我在安茹便呆不下去了。我决定马上回巴黎，去侍奉国王。

十分钟后，男爵的一个仆人，带着这封信赶往昂热去了。这时，圣吕克夫妇只好扔下掩面而泣、难于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男爵的狄安娜，悄悄从一个小门走了出去。

见到圣吕克走过时，狄安娜将目光转移了开去。

圣吕克深有感慨地对他妻子说：“朋友有什么用？人人都是忘恩负义之徒，只有我是知恩图报的。”

## 第六十七章

### 母 与 子

就在蒙梭罗被圣吕克刺中一剑，倒在血泊中时，大门紧闭的昂热城外突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号声。

一见此情，城门前的卫兵于是一边升起旗来，一边鸣号致意。

卡特琳娜·德·梅迪奇带着威武雄壮的仪驾，来到了昂热城下。

人们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布西。布西随即跳下床来，跑到行宫报告公爵。公爵一闻此讯，立即躺到床上，装起病来。

因此，卡特琳娜的仪仗虽然奏着美妙的乐曲，但无论他们奏得怎样起劲，也没有那种将热里科城墙吹倒的本领<sup>①</sup>：昂热城门依然没有开启的迹象。

卡特琳娜只得俯身车外，向门前卫兵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尊容，以为他们见到太后陛下的威仪，总不会无动于衷的。

不想这些安茹人见到她后，只是恭敬地向她行了个礼，并未因此而将城门打开。

卡特琳娜于是派出一名侍卫前往交涉，侍卫在城门前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

他要求大开城门，给太后以应有的礼遇，但所得到的答复是：当此非常时期，外人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方可进入城内。

侍卫气急败坏地回到太后身边后，太后带着愠怒，冷冷地说了一句路易十四后来也说过的一句类似的话：

“那我就等着好了。”

这句话，她身旁的卫士听了，无不感到不寒而栗。

布西在行宫花了约莫半个小时的时间，向公爵陈明利害，严加叮嘱后，此时终于作出了果断的决定。

他让侍从给他的马套了一副华丽的马鞍，挑选了五个太后深恶痛绝的侍卫，领着他们，大摇大摆地去迎接太后陛下。

卡特琳娜的面色这时已开始出现倦容，这倒不是因为她在门前等得太久了，而是由于复仇心切、用心过度所致，这些人竟敢如此戏弄她，叫她怎能忍下这口气？

古代有个阿拉伯故事，说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精灵被装进一个铜罐后，曾明确表示，谁能将他救出铜罐，必给以重赏。但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人前来搭救。一怒之下，他因而发誓，谁若不慎将铜罐上的盖子打破，就定将此人置于死命。

卡特琳娜的心情，现在就处于这种状况。

---

<sup>①</sup> 热里科，约旦一古城。相传古代希伯来人曾将该城围困六天六夜，并以七名神甫为先导，在城下念经、吹号。到了第七天，城墙便倒塌了。

她原先打算对急忙赶来迎接她的人，笑脸相迎，不念旧恶。现在他们既然迟迟不见踪影，她便决心要对随后而来的人大发淫威了。

布西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地走到城门前的栅栏旁，象巡夜的哨兵一样，漫不经心地向前看了一眼，问道：

“谁在那儿？”

卡特琳娜本来以为他会诚惶诚恐地向她告罪，不想他竟如此无礼。她身旁的侍卫看了她一眼，只见她说道：

“再到栅栏边去一趟，先生。他刚才不是问‘谁在那儿’吗？告诉他我们是谁，这是一种手续……”

侍卫于是走到栅栏前，说道：

“太后陛下到昂热巡幸来了。”

“很好，先生。”布西说。“请向左转，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扇小门。”

“小门！”侍卫惊讶不已，“让太后陛下从小门进去？”

布西对他的话根本未予理睬。

他早已带着那些掩口窃笑的朋友，向那扇小门走去了。

“陛下听到没有？”侍卫回到卡特琳娜身旁说，“他要我们从小门进去！”

“听到了，先生。既然这是他们的安排，我们就只好屈就了。”

对此感到愤愤不平的侍卫不禁被她那咄咄逼人的目光，顿时吓得变了色。

卡特琳娜一行于是折向左边，向那扇此时业已打开的小门走去。

布西手上提着剑，徒步走出小门，在卡特琳娜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其他人也跟着俯下身来，行礼如仪。

“欢迎太后陛下驾临昂热。”布西说。

不过话虽如此，他身旁的鼓乐却并未奏起欢迎曲，士兵们一个

个持枪操戈，严阵以待地站在那里。

太后走下车来，扶着一个侍卫向小门走去，一边答道：

“谢谢，布西先生。”

这是她刚才考虑半天所能说出的唯一的一句话。

她高高地仰着头向前走着。

布西突然走上去，拉了她一把：

“当心，夫人，门很矮，您这样进去，会碰头的。”

“难道要我弯下身来？这种事，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太后说。

这句话，语气虽然十分平淡，但善于察颜观色的人立刻就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所以都不约而同地感到这样做是否必要。可是布西只是嫌恶地撇了撇嘴，将目光转了过去。

“这是否太过分了？”利瓦罗在他的耳畔低声说了一句。

“你别管，”布西说，“我还要要她的好看哩。”

太后的轻舆此时已由一组滑轮运过城墙，她于是又坐上去，向公爵的行宫进发，布西等人也立即飞身上马，紧紧地跟随左右。

“我的儿子呢？他为什么没有来？”卡特琳娜突然隔着车窗向布西问了一句。

这句话她本不想说，但终因气愤不过而脱口说了出来，因为她觉得弗朗索瓦如此不恭，对她实在是莫大的污辱。

“大人病了，现在躺在床上，夫人。要不殿下早就前来恭迎太后陛下了。”

卡特琳娜的满面嗔色顿然消失了，只见她虚情假意地问道：

“什么？我可怜的孩子病了？那我们快走吧，先生们……请医生看了没有？”

“我们对他照料得很好，夫人。”布西不胜惊讶地瞥了她一眼，似乎想看看这个女人是否还有一点做母亲的对于自己的亲骨肉所应有的感情。

“他知道我来吗？”卡特琳娜用目光向跟随左右的武士扫了一

眼，接着又问。

“知道，夫人。”

卡特琳娜恨恨地抿了抿嘴唇。

“那么他一定病得很重了？”她又说了一句，显出十分美心的样子。

“是的，非常严重。”布西说。“亲王殿下常常这样突然病倒。”

“他是今天突然病倒的，布西先生？”

“是的，夫人。”

车队这时已达到行宫的门前。密密麻麻的人群在銮驾经过的地方组成了两道人墙。

布西抢先一步，跳上台阶，气喘吁吁地跑到公爵的房间里，向公爵说道：

“她来了……您留神一点。”

“她生气了吗？”

“那还用说？”

“有没有大发雷霆？”

“没有。不过比大发雷霆更糟，她一直在那里微笑。”

“市民有什么反应？”

“他们倒很镇静，不过内心未免有点害怕。因为即使不认识她，他们也可以猜得出来她是谁。”

“她呢？”

“一会儿给他们以飞吻，一会儿又咬着手指。”

“见鬼！她又耍什么花招？”

“大人，这一点我早已料到，您就继续装您的病吧。”

“这么说，我们还是坚持要同他们打仗了？”

“当然，同这些人讨价还价，您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尤其是同王太后。”

“你放心，我会顶得住的……你们都在这儿吗？蒙梭罗怎么没



有来？”公爵说。

“我想他在梅里多……他不来，对我们倒也不会有多大关系。”

“太后陛下到！”掌门官站在门边大声通报。

象通常一样遍体素黑的卡特琳娜，带着苍白的面色出现在门边。

安茹公爵抬了抬身子，似乎想爬起来。

但卡特琳娜已经迈着敏捷的步伐——在她这样的高龄，步履依然这样灵活，简直叫人难以想象——扑到她儿子的怀内，在他的脸上亲了又亲。

“天哪！”布西心想，“你瞧这感情是多么纯真！不过这可要把他憋死哩。”

更叫人意想不到的，她竟然哭泣起来了。

“别信她这一套，”昂特拉格向里贝拉克说，“这每一滴眼泪，她都会叫你用成桶的鲜血偿还的。”

卡特琳娜拥抱过公爵后，在他的床头坐了下来。布西打了个手势，叫众人离去。他自己则若无其事地往床柱上一靠，看她会谈些什么。

“亲爱的布西先生，”卡特琳娜突然转过身来说，“你能否去照料一下我的那些人？这里除我儿子，就数你的话最有分量了，而你又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只得求求你了。”

布西不得不出去应付一番了，他不由地心想：“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呀！”

因此，他只得应道：“夫人，能为陛下效劳，我殊感荣幸。我这就去。”但接着又自言自语道：“等着瞧吧，你对这里的房间布置并不象在卢浮宫那样了如指掌，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他一个暗号也未能向公爵发出，便走了出去。因为卡特琳娜早已料到这一点，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布西一走，卡特琳娜首先想弄清楚的是，她的儿子究竟是真病

还是假病，否则她的游说活动便无法展开。

弗朗索瓦也真不愧为她的儿子，这场病装得实在毫无破绽。

他在“发烧”，卡特琳娜伏在床边哭泣。

但她觉得，弗朗索瓦既然真的病了，他的意志必会随着疾病的煎熬而有所消沉，因此正可趁此机会向他施加影响。

她于是对公爵竭力温存了一番，又是拥抱，又是啜泣，使得公爵大惑不解，不知道她在突然之间为何竟判若两人了。

“孩子，”她说，“你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危险。”

“您是不是说我从卢浮宫越窗而逃，母后？”

“不，在逃出卢浮宫之后。”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那些帮你逃出来的人……”

“怎么办呢？”

“是你最凶恶的敌人……”

公爵心想：“她哪里知道我的事？现在诈唬我，不过是想让我说出来罢了。”

“纳瓦尔国王是我们家的仇敌，我们家将坏在他的手上……”卡特琳娜毫不隐讳地说，“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

“什么？她全知道了？”弗朗索瓦惊讶不已。

“他说他已经稳操胜券，你以为他这是虚诞之言吗？”她说。

“不，母后，”弗朗索瓦说，“人家骗了您。”

“怎么骗了我？”

“我逃出卢浮宫同他毫无关系。就算是他帮了点忙吧，您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他了。”

“孩子，我说的不仅是这个危险，”卡特琳娜见这一着没有奏效，又改口道。

“还有什么危险？”弗朗索瓦一面说，一面不时将目光射向卡特琳娜身后的那间侧房，因为侧房的门帘在不停地抖动。

卡特琳娜走近弗朗索瓦，故作骇异的样子说：

“国王在大发雷霆，这对你不是一个好的朕兆。”

“夫人，这话我完全相信，不过对我并没有什么威胁，您看我现在是高枕无忧。”

“你真的这样认为？”卡特琳娜的语气非常吓人。

侧房的门帘又在晃动了。

“当然，我对此确信无疑。”公爵说。“特别是，这个消息是您特意来告诉我的。”

“这话怎么说？”卡特琳娜对公爵的镇定自如感到不安了。

“很简单，”公爵又向门帘上看了一眼，“如果只是为了向我提供这一消息，您是不会到这儿来的。因为情况假若确实象您刚才说的，国王是不会将太后陛下送到我这儿来做人质的。”

卡特琳娜惊恐地抬起了头。

“你要把我做人质！”她说。

“当然，您是最圣洁、最德高望重的人。”公爵微笑地答道，一面吻了吻她的手，接着又沾沾自喜地向门帘上看了一眼。

卡特琳娜一下瘫软在座椅上，两手垂了下去。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场谈话自始至终是由藏在门帘后面的布西操纵的。他不停地向公爵使来的眼色，使得公爵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断绝了一切妄想。

“孩子，”卡特琳娜垂头丧气地说，“你说的很对，我这次就是来给你们讲和的。”

“母后，”弗朗索瓦说，“有什么话，您尽管讲。您知道，我对您向来是无比尊敬的。我想我们的认识已开始取得一致了。”

## 第六十八章

### 戏剧性的变化

这第一个回合，卡特琳娜已明显地败下阵来。

这大大超过了她的料想，也是她在一生中很少遇到的。她不由地想弄清楚她儿子的这种态度是否真象他说的那样坚决，不想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小事，从而彻底改变了事态的发展。

在战场上，由于某种意外因素而使战争一方突然反败为胜或转胜为败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马朗戈之战<sup>①</sup>和滑铁卢之战<sup>②</sup>便是最好的证明。

总之，一颗小小的沙粒可以使一部功率强大的机器忽然失灵。

大家已经看到，布西穿过一条暗道，在公爵的侧房里找了一个只有公爵可以看到的位置呆了下来。每当他们的谈话危及他自己的考虑时，他便将脑袋从门帘的缝隙中伸出来，向公爵发出某种暗示。

读者想必已经看出，他的所谓考虑，是想方设法让敌对双方大动干戈。原因很简单，只要蒙梭罗在安茹省羁留不去，他就必须呆在这里，以便对蒙梭罗加以监视，并时时去看望他的狄安娜。

由于非常简单的个人原因，结果却导致了法国政坛极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这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

① 马朗戈，意大利一村庄。1800年6月，及时得到增援的拿破仑曾在此大败奥军。

② 滑铁卢，比利时南部一地名。1815年6月，英普联军在此大败拿破仑军队。赶走路易十八而重掌政权的拿破仑因而被迫再度退位，并被流放于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

所以布西呆在那里，一会儿挤眉弄眼，一会儿横眉怒目，一会儿又手舞足蹈，无非是不让公爵向卡特琳娜作出任何让步。

公爵对布西一向怕得要命，当然任其驱使，他今天的强硬态度也确实表演得很不错。

节节败退的卡特琳娜，已在考虑如何采取体面的退却之计了，不想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同安茹公爵的固执态度一样叫人难以预料的小事，从而给她帮了大忙。

就在卡特琳娜正在那里费尽唇舌说服公爵，公爵毫不相让，顽强抵抗的时候，布西突然感到他的衣角好象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

由于不想漏掉他们的每一句谈话，他没有回过身去，只是将手伸到衣角处摸了摸，很快摸到了一只手：原来是一个人。

他不得不回转身来：此人原来是雷米。

布西正要说话，雷米将一只手指放在嘴边阻止了他，然后轻手轻脚把他拉到隔壁一间房间里。

“什么事，雷米？”布西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打扰我？”

“有一封信。”雷米的声音很低。

“你这是怎么啦？我现在正忙着哩，一封信也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布西的责备并未使雷米感到任何惊慌失措，只见他说道：

“这封信您看不看？”

“当然要看了，”布西心想。随后又问道：“哪儿来的？”

“梅里多。”

“啊！梅里多！”布西急忙说道，“谢谢，我的好雷米。”

“您不是说我不该来打扰您吗？”

“瞧你说的，你什么时候有过错？信在哪儿？”

“这封信看来非常重要，因为送信人一定要交给您本人。”

“是吗？他来了没有？”

“来了。”

“快把他带来。”

雷米打开房门，把一个马夫模样的人叫了进来。

“他就是布西先生。”雷米指着布西向那人说。

“把信拿出来吧，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布西在他的手里塞了半个皮斯托尔。

“啊！我认识您。”马夫将信递了过去。

“是她叫你送来的吗？”

“不，是他。”

“谁？”布西看了看信封上的笔迹，急忙问道。

“圣吕克先生。”

“啊！原来是他。”布西的脸色有点发白，因为一听到这个“他”字，他马上就想到了蒙梭罗。每次提到这位狩猎官，他的心情总是相当紧张的。

他转过身去，开始读信。这样作，无非是不让他人看到他在读一封重要来信时所流露出来的感情。除具有非凡自制力的隋萨尔·博尔吉亚<sup>①</sup>、马基雅维里和卡特琳娜·德·梅迪奇外，这种担心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可怜的布西幸亏将身子转了过去，因为他刚在这封信——关于这封信的内容，读者已经知道了——上溜了一眼，周身的热血便一下涌到了头上，使得他那苍白的面色在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紫胀了。他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眼看就要摔倒了，于是不得不紧走两步，在窗子旁边的一张扶手椅上坐了下来。

送信人见布西读了这封信竟是这样一种样子，不禁完全惊呆了。

“你先回去吧，”雷米于是走过来扶着他的肩，把他送出房门口。

他想自己一定是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生恐人家会将刚才给他的

---

<sup>①</sup> 隋萨尔·博尔吉亚（1475—1507），法国红衣主教。为人阴险毒辣，曾受到马基雅维里的大大赏识。



半皮斯托尔又拿回去，因此一出房门，便迅速离去了。

雷米回到布西身旁，摇着他的手臂说：

“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否则我要以埃斯居拉普<sup>①</sup>的名义，给你的四肢放点血。”

布西脸上的绯红色已经消失，也不象刚才那样感到天旋地转了。他立起身，神情忧郁地将那封信向雷米递了过去：

“你看看圣吕克为我做了什么。”

雷米一口气将信读完，随后说道：

“我看这真是太好了，圣吕克先生也真够朋友。一个灵魂被他送到炼狱<sup>②</sup>中去了，但愿这只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我简直不敢相信。”布西喃喃地说。

“是的，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的境遇将因此而彻底改观。再过九个月，找我看病的人中便又增加一名布西伯爵夫人了。您丝毫不用担心，我接生的本领可以同昂布卢阿斯·帕雷<sup>③</sup>媲美。”

“不错，”布西说，“她很快会成为我的妻子的。”

“我觉得，”雷米说，“要达到这一步，您并没有多少事要做。事实上，她同您的关系比同她丈夫的关系还要密切。”

“天哪！蒙梭罗真的死了吗？”

“当然，”雷米说，“这不是白纸黑字吗？”

“可是我总觉得好象在梦中一样。这个幽灵一般的家伙一直是我谋求幸福的障碍，从今之后，难道我真的不会再见到他了吗？不，雷米，一定是我们弄错了。”

“不，我们丝毫没有弄错。您再看看这封信好了，信上明明写着他倒在一簇丽春花上，而且摔得那样重，几乎立刻就一命呜呼

---

① 埃斯居拉普，古罗马传说中的神医。

② 炼狱，天主教教义认为，人死后在升入天堂之前要在炼狱暂时受罚，至罪愆炼尽为止。

③ 昂布卢阿斯·帕雷（1509—1590），法国著名宫廷御医。

了。我早就发现，一个人要是摔在丽春花上，那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我一直以为这种危险只是对女人而言。”

布西根本没有听他的插科打诨，他思潮起伏，脑海中涌起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只见他又说道：

“这样说来，狭安娜便不能再呆在梅里多了。不，我不能让她呆在这里。她应当换个环境，把一切都忘掉。”

“要说能使人忘记一切的话，”勒·奥杜印说，“我想巴黎是最理想的地方。”

“说的对。她应当回到图尔纳尔宫大街的那幢房子里去，我们将一起在那里不声不响地度过她十个月的守寡期，只要这种幸福能够允许我们默默无闻地呆在那里。一俟她的守寡期结束，我们就举行婚礼。”

“很好，”雷米说，“不过要回巴黎的话……”

“怎么？”

“有件事是非办不可的。”

“什么事？”

“必须使安茹地区恢复和平。”

“那倒是，”布西说，“上帝！你看我在这儿东拉西扯，浪费了多少时间！”

“您的意思是不是打算马上去梅里多一趟？”

“不，我不能去，这儿离不开我，再说我这时候去也不太适合。还是你去为好。”

“我直接去城堡见她吗？”

“不，你还是先到那个矮树林去。她可能正在那里一边散步，一边等着我。如果她不在那里，你就到城堡去。”

“我怎么对她说？”

“你就说我高兴得简直象疯了一样。”

说着，他握了握雷米的手，又回到公爵侧房的门帘后面去了。经验告诉他，这个年轻人是他最可信赖的朋友。

布西刚才走后，卡特琳娜又作了一次努力。

“孩子，”她说，“我总觉得母子之间没有什么不好讲的。”

“可是母后，”公爵说，“这种事却时常发生呢。”

“不，只要做母亲的愿意，什么事都好商量的。”

“不，夫人，您应当说只要母子双方都愿意，”公爵对自己这句话感到十分得意，不禁向门帘那边看了一眼，希望能看到布西投来的赞许目光。

“可是我愿意！”卡特琳娜叫了起来，“弗朗索瓦，听到没有，我愿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样强硬，但卡特琳娜说的时候，声音却近乎是哀求的。

“您愿意？”安茹公爵微微一笑。

“是的，我愿意。”卡特琳娜说。“只要你能听我的话，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同意。”

“是吗？”弗朗索瓦说。

“当然。孩子，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好了。”

“啊！母后，”弗朗索瓦不禁被卡特琳娜的如此慷慨弄得不知所措，反而无法向她提出什么要求了。

“听我说，孩子，”卡特琳娜的语调突然变得非常温和了。

“你不能把国家淹没在血泊中。不，你不会这样做的。你既不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臣民，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兄弟。”

“不，夫人，我哥哥污辱了我，无论是作为国王，还是作为兄弟，我对他都不再有任何义务了。”

“可是弗朗索瓦，你对我总没有什么怨言吧？”

“怎么没有，夫人？您早就扔下我，对我一点也不管了。”公爵毫不客气地说，以为布西仍在门帘后面听他们的谈话。

“这么说，你是要存心气死我了？”卡特琳娜十分忧郁地说。

“好吧，家门不幸，以至于此，你们这些孽障既然一定要自相残杀，我死又何妨？”

不言而喻，她一点也不想死。

“啊！别这样说，夫人，您的话太叫我伤心了。”弗朗索瓦说，其实并无丝毫悲伤之感。

卡特琳娜此时是泪如雨下了。

公爵拿起她的两手，想安慰她两句，但又不安地向门帘那边看了看。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说。“快说吧，说出来也好让人知道。”

“夫人，您想干什么呢？”弗朗索瓦说。“请您也明说了吧。”

“孩子，我要你回到巴黎去，回到你哥哥的宫廷里去，他会伸出双手来欢迎你的。”

“啊！夫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他会欢迎我？大概是打开巴士底狱的大门来欢迎我吧？”

“不，绝不会有这种事。我以我的名誉向你担保，我以我这个做母亲的名义和我主基督的名义（卡特琳娜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向你担保，你一定会受到你哥哥的隆重欢迎，如同你是国王，而他是安茹公爵一样。”

公爵仍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侧房前的门帘。

“回去吧，孩子。”卡特琳娜又说。“你还想要什么？要不要给你配备一支卫队？”

“卫队？我哥哥早已把他的四个嬖幸送给我作卫士了，那是一支多么了不起的卫队！”

“啊！别这样说。你可以从他派给你的人中随意挑选。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有一名卫队长，而且这名卫队长也可以由布西先生担任。”

公爵听了这句话心中不觉一动，但认为布西未必会感到满意。他向侧房那边又看了一眼，以为布西一定会圆睁环眼，叫他严词拒绝。

可是奇怪的是，布西竟然笑逐颜开，不停地点首赞同。

“这是怎么回事？”公爵不禁感到纳闷起来，“难道他坚持要我同我哥哥打仗，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卫队长的头衔？”随后，他象

是问自己的样子，大声说道：“这么说，我应当接受了？”

“对！对！”布西又是点首，又是打手势，表示他完全赞同。

“那么我们要离开这里回巴黎去了？”公爵又说。

“对！对！”布西不停地点着头。

“这是当然啦，孩子。”卡特琳娜说，“回巴黎对你有什么难的呢？”

“天哪！我真给他弄得莫名其妙。”公爵在心中嘀咕道，“我们本来商量好，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拒不接受，而现在他却要我同他们握手言和了。”

“怎么样？你决定没有？”卡特琳娜焦急地问。

“母后，请容我再考虑一下。明天……”公爵说，他想呆会儿问一问布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极了，”卡特琳娜心想，“他已经缴械投降，我终于赢得了胜利。”

“话说回来，”公爵自言自语道，“布西恐怕还是对的。”

卡特琳娜于是又亲吻了一下弗朗索瓦，随后便走出了房间。

## 第六十九章

### 蒙梭罗起死回生

“人生在世知音难觅，我能有布西这样一位知心好友，实在是今生之幸。”雷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骑着一匹从公爵马厩里挑选

出来的快马在原野上奔驰。

他本想骑上罗朗到梅里多去，不想罗朗已被蒙梭罗骑走，所以只得另挑了一匹。

“我很喜欢布西先生，”雷米又自言自语道，“布西先生对我也备加爱护。他们俩今天喜从天降，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他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说道：

“说实在的，我心里今天真是乐开了花。

“见到狄安娜时，我该怎样向她祝贺呢？

“要是她面容严肃，神情忧伤，对我显出十分拘谨的样子，我就将一只手放在胸膛上，默默地向她欠一欠身，表示我的敬意。要是她面带笑容，我就踮起脚尖，弓起两腿，独自给她跳一个波洛涅兹舞。

“至于圣吕克先生，他恐怕早已离开梅里多了。但如果还在那里的话，我就用拉丁文向他发出欢呼，以感谢他的侠义。我敢说，他是决不会愁容满面的……

“啊！快到了。”

确实，那匹马载着他转了两个弯，走过那条山花烂漫的小径和茂密的丛林，如今已进入距离院墙不远的矮树林了。

“啊！这一簇簇丽春花真是美极了！”雷米不禁感慨起来，“我想起来，可怜的蒙梭罗就是倒在这美丽的丽春花上死去的！”

院墙越来越近了。

可是就在这时，这匹奔驰如飞的骏马突然鼻翼张开，两眼盯着地下，一下收住了脚步，使得身子一直跟着马往前飞奔而毫无思想准备的雷米，差一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已经骑惯了马的雷米对此倒也并不感到怎样害怕，他于是又用马刺刺着马肚子，催马前行。但这匹马怎么也不愿往前走了。

他感到十分奇怪，只得低下头来，看看地下究竟有什么东西挡住它的去路。原来那里汪着一滩血，这些血如今正逐渐渗入泥土和花丛中去，血的表面尚漂着一层粉红色的小泡。



“啊！”他惊叫起来，“圣吕克先生难道就在这儿杀死蒙梭罗先生的？”

他抬起头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在距他十来步远的几株大树下，躺着一个人，其两腿和上身好象已经僵硬了。

只见此人两腿平伸，上身靠在墙上。

“蒙梭罗！”雷米立刻将他认了出来。“Hic obiit Nemrod<sup>①</sup>。好极了，他的妻子既然让他躺在这里任从乌鸦和野兽来糟蹋，这对我们倒是一个好的朕兆。看来我们倒可以真的用波洛涅兹舞来追悼他的亡灵了。”

他跳下马，往死者走了几步，心中不禁感到迷惑不解：

“奇怪！人死在这儿，而血却流在那儿。啊！这儿有一些血迹。大概是好心的圣吕克先生把他拖到这儿来靠在墙上的，以便体内的血液不会涌到头上。对了，情况一定就是这样。你瞧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神态十分安详，准是立刻就死了。来，一，二。”

说着，他用食指往下指了一下。

可是他突然后退一步，变得目瞪口呆了：刚才分明是睁着的两眼，现在却闭上了，毫无血色的面庞也在顷刻间变得比刚才更为惨白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将他吓变了色。不过作为医生，他到底是不怎么相信有什么鬼神的，他搔了搔头皮说道：

“Credere portentis mediocre<sup>②</sup>。他能闭上眼睛，显然并没有死。”

可是话虽如此，见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他心中仍觉得很不是滋味，两条腿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于是一把扶住身旁的一株大树，一屁股坐了下来，正坐在与死者紧紧相对的地方。

“不记得哪本书上说过，”他在心中嘀咕道，“人死了之后，还会有一些表明肉体开始衰微和变质的奇怪反应。这个鬼东西死了

① 拉丁文：“死在这儿了。”

② 拉丁文：“奇迹是没有的。”

之后，还要来吓唬我们一下，这可真是枉费心机。你看他不仅将两眼闭了起来，而且面色也变得更加惨白了。不过我倒有个办法来看看他到底死没死，干脆向他的腹部再刺上一剑，他要是动也不动的话，那就是早就离开人世了。”

可是他刚将手放到剑把上，准备向蒙梭罗的腹部刺去时，他的眼睛又睁开了。

雷米呼的一下跳了起来，额头立刻沁出一片冷汗。

这一次，蒙梭罗的两眼没有再闭上。

“他没有死。”雷米说，“他没有死。这可叫我怎么办呢？”  
他的脑海中不禁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还活着，这是确实无疑的。不过我要是给他补上一剑的话，他是怎么也别想活下来的。”

他不由地看了看蒙梭罗，蒙梭罗也在惊恐地看着他，好象已经识破这个过路行人如今正要伤害他。

雷米不禁一怔，立即改口道：

“不行。我这个想法太糟糕了。苍天在上，我不能这样做。他要是站在这里，向我挥舞利剑，我把他杀死倒也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他现在气息奄奄，命在垂危，我要杀死他也就罪不容诛，太为可耻了。”

“救命呀！救命呀！我要死了。”蒙梭罗气弱声嘶，挣扎着叫了两声。

“天哪！”雷米不禁叹道，“事情已到严重关头。我是医生，拯救我的同胞本是我的职责，虽然他长的丑陋不堪，我完全可以把他排除出同胞之外，但不管怎样，他也同我一样到底属于 Genus homo<sup>①</sup>。看来我只好把自己撇在一边，忘记我是布西先生的朋友，姑且行使我做医生的职责了。”

“救命呀！”蒙梭罗又叫了一声。

---

① 拉丁文：“人类”。

“我来了。”雷米说。

“请给我找个神甫和医生来。”

“我就是医生。至于神甫，我看就不用找了。”

“是你，勒·奥杜印！”神志业已恢复的蒙梭罗终于将他认了出来。“怎么这样巧？”

读者已经看到，蒙梭罗总也改不了他那疑心太重的天性，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也还是这样疑神疑鬼，对谁都不放心。

雷米立刻听出了他的意思。

这里没有大路，如果没有什么事，谁会到这儿来？所以蒙梭罗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不足为怪的。

“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蒙梭罗又问了一句，心中萌发的疑团似乎油然使他恢复了一点体力。

“我刚才在一哩路以外的地方遇到了圣吕克先生。”勒·奥杜印说。

“啊！这个魔鬼！”蒙梭罗面如死灰，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他对我说：快到树林里去，雷米，在一个名叫矮树林的地方，躺着一个死人。”

“什么？他说我死了？”

“他是这样看的。”雷米说，“这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我于是迅速跑了来，发现您躺在这里。”

“我没有死，你不必害怕。告诉我，我的伤要不要紧？”

“见鬼！这可难说了，”雷米说，“不过我将尽力而为，替您医治。”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雷米终究还是把他对布西的忠诚放到一边，去行使他做医生的责任了。

他俯下身，小心翼翼地替他把斗篷、紧身短上衣和衬衣解了开来。

剑从右乳下侧刺了进去，恰巧在第六根肋骨和第七根肋骨之间。

“疼吗？”雷米问。

“胸部倒不怎么疼，只是背部疼得厉害。”

“我来看看。背部什么地方？”雷米问。

“肩胛骨下方。”

“一定是碰到了骨头，所以才疼得厉害。”雷米说。

他于是向蒙梭罗说的地方看了看。

“没有，我弄错了，”他说，“哪儿也没伤着。剑是直进直出的。好家伙！这一剑刺得可真漂亮，伯爵先生。替圣吕克先生刺伤的人看病，真是太省心了。他只是在您身上戳了个窟窿，亲爱的伯爵先生。”

蒙梭罗昏厥了过去，不过雷米并没有为此感到担忧。

“啊！他昏过去了，脉息也很微弱，这是免不了的。”

他摸了摸手脚，手脚冰凉；将耳朵贴在胸部听了听：没有一点呼吸声；接着又在胸膛上轻轻叩了叩：浊音很重。他不由地叫道：

“见鬼！这是怎么回事？看来狄安娜守寡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蒙梭罗的嘴角流出了一丝殷红的鲜血。

雷米连忙从衣袋里取出一个药包和一把柳叶刀，随后从蒙梭罗的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条，将他的臂膊扎了扎，切开一根血管。

“现在来看看他的血液是否还在流动，”雷米说，“如果流动的话，天哪！狄安娜恐怕就守不了寡了。要是不流动的话……啊！血在流动。亲爱的布西先生，实在对不起。有什么办法？谁叫我是医生呢？”

果然，停了一会儿，血管里的血便从切口大量涌了出来。就在鲜血流出的同时，蒙梭罗深深呼了口气，又睁开了眼。

“啊！”他嘟哝一声，“我还以为一切都完了。”

“没有那样快，亲爱的伯爵先生。您很可能会……”

“死里逃生？”

“啊！是的，先生。来，先让我替您把伤口包扎一下。请不要动。您看，就在我从外部为您医治的时候，您身上的抵抗力也在从

内部为您‘治疗’。我替您将伤口包扎起来，它便使伤口很快愈合。我给您放血，它却可以为您止血。啊！亲爱的伯爵先生，人身上的抵抗力实在是一名了不起的神医。等一等，我来将您嘴唇上的血迹擦去。”

雷米于是拿起一块手绢，在蒙梭罗的嘴唇上擦了擦。

“我原先还吐了一大口血哩。”蒙梭罗说。

“瞧，血已经不流了，”雷米说，“情况看来很好。唉，这叫什么事儿？”

“什么？你说什么？”

“对您当然是非常之好。可是对我呢？您就别问了。亲爱的蒙梭罗先生，我可不想得到将您治愈的欢乐。”

“什么？您不想……？”

“是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是否担心我再去决斗？”

“唉！”

“你真是个怪人，雷米先生。”

“这同您有什么关系？我将您救活还不就行了！……”

雷米将切开的血管包扎好，站了起来。

“怎么？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蒙梭罗问。

“啊！先生，您的话真是太多了，这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唉！简直没法交待，只好等着挨骂了。”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那倒更好。我已替您包扎完了。”

“你想到哪里去？”

“去找几个人来。”

“你走后我怎么办？”

“安心躺在这里好了。慢慢地呼吸，不要动，更不要咳嗽，否则伤口要破裂的。附近哪儿有人家？”

“这就是梅里多城堡。”

“从哪儿进去？”雷米装着压根儿没有来过。

“翻过墙头就是城堡的花园。或者沿着院墙往前走，很快就可找到大门。”

“好吧，我走了。”

“谢谢，你的心真好。”蒙梭罗说。

“你要是知道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救了你一命，将不知该怎样感谢我哩。”雷米自言自语道。

他于是跨上马，沿着院墙走了。

五分钟后，他到达城堡门前。城堡里的人正紧张地在树丛中和各个拐拐角角寻找蒙梭罗的尸体，但未能找到。圣吕克为了争取时间，故意提供了假情况。

雷米来到城堡后，又一阵风似的带着许多人走了。

蒙梭罗夫人见他对这件事这样起劲，不禁感到无比惊讶。

当雷米带着担架、纱布、凉水及其它必需之物离去时，她内心深处突然隐隐约约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从而使得她那洁白无瑕的心灵变得黯然失色了。

“啊！我还一直以为他是布西的朋友呢。”她说。

即便是神医埃斯居拉普，也不会比他更为起劲。

## 第七十章

### 公爵吊唁

卡特琳娜走后，安茹公爵便匆忙赶往布西的住地去了。他想问问布西，为何在今天的谈判中如此出尔反尔。

布西回到下处，把圣吕克的来信又读了一遍。这封信，他越读



越觉得心旷神怡，简直不忍释手。

卡特琳娜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立即将随从叫来，命他们整理行装，准备起程，因为她认为，自己如今已大功告成，明天，至迟后天便可离开安茹了。

布西见公爵突然到来，便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大人今天怎么有这样的雅兴，到寒舍小坐？”

“我来问你一件事儿。”公爵说。

“问我一件事？”

“对。”

“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大人。”

“你原来叫我坚决顶住，决不向我母亲的任何建议作出让步。”公爵说。“我完全照你的意思作了。可是正当我们唇枪舌剑激烈相争，正当我将她的一切要求都挡了回去的时候，你却来要我解盔卸甲，同她握手言和了。”

“不错，大人，同他们分庭抗礼，确是我的主意，因为我原先并不知道令堂来此的真正目的。现在看来，既然殿下可以趁此得到荣华富贵……”

“什么？你在说什么？得到荣华富贵？”公爵被弄得莫名其妙了。

“当然。”布西又说。“殿下的目的何在？不就是要击败那几个对手吗？我不象外间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您想登上法国王位。”

公爵偷偷看了布西一眼。

“大人，恐怕确实有个别人在怂恿您谋求王位，”布西说，“但请殿下听我一言，这些人都心怀叵测，别有图谋。他们如果死乞白赖，一定要您走这条路，而您又不知怎样打发他们，您可以让他们来找我，由我来对付他们。”

公爵做了个鬼脸。

“再说大人，请您好好想一想。”布西又说。“您应当象《圣

经》上所说的那样看看自己的腰杆有多粗。您有人吗？有钱吗？同邻近各国达成协议了吗？还有，您是不是要同国王对抗到底？”

“你又不是没有看到，国王对我是毫不留情的。”公爵说。

“啊！您要是这样看的话，那当然是对的。您可以给自己戴上王冠，宣布自己为法国国王，您能登上王位，我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您的升迁也可使我得益不浅。”

“谁跟你说我要做国王了？”公爵突然反唇相讥。“你说的这些话我压根儿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连我自己也没有想过。”

“那就太好了，大人。这样说来，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因为我们在主要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完全一致？”

“当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您可以向他们要一个卫队和五十万利弗尔，并在协议达成之前，为安茹地区要一笔赔偿费，以弥补因准备战争而造成的损失。等这些人和钱一到手，您就牢牢地把握好，这反正绝无坏处。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了，等我们的羽毛一丰满，到时候……我们就爱怎样干都可以了。”

“可是一回到巴黎，我就会落入他们的手中，他们又会看不起我的。”公爵说。

“哪儿的话？大人切勿这样想，他们敢看不起您？您没有听到太后陛下给您的许诺吗？”

“许诺倒是挺多。”

“我明白了，你在为该不该接受而感到举棋不定。”

“是的。”

“她答应给您一个卫队，而且这个卫队可以由我布西指挥。”

“是的，这一点，她已经说了。”

“我说您完全可以接受。您可以任命我为卫队长，同时让昂特拉格和利瓦罗作我的副手，并任命里贝拉克为掌旗官。您就将这个卫队交给我们四人负责好了。您看吧，有这样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跟在您身后，谁还敢不把您放在眼内，我看连国王也要对您忍让三

分的。”

“看来你的话是对的，布西。”公爵说，“让我再想一想。”

“对，您去想想吧，大人。”

“好的。对了，我刚才进来时，你在埋头看什么？”

“很抱歉，大人，我忘记告诉您了。我看的是一封信。”

“一封信？”

“这封信对我倒没有什么关系，而对您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是忙昏了头，怎么没有马上告诉您。”

“莫非有什么重大消息？”

“上帝！当然啦，而且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蒙梭罗先生死了。”

“什么？”公爵大吃一惊。一直在目不转睛地注视他的布西，发现他在惊叫的同时，明显地流露出一种难以遏制的狂喜。

“蒙梭罗先生死了，大人。”

“死了？”

“是的。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不都是要死的吗？”

“当然。不过哪会死得这样突然？”

“那也要看什么情况。比如有人捅你一剑，你不也就撒手尘寰了。”

“他是被人杀死的？”

“大概是吧。”

“谁杀的？”

“圣吕克，他们俩发生了一场口角。”

“啊！亲爱的圣吕克，原来是他杀的，”公爵不由地对圣吕克发出一声赞叹。

“嘿！”布西说，“我还不知道哩，原来圣吕克先生是您的好友！”

“他是我哥哥的莫逆之交。我同我哥哥既然已经和好，他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

“真是太好了，大人。看到您度量这样大，我十分高兴。”

“消息准确吗？……”

“见鬼！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圣吕克就是在这封信中告诉我的。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同您一样觉得难以置信，所以已经派我的医生雷米去看看情况并向男爵转达我深切的哀悼。”

“蒙梭罗死了！”公爵又说了一遍。“只死了他一个吗？”

同他刚才对圣吕克的赞美一样，这句话也是脱口而出，都显得十分可笑。

“当然，”布西说，“我不是说了吗？圣吕克的信中说，是他把他杀死的。”

“啊！我知道了。”公爵说。

“大人是否认为他是圣吕克让别人杀死的？”布西问。

“我没有这样想。你呢？要是你的话你会这样做吗？”

“我？大人，我不是王公显贵，哪能让别人去做这种事？要是我的话，我便只有自己干了。”

“啊！蒙梭罗！蒙梭罗！”公爵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狰狞的微笑。

“哟！大人好象十分恨他。”

“相反，恨他的是你。”

“我恨他的原因很简单。”布西不禁满面通红。“他让我蒙受了极大的耻辱，这件事还是通过殿下办的哩。”

“你还记在心上？”

“啊！上帝，您不是看到了吗？我早就把它忘了。您就不同了，他是您忠实的奴仆和死心塌地的走卒……”

“瞧你说到哪儿去了。”公爵显得十分难堪，立即打断他的话：“布西，去叫人给我备马。”

“备马？您要到哪里去？”

“梅里多。我要去向狄安娜表示慰问。这地方，我早就想去走走，可是不知为什么总也没有去成，现在是再也不能拖延了。啊！不知怎么回事，我今天特别想去慰问一下死者的家属。”

“好啊！”布西自言自语道，“蒙梭罗一死，我也不必担心他将狄安娜让给公爵了。他要去看她，那就让他去吧。如果他继续对她纠缠不休，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既然障碍已除，我也应当趁便去看看她。”

他于是走了出去，叫人备马。

一刻钟后，当卡特琳娜在那里闭目养神，以恢复旅途的疲劳的时候，公爵、布西及十名卫士，骑着骏马，踏上了通向梅里多的大路，心中洋溢着眼前这春光明媚、山青水秀、到处生机勃勃的美景给他们带来的欢乐。

看到这一队人马到来，城堡的守门人走到壕沟边问了问来客的姓名。

“我是安茹公爵！”亲王大声答了一句。

守门人立即拿起一把号，吹起了迎宾曲。

顷刻间，城堡的走廊里和台阶上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塔楼的窗户打开了，石板地上传来了剑鞘碰在上面发出的声响，满头银发的男爵带着一串钥匙，出现在大门边。

“真是不可思议，城堡里怎么没有一点举哀的气氛？”公爵说。“布西，你看到没有，这些人的脸上好象都没有什么忧伤的样子。”

一个女人走到了台阶上。

“啊！美丽的狄安娜，”公爵脱口叫了起来，“布西，看到没有？”

“看到了，大人。”布西应了一声，随后又喃喃自语道：“奇怪！怎么不见雷米？”

这个女人确是狄安娜。她一走出城堡，仆人们紧随着便抬出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蒙梭罗，大概是由于发烧或嫉妒所致，他两眼发出逼人的目光，躺在那里恰如一个坐在象轿里的印度国王，没有一点与世长辞的样子。

“啊！这是怎么回事？”公爵转向布西叫了一声。布西拿了一

方白手帕遮住了脸，原先是想用它掩盖自己见到狄安娜时的激动心情的，不想现在他的面色却比这块手绢还要显得苍白了。

“安茹公爵大人万岁！”蒙梭罗挣扎着举起手来喊了一声。

“轻点儿！”蒙梭罗身后一个人说，“这样会把伤口震裂的。”

这是仍在照料蒙梭罗的雷米，在提醒他当心自己的身体。

客人们的相顾失色并未延续很长时间，公爵做了个手势，将自己的惊愕掩盖过去，立刻摆出一副笑容：

“啊！亲爱的伯爵，我刚才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已经溘然长逝了。”

“大人，请走过来一点，”蒙梭罗说，“让我吻一吻殿下你的手。谢天谢地，我不但没有死，而且看来很快就可康复，因而可以继续以我的热忱和忠心为殿下效劳。”

布西夹在这两人之间，不得不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他感到，太阳穴上已经沁出一片冷汗，一眼也不敢看狄安娜。

这举世无双的美人，他两次得而复失，现在又见她站在蒙梭罗身旁，心中不禁有一种难言的苦涩。

“布西先生，”蒙梭罗说，“您也随同殿下下来了，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感谢。我这次大难不死，可以说完全是亏了您。”

“什么？亏了我？”布西一时以为蒙梭罗在有意嘲弄他。

“是的。虽然这只是间接而言，但我仍然对您十分感激。您看，”他指了指正在那里绝望地向空中举着双臂、恨不得一下钻入地下的雷米说，“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今天能见到我，完全归功于他。”

雷米向他打了个手势，叫他别再说下去，但他以为不过是叫他注重身体，所以没有听他的劝阻，仍然兴致勃勃地把这个年轻医生如何热心地为他治疗，医术如何高明，大大夸奖了一番。

公爵一闻此言，不禁蹙起了眉头，布西也带着可怕的神色看了看雷米。

藏在蒙梭罗身后的雷米，无可奈何地做了个手势，那意思是



说：

“唉！这哪能怪我？”

“布西先生，”蒙梭罗又说，“听说雷米也曾救您一命，如同他今天把我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一样。这可真是苍天有意，我们如今是一对患难知交了。请将我视为知己，布西先生。您知道，当我蒙梭罗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是真心实意的，同样，当我恨一个人的时候，那也是毫不留情的。”

布西发现，蒙梭罗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以凶狠的目光向公爵扫了一眼。

但公爵根本没有看见，只见他跳下马来，将一只手伸向狄安娜，挽起她的手臂：

“美丽的狄安娜，我们原以为城堡里一定是哭声动天，满目缟素，不想却仍旧是福星高照，喜气洋洋。你来行主人之责，领我们进去吧。你呢，蒙梭罗，你还是去安心静养，不要在这里劳神了。因为只有静养，方可早日康复。”

“大人，”蒙梭罗说，“我并没有死，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决不能让别人来代替我接待殿下。因此，无论殿下走到哪里，我这副担架都会跟着殿下的。”

公爵大概听出了蒙梭罗的言外之意，只见他立即把手从狄安娜的手臂上抽了回去。

蒙梭罗这才放下心来。

雷米这时悄悄凑近布西耳边说了一句：“您快上去呀！”

布西于是走到狄安娜身旁，蒙梭罗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布西拿起狄安娜的一只手，蒙梭罗仍在那里向他们微笑。

“这个变化可真大呀，伯爵先生。”狄安娜压低嗓音，悄悄说了一句。

“唉！为什么不更大一点呢？”布西嗟叹一声。

不消说，男爵正在罄其所有，忙着张罗为远道而来的贵宾设宴洗尘。

## 第七十一章

### 过宽的担架

布西没有马上离开狄安娜。蒙梭罗既然向他发出了善意的微笑，使他可以同狄安娜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他也就不想错过这一良机了。

贪财如命的人往往具有这种特点：在经过一番苦斗将自己的财产保住后，当小偷钻入他们的庄园时，他们反倒会显得落落大方起来。

“夫人，”布西向狄安娜说，“我实在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听到他离开人世后，我已建议公爵接受王太后的调停，回到巴黎去，他同意了。我们很快就要走了，而你却依然呆在这里。”

“啊！路易，”狄安娜用她那纤细的手指一把握住布西的手说，“你怎么讲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不幸？那么多美好的时光和难以言喻的欢乐，我一想起来心中就难以平静。你难道都将这些丢到九霄云外了？”

“不，夫人，我丝毫没有忘记。相反，正因为它留在我心中的印象太深，所以眼看这次希望又成泡影，我才备觉忧伤。回到巴黎后，同你天各一方，你知道我将会忍受多大的痛苦！啊！我的心碎了，狄安娜，我这个人太懦弱了。”

狄安娜看着布西，目光中饱含着不尽的哀愁。她不由地垂下头，开始思索起来。

布西双手合掌，哀求地看着她，等她拿出主意来。

“有了，”狄安娜突然扬起头来说，“路易，你尽管回巴黎好

了，我也马上动身。”

“什么？”布西惊讶地问，“你能离开蒙梭罗先生？”

“他要不去的话，我就一个人走。不，相信我，路易，最好还是让他跟我们一起走。”

“可是他伤势那样重，哪能远行？”

“他会去的。这是我的话，你等着瞧吧。”

说着，她离开布西，一径向公爵走去。公爵此时正在没有好气地同躺在担架上的蒙梭罗谈论着什么，四旁站着里贝拉克、昂特拉格和利瓦罗。

看到狄安娜走来，蒙梭罗的神情显得十分平静，不过这种平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它象暴风雨来临之前透过乌云照射到地面上来的一缕阳光，转眼之间便消失了。

狄安娜走到公爵身旁，蒙梭罗皱起了眉头。

“大人，”狄安娜笑容可掬地说，“据说殿下非常喜爱花草。我这里有安茹地区最名贵的鲜花，请殿下跟我来。”

弗朗索瓦就势含情脉脉地挽起狄安娜的手臂。

“你要带大人到哪里去，夫人？”蒙梭罗不安地问。

“到花房去看看，先生。”

“啊！好吧，把我也带去。”蒙梭罗说。

“天哪！”呆在一旁的雷米心中嘀咕道，“我当时没有给他补上一剑看来还是对的。谢天谢地，他这样糟蹋身子，很快就会一命呜呼的。”

狄安娜向布西嫣然一笑，暗示她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不要让蒙梭罗先生看出你们要离开安茹，”她向他附耳低声道，“余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好吧。”布西说。

蒙梭罗的担架此时已转到一簇花丛后面，他于是走近公爵，向 he 说道：

“大人，您说话可要注意点，不要告诉蒙梭罗我们正打算接受

太后的调停。”

“为什么？”

“他可能会向太后通风报信，以博取她的信任，而太后一旦得悉我们的决定，对我们就不会那样慷慨了。”

“言之有理，”公爵说，“你是否认为此人不可信？”

“您说的是蒙梭罗？我对他确实不太放心。”

“我也有同感。他这种要死不活的样子，我看完全是装出来的。”

“那倒不是，他的胸部确实挨了一剑。这个把他救活的笨蛋雷米，当初也曾认为他是死了。这家伙看来确实命大。”

大家此时已来到花房前。

狄安娜又向公爵发出了更为魅人的微笑。

公爵于是走了进去，狄安娜接着也进去了。蒙梭罗想立即跟着进去，可是担架抬到门前，方知根本进不去。因为这扇门呈狭长形，门框很高，但宽度只同大的保险柜差不多，而蒙梭罗的担架却有六尺宽。

一见自己进不了花房，蒙梭罗不禁绝望地大叫一声。

已经进入花房的狄安娜装作没有听见，对他根本不加理睬。

早已惯于从狄安娜的眼神中看出其内心想法的布西，心中忽然一亮，立刻明白了狄安娜刚才向他发出的微笑。只见他走上前去，不慌不忙地向蒙梭罗说：

“伯爵先生，您这是白费劲儿，门这样窄，哪里进得去呢？”

“大人，大人！”蒙梭罗扯开嗓子叫了起来，“别太往里去了。那里种着一些奇怪的花草，香味中含有很大的毒性，人闻了会丧命的。”

弗朗索瓦哪里听得进去？他虽然一向贪生怕死，但此刻手中握着狄安娜的纤纤细手，心里正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只见他挽着狄安娜，转过一个弯，钻入绿丛中去了。

布西劝蒙梭罗多加保重，但无济于事，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

了：蒙梭罗所不能忍受的倒不是身上的病痛——他在这一方面有着特别顽强的意志——，而是精神上的痛苦。

他昏厥了过去。

雷米于是摆出做医生的架势，下令把他送回房内。

“我现在应当怎样办？”雷米转身问布西。

“啊！你已经干得很不错，”布西说，“继续干你的好了。不要离开他，努力把他治好。”

随后，他赶去把这意外的不幸告诉了狄安娜。

狄安娜立即离开公爵，向城堡走去。

“怎么样？你看有希望吗？”布西趁她从身旁走过，悄悄问了一句。

“我看没问题。”她说，“结果如何，我会让热尔特鲁德告诉你的。在见到她之前，千万别走。”

公爵今天对花草格外喜爱，纯粹是因为有狄安娜陪伴。狄安娜一走，蒙梭罗刚才的话又回到了他的心头，他于是也从花房走了出来。

里贝拉克、利瓦罗和昂特拉格跟在他身后。

狄安娜这时已回到她丈夫身旁。

雷米让蒙梭罗闻了一点嗅盐。过了一会儿，他便苏醒过来了。

他一睁开眼，便强挣着要爬起来。雷米早已料到这一点，所以先就用绳子将他在床上绑了绑。

他大叫一声，向四周扫视一眼，发现狄安娜正站在他的床头。

“啊！你在这儿，夫人。”他说。“我想告诉你，我已决定今天晚上启程去巴黎。”

雷米忘情地发出一声欢呼，但蒙梭罗未加留意，好象这个年轻医生根本不在这里一样。

“你考虑到没有，先生？你的伤势许可吗？”狄安娜的语调十分平静。

“夫人，”蒙梭罗说，“伤倒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宁愿死掉也

不愿这样受罪。因此，即使我会死在路上，今晚我们也要动身。”

“好吧，先生，既然你一定要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狄安娜说。

“是的，我愿意这样，快去准备行装吧。”

“行装很快就可准备好，先生。不过我可否问一问，你为何突然作出这一决定？”

“夫人，等你再也没有什么花可以让公爵看，或者说，等我将各处的门加宽，使得我的担架哪儿都能进出时，我会将采取这一决定的原因告诉你的。”

狄安娜欠了欠身。

“可是夫人……”雷米说。

“有什么办法？伯爵要这样做，我只好顺着他。”狄安娜说。

雷米从狄安娜的眼神中发现自己的话应该到此为止。

他只得不再说什么，但嘴里仍不停地抱怨道：

“路上要出问题，你们可别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的医道不行。”

安茹公爵现在要离开梅里多了。

他为自己 在城堡受到的盛情款待向男爵客气了几句，然后跨上了马鞍。

热尔特鲁德这时走了出来，她大声告诉公爵，因为需要照料伯爵，她的女主人不能前来为亲王殿下送行了，然后又低声对布西说，他们今晚就动身。

客人们于是扬鞭策马，踏上了归程。

公爵的性情真是游移不定，反复无常。

他认为，狄安娜没有出来相送是有意冷落他，其目的无非是让他迅速离开这里。可是，一想起她那魅人的微笑，心中又扔不下她。

蒙梭罗刚刚作出的决定，他当然不可能知道。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着，现在匆忙答应王太后的要求，跟她回巴黎去，会不会有



什么不好。

布西早已看出他的心思，正希望他不要马上走。

“布西，”公爵向他说，“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关于什么，大人？”布西问。

“我们恐怕不宜匆匆接受我母亲说的那些道理。”

“完全对，大人，她早就认为自己老谋深算，是处理这类事务的行家了。”

“你看，如果我们向她提出一个星期的期限，把事情再拖一拖，同时举行几次宴会，把省内的贵族都召到行宫来，她就会看到，我们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

“对极了，大人。可是我觉得……”

“我打算在这儿再呆个把星期，”公爵说，“我敢说，这样一来，我们肯定会让她再作出一些让步的。”

布西没有马上回答，他考虑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是的，大人，当然可以再叫她作点让步。不过得当心，不要弄巧成拙。比如说国王……”

“国王怎么？”

“国王会不会由于不了解您的想法而大为动怒？您是知道的，他这个人脾气非常暴躁。”

“说的对，我应当派个人去同他打个招呼，告诉他我很快就会回去。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争取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同我母亲周旋了。”

“那当然好，不过这个人却会遇到很大的危险，”布西说。

公爵不自然地笑了笑，说道：

“是不是怕我改变主意？”

“是的。尽管已经派人向国王打了个招呼，可是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您还是会改变主意的，不是吗？”

“那倒是。”公爵说。

“这不就得了。您的这位使者立刻就会被他们送到巴士底狱中

去。”

“我可以不让他去直接传话，只让他送一封信去。”

“那也不妥，还不如让他直接传话为好。”

“这样的话，谁也不会担当这一使命的。”

“哪里的话？”

“你看有人愿意去吗？”

“我看有。”

“谁？”

“我！大人。”

“你？”

“是的，我愿意去。我喜欢进行这种艰巨的谈判。”

“啊！亲爱的布西，”公爵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你要是能替我辛苦一趟，我将终身感念不忘。”

布西笑了笑。他知道，这动听的言辞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公爵以为他在犹豫不决，于是又说道：

“我可以送你一万埃居，作为对你这次巴黎之行的报答。”

“瞧您说的，大人，”布西说，“您把钱也看得太重了。这种差事，难道是金钱所能报答的吗？”

“这样说来，你同意去了？”

“是的。”

“去巴黎？”

“去巴黎。”

“什么时候动身？”

“您认为什么时候好？”

“越快越好。”

“行。那么您看……？”

“我看……”

“如果没有什么事，我今晚就走，大人。”

“太好了，亲爱的布西。这么说，你是真的同意了？”

“您说到哪儿去了，大人？”布西说，“为了能给殿下效劳，即使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就这样定了吧，我今晚就走。您就在这里再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儿，可是别忘了替我向王太后要一所修道院。”

“这我已经想到了，朋友。”

“那就再见了，大人。”

“再见，布西。不过别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行前去看一看我母亲。”

“这就去。”

布西于是象听到下课铃声的小学生一样，欢天喜地，迈着轻快的步伐，去看望了一下卡特琳娜。现在只等梅里多传来出发的信号了。信号一到，他便立即上路。

可是这个信号，他等了一夜也未收到。经过那次昏迷之后，蒙梭罗发现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虚弱不堪，因此决定先休息一夜再说。

然而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上次前来给布西送信的那个马夫，赶来告诉他，虽然男爵老泪纵横，不忍离别，雷米也一再反对，蒙梭罗还是躺在一副担架上，向巴黎进发了。狄安娜、雷米和热尔特鲁德骑着马，跟随左右。

担架由八个人替换着抬。

布西一闻此讯，立即跳到一匹昨晚已经备好马鞍的骏马上，踏上了通向巴黎的大路。

## 第七十二章

### 圣吕克回到宫中

卡特琳娜走后，国王对她的安茹之行虽然满怀信心，但仍在时时考虑着如何对付他弟弟的篡位企图。

经验告诉他，他家里的人在这一方面是颇富“天资”的。他知道，觊觎王位的后来者，在试图推翻令人厌倦、难孚众望的在位君主的时候，是什么手段都干得出来的。

同蒂贝尔一样，他百无聊赖，每天同西科在一起以开列反对者的名单为乐，将那些对他的事不太热衷的人，全都按字母顺序开列在名单上。

这份名单如今是越来越长了。

因此，在S字头下，他每天都要将圣吕克的名字写上一遍。

对于这位过去的宠臣，他至今依然盛怒未消，这是因为，圣吕克逃往安茹后，在宫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心怀叵测之徒乘机在他面前谗言中伤，对这个年轻的嬖幸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认为在安茹公爵逃往该地后，他的这种行为是对国王的公开背叛。

确实，圣吕克恰恰选中梅里多，难道不可以认为是要替公爵打前站，为他到昂热安排行邸吗？

在这群情激昂、一片喧嚣声中，一直在默默地勉励嬖幸们磨砺刀剑、准备杀敌的西科，看上去却显得十分有趣。

表面上，他好象在瞎忙一阵，实际上却在那里脚踏实地、认真地做着必要的工作。

他正在逐人落实，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一支捍卫国王的精兵。

一天傍晚，国王正与王后在一起用餐——每当风云变幻、政局出现动荡的时候，国王便会一反常态，同王后亲近起来，弗朗索瓦此次逃走后，他自然也把她叫到身边来了——西科突然走了进来，他站在那里，两腿支开，上肢平伸，恰如一具由线绳牵动的木偶。

“喔唷！”他叫了一声。

“怎么啦？”国王问。

“圣吕克先生来了。”西科说。

“圣吕克先生？”国王不觉一惊。

“是的。”

“到巴黎来了？”

“是的。”

“到卢浮宫来了？”

“是的。”

听到这三声肯定的回答，国王满面紫胀，浑身颤抖，唰的一下从桌旁站了起来。他此时的心情是笔墨所难以描述的。

“对不起，”他向王后说，一边用餐巾擦了擦胡髭，然后将餐巾扔到椅子上。“这是国家大事，同你们女人无关。”

“对，”西科大声说了一句，“这是国家大事。”

王后正要起身离去，亨利止住了她：

“不必，夫人，你就留在这里好了，朕要回到卧房去。”

“啊！陛下千万不要发怒。”王后对这位寡情薄幸的夫君，依然在处处表现出她的关心。

“这可由不得朕了。”亨利说，丝毫没有留意西科正带着狡黠的神情，在那里捻着胡须。

亨利大步走了出去，西科也随即跟了出来。

走出房门后，亨利疾言厉色地问道：

“这个逆贼，他跑到这儿来干嘛？”

“谁知道？”西科说。

“朕敢说，他一定是作为安茹地区的代表和朕的弟弟的使者来的。叛乱就是这么回事，人人都想借此机会混水摸鱼，捞他一把。不错，那水确实脏得要命，但却有利可图。今天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明天便可逐渐巩固下来。这家伙一定已经看出这是一桩便宜的买卖，于是为自己找了一项差事，到这里来同朕较量了。”

“谁知道？”西科说。

亨利见他总是这句话，不禁看了看他，随后又带着激动的神情，快步穿过柱廊，口中仍不停地说道：

“他的领地上的收入，朕已叫人扣压下来，他也可能是为此而来的。当然，朕这样做也许有点欠考虑，因为他究竟并没有犯什么大罪。你说是吗？”

“谁知道？”西科又说。

“啊！你简直同朕的鹦鹉一样，总是这样一句话，实在烦死人了。”

“天哪！你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难道就不烦人吗？”

“不管怎样，你总得说句话呀。”

“你叫我说什么呢？我又不象古代的命运之神，更不象朱庇特、阿波罗和曼特<sup>①</sup>那样，能够未卜先知。你自己胡思乱想，烦得我一句话也不想说，而你却还要怪我。”

“西科先生……”

“干什么，亨利先生？”

“朋友，你看朕这样苦恼，居然还有心责骂朕。”

“你不会别苦恼。”

“可是朕现在是众叛亲离。”

“谁知道？谁知道你的这些事儿？”

左思右想而毫无结果的亨利，这时终于来到卧房里。听到圣吕克突然归来，这里如今已挤满一大批朝臣，为首者是克里戎，只见

---

① 曼特，阿波罗神的女祭司。



他满脸紫涨，怒目而视，完全是一副虎视眈眈的神态。

圣吕克站在那里，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气氛中，并没有显出任何慌乱的样子。

更有甚者，他把妻子也带了来，让她坐在床前的一条凳子上。

他一只手叉在腰间，在房内走来走去，以同样咄咄逼人的目光，傲视着四周的人群。

几个不逞之徒本想走上去撞他一下或是骂他两句，但考虑到他那年轻的妻子也在这里，他们终于还是掩住口，走开了。因此，房间里虽然挤满了人，但却静得象空无一人。

让娜披着风尘仆仆的外套，两眼看着地下，坐在那里默默地等待着。

圣吕克也在等待着。他神气十足地披着一件斗篷，目光中莫宁说带有一种挑衅的神色。

其他人也在等着弄明白圣吕克此次回来的原因，以便找到话碴，向他寻衅。因为他们个个都想把他过去在国王身边得到的恩宠分一部分过来，认为宫中早已没有他呆的地方。

总之，当国王出现的时候，人人都在等待他的到来。

亨利怀着满腔怒火，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了进来。一遇到什么事儿就沉不住气，国王的所谓尊严，大多数时候恐怕都是这样。

接着，西科也走了进来，他向圣吕克看了一眼，神色平静，仪态大方，丝毫没有国王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

“啊！先生，你来了。”国王首先问了一句，并未注意到四周的人群。可以说，他此刻倒很象是一头出现在西班牙斗牛场上的公牛，对于看台上万头攒动、红旗招展的场面，眼睛里所见到的只是黑糊糊一片和那鲜艳夺目的火红色。

“是的，陛下。”圣吕克深深鞠了一躬，谦恭地答道。

但这谦恭的回答并未引起国王的注意，同时，圣吕克平静而端庄的神情，也未能使他冷静下来，让理智和宽容代替这种盲目的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要能尊重他人同时也保持自己的尊严是并

不困难的。因此，只见他接着又说道：

“你怎么又回来了？这真叫朕深感意外。”

这毫不客气的话语，立刻使两人间出现了死一般的静寂。

这正是两个强手相遇、眼看就要大动干戈时常可见到的那种静寂。

但圣吕克终于打破了这令人难堪的沉默。他潇洒自如，根本没有因国王的粗暴无理而流露出丝毫的慌乱。

“陛下，”他说，“我也深感意外，以陛下当前的处境，竟然没有料到我会回来。”

“朕不明白你的意思，先生。”亨利傲慢地抬起头，显现出他在重大场合常可见到的那种妄自尊大的神情。

“陛下目前正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圣吕克说。

“什么？危险？”在场诸臣不约而同地问。

“是的，先生们，国王陛下正面临着一个实实在在而又非常严重的危险，很需要一切忠于陛下的人——从微不足道的小民到股肱之臣的全力协助。在此危急时刻，我岂能袖手旁观，坐视不顾？因此，我便赶到陛下身边来略尽我的微薄之力了。”

“啊，孩子，”西科说，“你看我刚才说的不错吧，谁知道他来干什么呢？”

亨利三世没有马上对圣吕克的话发表意见。他向四周的人看了看，见他们一个个横眉怒目，似乎对圣吕克的陈述很不以为然。不过这反倒使他很快看出这是他们的嫉妒心理在作祟。

他因而认为圣吕克确实做了一件难得的事情，这是在场的大部分人所不可能做到的。

但他仍不想就此低头服输，只见他又说道：

“先生，你不过是做了一点分内的事儿，因为你还欠着朕的情哩。”

“不错，陛下，”圣吕克说，“我知道，陛下恩泽四海，令每个臣民杀身难报。可是当此危难之际，许多人却早已将此丢到九霄

云外了。我呢，陛下，我是专门赶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的，我感到高兴的是陛下没有将我列入忘恩负义者的行列。”

这虚心下气的话语，说得亨利无话可说了，他不由地向前跨进一步问道：

“这样说来，除了你刚才说的外，你这次回巴黎并不负有任何使命？”

圣吕克见国王怒气已消，连忙答道：

“当然，我实实在在是来为陛下效劳的，而且是马不停蹄、星夜赶回来的。陛下现在可以将我投入巴士底狱，用乱枪将我射死。但在进入巴士底狱之前，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安茹地区如今已公开举起叛旗，图雷纳和吉埃纳也在蠢蠢欲动，妄图与之呼应。安茹公爵目前正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煽风点火，看来决心要燃起一场大火。”

“一定有得力的谋士在给他出谋划策吧？”国王问。

圣吕克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说道：

“陛下，安茹公爵现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他被陛下吓得惊魂不定，不管布西先生怀着如何坚定的信念说服他，也不能使他放心。”

“啊！这个乱臣贼子，他害怕了。”亨利说。

他不禁暗暗地发出了一丝微笑。

“上帝！”呆在一旁的西科用手抚摸着下巴说，“这家伙可真机灵。”

说着，他用胳膊碰了碰国王：

“让开点，亨利，我来同圣吕克先生握握手。”

国王于是闪到一旁，让西科同他寒暄了两句。随后，他缓步走到圣吕克面前，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

“圣吕克，朕欢迎你回来。”

“啊！”圣吕克将他的手拿起来吻了吻，“我终于又见到朝思暮想的陛下了。”

“是的，”国王说，“可是你却大变了，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可怜的圣吕克。朕要是在别的地方碰到你，可就认不出来了。”

这时突然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陛下，他是因为得罪了陛下后整天忧伤不已，才弄成这个样子的。”

这声音虽然十分悦耳，而且充满对他的尊敬，但亨利听了仍不觉打了个寒噤。他对女人的声音一向颇为反感，如同奥古斯特很怕听到隆隆的雷鸣一样。

“圣吕克夫人！”他喃喃地说了一句，“啊！对了，朕忘了……”让娜走过来，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快起来，夫人，”他说，“朕对圣吕克的家人总是备觉亲切的。”让娜于是拿起他的一只手放到唇边。

亨利立即将手抽了回来。

“别怕，”西科向让娜附耳说道，“把他这个毛病改过来。你长得这样漂亮，完全可以担当此任。”

但亨利已转过身，搂着圣吕克的肩头，向内室走去了。

“啊！圣吕克，咱们现在总算和解了，不是吗？”他说。

“陛下真是宽宏大量。”圣吕克说。

让娜站在那里进退两难，西科又趁势说道：

“夫人，一个贤慧的妻子不应该离开自己的丈夫……特别是当他有可能被人霸占的时候。”

他于是将年轻的女人推了一把，让她跟着国王和圣吕克走了进去。

## 第七十三章

### 修士的苦恼

本书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两个人物，已经很久没有露面，读者一定很关心他们的近况吧。

如同古代一位作家在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所做的那样，我们这就来回答读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是完全理解的。

这两个人物，一个是一名膀大腰圆而又矮得出奇的修士。他浓眉大眼，嘴唇发红而且厚实，手很大，肩很宽，那本来就不太长的脖颈如今已随着胸部的逐渐加宽和两腮逐日肥大而变得越来越短了。

另一个则是一头高大的驴，其两肋下的肚子如今也已变得滚圆，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

他们一个越来越象是一个架在两根短木上的酒桶。

另一个则越来越象是一个由四根细腿支撑的摇篮。

一个住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的一间净室中，受到天主的格外护佑。

另一个住在该院的马厩里，身旁的马槽时时装着满满的草料。

他们一个叫高朗弗罗。

另一个叫帕吕热。

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俩不知怎么突然交上了鸿运，真是连做梦也不敢想。

院里的热内维埃弗会修士对这位师兄关怀备至，那些杂使的修

士对帕吕热也特别尽心，那股认真劲儿简直不亚于给朱庇特喂养雄鹰、给朱诺①喂养孔雀和给维纳斯喂养鸽子的三等天神。

厨房里整天肉香不断，酒窖里的勃艮第名酒更是喝了一坛又一坛。

每逢修道院来了云游四海的传道士或是某个带有教皇陛下赦罪令的密使，人们总让高朗弗罗修士出来与之相见。因为他的口才不亚于圣人吕克，而他的剑功又可与圣人保尔②媲美，正是那些既长于辞令又英勇善战的教士的楷模。不仅如此，他们还大摆筵席，让高朗弗罗在酒池肉林间大显神威，使得他们可以在客人面前炫耀一番。高朗弗罗一个人的食量足可顶得上八名壮汉。

当来客怀着一片虔诚，凝视着这令人目瞪口呆的场面时，院长往往会双手合掌，眼睛向着天上，发出一声感叹：

“啊！这样的食量实在少有，您看他的胃口多好！高朗弗罗弟兄不但贪恋口腹，而且擅长演说。啊！有一天晚上，他作的一次讲道真是甬提有多感人。他发誓，教会不获全胜，他死不瞑目！他这个人真象圣人让·克里索斯托姆③一样口若悬河，又象高康大一样食大如牛。”

可是有一天，面对这丰盛的筵席，高朗弗罗却突然变得无精打采起来了。不但放在他面前的香味扑鼻的芒市鸡纹丝未动，连他本来可以在谈笑间吃上千把个的弗朗德尔小牡蛎，如今也带着闪闪发光的外壳，张着口，一个不少地躺在那里。此外，一瓶瓶形状各异、早已打开让他品尝的名酒，他更是涓滴未饮。他神色阴郁，毫无食欲，不久便悠悠忽忽，似乎睡着了。

人们于是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象圣人弗朗索瓦④一样在凝

---

① 朱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神朱庇特的妻子。

② 圣人保尔（公元前2—公元后66），著名传教士，曾对基督教教义的创立和传播起过重大作用。圣人吕克（？—约80），圣人保尔的门生，著有《使徒行传》等。

③ 让·克里索斯托姆（347？—407），古希腊杰出演说家，素有“金口”之称。

④ 即弗朗索瓦·德·保尔（1416—1507），意大利一隐士，后在法国定居，任查理八世的谋士。



神沉思，有的说他象圣女泰雷斯<sup>①</sup>一样在闭目假寐。赞美之声一时甚嚣尘上，不绝于耳。

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已不是一名修士而是一个圣人了。不，岂但是圣人，他几乎同神差不多了。有的人连这一点也不同意，认为他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神。

“咱们走吧，”有人轻轻叫了一声，“别吵醒他了。”

大家怀着敬意退了出去。

只有院长没有离去，他在等着高朗弗罗弟兄醒来。他走过去，亲热地拿起他的手，恭敬地叫了一声。高朗弗罗抬起头来，惊愕地看着他。

那样子，简直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您在干嘛，高朗弗罗弟兄？”院长问。

“我？”高朗弗罗结结巴巴。

“是的，您刚才一定在考虑什么吧？”

“是的，院长，我在准备一篇讲稿。”

“是不是您在神圣同盟之夜那天慷慨激昂地说的那种？”

每当人们向他谈起那次布道，高朗弗罗总要为自己的记忆力大不如前而深感惋惜。

“是的，就是那种，”他叹息一声。“不过遗憾的是，我没有把那一次讲的东西用笔写下来。”

“您这样一个人哪里用得着这个，亲爱的修士。您出口成章，天主的语言就装在您的脑海中，嘴一张开，便会滔滔不绝地流出来。”

“是吗？”高朗弗罗问。

“当然。谨慎者常乐，您这样谦逊，实在难能可贵。”院长又说了一句。

确实，一个时期以来，深深懂得地位的重要、又受到前辈鞭策

---

<sup>①</sup> 即泰雷斯·德·热苏（1515—1582），西班牙一修女，加尔默罗修女会创始人。

的高朗弗罗，一直在潜心琢磨一篇讲稿。

让马可·土利乌斯<sup>①</sup>、恺撒、格雷古瓦、奥古斯丁<sup>②</sup>、热罗姆<sup>③</sup>和德尔图良<sup>④</sup>统统见鬼去吧，他高朗弗罗要在神圣的讲坛上开创一代新风。Rerum novus ordo nascitur.<sup>⑤</sup>

他还时常在饭后或神思恍惚之际，站起身，在一种无形的力的驱使下，到马厩去看看他的帕吕热。帕吕热一见他到来，立刻亲昵地发出一阵长嘶。他于是将一只大手放到它那毛茸茸的脖颈上。受宠若惊的帕吕热，此时觉得嘶鸣已不足以表达它的欢乐，便索性躺在地上打起滚来了。

院长和三四位长老通常都陪同他前往。他们对帕吕热真是百般讨好，有的给它糕点，有的给它饼干，有的还给它一种蛋白杏仁甜饼，如同古人为了笼络普路托而送给塞尔贝尔<sup>⑥</sup>蜂蜜糕点一样。

对于这些东西，帕吕热当然是来者不拒。它天性随和，况且又不象高朗弗罗时常神思恍惚，更不必为准备布道而绞尽脑汁。它的名声是倔、懒、馋，难道还希望能得到什么别的名声吗？不，它觉得，作为一头驴，它是世上最快乐的，它再也没有什么希求了。

院长带着激动的神情看着它，一边说道：

“它要求无多，性格温和，这正是强者的美德。”

高朗弗罗听到人们用拉丁文说“是”的时候，总是说一声ita。这个发现，他如获至宝。打那以后，不论人家对他说什么，他总答曰ita，而且带着洋洋得意的神色，效果也极佳。

院长见他态度这样随和，大着胆向他说道：

“亲爱的修士，您太费神了，长此以往会闹出病来的。”

高朗弗罗于是向这位约瑟夫·福龙院长答了一句西科回答亨利

---

① 马可·土利乌斯，即杰出的罗马雄辩家西塞罗。

② 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

③ 热罗姆（331—420），基督教神学家。

④ 德尔图良（约150—222），基督教神学家。

⑤ 拉丁文：“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⑥ 普路托，希腊神话里的地狱中的魔王。塞尔贝尔是看守地狱的守门犬。

三世国王陛下时常说的一句话：

“谁知道？”

“我们的饭菜可能稍嫌粗劣，”院长又说，“您看要不要换个厨师。您知道，亲爱的修士：Quoedam saturationes minùs succedunt①。”

“Ita，”高朗弗罗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只有这一句话。他一面说着，一面更加亲热地抚摸着帕吕热。

“您好象很喜欢您的帕吕热，亲爱的修士，”院长说。“您会不会再到各地去云游？”

“唉！”高朗弗罗长叹一声。

院长刚才这句话正说到他心中去了。他原先以为离开修道院是他最大的不幸，不想却在那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涯中发现了从未见过的无穷乐趣。

每当他沉浸于幸福之中时，他便心痒难禁，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不禁在心中油然而生。他喜欢同无忧无虑的西科在一起厮混，究竟为什么，自己也不甚了然，大概是因为西科常常揍他吧。

一个一直在注视着他的面部表情的小修士，这时突然怯生生地说了一句：

“唉！我看您说的很对，尊敬的院长，他不适于呆在修道院里过这种刻板的生活。”

“那倒不是，”高朗弗罗说。“我觉得，我是生来为着战斗的，我的岗位是在大街上，在塞纳河边。”

说了这两句话后，他的两眼突然变得明亮起来了。他想起了西科那次请他吃的摊鸡蛋，想起了蓬霍麦老板收藏的名酒和“丰泽酒家”的低矮客房。

自从神圣同盟征集签名的那天晚上以来，更确切地说，自从第二天上午他回到修道院以来，人们就一直没有让他走出修道院大门

---

① 拉丁文：“饱食之后，以清淡为宜。”

一步。国王自任神圣同盟的首领后，同盟的成员都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了。

可是高朗弗罗为人单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利用自己的地位，让人家替他把大门打开。

人们只是对他说：“高朗弗罗弟兄，现在不许出去。”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走开了。

可是大家并没有想到，他心焦如焚，无法忍受院里的这种平静生活。

因此，院长见他既然越来越愁眉不展，终于在一天早上对他说：

“亲爱的修士，谁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你的志向是为基督而战。去吧，去完成天主交付给你的使命吧。不过你要多加保重，到节日那天一定回来。”

“哪个节日？”高朗弗罗顿然眉开眼笑。

“圣体瞻礼节。”

“Ita！”高朗弗罗立即领会了院长的意思，非常干脆地应了一声。随后，他又说道：“不过，在我以教徒的身份募捐度日以前，请先给我一点钱。”

院长立刻走去拿来一个大钱袋送到高朗弗罗面前。高朗弗罗将一只大手伸了进去。

“你们等着瞧我会给修道院带回什么来吧。”高朗弗罗抓了一把金币放到随身穿的那件修士服的大口袋里。

“亲爱的修士，你好象有自己的处世之道吧？”约瑟夫·福龙问。

“是的。”

“能告诉我吗？”

“当然可以，不过只能告诉你一个人。”

院长走近几步，将耳朵伸了过来。

“请好好听着。”

“是的。”

“毁人者必自毁。”高朗弗罗低声说了一句。

“妙！真是金玉良言。”院长拍案叫绝。

在场的人虽然没有听到，但觉得院长约瑟夫·福龙如此兴奋自有其道理，于是也跟着喊了一声：“太好了，真是金玉良言。”

“神甫，我现在可否走了？”高朗弗罗谦恭地问。

“当然可以，孩子，”德高望重的院长说，“去吧，去踏着天主的足迹前进吧。”

高朗弗罗于是叫人给帕吕热套上鞍子，在两位身强力壮的修士帮助下骑上驴背，于晚上七时从大门一径走了出去。

圣吕克也正是这一天从梅里多回到宫中的。他带来的有关安茹地区的消息，使巴黎出现了惶惶不安的气氛。

高朗弗罗沿着圣埃蒂安街走了一段，然后向右转，越过了多明我修道院街。这时，帕吕热突然颤抖了一下：一只有力的手刚刚放到了它的后腰上。

“谁？”高朗弗罗吓了一跳。

“朋友，”后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高朗弗罗听了觉得十分耳熟。

他想转过身来，可是如同水手们每次上船后都要有一段时间重新适应船体的横向颠簸一样，高朗弗罗每次骑上驴背，总要费点时间才能掌握好身体的重心。

“你找我干吗？”他问。

“尊敬的修士，”那人又说，“请问到‘丰泽酒家’怎样走？”

“天哪！”高朗弗罗顿时眉飞色舞，“原来是西科先生。”

“正是，”西科说。“亲爱的修士，我刚才去修道院找你，正赶上你从里边出来。为了不被人发觉，我没有马上叫你，所以我便跟着你走来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来聊聊吧。天哪！你好像瘦多了。”

“西科先生，说句老实话，我倒觉得你发福了。”

“我看我们不必互相嘲笑了。”

“怎么啦，西科先生？你腋下好象夹着东西。”高朗弗罗问。

“一块鹿肉，这是我从国王陛下那儿偷来的。我们可以去把它烤一烤。”

“好极了，亲爱的西科先生。”高朗弗罗叫了起来。“那边腋下夹的是什么？”

“一小瓶塞浦路斯酒，是一个国王送给我们的国王的。”

“是吗？”

“这是我最喜爱的酒。”西科掀开斗篷让他看了看。“你想尝尝吗？”

“啊！啊！”高朗弗罗不禁在驴背上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帕吕热差点被他压趴在地上。

他兴之所致，不由地举起双臂，以洪亮的嗓音唱了起来。这还是他近一个月来第一次引吭高歌。

## 第七十四章

### 担架边的幽会

读者想必记得，西科每次把高朗弗罗找到“丰泽酒家”去大吃一顿，都是有着明显意图的，只是头脑愚鲁的高朗弗罗未曾发现罢了。现在，他们又兴致勃勃地向“丰泽酒家”走去了。让我们姑且把他们放在一边，来看看躺在担架上由梅里多向巴黎进发的蒙梭罗先生和随后赶来的布西先生。

对于一个骑着马的人来说，要追上抬着担架前进的脚夫，当然



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稍不当心，也可能会走过头去，从而失去任何线索。

这正是布西所遇到的。

现在已是五月底，到了中午时分，火辣辣的太阳直晒得人热不可挡。

神虚体弱的蒙梭罗只得让脚夫把他抬到路旁的一个小树林里去暂息一会儿。由于不想让安茹公爵过早地发现他已经离开梅里多，他把众人都叫到了树林里，让大家在树荫下暂避片刻，等这股热气过去后再去赶路。随行的马匹中，有一匹驮着食物和饮水，因此无须为此而派人到外面去四处求觅。

就在这时，布西从路旁走了过去。

读者恐怕也已想到，布西在追赶他们的时候，是不会不边走边向路上的行人打听消息的。况且这样一支行列：既有马匹又有担架，也是很容易引起行人的注意的。

到杜塔尔村时，他一路打听过来，证实前边确实有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他因而放下心来，认为狄安娜就走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他开始让马放慢脚步，并不时站在马镫上向前瞭望，看能否见到他们。

可是奇怪的是，忽然之间什么消息也探听不到了。迎面而来的行人都否认他们见到过一支拥着病人前进的队伍。到达拉弗莱什小城后，他冷静地考虑了一下，断定自己一定是走过了头，赶到他们前面来了。

他想起来，在刚刚走来的路上有一片小树林。他的马从林边走过时，发出了一声长嘶。现在看来，它一定是发现什么了。

他于是当机立断，找了一家破旧不堪的小旅店住了下来。此后，他让店伙立即将马匹牵到马厩去喂料，以便随时可以骑着它去赶路，自己则走到一扇窗户前，在一块用破布做成的窗帘后面呆了下来。

他之所以看中这个极其寒怆的下等旅店，是因为旅店对面恰好

就是本城最豪华的旅馆，因此认为蒙梭罗定会在此过夜。

果然不出他所料，到了下午四时左右，只见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在这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半小时后，那个小小的队伍也随着来到了。队伍中除伯爵、伯爵夫人、雷米和热尔特鲁德外，还有八名每隔五小时互相替换一次脚夫。

刚才那个打前站的人肯定是预先赶来替蒙梭罗挑选下一段路程的脚夫的。

嫉妒心极大的蒙梭罗为使狄安娜远离安茹公爵，在破费钱财上是毫不吝惜的，因此，躺在担架上作长途跋涉虽然十分罕见，但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

这时，伯爵等人开始进到旅馆里去了。狄安娜故意走在最后，并带着焦虑的神色向四边张望着。布西一见，很想走出旅店同她相见。但考虑再三，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知道，一着不慎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久，夜幕开始降临。布西觉得，天黑之后，雷米可能会出来探询他的消息，狄安娜也可能站在窗前向外观望，他于是披上斗篷，走出店门，默默地站在街上等候着。

到了晚上九点左右，那个打前站的人又出来了。

五分钟后，旅馆门前来了八名脚夫，其中四人立即走了进去。

“啊？”布西心想，“他们莫非要趁夜赶路？蒙梭罗先生的这个主意倒是蛮不错呢。”

确实，这样做倒也并非不切实际。晴朗的夜空挂满了星斗，五月的夜是这样柔和，万木复苏的大地不时吹拂着阵阵袭人心脾的清风，正是远行的人们赶路的大好时光。

果然，过了一会儿，担架便抬出来了。

接着，狄安娜、雷米和热尔特鲁德也骑着马走了出来。

一出大门，狄安娜便举目向四下观望着。可是，正当她透过夜色在那里搜寻之际，伯爵又在叫她了，她只得又趑趄地回到担架旁

去。

准备替换的四名脚夫，这时燃起了火把，走在大路两旁。

“考虑得真是周到，即便是我恐怕也会这样做的。”布西自言自语道。

他于是回到那个小旅店，把马牵出来，踏着夜色去追赶他们。

这一次，他是不可能再走错路，或是冒冒失失地走到他们的前面去了：火把发出的亮光在给他指引着前进的路。

蒙梭罗一刻也不让狄安娜离开自己的身旁。

他在没完没了地同她谈着什么，更确切地说，他在申斥她。

申斥的理由当然离不开狄安娜昨天邀请公爵去花房看花一事，并由此而向她提出了一系列旁敲侧击的问题。

雷米和热尔特鲁德也在互相生着闷气。雷米一声不响，热尔特鲁德则在不停地埋怨他。

这场小小的风波起因非常简单：雷米当初之所以追求热尔特鲁德，是想借热尔特鲁德一臂之力帮助布西和狄安娜牵线，现在他们既然已在相爱，他便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对热尔特鲁德的热情也就逐渐淡薄下来了。

就这样，正当这四个人双双在那里一边数落，一边赶路的时候，远远地尾随在后面的布西，拿起一只银哨吹了一下。这是他在自己的公馆内传唤仆人的办法。他想以此告诉雷米，他已经赶了上来。

尖利的哨音划破寂静的夜空，显得格外嘹亮。

雷米立刻听了出来。狄安娜浑身哆嗦了一下，她看了看雷米，雷米向她点了点头。

随后，他走到她身旁，在她的左耳下轻轻说了一句：

“他来了。”

“谁在同你说话，夫人？”蒙梭罗问。

“没有人同我说话，先生。”

“不，我看到一个黑影走到你身旁，同你说了句话。”

“那是雷米先生，”狄安娜说，“你难道对他也不放心吗？”

“那倒不会。你们可以大点声说嘛，让我也听一听。”

“可是有些事人家不好当着伯爵先生的面说。”热尔特鲁德赶忙出来替她的女主人解围。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说说看。”

“有些话同您根本无关，有些话又不能让您听。”

“雷米先生刚才向夫人说的属于哪一种？”

“属于您不能听的。”

“雷米对你说了什么啦，夫人？我倒想知道知道哩。”

“伯爵先生，”雷米插进来说，“我刚才说，您要是这样不爱惜身子的话，到不了巴黎就会送命的。”

暗淡的火光下，可以看到蒙梭罗的面色顿然变得同僵尸一样惨白。

若有所思、心头突突直跳的狄安娜一言未发。

“他在后边等着您，夫人。”雷米又向她说了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您可以让马走慢一点，他就会来的。”

蒙梭罗的耳内仍然听到了一阵叽叽咕咕的声响，他挣扎着将头往后一仰，却见狄安娜正跟在担架后面走着。

“伯爵先生，您又在这样乱动了。”雷米说，“伤口要是破裂，造成大出血的话，我可不管您了。”

一个时期来，狄安娜已成为一个大胆的女性。随着对布西的爱越来越热烈，她如今也具有任何真正坠入情网的女人往往都会具有的那种超出常理的勇气了。她勒住马头，在路上停了下来。

雷米立即翻身下马，把缰绳交给热尔特鲁德，快步走到担架前，同蒙梭罗谈起话来，以便分散他的注意力。

“让我看看您的脉搏，”他说，“我敢说，您一定又在发烧了。”

转瞬之间，布西已赶到狄安娜身旁。

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对年轻的恋人现在是无须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互相爱慕了。他们久久地拥抱着在一起，沉浸在甘美的幸福中。

“你看，”布西首先打破沉默，“你一走，我就跟来了。”

“啊！要是知道你一直跟在我后面，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都会觉得无比幸福的。”

“可是白天他会发现的。”

“怕什么？你可以远远地跟在后面，只有我能够看到你，别人根本不会发现。每当道路转弯，或我们走上岗峦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你帽子上的羽毛，斗篷上的花边或是你举在手上的手绢，这一切便会告诉我，你在深深地爱着我。当夕阳西下，山谷中升起一层青烟的时候，我希望能看到你那魅人的身影在暮霭中向我点首致意并向我送来甜蜜的飞吻，那样的话，我该是多么快乐啊！”

“说下去，说下去，我亲爱的狄安娜，你的声音是这样柔媚动听，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哩。”

“我们要是夜里赶路的话——这恐怕会常有的，因为雷米对他说，夜里天气凉爽，对他保养伤口较为有利——比如象今天晚上这样，我可以时常停在后边，把你抱在怀内，并在匆匆握别之际，把我在白天想到的一些有关于你的事告诉你。”

“啊！狄安娜，我是多么地爱你！”

“你看到没有，”狄安娜又说，“我们的心已经紧密地联在一起，即使不能相见，不能互相倾吐衷肠，心中也仍旧荡漾着难以言喻的欢乐。”

“啊！那当然，不过我还是希望能见到你，把你搂在我的怀内。啊！狄安娜！狄安娜！”

两匹马此时也一边亲昵地依偎在一起，一边摇晃着银质的笼头互相嬉戏着。两个恋人又一次拥抱着在一起，忘掉了世上的一切。

突然间，前面传来了一声叫喊。他们俩不由地一惊，狄安娜惊

慌不已，布西则不觉心头火起。

“狄安娜，你在哪里？你说话呀！”那个声音又在叫喊了。

叫声穿过夜空，听来好似令人毛骨悚然的招魂曲一样。

“啊！这是他的声音，他在叫我了，我已经完全把他忘了。”

狄安娜说……“这是他的声音，我好象到了梦里一样。啊！这是一个多么甜美的梦！这叫声实在太可怕了。”

“听我说，狄安娜，”布西向她叫道，“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只要你说一句话，什么东西也别想再把我们拆散。狄安娜，我们逃走吧，谁能阻挡我们远走高飞呢？你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广阔的原野，是幸福，是自由！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带着你去踏遍天涯海角。快说吧，一旦离开他，你就永远属于我了。”

说着，年轻人情意缠绵地拉住了她。

“父亲怎么办？”狄安娜说。

“当男爵得知我爱你时……”布西说。

“啊！”狄安娜说，“我能把父亲扔下吗？你在说些什么？”

听了这句话，布西又冷静了下来。

“啊！亲爱的狄安娜，请不要责备我，你说吧，我听你的。”

“听我说，”狄安娜摊开一只手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但我们要坚强起来，我们要压倒这时时缠着我们的凶魔。你不必担心，我会将一切都处置好的。”

“你又要离开我了，上帝！”布西哽咽难语了。

“伯爵夫人，你在哪里？”那个声音又在叫唤了。“你要再不说，我就从这个鬼担架上跳下来了。”

“再见了，布西，”狄安娜说，“再见了。他这个人说到做到，他会摔死的。”

“你在可怜他？”

“你嫉妒了？”狄安娜嫣然一笑，柔和的嗓音是那样动人心扉。

布西只得放开手，让她走了。



狄安娜紧走两步，又回到了担架旁。蒙梭罗此时已快昏厥过去了。

“停下，”他叫了一声，“停下！”

“天哪！”雷米说，“不要停。他已经疯了。他要想摔死，就让他摔死好了。”

脚夫们仍抬着担架，继续向前走着。

“您在叫谁呢？”热尔特鲁德向蒙梭罗说，“夫人不是在这儿吗？夫人，您就答应他一句吧，伯爵先生看来确实有点神志不清了。”

狄安娜一言未发，默默地走到火把照亮的地方。

“啊！你到哪儿去了？”蒙梭罗气弱声嘶，轻轻说了一句。

“我会到哪儿去哩，先生？不就在你后面吗？”

“那好，夫人，你就呆在这儿吧，不要再离开我。”

狄安娜再也无法跑到后面去了，可是她知道，布西仍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走着。如果有月光的话，她相信一定可以看到他。

不久，大家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息。

几小时后，蒙梭罗又让大家上路了。

他这样心急火燎，并不是要尽快到达巴黎，而是要尽快远离昂热。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场面，后来又出现了几次。

雷米不由地自言自语道：

“他要是一怒之下，立刻气死就好了，这样的话，我这个做医生的也就不必担当救他一命的罪名了。”

但蒙梭罗并没有死。相反，十天后，他终于平安到达巴黎，伤势显著好转。

显然，雷米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医生，他的医道甚至比他所愿意显示的还要高明。

在这十天中，狄安娜用她的柔情蜜语，终于使布西彻底克服了他那无比傲慢的态度。

他已答应狄安娜，将利用蒙梭罗对他的好感常常到她家去看望她。

这种拜访的理由是不难找到的：蒙梭罗尚未痊愈。

雷米在继续治疗蒙梭罗的同时，又担当起了为狄安娜传递信息的使命。他自己风趣地说：

“我如今是一身二任了，既是医生又是信使。”

## 第七十五章

### 使者到来之前

卡特琳娜没有很快将安茹公爵带回巴黎，这场兄弟之争究竟会如何发展，卢浮宫内现在是众说纷纭，悲观论调与日俱增。

王太后不但迟迟未归，而且音讯杳无。国王心中也感到慌乱无主了，不禁觉得“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这一次看来是不适用了。他摇了摇头，叹息道：“情况看来有点不妙。”

几个嬖幸则认为：

“弗朗索瓦一定是听了别人的话而将太后陛下扣押起来了。”

“弗朗索瓦听了别人的话”，这句话说得倒也不无道理。确实，当今国王以及前三任国王在位期间的全部政治难道不都是受他人左右的吗？

国王查理九世同意进行——虽然没有直接下令——圣巴特勒米大屠杀和弗朗索瓦二世将昂波瓦兹事件的参加者全部处死，正是因为听了他人之言。

亨利二世——这三个昏庸无能的君王的父亲——下令将无数异教徒和反对者处以火刑，也是因为听了他人的唆使。蒙哥马利后来

与之比武时，将剑尖刺进他的脸甲，使他受伤致命，据说也是因为受人指使。

况且对于一个国王，你是不敢直言相告，向他讲述下面这番话的：

“你弟弟秉性奸诈，如今正采用你家里司空见惯的做法，要杀你的头或是将你毒死，夺取你的王位。他想如法炮制，用你对付你哥哥，你哥哥对付你大哥以及你母亲教给你们几个兄弟的那些办法来对付你。”

不，这些话你是绝对不能说的。须知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十六世纪，你要是对一个国王这样斗胆陈词，他会认为你在有意辱骂他。因为那时的国王也是一个人。只有当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国王才会成为路易十四那样的圣贤或君主立宪下不负具体责任的虚幻角色。

因此，在亨利三世面前，嬖幸们只好回避实质，说弗朗索瓦是受人驱使的。

可是在弗朗索瓦身边的人中，能对他起决定影响的又只有布西一人，因此卢浮宫内很快便掀起了一场越来越凶猛的狂风恶浪，必欲置布西于死地而后快。

所以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人人都在出谋划策，以期将他彻底制伏或是干脆将他除掉。然而就在这时，突然有消息说安茹公爵已派出一名特使到巴黎来了。

消息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谁也无从知道。它象一阵风，很快便传遍了全城。

消息传到卢浮宫，立刻一片哗然。国王气得面色苍白，嬖幸们一向比国王显得尤为激奋，脸上更是毫无血色。

人人义愤填膺，纷纷赌咒发誓：来者如果是个老人，就将其当众羞辱一番，然后投入巴士底狱，如果是个青年，就将其当场打死并切割成若干碎块，分送法国各地，以儆效尤。

嬖幸们磨拳擦掌，纷纷拔出剑来向墙上砍去，以显其与这等乱

臣贼子的不共戴天。但西科对此消息却毫无反应，只见他独处一隅，陷入了沉思。

国王一见此情，忽然想起西科曾在一重大问题上同王太后不谋而合，而且后来的势态发展也证明他是完全对的。

他因而认为西科是他这个王国内不可多得的智囊，于是走过去问他为何一言不发。

西科沉吟片刻，然后答道：

“陛下，安茹公爵大人给陛下派来了一位使者，但也可能没有派。”

“天哪！”国王说，“这难道也需要你绞尽脑汁，在这里冥思苦想吗？”

“恕我引用一句王太后——愿上帝保佑她——的口头禅，‘别着急’。这还是她从马基雅维里那儿学来的。”

“朕不是在耐心听你说吗？”国王说。

“他这个人一向小心谨慎，如果真的给陛下派来一名特使，那就表明他认为自己相当强大，完全可以这样做。既然如此，我们对他就不可等闲视之。对于强者，我们应当给予尊重，你可以不让他看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绝不可愚弄他。因此，对于他的使者，我们还是应当以礼相待。这对于陛下反正没有什么害处。陛下还记得令兄同海军司令科利尼拥抱的情景吧？他就是作为自认为十分强大的胡格诺派的使者来拜见令兄的。”

“这么说，你是赞成朕的哥哥查理九世的做法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我还要说一句，如果我们朝一日能想出什么妙计，把尊敬的安茹亲王这个首恶分子和吉斯三兄弟统统抓回来，并把他们关进比卢浮宫更为可靠的监狱中去，啊！陛下，那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此，我们不必同一个可怜的使者为难。”

“这几句话倒说得很不错。”亨利三世说。

“孩子，既然你对我的话颇感兴趣，我可要继续说下去了。”

西科说。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安茹公爵的使者还没有来，你就让你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吵吵嚷嚷了。”

“吵吵嚷嚷？”

“是的。我本想说他们是在这里咆哮，可是他们实在没有一点雄狮的样子。说实在的，看着这些年轻人蓄着长长的胡须，在这里虚张声势，发出怪声怪气的嗥叫，妄图吓唬一些人，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他们还以为，安茹公爵之所以没有派人来，是因为他们大喊大叫的结果，这未免也太不自量了。”

“西科，不要忘记，你说的这些人都是朕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

“是吗？我们可不可以用一千埃居打个赌？”西科说。

“打什么赌？”

“看你的这些朋友能否经受一切考验，对你的忠诚始终如一。我敢打赌，不到明天傍晚，我就可以在这四个人中，至少将三个人完全争取过来。”

西科的语气是那样坚定而充满自信，国王不由地陷入沉思，缄默无语了。

“啊！”西科说，“你也用手托着腮，认真考虑起来了。孩子，你比我想象的要强，因为你到底还能嗅到一点情况，并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

“那么你觉得朕应当怎么办？”

“我认为你应该耐心等待。萨洛蒙<sup>①</sup>国王的治国之道，有一半就在这‘等待’二字上。如果有人来，你就以礼相待。如果没有人来，你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继续干你的好了。但不管怎样，对你弟弟都不要粗暴无礼，绝不能让你的那些蠢货把事情弄糟了。当然，

---

<sup>①</sup> 萨洛蒙（公元前972—公元前931），犹太国王，以精明强干著称。

我也知道令弟是个十足的恶棍，但他终究是你们瓦卢阿家的人。你要是能把他杀了，也未始不可，但绝不能污辱他的名声，对于这一点，他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

“你说的很对，西科。”

“别忘了，这是我给你出的又一个计谋，你欠我的情真是太多了，所幸谁也不去记他了。现在，你让我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吧。一星期前，我因为某种需要而不得不向一个修士多劝了几杯酒，我这个人的酒量也真不行，每次喝醉，总有个把星期感到昏昏沉沉的。”

“一个修士？是不是你同朕谈过的那个热内维埃弗会修士？”

“正是。你还答应要送他一座修道院哩。”

“朕说过这话吗？”

“天哪！他给你做了那件事后，送他一座修道院，这在你是最起码的了。”

“他一直忠于朕吗？”

“对你无比崇拜。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了，孩子。”

“什么事？”

“再过三个星期就是圣体瞻礼节了。”

“是呀。”

“到时候，希望你能领着我们搞一次小小的巡礼祷告。”

“朕是笃信基督的国王，当然会在宗教方面给朕的臣民做出榜样来。”

“你是否打算象过去一样，在巴黎的四大修道院作短暂停留？”

“是的。”

“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也在其中？”

“当然，那是朕要去的第二个修道院。”

“很好。”

“你问这干吗？”

“不干吗，我只是问问而已。现在，想知道的事我都知道了，



晚安，亨利，我要睡觉了。”

可是正当西科打算舒舒服服地打个盹的时候，宫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喧闹声。

“这是什么声音？”国王问。

“糟糕，”西科说，“看来我别想安安静静地睡上一会儿了。”

“你又怎么啦？”

“孩子，你给我到外面租间房子好不好？要不我可要离开你了。说真的，卢浮宫越来越闹得叫人没法住下去。”

卫队长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

“什么事？”国王问。

“陛下，”卫队长说，“安茹公爵的使者到宫里来了。”

“有没有带随从？”

“没有，只是他一个人。”

“那就更要好好迎接他了，亨利，”西科说，“看来这是一个胆略超群的人。”

“好吧，”国王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但面色仍显得异常苍白，“让全体大臣都到大厅里去，朕也得去换一套黑色的丧服，谁叫朕家门不幸，有这样一个弟弟，同他打交道还得通过使者。”

## 第七十六章

虚有其名的勇士？

宽敞的大厅里巍然耸立着亨利三世的宝座。

宝座四周挤满密密麻麻的人群。

国王双眉紧锁，神情阴郁，缓步走到宝座上坐了下来。

众人的目光都转到了柱廊里，因为卫队长将从这边把使者带

到大厅里来。

格吕俯身国王耳畔，轻轻说了一句：

“陛下是否知道来者是谁？”

“不知道，管他是谁呢？”

“陛下，此人是布西先生。这对我们难道不是奇耻大辱？”

“朕看不出有什么奇耻大辱。”亨利努力使自己保持着镇静。

“陛下可能没有看出来，”冲贝尔插进来说，“反正我们是看到了。”

亨利没有再说什么。他感到四周的人正郁结着一腔怒火，内心不由地为他们的虎视眈眈而感到暗暗的高兴。

格吕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只手已经放到剑把上去了。

冲贝尔摘掉了手套，身上的匕首已经抽出半截。

莫吉龙从仆人手上接过一把剑来，把它挂到了腰间。

德帕农则带着满脸怒色，走到了几个同伴的身后。

他们这种剑拔弩张的样子，亨利早已看在眼里，但他未加制止，只见他微微一笑，说道：

“请他进来。”

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在这死一般的静寂中，人们完全可以感到国王胸中正激荡着满腔的怒火。

柱廊里传来了鞋靴走在石板地上发出的清脆而带有节奏的声响。

布西昂首阔步走了进来，他神态安然，手上提着帽子。

他那傲慢的目光对国王身旁的人，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他径直走到亨利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随后带着傲岸的神情站在宝座前，等待国王发问。不过这种傲慢纯属武士风度，对国王陛下并无丝毫不尊之意。

“你来了，布西先生，不是说你在安茹吗？”

“是的，陛下，”布西说，“我是从安茹来的。”

“到京城来有何贵干？”

“向陛下表示我最诚挚的敬意。”

国王和嬖幸们面面相觑，他们显然没有料到这个桀骜不驯的青年这一次竟会如此虚怀若谷。

“只是这一点吗？”国王的神情十分傲慢。

“安茹公爵亲王殿下要我向陛下顺致问候。”

“公爵还说了什么没有？”

“他要我转致陛下，他这个陛下最忠实的臣民将于日内偕同太后起程回京。”

对此毫无思想准备的国王，这时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西科趁此当儿走到了布西身旁。

“你好，布西先生。”他说。

“啊！西科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布西说。“圣吕克先生近来怎样？”

“很好，他此刻大概正同他的妻子在院子里散步。”

“你要对联说的就是这些吗，布西先生？”国王又问。

“是的，陛下。如果还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等安茹公爵大人回宫后，他会亲自向陛下禀告的。”

“很好。”国王说。

他于是慢慢站起身来，走下了宝座前的两级台阶。

接见到此为止，众人开始散去。

布西悄悄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四个嬖幸正横眉怒目，将他团团围成了一圈。

大厅的一头，国王正同他的掌玺大臣在低声谈着什么。

布西对眼前这几个人，装着压根儿没有看见，继续若无其事地在那里同西科闲聊。

国王好象早有安排并有意要孤立布西似的，这时扯开嗓子大声喊叫西科：

“到这儿来，西科，朕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科于是以武士所特有的风姿，彬彬有礼地向布西行了个礼。

布西也优雅地俯下身来向他回礼致意。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圈子中央了。

他的神态在起着迅速的变化。见到国王时，他是那样安详，同西科说话时又是那样彬彬有礼。现在，他又现出了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见格吕向他走了过来，他不由地问道：

“啊！你好，格吕先生，府上都好吗？”

“不太好，先生。”格吕说。

“上帝！发生什么事了？”布西显出十分关心的样子。

“有件事十分棘手，闹得我们昼夜不安。”格吕说。

“是吗？”布西惊讶地问，“贵府上的人，特别是你格吕先生，都是相当精明强干的，怎么会被一件区区小事弄得寝食不安呢？”

这场谈话显然越来越饶有兴味了，冲贝尔正要挤进来发表他的高见，不想莫吉龙忽然将他推了一把，抢着说道：

“对不起，先生，格吕先生说的不是一件事而是有个人在挡他的道。”

“这有什么难的？果然如此，格吕先生只要象你刚才这样把那个人推到一旁，岂不就万事大吉了。”布西说。

“我正是这样向他建议的，布西先生，看来他已决定采纳。”冲贝尔说。

“啊！是你，冲贝尔先生，”布西说。“请原谅，我没有马上认出你来。”

“大概是因为我脸上的蓝颜料还没有洗净吧。”冲贝尔说。

“不，恰恰相反，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是不是因为贵体欠安，先生？”

“不，先生，是因为气愤所致。”冲贝尔说。

“是吗？这么说，你也和格吕先生一样，被某件事或某个人弄得烦恼不堪了？”

“是的，先生。”

“我也一样，布西先生，”莫吉龙说，“我也正为一个人苦恼着。”

“你们的话一个比一个叫我摸不着头脑，亲爱的莫吉龙先生。”布西说。“不过先生们，说实在的，你们的脸色这样苍白，叫我越看越替你们感到担心。”

“还有我呢，先生。你怎么没有认出我来？”德帕农傲慢地走到布西面前说。

“很抱歉，德帕农先生，你总爱躲在别人后面，我对此不太欣赏，所以没有马上同你打招呼。”

布西面带笑容，泰然自若地站在这四个怒不可遏、目光中含有明显的挑衅之意的壁幸中间，这场景实在很有意思。

只有瞎子和白痴才看不出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可是布西的神情却依然是一副天真无邪、什么也没有看出来的样子。

他没有再说什么，嘴角始终挂着一丝微笑。

生性暴躁的格吕终于沉不住气了，只见他在石板地上狠狠跺了一脚，口中不耐烦地叹了一声。

布西抬起头来向天花板看了看，又向四周扫了一眼，说道：

“先生，你发现没有，这间大厅的回音很响。大理石墙壁虽然不会反射声波，但顶棚如果是毛粉饰，声音仍可显得特别响亮。户外就大不一样了，声音一发出来很快会消失。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云彩将其吸收去了吧。这话还是从阿里斯多法纳的书中看到的。先生们，你们读过阿里斯多法纳的书吗？”

莫吉龙以为布西这句话是在旁敲侧击地向他们发出某种暗示，于是走过来想同布西耳语两句。

但布西止住了他。

“请不要同我交头接耳，先生，”他说，“你知道国王陛下很爱多心，他会以为我们在说他的坏话的。”

莫吉龙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好压着一腔怒火，退到一

旁。

冲贝尔立即走过来毫不隐晦地说：

“我这个德国人脑子转得很慢，没有这么多想法，而且我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要直接了当地说出我的想法，以便人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可是在我明白无误地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后，对方如果仍旧左顾右盼、装聋作哑的话，我就要……”

“你就要怎样？”布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使得他那只颤抖的手不由地从胸前垂了下去，因为这目光是那样咄咄逼人，简直同深渊中不断喷射出来的烈焰一样。

冲贝尔支支吾吾，说不下去了。

布西耸了耸肩，脚后跟一转，将身子转了过去，不想正站在德帕农面前。

德帕农此时已大步走上前来，要想后退是不可能了。他于是说道：

“先生们，你们发现没有，布西先生跟随安茹公爵销声匿迹几天后，突然变得多么土里土气。不但满脸胡子拉碴，剑把上的彩带不翼而飞，连鞋子和帽子也沾满尘土，变成黑不溜秋的了。”

“亲爱的德帕农先生，这正是我刚才所想到的。看到你穿得这样衣冠楚楚，我不禁暗问自己，离开巴黎才几天，怎么就变成这种样子了。看来我这个堂堂正正的贵族已不能顾及许多，只好按照加斯科尼小乡绅的装饰先去把衣服换一下。请让我过去吧，先生，你和格吕先生这样近地靠着我，已经踩到我的脚上来了。我虽然穿着厚厚的鞋靴，但这一点总不会感觉不到的。”布西依然笑容可掬地说。

圣吕克这时走了进来。布西趁势摆脱德帕农和格吕的纠缠，伸出一只手迎了上去。

圣吕克发现布西的手上出了许多汗。

他立刻意识到刚才这里一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拉着布西离开众人，走出了大厅。



布西一走，壁幸们便毫无顾忌地议论起来了，声音之响亮，整个大厅都能听到。

“真是不可思议，”格吕说，“我污辱了他，而他竟毫无反应。”

“我也是，”莫吉龙说，“我的话已经是够明确的了，但他却始终装聋作哑。”

“我将手举到了他的脸上，”冲贝尔说，“他也仍然视而不见。”

“我呢，”德帕农大声说，“我踩了他的脚，他连屁也没放一个。”

他的脸上不禁浮起了一片洋洋得意的神色。

“他显然在竭力回避我们，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道理。”格吕说。

“道理很简单，不问我也知道。”冲贝尔说。

“你说说看。”

“他觉得自己不是我们四个人的对手，他不想死。”

国王这时款步向这边走了过来，西科正在他耳边说着什么。

“喂！布西先生刚才说了些什么啦？”国王说，“朕好象听到刚才这里的声音十分响亮。”

“陛下想知道布西先生说了什么？”德帕农问。

“是的。你知道，朕是很喜欢打听这类事的。”亨利微笑道。

“天哪！没有什么好告诉陛下的。”格吕说。“布西先生如今已不象一个巴黎人了。”

“他怎么啦？”

“他已经成为一个胆小怕事的乡巴佬，处处躲着我们了。”

“是吗？”国王说。“这话怎样讲？”

“很简单，”格吕说，“我要是让狗去咬他，天晓得他会不会有什么愤怒的表示。”

“我家里有一个专供人们嘲笑的木偶，”冲贝尔说，“从今以

后，我要把它叫作布西了。”

“我比他们更为干脆。”德帕农说。“我今天踩了他一脚，明天还要给他一个耳光。他原来是一个只图虚名，虚有其表的勇士。他觉得自己经过几场决斗，已经获得响亮的名声，如今要谨慎从事，保住自己的小命了。”

“什么？”亨利佯嗔地说，“先生们，你们怎敢在卢浮宫内对朕的弟弟的侍卫如此无礼？”

“不错，陛下，”莫吉龙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我们此番对他确实很不客气，但他连屁也没放一个。”

亨利向西科微微一笑，俯过身去，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

“你不是说他们是虚张声势吗？朕倒觉得他们的行为很有气派呢。”

“算了吧，”西科说，“他们一定是象猫一样发出了几声怪叫。我就见过一些人非常怕听猫的叫声，布西先生想来就是这种人，所以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便走开了。”

“你还是这样认为？”国王说。

“信不信，将来见。”西科说了句谚语。

“好了，我们不用争了。”亨利说。“他这种表现其实并不奇怪，有其主，必有其仆。”

“陛下是说布西是安茹公爵的仆人？这种看法可就大错特错了。”

亨利没有再说什么，只见他转向几个嬖幸说道：

“先生们，朕要先走一步到王后那里吃晚饭去了。那些热洛西人<sup>①</sup>今晚要给我们演一场滑稽戏，欢迎你们也来观看，待会儿见。”

众人恭恭敬敬地向国王行礼致谢，国王于是从大厅的正门走了出去。

恰在这时，圣吕克从一扇小门走了进来。

---

① 即当时在勃艮第剧院演出的意大利喜剧演员。——作者注

四个侍卫官刚要离去，他向他们打了个手势，让他们稍等片刻。

“对不起，格吕先生，你是否还住在圣奥诺雷街？”他欠了欠身说。

“是的，亲爱的朋友，有什么事吗？”格吕问。

“我要同你说句话。”

“啊！是吗？”

“你呢，冲贝尔先生？可否告诉我你住在哪里？”

“贝蒂西街，先生。”冲贝尔不解地看着他。

“德帕农，你的住址我是知道的。”

“就在格勒奈尔街。”

“对，同我住在一条街。你呢，莫吉龙？你住在哪儿？”

“我就住在宫里。”

“很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就先去看看你，不，还是先到格吕的府上去吧。”

“不胜荣幸，先生。我想你是从布西那儿来的吧？”

“这我可说不上，我只是有句话问问你们而已。”

“要问我们四个人吗？”

“对。”

“很好。看来你觉得宫里不大妥当，因此不愿在这里同我们谈。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家去，一块儿听你谈？”

“当然可以。”

“那就到贝蒂西街的冲贝尔家去好了，离这里只有几步路。”

“对，到我家去吧。”冲贝尔说。

“行，就到他家去。”圣吕克又向他们欠了欠身。

“冲贝尔先生，请在前面给我们领路。”

“遵命。”

五个侍卫官于是手挽着手走出了卢浮宫。他们这一横排几乎占了整个街面。

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各人的仆人，他们全都佩带着刀剑。

不久，大家到达贝蒂西街。冲贝尔立即叫人布置客厅。

圣吕克走进客厅外的候见室呆了下来。

## 第七十七章

“你同意吗？”

让我们姑且放下在冲贝尔的候见室里等待他们来请的圣吕克，回过头来补叙一下他和布西刚才进行的一场谈话。

大家已经看到，布西在走出大厅之前，向在场的<sup>所有</sup>朝臣都彬彬有礼地行了个礼，不过谁也不会那样认真，因为布西向他们躬身行了礼而从心底里藐视这位威震四海的剑坛名手。

须知在那个人威力可以左右一切的强权时代，一个人只要武艺超群，就能够在法兰西这个美丽的国家内以他那出众的剑术和高尚的情操为自己建立一个小小的“王国”。

布西当时在亨利三世的宫廷里所赢得的声誉正是这样。

可是大家已经看到，他今天却在他的“王国”里受到了人们的肆意嘲弄。

一走出大厅，圣吕克便停下脚步，带着不安的神色向他问道：

“朋友，你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你的脸色这样苍白，简直象是就要晕倒一样。”

“不，我很好，”布西说，“只是忍不下这口气。”

“瞧你，同这些人何必这样认真？”

“天哪！何必这样认真！亲爱的朋友，你来评评理吧。”

“不要这样，布西，还是冷静一点。”

“说得真轻松，冷静一点！我敢说，他们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只要当着你的面说上几句，你这个人我还不知道，早就拔出剑来宰他一两个了。”

“那你想怎样呢？”

“圣吕克，你是我的朋友，你已经非常了不起地向我表示了你对我的友情。”

“啊！亲爱的朋友，”圣吕克以为，被他刺了一剑的蒙梭罗早已埋葬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这样说，我实在不敢当。当然，话说回来，那一剑也刺得真漂亮，实在妙极了。不过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这还是国王把我关在卢浮宫的时候，教给我的。”

“亲爱的朋友……”

“让这个蒙梭罗在黄泉安息吧，咱们还是来谈谈狄安娜。可怜的狄安娜，她感到满意吗？她原谅我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洗礼定在哪一天？”

“唉！亲爱的朋友，这件事还是等蒙梭罗死了以后再说吧。”

“你说什么？”圣吕克象是脚上突然扎了根钉子似的，呼的一下跳了起来。

“那一簇丽春花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危险，他倒在上面后根本没有一命呜呼。相反，他活下来了，同时也更加暴跳如雷了。”

“真的？”

“当然。他现在整天念叨着如何报这一剑之仇，发誓一定要将你剁成肉泥。事情就是这样。”

“他还活着？”

“完全对。”

“是哪个鬼医生把他救活的？”

“我的医生，亲爱的朋友。”

“什么？你简直把我闹糊涂了。”圣吕克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啊！竟有这种事！这可怎么办？我已经把他的死讯告诉大家，可是他却依然活在人间。不过我可不去向人家解释，我要赶在

这之前把他结果掉，下次同他交手一定多捅他几剑，绝不能插上一剑就算完事。”

“现在该我来劝你冷静一点了，亲爱的圣吕克。”布西说。

“说实在的，蒙梭罗对我比你想象的要好，他一直以为是公爵派你去杀他的。他恨的是公爵。在他的心目中，我简直成了圣洁的天使，难得的知交和巴亚尔<sup>①</sup>似的英雄了。不过他对我这样感恩戴德并不奇怪，是雷米这个畜生把他救活的。”

“他怎么这样糊涂？”

“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正直的人，觉得自己是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

“他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

“总之，蒙梭罗认为自己能死里逃生完全归功于我，所以对我同他妻子的接触，很是放心。”

“啊！我明白了，有鉴于此，你也就打算耐心地等待他死去。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亲爱的朋友！”

“我是真心话，因为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所以你看，对于这个蒙梭罗先生，我们暂且可以不去管他了。”

“当然。趁他伤势未愈，我们应该及时行乐。不过在他养伤期间，我仍然要去打一副上等盔甲，并将窗户装上铁栏杆。你也去向安茹公爵打听一下，问他的母亲有没有传给他什么对付毒药的灵丹妙药。总之，我们应该先玩个痛快。”

布西不禁笑了笑，随后挽起圣吕克的手臂，向他说道：

“因此，亲爱的圣吕克，这个忙，你只帮了我一半。”

圣吕克不解地看着布西：

“那倒是，你是不是要我去完成另一半？这可不太好办。不过

---

<sup>①</sup> 巴亚尔：见本书第516页注③。



为了你，亲爱的布西，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特别是，如果他带着恶狼的眼光看着我的话，呸！”

“不，亲爱的朋友，我已经对你说了，对于这个蒙梭罗，我们不必再去管他。我想请你在别的方面为我帮点忙。”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你同几位璧幸先生关系如何？”

“当然好极了，如同躺在阳光下的猫和狗一样，如果大家都能晒到太阳，就可相安无事。可是只要有一个挡住别人的阳光，以后的事我就不敢说了：尖牙和利爪这时就会大显威风。”

“很好，朋友，听了你的话，我很高兴。”

“啊！那就太好了。”

“假如有人现在挡住了你的阳光。”

“行，怎么办呢？”

“把你的尖牙利爪露出来显一显威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布西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亲爱的朋友，请你去找一下格吕先生。”

“啊！啊！”圣吕克哼了两声。

“你开始明白了，是不是？”

“是的。”

“很好。你去问格吕，他希望哪一天把我送进天国或者让我把他送进天国。”

“好的，我去问问他。”

“让你担任这样的角色，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妥吧？”

“一点儿不。什么时候去都行，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就去。”

“等一等。找过格吕，烦你再到冲贝尔家走一趟，也问问他。”

“啊！”圣吕克说，“还有冲贝尔，你想干吗，布西？”

布西打了个不容回驳的手势。

“行，”圣吕克说，“我一定为你办到。”

“亲爱的圣吕克，”布西又说，“既然你这样热心，索性烦你再到宫里找一下莫吉龙，我刚才见他带着颈甲，可见他今天执勤。你让他同那两位一起来。”

“嘿！你想到没有，这已经是三个了，”圣吕克说，“完了没有？”

“没有。”

“什么？还有？”

“随后你再到德帕农家去一下，不过你对他不必多费唇舌，因为他是不值一提的，但不管怎样，总可以滥竽充数。”

圣吕克两手垂了下来，惊讶地看着布西，

“四个！”

“是的，”布西点了点头，“你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既精明而又勇敢、谦和，同他们谈话，应当怎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就无须我来饶舌了……”

“啊！亲爱的朋友。”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望你一定做得不失豪侠风度。”

“我会让你满意的，朋友。”

布西笑着向他伸过手来，一边说道：

“好极了。啊！璧幸先生们！现在该我来笑一笑了。”

“亲爱的朋友，现在请告诉我你的条件。”

“条件？”

“对，你的条件。”

“我没有条件。他们怎样说就怎样办。”

“用什么武器？”

“请他们决定。”

“时间和地点呢？”

“也由他们定。”

“可是你总得……”

“这些琐事不必再谈了。快去办吧，亲爱的朋友。我在那边小花园散步，你把事情办完后，就到那里找我。”

“这么说，你是立等回音了。”

“是的。”

“那你就耐心等会儿吧。这件事恐怕得费点时间呢。”

“我有的是时间。”

圣吕克随后在卢浮宫的接见大厅里找到了四个年轻的嬖幸并同他们进行了一场谈话，关于这一点，读者已经知道了。

现在，他在冲贝尔公馆的候见室里，按照当时流行的习俗，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至于国王的四个嬖幸，他们早已料到圣吕克今日为何而来，已经走到大客厅的四个角落，坐了下来。

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坐定后，大门打开了。一个掌门官走来恭请圣吕克光临。圣吕克于是十分潇洒地将左手按在腰间的剑把上，把身后的斗篷微微挑起一点，右手提着帽子，走到客厅大门正中央停了下来，其不偏不倚足以令最高明的建筑师为之惊叹。

“德皮纳·德·圣吕克先生到！”掌门官大声通报。

圣吕克缓步走进客厅。

行主人之责的冲贝尔于是立起身，抢步迎上前来。圣吕克没有向他躬身行礼，而是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这个举止带有鲜明的色彩，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来意。

冲贝尔向他欠了欠身，随后转向格吕，一边向圣吕克说道：

“这位是雅克·德·勒维·德·格吕伯爵先生，我荣幸地把他介绍给阁下。”

圣吕克向格吕跨近一步，深深鞠了一躬，接着说道：

“我正要找这位先生。”

格吕欠了欠身。

冲贝尔于是又转向客厅的另一个角落：

“这位是路易·德·莫吉龙先生，我荣幸地把他介绍给阁下。”

圣吕克又是一番施礼，口中说道：

“我正要找这位先生。”

此后是德帕农，不消说，依然是不动声色、慢条斯理的客套。

最后轮到冲贝尔，他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介绍完毕，四个嬖幸坐了下来，圣吕克依然站在那里。

“伯爵先生，”他向格吕说道，“你污辱了路易·德·克雷蒙·当波瓦兹·德·布西伯爵，他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并希望你在你认为适当的时候同他进行一次决斗，武器由你选定，决斗可进行到一方死去为止。你同意吗？”

“当然同意，”格吕慢悠悠地说，“这是布西先生给我的莫大荣幸。”

“你希望在哪一天？伯爵先生。”

“我没有什么想法，不过与其明天拖后天，后天再拖到大后天，还不如就在明天为好。”

“明天什么时候？”

“上午。”

“用什么武器？”

“长剑和短剑，如果布西先生也同意的话。”

圣吕克欠了欠身，说道：

“你刚才说的，布西先生全都同意。”

随后，他又问了问莫吉龙及另外两位嬖幸，大家都作了同样的回答。

身为主人而最后被问及的冲贝尔，在回答过圣吕克的话后，这时说道：

“圣吕克先生，有件事我们没有想到。”

“什么事？”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巧，既然我们都选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布西先生要同时应付我们四个人，恐怕会有所不便吧。”

圣吕克的嘴角浮起一丝非常谦恭的微笑，只见他说道：

“当然，同任何武士一样，布西先生要同时应付你们四位勇士，确实有所不便，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种事在巴士底狱附近的图尔纳尔宫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他要同我们四个人决斗？”德帕农问。

“是的，四个人。”圣吕克说。

“是不是单独进行？”冲贝尔问。

“单独也行，同时也行。他的邀请是向你们个人，也是向你们全体发出的。”

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过了片刻，格吕首先打破沉默，只见他满脸紫涨，怒气冲冲地说：

“布西先生此举实在叫人佩服。我们虽然无能，但每人总也可以单独同他应付一两个回合。”因此，我们可以接受他的建议，挨个儿同他交战。不过最好还是……”

他向另外三个嬖幸瞥了一眼，见他们点了点头，显然已明白他的意思，便又说道：

“我们不想谋杀一位剑坛勇士，所以最好还是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由我们当中的一人与布西先生决斗。”

“其它三人呢？”德帕农急切地问。

“其它三人？布西先生有的是朋友，那些人也正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其它三人是不会闲着无事的。”

“先生们，你们是否同意我的意见？”格吕又转向众人问了一句。

“同意。”众人同声答道。

“如果布西先生能让利瓦罗也来参加这次聚会，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冲贝尔说。

“我也有个想法，”莫吉龙说，“希望德·巴尔查克·昂特拉格先生也算一个。”

“要是里贝拉克先生也能光临的话，”格吕说，“那就全齐了。”

“先生们，”圣吕克说，“我将把你们的美意转告布西先生，我认为他不会不同意的。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布西先生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着，他又深深鞠了一躬，众人郑重其事地还礼作答，腰弯得同他一样低。

四个年轻人于是将圣吕克送出客厅门外。

走到最后一间候见室，他发现他们各自的仆人都聚在那里。

他于是从衣兜里取出一个装满金币的钱袋向他们扔了过去，口中一边说道：

“你们拿去喝酒吧。”

## 第七十八章

### 一场艰难的开导

圣吕克为这件事办得如此成功而感到十分得意，他又回到了宫内。

布西仍在卢浮宫的小花园里等候他，对他表示了深切的谢意。

圣吕克见他愁容满面，不禁深为诧异，因为象他这样一个驰名剑坛的勇士，对于这场能够给他带来无上荣光的决斗，反应竟是如此冷淡，未免太不寻常了。他于是向他问道：

“布西先生，你好象不大高兴。我是不是没有把事情办好？”

“是的，亲爱的朋友，我感到遗憾的是，你没有要求立即进行，反而让它不知拖到何年何月去了。”

“啊！不要着急嘛。不错，那几个安茹人至今尚未回来。有什么办法？他们要回到巴黎，总得需要几天的。况且，你又何必一定



要急急忙忙去同他们厮杀呢？”

“因为我想尽快离开这个世界。”

圣吕克带着一个正常人听到他人即将蒙受不幸时的心情，直愣愣地看着布西。

“为什么？你现在芳华正茂，名扬四海，又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爱着你！”

“原因很简单，这四个家伙，我虽然肯定可以将他们送入天国，但我自己也不会幸免一死。”

“布西，你的想法太悲观了。”

“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我倒想看看你会怎样哩。蒙梭罗死而复生，他的妻子如今一步也不能离开这个死鬼的床前。我们见了面只能板着脸儿，一句知心话也说不得，甚至连拉拉手也不可能。天哪！这次决斗，我倒真希望能有个人幸免一死……”

圣吕克听了这话，不禁哈哈大笑，笑声惊起了一群在花楸树上啄食的麻雀。

“啊！”他说，“你的心灵真是洁白无瑕。为女人们所倾倒的布西，原来是初入情场的新手。不过亲爱的布西，你错了，可以说世上没有比你更为幸福的情人了。”

“是吗？这可太好了。你已经有了妻室，请给我说说看我有哪些幸福。”

“如同我的启蒙老师耶稣会教士特里格所说：Nihil facilius ①。你现在不是蒙梭罗先生的朋友吗？”

“是啊，这家伙竟然称我为朋友，这实在是人类的一大耻辱。”

“那你就做他的朋友好了。”

“哦！……这样岂不玷污这美好的名称了？”

“Prorsus absurdum ②！——这也是特里格说的。他真的是你的朋友吗？”

---

① 拉丁文：“再简单不过了。”

② 拉丁文：“荒谬绝伦！”

“是他自己这样称呼我的。”

“还是呀，他给你带来不幸，怎么会是你的朋友呢？而交友的目的却正是要使彼此得到幸福，这至少是国王陛下为‘友谊’二字下的定义，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

布西不禁笑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圣吕克又说，“你的不幸既然是他造成的，你们两人之间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所以你对他完全可以泰然处之，把他的妻子夺过来。他如果对此表示不满，那你就把他当敌人看待，毫不客气地再捅他一剑，结果他的小命。”

“确实，”布西说，“这个人，我打心底里憎恨他。”

“而他对你也十分畏惧。”

“这样说来，你认为他称我为朋友，并不是真心实意？”

“怎么说呢？你不妨试试看，把他的妻子夺过来，结果如何，你等着瞧吧。”

“这也是你的启蒙老师特里格说的吗？”

“不，是我自己说的。”

“我不由地要恭维你两句。”

“你愿意按照我的话去做吗？”

“不，我宁愿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而且要让狄安娜不但把蒙梭罗的伤养好，还要使他在精神上消除痛苦，是不是？因为你要是决斗场上死去的话，不用说，她就只有去依靠身边仅存的这个人了……”

布西蹙起了眉头。

“你看，”圣吕克又说，“我妻子来了，她是个颇有见地的女人，现在刚从太后的花园采了鲜花回来，心情正好。你不妨听听她的看法，她的话可是金玉良言。”

果然，让娜这时正向这边走来，她的面庞是那样明媚、动人，目光中洋溢着狡黠的神情。

世上就有这样一些人终日无忧无虑，如同田野上翱翔的云雀，

使得周围的一切显得那样美好，充满生机。

布西亲热地向她欠了欠身。

让娜立即向他伸过一只手来，说明她为人率直，一点不象曾经同四个国家签订协议并将这一习俗从英国带回法国的杜波瓦全权大使。

她一边用一根金线缠绕新采摘的花束，一边问道：

“怎么样？你的事进展如何？”

“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布西说。

“哪儿的话，不过是受了点挫折便泄气了。”圣吕克说，“让娜，我敢担保，你一定会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的。”

“告诉我，他究竟怎么啦？”让娜又问。

“简单说来，”圣吕克又说，“布西先生因为不愿同蒙梭罗伯爵周旋，他想打退堂鼓了。”

“什么？把狄安娜让给他？”让娜惊恐地叫了一声。

布西见她反应如此强烈，只得又补充道：

“啊！夫人。圣吕克没有告诉你，我想找个机会了此一生。”

让娜带着责备的眼光看了他良久，随后说道：

“可怜的狄安娜！我看你还爱他不。男人都是无情无义的冷郎君。”

“你看，”圣吕克说，“我妻子要教训你了。”

“你的话太重了，夫人。”布西大声说道，“我是怕如果我们也去搞那虚假而卑微的一套，会玷污我们的爱情的。”

“先生！这不过是你的一个拙劣的借口。”让娜说，“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你所担心的，应该只有一点，那就是怕她不再爱你。”

“啊！这话真厉害。”圣吕克说，“亲爱的朋友，我看你还是缴械吧。”

“不，夫人，”布西凄然地说，“难道还有什么比牺牲……”

“别说了，你应当承认你已经不爱她了，这样倒更称得上一个

风流哥儿。”

布西顿时面色煞白。

“你要是不便讲明的话，我可以替你去对她说。”

“夫人！你说到哪儿去了。”

“你们这些人，动不动就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认为，我们就没有作出任何牺牲吗？随随便便让蒙梭罗这个恶棍去把自己杀死，以桑松①和汉尼拔②都做不出来的坚强毅力去让这样一个大得其利，将一头凶猛无比的野兽征服之后，又把它拴到胜利者的战车上，这算什么英雄气概？啊！你能否听我一言，狄安娜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女人，她每天做的那些事，我连四分之一也做不到。”

“谢谢你这一番开导。”圣吕克毕恭毕敬地向他的妻子行了个礼，让娜不由地格格笑了起来。

布西仍犹豫不决。

“你别高兴得这样早。”让娜说。“他还在考虑，还没有低头认错哩！”

“你说的很对，夫人。”布西说，“我这个人连一个最一般的女人也不如。”

“好极了，”让娜说，“你总算给我说通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马上去看望……”

“蒙梭罗先生？”

“谁叫你去看他？……当然是狄安娜。”

“可是他们好象总是寸步不离。”

“你以前去看望巴尔柏齐欧夫人的时候，她身旁不也总有个丑陋不堪、胖得象猪一样的家伙吗？他总是盯着你，因为怕你把他的妻子夺走。”

布西不禁哈哈大笑，圣吕克和让娜也跟着笑了起来。听到他们

---

① 桑松，《圣经》中人物。

② 汉尼拔（公元前247左右—公元前183），迦太基统帅。

三人的琅琅笑声，在柱廊里漫步的朝臣，都走到了窗户旁，向这边观望着。

“夫人，”布西终于打定了主意，“我这就到蒙梭罗先生家去。再见。”

他于是同这一对年轻夫妇握手道别，行前并叮嘱圣吕克不要将他今天同几个嬖幸的事向任何人透露。

他果然到了蒙梭罗家中，蒙梭罗正躺在床上。

见他到来，伯爵高兴得叫了起来。

雷米刚刚告诉他，再有三个星期，他就会完全康复了。

狄安娜将一只手指放到了唇边：这是她在向布西致意。

布西于是将安茹公爵这次交给他的差事，包括他在宫里受到了怎样的接待，国王如何忧心忡忡以及嬖幸们冷若冰霜的表情，全都向蒙梭罗讲了讲。

狄安娜听布西讲到“冷若冰霜”这几个字，不禁格格一笑。

蒙梭罗听得入了神，不由地让布西俯过身来，向他附耳低声

道：“这其中好象还有什么鬼，你说是吗？”

“我看是的，”布西说。

“请相信我的话，”蒙梭罗说，“别同这个恶棍搞在一起。我对他非常了解。这个人心狠手辣，到了需要出卖你的时候，他是从

不犹豫的。”

“我知道。”布西笑了笑，表示他对此深有体会。

“你看到没有，”蒙梭罗说，“你是我的朋友，有些话我不能不讲。还有，今后你要遇到什么困难，尽可告诉我，我总可替你出

出主意。”

“先生！先生！”雷米说，“包扎之后，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躺下来睡一会儿吧。”

“行，我听你的，亲爱的医生。”蒙梭罗说。随后又转向布西：“朋友，带我的妻子去散散步吧。听说花园里的花今年开得特别

好。”

“好的，一切遵命。”布西说。

## 第七十九章

### 蒙梭罗防不胜防

一星期后，布西发现，圣吕克夫妇的看法完全正确，心中不由地对他们深为钦佩。

在行动中处处以古人为表率，虽然可以流芳百世，但未免太远离现实。所以布西在坠入情网后，早已将普路塔克笔下的那些他所酷爱的英雄人物置诸脑后了。这个长得同阿尔西比阿德<sup>①</sup>一样俊美的美男子，如今所关心的只是当前的事情。对于齐比奥<sup>②</sup>和巴亚尔的一些有关禁欲的故事， he 现在是毫无兴趣了。

狄安娜的心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更为淳朴，更为自然了。她任凭自己的心声，一方面爱着布西，一方面欺骗着她的丈夫，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曾被愤世嫉俗的费加罗<sup>③</sup>称之为人所固有的特性。对于夏龙<sup>④</sup>和蒙泰涅<sup>⑤</sup>所说的“正派”，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去作一点深奥的探讨。

她认为自己爱布西，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将自己委身布西一

---

① 阿尔西比阿德（公元前450—公元前404），古希腊文武双全的英雄，美男子，苏格拉底的门徒。

② 齐比奥（死于公元前211年），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

③ 费加罗，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主人公。

④ 夏龙（1541—1603），法国作家，神学家。著有《智慧论》等。

⑤ 蒙泰涅（1533—1592），法国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人，是她的道德观。她终日所憧憬的，是见到布西时销魂荡魄的情景。

半个月前被圣吕克刺伤的蒙梭罗，如今已一天好似一天。由于采用了安布卢瓦兹·帕雷在偶然中发现的新疗法——用清水洗涤伤口，他的伤势总算没有恶化。现在，听说安茹公爵已带着那几个安茹人偕同王太后回到巴黎，他的心头又产生了无限的烦恼。

他这样愁绪满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回到巴黎第二天，公爵便以探病为由，赶到他那位于普蒂帕尔街的住所来看望他了。一个亲王对你如此关心，你是无法将他拒之于门外的，因此蒙梭罗只好接待了他。这次来访，亲王对这位狩猎官，尤其是他的妻子，显得特别热情。

待公爵一离去，蒙梭罗便将狄安娜叫到身边，不管雷米如何反对，仍然扶着她的手臂，围绕扶手椅走了三圈。

三圈走完，他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看样子似乎十分满意。狄安娜见他的嘴角浮着一丝微笑，断定他一定又在绞尽脑汁，玩什么鬼把戏了。

不过这是蒙梭罗家的私事，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安茹公爵到达巴黎时的情景吧，这才是本书的正题。

读者恐怕也已想到，弗朗索瓦·德·瓦卢阿回到宫中，这不是一件谁都不闻不问的小事。

人们看到的是：

国王威风凛凛，神气十足。

王太后沉默寡言，神情冷漠。

安茹公爵满脸尴尬，但又不便发作，那意思无疑是说：

“既然你们对我并不欢迎，为什么要让我回来？”

整个接见期间，事先从布西那里得到消息的利瓦罗、里贝拉克和昂特拉格，一直在以凶狠的目光看着那几位不久将在决斗场上同他们相逢的对手，那样子显然是告诉他们，如果决斗不能顺利举行，问题决不会出在他们身上。

西科今天举止反常，默默地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其焦急的心情简直胜似处于法沙尔之战前夕的恺撒。

随后，一切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

返回卢浮宫第三天，安茹公爵又拜访了一次蒙梭罗。

蒙梭罗事先已得知国王接见公爵的详情，他于是乘机抚慰公爵，叫他绝不要向国王屈服。

鉴于他的身体已越来越好，公爵一走，他便站起来，又扶着狄安娜在房里走了一圈。

随后，他坐了下来，神情比头一天围着扶手椅转三圈还要满意。

当天晚上，狄安娜告诉布西，蒙梭罗一定在策划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布西走来看望蒙梭罗，房间里除了他们俩，别无他人。

“别看公爵对我关怀备至，”蒙梭罗说，“其实他是我的死敌。圣吕克先生这次在梅里多刺杀我，就是他的主谋。”

“哦！你的话过重了，伯爵先生。”布西说。“圣吕克可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豪侠之士。你自己也承认，是你向他挑衅，首先将剑拔出来的，而且是在决斗中受的伤。”

“完全对。但我的话也没有错。”

“听我说，伯爵先生，”布西说，“我了解公爵的为人，也更了解圣吕克先生。不用说你也知道，圣吕克是国王的人，同公爵毫无瓜葛。要是昂特拉格、利瓦罗或是里贝拉克捅了你一剑，那我觉得你这样想……可要是说圣吕克……”

“你对法国的历史没有我了解，亲爱的布西先生。”蒙梭罗固执己见。

布西一听，不禁掩口而笑：他对法国的历史虽然不太了解，但对安茹那个地方，特别是梅里多发生的事情却了如指掌。

蒙梭罗终于可以下地走动了。他站起身，一直走到了花园里。回房途中，他向大家说：

“好极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搬家。”

“搬家？为什么？”雷米问，“住在这里有什么不好？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消遣的？”

“相反，可供消遣的倒是太多了。”蒙梭罗说，“安茹先生的不断来访就把我烦得要命。每次都带来一大帮侍卫，他们走在石板地上发出的声响我听了实在受不了。”

“您打算搬到哪儿去？”

“我已叫人把图尔纳尔宫附近的那所房子收拾一下。”

呆在一旁的布西，不禁含情脉脉地同狄安娜交换了一下眼色。一提起这所房子，当初相识的情景又回到了他们的心头。

“什么？你要住到那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去？”雷米简直觉得不可理解。

“奇怪？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房子？”蒙梭罗问。

“天哪！”雷米说，“谁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国王狩猎官住在哪些地方？况且我原来就住在波特来伊街。”

蒙梭罗习惯地产生了一点疑惑。接着，他又说道：

“我呆在那里肯定比这里要好。因为那边地方狭小，一次至多只能接待四个客人，而且门外就是空场，简直象个要塞。遇有客人来访，从窗子上看出去，远远就能看到。”

“那又怎样呢？”雷米又问。

“那又怎样？我如果不愿见客，随时可以回避。等我身体一好，这就更没有问题了。”

布西咬了咬嘴唇。他担心，说不定哪一天，蒙梭罗也会回避他的。

狄安娜叹息一声，不由地想起了昏迷不醒的布西当时躺在她床上的情景。

雷米沉吟片刻，首先打破沉默说道：

“你不能搬到那儿去。”

“为什么？我倒想听听你的意见，雷米先生。”

“身为国王狩猎官，你每天要接待许多客人，家里又有许多仆人和马匹，搬到那个鬼地方，您叫他们都到哪里去？”

“嗯！”蒙梭罗哼了一声，不觉点了点头。

“还有，”雷米说，“作为一个医生，我不但了解您的病情，也了解您的苦恼。您不愿住在这里，倒也不是为了您自己。”

“那是为谁？”

“您考虑的是夫人。”

“啊！”

“其实您尽可让伯爵夫人换个地方。”

“让我离开她？”蒙梭罗向狄安娜瞥了一眼，目光中与其说饱含深情，不如说充满愤怒。

“如果您一定要搬的话，那就干脆把您的狩猎官职务辞掉，这才是明智的做法。这种差事，要么就做，要么就不做。空站着位置，国王会不高兴的。所以您应当……”

“该怎样做，我自己知道。”蒙梭罗咬牙切齿地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决不会离开伯爵夫人。”

话音未落，院子里传来了乱哄哄的马蹄声和说话声。

蒙梭罗一惊，喃喃地说了一句：

“公爵又来了。”

“是他。”雷米走到窗边看了看说。

二话未了，如入无人之境的安茹公爵，不等通报，已经大步走了进来。

蒙梭罗冷眼旁观，发现他的目光首先寻找的是狄安娜。

他停在狄安娜面前，没完没了地向她献着殷勤。他给她带来了一副极为珍贵的首饰。这种希世之珍，一个技艺高超的艺人一生也不过只做三四副。虽然制作的速度很慢，但那个时候仍比今天更为常见。

首饰是一把十分惹人喜爱的小剑，上面套着一个云蒸霞蔚的金质瓶状剑把。剑身则别具匠心地刻着十分和谐的图案：有狗、马、

猎人、野猪、树木和天空，令人不胜玩味。

“拿来我看看。”蒙梭罗担心剑把里会不会藏着什么字条。

公爵拿着剑走过来，将剑把拔下，一边向他说道：

“你是猎人，这剑身送给你，剑把就送给伯爵夫人。”随后，他转向布西：“啊！你好，布西，你也成为伯爵的常客了？”

狄安娜满面羞红。

布西倒镇定自如，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道：

“大人真是健忘，不是您叫我今天早上来探问蒙梭罗先生的病情的吗？我是遵命而来的。”

“啊！对了。”公爵说。

随后，他走到狄安娜身边坐下，低声同她谈着什么。

过了片刻，他仰起头来说道：

“伯爵先生，这个房间太热，我看伯爵夫人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我要带她到花园里去走走。”

蒙梭罗愤怒地向他看了一眼。

听到公爵的邀请，狄安娜站起身，扶着公爵的手臂走了出去。

“来，布西先生，扶我一把。”蒙梭罗向布西说。

他也立即站起身，跟在狄安娜后面，走下了门前的台阶。

“啊！”公爵说，“看来你已经完全好了。”

“是的，大人。再过两天，不论我妻子走到哪里，我都可以跟到哪里了。”

“很好。不过仍要当心，不要让自己累着了。”

这话说得倒也不错，刚走了两步，蒙梭罗就已感到两腿发软了。

他在一个能够时时看见公爵的地方坐了下来。

“伯爵，”他向布西说，“能否替我帮个忙，把我的妻子送到巴士底狱附近的那幢房子里去。说实在的，我很希望她能到穷街陋巷去避一避。为了摆脱这个恶棍的纠缠，我千里迢迢从梅里多把她带来了，决不希望她在巴黎落入他的魔掌。”

“不行，先生，”雷米向布西说，“这个差事您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蒙梭罗问。

“因为他是安茹公爵的人，安茹先生要是知道这件事是他帮您做的，他是决不会原谅他的。”

性情暴躁的布西正要说他根本不管这些，但见雷米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也就连忙煞住，闭口无言了。

蒙梭罗考虑了一会儿，最后说道：

“倒也是，雷米说的很对，这种事我是不便麻烦你的。看来只有我自己领她去了。因为明天，最晚后天，我就可以住到那里去了。”

“真是胡来，”布西说，“你这样做会把现在的职务丢掉的。”

“那很可能，”蒙梭罗说，“不过我将守住我的妻子。”

他一边说，一边皱了皱眉头，布西见了，不由地叹息一声。

果然，当天晚上，蒙梭罗就带着他的妻子，迁到读者所熟悉的图尔纳尔宫附近的那幢房子里去了。

雷米也跟着过去，帮助病人在那里安顿了下来。

同时，由于他对布西的忠诚始终不渝，并意识到，在这狭小的地方，布西今后同狄安娜会面将更为困难，他觉得，此时此刻布西正特别需要他的帮助。因此，他又同热尔特鲁德恢复了当初的关系，热尔特鲁德起先狠狠揍了他几下，但最后还是原谅了他。

狄安娜又回到了那间临街的房间里。房内陈设原封未动，床上挂着绣着金线的白色床幔。

这个房间同蒙梭罗的房间只隔着一条过道。

面对这种情况，布西终日忧心如焚，无计可施。

圣吕克告诉他，用绳索做成的软梯，现在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完全可以用来代替木梯。

蒙梭罗料想安茹公爵一定在那里大发雷霆，骂声不绝，他不由地搓搓手，发出了得意的微笑。



## 第 八 十 章

### 一副牛皮手套

有些人情火一旦燃烧起来，便不可遏制。那种急不可耐的心情，简直同饿狼一样穷凶极恶。

安茹公爵日夜兼程赶回巴黎时，正是这样一种心情。他在梅里多没有见着狄安娜，心头升起的一股无名火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对于狄安娜，他现在几乎是一刻也放不下了，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垂涎日久而终不可得。

至于蒙梭罗，打从公爵得知他欺骗了自己以来，他便恨透了这位国王狩猎官。现在，这种情绪已发展成一腔怒火，决心要对他狠狠加以报复了。不过，由于他对蒙梭罗铤而走险的性情已经尝过一点苦头，他打算以逸待劳，一俟时机成熟，便给以沉重的打击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

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并未有丝毫收敛。相反，随着他的个人安全已得到充分保障，他觉得自己的身份已大大提高，远非昔日可比了。所以一回到巴黎，他便又重操旧业，继续干起那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了。

目前的时机对他也正有利。国王的懦弱无能和卡特琳娜的安茹之行，使他在最近的事件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惯于见风使舵的不逞之徒纷纷投奔到他的麾下，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条条难以觉察、坚不可摧的纽带，把他同一直在暗中窥测风向、使西科大为不安的吉斯三兄弟联系了起来。

不过，对于他的政治企图，他是从不向布西透露的。他们的关

系只是维持着表面上的客套而已。他那天在蒙梭罗家见到布西时，确实感到意外，蒙梭罗此人一向疑神疑鬼，对谁都不信任，但对布西竟然如此刮目相看，这使他不禁对布西大为不快。

此外，每次见到妩媚动人的狄安娜，总见她那秀丽的面庞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乐，这使他深为骇异。

因为他知道，如同花儿只有在阳光下才会芳香四溢，娇艳夺目，女人也只有在有了意中人后才会显得更加迷人。显然，狄安娜现在正沉浸于幸福之中，但对于心怀歹意、终日满腹私欲的公爵来说，他人的幸福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他觉得作为一个亲王，他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才终于有了今天的权势。这次在昂热所取得的成功，更使他看到完全可以用武力为自己在情场开道，或者为自己的情场失意报仇雪恨了，再说还有奥里利为他出谋划策，因此决不能因为蒙梭罗的嫉妒和狄安娜的拒绝这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使自己不能如愿以偿。

一天，在将这些如意打算反复琢磨了一整夜后，他心痒难禁，觉得自己再也不能优柔寡断了，于是命令侍从整鞍备马，跟他到蒙梭罗家去走一趟。

大家知道，蒙梭罗已经迁往图尔纳尔宫附近的房子里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公爵莞尔一笑。

他知道这不过是蒙梭罗的故伎重演。

他装腔作势地向守门人问了问新居的地址。守门人告诉他就在圣安东尼街。他于是转过身向陪同他前来的布西说：

“既然他已住到图尔纳尔宫附近去了，我们也到那里去吧。”

众人于是又向前走去。这支由二十四个武士——每个武士都带着两个仆人和三匹马——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卫队，很快在居民中引起了一片轰动。

公爵一眼就将那幢房屋认了出来。不言而喻，布西对此也了如指掌。

他们俩在门前下了马，然后穿过夹道，登上了楼梯。不同的

是，公爵一径走到房间里去了，而布西却在楼梯口停了下来。

这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长驱直入的公爵所见到的，只是躺在一张长椅上的蒙梭罗，而布西却受到了狄安娜的热烈拥抱，热尔特鲁德守在一旁，替他们望风。

面色本来就十分苍白的蒙梭罗一见到公爵这个他日夜诅咒的魔鬼，顿时变得更为苍白了。他很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啊！大人！破瓦寒窑，难以待客。大人对我这个草莽小民如此厚爱，真叫我惶恐不安。”

这句话含有明显的讥讽意味，因为蒙梭罗说的时候，几乎未加掩饰。

但是公爵似乎根本没有觉察，只见他笑容满面地走过来说：

“一个朋友卧于病榻，不管他在哪里，我都应当来看看他。”

“啊！大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殿下刚才称我为朋友。”

“是的，我是这样说的，亲爱的伯爵。你今天感觉如何？”

“好多了，大人。我可以下地走动了。再有一星期，殿下就不必来看我了。”

“是不是你的医生叫你搬到巴士底狱这边来的？”公爵带着无比天真的神气问。

“是的，大人。”

“住在普蒂帕尔街有什么不好吗？”

“是的，大人。那边的客人太多，终日吵得我不得安宁。”

这句话说得无比明确，公爵不可能听不出其中的弦外之音，但他似乎仍旧未加留意。只见他又说道：

“你这儿好象连个花园也没有。”

“我讨厌花园，大人。”蒙梭罗说。

“那么你到哪儿去散步呢，我亲爱的伯爵？”

“大人，我是压根儿不散步的。”

公爵愤怒地咬了咬嘴唇，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过了片

刻，他又说道：

“你知道吗，伯爵？大家现在都在争着向国王要你的狩猎官职位。”

“是吗？为什么，大人？”

“许多人都说你已经离开人世了。”

“啊！大人，这是哪儿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我根本没有死。”

“我才不去说呢。亲爱的伯爵，你躲在这里无声无息，还不同死了一样？”

现在是蒙梭罗愤怒地咬了咬嘴唇。

“有什么办法？大人。”他说。“看来我只好放弃这个位置了。”

“真的？”

“当然。在我的心目中，有些东西比这个位置更为重要，所以只好割爱。”

“啊！”公爵说，“你倒很能想得开。”

“这是我生就的天性，大人。”

“既然如此，我看把你的想法告诉国王，不会有什么不好吧？”

“谁会去管这些闲事呢？”

“见鬼！国王要是问到我，我总不能对我们今天的谈话只字不提。”

“天哪！要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在偌大的巴黎听到的话告诉国王陛下，他恐怕是听不过来的。”

“巴黎最近莫非有什么传闻，先生？”公爵象是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突然将身子转了过来。

蒙梭罗觉得他们这场谈话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严肃起来，不是他这个尚未完全康复的人所能对付得了的。他于是压了压胸中的怒火，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我整天大门不出，哪里会知道什么呢？事情一件件发生，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不过，国王要是因为我不太称职而埋怨我的话，那是没有道理的。”

“何以见得？”

“很简单，我这次受伤……”

“怎么办呢？”

“同他有关。”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狠狠刺了我一剑的圣吕克先生不就是国王的知心好友吗？他那一手绝招还是国王传授给他的哩。而且现在还很难说他是否就是国王悄悄派去行刺我的。”

安茹公爵做了一个近乎赞同的表示。

“言之有理，”他说，“不过话说回来，国王总是国王。”

“到他不再是国王为止，您说是吗？”蒙梭罗说。

公爵不觉一惊，立即说道：

“对了，尊夫人也住在这儿吗？”

“大人，她今天病了，要不早就出来恭奉殿下了。”

“病了？这可怜的女人！”

“是的，大人。”

“是不是因为你这次受伤，她为你着了不少急？”

“是的。这两天搬家也累了点儿。”

“衷心地祝愿她早日痊愈，亲爱的伯爵。所幸你身边有个圣医国手。”

他开始撒围了。

“不错，”蒙梭罗说，“雷米的医道实在高明，这次多亏他救了我一命。”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布西的医生吧？”

“完全对，大人。布西伯爵让他留在这里了。”

“看来你已经同布西结下莫逆之交了。”

“是的。他是最可靠的朋友。不，应当说，他是我唯一的朋友。”蒙梭罗冷冷地说了一句。

“那就再见了，伯爵。”公爵走到门边，掀起了锦缎门帘。

他刚把头探出门外，两眼忽然看到似乎有个人走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但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块裙子的角，与此同时，布西也忽然出现在过道的中央。

他心中不禁疑窦丛生。

“我们走吧，”他向布西说。

布西一声未响，立即走下楼去，以便叫卫队准备回城，同时大概也是不让公爵看到他脸上的一阵阵红晕。

公爵独自站在楼梯口，想折回过道，沿着衣裙刚才消失的方向走去。

但他转过身，发现蒙梭罗已经紧跟在他后面走到门边，只见他面色苍白，倚在门框上。

“殿下走错路了。”蒙梭罗冷冷地提醒他。

“啊！对了，谢谢。”公爵支支吾吾地说了一句。

接着，他压着一腔怒火，冲下楼去。

归途中，路程虽然很长，布西一句话也没有和公爵说。

队伍到达他的门前时，他告别了众人。

公爵回到公馆后，一径走到书房里。不久，奥里利也蹑手蹑脚走了进来。

“真倒霉！”公爵一眼瞥见了，随口说道，“今天同狄安娜的丈夫生了一肚子气。”

“大概也生了她的情夫的气吧，大人。”这位琴师说。

“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实话，殿下。”

“说下去。”

“我是为殿下效劳，望大人原谅我直言不讳。”

“尽管说好了，有什么可顾虑的？”



“你们上楼后，我躲在院子里的车棚下面向上观望。”

“啊！你看到什么了？”

“看到了一件女人的长裙，接着，这个女人向一边俯过身去，随后便是两条手臂搂住了她的脖颈。我的耳朵很灵，听到了他们长时间的、热烈的接吻。”

“男的是谁？你认出来没有？”公爵问。

“我只能看到他的手臂，手上带着手套。”奥里利说。

“这样的话，手套总可以认得出来的。”

“不错，我好象……”奥里利说。

“好象见过，是吗？”

“我可不太拿得准。”

“干吗这样吞吞吐吐，快说吧。”

“是，大人。我觉得，那好象是布西的手套。”

“是不是绣着金线的牛皮手套？”公爵拍案而起，他觉得刹那间一切都不言自明了。

“是的，大人，完全对，绣着金线的牛皮手套。”奥里利说。

“啊！布西，原来是他！”公爵开始咆哮起来，“我真是瞎了眼，不，不能怪我，谁能料到他会有这样大的胆量。”

“轻点儿，大人，”奥里利说，“您的声音太大了。”

“啊！这个布西！”公爵又骂了一声，许多过去未加留意的往事，倏忽间在他的眼前一幕幕浮现了出来。

“不过大人，”奥里利说，“这件事还不能马上下结论。蒙梭罗夫人的房间里会不会藏了个人呢？”

“当然，这也可能。可是布西一直站在过道里，完全可以看到他。”

“倒也是。”

“而且那副手套……”

“是啊！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这副手套。此外，除了接吻外，我还听到他们说了……”

“说了什么？”

“只有几个字。”

“哪几个字？”

“明天晚上见。”

“上帝！”

“因此，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大人，我们可以象上次那样再到那边走一趟，这一次定会万无一失。”

“行，奥里利，我们明晚去走一趟。”

“一切遵命，殿下。”

“很好。啊！这个布西，”公爵又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他剑术高强，品行一向端正，不想竟背着我干出这种事来！……他还反对我当法国国王哩！”

他发出一阵狞笑，挥了挥手，叫奥里利退去。因为他想对这件事再冷静地考虑一下。

## 第八十一章

### 古城夜访

奥里利和公爵看来是决心要去看个究竟了。第二天白天，公爵想方设法始终不让布西离开自己一步，以便对他的一举一动进行仔细的观察。

布西对于自己能在白天陪伴公爵正求之不得，因为这样一来，到了晚上他也可以自由行动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根本没有料到此时此刻正有人在监视他的行踪。

到了晚上十点，他果然披了件斗篷，腋下夹了个软梯，向巴士底狱方向进发了。

软梯早已放在公爵的候见厅里，但公爵毫未觉察。他根本没有料到布西一离开他，便会孤身一人，踏着夜色赴约去了。相反，他以为，布西总得回一趟公馆，去骑上一匹马，再带上一个仆人。因此，他花了十分钟的时间，为今夜的私访作了点准备。可是在这十分钟内，心焦如焚的布西早已迈着敏捷的步伐，走完一大半路程了。

胆大的人往往万事如意，布西今晚倒也十分顺利。一路上，没有撞见一个行人。快到目的地时，他看到了窗口透出的灯光。

这是他和狄安娜事先约定的暗号。

他将软梯向窗台上扔了过去。软梯的一头装有六个方向不同的铁钩，一扔上去，总可钩住什么地方。

听到响声，狄安娜一口气将灯吹灭，随即打开窗户，将铁钩挂牢。

转眼之间，软梯已在窗台上挂好。

狄安娜向门前的空场扫了一眼，又向四周搜寻了一遍。

空场上杳无人迹。

她向布西打了个手势，告诉他可以上来了。

布西于是一步两级，这十级软梯，一眨眼便爬完了。

说来真巧，当布西在窗下攀登的时候，耐着性子在狄安娜的房门前偷听了十多分钟的蒙梭罗，这时正迈着艰难的步履，扶着一个心腹仆人向楼下走去——为使自己行事方便，除换药外，蒙梭罗是决不让雷米服侍他的。

真是苍天有意，这两个人的一进一出竟是这样地巧：蒙梭罗打开街门的时候，也正是布西收回软梯、狄安娜关上窗户的时候。

蒙梭罗走到街上，街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

“你是不是听错了？”蒙梭罗问身边的仆人。

“不会错，大人。”仆人说。“我刚才离开安茹公馆的时候，

公馆里一个同我要好的马夫亲口对我说，公爵今晚要了两匹马。大人，他会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来这儿，他还会到哪里去？”蒙梭罗的脸色十分阴沉。

同一切喜欢嫉妒的人一样，在蒙梭罗的心目中，似乎所有的人都在一心一意地同他作对。

他又向四周扫了一眼，随后说道：

“我要是一直呆在狄安娜的房间里就好了。不，这也不行，他们恐怕早已约定联络信号，我如果不出来，她就会向他发出信号，所以最后仍旧是一无所获。看来还是象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从外面观察为好。你不是说那边有个地方可以将这边看得一清二楚吗？来，现在就带我去。”

“是，大人。”仆人说。

蒙梭罗于是一手扶着墙，一手倚在仆人的身上走了过去。

果然，在离开大门二十步至二十五步的巴士底狱那边，堆着一大堆从旧房屋拆除下来的石块。这堆石块如今已成为孩子们玩耍的地方，他们成天在上面跑上跑下，模仿阿尔马涅克人<sup>①</sup>和勃艮第人曾经进行过的战斗。

仆人原先已在石堆中央掏了个类似哨所、可容纳两人的洞穴。

他在石块上铺了一领斗篷，两腿发软的蒙梭罗一屁股在上面坐了下来。

仆人站在一旁垂手侍立。

他们的身旁还放了一支已经装上火药、以备万一的火枪。

仆人想马上给火枪装上引信，但蒙梭罗止住了他。

“别着急，”他说，“到时候再装也还来得及。我们今天要打的这头‘野猪’，是个亲王。弄得不好，是要被处以绞刑的。”

只见他露出凶狠的目光，象伏在羊圈旁的恶狼一样，从狄安娜的窗户向笼罩在夜色中的远处看了看，随后，他又将目光收回，向

---

<sup>①</sup> 阿尔马涅克，法国一古代领地，亨利四世时代正式并入法国版图。

附近的大街小巷看了看。他希望能发现什么，但同时也怕被人发现。

狄安娜早已拉起厚厚的窗帘，一缕昏黄的光从窗帘的边缘透了出来。这表明，在这黑洞洞的房子里，如今只有这个房间的主人尚未安息。

蒙梭罗在这里刚刚呆了十分钟，圣安东尼街街口忽然出现了两匹马。

仆人一言未发，用手向两匹马出现的方向指了指。

“对，我看到了。”蒙梭罗说。

走到图尔纳尔宫的拐角处，骑在马上两个人便下了马。墙壁上有专为拴马而安装的铁环，他们随即将马拴到了铁环上。

他们是刚刚赶来的安茹公爵及其琴师奥里利。

“大人，我们恐怕来迟了。”奥里利向公爵说，“他一定是直接从您的公馆来的，如今已在我们到达之前进去了。”

“那也没什么。”公爵说。“虽然没有看到他进去，但总可以看到他出来。”

“是的，不过他会在什么时候出来呢？”奥里利问。

“那要看我们愿意等多久了。”公爵说。

“大人，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打算用什么办法让他出来？”

“很简单。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比如你吧，去敲开门，说你来问问蒙梭罗先生的病情。任何私自幽会的情人都怕听到声响。所以，你从大门进去，他也就会从窗口出来的。我呆在外边，将可看到他如何仓皇而逃。”

“蒙梭罗先生对我深夜来访会不会不高兴？”

“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我的朋友，我对他的健康不能不表示关心。我今天离开他的时候，他的面色很不好。派你去探问一下，正是朋友之情。”

“这一招真是妙极了，大人。”奥里利说。

“他们说些什么，你听到没有？”蒙梭罗这时问他的仆人。

“没有，大人。他们现在正向这边走来，只要谈话不中断，我们是准可听到的。”

“大人，”奥里利又说，“那儿有一堆石头，殿下藏在那里真是再好不过了。”

“是的。不过等一等，我想看看透过窗帘的缝隙能不能见到什么。”

我们已经说过，布西上去后，狄安娜又将灯点着了。一缕昏黄的光从窗边射了出来。公爵和奥里利在窗户下边转悠了十来分钟，想透过缝隙，看看里边的动静。

就在他们在那里转来转去的时候，气得浑身乱战的蒙梭罗已经数次将那只冰凉的手放到火枪上了。

“啊！”他骂道，“这种屈辱我岂能继续忍受？不，我的忍耐已经到头。天哪！这个终日无所事事的亲王，这个混蛋，居然这样毫无廉耻，闹得我夜不安枕，食不知味，一刻也不得安宁！不，我可不是卑躬屈膝的奴才，我是堂堂的贵族。他要是往这边走来，我发誓，立即让他脑袋开花。勒内，把引信点着，快。”

公爵这时见自己实在无法透过窗帘看到屋内的情况，于是决定采取刚才想好的计策，但他正要挪步藏到那堆石块中去，不想正要敲门的奥里利突然忘情地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怎么啦，先生？”公爵惊讶地问。

“快走，大人。”奥里利说。

“为什么？”

“您没有看到左边的火光吗？快走，大人。”

“不错，那个石头堆中确实有个闪闪发光的火星。”

“那是点着了的火枪引信，大人。”

“哦！是吗？”公爵不禁惊慌起来，“深更半夜谁会藏在那里？”

“大概是布西的朋友或仆人。咱们还是走远点儿，绕个弯回到拴马的地方去。布西的仆人一发出信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窗口



爬出来。”

“不错，你说的很对，我们走吧。”公爵说。

他们于是穿过大街，向拴马的地方走去。

“他们走了，”蒙梭罗的仆人说。

“是的。”蒙梭罗说。“你看这两人是谁？”

“我看一个是公爵，另一个是奥里利。”

“完全对。再过一会儿，我就可以断定是不是他们俩。”

“大人想干什么？”

“走！”

公爵和奥里利这时忽然绕过圣卡特琳娜大街，打算沿着街心花园，穿过巴士底狱大街回到这边来。

蒙梭罗回到屋内，叫仆人准备马车。

公爵所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

听到蒙梭罗的说话声，布西立刻紧张起来。他一口气将灯吹灭，接着便打开窗户，软梯又挂到了窗台上。和罗米欧一样，他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不得不离开了自己的情人。但他究竟没有罗米欧幸运，因为他离去的时候，东方尚未发白，云雀也还没有开始歌唱。

当布西下到地面，狄安娜将软梯扔给他时，公爵和奥里利正从巴士底狱的拐角处走过来。

在美丽的狄安娜的窗户下，他们刚好看到了一个悬在半空的黑影。这个黑影一下到地面，几乎立刻就在圣保尔街的街角消失了。

“先生，”仆人对蒙梭罗说，“要不要叫醒大家？”

“干什么？”蒙梭罗大发雷霆，“我是这儿的主人，我爱怎样就怎样。”

马车准备好了。蒙梭罗于是又派人去把他的那些住在图尔纳尔宫街的仆人们叫两个来。自他受伤以来，平素跟随他的都是这些人。待两个仆人匆匆赶来，站在车门旁后，马车便由两匹骏马拉着出发了。一刻钟后，车子停在安茹公馆的门前。

公爵和奥里利刚刚回来，两匹马的笼头还没有卸下。

蒙梭罗在这里向来是随意出入的。他走到公爵的房门边时，公爵刚刚将帽子扔到扶手椅上，现在正在让一个仆人替他脱鞋靴。

一个赶在蒙梭罗前面几步的仆人，仍然将他的到来大声通报了一下。

这一声通报，在公爵听来，简直胜似青天霹雳。

“蒙梭罗先生！”他不觉喊了一声，面色顿时煞白，连声调也变样了。

“是我，大人。”蒙梭罗竭力克制着心头的怒火。

由于过分强烈地克制着自己，他不禁两腿一软，呼的一下跌坐在门前的一把椅子上。

“亲爱的朋友，”公爵说，“你太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了。你的面色这样苍白，看来马上就要晕倒的。”

“暂时不会，大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向殿下报告。说完之后再晕倒，那倒也有可能。”

“好，你就说吧，亲爱的伯爵。”弗朗索瓦慌乱地说。

“我看还是不要当着他们的面吧。”蒙梭罗说。

公爵挥挥手，把在场的人，包括奥里利，全都轰了出去。

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殿下刚刚回来？”蒙梭罗说。

“你不是看到了吗？伯爵。”

“深更半夜到大街上去，这未免太大意了吧。”

“谁告诉你我到街上去了？”

“见鬼！大人身上的这些尘土难道还不足以……”

“蒙梭罗先生，”公爵突然正言厉色，“除了狩猎官，你莫非还担任别的职务？”

“您说我是密探？是的，大人，现在谁不在干这种勾当？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我也同大家一样。”

“你干这种事究竟有什么好处，先生？”

“可以知道一些事情。”

“真有意思。”公爵说，一边走近铜铃，以便随时可以叫人。

“不错，很有意思。”蒙梭罗说。

“有什么话，就请说吧。”

“我今天是专门来找殿下下的。”

“我可以坐下来吗？”

“请大人对我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说话不要带刺。我身体这样虚弱，深更半夜跑到这儿来，是要为殿下效劳。我刚才没有得到许可就坐了下来，是因为实在站不住了。”

“替我效劳？”公爵惊讶地问。

“是的。”

“那就请快说吧。”

“大人，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叫我来找殿下下的。”

“是不是国王？”

“不是，是吉斯公爵大人。”

“啊！原来是他，那就非同寻常了。请走近前来，说话轻一点。”

## 第八十二章

### 蒙梭罗得到信息

两人的谈话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后来，公爵首先开言道：

“伯爵先生，这样说来，三位吉斯先生托你给我传话来了？”

“是的，他们有许多话要对您说，大人。”

“他们给你写信了？”

“没有。自从尼古拉·达维先生突然失踪以来，他们就一封信也不写了。”

“这么说，你到军队里去了？”

“没有，大人。是他们来找我的。”

“他们在巴黎！”公爵发出一声惊叫。

“是的，大人。”

“我怎么没有见着？”

“为了不暴露自己，也不暴露殿下，他们处处小心谨慎。”

“怎么到现在也没有给我打个招呼？”

“我这不是来告诉您了吗？大人。”

“他们来巴黎干什么？”

“同大人会面，这还是您和他们约定的哩。”

“我和他们约定的？”

“当然。殿下那天被软禁之前，不是收到过三位吉斯先生的一封信吗？您当时要我转告他们，叫他们在5月31日至6月2日来巴黎会面。今天是5月31日。您忘了他们，他们可没有忘记您，大人。”

公爵顿时面色煞白。

确实，自那时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所以不管这次约会多么重要，他早已丢到九霄云外了。

“不错，”他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我同他们的关系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既然如此，大人为何没有早日告诉他们？因为据我看来，他们可不这样想。”

“是吗？”

“不错，您可能认为自己已同他们断绝了关系，然而他们却认为你们的关系始终未断。”

“亲爱的伯爵，请不要再玩弄这种鬼把戏，我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大人什么时候受过骗？”

“天哪！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在卢浮宫被人家抓了起来。”

“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

“我并没有这样说，”公爵说，“可是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营救我。”

“他们当时已经逃出巴黎，叫他们如何救您？”

“倒也是，”公爵无言以对了。

“您到达安茹后，他们不是要我告诉过您吗？不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全力支持您，正如您过去也支持过他们一样。他们还说，一旦您向巴黎进军，他们也就率领军队，直捣巴黎。”

“完全对，”公爵说，“可是我并没有向巴黎进军。”

“是的，大人，您又回到巴黎来了。”

“不错，我同我哥哥已经和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大人，我可否斗胆说一句，您同吉斯家族的关系要更为密切。”

“这话怎么讲？”

“您参与了他们的事。”

公爵愤怒地咬了咬嘴唇。过了片刻，他又说道：

“你刚才说，是他们要你将他们到来的消息告诉我的？”

“是的，大人，这是我的荣幸。”

“他们有没有同你谈起这次返回巴黎的目的？”

“全都对我讲了，大人。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殿下所信赖的人。”

“他们有什么打算？”

“还是原来那些。”

“难道还认为那样做能够成功？”

“始终认为万无一失。”

“这么说，他们的目的仍然是……？”

下面的话，公爵不敢说下去了。

蒙梭罗把他的话说了出来：

“让您登上法兰西王位，大人。”

公爵压抑不住心头的喜悦，顿时满面通红。

“可是，目前的时机有利吗？”他问。

“就看殿下能否当机立断了。”

“看我？”

“是的。形势非常明朗，谁也无法否认。”

“你说说看。”

“国王任命自己为神圣同盟首领不过是一出丑剧，很快就被人们看了出来。现在，反抗的声浪席卷全国，到处都已行动起来反对国王及其嬖幸的暴政。传道教士在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教堂成了人们诅咒国王的场所。军队的忍耐已到极点，市民们正纷纷组织起来；每天都有大批的人参加到同盟中来，瓦卢阿的统治快要结束了。在这种情况下，三位吉斯先生很希望能有一个颇孚众望的人登上王位，他们的希望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大人身上。大人现在是否还打算放弃原来的想法？”

公爵未予作答。

“大人在想什么？”蒙梭罗问。

“见鬼！我在想……”公爵支支吾吾地说。

“大人可以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

“我觉得，”公爵说，“我哥哥膝下无子，他一死王位当然归我，况且他的身体并不好。我又何必要同那些人搞在一起，让自己卷进一场毫无意义的斗争中去玷污自己的名声？王位既然可以稳稳地归我所有，我又何必要冒着危险去夺取呢？”

“殿下错就错在这里。”蒙梭罗说。“令兄的王冠，您只有夺取，才能归您所有。吉斯先生是不可能当国王的，但他们决不会让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登上王位。他们希望将当今国王推翻后，殿下能取而代之。如果殿下拒绝合作的话，我敢说，他们会另找他人。”

“他们会找谁？”安茹公爵蹙起了眉头，“还会有什么人敢于



登上查理曼大帝以来的法兰西王位？”

“波旁家族的人而不是您瓦卢阿家族的人。这有什么奇怪的？大人，反正你们都是圣路易的子孙。”

“你说的是纳瓦尔国王？”弗朗索瓦不禁叫了起来。

“为什么不行？他年青有为，血气方刚。不错，他也没有子嗣，不过将来会有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他是胡格诺派。”

“是吗？他不是圣巴特勒米之夜皈依天主了吗？”

“是的，不过在那之后他又依然如故了。”

“不管怎样，大人，为了取得王位，这些事他会处理好的。”

“他们难道认为我会轻易把继承权让给别人？”

“我想这一点他们早已料到。”

“我将同他们决一死战。”

“大人不要忘了，他们是军人。”

“我将率领神圣同盟去对付他们。”

“他们是神圣同盟的核心。”

“我将同我哥哥联合起来。”

“令兄将不久于人世。”

“我将呼吁邻近各国的国王助我一臂之力。”

“您应当知道，邻国的这些人，你要是让他们同一个国王较量，他们当然十分乐意，但要同一个国家的人民打仗，他们就要三思而行了。”

“什么？一个国家的人民？”

“当然。三位吉斯先生已经将什么都考虑到了，即使建立共和也在所不惜。”

弗朗索瓦双手合掌，显出无比痛苦的样子。在这场唇枪舌剑中，蒙梭罗每一句话都说得非常漂亮，使得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建立共和？”他嘟哝一声。

“是啊！同瑞士、热那亚和威尼斯一样。”

“可是我的那些人是不大会同意在法国建立共和的。”

“您的那些人？”蒙梭罗说，“瞧您说的，大人。由于您对大家太好，太宽宏大量，我敢说，在跟随您的那些人中，如今也只剩下我和布西先生了。”

公爵撇了撇嘴，一丝苦笑掠过他的嘴角。

“这样说来，我岂不是束手待毙了？”他说。

“我看差不多，大人。”

“既然我已经毫无作为，他们干吗还来找我？”

“这意思很清楚，大人，不跟他们走，您将一事无成，跟他们走，您将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当然，只要您同他们一起干，还怕当不上国王？”

公爵激动地站起来，在房内走来走去，一边抚摩着手边能接触到的一切：窗帘、门帘和台毯。后来，他收住脚步，站在蒙梭罗面前。

“伯爵，你刚才说我充其量不过只有布西和你这两个朋友，这话实在对极了。”

他满脸堆着笑，刚才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已经一扫而光。

“那么您打算怎样？”蒙梭罗的眼内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我忠实的仆人，”公爵说，“你说吧，我听你的。”

“大人的意思是不是叫我告诉他们，您已决定同他们一起干？”

“是的。”

“那好，大人，我来把他们的计划同您简单谈一谈。”

公爵面如死灰，停下脚步听他往下讲。

蒙梭罗于是说道：

“再过一星期就是圣体瞻礼节了，您说对吗，大人？”

“完全对。”

“国王早就考虑着要在这神圣的日子里到巴黎各大修道院去祈祷天主。”

“这是他的习惯，几乎年年如此。”

“大人想必记得，每年举行这种圣事，国王是不带卫队的，说得更明确一点，卫队从不进入修道院内。每到一个临时搭起的祭坛前，他都要跪下来向天主祷告一番，朗诵几篇圣诗。”

“这些我都知道。”

“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也是他必去的地方。”

“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这所修道院门前将会发生一起小小的事故……”

“什么？事故？”

“对。门前的一条阴沟将在头天夜里塌陷下去。”

“怎么办呢？”

“这样一来，祭坛就不能设在门厅里，而要设在院子里。”

“说下去。”

“好的。到那时国王将只带四五个人到院子里去。可是等他们一走进院内，大门便关上了。”

“后来呢？”

“在修道院里等着向国王致意的那些修士，殿下大概都是认识的。”蒙梭罗说。

“还是那些人吗？”

“当然，他们都参加过殿下在那里举行的加冕典礼。”

“他们敢弑杀神授的君主？”

“有什么不敢的？不过是把他的头颅砍下来而已。我来给您念一首诗，这首诗您大概也知道：

贪生怕死的你啊，

白白丢掉了第一顶王冠。

不料事隔不久，

第二顶王冠又落入他人之手。

这第三顶王冠呀，

将毁于刀剑之下。

“他们有这样的胆量，敢于下手杀死一个国王？”公爵带着贪婪的目光看着蒙梭罗。

“瞧您说的，到那时候，他就不是国王了。”

“我不明白你的话。”

“您是否听说过一个热内维埃弗修士？他曾在布道中表示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你说的是不是高朗弗罗修士？”

“正是。”

“是不是那个曾经建议以武力扩大同盟队伍的修士？”

“就是他。随后，人们将把国王带进一间净室。等在那里的高朗弗罗修士于是拿起一份逊位书，让他在上面签字。一俟他签过字，蒙庞西埃夫人便拿着一把剪刀走进来。这把剪刀是她特意买来的，时刻挂在腰间。剪刀的样子十分喜人，上面镀着金，刻着华美的图案。对待一个国王，总不能草率从事。”

弗朗索瓦一言未发，但他那呆滞的两眼却象在黑夜中觅食的猫儿一样突然张大了。

“以后的事就不用我说了，”蒙梭罗又说。“我们将向外间宣布，国王认识到自己罪愆太深，难以赎补，表示不愿离开修道院了。如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吉斯公爵掌握着军队，红衣主教控制着教会，梅茵先生掌握着市民，有他们这三个人，我们怎么说人家也不敢不信。”

过了片刻，公爵噤噤着说：

“可是人们会说我犯了弑君之罪。”

“您同这件事毫无关系。”

“人们会说我的王位是篡夺来的。”

“大人忘了国王已在逊位书上签了字。”

“他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高朗弗罗修士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会有办法对付他的。”

“这个计划确定没有？”

“已经定下来了。”

“他们就不怕我去向国王告发？”

“一点也不怕，大人。因为他们还拟定了一个用来对付您的应变计划，以防您中途变卦。”

“哦？……” 弗朗索瓦喊了一声。

“这个计划的内容我不太清楚，因为他们认为我同您关系太近，所以没有告诉我。我所知道的是，这个计划早已拟定好了。”

“既然如此，伯爵，我一切遵命。现在该做什么？”

“首先表示您是否赞成。”

“行，我赞成。”

“单单口头上赞成还不行。”

“还要怎么？”

“签个名。”

“我怎么能同意这样做？真是异想天开。”

“为什么不能？”

“事情一旦败露，我怎么办？”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要大人签个名。”

“想用我的名字做挡箭牌？”

“可不是！”

“这样的话，我不干了。”

“不干也不行了。”

“不干不行？”

“当然。”

“哪有这种道理？”

“您要不干，就意味着背叛。”

“何以为证？”

“就我而言，我当然愿意什么也不说，可是殿下刚才已向我明确表示决定参加了。”

“不错，我是这样说了。让那些先生们爱怎样发落就怎样发落我吧。我咎由自取，只好自作自受。”

“大人，何去何从，望您三思而行。”

“难道会有多大危险？”弗朗索瓦的神态已开始有点慌乱，但仍然努力保持着镇静。

“为您考虑，大人，”蒙梭罗说，“我看您还是不要这样为好。”

“可是我不能签字，否则岂不把自己毁了？”

“您要拒绝签字的话，连命也保不住。”

弗朗索瓦打了个寒噤。

“他们敢！”他说。

“有什么不敢？干这种事的人都是提着脑袋的。为了取得成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公爵彷徨无主，不知该怎么办了，这是不足为怪的。最后，他只得说道：

“好吧，我签。”

“什么时候签？”

“明天。”

“明天不行，大人。要签就现在签。”

“总得让吉斯先生给我写个东西来吧，要不在哪儿签呢？”

“东西已经写好，大人，我带来了。”

蒙梭罗从衣袋里抽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计划，以及签署人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之类的话。

公爵将纸片拿在手上开始读起来。蒙梭罗发现，他越往下读，脸色也越难看了。等他读完之后，两腿已不停地颤抖，最后“呼”的一下跌坐在桌前的椅子上。



“来吧，大人，”蒙梭罗将一支笔递了过去。

“一定要签吗？”弗朗索瓦用手托着前额，因为他感到头晕得厉害。

“当然，不过谁也没有强迫您。”

“还没有强迫我？你刚才就威胁我说，我要不签连命也保不住。”

“苍天在上，大人，我可没有威胁您，我只是如实相告。这可是截然不同的。”

“好吧，把笔给我。”公爵说。

只见他一狠命，从蒙梭罗手上一把夺过笔来，匆匆在那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蒙梭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仇恨和希望。当公爵的笔落到纸上时，他不由地将身子倚了过去。随着公爵的笔在那里飞舞，他的两眼也张得大大的。

待公爵签毕，蒙梭罗这才舒了口气。

“啊！”

接着，他一把将纸片夺过来，摺了两摺，放到衬衣的口袋里，然后将上衣的扣子扣上，又将大氅的衣襟对叠了两下。

公爵带着迷惑不解的神色看着他，不明白他那张苍白的面庞为何会闪现出一阵狂喜。

“大人，从今以后，您可要小心一点。”蒙梭罗说。

“这话怎样讲？”公爵问。

“夜晚可不要再象刚才那样，带着奥里利在街上乱跑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大人，您今晚是不是向一个女人求爱去了。您应该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非常爱她，对这一套深恶痛绝……谁要是不经他许可便去接近她的话，他是会要他的命的。”

“你说的是不是你自己和你的妻子。”

“是的，大人，既然你一下就猜了出来，我也就不再否认了。”

狄安娜·德·梅里多是我的妻子，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谁也别想占有她，即便是亲王也不行。瞧，大人，为了使您对我的话确信不疑，我现在以我的名字和这把匕首向您发誓。”

说着，他嗖的一下从怀内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来，将它几乎放到了公爵的胸膛上，公爵不由地倒退了一步。

“先生，你怎敢对我进行威胁？”弗朗索瓦气得面色苍白。

“我并没有威胁您，我的亲王。同刚才一样，我只是以实情相告。”

“告诉我什么？”

“谁也不能得到我的妻子。”

“对你说了吧，蠢货，”公爵开始咆哮起来，“你这话说明晚啦，因为你妻子早已被一个人弄到手了。”

蒙梭罗双手抱住头，发出了一声吼叫。

“是不是您，大人？”他结结巴巴地说。

他手上仍旧拿着匕首，只要一伸过来，就可刺进公爵的胸膛。

弗朗索瓦后退一步，一边准备按铃，一边向 he 说道：

“伯爵，看来你的神经已经不正常了。”

“不，我的头脑很清醒。您的话我听得很清楚。您刚才说一个人已将我的妻子勾引到手了。您说了没有？”

“我说了。”

“那个人是谁？您拿出真凭实据来？”

“今天晚上，是谁带着一支火枪藏在离你家二十步开外的地方？”

“是我。”

“很好，伯爵，就在这时候……”

“这时候怎么？”

“一个人正在你家里，说得明白一点，正在你妻子的房间里。”

“您看着他进去的吗？”

“没有，我看着他出来的。”

“从大门出来的？”

“不，从窗户出来的。”

“这个人您认出来没有？”

“认出来了，”公爵说。

“他是谁？”蒙梭罗叫喊起来，“他是谁？大人，您要不说我的话，可别怪我无理。”

公爵用手抚摸着脑门，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伯爵先生，”他说，“我以亲王的身份，以上帝和我的灵魂的名义向你担保，一星期后一定让你知道此人是谁。”

“您发誓？”蒙梭罗大声吼叫。

“我发誓。”

“那好，大人，咱们一星期以后见，”蒙梭罗拍了拍胸部刚才放进那张纸片的地方……“一星期后您要是……后果您应当知道……”

“你一星期以后来好了，我现在只能对你说这些。”

“这样也好，”蒙梭罗说，“一星期后，我的体力也就完全恢复了。一个复仇心切的人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体力。”

他向公爵打了个再见的手势，但这手势看起来却象是一种恫吓。随后，他便扬长而去了。

## 第八十三章

### 别开生面的筵席

这期间，那几个安茹人终于又回到了巴黎。

要是说他们这次归来个个信心满怀，那是没有的事。他们对国

王兄弟二人以及王太后太为了解，哪里会指望这场兄弟之争能在温情脉脉的拥抱中一笔勾销？

他们对国王的几个嬖幸当初追捕他们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谁也不会认为在那次令人不快的事件之后，人们竟会给他们以隆重的欢迎。

因此，这一次，他们是不声不响地溜进城里来的。他们身上都带着刀枪，在进入安茹公馆之前，一路上小心翼翼，时时提防着市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人们不过是好奇地看了看他们而已。昂特拉格火气特别大，认为他们这种不受欢迎的处境完全是几个嬖幸一手造成的，因此打算一有机会便以最明确的语言，向他们发出挑衅。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足智多谋的里贝拉克。里贝拉克对他说，他在这样做之前，最好先看准一两块地方。

昂特拉格说，这件事他会抽空去办的。

公爵对他们的欢迎十分热烈。

这是自然的：他们都是他的人，如同莫吉龙、格吕、冲贝尔和德帕农是国王的人一样。

一见面，公爵就向他们说：

“朋友们，最近风声很紧，有人正处心积虑地要杀你们，你们可要留点神。”

“知道了，大人。”昂特拉格说。“您看我们要不要到宫里去拜见一下国王陛下？否则我们如果总是这样躲躲藏藏的，那将等于给我们的安茹抹黑。”

“说的对，你们应当去一下。”公爵说。“要是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们去。”

三个年轻人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恰在这时，布西走了进来，同他们一一拥抱、寒暄。

“啊！你们怎么这样晚才回来？”他说。“殿下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要到宫里去？这还不象恺撒当年到罗马元老院去一样，自投罗网？要知道，那些嬖幸先生如今正恨不得要一口吞了大人。”

“亲爱的朋友，我们也正想去看看这几位先生能有几个脑袋哩。”

布西笑了笑，说道：

“何必这样性急？还愁没有机会？”

公爵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他。

“走，到宫里去。”布西说，“不过只能我们几个人去，至于大人，还是让他留下来，到花园里打罌粟花去吧。”

弗朗索瓦就势付之一笑。事实上，能让他免去这项苦差事，他正求之不得。

几个安茹人于是开始精心修饰起来。

这些纨绔子弟穿戴都极为考究，终日毫无节制地挥霍着父辈留下的产业。

走到街上，他们这一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的打扮，立刻引起了行人的啧啧称赞。但感觉敏锐的市民一眼就看出了在这华丽的衣着下，他们的心中正郁结着对几个嬖幸的满腔怒火。

然而亨利三世不愿见这几位从安茹来的先生，他们在柱廊里完全是白等了。

国王的嬖幸格吕、莫吉龙、冲贝尔和德帕农，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彬彬有礼地走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

布西呆在一旁缄默不语。昂特拉格于是说道：

“啊！先生们，这个消息实在叫人扫兴，不过由你们来向我们宣布，倒也并不叫人太难受。”

“先生们，”冲贝尔说，“你们可真是太客气了。既然国王陛下不能见你们，我们可否趁此机会到外面去走走？”

“啊！先生们，我们也正有此意，想请你们赏光。”昂特拉格连忙说。布西轻轻碰了碰他的胳膊，向他附耳道：

“不要多话，让他们说好了。”

“到哪儿去走走呢？”格吕问。

“巴士底狱那边有个地方倒不错。”冲贝尔说。

“先生们，”里贝拉克说。“随便去哪儿，我们无不奉陪，请在前面带路吧。”

国王的四个嬖幸于是出了卢浮宫，四个安茹人也紧跟着走了出来。他们沿着塞纳河岸，向图尔纳尔宫走去。那儿有一块不小的空地现已改为马市，空地上长着几株稀疏的树木，到处围着一块块用来拴马的木栅栏。

这八名武士，一路上手挽着手，彼此间谈笑风生，显得十分亲热。市民们见了无不大为惊诧，他们刚才还向这几个安茹人发出过赞叹，而现在，却见他们好象又同埃罗德的这些猪猡握手言和了。

到达目的地后，格吕首先说道：

“这地方真好，不但远离闹市，而且地势平坦。”

“不错，确实很好。”昂特拉格在地上踩了踩说。

“怎么样？”格吕又说，“我们几个人都想，这几天内，你们就可以陪我们到这儿来一趟，助你们的朋友布西先生一臂之力。我们四个人已经荣幸地接到他的邀请。”

几个安茹人面面相觑，布西立即向他们说道：

“这倒是真的。”

“可是你怎么一句也没有向我们谈起过？”昂特拉格说。

“布西先生是一个办事稳健的人，”莫吉龙说。“你们同意吗，先生们？”

“当然同意。”三个安茹人同声答道。“我们感到不胜荣幸。”

“好极了，”冲贝尔搓着手说，“要不要现在就互相挑选对手？”

“我举双手赞成，”里贝拉克激动地说，“咱们现在就来……”

“不，”布西打断他的话，“这不好。我们如今都有着共同的要求，这应该归功于上帝。先生们，人的思想是由上帝决定的，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关于谁同谁配对的问题，还不如让上帝来做好。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这样作是再公平不过的。”



“对！应该这样。”几个骰幸同声附和。

“既然如此，我们就象那些奥拉斯<sup>①</sup>以前所做的那样，抽签决定好了。”

“他们也抽过签吗？”格吕想了想说。

“我想是抽过的。”布西说。

“那我们也仿照他们的办法吧。”

“等一等，”布西又说，“在解决配对问题之前，应当先确定有关规定。否则待对手确定之后再讨论这些问题，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这很简单，”冲贝尔说，“如同圣吕克先生所说，我们的决斗应当进行到一方被打死为止。”

“当然，不过用什么武器？”

“长剑和短剑，”布西说，“好在这两种武器，大家都很熟练。”

“要不要骑马？”格吕问。

“骑马干什么？反而不能放开手脚。”

“行，那就不骑马。”

“哪一天？”

“越早越好。”

“不行，”德帕农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要写遗书。很抱歉，我希望再等一等……要能等上三五天，我们的斗志将会更加旺盛的。”

“这话可说得真有气魄。”布西不客气地挖苦了他一句。

“大家同意吗？”

“同意。我们向来是什么都好商量的。”

“那好，现在就来抽签，”布西说。

“等一下，”昂特拉格说，“我提个建议，先把地块公平合理

---

<sup>①</sup> 古代保卫罗马的三英雄。

地分一下。既然我们将分为四组参加决斗，可以把这块地分为四块。”

“说的对。”

“我提议第一组就在两棵椴树之间的那个长方形地块上……那儿地方很大。”

“同意。”

“可是阳光怎么办？”

“按抽签顺序，第二个人只好认倒霉，把脸对着东方。”

“不行，先生们，这就不公平了。”布西说，“我们是来决斗的，而不是来暗杀的。每人还是沿着半弧走几步，这样就可以避开直射的阳光，让太阳从侧面照过来。”

布西一边说，一边比划了一下。大家完全同意，于是开始抽签。

首先被抽到名字的是冲贝尔，随后是里贝拉克。他们俩被分在第一组。

第二组是格吕和昂特拉格。

第三组是利瓦罗和莫吉龙。

布西原以为会同格吕对垒，所以当人们念到格吕的名字时，只见他皱了皱眉头。

现在，德帕农眼看自己必然和布西分在一组，脸色顿时煞白。他撇了撇胡须，显出十分懊恼的样子。

“先生们，”布西说，“现在我要说一句，在决斗进行之前，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了。我想在舍下设便宴招待大家，不知诸位是否愿意赏光？”

大家欠了欠身，表示欣然接受。这八名侍卫官于是又回到布西公馆。他们在丰盛的筵席上开怀畅饮，至天明方散。

## 第八十四章

### “陛下错了”

安茹人的这些不平常的举动早已被国王和西科发觉。

亨利在宫内坐卧不宁，焦急地盼望着他的朋友们安然归来。

西科则不同，当八名侍卫官向图尔纳尔宫走去时，他悄悄地跟了上去，并以非常内行的眼光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观察。随后，在确信自己已经摸清布西和格吕的意图后，他离开了他们，去看望了一下蒙梭罗。

蒙梭罗此人虽然十分狡滑，但要把西科拒之于门外，也还不那么容易。试想：西科以国王的身份去看望他，他能不给予接待？

西科进去时，蒙梭罗仍躺在床上。

经过昨夜的一番奔波，蒙梭罗刚刚痊愈的身体又累垮了。雷米手托着腮，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他那烧得红红的面颊，这次复发，很可能会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

不过蒙梭罗精神尚可，谈话中仍能巧妙地掩饰自己的心情，不让西科看出他对公爵的怨恨，可是蒙梭罗越是支吾其辞，西科反而越能看出其内心的痛苦。因为他想：

“一个人要这样死心塌地地跟定公爵，其中必然有鬼。”他对各种各样的病人见得多了，很想知道蒙梭罗这次病倒，会不会同尼古拉·达维过去演的一场戏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雷米没有欺骗他，他摸了摸蒙梭罗的脉搏，便立刻得出了结论。

“这家伙看来的确病了，”他想，“不可能再去搞什么名堂。”

现在只剩下布西先生了，我去看看他还有多大能耐。”

他于是又跑到布西公馆，公馆内灯火辉煌，肉香扑鼻，足以令馋涎欲滴的高朗弗罗高兴得手舞足蹈。

“布西先生今天办喜事吗？”他问一个仆人。

“不，先生，”仆人答道，“布西先生已同宫里的几位老爷和好，他们如今正在里边举杯庆贺，您去看看吧。”

“只要布西先生不把他们毒死——我想他不是这种人，”西科在心里嘀咕道，“国王陛下在这边马上还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于是又回到宫内，见亨利正骂骂咧咧地在他的卧房内来回走着。

他已经派出三批人马去催促格吕等人回宫，可是他们由于不明白国王陛下为何如此焦急，又在小比拉格先生开设的餐馆里作了短暂停留，国王的侍从每次到这儿来都可以免费得到一杯酒、一块火腿和几块糖渍水果。

这是比拉格一家的生财之道。

西科在门边出现后，国王发出了一声惊叫：

“啊！亲爱的朋友，他们现在情况如何？”

“谁？你的嬖幸？”

“是呀，朕的那些可怜的朋友怎样了？”

“他们现在恐怕已经说不出话了。”西科说。

“什么？他们被人家杀死了？”亨利火冒三丈，一下跳了起来。“他们已经死了？”

“我想是的……”

“你撒谎，你在笑，这个鬼东西！”

“等一等，孩子，我说的是他们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那还不同死了一样？”

“啊！你这个小丑……把朕吓了一跳。你干吗要诅咒他们？”

“我没有诅咒他们，我是在赞扬他们。”

“你的话总没有正经……请你严肃一点好不好？他们是同那些

安茹人一起出去的，你知道吗？”

“知道。”

“后来怎样？”

“后来我已经说了，他们一个个都醉得不省人事，即使没有到这一步，那也差不离了。”

“布西呢？”

“不停地用酒灌他们，这家伙可是个危险人物。”

“西科，求求你，说点正经的好不好？”

“好吧，布西把你的朋友请去吃饭了，你说这难道是好的朕兆？”

“布西请他们吃饭？不可能，他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还是呀，他们要是朋友的话，怎么会聚在一起灌得烂醉呢？听我说，你的腿好使吗？”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你能走到河边吗？”

“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即使让朕走到天涯海角，朕也愿意。”

“那行，你到布西公馆去一趟就知道了。”

“你陪朕去？”

“对不起，我刚从那儿来。”

“可是西科……”

“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已去过了，何必再去跑一趟。况且我已累得精疲力竭，再去一趟，那就要趴下了。孩子，还是你自己去吧。”

国王愤怒地向他看了一眼。

“你也不想想，”西科说，“为他们这样大动肝火值得吗？他们在那里嘻嘻哈哈，大吃大喝，同你的规定大唱反调。我们何不看开一点，来个如法炮制？他们嘻嘻哈哈，我们也嘻嘻哈哈；他们大吃大喝，我们也弄点热的、可口的东西来吃吃；他们大唱反调，我

们吃完饭就睡觉。”

国王不禁笑了起来。

“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贤人，”西科说，“这是你应当引以为荣的。以前法国有什么‘长发国王’、‘大胆国王’、‘高个儿国王’和‘懒汉国王’，我敢说，大家也会送你一个美称，把你叫做‘耐心的亨利’的……啊！孩子，如果没有什么别的美德，那么这也是很可称道的美德了。”

“反了！简直反了……”国王自言自语道，“作为武士，他们竟连起码的规定也不顾了。”

“怎么啦，你还在为你的那几个朋友发愁？”西科一边说着，一边将他推到已经摆好晚饭的房间里，“你这样愁眉苦脸，好象他们真的死了似的。我已经告诉你他们没有死，可是你还是哭丧着脸……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

“你烦死朕了，西科先生。”

“瞧你，你难道真的希望他们每个人的肚子上都挨上几剑？你说吧。”

“朕希望能靠他们为朕出力，”国王的神色十分阴郁。

“啊！那你就靠我好了，我不是在这儿吗，孩子？不过，请先给我夹点菜，我要点儿野鸡肉……和块菰。”西科把碟子伸过来说。

亨利和他的这个唯一的朋友很早就上床就寝了。他们一个感到茫然若失而长吁短叹，一个因为吃得太饱而气喘吁吁。

第二天，国王尚未起床，格吕、冲贝尔、莫吉龙和德帕农就来了。掌门官习惯地给他们打开房门，掀起了门帘。

西科尚未睡醒，而国王则压根儿没有合眼。他怒气冲冲地跳下床来，一边把面罩和手套摘掉，一边大声喊道：

“出去！滚出去！”

掌门官惊呆了，转过身来告诉几个年轻人国王叫他们出去。他们也相顾失色，完全愣住了。



半晌，格吕喃喃地说：

“陛下，我们想告诉陛下……”

“你们的酒已经醒了，是不是？”亨利大声咆哮。

西科睁开一只眼。

“请原谅，”格吕的面容十分严肃，“陛下错了……”

“可是朕并没有去喝安茹酒！”

“啊！很好，很好！”格吕微笑道，“我明白了，您看怎么样，我们可否……”

“什么怎么样？”

“陛下能否单独同我们谈一谈？”

“朕厌恶酒鬼和奸臣。”

“陛下！”其它三名侍卫官同声喊道。

“别着急，先生们。”格吕示意他们别再说什么。“陛下夜来一定没有睡好，做了许多恶梦。只有说一些开心话才能使我们尊敬的国王陛下心情舒畅起来！”

亨利见他们说话如此放肆，不由地一怔，心想他们既然毫不示弱，一定没有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于是说道：

“好吧，你们说吧，不过要简短些。”

“当然可以，陛下，不过也很难做到。”

“朕知道……你们一定会抓住朕的某句话，为自己辩解。”

“不，陛下，我们可以立即把情况谈清楚。”格吕一边说着，一边又向西科和那个掌门官看了一眼，似乎是再度提醒亨利，他们希望能单独谈一谈。

国王做了个手势，掌门官退了出去。西科睁开另一只眼说道：

“你们可以不必管我，我睡得很沉，什么也不会听见。”

说着，他又闭上两眼，使劲打起鼾来。

## 第八十五章

### 西科一锤定音

大家见西科真的象是入睡的样子，也就不再管他了。

况且，他同国王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大家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陛下，”格吕欠了欠身说，“对于这件事，您只知道其中的一半，而且我敢说，还是最不重要的一半。不错，我们谁也不否认，我们确实在布西先生家里吃了饭，我甚至要为他的厨师说句公道话，他的手艺真是无与伦比。”

“特别是那奥地利酒或匈牙利酒，实在叫人赞不绝口。”冲贝尔说。

“啊！这个德国佬果真是个酒鬼，”国王打断他的话，“朕对此早就有所怀疑。”

“关于这一点我根本用不着怀疑，”西科突然插进来说，“我早已见他不知醉过多少次了。”

冲贝尔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不用盯着我，孩子，”西科说，“国王会告诉你，我一旦睡着，就会梦话不断的。”

冲贝尔于是又转向亨利：

“陛下，我对自己的好恶是从不隐瞒的。我要说，酒实在是人生难得的伴侣。”

“那东西会使我们忘记天主，你还好意思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国王很不赞成地说。

冲贝尔显然不想就此服输，他正想再说两句，忽见格吕向他使了个眼色，他也就连忙煞住，说道：

“对，你接着说吧。”

“陛下，”格吕于是说道，“我们在饭桌上，特别是在吃饭之前，严肃而又深入地谈了一些直接关系到陛下的问题。”

“你们把话题扯得太远了，”亨利说，“看来你们想蒙混过去。”

“真见鬼！瓦卢阿的费话怎么这样多？”西科叫了起来。

“啊！小丑先生，”亨利十分傲慢地说，“你要是睡不着的话，就请出去。”

“天哪！”西科说，“我睡不着，还不是被你吵的？你说起话来声音是那样难听，同耶稣受难日的木铃声一样。”

格吕发现，在国王的卧房里，无论什么严肃的话题也是无法谈下去的，多年来的习惯使得大家的性情都变得异常浅薄了。他叹口气，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

德帕农这时摇头晃脑地走上来说：

“陛下，格吕说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常严重的问题？”亨利说。

“当然，如果陛下认为八名武士的生命值得一谈的话。”

“这话怎样讲？”国王大声问道。

“希望陛下能听我讲下去。”

“朕听你说，孩子，你说下去。”亨利拍了拍格吕的肩膀。

“好吧，陛下。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的谈话十分认真。从这次谈话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今的王权正在江河日下，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你是不是说，大家都在密谋推翻它。”国王说。

“它现在很象一些年已垂暮的奇怪神灵，”格吕又说，“这些神同蒂贝尔和卡尼古拉<sup>①</sup>所信奉的神明一样，虽然死不了，但身

---

<sup>①</sup> 蒂贝尔（公元前41—公元后37）和卡尼古拉（12—41），罗马皇帝。

体却越来越衰弱了。这时候，只有某个信徒的忘我牺牲，才能停止他们那种日趋严重的衰老状况，使他们返老还童，恢复青春。这样，由于得到了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他们的生命便又变得旺盛起来了。陛下，您的王权也同这些神灵一样，只有通过某些人的牺牲，才能使之存在下去。”

“这可真是金玉良言，”西科说，“格吕，我的孩子，你应当到巴黎大街上去讲一讲，我敢说，你的口才一定可以压倒林塞特、卡业和柯通，并使口若悬河的高朗弗罗相形见绌。”

听了格吕的话，亨利一言未发，他的态度显然已发生重大变化。谈话一开始，他射向几个嬖幸的目光是那样傲慢，但现在，他终于感到了问题的所在，因而变得沉默寡言，神色忧郁起来了。

“说下去，格吕，”他说，“你看朕不是在听你讲吗？”

“陛下，”格吕又说，“您本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国王，但现在却变成一个鼠目寸光的人了。贵族在您的身边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得您对外界什么也看不到。此外，臣民们似乎也在设置这种障碍了。陛下，您是一位勇士，您说，当两军交战，敌人兵临城下，使得一座孤城危在旦夕的时候，人们应当怎么办？胆小鬼所想到的是如何逃出重围，而勇士们却会冒着炮火冲上前去。”

“这还用说？当然要冲上去。”国王叫道，“天哪！朕难道不是王国最勇敢的武士？朕要问你，朕青年时代进行过的那些战争，有谁可以媲美？十六世纪很快就要结束了，在这一百年中，象查纳克<sup>①</sup>和蒙孔图尔那样名声显赫的人物又有几个？先生们，我们当然要冲上去，而且朕也一定会象平素那样，率领大家一起向前冲。”

“对，陛下，让我们冲上前去！”被国王充满激情的话语所激动的年轻人同声喊道。

西科一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一边说道：

“你们安静一点，让他说下去好不好？来，格吕，我的孩子，

---

① 查纳克，法国武士，曾在一次决斗中出其不意地刺伤对手拉·夏泰尼莱。

你的话实在感人，应该继续往下讲，来，朋友，讲下去。”

“好的，西科，你的话有时倒也很有道理。我这就往下讲，以便说服陛下为了王权的当前利益而同意我刚才说的那种牺牲。将有四个人向陛下身边的那些无形的障碍发起冲击，他们坚信一定能得到陛下的赞同并将因此而流芳百世。”

“你说什么，格吕？哪四个人？”国王两眼闪着兴奋的光芒，十分关切地问。

“我和这三位先生。”格吕十分自豪地说。这种自豪感是一切愿为某种理论或激情而献身的人所共有的。“陛下，我和这三位先生打算献出自己的生命。”

“为了什么？”

“为了拯救陛下。”

“你们要同……？”

“我们要同陛下的敌人决一死战。”

“这是感情用事！”国王说。

“哦！陛下怎么也说出这种庸俗的陈腐之见来了。陛下大概是因为太爱我们，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的。可是我们了解陛下，请不要象市井小民那样来议论我们的一举一动，说我们同布西等人的誓不两立不过是为了泄私愤。不，我们大家都很年轻，而且长得一表堂堂，心地又很善良。不管我们现在的关系如何，我们本来可以亲如兄弟。因此，我们之间的这种誓不两立，决不是个人之争，而是法国同安茹，神权同民权之争的必然结果。在这场斗争中，为了捍卫王权，我们要同神圣同盟的卫道者们决一雌雄。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将为您献出自己的生命，请陛下为我们祝福并对我们的行动表示赞同。您的祝福或许可使我们凯旋归来，而您的赞同则可使我们安然地死去。”

亨利现在是气噎喉堵，涕泗交流了只见他向格吕和其他三个嬖幸张开了双臂。

他把他们一一搂在胸前。嬖幸们以死相报的深情使这个五尺汉

子流下了热泪，此情此景感人至深，是笔墨所难以形容的。

西科也用手扶着额头，带着严肃和忧伤的神情，从房间深处向这边观望着。他那张平素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而显得十分冷静、或因嘲弄他人而挂着一丝讪笑的面庞如今也变得非常高贵、非常感人了。

“啊！朕的勇士们，”国王终于说道，“你们的忠心实在可贵，你们的行为实在高尚。身为法兰西国王，朕为自己能有你们这样的朋友而感到分外自豪。可是，朕对自己的事比谁都更为清楚，你们的行为虽然伟大，但万一不幸失败，将会使朕落入那些仇敌手中。所以朕不能同意你们这样做。为了对付安茹，法国的力量是足够了，请相信朕的话。朕的弟弟、吉斯家族和神圣同盟能有多大能耐，朕十分了然。在朕的一生中，朕曾经驯服过不少比这更难以驯服的烈马。”

“可是陛下，”莫吉龙说，“作为一名战士，我们不这样看。我们在考虑这类问题的时候，是不允许有悲观情绪的。我们所念念不忘的只是荣誉和良心，至于我们的行为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那是不应过虑的。”

“对不起，莫吉龙，”国王说，“一个战士可能会行事盲动，但一个指挥员却需要深思熟虑。”

“请陛下再考虑一下，”冲贝尔说，“我们这些人只是战士，还是让我们去干吧。况且，我从来都是一帆风顺的，根本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

“朋友，朋友，”国王打断他的话，“这话朕可不敢说，你今年才二十岁。”

“陛下，”格吕说，“您对我们的关怀，使我们深为感动，只有以死相报，方可略表寸心。请告诉我们，陛下希望我们哪一天去同他们决斗。”

“不行，朕不许你们这样乱来，听到没有？”

“请原谅，陛下，”格吕说，“这件事在昨天晚饭之前就已经决



定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请原谅，先生，”亨利说，“身为国王，朕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朕要不让你们去，你们谁也别想去得成。你们可以派人告诉他们，就说朕要对参加决斗的人严加惩治。为使你们对朕的话确信不疑，朕发誓，如果你们……朕就把你们赶出法国。”

“不要说了，陛下，”格吕说，“您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为了这样一件小事，陛下就大为震怒，把我们流放他乡，这是何苦呢？不过我要告诉陛下，我们将乐于前往。因为我们仍可以在异国的土地上同他们决斗而不致食言。”

“他们要是敢碰你们一根毫毛，”亨利大声喊道，“朕就把他们投入巴士底狱。”

“陛下要是这样做的话，”格吕说，“我们就自绳自缚去向典狱长洛朗·泰斯图先生投案，请他将我们同他们关押在一起。”

“朕要把他们送上断头台！朕是国王，这种事总还做得了。”

“他们一旦遭此不幸，陛下，我们就在他们受刑的断头台下引颈自刎。”

亨利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随后，他抬起黑色的两眼说道：

“好吧，你们既然这样固执，那就等着瞧吧……这件事，朕一片苦心，上帝要是撒手不管的话……”

“不要亵渎神明！……”西科跳下床，带着庄重的神情走到国王身边，“他们的心地何等高尚，上帝！你就让他们去吧。听到没有，我的主子？来，给他们挑个日期：这是上帝的意志，你要违拗，怎么可能？”

“啊！上帝！上帝！”国王喃喃自语道。

“陛下，我们请求您为我们选个日期。”四个侍卫官低着头，一条腿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既然你们一定要这样做，那就由你们去吧。公正的上帝将会保佑你们凯旋归来的，同时我们也要抓紧时机，怀着虔诚的信念，向上帝祷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查纳克在同拉·夏泰

尼莱决斗之前，就向上帝作过一番虔诚的祈祷。拉·夏泰尼莱本是一名高强的击剑手，可是这家伙沉湎酒色，玩世不恭，最后膝部被查纳克刺中一剑，否则上帝对他这样一个年青有为，一表堂堂的人决不会撒手不管的。听朕说，我们要怀着一片虔诚向上帝祷告。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朕还想把你们的剑送到罗马去，请教皇一一祝福……不过我们这儿有热内维埃尔圣女的遗骸，其灵验并不亚于别的地方。让我们大家都来参加斋戒，用苦刑磨炼自己，以纪念圣体瞻礼这个伟大的日子吧。然后，第二天你们就……”

“谢谢陛下，”四个年青人同声喊道，“这就是说，一星期后……”

他们于是一个个扑到国王的面前，国王又一次拥抱了他们。随后，他走进了自己的祈祷室，脸上泪如雨下。

“我们的决斗书早已拟好，”格吕说，“现在该写上日期了。莫吉龙，快把那个东西拿到桌上来，用国王的笔写上：圣体瞻礼的第二天。”

“我已经写好了。”莫吉龙说，“谁愿意担任使者，把这封信送去。”

“我去送吧。”西科走过来说。“不过，我的小宝贝，我有一句话要奉告你们。国王陛下刚才要你们守斋、经受苦行、瞻仰圣体……作为一种还愿，这要是在取胜之后，当然是再好不过的。然而在决斗之前，我倒宁愿你们去饱餐一顿，再好好地睡上一觉。只有吃得饱饱的，并喝上一点酒——当然不要喝醉了——才能使你们临阵不致手软。国王的那些儿女情长的话，我当然十分同意，不过未免过于凄凉，我看你们还是不要管他。”

“说的对，西科。”四个年轻人叫了起来。

“再见，我的勇敢的小狮子，”西科说，“我这就到布西公馆去走一趟。”

他向门前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对了，圣体瞻礼那一天，你们决不要离开国王一步。谁也不

要到乡下去，你们就象事务官一样守在宫里好了。同意吗？同意，好的。我现在去办你们的事。”

他于是拿着信，迈开双脚，走了出去。

## 第八十六章

### 圣体瞻礼

一星期来，如同在宁静而闷热的夏天，天空中常会孕育起一场暴风雨一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在不声不响地酝酿着。

蒙梭罗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如今又可以下床走动了。他亲自对自己的寓所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结果并未发现有什么不逞之徒趁夜逾窗而入，他因而断定一定是安茹公爵欺骗了他，认为他对狄安娜至今仍然贼心不死。

每天白天，布西仍照常来探望这位狩猎官。

不过到了夜晚，他已不再援梯而上，从窗口进来与狄安娜相会，因为雷米告诉他，蒙梭罗最近监视得很严。

这期间，西科作了两件事。

一方面，他寸步不离地呆在亨利·德·瓦卢阿身旁，象母亲对待孩子一样，时刻保护着他。

一方面，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说服他的好友高朗弗罗回到他那间净室中去。他亲自将他送了回去，并在修道院受到了院长约瑟夫·福龙的热情款待。

在西科这次来访之后，国王对天主的虔诚受到了人们的一片赞扬。院长对于国王陛下不久将驾幸本院祈祷天主，真是感激涕零。

不仅如此，亨利已答应院长的请求，打算在该院静住一个晚

上，这种殊荣更是大家所未曾料到的。

西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院长，院长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由于他是国王的宠信，大家都希望他能再来走走，西科满口答应了。

至于高朗弗罗，在修士们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已在陡然间变得高大起来。

因为在他们看来，能与西科这样一个人交上朋友，这不是庸才之辈所能做到的。精于权术的马基雅维利恐怕也未必能有这种本领。

既然大家都邀请他再去作客，西科果然又欣然前往了。行前，他在自己的衣袋里和鞋靴里塞满了一小瓶一小瓶的珍贵名酒，结果使得高朗弗罗修士对他的欢迎远远超过了约瑟夫·福龙。

他一头钻进高朗弗罗修士的净室中，象大家所说的那样，长时间同他在一起探讨教理，分享他的乐趣。

圣体瞻礼节的前一天晚上，他甚至在修道院住了一夜。第二天，修道院内便传说纷纷，说高朗弗罗修士已经说服西科从此加入修士的行列。

至于国王，一星期来，他一直在将自己的剑术悉心传授给他的那些朋友们，并不时停下来同他们探讨新的绝招。德帕农命中不幸，遇上了布西这样的强手，这些天正惶惶不可终日。国王对他更是精心传授了一番。

这期间，如果有人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到大街上走动的話，定可在圣热内维埃弗区见到一些身着修士服、行迹十分诡秘的人。关于这些人，我们已在本书前半部介绍过了。他们与其说是修士，倒不如说是江湖骗子更为恰当。

在将上述情况作了简略的描述后，仍有一点需要在此补充一下：吉斯公馆如今已成为一个神秘莫测而又喧闹异常的地方了。门前车马冷落，人迹寥寥，但里面却是高朋满座。大客厅门窗紧闭，天天是没完没了的秘密会议。会议之前照例是只有男人参加的晚宴，但主持人却是蒙庞西埃夫人。

这些琐碎的情况，读者在警察局的档案中是不可能见到的。我们不得不从故纸堆里找了出来，在这里作一番交待。

因为亨利三世的统治当时是那样软弱无力，他的那些密探对于这起重大阴谋竟然毫未察觉。当然，头上顶着盔帽、手上提着长矛、夜间在街头巡逻的市民也未发觉。这些人素来循规蹈矩，对于意外的危险，他们所能想到的不过是火灾、盗贼、疯狗以及醉汉的寻衅。

枯树街的“星辰饭店”，也是人声嘈杂，喧闹不已。巡逻队虽然不时在门前停下，但在大家的心目中，拉于里埃尔老板是一个无比虔诚的天主教徒，谁也没有想到，里面的人除了赞颂天主，还会有什么不轨之举。

巴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终于迎来了后来被立宪政府取消的圣体瞻礼这个重大节日的黎明。

这一天，天气特别晴朗，街上洒满了鲜花，诱人的芳香老远就可以闻到。

两星期来一直睡在国王卧房里的西科，一大早就把亨利叫醒了。侍从尚未进来，卧房里只有他们两人。

“啊！可怜的西科，别吵了。”亨利大为不悦，“叫人也得看什么时候。朕正在做着有生以来最好的梦，这下被你吵醒了。”

“那么孩子，你梦见什么啦？”西科问。

“朕梦见格吕一剑结果了昂特拉格，浑身溅满血污。啊！天亮了，咱们快去向天主祷告，愿天主保佑朕的这场梦成为现实。西科，快叫人进来。”

“叫他们干吗？”

“让他们把朕要穿的苦衣和苦鞭拿来。”

“要不要吃点东西？”西科又问。

“罪过！”亨利说，“马上就要去做圣体瞻礼的弥撒，怎么能吃东西？”

“倒也是。”

“快叫人来吧，西科。”

“等一等，”西科说，“现在才八点钟，你要用苦鞭抽打自己，今天有的是时间。咱们还是先来聊聊吧。你愿意同我呆一会儿吗？我敢说，瓦卢阿，我这次谈话，可是千金难买，你决不会感到后悔的。”

“好吧，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亨利说。

“今天这一天你打算怎样过，孩子？”

“朕要做三件事。”

“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处处不忘教义中的三位一体。请告诉我哪三件事。”

“首先到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祷告天主。”

“不错。”

“然后回到卢浮宫吃点东西。”

“很好。”

“随后便带着苦行者的队伍走上大街，途中打算在巴黎的几个主要修道院作巡礼祷告，首先是多明我修道院，最后是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朕已答应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院长的请求，准备在该院一个圣人的净室中呆到第二天早上。那位圣人将在夜里为朕祷告，保佑朕的那些朋友出师大吉。”

“此人我认识。”

“你说的是那个圣人？”

“是的。”

“那就太好了，西科，你陪朕一同去吧。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行，你尽管放心好了。”

“那你就快穿衣服，咱们赶紧走吧。”

“等一下。”

“还有什么？”

“我还有一些事要问问你。”

“不可以在他们替朕穿衣服的时候再问吗？”



“不行，我不希望有外人在场。”

“那你就快说吧，时间不多了。”

“你的文武大臣都跟你去吗？”

“当然。”

“你弟弟呢？”

“也去。”

“卫队呢？”

“王宫卫队由克里戎率领，留在宫内。瑞士人将随朕前往，但不进入修道院内。”

“很好，”西科说，“我知道了。”

“现在总可以叫人了吧？”

“你叫吧。”

亨利拍了一下铜铃。

“今天的巡礼行列看来一定相当壮观。”西科又说。

“是的，朕想天主会感到满意的。”

“天主是否满意，要到明天方可知晓。不过亨利，趁他们尚未进来，你想一想是否还有什么事没有告诉我？”

“没有了。关于整个仪式，朕难道还有什么具体的事没有告诉你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究竟是什么？”

“我也说不上。”

“可是你刚才不是在问朕吗？”

“你到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去的事定下来没有？”

“定下来了。”

“你要在那儿过夜？”

“是的，朕已答应他们。”

“那好，如果你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孩子，我却有一句话相告：我认为这样做大可不必。”

“为什么？”

“等我们今天吃完午饭……”

“吃完午饭？”

“对，我再告诉你我的一些想法。”

“行，朕同意。”

“孩子，你要是知道那仍然是一回事，你是不会表示同意的。”

“朕不明白你的意思。”

“别说了，你的侍从已经进到候见厅了。”

果然，掌门官这时走来将房门打开，掀起了门帘。国王的理发师、化妆师和杂使仆役随即走了进来，开始同时替他装扮起来，关于这种打扮，我们已在本书开头的一章里作过详细描述了。

国王尚未装扮完毕，掌门官突然走来报告安茹公爵驾到。

国王于是转过身，摆出一副笑脸来迎接他。

与公爵同来的，有蒙梭罗、德帕农和奥里利。

德帕农和奥里利一直呆在后面。

蒙梭罗的脸色依然十分苍白，神态是那样怕人，亨利一见，不禁打了个寒战。

这个动作，不但公爵看到了，蒙梭罗也看得一清二楚。

公爵立即走上来说：

“陛下，蒙梭罗先生前来恭请圣安。”

“谢谢，先生。”亨利向蒙梭罗说，“你的来访使朕十分感动，因为听说你受了重伤。”

“是的，陛下。”

“据说是因为打猎受的伤？”

“是的，陛下。”

“看样子，现在好多了？”

“是的，已经完全好了。”

“陛下，”安茹公爵说，“待今天的圣事做完后，让蒙梭罗伯爵先生替我们在贡比涅林苑安排一次狩猎，陛下以为如何？”

“你不知道吗？”亨利说，“明天……”

他正想告诉公爵他的四个嬖幸将要在明天同公爵的四个侍卫进行决斗，但猛然想起此事尚属保密，便没有再说下去。

“我什么也不知道，”安茹公爵又说，“如果陛下愿意告诉我的话……”

“朕是说，今天晚上朕要在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祈祷天主，这样一来，朕恐怕明天是去不了的。不过蒙梭罗先生仍可去着手准备起来，明天不行，后天总可以去的。”

“你听到没有？”公爵转向蒙梭罗。

蒙梭罗欠了欠身，说道：

“听到了，大人。”

冲贝尔和格吕这时走了进来。国王向他们张开了双臂。

格吕走过来鞠了一躬，一边说道：

“还有一天。”

“不，应当说只有一天了。这一天，总算让我们等来了。”冲贝尔说。

这时，蒙梭罗正在一旁与公爵谈话。只听他说道：

“大人，看来您要让我离开巴黎。”

“狩猎官的职责不正是为国王效劳吗？”公爵笑道。

“这我明白。”蒙梭罗说。“我的意思是，今天是殿下所说的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而在这时候，殿下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希望把我弄到贡比涅去。我可要告诉殿下，从现在到今天晚上，我只要说一句话……”

弗朗索瓦一把抓住蒙梭罗的手腕。

“别说了！”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向你履行我的诺言。”

“很好，请说下去。”

“大家很快就会知道你要到贡比涅去为国王安排一次狩猎，因为这是正式命令。”

“是的，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你不会不走，而在你家附近找个地方藏起来？到时候，你想知道的那个人就会来的，因为他以为你一定走了。以后的事我就管不着了，我许诺你的，只是这一点。”

“啊！啊！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蒙梭罗说。

“你可以记住我的话。”公爵说。

“这我倒不必担心，大人，我身上反正有您的签字。”

“是啊！这我知道。”

公爵于是离开蒙梭罗，走到他哥哥那儿去了。奥里利这时碰了碰德帕农的胳膊说：

“这下好了。”

“怎么好了？”

“布西先生明天不会去决斗了。”

“真的？”

“当然。”

“为什么不去？”

“管他呢！反正不会去了。”

“事成之后，亲爱的巫师先生，我可要重重地感谢你。”

“先生们，”刚刚穿戴完毕的亨利这时叫了起来，“走，咱们到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去。”

“到了那里后，是不是去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公爵问。

“当然。”国王说。

“放心好了，我们会去的。”西科整了整挂在腰间的长剑说。

亨利于是来到柱廊里，满朝文武正在这里等候他。

## 第八十七章

### 布西中计

圣体瞻礼的前一天晚上，吉斯三兄弟和安茹人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散会后，蒙梭罗回到家中，在家里见到了布西。

他对这位正直的武士一向抱有好感，心想明天就要举事，而他好象还蒙在鼓中，很可能会冒冒失失地卷进去，因此将他拉到一旁，向他说道：

“亲爱的伯爵，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你这是怎么啦？”布西说，“有什么话，请但说不妨。”

“如果我是你，明天就离开巴黎。”

“为什么？”

“我现在唯一能告诉你的是，你将因此而摆脱非常尴尬的处境。”

“非常尴尬的处境？什么处境？”布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蒙梭罗。

“明天将要发生的事，你难道一点不知道？”

“不知道。”

“你发誓？”

“我发誓。”

“安茹先生什么也没告诉你？”

“没有。公爵能告诉我的都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几乎对谁都能讲。”

“那好，我可不象公爵处处为着自己，一点不替朋友着想。告诉你，亲爱的伯爵，明天巴黎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安茹的人和吉斯的人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废黜国王。”

布西半信半疑地看着蒙梭罗，但面部表情却无比坦然，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只见他说道：

“伯爵，你知道，我是跟随安茹公爵的。说得明确一点，我的生命以及我这把剑都是属于他的。我对国王素未冒犯，但他对我却耿耿于怀，从不放过一切机会对我竭尽污辱。所以后天，”他突然压低声音说，“这话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明白没有？后天我将要在决斗场上狠狠教训一下那几个嬖幸，让这个亨利·德·瓦卢阿下不来台。”

“这样说来，”蒙梭罗问，“你是决心跟随安茹公爵到底了？”

“是的。”

“你是否知道这样做会把你引向何方？”

“对于这一点，我心里是有数的。不管我对国王怀有多大的怨恨，我决不会去伤害这位神授君主。别人怎样做，我一概不管。我将跟随公爵前往，以防他遭到不测，但我决不会袭击任何人，也不会向任何人挑衅。”

蒙梭罗沉吟片刻，将一只手搭在布西的肩上说：

“亲爱的伯爵，安茹公爵是一个忘恩负义之徒，一个轻诺寡信的懦夫，他可以因为某种嫉妒心理或对某件事感到畏惧而出卖自己最忠实的奴仆和最忠实的朋友。亲爱的伯爵，请接受一个朋友的忠告，离开他吧。你可以到你那万森的房子去呆上一天，或是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而决不要参加明天的圣体瞻礼。”

布西不解地看着他：

“既然如此，你为何要跟随他？”

“因为一件关系到我的荣誉的事，”蒙梭罗说，“我暂且还需要他。”



“我也一样。”布西说，“我也是因为荣誉攸关而不得不跟随他。”

蒙梭罗没有再说什么，他握了握布西的手，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国王起床后发生的事，我们已在前一章介绍过了。

蒙梭罗从卢浮宫一回到家中，便将自己要到贡比涅去的事告诉了狄安娜，并叫仆人替他准备行装。

狄安娜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喜从心来。

关于布西即将与德帕农决斗一事，她已从蒙梭罗口中得知。在国王的嬖幸中，德帕农的勇敢和剑术简直不值一提，因此，对于后天将要举行的决斗，她心中虽然有点替布西担心，但也感到十分荣耀。

布西一大早就赶到安茹公馆，陪着公爵到了宫里，此后便一直站在柱廊里。

公爵离开卢浮宫时，把他叫了过来，走到了向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进发的行列中。

见布西的为人如此胸怀坦荡、忠贞不贰，公爵此时不禁感到有点后悔。但这种良心上的自责很快就受到了两种情绪的夹击。这两种情绪是：其一，如同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可以随意摆布意志薄弱的人一样，布西常常左右着他的一切，使他为自己不能真正地控制布西而深为忧虑。其二，布西同蒙梭罗夫人相爱在他心中激起了无比强烈的嫉妒。

同时，由于蒙梭罗手上握着他那个签名，这在他心中引起的不安几乎同他对布西的怨恨一样强烈。所以他想：

“布西今天如果一直陪着我，并能以他的勇敢助我一臂之力，使我得偿夙愿，这样的话，只要我能功成名遂，蒙梭罗想对我怎样，也就奈何我不得了。相反，如果布西中途离开我而去，我没有什么对不住他的，我将从此而抛弃他。”

公爵就自己对布西的态度反复作了一番考虑后，两眼一直盯着这个年轻人。

他见他神态安然、面带微笑地走到了教堂里，并在进入教堂之前，让他未来的对手德帕农先走了进去，自己在稍后一点的地方跪了下来。

公爵于是向他示意，让他跪到他身旁去。因为从他所在的位置，要想看见布西，必须扭过头去，而让他跪在自己身边就不必这样费事了。

弥撒进行了大约一刻钟时，雷米忽然走进教堂，在布西身边跪了下来。一见到这个年轻医生，公爵不觉一惊，因为他知道，他是布西最信赖的人。

果然，过了一会儿，雷米和布西低声交谈了两句，随后悄悄递给他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秀丽的字体，公爵瞥了一眼，不觉浑身一阵战栗。

“这封信肯定是她写来的，”他想，“告诉他，她丈夫将要离开巴黎。”

布西在帽筒里将信打开，开始读起来。

公爵不可能再看到那封信了，但他看到布西的脸上洋溢着一片恋人的欢悦。

“啊！今天你要是不陪着我的话，那就活该了。”公爵自言自语道。

布西把信放到唇边吻了吻，然后放到最里边的上衣口袋里。

公爵向四周环视一眼。如果蒙梭罗此刻就在这里，他恐怕马上就会告诉他，他今晚所要等候的人，就是布西。

弥撒做完，人们开始返回卢浮宫。国王的卧房和柱廊里为国王及其侍卫准备了一些点心。

瑞士人组成的禁卫军在卢浮宫门前排了两行。

克里戎及其王宫卫队也整齐地站立在院子里。

西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国王，如同公爵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布西一样。

进入卢浮宫时，布西走近公爵，向他欠了欠身说道：

“对不起，大人，我想同殿下说句话。”

“马上就谈？”公爵说。

“是的，马上就谈。”

“一会儿作巡礼祷告时再谈不行吗？我们可以走在一起。”

“请大人原谅，我现在来找殿下，正是想告诉殿下我不能奉陪了。”

“为什么？”虽然努力克制，公爵的声音仍然有点异样。

“大人也知道，明天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安茹和法国之争将在明天见分晓。我想回到我在万森的那幢简陋的房子里去，安静地呆上一天。”

“这么说，你不参加巡礼祷告了？可是满朝文武，包括国王，都要去的。”

“不想去了，大人。当然，我要征得殿下的同意。”

“而且也不准备到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去找我了？”

“是的，大人，我希望能有一天的时间。”

“可是，”公爵又说，“万一今天发生什么事使我非常需要你呢？……”

“大人今天如果需要我的话，”布西说，“也只是用我这把剑来对付国王，在这种情况下，我更要请大人允许我离去了，因为我已经同德帕农约定，明天同他决斗。”

蒙梭罗昨天晚上已告诉公爵，他可以指望布西的协助。可是在勒·奥杜印送来那封信后，一切都变了。

“这样说来，”公爵咬牙切齿地说，“你是一定要扔下你的主子了？”

“请大人放心，”布西说，“一个明天将要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决斗场上，以自己的生命进行殊死搏斗的人，他所跟定的主子只有一个，他对他的忠诚是始终不渝的。”

“可是我能否得到王位，将在此一举，而你却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离我而去。”

“大人，我已经为殿下立过不少汗马功劳，明天还要用我的生命到决斗场上去为殿下效力，望大人对我的要求，不要超出我的生命。”

“好吧！”公爵的声音几乎听不出来，“布西先生，你可以走了。”

布西没有理睬公爵这种冷冰冰的回答。他向公爵欠了欠身，走下了台阶。一出大门，便赶回自己的公馆去了。

公爵叫了一声奥里利。

奥里利应声而来。

“怎么样，大人？”这位琴师问。

“他一定要找死。”

“他不跟您去了？”

“是的。”

“是不是因为见了那封信后，他要去赴约了？”

“大概是的。”

“这么说，是在今天晚上了。”

“对，就在今天晚上。”

“蒙梭罗先生知道吗？”

“已经知道今晚的约会，但还不知道究竟是谁？”

“看来您是决心抛弃他了？”

“是的，我决心对他狠狠报复一下。”公爵说。“我现在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

“什么事？”

“蒙梭罗的体力和剑术难以敌挡，最后让他跑掉。”

“大人尽可放心。”

“为什么？”

“大人是否已决定把他的小命一笔勾销？”

“当然，一个时时要控制我，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我，并抢夺我所喜欢的女人的，一头我无法驾驭的雄狮，让他留在世上与我何

益？是的，我已决心让他离开人世，毫无宽恕可言。”

“既然如此，大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人尽可放心。他即便能从蒙梭罗手上逃掉，也决不会逃脱另一个人。”

“谁？”

“大人要我说出他的名字？”

“是的，你说吧。”

“此人便是德帕农先生。”

“德帕农？他不是要在明天同他决斗吗？”

“完全对，大人。”

“究竟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奥里利正要向公爵说明详情，不想这时有人来请公爵了。已经坐上餐桌的国王，经西科指点后发现安茹公爵尚未入席，于是派掌门官来请他了。

“待会儿去参加巡礼祷告时，你再告诉我吧。”公爵向奥里利说。

说着，他跟着掌门官走了。

鉴于我们的注意力将要集中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身上去，时间已不允许我们跟着公爵和奥里利到巴黎大街上去听奥里利的叙述。所以还是趁此机会把德帕农和奥里利之间的关系，先向读者介绍一下。

今天早上，天刚放亮，德帕农便到了安茹公馆，要求会见奥里利。

他同这位琴师的交往，已非一日。

很久以前，他就让奥里利教他抚弄诗琴了。此后，两人曾多次聚在一起，象当时的西班牙和法国所流行的那样，吹吹低音号，拉拉古提琴。

天长日久，两人间便形成了不受彼此身份束缚的、相当深厚的友谊。

此外，作为一个精明的加斯科尼人，德帕农所推行的办法，是

通过仆人而逐步接近其主子。因此，安茹公爵的隐私，他的朋友奥里利很少有不告诉他的。

由于周旋有方，他成功地在国王和公爵之间采取了两不得罪的态度，今天跑到这边，明天又跑到那边。因为他既怕得罪未来的国王又怕失去当今国王的宠爱。

他今天来找奥里利，为的是同他谈一谈明天将要同布西举行的决斗。

这场决斗，如今已弄得他神不守舍。

在他的一生中，勇敢并不是他的性格中的突出之点。而要不动声色地走到决斗场上去同布西较量，单单靠勇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孤注一掷的精神。因为同布西决斗，那还不是送死？

有些人胆子倒是很大，曾经不揣冒昧要同布西决一雌雄，但斗不上三五个回合，便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德帕农刚把自己的苦恼说了两句，深知公爵对布西十分痛恨的奥里利，立刻同意他的看法，并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他并且告诉德帕农，一星期来，布西每天早上都要同一个军号手练两小时剑。这个号手剑术十分了得，巴黎至今尚未见过，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击剑大师。他游历过各国，为人豁达大度，将自己见到的各种剑法融会贯通，终于自成一体。因此，他的剑术，汲取了意大利人的步伐稳重、西班牙人的声东击西、德国人的注重腕力和进击有方，以及勇猛无比的波兰人——当时称为萨尔马特人——的转身、跳跃、低首和逼近对方。德帕农听他讲出这一大套自己完全不摸门的招数来，不禁心惊肉跳，不知不觉中，竟将手指上的指甲油都吃掉了。

“这样厉害！看来我是肯定完了，”他面色苍白，似笑非笑地说。

“可不是！”奥里利说。

“真是荒唐之至，”德帕农叫了起来，“同一个肯定会杀死我的人去决斗，这还不同跟一个可以十拿九稳地赢你的人去掷骰子一



样？”

“公爵先生，你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

“他妈的，”德帕农说，“我不干了。我可不是一个无用的加斯科尼人。我才二十五岁，让我白白地去送死，傻瓜才会这样做。我已想好，只能这样做了。我问你。”

“你讲吧。”

“你说布西先生肯定可以杀死我？”

“我对此毫不怀疑。”

“既然他如此胸有成竹，那就不是决斗，而是谋杀了。”

“完全对。”

“既然这是谋杀的话……”

“怎么办呢？”

“为了对付这次谋杀，我可以用……”

“用什么？”

“用……谋杀来对付他。”

“当然可以。”

“既然他要杀死我，那么我先杀死他又有何不可？”

“上帝！当然可以。这一点，我也早就想到了。”

“我的话有没有什么漏洞？”

“没有，非常清楚。”

“是否合情合理？”

“完全合情合理。”

“不过，我可不象他对待我那样，用自己的手去杀死他。我最恨虐杀生灵，我要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做。”

“看来你想雇用几名刺客？”

“是的。吉斯先生和梅茵先生对付圣梅格兰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这可要费一大笔钱呢。”

“我可以出三千埃居。”

“三千埃居？他们要是知道对手是谁的话，至少需要六个人哩。”

“这个数目是不是少了点？”

“况且六个人又怎样？布西先生杀死其中四个人时，自己恐怕才会伤着一点皮。你还记得圣安东尼街那次小小的战斗吧，冲贝尔腿部受了伤，你是手臂受了伤，而格吕则被打得几乎送了命。”

“如果需要的话，”德帕农说，“我可以出六千埃居。事情要做，就要做得彻底，决不能让他死里逃生。”

“你有人吗？”奥里利问。

“人倒有几个。”德帕农说。“这些人都是无业游民或退伍士兵，但都很勇敢。不管怎样，总比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那些乌合之众要强。”

“很好，不过要当心一点。”

“当心什么？”

“一旦功败垂成，他们很可能会把你供出来。”

“怕什么？我有国王替我撑腰。”

“这当然很是。不过有国王撑腰又怎样？布西先生照样可以把你杀死。”

“这一点倒说的很对。”德帕农陷入了沉思。

“我教你一个办法。”奥里利说。

“请讲，我的朋友。”

“不过你恐怕是不愿意同别人携手合作的？”

“相反，只要能除掉这个疯狗，我什么办法都可以采纳。”

“这家伙的一个对头眼下正要动手。”

“啊！”

“他现在正在……”

“正在怎么？请说下去。”

“给他设圈套。”

“真的？”

“不过他没有钱。如果你能出六千埃居，他可以一下子把你们两个人的事都办了。我想你是不希望出头露面的。”

“上帝！能不让我出头，那是再好不过了。”

“你可以把你的人派到那里去，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你是谁。这些人将由他去支配。”

“我的人当然可以不知道我是谁，但总得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今天上午，我会指给你看的。”

“在什么地方？”

“卢浮宫。”

“这么说，他是一个武士？”

“对。”

“奥里利，我的六千埃居将当场交给你。”

“这件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当然。”

“那么我们待会儿在卢浮宫见。”

“卢浮宫见。”

读者已在前一章看到，奥里利后来在卢浮宫向德帕农说了这样一句话：

“请放心，布西先生明天不会去同你决斗了。”

## 第八十八章

### 巡礼祷告

吃完点心，国王带着西科回房更衣。少顷，只见他光着脚走了出来，身上穿着苦衣，腰间缠着绳索，宽大的风帽遮去了大半个脸

部。

全体大臣这时也都换上了同样的衣装。

卢浮宫外风和日丽，大街上洒满了鲜花。各修道院临时搭起的祭坛，一个比一个富丽堂皇，热内维埃弗会修士设在本院小教堂里的祭坛，更是首屈一指。

这次巡礼祷告，国王即将驾幸的修道院是：多明我会修道院、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嘉布遣会修道院和热内维埃弗会修道院。沿途观赏盛况的市民，不计其数。

圣热尔曼—罗克塞卢瓦教堂的一名教士走在队伍之首。此后是一批退步前进、手擎香炉的童男和扬洒花瓣的少女。巴黎大主教手捧金碧辉煌的圣体盒跟在后面。

再往后便是光着脚走在石板路上的国王，身后紧随着他的四个嬖幸。他们也同他一样，全都光着脚，穿着修士服。

安茹公爵穿着常服，走在几个嬖幸后面，左右围绕着他的侍卫。再往后便是当朝文武大员，他们都按照各人的品第依次排定，鱼贯而行。

走在队伍最后面的，是黎民百姓。

队伍离开卢浮宫时，时间已是午后一点。

克里戎及其王宫卫队本想护驾前往，但国王示意他们不必多此一举。他们于是留下来，守护卢浮宫。

当这些信男善女在前三个祭坛前作完巡礼祷告时，时间已是傍晚六点了。随后，队伍继续前行。不久，古老的热内维埃弗修道院的锯齿形门楼，便遥遥在望了。院长和院内修士都排列在门前的三级台阶上，恭迎圣驾。

队伍离开嘉布遣会修道院时，光着脚奔走了一天的安茹公爵，早已不堪其苦。只见他走到国王身旁，要求国王准许他回去休息，国王欣然应允。

他的侍卫也跟着离开了队伍，似乎是有意向大家表明，他们跟随的是公爵，而不是国王。

不过，其中三人将于明天参加决斗，确实不宜过于劳累。

队伍到达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门前，国王见利瓦罗、里贝拉克和昂特拉格既已回去休息，觉得格吕、莫吉龙、冲贝尔和德帕农也都有此必要，于是将他们四人打发走了。

从上午以来，一直忙着张罗的巴黎大主教，至此粒米未进，其他神甫也已疲惫不堪。国王深怜其苦，队伍到达圣热内维埃弗修道院门前时，也将他们打发走了。

随后，他转过身来，以很浓的鼻音向院长约瑟夫·福龙说道：

“神甫，朕是一名罪人，现在到你的净院寻求安宁来了。”

院长欠了欠身。

国王于是转向那些不辞劳苦、一直跟随他走来的人说道：

“先生们，谢谢大家，请回去休息吧。”

众人恭敬地向他鞠了一躬。这个以苦行为乐的国王，于是一边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一边沿着门前的台阶，走了上去。

亨利一跨过修道院的门坎，大门便关上了。

凝神默祷的国王对此似乎未加留意，况且在他将众人一一打发回去以后，关不关门对他也就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了。

院长这时走上来向他说：

“陛下，为了恭迎圣驾来本院祈祷天主，我们已将小教堂装饰一新，我这就领陛下去看看。”

国王颌首同意，跟着他走了过去。

昏暗的拱廊里站着两排垂手侍立的修士，国王从他们身前走了过去。可是，当他刚刚绕过墙角，走到通向小教堂的院子时，二十来个身穿修士服、头戴风帽的人一下跑到了拱廊外面。夜幕虽已开始降临，他们的眼神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胜利的喜悦和荣耀，仍然清晰可辨。

从他们的长相上，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人决不是什么懒汉和懦弱之徒。那满脸的大胡子和紫酱色的脸膛，都充分显示出他们有着非凡的活动能力。

许多人当即摘掉头上的风帽，露出了脸上的一块块伤疤。内中一人伤疤最为突出，并因而名扬天下，这是他最为得意之处。他身旁站着一个身着会服、因为胜利而激动得眉飞色舞的女人。

只见她一面拨弄着一把挂在腰间的金质剪刀，一面说道：

“啊！哥哥，瓦卢阿终于落到我们手上了。”

“是啊，妹妹，我也这样想。”“伤疤脸”说。

“现在这样说，未免早了点吧？”红衣主教说。

“为什么？”

“我们的人能否抵挡克里戎的王宫卫队，还很难说。”

“这你不必过虑。请相信我的话，我们无需费一枪一弹。”梅茵公爵说。

“是吗？那是怎么回事？”蒙庞西埃公爵夫人说。“我倒希望打得热闹点呢。”

“妹妹，你要想看热闹的话，那是看不到了。国王待会儿被抓起来时，无论他怎样叫喊也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自己不必出面，就可以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他在逊位书上签字。只要他一签字，消息马上就会传遍全城，市民和士兵都会跟着我们走的。”

“这个计划考虑得很周到，看来是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的。”公爵夫人说。

“我看未可乐观。”红衣主教摇了摇头。

“国王会不会拒不签字？”“伤疤脸”说，“他这个人胆子很大，可能会宁死不屈的。”

“那就赐他一死好了。”梅茵和公爵夫人同声叫道。

“不，”吉斯公爵斩钉截铁地说，“我只希望国王自动将王位让给我，使他遭到世人的鄙弃，可不希望把他杀掉，让世人为他打抱不平。况且你们还没有把安茹公爵考虑进去。一旦国王被杀，他就会来要求继位的。”

“让他来要求好了！”梅茵说，“我哥哥红衣主教早已料到这一点，在他草拟的那份退位书上，已将有关安茹公爵的规定写了进



去。安茹公爵同胡格诺派勾勾搭搭，他是无权继承王位的。”

“同胡格诺派勾勾搭搭，这话可靠吗？”

“当然可靠。上一次，他是靠了纳瓦尔国王的帮助，才得以逃出卢浮宫的。”

“原来如此。”

“哥哥，退位书上还有一条有利于我们的规定：你将被指定为王国的摄政官。这样，从摄政官到登上王位，也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是的，”红衣主教说，“这些问题我都考虑到了。不过我担心的是，王宫卫队对于国王自动退位的说法，未必相信，他们会来要求面见国王的。克里戎这家伙是个不怕死的恶棍，即使有生命危险，他也会为了自己的荣誉而不惜一切的。”

“这一点，我们也想到了。”梅茵说。“我们现有八十名武士守卫修道院。此外，还有一百名修士已经领到武器。就凭这些人马，守上一个月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即使失利的话，我们还可以带着我们的俘虏从地道逃出去。”

“安茹公爵此刻在干什么？”

“此人一到危急关头，总是溜之大吉的。他已回到公馆，肯定在两员大将——布西和蒙梭罗——的保护下，在那里坐等我们的喜讯。”

“上帝！应该把他弄到这儿来，不能让他呆在家里。”

“这可不行，哥哥，”红衣主教说，“否则，象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如果把他们兄弟俩都弄到这儿来，市民和贵族都会认为这是我们有意设的圈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篡位的印象。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按照合法手续得到王位的。因此，不去触动安茹公爵和王太后，我们将会得到全体臣民的拥护，我们自己的人也会因此而对我们表示由衷的钦佩。这样，谁也不会对我们说三道四。否则，布西以及其他剑术高强的武士都会起来反对我们的。”

“对了，布西明天不是要同那几个嬖幸决斗吗？”

“是呀，”吉斯公爵说，“他会把他们通通杀死的，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而且，他会跟我们走的。我要让他率领一支军队到意大利去，那里很快就会燃起一场战火。此人十分难得，我很喜欢他。”

“哥哥，”蒙庞西埃公爵夫人说，“同你一样，我也很喜欢他。一旦公爵去世的话，我就嫁给他。”

“你要嫁给他？”梅茵惊讶地问。

“这有什么奇怪的？”公爵夫人说，“前一阵子，向他求爱的女人不知有多少，地位也比我高得多，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侍卫官。”

“好了，好了，”梅茵说，“这些事以后再说，还是干我们的正事吧。”

“谁在国王那儿？”吉斯公爵问。

“我想是院长和高朗弗罗修士。”红衣主教说。“现在只能让他同一些他所认识的人在一起，否则事情一开始就会弄僵的。”

“对，水到渠成，不必操之过急。”梅茵说。

“他现在该到净室去了吧？”蒙庞西埃夫人焦急地问。很久以来，她就想把他送到天国去当国王。

“还没有，得先让他到教堂去看看祭坛和圣物。”

“随后呢？”

“随后将由院长向他讲一通关于世间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的大道理。接着，曾在神圣同盟之夜慷慨激昂地布道的高朗弗罗修士……”

“怎么办呢？”

“将利用他对天主的信仰，让他交出我们不愿以武力得到的东西。”

“不错，这样做确实高明之至。”吉斯公爵若有所思地说。

“当然，亨利是一个迷信鬼神、意志薄弱的人。”梅茵说。

“我敢说，只要一向他提起地狱中的苦海无边，他就会服服贴贴的。”

“我倒没有你这样乐观，”公爵说，“不过事已至此，也只有破釜沉舟了。万一院长和高朗弗罗的努力不能奏效，我们就拿出最后一招，以武力迫使他就范。”

“这样的话，就该由我出马，去提拿他的首级了。”公爵夫人又念念不忘地谈起了她所醉心的角色。

暮色越来越浓，昏暗的教堂里这时传来了一阵铃声。

“国王到教堂里去了，”吉斯公爵说，“走，梅茵，把你的那些人叫来，我们也戴好风帽。”

刹那间，只见这些狂徒的伤痕累累、目光贪婪的面庞都掩盖在一顶顶风帽之下了。接着，三兄弟率领三四十名修士，向教堂的入口处走了过去。

## 第八十九章

### 西科一世

国王万念俱消，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在一片虔诚地默祷着。这对于吉斯三兄弟实现其篡位野心，实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他随着众人在教堂里转了一圈，吻了吻圣人遗骸盒。每做完一件圣事，他都要没命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口中念念有词，背诵那些叫人不寒而栗的圣诗。

院长的劝导开始了，国王一面听着，一面不停地抽打自己，以表示他的万分悔恨。

后来，吉斯公爵向院长打了个手势，院长于是走到亨利面前，向他说道：

“现在是否请陛下放下自己的威严，去向永世不衰的天主祈祷？”

“好的……”国王简单答了一句。

排立在国王左右两旁的修士们，于是向位于教堂左侧的一条走廊走去。走廊的一边是一排净室。

亨利似乎十分哀伤，一直在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胸前的大念珠迅速地荡来荡去，同挂在腰间的一个个牙雕死人头骨碰在一起，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大家终于来到了那间净室前，高朗弗罗面色通红，目光炯炯地站在门前，其肥胖的身躯几乎同门框一样宽。

“在这儿吗？”国王问。

“对，就在这儿。”高朗弗罗说。

国王刚才犹豫不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看到，走廊尽头有一扇神秘莫测的铁栅栏门，门那边是一段陡峭的斜坡，里边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

亨利于是走入净室。

“Hic portus salutis？”他轻轻问了一句，神情十分激动。

“是的，”福龙说，“这里就是清心禁欲之所。”

“诸位请便吧。”高朗弗罗神气十足地向众人打了个手势。

房门关上了，走廊里传来了众人离去的脚步声。

国王见房内有一张木凳，随即在上面坐了下来，两手平放在膝上。

“啊！这个埃罗德、异教徒、纳布绍道诺索尔，你也有这一天！”高朗弗罗两只大手叉在腰间，开门见山地向国王怒吼。

国王不觉一惊，说道：

“你是在说朕吗，兄弟？”

“当然是你。不是你是谁？难道有一句骂得不对？”

“兄弟！”国王噤着嘴说。

“谁是你的兄弟？我早就考虑好了一篇布道稿……现在终于可以说给你听了……如同一切口才出众的布道教士一样，我的布道可分为三部分。首先，为何说你是个暴君？其次，为何说你是个色鬼？

最后，你为何遭到废黜？今天的布道，我就谈这三个问题。”

“朕被废黜了？兄弟……”国王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禁问道。

“完全对。这儿可不是波兰，你是跑不了的……”

“啊！朕中了你们的奸计了……”

“瓦卢阿，你应当知道，国王也是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要谋害朕，兄弟？”

“天哪！你以为我们会把你关起来，没那么便宜！”

“你们这样做完全违反了天主教教义，兄弟。”

“哪里有什么天主教？”高朗弗罗说。

“啊！”国王说，“一个圣人竟然口出此言！”

“我说了，那又怎样？”

“你就不怕打入地狱？”

“哪里有什么地狱？……”

“兄弟，这可是异教徒说的话。”

“少来这一套口是心非的说教。说吧，你想好没有？”

“干什么？”

“让出你的王冠，这是大家今晚给我的使命，所以我便对你说了。”

“你这是犯了滔天大罪。”

“那有什么？”高朗弗罗涎皮赖脸地笑了笑，“我有赦罪权。我已经事先将自己赦免了，快说，瓦卢阿修士，你到底放弃不放弃？”

“放弃什么？”

“法兰西王位。”

“朕死也不会放弃。”

“那你就别想活命……院长来了……快说！”

“朕有卫队，还有不少朋友忠于朕，朕要同你们顶到底。”

“那也可能，不过我们可以先杀死你。”

“总得让朕想一想吧。”

“不行，一分钟也不行。”

院长这时走进来，向高朗弗罗说道：

“兄弟，不可过于性急。”

接着，他向国王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可以考虑一下。

这之后，他又走了出去，并将门一把带上。

亨利陷入了沉思。十分钟后，他终于说道：

“行！只好留条性命了。”

这时，有人在房门上的小窗口敲了敲，高朗弗罗立即应道：

“成了，他同意了。”

国王听到，走廊里似乎有人发出了一阵惊讶和狂喜。

“把退位书给他念念。”门外一个人说。国王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心头不觉一惊……不由地向门上的小窗口看了看。

一个羊皮纸卷由一位修士递了进来。

高朗弗罗结结巴巴给国王念了念。国王双手抱着头，泪如雨下。

“朕要是不签呢？”他哭喊道。

“那更是死路一条。”门外又传来了吉斯公爵的声音，由于戴着风帽，声音显得相当微弱。“奉劝你就当自己已经离开人世了，不要迫使我们再来动手。”

“你们不能强迫朕。”亨利说。

“我早就想到事情不会顺当的。”公爵向他妹妹说。蒙庞西埃夫人蹙起了眉头，眼神中流露出一個可怕的念头。

“快去，弟弟，”吉斯公爵又向梅茵说，“叫大家拿起武器，作好准备。”

“准备什么？”国王忧伤地问。

“准备应付一切。”约瑟夫·福龙说。

国王现在是一片绝望了。

“他妈的，”高朗弗罗骂道，“瓦卢阿，我过去所憎恨你的，只是你的暴行，现在瞧你这副脓包样儿，更叫我一眼也看不上。我说你签不签，你要不签，就立刻让你死在我手上。”



“等等，等等，”国王说，“让朕问问天主，看天主意下如何？”

“你还要考虑？”高朗弗罗咆哮道。

“让他考虑到午夜。”红衣主教说。

“谢谢，仁慈的基督徒，天主不会亏待你的。”悲痛欲绝的国王稍稍松了口气。

“真是一个无用的昏君，”吉斯公爵说，“我们把他赶下王位，实在是为法国造福。”

“管他是什么样的昏君，”公爵夫人说，“我真想先去把他的脑袋割下来再说。”

在他们兄妹说话的当儿，高朗弗罗双臂环抱，又以最恶毒的语言将国王骂了一通。

突然间，大门外传来了一声闷浊的声响。

“别说话！”吉斯公爵叫了一声。

净室内外立时鸦雀无声。这时，大家听到了几声清脆而有节奏的敲门声。

梅茵挺着大肚子，冲了出去。过了片刻，他跑回来说：

“哥哥，门外来了一帮身带刀枪的人。”

“他们来找他了。”公爵夫人说。

“所以要让他快签。”红衣主教说。

“瓦卢阿，你到底签不签？”高朗弗罗如雷鸣一般吼叫起来。

“你们不是让朕考虑到午夜吗？”国王哭丧着脸说。

“别打你的如意算盘了，你想等救兵……”

“朕也许有一线希望。”

“他要不马上签字，就送他的命。”公爵夫人说，语气是那样焦急而又尖刻。

高朗弗罗一把抓住国王的手腕，塞给他一支笔。

外面现在已是一片喧闹了。

“又来了一帮人！”一个修士跑来报告，“他们已从左面将前院包围起来。”

“怎么办？”梅茵和公爵夫人焦急地问。国王这时把笔管插到墨水瓶里。

“瑞士人来了！”福龙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他们已从右面进入墓地，整个修道院已被包围。”

“我们要坚决顶住，”梅茵坚定地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人质在身边，他们要打进来谈何容易？”

“他签字了！”高朗弗罗一把从国王手上夺过那张纸，声嘶力竭地叫道。国王神情沮丧，风帽压得低低的，双手抱着头。

“啊！这下王位该是我们的了，”红衣主教向吉斯公爵道。  
“快把那张纸拿来。”

国王突然呼天抢地地哭喊起来，一下碰翻了房内唯一的一盏灯。不过吉斯公爵已将那张羊皮纸拿在手上。

“怎么办？”一个修士模样的人走来问道，他虽然穿着会服，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个身带利器的道道地地的武士。

“克里戎带着王宫卫队来了，他扬言要把门砸开。你们听……”

“把国王交出来！”克里戎在门外大声叫喊。

“交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国王了，”高朗弗罗爬到净室的窗户上答道。

“谁在那儿说话？这个猪猡。”克里戎说。

“我！你敢怎样？”呆在黑暗中的高朗弗罗毫不示弱。

“大家注意一下，看这家伙在哪儿，让他尝几粒子弹。”克里戎说。

高朗弗罗见人们把枪向他举了起来，就势一滑，一下跌坐在房间中央的地板上。

“克里戎，把门劈开。”在一片寂静中，只听一个声音说道。挤在走廊里的所有真假修士，一听到这个声音，无不感到魂飞天外。

说这话的人此时已离开王宫卫队，走到门前的台阶上。

“看我来，陛下，”克里戎抡起一把板斧向大门上砍了过去。

墙壁微微晃了晃。

“他们要干什么？……”院长伏在窗台上抖衣乱战。

“啊！原来是你在说话，福龙神甫，”刚才那个傲慢的声音又隔着门十分平静地说，“朕的小丑西科到你这儿过夜来了，请把他还给朕。朕在宫里实在闷得慌，不能没有他作伴。”

“孩子，我今晚这场戏演得真好。”西科摘下风帽，分开众人，向门外喊了一句。那些修士一见是他，立即发出一片惊叫，纷纷向两边退去。

吉斯公爵此时已叫人找来一盏灯。他对着灯光看了看退位书上墨迹未干的签名，不想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这个签名，写的却是“西科一世”。

“西科一世！”公爵大叫一声，“这个该死的畜生。”

“我们完了，”红衣主教说，“快逃！”

西科将腰间的绳索解下，对着几乎已经吓昏的高朗弗罗狠狠抽了几下，口中一边骂道：

“你这个鬼东西！你这个鬼东西！”

## 第九十章

### 西科复仇

国王在门外的说话声终于被他们听出来后，聚集在走廊里的那些狂徒一个个无不大惊失色，恐慌万状。

而当他们得知逊位书上的签名是“西科一世”时，这种恐慌又在顷刻间变成满腔的愤怒了。

高朗弗罗已不知在什么时候逃之夭夭，西科将修士服脱下来扔

在肩上，双臂环抱，微笑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等待着他们向他袭来。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

一群武士怒目圆睁，一步一步逼近前来，显然要向这个无情地捉弄了他们的加斯科尼人报这被辱之仇。

赤手空拳的西科，仍旧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脸上挂着一丝轻蔑的微笑，似乎根本不把这些无能之辈放在眼里。他们终于没有动手。他这种毫无惧色的英勇气概，看来比红衣主教的话还要顶用，因为红衣主教刚才就对他们说，杀掉西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同他一起参与这场恶作剧的国王一定会给予无情的报复。

总之，一把把举到西科眼前的利剑最后还是垂下来了，而西科却依然在那里向他们微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作好一切准备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或许是因为他已看透他们的心思，料定他们未必有这种胆量。

这时候，国王要他们交出西科的催促声已变得越来越严厉，克里戎手上的板斧也下得越来越快了。

照此下去，大门显然很快就会被他们攻破，况且也没有任何人试图去堵一堵。

经过一番讨论，吉斯公爵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听到这个命令，西科不禁付之一笑。

前几天，他在高朗弗罗的净室中过夜时，曾对修道院内的地道作了一番调查，弄清了地道的出口并向国王作了报告。国王已经把瑞士人禁卫军的副卫队长托克诺派到那儿去把守。

因此，这些同盟分子最后必会自投罗网。

红衣主教首先带着二十来个武士走了。

接着，西科看到，吉斯公爵也带着同样数目的修士走了。由于大腹便便不易奔跑，梅茵担任了殿后的角色。

当梅茵先生拖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最后一个从高朗弗罗的房前走过时，西科见他的步履是那样艰难，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十分钟过去了。这期间，西科一直在侧耳倾听，总以为能听到他们从地道折回的声响。可是奇怪的是，那乱哄哄的声响不但没有回来，反而越来越远了。

他的心头忽然一亮，不由地止住笑，狠狠地咬了咬牙。

时光已过去很多，而他们却没有回来。莫非他们已发现洞口有人把守，转而从别的洞口逃出去了？

他正要走出净室，不想门边突然来了个胖得出奇的家伙。此人正是高朗弗罗，只见他一下扑在西科脚下，使劲扯着自己的头发，口中不停地哀求道：

“啊！我实在不是人。啊！西科老爷，请您高抬贵手，饶恕我这一次。”

高朗弗罗是最先走的，怎么又回来了？

西科不禁感到十分蹊跷。

高朗弗罗仍在那儿抢天呼地地向他求饶：

“啊！亲爱的西科老爷，我这个朋友实在对不住你，我痛悔万分，现在跪在你面前向你请罪。”

“你怎么没有同他们一起逃走？”西科问。

“亲爱的老爷，那地方，他们能走而我却走不了。这是天主对我的惩罚，让我的身体长得这样胖。啊！这个鬼肚子！”高朗弗罗拍着肚皮说，“西科先生，我要是有您这样瘦，该多好！不但看了顺眼，而且也少吃许多苦头。”

西科简直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

“这么说，其他人都逃走了？”他声色俱厉地问道。

“当然，”高朗弗罗说，“难道他们会等着人来把他们勒死？啊！我这个鬼肚子！”

“别说了！听我问你的话。”

高朗弗罗跪直了身子，一边说道：

“你审问我吧，西科先生。你完全有权利这样做。”

“那些人是怎样逃走的？”

“撒开腿飞跑。”

“这我知道……他们从哪儿逃出去的？”

“一个通气口。”

“哪个通气口？”

“墓地的通气口。”

“是不是你对我说过的那条地道？快说。”

“不是，西科先生。那条地道的出口有人把守。吉斯红衣主教走到那里后正要开门，忽然听到一个瑞士人说了句德语：Mich durstet，意思大概是我渴了。”

“他妈的，这我知道。”西科叫了起来。“所以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对，亲爱的西科先生，他们从墓地的通气口逃走了。”

“那条道通向什么地方？”

“一边通教堂，一边通圣雅克门。”

“你撒谎。”

“我说的是实话。”

“他们要是从教堂下了地道的话，我站在这儿怎么没有看到他们走过？”

“问题就在这儿，西科先生。他们觉得时间紧迫，绕回来恐怕来不及，所以从那个通气口下了地道。”

“哪个通气口？”

“墓地里的一个用来采光的通气口。”

“所以你……？”

“因为太胖……”

“怎么办呢？”

“始终下不去，后来他们抓住我的脚，把我拖了上来，因为他们还在等着下去。”

“好呀！”西科突然眉飞色舞起来。“你要是下不去的话……”

“下不去，虽然我费了很大的劲。你看我的肩膀和胸部都磨破



了。”

“他比你还要胖……”

“谁？”

“上帝！”西科说，“你要是能在这件事上帮帮我的忙，不让他从那里下去，我就饶恕你。”

“西科先生，我听你的吩咐。”

“起来吧，蠢货。”

高朗弗罗于是一骨碌爬了起来。

“走！现在带我到那个通气口去。”

“是！西科老爷。”

“你打头走吧。”

高朗弗罗于是举着双手，一跄一跄地向前小跑着。手一放下，西科便拿着绳索向他抽了过来。

他们穿过走廊，来到了墓地里。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高朗弗罗说。

“别说话，快走。”

高朗弗罗咬紧牙终于坚持到最后，来到一簇大树旁。这时，树下面似乎传来了一阵抱怨声。

“就是这儿，”他说。

说着，他一屁股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西科向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好象有个东西在动。

不远处，放着一把剑和一件修士服。

显然，由于很难进入洞内，这家伙已将身上所有碍事的东西都扔掉了。

可是即使这样，他也同高朗弗罗一样，仍然钻不进去。

“他妈的！”洞边传来了他的咒骂声，“早知这样受罪，还不如拼出一条命，从大门出去的好。哎唷！朋友们，你们轻点儿拉，让我慢慢地下去。我感到已经进来许多了，可是千万快不得。”

“原来是梅茵先生！”西科喜不自禁地轻轻叫了一声。“上

帝！这下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的绰号叫大力士，”梅茵又说，声音很低，“这块石头，我能将它推开。”

只见他一使劲，身旁那块石头果然动了动。

“有办法了。”西科自言自语道。

他于是在原地迅速踏步，声音很响，好象有人跑来似的。

“他们来了！”地道里几个人同声喊道。

西科一边装出气喘吁吁地跑来的样子，一边说道：

“啊！这个无耻的修士，你在这儿！”

“别说话，大人，”下面的几个人说，“他把你当成高朗弗罗了。”

“你这个老肥猪，怎么不跑了？你这个老肥猪，我看你往哪儿逃？”

多年来一直想报仇雪恨的西科，如今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他一边骂着，一边用刚才打高朗弗罗的那条绳索，在梅茵公爵露在洞外的那一身肥肉上下死劲地抽打着。

“别声张，”下面的人又说，“他没有认出你来。”

果然，梅茵公爵只是轻轻地哼了哼，一边仍在努力推开那块石头。

“啊！你这无耻的修士也要谋反，”西科又开始数落起来，“你这个酒鬼、懒汉……”

“西科先生，”吓出一身冷汗的高朗弗罗大声嚷道：“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吧。”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奸贼，”西科又骂了一句。

“饶了我吧，西科先生，”高朗弗罗总觉得这每一鞭都好像是打在他身上似的。

西科哪里听得进去？他觉得越使劲抽打，越能发泄心头之恨，所以那鞭子也就下得越来越凶狠了。

咬着牙一声不吭的梅茵公爵，终于忍受不住这顿毒打而喊叫起

来了。

“啊！”西科说，“你这个贱骨头但凡长得象梅茵公爵一样高大，我打起来也可以解解气。七年前，他曾叫人打过我，这笔债，我至今没有忘怀……嗨！嗨！嗨！”

高朗弗罗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西科！”梅茵公爵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对，是我，国王的仆人，可恨我的力气太小，我要是象布里阿雷<sup>①</sup>一样能有一百只手就好了。”

说着，他又鼓起劲，更加猛烈地抽打起来，疼痛难熬的梅茵公爵使出全身力气终于将身旁那块石头推开了。刹那间，只见他带着浑身血迹，从洞口掉了下去。

所以西科的最后一鞭也就打空了。

他转过身来，发现那个真高朗弗罗已经吓得人事不知了。

## 第九十一章

### 布西赴约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疲乏不堪的安茹公爵早已回到圣雅克街公馆，如今正在公馆的书房里等待着吉斯公爵派人来向他报告关于他哥哥退位的消息。

他一会儿伏在书房的窗户上向外张望，一会儿又走到候见厅的窗前看看，两眼则不时地瞟着那座大挂钟。挂钟的金黄色木壳里，钟摆的滴答声今晚似乎显得格外凄凉。

---

<sup>①</sup> 布里阿雷，传说中的天地之子。巨人，有五十个脑袋，一百只手。

突然间，他听到院内有匹马用前蹄蹬地的声响，以为一定是吉斯公爵派人来了，于是疾步走到窗前。不想这匹马，由一个马夫牵着缰绳，正在等待主人的到来。

过了片刻，马的主人从里边走了出来——原来是布西。作为公爵的卫队长，他是在去见狄安娜之前，特意赶来布置今晚的口令的。

这个年轻英俊的勇士在工作上一向兢兢业业，安茹公爵对此从未有过一句怨言，现在见到他，心中不禁感到有点后悔。可是，当布西走到一个仆人拿着的火把旁，使他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洋溢着的一片快乐的幸福神情时，他那满腔的愤恨又涌上了心头。

布西没有发现公爵在看着他，并在注视着他的神情。将口令交待完毕，只见他将斗篷搭在肩上，纵身一跃跳上马鞍，然后用两腿一夹，那匹马也就如离弦之箭，飞速离去了。马蹄走在门洞里，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公爵见吉斯的人始终未来，一时仍想派人赶在布西后面追去，因为他预料布西在去巴士底狱那边赴约之前，还会回到自己的公馆去稍待片刻。可是一想到布西和狄安娜无视他的存在，对他这个堂堂的亲王和蒙梭罗采取同样蔑视的态度，邪恶的本性在他身上又占了上风。

他觉得，布西离去时脸上所流露出的欢乐，对他是莫大的污辱。相反，如果布西神情忧伤，郁郁寡欢，他或许会不让他去赴约。

一离开安茹公馆，布西便让马的步子慢了下来，好象他不希望听到那急促的马蹄声似的。果然不出公爵所料，他没有马上去赴约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公馆里，把那匹马交给了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听雷米讲授有关马的医学常识的马夫。

他一眼认出了年轻的医生，于是说道：

“啊，是你，雷米。”

“是我，大人。”

“还没有睡？”

“过一会儿也就睡了，大人。我刚刚回来。说实在的，蒙梭罗先生病愈后，我觉得一天的时间好象变成四十八小时了。”

“你是否觉得有点烦闷？”布西问。

“我想是的。”

“是不是爱情上有什么不如意？”

“啊！我早已对您说过，我对于这方面没有多大兴趣。一般说来，我去同人家谈恋爱，不过是想增加点有益的知识而已。”

“这么说，你同热尔特鲁德的事已经吹了？”

“是的。”

“为什么？”

“她常打我。这个身体强壮的姑娘总是这样来表达她对我的爱。不过话虽如此，她的为人还是很正派的。”

“你今晚想不想见见她？”

“为什么说今晚，大人？”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去。”

“到巴士底狱那边去？”

“对。”

“您今晚要去？”

“是的。”

“蒙梭罗呢？”

“到贡比涅去为国王陛下安排打猎去了。”

“此话可靠吗，大人？”

“命令已在今天上午正式发布。”

“啊！”

雷米沉吟片刻，问道：

“这样说，您是准备去了？”

“是的。今天白天我一直在感谢天主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幸福时光，此刻正要去尽情领略一番。”

“茹尔丹，把我的剑拿来，”雷米向那个马夫说。

马夫于是跑到里面去了。

“你是否改变主意了？”布西问。

“怎见得？”

“要不为何将剑拿来？”

“由于两点原因，我要陪您走一趟。”

“哪两点？”

“首先，担心您在街上会遇到什么麻烦。”

布西莞尔一笑。

“大人别笑。我知道您是什么也不怕的，况且我这个人也顶不了多大用场。但不管怎样，一旦有事，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其次，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讲。”

“那就走吧，亲爱的雷米，我们可以谈谈她。等我见到我所爱的人后，我想我会有更大的兴趣来听你谈她的。”

“可是有些人宁愿先谈谈自己的心上人，然后再去见她们。”雷米说。

“不过天要变了，”布西说。

“那就更需要先谈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我倒很喜欢这种变化。谢谢。”他转向替他拿剑来的马夫说了一句。

随后，他又转向伯爵：

“大人，一切听从您的吩咐，我们可以走了。”

布西于是挽起雷米的手臂，两人一同向巴士底狱方向走去。

雷米刚才对布西说，他有许多话要向他讲。果然，一走上大街，他就象背书似的向他引用了许多拉丁语格言，说明他今晚不躺在床上睡个安稳觉而去看狄安娜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头天没有睡好，第二天在决斗场上是不会有旺盛的精力和饱满的情绪的。接着，他又从医学上的格言谈到了一些神话故事，并风趣地说战神总是敌不过维纳斯的诱惑。

布西笑了笑，但雷米坚持己见。



“你看到没有，雷米，”布西于是向他说道，“我这只手只要一拿起剑，就会同剑连成一体，使得手臂上的肌肉变得与剑一样刚强和柔韧，同时这把剑也似乎顿然变成有血有肉的肌体一样，显得很有生气。这时，我的剑已变成手臂的一部分，而我的手臂也变成一把剑了。所以你明白没有，对我来说，到那时候是不存在什么精力和情绪的问题的。一个好的击剑手一定会越战越勇。”

“不，他的锐气总会受到挫伤的。”

“请切勿为我担忧。”

“啊！亲爱的老爷，”雷米又说，“您看到没有，明天这场决斗将同海格立斯击败安泰，提修斯杀死米诺托<sup>①</sup>一样艰巨，将同三十人之战<sup>②</sup>以及巴亚尔所进行的战斗一样激烈，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将极其壮烈，为古往今来所少见。因此后人在提到这场决斗时，一定会将它视为真正的决斗。我可不希望您在这场决斗中碰破一点皮。”

“放心好了，你会看到，我的表现一定非常出色。今天早上习剑的时候，我让四个击剑手同时与我较量。八分钟内，他们四个人的剑一次也没有碰到我，而我的剑却把他们的衣服全都划成了一块块布条。我的动作疾如猛虎，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我完全相信，老爷。可是天晓得，明天的情况会不会同今天一样？”

说着，他们又用拉丁文交谈起来，爽朗的笑声划破了深夜的宁静。

他们就这样在说说笑笑中到了圣安东尼大街。

“再见了，雷米，”布西说，“我们到了。”

“我想在外面等您。”雷米说。

“为什么？”

---

① 提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米诺托，古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的怪物，后被提修斯杀死。

② 三十人之战，即1351年三十名布列塔尼人击败三十名英国占领军的著名战斗。

“希望您能在两小时内回去，这样的话，您在决斗之前，至少还可以睡上五六小时。”

“要不要我向你保证？”

“哦！那当然好。我倒想看看我的怀疑是否有道理。”

“好吧。我保证一定在两小时内回到公馆。”

“行，再见，大人。”

“再见，雷米。”

两个年轻人于是分了手，但雷米依然呆在那里未动。

他看着布西向那幢房屋走了过去，接着便进了大门，门是热尔特鲁德替他开的。既然蒙梭罗不在家，他也就不必从窗户进去了。

随后，雷米高高兴兴地沿着空无一人的大街，踏上了归途。

可是他刚刚走出波都伊广场，忽见前方来了五个披着斗篷、身上显然藏有利器的人。

深更半夜，突然出现这样一帮人，这可不能等闲视之。他于是走到一幢房屋的拐角处藏了起来。

这五个人，走到离他只有十来步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随后，只听他们互相道了声晚安，其中四人分两路走了。那第五个人仍站在原地未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这时，一缕月光穿过云层，照到了这位不速之客的脸上。

“圣吕克先生！”雷米发出一声惊叫。

圣吕克听见有人叫他，于是抬起头，看到一人正向他走来。

“雷米！”他也叫了一声。

“是我。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必向您说听候您的吩咐，因为我见您身体很好。大人，可否冒昧地问一句，天这样晚了，您为何不呆在宫里，而要跑到街上来？”

“天哪！这是国王的意思。他对我说：‘圣吕克，到街上去看看，如果有人说朕已经退位，你就大声告诉他们绝无此事。’”

“那么您听到有人说吗？”

“谁也没有这样说。马上就要十二点了，除刚才碰到的蒙梭罗

先生外，街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所以我已将那四个陪我出来的人都打发走了，我自己也正准备回去，忽然听到你叫我。”

“什么？蒙梭罗先生？”

“对。”

“您碰到了蒙梭罗先生？”

“当然，他还带着十来个拿着刀枪的人。”

“您碰到了蒙梭罗先生？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到贡比涅去了。”

“不错，他是该到那儿去，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去。”

“国王的命令难道可以不执行？”

“瞧你说的，谁会把国王的命令放在心上？”

“您见蒙梭罗先生带着十来个人？”

“当然。”

“他认出您没有？”

“我想是认出来了。”

“你们刚才只有五个人？”

“是的，只有五个。”

“他没有向您冲上去？”

“相反，他避开我走了，这真叫我迷惑不解。我见他走来，本以为我们之间会有一场恶战的。”

“他向哪边走走了？”

“向蒂泽朗德里街走了。”

“上帝！”雷米叫苦不迭。

“怎么啦？”圣吕克不禁被他吓了一跳。

“圣吕克先生，大祸临头了。”

“谁大祸临头？”

“布西先生。”

“布西！天哪！快说，雷米，你是知道的，我是他的朋友。”

“真是太糟糕，布西先生以为他到贡比涅去了。”

“怎么办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他现在……？”

“去见狄安娜了。”

“啊！”圣吕克说，“这事看来不妙。”

“是的。您知道，”雷米说，“蒙梭罗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也可能有人向他透了风声，所以他一定是假装走掉又立即回来了。”

“等一等，”圣吕克拍着脑袋寻思起来。

“您有什么想法吗？”

“一定是安茹公爵搞的鬼。”

“可是今天早上，还是他向国王建议让蒙梭罗先生去安排一次打猎的。”

“这就更说明问题了。你能跑吗，勇敢的雷米？”

“我当然可以。”

“那我们就快跑吧，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你认识那地方吗？”

“认识。”

“那么你来带路吧。”

两个年轻人于是不顾一切地向圣安东尼街跑去。

“他赶在我们前边多久？”雷米一边跑一边问。

“谁？蒙梭罗？”

“对。”

“一刻钟左右。”圣吕克说，一边跳过一堆五尺来高的石堆。

“但愿我们能及时赶到。”雷米将身上的剑抽了出来，准备应付一切事态。

## 第九十二章

### 罪恶的一枪

狄安娜放心大胆地把无忧无虑的布西迎到了房内。她觉得丈夫一定早已走远了。

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欢乐，布西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沉浸在幸福之中。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奇怪，有的时候，人们的内心，或者说其趋于保守的本性，对于自己的行为所招致的巨大危险也确实感觉到了，但在一定的精神支配下和这种精神所唤起的力量激励下，他们早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他们所一心向往的，是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无穷乐趣，虽然他们随时都会遭到不测，死于非命。

狄安娜今天显得分外激动，这主要是因为她不想让布西看出她内心的惶恐不安。由于十分担心布西将要在明天进行的决斗，她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益发柔情蜜蜜。爱情未必富于诗意，但若伴随着几分忧愁，那诗意就会相当浓烈。真正的爱情并不是轻率的儿戏。一个女人如果真心实意地属意于你，她的两眼常常并不总是那样明亮而是泪水汪汪的。

所以一开始，狄安娜就竭力劝阻布西，要他不要去参加明天的决斗。她今晚要告诉他的是，他们如今是生死与共了，因此必须想出万全之计，逃避这场决斗。

因为明天这场决斗并不是只要击败对方就可万事大吉的。国王的愤怒不可忽视，你一旦将他的嬖幸击败或杀死，他岂会轻易放过你？

“而且，”狄安娜搂着布西的脖颈，贪婪地看着他的面庞说，“你现在已经是法国最杰出的勇士，何必再冒这样的风险去争荣夸耀？那些人同你相比简直望尘莫及，你去把他们打败又有什么了不起？你并不想取悦别的女人，因为你爱的是我，你唯一的担心是怕失去我，不是吗，路易？所以你应该爱惜自己的生命。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在决斗中会遇到不幸，相反，我认为，除非背地里射来的暗箭，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杀死我的路易。不过你应当想到，你可能会受伤的。这一点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要不是因为你那天受了伤，我们怎么会萍水相逢？而那一次你正是同这几个人决斗的。”

“放心好了，”布西笑着说，“我会很好地保护我的面庞，决不会让它受到一点伤害的。”

“哦！不要这样说，你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全身。你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身体，你对它应该无比爱护。你想到没有，你要是看到我受了伤，浑身血淋淋地走回来，心中会感到好受？同样，我见你受了伤，也会痛苦万分的。所以还是留神一点，我的勇士，这是我对你唯一希望。那一天，为了安慰我，你给我念了一段故事，你也仿照故事中的那个罗马人去做好了。对于你的那三位朋友，你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决斗，只是在他们遇到危险时，再去帮他们一把。不过，要是有两三个人同时斗你一个，你应当暂且回避一下，然后再象奥拉斯一样，寻找机会，一一击败他们。”

“好的，我亲爱的狄安娜。”布西说。

“哦！路易，你只是在看着我，我说些什么，你并没有听。”

“不错，我是在看着你，你的容貌真是举世无双。”

“上帝！你还有闲心说这个！要紧的是你，是你的生命，我们两人的生命。有句话，我说出来，你恐怕会吓了一跳，不过我仍要告诉你。我这样做虽然不能给你增加多少勇气，但至少总可以让你小心一点。告诉你，我要看你决斗。”

“你？”

“是的。”



“这怎么行，狄安娜。”

“为什么不行？听我说，隔壁房间有扇窗户，窗外是一个小院子。站在窗前斜看过去，可以看到图尔纳尔宫的那块空地。”

“对，我想起来了，那扇窗户有二十来尺高，窗下有一排铁丝网，我那天还在铁丝网下扔了几块面包喂鸟呢。”

“我就在那儿看你决斗。你可要站在我能看到的地方才好。总之，不要忘记我在看着你，你也可以看看我。不，我真是疯了，你不要看我，要不你的对手会趁你分心的时候……”

“杀死我是不是？如果我注定要死，并可以让我自己选择的话，狄安娜，我倒宁愿看着你死去哩。”

“不，你不会死，你不能死，你应当活下去。”

“放心好了，我不会死的。况且又不是我一个人去决斗，我的那几个朋友到时候总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们都有着非凡的本领，这一点，你还不太了解。昂特拉格的剑术同我一样娴熟，里贝拉克一走上决斗场便镇定自若，两眼紧紧盯着对方，手上的剑一刻也不会懈怠。利瓦罗更是勇如猛虎。狄安娜，听我说，明天这场决斗一定相当精彩，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打退堂鼓。”

“好吧，亲爱的朋友，你的话我都信，你爱去就去吧。不过，你得听我一句话。”

“行，只要你不叫我走。”

“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理智。”

“那你可不要逼我做我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别说傻话了，我的英俊的武士。你要是爱我的话，我不论说什么，你都应该听。”

“行，我听你的。”

“亲爱的朋友，你的眼神已经显示出倦意，快回去好好睡一觉。”

“这么早就走？”

“我马上就为你祷告，祷告的时候，你来亲我一下。”

“不，你是我心中的天使，应该由我来向你祷告。”

“天使不也要向上帝祷告吗？”狄安娜跪了下来。

她一片虔诚地跪在那里，目光向上看着，似乎要越过天花板，到天上去寻找上帝。

“天主，”她开始祷告起来，“我身旁的这个人，是你把他送到我的人生道路上来，让我同他相依为命的，你若愿我幸福，不希望我在绝望中死去，就请保佑他平安归来。”

布西见她祝祷完毕，便俯下身来，一只手搂着她那纤细的腰，一只手将她的面庞托了起来，但正要将嘴唇俯过去，忽听哐的一声，窗上的一块玻璃不知被什么东西打碎了。接着，窗户也撞开了。三个彪形大汉立即闯了进来，另有一人骑在窗台上。这第四个人脸上戴着面罩，左手握着一把短枪，右手提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剑。

布西有一会儿工夫呆在那里动也没动，狄安娜发出一声惊叫，向他扑了过来，他被这可怕的叫声怔住了。

戴着面罩的人打了个手势，其他三人于是向前走了一步，其中一人并带着一支火枪。

布西用左手把狄安娜拨到一边，同时用右手将身上的剑抽了出来。

接着，他沉吟片刻，手上的剑慢慢垂了下来，但两眼仍不停地瞟着这几个不速之客。

“快上，快上，我的勇士们，”戴着面罩的人说，声音十分阴沉，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行了，他怕我们。”

“不对，”布西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

狄安娜挪动一下身子，想跑到他身边来。

“别过来，狄安娜。”布西的声调十分严厉。

可是狄安娜并没有听他的劝阻，又一次扑到他身上，搂住他的脖子。

“夫人，你这样反而会让人家杀死我的。”布西说。

狄安娜一听这话，只好无言地退到一边，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她知道，她现在唯一能对他有所帮助的，是无条件地服从。

“啊！”那个阴森可怖的声音又说，“果然是布西先生。我这个人真是蠢得要命，一直不愿相信。你可实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朋友。”

布西一声未吭，他咬着嘴唇，向四周扫了一眼，想看看一旦动起手来，可借助什么来对付这帮匪徒的袭击。

这时，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又阴阳怪气地说：

“你准是听说国王狩猎官已经离开巴黎，他的妻子独守空房，一定十分寂寞，所以你来与她作伴了。可是这是什么时候？明天你就要去参加决斗！布西先生，我再说一遍，你真不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朋友。”

“啊！蒙梭罗先生，原来是你。”布西说。“很好，我已经知道你是谁。请不要再藏头露尾的，还是把面罩摘掉吧。”

“摘就摘。”蒙梭罗一把将头上的半截黑天鹅绒面罩扔在地上。

狄安娜发出一声惊叫，不过声音很轻。

蒙梭罗面如死灰，脸上挂着一丝狰狞的微笑。

“先生，咱们还是开诚布公吧。”布西说。“我不喜欢吵吵嚷嚷。动手之前先数落一通，那是荷马笔下的那些近乎神明的英雄所喜欢的一套。我不象他们，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不过我并不害怕。怎么样？要么我们就见个高低，要么就请给我让开一条道。”

蒙梭罗发出一声刺耳的好笑，把狄安娜吓了一跳，布西一见此情不觉心头火起。

“怎么样？你让不让？”他说，已经恢复平静的面庞如今又胀红了血色。

“啊！”蒙梭罗说，“让你一条道？布西先生，亏你说得出口！”

“那好，把剑伸过来，咱们早斗早了，”布西说，“我住得很远，还要赶回去呢。”

“先生，你不是到这儿来过夜的吗？就睡在这儿好了。”蒙梭罗说。

这时，又有两个人从下面爬了上来，只见他们跨过窗台，走到了那几个人身旁。

“好！又来了两个，现在是六个了。”布西说。“还有没有？”

“有，在大门口等着哩。”蒙梭罗说。

狄安娜一下跪了下来，虽然竭力克制着，她那呜呜咽咽的啜泣声仍传到了布西的耳内。

布西向她瞥了一眼，随后又将目光移到蒙梭罗身上。

“亲爱的先生，”他稍稍寻思了一会儿说，“你知道，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是啊，”蒙梭罗说，“你当然是言而有信啦，连这个女人也清白得很。”

“很好，先生，”布西微微点了点头，“这话虽然很重，但并不过火，这两笔债可以一起算。不过，我明天要同四个武士决斗，这几个人都是你所认识的。我同他们有约在先，你只能稍等一等。因此，请允许我今晚暂且告退，改日一定奉陪，地点和时间概由你决定。”

蒙梭罗耸了耸肩。

“听我说，先生，”布西又说，“我对天起誓，一旦我同冲贝尔、德帕农、格吕和莫吉龙决斗完毕，就随时听候你的决定，而且决不再与他人相约。如果他们将我杀死，你也就省得费力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当然，如果我还可以与你……”

蒙梭罗转过身，向身旁那几个人说：

“上！勇士们。”

“噢！”布西说，“我完全看错了人。你原来是来暗杀的，而

不是要同我决斗。”

“你才看出来。”蒙梭罗说。

“现在总算明白了，我们俩刚才想的根本不是一码事。不过先生，奉劝你还是三思而行，安茹公爵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是他叫我来的。”蒙梭罗说。

布西不觉打了个寒噤。狄安娜举起双臂，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既然如此，”布西说，“我就只好单枪匹马，同你们周旋到底了。请你们准备好，勇士们。”

说着，他一抬手，推翻祷告用的跪凳，一把将桌子拉过来，将跪凳扔到上面，转瞬之间便为自己草草修了一个简易工事。

对方开了一枪，但布西这一手做得极其麻利，枪弹打到厚厚的跪凳里去了。接着，他又推翻一张弗朗索瓦一世时代的做工极为精致的供桌，并将桌子拉到了简易工事旁。

狄安娜呆在供桌后面一片虔诚地祷告着，因为她知道，能够帮助布西的，只有这一点。布西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些狂徒，最后将目光落到那个工事上。

“现在请你们来吧，”他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我这把剑可不饶人。”

那些人在蒙梭罗的催促下，向瞪着血红的两眼伏在那儿等候他们的布西移动了两步。其中一人把手伸过来，想把跪凳拖过去，但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手刚要碰到跪凳，布西的剑已从一个缝隙中伸出来，将他的整条手臂，直到肩部，刺得鲜血淋漓。

那人发出一声惨叫，踉跄几步，退到了窗户旁。

走廊里这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布西以为又有一批打手从这边过来了。为免腹背受敌，他一个箭步冲往门边想把门闩插上，但他还未赶到，门已开了。

他后退一步，准备迎接两面之敌。

两个人从门外冲了进来。

“啊！亲爱的主子，”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嚷道，“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雷米！”布西喊了一声。

“还有我呢！”另一个声音说，“看来有人要谋杀布西先生？”

这声音，布西立即听了出来，只见他高兴地大叫一声。

“圣吕克！”

“是我。”

“啊！亲爱的蒙梭罗先生，”布西说，“我看你还是让我们走吧，你要再不让开，我们就从你们身上踏过去。”

“再来三个人！”蒙梭罗向外叫了一声。

话音刚落，又有三个人出现在窗户边。

“嘿！你们究竟来了多少人？”圣吕克说。

“仁慈的天主，请你保佑他。”狄安娜仍在那儿祷告着。

“不要脸的女人！”蒙梭罗骂了一句。

说着，他举着剑向她冲了过去。

眼疾手快的布西早已看出他的意图，只见他轻轻纵身一跃，从那堆桌椅上面跳了过去。两剑相遇，布西一个冲刺，剑尖直达蒙梭罗的咽喉，但因距离太远，蒙梭罗只是受了点轻微的外伤而侥幸拣了一条命。

五六个人立时向布西冲了过来。

圣吕克手起一剑，其中一人随即倒地而亡。

“冲上去！”雷米大声叫喊。

“不要冲，”布西阻止他，“雷米，快把狄安娜抱走。”

蒙梭罗大叫一声，从刚刚上来的人手中夺过一把剑。

雷米迟疑不决，问道：

“您呢？”

“快把她抱走，不要管我。”布西说，“我把她交给你了。”

“上帝！上帝！”狄安娜喃喃自语道，“快来救他一把。”



“走吧，夫人。”雷米向她说。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他。”

雷米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布西！”狄安娜大声喊叫，“快来救我！”

可怜的女人如今已神志失常，分不清敌友了。谁要把她从布西身边弄走，那简直是要她的命。

“快走！快走！”布西向她说，“我马上就来。”

“是啊！”蒙梭罗大声吼叫，“你当然可以再去找她。”

一颗枪弹打了过来，布西见勒·奥杜印身子一晃，抱着狄安娜倒在地上。

布西大叫一声，立刻向他们转了过去。

“没关系，亲爱的主子，”雷米说，“枪弹打到我身上了，没有伤着她。”

三个人向布西扑了过去，布西正要转过身来，圣吕克已插到他们中间，一剑结果了其中一个。

另外两人慌忙向后退去。

“圣吕克，”布西说，“请看在让娜的份上，救救狄安娜。”

“你呢？”

“不要管我，我是男人。”

圣吕克一个箭步冲到狄安娜面前。狄安娜此时已从地上爬起，跪在那里，他就势一把将她抱起，冲出了房门。

“楼梯上的人，快来帮我一把。”蒙梭罗喊了一声。

“无耻！胆小鬼！”布西骂道。

蒙梭罗急忙往后一退，藏到那几个打手身后去了。

布西反手一剑，劈开一个人的脑袋，随后又是一个直刺，利剑直入一个人的胸膛。

“好，又结果了两个。”他说。

接着，他又回到了那堆桌椅后面。

“快跑，主人，快跑！”可怜的雷米已经是气弱声微了。

“让我走开？……那岂不便宜了这些杀人凶手？”

他俯下身，向这个年轻医生说：

“要紧的是把狄安娜救出去。你呢，你怎么样？”

“当心，他们又来了。”雷米说。

果然，楼梯上又有四个人冲到了门边。

布西现在是两面受敌了。

但他所关心的只是狄安娜，只听他不停地念叨着：

“狄安娜！不知狄安娜怎样了？”

说着，他毫不迟疑地向那四个人冲了过去，乘其不备一剑一个，刺中两人。只见这两人一死一伤，立即倒在地上。

蒙梭罗又冲了上来，布西后退一步，又走到那堆桌椅后面去了。

“把门锁上，别让他跑掉。”蒙梭罗向门边的人叫喊。

雷米此时已挣扎着爬到桌椅旁，用他的身躯为布西添加了一道屏障。

房间里出现了片刻的平静。

布西两腿发软，身子靠在墙上，他弯了弯胳膊，将剑尖垂了下来，迅速向四周扫了一眼。

地板上躺着七具尸体，但仍有九个人举着剑站在那里。他用眼睛数了数。

见这九把剑依然在眼前闪着寒光，耳朵里听到的也依然是蒙梭罗在一个劲地给他的那些人打气，双脚站在血泊中，不时发出咕唧咕唧的声响，这个视死如归的勇士开始感到，死神似乎已来到房间里，向他发出阴森可怖的微笑。他想：

“这九个人，我还可以杀死五个，剩下的人将会把我杀死。我的体力只能坚持十分钟了，但我要在这十分钟内做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来。”

他把斗篷脱下来，在左手上裹了裹，当作盾牌。然后，他毫无畏惧地纵身一跳，冲到房间中央，好象长久呆在“工事”后面同他

们对垒有损他的名声似的。

这帮乌合之众哪里是他的对手！如同一条猛蛇突然窜入一窝孵卵一样，他一鼓作气，接连撂到了三个。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剑刺进了他们的胸膛，听到了他们身上的外衣被刺破时发出的声响，一股股热血沿着剑刃滋了他一手。

这期间，他用左手挡住了对方二十几下的劈砍和直刺。

因此，那件斗篷如今已是百孔千疮了。

对方见自己又损失三人，随即改变了战术。他们丢下刀剑，不想同他硬拚了。有的冲过来用枪托向他猛击，有的开始用尚未使用过的短枪向他射击。他忽而侧身，忽而低首，极其巧妙地避开了每一颗子弹。在这生死关头，布西简直把自己同时变成了几个人。他不但要看，要听，要避开每一个人的袭击，而且要识破对方阴险毒辣的诡计。此时此刻的布西实在成了一个无与伦比、智勇过人的武士。诚然，他不是神，因为他并不是长生不死的，但所做的一切毕竟远远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做到的。

他现在意识到，只有杀死蒙梭罗，方可结束这场恶斗，于是开始用目光在这群暴徒中搜索起来。他发现，蒙梭罗此时正在那儿给那些人装子弹，或是将他们装好子弹的枪接过来，躲在那帮用金钱雇佣来的刺客后面向他射击，神态显得十分安详，与布西的热血沸腾适成鲜明的对照。

在这些刺客中冲开一个缺口，对布西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也果然如此，一俟他冲上去，那些人便纷纷散开了。因此，他一个箭步便到了蒙梭罗面前。

蒙梭罗手上正握着一把短枪，子弹已经上膛，他于是立即举枪向布西射击。

布西一扬手，子弹打在他的剑刃上，在剑把上方六指远的地方将剑一分为二。

“他的剑折了！”蒙梭罗叫了一声。

布西后退一步，将折断了的剑刃拣了起来。

他掏出手绢，短短一瞬间，便将那段残剑绑在手腕上。

一场酣战又开始了。那场面实在动人心魄，布西现在几乎是赤手空拳了，剩下的六个人虽然都握着刀枪，但一个个仍然是一副丧魂失魄的样子。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具僵尸。

重新开始的这场恶斗变得更为残酷了。蒙梭罗料定布西定会拣拾散落在地上的刀剑，因此趁他的人同布西搏斗时，将离他不远的剑都拨到自己身边去了。

布西现在是四面受敌。绑在手腕上的那段残剑，不但缺口很多，又弯又钝，而且摇摇晃晃不听使唤。同时，他的手臂也有点抬不起来了，他向四周扫了一眼，发现在一片狼藉的尸体中，有一人突然起死回生，爬起来跪在那里，双手捧着一把锋利的长剑递到他手中。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雷米。虽然已是气息奄奄，他仍然挣扎着向布西表达了他的忠心。

布西一阵狂喜，立刻后退一步，将手腕上的那段残剑拿掉。

蒙梭罗趁此当儿走近雷米，对着他的脑袋开了一枪。

雷米应声倒地，再也起不来了。一见此情，布西不禁大吼一声。

手上有了剑，他现在又浑身是劲了。他把那剑舞得疾如旋风，霎那间，砍断右边一个人的手臂，又在左边一个人的脸庞上插了个窟窿。

这样一来，门边的敌人便清除干净了。

他兴奋地迈着轻捷的步伐冲到门边，使出全身力气把门往外拉，但怎么也拉不开，门上插着门。

他精疲力竭，右手垂了下来，于是一面注视着敌人，一面用左手从背后去拨动门。

就在这时，他的大腿中了一枪，左右两肋也各中一剑。

但他终于将门拔掉，将门锁也扭开了。

他一声怒吼，猛的一个反手，将一个凶狠的家伙劈死剑下，随

即又飞身直刺蒙梭罗，一下刺中他的胸膛。

这位国王狩猎官恶狠狠地向他骂了一句。

布西将门打开，一边说道：

“啊！现在看来，我总算有走脱的可能了。”

四个人立刻扔掉手中的武器，向他扑了过来，对于这位勇猛无比、简直无懈可击的勇士，刀枪无法打倒他，他们便拿出最后一招，想来掐死他了。

布西抡起手上的利剑，一会儿劈砍，一会儿用剑把猛击，使他们不得近前一步。蒙梭罗两次走上来，两次都被布西刺得鲜血淋漓。

但布西的右臂终于被三个狂徒死死抱住，被他们把手上的剑夺去了。

他顺手操起一个雕镂精细的三脚木凳，对这三个人一一猛击。其中两人立时倒了下去。第三人没有倒下，因为木凳只打到了他的肩膀上，而且马上就断裂了。

那人趁势将一把短剑插进布西的胸膛。

布西抓住他的手腕，把剑拔出来，迫使他将剑插到了自己的胸膛里。

他于是丢开布西，从窗户跳了下去。

布西向前追了两步，但躺在那一堆尸体中的蒙梭罗，此时又爬起来在布西的膝部砍了一刀。

布西大叫一声，随手从地上操起一把剑，狠命往他的胸膛上一扎，将他死死扎在地板上。

“啊！”布西说，“我能否幸免一死，现在也还不得而知，但我总算看到你死在我手上了。”

蒙梭罗似乎想说什么，但只是张了张嘴哼了一声，便一命呜呼了。

布西于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向走廊里走去。由于大腿上，特别是膝盖上的伤口流血过多，他的身子十分虚弱。

他回过头来向房内看了一眼。

一轮明月这时恰巧穿过一块乌云，房间里顿时洒满银白的月光。地板上尸体狼藉，血流成河，墙壁上到处是枪孔和剑痕，一张张狰狞的面孔躺在那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苍白。

虽然伤势惨重，命在垂危，但一看到自己亲手造成的业绩，布西心中不禁升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自豪感。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做到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离去，为自己逃出一条生路。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他此刻所要逃避的，只是一具具僵尸而已。

可是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完。

到达楼梯口，他看到院子里闪耀着刀光剑影。随着一声枪响，他的肩部中了一弹。

想从这边逃走是不可能了。

他不由地想起狄安娜向他说过明天要从那儿观看他决斗的那扇小窗户，于是一瘸一拐地迅速向那边走了过去。

窗户大开着，露出一块布满星斗的明净天空。

他随手关上房门，插上门闩，然后吃力地登上窗台，用目光估量了一下窗下那道铁丝网的距离，看自己需用多大力气才能跳到铁丝网那边去。

“啊！”他喃喃地说，“不到这种时候，我是决不会冒这种危险的。”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杂沓的脚步声，又有一批人冲上来了。

布西现在已无缚鸡之力，哪能再同他们招架？他于是鼓足勇气，用他那尚能活动的一只手和一只脚，狠命跳了下去。

不幸的是，他的脚底在窗台上滑了一下。

这也难怪，他的双脚曾在血泊中走来走去。

他落在铁丝网上，一个个小铁钩嵌入他的肉体，挂住他的衣服，把他牢牢地挂在铁丝网上了。

这时，他想起了他在世间仅存的唯一的一个朋友，于是扯开嗓



子叫道：

“圣吕克！圣吕克！快来帮我一把。”

“啊！是你，布西先生，”树丛中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布西不觉一惊，因为这不是圣吕克的声音。

“圣吕克，快来，”他又叫道，“我已将蒙梭罗杀死，你不必再为狄安娜担心。”

他希望圣吕克就藏在附近，听到他的叫声后便会赶来救他。

“什么？蒙梭罗死了？”另一个声音问。

“是的。”

“很好。”

布西仰起头，看到树丛中走出两个人，他们都戴着面罩。

“先生们，”他向他们说，“请看在苍天的份上救我一把。你们要是愿意慷慨相助的话，我或许还可以幸免一死。”

“您看怎样，大人？”两个不速之客中的一人向另一人低声问道。

“别乱叫！”另一人说。

布西已听到他们的谈话，在这生死关头，他的听觉已变得无比敏锐，只听他说道：

“大人！大人！请帮我一把。只要您能救我一命，您这次出卖我的事，可以一笔勾销。”

“听到没有？”其中一人说。

“怎么办？”

“你来帮他一下。”

接着，他发出一声狞笑，又说了一句：

“让他彻底解除痛苦吧……”

在他人的生命垂危之际，他的口吻竟是如此玩世不恭，布西不禁循声将头扭了过去，口中一边说道：

“啊！我完了！”

果然，就在这时，另一人已将一支火枪对准他的胸膛。只听一

声枪响，布西的脑袋垂了下来，四肢也伸开了。

“杀人凶手……不得好死！”他骂了一句。

他马上就咽了气，咽气之前，口中仍念叨着狄安娜的名字。

鲜血一滴一滴地从铁丝网上流下来，落到刚才被人称为大人的那个人身上。

几个冲开房门的人，这时伏在窗台上，向这边喊道：

“他死了没有？”

“死了。”奥里利说，“你们还不快走？不要忘记，安茹公爵夫人是布西先生的保护人和朋友。”

他们当然求之不得，于是纷纷逃走了。

待他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夜色中后，戴着面罩的公爵说道：

“奥里利，你现在到楼上去一趟，把蒙梭罗的尸体从窗口扔下来。”

奥里利于是跑上去，在一片杂乱的尸体中，很快找到了蒙梭罗。他立即把他扛到肩上，按照公爵所嘱，从窗口扔了下来，尸体落在地上，溅了公爵一身血污。

弗朗索瓦随即在这位狩猎官身上迅速搜寻一番，终于找到那份他签了字的协议书。

“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他说，“现在，我们的事完了。”

“狄安娜呢？”奥里利从窗口向下问道。

“天哪！我已经不爱她了。她没有认出我们来，放她去吧。至于圣吕克，也尽可放了他，随他们到哪儿去好了。”

奥里利于是离开窗口，走下楼来。

公爵把手上的协议书撕成粉碎，口中一边说道：

“将这东西撕掉后，我是当不上法国国王了，但却可以不致因为背叛王权而遭杀身之祸。”

## 第九十三章

### 高朗弗罗福祚绵延

吉斯三兄弟的这次篡位阴谋，最后仍以喜剧形式而告终。守在地道口的瑞士人和在修道院四周分兵把守的王宫卫队，不但没有抓到一条大鱼，连一条小鱼也没有抓到。

所有的人都从一条暗道逃走了。

见里面始终没有人出来，克里戎将大门撞开后，便带着三十来人随着国王冲了进去。

院内一片漆黑，寂然无声。

阅历深广的克里戎不禁疑窦丛生，认为其中必然有诈。

于是派人四出搜索，将各扇门窗打开，并到高大而阴森的殿堂里搜寻一遍，结果哪儿也不见一个人影。

国王擎着剑，走在最前列，声嘶力竭地呼喊西科。

但毫无回音，连西科也不知哪儿去了。

“莫非被他们杀害了？”国王说，“真要是这样，朕可要让他们的一个武士来替他偿命。”

“完全对，陛下，”克里戎说，“西科可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武士。”

为了发泄多年来的心头之恨，西科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鞭打梅茵先生，因此没有看到他们已经冲了进来，也没有听到国王在到处呼喊他。

等到梅茵公爵掉下通气口，高朗弗罗也吓昏过去后，他的注意力才从梅茵身上转移过来，于是听到了国王的喊声。

“我在这儿，孩子。”他扯开嗓子回答，一边试着让高朗弗罗坐起来。

他费了很大的劲才终于把他扶了起来，并让他靠到一棵大树上。

由于正在使劲扶掖高朗弗罗，他的声音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使得亨利听了，觉得似乎含有悲切之声。

其实这是没有的事儿。相反，西科正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眼见高朗弗罗这一副可怜相，他现在正不知如何发落他，是在他那肥大的肚子上捅上一剑，结果他的小命，还是暂且宽容他一次。

总之，对于这位修士，他现在很像奥古斯特当年对待西纳<sup>①</sup>一样，有点举棋不定。

高朗弗罗这时已逐渐苏醒过来。这个人确实蠢得可怜，但无论怎样蠢，总还不至于对等待他的命运抱任何幻想。况且，他现在的处境同那些身不由己的畜生难道不是完全一样吗？人们只要想吃它们的肉，随时可以将它们拿来宰杀。

他就是带着这样的焦虑睁开两眼的。

“西科老爷，”他叫了一声。

“啊！”西科说，“你没有死？”

“亲爱的西科老爷，”高朗弗罗又说，一边努力将双手合在一起，但因肚子太大总也合不到一块。“您会把我送交那些人去处治吗？”

“当然罗，你这个混蛋！”西科骂了一句，但语气中含有明显的怜悯。

高朗弗罗开始咆哮起来。

他的两手终于合在一起了。现在，他一边拧着自己的手指，一边气急败坏地说：

“怎能这样不讲交情呢？我陪您品尝过多少美味佳肴？您说我

---

① 奥古斯特（公元前63—公元后14），恺撒的侄孙；罗马皇帝。西纳，庞贝之孙，奥古斯特的宠臣，曾密谋推翻奥古斯特，但奥古斯特后来饶恕了他。

的酒量不错，一直夸我是个酒仙。您那天在‘丰泽酒家’要的那只小母鸡，我吃了不知有多痛快，除了几根骨头，全都让我吞下肚了。”

西科喜欢高朗弗罗的正是这种贪吃的脾性，他已决定饶恕他了。

“他们来了！上帝！”高朗弗罗想站起来，但怎么也起不来。

“他们来了，我完了。啊！西科老爷，救救我呀！”

既然怎么也起不来，他索性往前一趴，又躺在地上了。

“给我起来！”西科说。

“您能饶我吗？”

“再看吧。”

“您已经把我打得皮开肉绽，这件事就算完了吧。”

这个可怜的修士刚才是那样慌乱，西科打在梅茵身上的每一鞭，他都以为是打在他身上了。一想起这件事，西科不禁哈哈大笑。

“您在笑，西科老爷。”高朗弗罗说。

“是的，我在笑，畜生。”

“这么说，您饶我一命了？”

“也许是吧。”

“我说嘛，您的高朗弗罗要是马上被人处死的话，您是不会笑的。”

“那倒不一定，”西科说，“你是死是活，我可作不了主，只有国王能够决定。”

高朗弗罗一使劲，终于爬着跪了起来。

这时，随着一束明亮的火光驱除了黑暗，一群华冠丽服、手执刀剑的人，带着火把围了上来。

“啊！亲爱的西科！”国王叫了一声，“见到你，朕不知有多高兴！”

“听到没有？西科先生，”高朗弗罗低声向他说道，“国王说他见到你非常高兴。”

“那又怎样？”

“趁他高兴的时候，您给我向他求求情，让他宽恕我，他大概不会拒绝的。”

“向这个卑鄙的埃罗德求情？”

“哦！快别说这些了，亲爱的西科先生。”

“好吧。”西科于是转向国王问道：“陛下，你们抓了多少人？”

“Confiteor<sup>①</sup>！”高朗弗罗祷告了一句。

“一个也没抓到，”克里戎说，“这些叛贼，他们一定是从我们不知道的哪个洞口逃出去了。”

“很可能。”西科说。

“你看到他们没有？”国王问。

“当然看到了。”

“全看到了？”

“是的，从最大的头目到最小的喽罗。”

“Confiteor！”除了祷告，高朗弗罗什么话也说不出。

“这么说，你将他们全都认出来了？”

“没有，陛下。”

“奇怪，怎么没有认出来呢？”

“我只认出其中一个，而且……”

“而且什么？”

“不是从他的长相认出来的，陛下。”

“那人是谁？”

“梅茵先生。”

“梅茵先生？就是那个欠你……？”

“对，这笔债，我已经让他还清了，陛下。”

“这是怎么回事，给朕讲讲，西科。”

---

① 拉丁文：“我悔罪！”



“以后再谈吧，孩子。现在先解决当前的问题。”

“Confiteor!”高朗弗罗又祷告一句。

“啊！你不是抓到一个吗？”克里戎突然将他的一只大手放到了高朗弗罗的后脊梁上。

高朗弗罗顿时瘫了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

西科没有马上答话，他想吓唬一下可怜的高朗弗罗，让他受点苦。

见四周的人一个个怒目金刚的样子，高朗弗罗差不多又要昏过去了。

他两耳嗡嗡作响，好象听到宣判极刑的号声已经吹响，人们马上就要判处他死刑了。

过了片刻，西科说道：

“陛下，您认识这个修士吗？”

旁边一个人立刻将火把移过来，照在高朗弗罗的脸上。高朗弗罗闭上两眼，痛苦地等待着最后的宣判。

“他不是布道教士高朗弗罗吗？”亨利叫了起来。

“Confiteor, Confiteor, Confiteor,”高朗弗罗不停地祷告着。

“就是他，”西科说。

“他不是……？”

“完全对，”西科打断他的话。

“啊！啊！”国王满意地笑了笑。

大滴大滴的冷汗从高朗弗罗的面颊上滚了下来，因为他听到四周的人，一个个将刀剑拔出了鞘。

几个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虽然闭着眼，他仍清楚地感到，他们已走近前来，就要向他动手了。他叫了一声，但声音很低，怎么也叫不出来。

“等一等，”西科说，“我把情况向国王谈一谈。”

他于是把亨利拉到一旁，低声向他说道：

“孩子，他降生人间已经三十五年了，你就看在天主的份上饶恕他吧。我们这次化险为夷，全亏了他。”

“是吗？”

“当然。是他事先把他们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的。”

“哪一天告诉你的？”

“大约一星期前。因此，陛下那些死敌一旦把他弄到手，他是别想活命的。”

高朗弗罗只听到“别想活命”几个字。

只见他一下栽倒在地，两手趴在地上。

“原来如此，他可真不错，”国王和蔼地向他瞥了一眼。“这么说，我们倒要好好保护他了。”

高朗弗罗一见国王的神态稍有转色，立刻转忧为喜，但脸上仍保留着一副苦相。

“我看完全必要，陛下，”西科说。“因为他的功劳实在不小。”

“你认为应该怎样办？”国王问。

“我觉得，如果让他留在巴黎，必然性命难保。”

“朕给他派几个人呢？”国王又说。

亨利这句话，高朗弗罗听得一清二楚，他于是心想：

“好极了，看来只是把我关进监狱而已，这倒比让我上吊刑<sup>①</sup>要好。监狱里要是能有口饱饭吃，那就更好了。”

“不必，”西科说，“还是让我把他带走吧。”

“你要把他带到哪儿去？”

“到我家里去。”

“行！你先把他带走吧，但必须马上回到宫里来。朕这就回去看看那几个朋友，帮他们准备一下明天的事儿。”

西科于是转向高朗弗罗：

① 吊刑，法国古时一种刑罚，将罪犯双手剪背吊起，骤然松绳，使其落入水中或落到接近地面处。

“快起来吧，尊敬的神甫大人。”

“他还在嘲笑我，”高朗弗罗在心里骂道，“这个鬼东西。”

“我说你起来吧，蠢货，”西科又向他轻声说道，并用膝盖在他的屁股上拱了一下。

“啊！这样对待我倒是应该的。”高朗弗罗说了一句。

“他说什么？”国王问。

“陛下，”西科答道，“他想起了自己备尝艰辛，受尽了折磨，我刚才已经答应他，让陛下对他多加保护，所以他毫不隐讳地说，我们这样对待他是完全应该的。”

“他这个人真是可怜，”国王说，“你要替朕好好照顾他，朋友。”

“请陛下放心，他同我在一起决不会缺吃少穿的。”

“啊！西科先生，”高朗弗罗说，“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待会儿就知道了。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对国王陛下怎么连一句谢恩的话也没有？”

“谢什么？”

“还不快说！”

“陛下，”高朗弗罗结结巴巴地说，“承蒙陛下……”

“不要说了，”亨利说，“你在里昂做的那件事，以及你在神圣同盟之夜和今天做的事情，朕全知道。放心好了，朕不会亏待你的。”

高朗弗罗深深叹了口气。

“帕吕热在哪儿？”西科问。

“在马厩里。”

“快去骑着它到这儿来找我。”

“是，西科先生。”

高朗弗罗于是挺着大肚子一跄一跄地跑去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派人跟随他。

“孩子，”西科向国王说，“这三十名侍卫，你给自己留二十

名，其它的人让克里戎先生带走。”

“叫他们到哪儿去？”

“到安茹公馆把令弟抓来。”

“为什么？”

“别让他再跑了。”

“难道朕的弟弟也……？”

“你今天好象不愿听我的话？”

“没有的事。”

“那就照我的话做吧。”

亨利于是转向王宫卫队长，叫他把安茹公爵抓到卢浮宫去。  
对公爵素无好感的克里戎，随即带着人马出发了。

“你走不走？”亨利问西科。

“我要等高朗弗罗。”

“什么时候回宫？”

“一小时后。”

“那么朕先走了。”

“走吧，孩子。”

亨利于是带着众人走了。

西科向马厩走了过去，刚到院子里，就见高朗弗罗骑着帕吕热来了。

这个可怜的修士连想也没有想，自己是否应当设法逃走。

“快走，”西科一把抓住缰绳，“人家在等我们呢。”

高朗弗罗没有作出任何反抗，但他已经哭得泪人一般，口中一边说道：

“我刚才怎么说来着？我刚才怎么说来着？”

西科牵着帕吕热，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

## 第九十四章

### 国王忧心忡忡

国王回到卢浮宫，发现他的嬖幸早已安然入睡了。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事件发生之前，其重要性就已显露出来了。

怀着某种预感注视着今天上午——因为国王回到宫里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一——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读者们，对于刚刚挫败一次篡位阴谋的国王如何去探望他的那些即将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他进行决斗的嬖幸，恐怕是不无兴趣的。

这些年轻人睡在那里，神态是那样安详，嘴角挂着充满自信的微笑，如同亲兄弟一样，床挨床紧靠在一起。可是天赋特殊而思维极其敏捷的诗人，定会觉得他们那可爱的面庞似乎显得十分忧郁。

亨利轻手轻脚走到他们中间，西科也紧跟着走了进来。他将高朗弗罗安置妥当后，便匆匆赶到国王身边来了。

房间里有张床还空在那里，那是德帕农的床铺。

“这个冒失鬼，怎么还没有回来？”国王自言自语道。“他可真是疯了，马上就要同布西决斗了，对这样一个剑坛名手岂可麻痹大意？”

“是啊，他也未免太随便了。”西科说。

“叫人去把他找回来，”国王说，“把米龙也找来。他要是坚持不睡的话，就让米龙给他吃点药。只有好好睡一觉，才能精神饱满地去参加决斗。”

这时，掌门官走来报告：

“陛下，德帕农先生已经回来。”

确实，德帕农刚刚跟在国王后面回到了宫里。听说国王已经回来，他料定国王必会到他们的房间里去转上一圈，于是走到隔壁房间里，想从那边悄悄溜进去。

不想掌门官发现了他，并将他的到来报告了国王。

眼见自己已经无法逃脱一场申斥，他只好满脸尴尬地走了出来。

“啊！你终于回来了，”亨利说，“不听话的东西，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德帕农向四周扫了一眼，点了点头，表示他看到了。

“你看他们多么听话，”亨利又说，“知道明天将要决斗，他们祷告了一会儿就睡了，你呢，却跑到外面寻欢作乐去了。天哪！看你的脸色多么苍白，现在就已经是这种样子，明天可更要够瞧的了。”

德帕农的面色确实非常苍白，听了国王的话，只见他立刻面红耳赤。

“快睡吧，”亨利又说，“朕非要你睡一会儿不可。你能睡得着吗？”

“我？”德帕农说，那样子似乎是对这句话感到很不舒服。

“朕是说没有多少时间了。天一亮就要去决斗，而现在，天又亮得早，四点钟天就亮了。所以你只有两个小时可睡。”

“只要睡得好，两小时便足够了。”德帕农说。

“你能睡得着吗？”

“能，陛下。”

“朕不信。”

“为什么？”

“你很激动，你想到了明天。唉，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不过朕一直想讲而没有讲，你不必为此担忧，我们还没有到倒霉的时候。”



“陛下，”德帕农说，“我马上就睡。可是陛下总得让我安静下来。”

“说的对。”西科说。

德帕农于是解衣上床，神态十分安详，充满自信。国王和西科见了，不禁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好的朕兆。

“他真同恺撒一样勇敢。”国王说。

“是啊，”西科搔了搔头皮说，“勇敢得叫我没法理解。”

“你看，他睡着了。”

西科走近床边看了看，因为他觉得德帕农向来并不是这样沉着的。

“哦！哦！”西科突然叫了一声。

“怎么啦？”国王问。

“你看，”西科指了指德帕农的鞋靴。

“血！”国王说。

“孩子，你看他的鞋子上到处是血。让你说对了，他可真是一名了不起的勇士！”

“是不是受伤了？”国王不安地问。

“哪里？他会不说吗？当然，也可能同阿基里斯<sup>①</sup>一样，只是脚后根受了伤而自己没有发现。”

“瞧，衣服上也有血，你看看他的袖子。他这是怎么啦？”

“可能杀了人，”西科说。

“为什么要去杀人呢？”

“大概是为了练练手吧。”

“这太奇怪了。”国王说。

西科又一本正经地搔了搔头皮，嘴里哼了两下。

“你还没有回答朕的话。”

“我不是哼了两声吗？我想，这可以包括很多意思呢。”

---

<sup>①</sup> 阿基里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人物。

“上帝！”亨利说，“朕今天遇到了多少事啊！天晓得，等待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所幸明天……”

“应当说今天，孩子，你总是弄错。”

“对，应当说今天。”

“今天怎么？”

“今天朕倒是高枕无忧。”

“为什么？”

“因为他们肯定可以将那些可恶的安茹人杀死。”

“你这样认为，亨利？”

“是啊，朕对此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勇敢。”

“可是我倒没有听说那些安茹人都是胆小鬼。”

“这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他们的身体多么强壮，冲贝尔手臂上的肌肉鼓得多高，显得多么有劲。”

“啊！你有没有看到过昂特拉格手臂上的肌肉？”

“你看格吕的嘴唇显得多么傲慢。再看看莫吉龙，虽然在睡梦中，也仍然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就凭这副神态，还不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啊！他们只要向对方狠狠地看上一眼，对方就会慌作一团的。”

“亲爱的朋友，”西科摇了摇头，心中十分难受，“据我所知，你说的这些，那些安茹人可并不亚于你的这几位朋友。使你感到高枕无忧的难道就是这些吗？”

“当然还有。走，跟朕去看件东西。”

“到哪儿去？”

“朕的房间里。”

“是不是因为有了那个东西，你才感到可以稳操胜券？”

“是的。”

“那就走吧。”

“等一等。”

亨利又向那几个年轻人走了过去。

“你还要干什么？”西科问。

“听朕说，朕想现在就同他们告别，免得待会儿再为他们送行，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西科摇了摇头，一边说道：

“好吧，孩子，那你就向他们告别吧。”

他这句话的语调是那样哀伤，国王听了浑身一阵战栗，两行热泪禁不住扑簌扑簌地滴了下来。

“再见，朕的朋友们，”他轻轻说了一句。

西科连忙将头掉了过去，此时此刻，他心里也不比国王好受。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落到了那几个年轻人身上。

亨利俯过身去，挨次在他们的脸上亲了亲。

房间里点着一支蜡烛。清淡的烛光照在窗帘上和每个人的脸上，气氛是那样凄凉。

西科是不信鬼神的，可是当他看到亨利俯身亲吻莫吉龙、格吕和冲贝尔时，心中蓦然感到这情景很象是一个悲痛欲绝的人在向长眠黄泉的死者作最后的告别。

“奇怪！”他自言自语道，“这种感觉，我从来也没有过，今天是怎么啦？可怜的孩子！”

国王刚刚亲吻完毕，德帕农便睁开眼看了看，想知道他是否走了。

过了片刻，国王终于扶着西科的手臂走了出去。

德帕农立即跳下床来，拿起鞋靴和衣服，拼命将上面的血迹擦去。

擦着擦着，他的脑际又出现了巴士底狱广场刚才的情景。

“这家伙今晚流了那么多血，”他喃喃地说，“我可没有那么多血好流。”

随后，他又躺了下来。

这时，亨利已将西科领到他的房间里。只见他一边打开一个用

白色的绸缎包裹着的狭长乌木箱，一边向西科说：

“你看。”

“剑！”西科说，“我已经看到了，你想说什么？”

“这是几把已经祝福过的剑，亲爱的朋友。”

“谁祝福的？”

“教皇陛下，是朕请他祝福的。为了把这个箱子送到罗马去并运回来，朕雇了四个人，用了二十匹马。不管怎样，现在总有剑可用了。”

“刀口锋利吗？”西科问。

“当然锋利。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每一把剑都已经祝福过了。”

“这我知道。但我总想知道是否锋利。”

“罪孽！”

“孩子，我看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可以，不过要快。”

“怎么？你要睡觉？”

“不，朕要去祈祷。”

“这样的话，咱们就来谈谈。安茹先生来了没有？”

“来了，现正在楼下等着。”

“你打算怎样处置他？”

“把他投入巴士底狱。”

“这才对。不过要选一间既僻静又可靠的牢房。比如以前关押王室总管圣保尔和雅克·达尔马涅克的地方就不错。”

“你就放心好了。”

“我知道哪儿卖黑天鹅绒布，孩子。”

“西科！他是朕的弟弟。”

“对了，而且在宫里，王室如果举办丧事，丧服不是黑的，而是紫的。你要同他谈谈吗？”

“当然要谈。告诉他，他的阴谋已被朕发现，让他从此死了心。”

“嗯！”西科哼了一声。

“你认为朕同他谈谈有什么不好吗？”

“那倒没有。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不同他噜嗦，直接把他关起来算了。”

“把安茹公爵带上来。”亨利向呆在一旁的侍从吩咐。

“随你的便吧，”西科摇摇头说，“不过，我仍然坚持刚才的意见。”

过了片刻，公爵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白，随身携带的刀剑已经被卫兵缴掉。克里戎提着剑跟在后面。

“你在哪儿找到他的？”国王问克里戎，象是压根儿没有看到公爵似的。

“陛下，我们奉陛下之命到公馆去抓他时，亲王殿下不在公馆里，等了一会儿，他才回来。他什么也没有说，就跟着我们来了。”

“这倒不错，”国王轻蔑地说了一句。

接着，他转向公爵：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先生？”

“请陛下相信我的话，”公爵说，“不论我到哪里，我都在为陛下效劳。”

“朕对此毫不怀疑，”国王说，“看来朕把你请来，对你表示关怀，也是完全对的。”

弗朗索瓦沉着而又恭敬地欠了欠身。

“告诉我，你到哪儿去了？”国王向公爵逼近一步，“我们刚才搜捕你的同党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的同党？”弗朗索瓦问。

“是的，你的同党。”国王重复一遍。

“陛下一定又是听了什么谗害我的话了。”

“先生，这次你是别想再从朕的手上逃走了，你那罪恶的勾当应该结束了。弟弟，你也决不能继承朕的王位了……”

“陛下，陛下，请息怒，准是有人在您面前说了我的坏话。”

“无耻！”亨利勃然大怒，“朕要把你关进巴士底狱活活饿

死。”

“一切听候陛下的吩咐。陛下就是赐我一死，我也感恩不尽。”

“别来这些花言巧语，快说，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陛下，我在捍卫您。我的一言一行，无处不在为王国的荣耀和安宁着想。”

国王一筹莫展，说道：

“啊！真是无耻之尤！”

西科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边说道：

“好呀！这件事一定很有趣吧，就请亲王殿下对我们说说吧。”

“陛下，我本来可以马上就告诉陛下的。不过既然陛下把我当作罪犯而不是当作兄弟，那就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说完之后，他又毕恭毕敬地向国王欠了欠身，然后转向克里戎：

“先生们，现在就请你们当中的哪位把我这位亲王送到巴士底狱去吧。”

西科沉吟片刻，心头豁然一亮，只见他自言自语道：

“啊！德帕农先生为什么脸色苍白，满身血污，我现在总算弄明白了。”

## 第九十五章

### 决斗之前

不久，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巴黎今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市民们还一点不知道今晨将要举行的决斗。当然，对于国王的武士以及吉斯公爵的那些现在仍然惊魂不定的武士来说，这已不是什么新



闻，他们如今正小心翼翼地等待着决斗的结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去向胜利者祝贺。

如同我们在前一章所述，国王彻夜未眠，他一直在那里不停地祈祷和暗自垂泪。不过，他毕竟是一个胆大心细、见多识广的人，特别是对于决斗颇为内行。因此，凌晨三点，他又带着西科为他的朋友们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去了。

他到决斗场看了看场地。

场地选得很不错，而且实在说来，地势也十分偏僻。

他穿了一身深色衣装，披了一领宽大的斗篷，腰间挂着长剑，头上的帽子一直压到眉宇间。他沿着圣安东尼街，向巴士底狱方向走了三百来步，忽见圣保尔街那边挤着一群人，由于不想被人认出，他于是拐进圣卡特琳娜大街，从后面到了图尔纳尔宫旁的那个空场。

那些人挤在那儿干什么，读者想必可以不言自明，他们在围观夜来留下的一具具僵尸。

国王由于远远地绕了过去，因此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一星期前跟在那些嬖幸和安茹人后面偷听了他们的谈话的西科，这时将决斗条件和每人所占位置向国王作了一番介绍。

听完西科的介绍，国王开始丈量场地。他目测了一下树木间的距离，又估量了一下太阳的方位，最后说道：

“格吕的位置很不利，太阳从右边照过来，正射在他仅有的一只右眼上<sup>①</sup>。莫吉龙倒不错，完全背着阳光，而他的眼睛又好。他们俩要是能换个位置就好了。这件事办得很不理想。至于冲贝尔，他的膝关节虽然不太方便，但身后有棵树可为退守，这倒使朕为他感到放心一点。可是格吕呢，啊！可怜的格吕！”

他凄然地摇了摇头。

“你的话真让我听了难受，”西科说，“别这样婆婆妈妈好不

---

<sup>①</sup> 格吕在前次决斗中伤了左眼。——作者注

好。真见鬼，胜败自由天命，你说这些顶什么用？”

国王抬起头来向天上看了看，叹了口气，说道：

“上帝！他现在还在亵渎神明，可是有什么办法，他是个小丑。”

西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德帕农呢？”国王又说，“上帝！朕实在太不公平，早已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的对手是布西，可是他的位置真是太糟了……西科，你来看看，他的左边是一道栅栏，右边是一棵树，后面是一条水沟，毫无回旋的余地！而他所需要的却正是这一点，因为布西的动作疾如旋风，他手上那把剑真是进退自如，得心应手。”

“瞧你说的，”西科说，“我倒不替他担心。”

“这话错了，布西会把他杀死的。”

“他没有那么蠢，早已有所提防了。”

“朕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同布西决斗的。”

“哪里，你没有听到他刚才是怎样说的？”

“听到了。”

“那你为何这样说？”

“正是因为听了他的谈话，我才认为他不会同布西决斗了。”

“你这个人总是乱加猜疑，对谁都看不顺眼。”

“亨利，我对这位同乡深为了解。别谈这些了，我们还是回宫吧，天就要亮了。”

“你以为他们决斗的时候，朕在卢浮宫能呆得住吗？”

“那你也得呆在宫里，因为你要是到这儿来的话，他们如果取胜，谁都会认为一定是你施了什么妖术，而万一失利，大家又会说，他们的不幸是你带来的。”

“朕才不管他们怎样说呢，朕爱的是这些朋友。”

“亨利，希望你还是坚强起来。你说你爱他们，我不由地要夸你两句，因为对一个君王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美德。可是我

可不希望你将安茹先生一个人留在宫里。”

“克里戎不是在那儿守着他吗？”

“克里戎顶什么用？他不过是一头只会横冲直撞的水牛或野猪，而令弟就不同了，他是一条毒蛇，一条响尾蛇。这种东西，你说它有多少力气那倒不见得，它靠的是身上的毒汁。”

“说的对，朕刚才将他关进巴士底狱就好了。”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你不应该见他。”

“不错，朕看他那样沉着并且说为朕做了件好事也就没有再坚持。”

“正因为他这样说，你才更不能相信他。孩子，听我的话，咱们还是回去吧。”

亨利终于接受西科的劝告，踏上了归途，行前又向那个决斗场看了一眼。

当国王和西科回到宫里时，大家都起床了。

几个年轻的嬖幸最先醒来，并由各自的仆人服侍着穿好了衣服。

国王问了问他们在干什么。

侍从告诉他，冲贝尔在做下蹲运动，格吕在用葡萄酒擦洗眼睛，莫吉龙在喝西班牙酒，德帕农则在一块石头上磨剑。

对于德帕农，国王其实也看到了。因为他搬了一块石头，正在隔壁的房门外磨着剑。

“你不是说这个人并不勇敢吗？”国王怜爱地看着德帕农向西科说。

“我是说，他只会磨磨刀，装装样子而已。”西科说。

德帕农一眼看到他们，叫了一声：国王来了！

国王虽已决心不再见他们——要不是因为这次决斗事关重大，他的这种决心是决不会坚持到现在的——他还是走到了他们的房间里。

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个仪态庄重、很有自制力的国王。

他神色安详，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内心的焦虑丝毫没有流露出来。

“早上好，先生们，”他说，“看来你们的情绪蛮不错嘛。”

“谢天谢地，这倒是真的，陛下。”格吕说。

“莫吉龙，你的神色好象有点忧郁。”

“陛下知道，我这个人非常迷信。因为夜来做了个噩梦，我现在正在用这西班牙酒，让我的心平静下来。”

“朋友，”国王说，“你难道忘了，我们的圣医国手米龙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除非苍天有意，这些梦对你第二天的活动是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陛下，”德帕农说，“您看我就不同，我夜来也是噩梦连连，但我依然浑身是劲，毫无不安之感。”

说着，他举起那把刚刚磨好的剑，向墙上猛砍一下，墙上立即留下一个窟窿。

“是呀，”西科说，“你梦见自己的鞋靴满是血污，这个梦倒不错，它表明，有朝一日，你也会成为亚历山大或恺撒那样的英雄的。”

“勇士们，”亨利于是说道，“你们这次决斗，将关系到朕的荣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所捍卫的正是朕的事业。不过也只是关系到荣誉而已，至于朕本人的安全，你们切勿惦念。昨天夜里，朕已将王位大大巩固，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再有人来动摇它。所以你们就放心地为朕的荣誉去决斗吧。”

“请陛下放心，”格吕说，“这次决斗，我们难免一死，但我们决不会有辱陛下的名声。”

“先生们，”国王又说，“朕对你们十分钟爱，也十分钦佩。朕要在此向你们进一言：切不可作无谓的牺牲。为了证明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你们应当努力杀敌而决不要轻易殉难。”

“哦！”德帕农说，“我是不会向他们求饶的。”

“我不想说什么大话，”格吕说，“但我将竭尽全力，不过如

此而已。”

“我呢？”莫吉龙说，“我只能这样告诉陛下：对方如果将我杀死，那么他也休想活命。”

“你们用什么决斗？只用长剑吗？”

“不，长剑和短剑都用，”冲贝尔说。

国王将一只手放到了胸膛上。

通过这种接触，他那微微颤抖的手和怦怦跳动的心，似乎正在互相倾诉各自的忧虑，但从外表看去，他的神态依然是那样泰然，目光坚定，嘴角挂着一丝傲慢的微笑。这正是一个国王所应有的风采：他在为出征的战士送行，而不是把自己的朋友送到死神那里去。

西科一见他这副模样，不禁向他附耳说道：

“陛下，说实在的，你现在的风度真是感人。”

嬖幸们已经准备完毕，如今只剩下向国王辞行了。

“你们骑马去吗？”亨利问。

“不，陛下，”格吕说，“我们走着去。随便走走，可以清醒清醒头脑。陛下不知向我们说过多少次了，手上的剑能否应用自如，靠的是大脑。”

“说的对，孩子，把你的手伸过来。”

格吕欠了欠身，在国王的手上亲了一下，其他人也依样而行。

德帕农忽然跪下来说道：

“请陛下为我的剑祝福。”

“不必了，德帕农，把你的剑交给侍从收起来吧。朕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更好的剑。西科，把那几把剑拿来。”

“可别叫我拿，孩子，”西科说，“你还是让卫队长去拿吧。我不过是个小丑，而且是不信神的。要不魔鬼一旦发现我手上拿着这些剑，他只要看上一眼，上天的保佑就可能会变成倒楣的咒语。”

“那是什么剑，陛下？”冲贝尔见一名侍卫搬来一个木箱，向国王问道。

“是在米兰铸造的意大利剑，孩子。你们看护手做得多好，除冲贝尔外，你们的手都长得非常娇嫩，要是护手不好，对方一剑劈来，你们的剑就会应声落地的。”

“谢谢陛下，”四个年轻人同声喊了一句。

“你们走吧，时候不早了。”五内摧伤的国王再也不能坚持多久了。

“陛下不去为我们助威吗？”格吕问。

“朕不能这样做。你们这次决斗，应当隐秘一些，可不要搞得满城风雨，让人看出是朕同意的。还是当作你们之间的事吧。”

说着，他庄重地向他们挥了挥手，把他们打发走了。

可是，他们刚刚走出大门，他们的仆人携带的刀剑所发出的铿锵作响的声音刚刚消失，他便忽然感到四肢无力，一屁股跌坐在门前台阶上，口中一边说道：

“啊！朕不行了。”

西科于是趁机说道：

“我要去决斗场看看。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德帕农今天有点儿怪。”

“你也要走吗，西科，”国王凄哀地说。

“对，”西科说，“万一他们当中有人不行的话，我可以去顶替一下，为维护你的荣誉而战斗到底。”

“那你就去吧。”亨利说。

一听国王表示同意，西科便飞速赶去了。

国王回到自己的房内，关上百叶窗，嘱咐宫内不许大声喧哗，接着又向克里戎叮咛道：

“我们要是取胜的话，克里戎，你就来对朕说一下。否则，就在朕的门上敲三下。”

“是，陛下，”克里戎摇了摇头。



## 第九十六章

### 布西的朋友们

国王的嬖幸这一夜十分注意养精蓄锐，安茹公爵的那些侍卫官也没有疏忽大意。

他们在公爵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公爵对待他们可不象国王对待自己的嬖幸那样无微不至——自动聚集到昂特拉格家里，吃了一餐丰盛的晚餐。晚餐一完，他们便在他家早早睡下了。因为这里距决斗场不远。

里贝拉克的一个精通狩猎、善于保养刀剑的侍从，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为他们把刀剑擦洗、磨砺了一遍。

此外，他还要在黎明时分把这几个年轻人叫醒。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年轻的侍卫官们要去打猎或决斗的时候，这项使命总是由他担任的。

晚饭之前，昂特拉格特意去圣丹尼街看了一个出售画片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妩媚多姿，娇小动人，昂特拉格对她实在恋恋不舍。里贝拉克给他母亲写了封信，利瓦罗则写了封遗书。

三点正，当国王的嬖幸还刚刚醒来的时候，他们便精神抖擞地穿戴好了。

他们都穿着红色的短裤和袜套，以便一旦受伤可使对方不易发现。同时自己也不会因此而惊慌不安。为使手臂活动自如，他们都穿着表面平滑的灰色绸上衣，脚下登的是平底鞋。至于刀剑，为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早有各自的仆人替他们拿上了。

金色的阳光照在洒满露珠的屋顶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这正

是情侣们河边漫步、勇士们奔赴疆场的大好时光。

晨风拂面，花园里送来了阵阵袭人心脾、令人神驰心醉的馨香。干燥的石板路显得分外洁净，空气清新宜人。

出发之前，他们派人到布西公馆去找了一下布西，得到的答复是，布西昨夜外出，尚未归来。

派去的人还问了问布西出去时的情况。

公馆里的人告诉他，他是同雷米一起走的，两人都带着剑。

他们似乎并不为他感到担心，因为象这种外出不归的事已属司空见惯。况且布西武艺超群，精明强干，即使在外面呆的时间长一点，也不会有人不放心。

三个年轻人向派去的人详细询问后，只见昂特拉格说：

“先生们，不知你们听说没有，国王要到贡比涅林苑去进行一次大规模狩猎，蒙梭罗先生昨天想必到那儿作准备去了。”

“听说了，”另两个年轻人答道。

“这样的话，布西现在在哪儿也就非常清楚了。他肯定是趁这位狩猎官到树林里把雄鹿赶出来的当儿，到他家里追逐他的母鹿去了。你们放心好了，先生们。他那儿离决斗场近在咫尺，定会赶在我们之前到达的。”

“是啊，”另两人说，“不过一定是一夜没睡，弄得头昏脑涨，精疲力竭。”

昂特拉格耸了耸肩，说道：

“瞧你们说的，布西什么时候感到疲倦过？咱们走吧，先生们。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三人于是出了大门。

这时正是亨利将剑分发给他的嬖幸的时候，因此他们赶在这些嬖幸之前十分钟向决斗地进发了。

由于昂特拉格家位于圣欧斯塔什街附近，一出大门，他们便沿着龙巴人街和玻璃器皿街走了过去，最后到了圣安东尼街。

街上人迹寥寥，间或可以碰到一些从蒙特勒伊、万森和圣莫雷

福斯赶着骡车进城送奶送菜的农民。他们有的正停在路边，躺在车上打盹。

三个年轻人默默地走着，往日的欢声笑语已经烟消云散，连咬牙切齿的咒骂声也没有了。即将到来的决斗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大家都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到达圣卡特琳娜街口，三人会心地笑了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落到蒙梭罗家的大门上。

这时，只听昂特拉格说道：

“我们不必走过去，可怜的狄安娜肯定会不停地跑到窗前来张望的。”

“可不是？”里贝拉克说，“她已经到窗前看过了。”

“何以见得？”

“你没看窗户大开着？”

“这倒是。可是奇怪的是，明明有大门可走，为什么窗下要立着一把梯子呢？”

“是啊，这实在奇怪。”

三人于是走了过去，心中隐约感到好象有什么大事已经发生似的。

“感到奇怪的不只是我们，”利瓦罗说，“你们看那些乡下人也站在车上向那边观望着。”

他们终于走到了窗下。

一个菜农正俯身向地下看着什么。

“蒙梭罗老爷，”昂特拉格大声叫了起来，“快出来见我们一下吧，我们还要争取先到呢。”

他们等了片刻。

“怎么没有人答话？”里贝拉克说，“真是见鬼，窗下立着梯子干什么？”

“喂，乡巴佬，”利瓦罗于是转向那个菜农说，“你在那儿干什么？梯子是不是你放的？”

“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先生们？”他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昂特拉格说。

“你们向上看看吧。”

三人于是抬头向上看去。

“血！”里贝拉克叫了一声。

“是啊，颜色已经发黑了。”那个菜农说。

“门是撞开的，”昂特拉格的仆人接着说道。

昂特拉格在大门和窗户之间迅速扫了一眼，随即踏上梯子，三步两步爬了上去。

他向房内瞥了一眼。

“怎么啦？”下面的人见他神色大变，身子摇摇晃晃，不禁问道。

他发出了一声惨叫，什么也说不出。

跟着走上去的利瓦罗这时也发出了一声惊叫：

“里面到处是尸体！”

两人于是进到了房间里。

里贝拉克害怕见到意外，没有跟着上去。

菜农发出的连声惊叫，这时已使门前聚集了许多行人。

房间里满目疮痍，到处都显示出这里曾进行过一场恶斗。一块块方砖淹没在血泊中，窗帘不是弹孔累累，就是被刀剑撕成了碎条。溅满血污的桌椅倒在横七竖八的尸体堆中。

“雷米！啊，可怜的雷米？”昂特拉格突然叫了一声。

“死了吗？”利瓦罗问。

“身子已经冰凉了。”

“好家伙，”利瓦罗说，“看样子，起码来了一团人。”

通向走廊的房门大开，那边也到处是血迹斑斑，显然也进行过激烈的搏斗。他于是沿着血迹，走到楼梯口。

院子里空空荡荡，阒无一人。

昂特拉格这时走到隔壁房间里，一条血迹把他带到了窗户边。

他伏在窗台上，惊恐地向下面的小花园看了看。

铁丝网上依然挂着可怜的布西，身体已经僵硬，面孔也变成青灰色了。

一见此景，昂特拉格发出了一声撕人心肺的惨叫。

利瓦罗冲下了楼梯。

“快看，布西死了！”昂特拉格大声叫喊。

随后，他又呼叫里贝拉克：

“里贝拉克，快来，布西被人杀死后，从窗户上扔了下去。”

冲入院内的利瓦罗这时在楼梯下面遇到了里贝拉克，于是带着他向小花园跑去。

跨过一扇小门，他们终于到了花园里。

“是他，”利瓦罗叫了一声。

“手已被砍得不成样子，”里贝拉克说。

“胸部中了两弹。”

“身上到处是伤。”

“可怜的布西，”昂特拉格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这仇我们一定要报！”

利瓦罗转过身来，又碰到一个尸体：

“蒙梭罗？”

“什么？蒙梭罗也死了？”

“是的，身上剑伤累累，脑袋在石板地上摔碎了。”

“什么？一夜之间，他们把我们的朋友全都杀死了？”

“他的妻子呢？狄安娜，狄安娜！”昂特拉格扯开嗓子大声呼叫。

除掉门外越集越多的人群，哪有回音？

“布西！可怜的布西！”里贝拉克绝望地喊了一声。

“很清楚，”昂特拉格说，“他们是想先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然后再来收拾我们。”

“无耻！”另两人同声叫道。

“去找公爵替我们说理。”其中一人说。

“不必，”昂特拉格说，“要想报仇，还得靠我们自己，仰人鼻息只会坏事。等一等，我这就下来。”

说着，他三步两步冲下楼梯，来到花园里。

“朋友们，”他说，“你们看，他的神态多么高贵，这一滴滴鲜血也还没有完全变色。他是我们的表率……他没有任何怯弱的表现……布西！布西！安息吧，我们要以你为榜样，一定要报这深仇大恨。”

他一边说着，一边脱下帽来，在布西的嘴唇上亲了一下。接着，他抽出剑来，将剑放入血泊中浸了一下，然后说道：

“布西，面对你的遗体，我向你发誓，这笔血债，一定要让他们用鲜血来偿还。”

“布西，”另两人也说道，“不杀死他们，我们誓不为人。”

“先生们，”昂特拉格将剑插入剑鞘，“在今天的决斗中，我们一定要毫不留情，决不手软，你们说对吗？”

两个年轻人于是面向布西的遗体举起一只手说：

“对，毫不留情，决不手软。”

“我们现在是三个对他们四个了，”利瓦罗说。

“是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干这种暗杀的勾当。”昂特拉格说。

“我们清清白白，苍天岂会让我们受屈？永别了，布西。”

“永别了，布西，”另两人跟着说了一遍。

说着，他们面色苍白，心中怀着一片恐惧离开了这个可诅咒的地方。

见了这令人不堪目睹的惨景，他们悲痛欲绝，怒火中烧，浑身顿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早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

门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挤了出去。

他们到达决斗地时，四个嬖幸，有的坐在石块上，有的悠然自得地靠在木栅栏上，正在那儿等候他们。

最后一段路，他们是跑着赶来的，心中深为自己姗姗来迟而感



到懊恼。

四个嬖幸各带了一名仆人，他们的剑都放在地上，似乎也在那儿养精蓄锐，耐心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一场恶斗。

“先生们，”格吕站起身，十分傲慢地欠了欠身说，“我们已经恭候你们多时了，这使我们深感荣幸。”

“请原谅，先生们，”昂特拉格说，“如果不是因为等候一个人，我们本来可以赶在你们之前到达的。”

“是布西先生吗？”德帕农说，“不错，他是没有来，他恐怕还在睡懒觉吧？”

“既然已经等到这时候了，我们不妨再等一等。”冲贝尔说。

“布西先生不会来了。”昂特拉格说。

嬖幸们一个个惊讶不已，只有德帕农的脸上依然保留着平静的神态。

“为什么不来？”他说，“啊！莫非这位出类拔萃的勇士也感到害怕了？”

“不会的，他不是这种人。”格吕说。

“先生，你说的很对。”利瓦罗说。

“那为何不来呢？”莫吉龙问。

“因为他死了。”昂特拉格说。

“死了？”嬖幸们叫了起来。

德帕农一言不语，脸色稍微变得有点苍白。

“他是被人杀害的，”昂特拉格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先生们？”

“不知道，”格吕说，“我们怎么就一定知道呢？”

“而且消息可靠吗？”德帕农说。

昂特拉格嗖的一下抽出剑来，说道：

“当然可靠。这上面就是他的血。”

“啊！布西先生被人杀害了！”三个嬖幸相顾失色。

德帕农依然在摇着头，表示他决不相信。

“这剑上的血在高呼复仇，先生们，你们听到没有？”里贝拉克说。

“岂有此理！”冲贝尔说，“我看你是悲痛过度了。”

“什么过度不过度？”昂特拉格说。

“你们想说什么？”格吕说。

“法官先生说过：得益者必为凶手。”利瓦罗说。

“荒谬透顶！先生们，请你们把话说明白。”莫吉龙大声说。

“先生们，我们正是为此而来的，”里贝拉克说，“这一次不拚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

“那好，请拿起剑来吧，”德帕农将剑抽了出来。

“哦！你干吗这样性急，德帕农先生？”利瓦罗说，“当我们是四比四的时候，你的调门可没有这样高。”

“你们现在只有三个人，这难道也是我们的错？”德帕农说。

“当然是你们的错，”昂特拉格说，“他之所以会遭到不幸，就是因为有人不希望他出现在决斗场上。他的手被砍得伤痕累累，就是因为有人怕他再拿起剑来。他被杀害了，就是因为他的目光叫你们四人见了发抖，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活在世上。我的话说清楚没有？”

冲贝尔、莫吉龙和德帕农发出一声怒吼。

“别说了，先生们。”格吕说，“德帕农先生，请退到一边去。他们遭到了不幸，我们也很难受。还是由我们三个人同他们决斗。这几位先生将可看到，我们是不是那种希望从这一不幸事件中得到好处的人，虽然我们完全有权不管这些。来吧，先生们，”他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了推，举起了左手，并将右手上的剑抖了抖，

“来吧，让我们在苍天之下来决一雌雄，同时你们也可看到我们究竟是不是杀害布西的凶手。来吧，各就各位。”

“啊！你们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冲贝尔说。

“一小时前，我只是想杀死你们，现在，我却希望能一下掐死你们。快快准备吧，先生们。”昂特拉格说。

“要不要穿外衣？”冲贝尔问。

“上身衣服统统脱光。”昂特拉格说，“把我们的心的都放到光天化日下来。”

几个年轻人于是纷纷将外衣和衬衣都脱去了。

“哎哟，”格吕不禁叫了一声，“我的短剑不知哪儿去了，那个剑套一直很松，一定是丢在路上了。”

“是不是丢在巴士底狱广场的蒙梭罗先生家了？”昂特拉格说。

格吕大叫一声，立即摆好了迎战的姿势。

“可是昂特拉格先生，”刚刚赶来的西科大声说，“他没有短剑怎么行？”

“那只好活该，”昂特拉格说，“这总不能怪我们。”

只见他嗖的一声用左手拔出剑来，也摆好了姿势。

## 第九十七章

### 决 斗

一场恶斗现在是在所难免了。我们已在前面描述过，空场上长着几株稀疏的树木，地势十分偏僻。

除了孩子们白天来游玩，夜晚有醉汉和小偷来此过夜，这地方平常很少有人光顾。

这显然是因为马贩子竖起的那一道道木栅栏，把如同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的行人都挡在外边了。

他们只是从旁边匆匆走过而不会在这里停下的。

再说现在天刚破晓，少数黎明即起的市民早已被吸引到蒙梭罗

的那间血糊淋刺的房子里去了。

西科在那几个仆人的前面找了个树墩坐了下来。他虽是一条硬汉，但他的心现在也开始感到惴惴不安了。

不错，他不喜欢这些安茹人，对这几个嬖幸也向无好感。不过，他们都是刚强不屈的勇士，过不了多久，一股股殷红的鲜血就会从他们身上流出来的。

德帕农又一次想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懦夫，只见他跨前几步，大声说道：

“什么，你们都不敢同我决斗？”

“闭上你的嘴吧，别充好汉了。”昂特拉格说。

“可是这次决斗是八个人共同决定的，”他反驳道，“应当有我一个。”

“请站到一边去吧，”性急的里贝拉克没有让他走过来。

他于是将剑插入剑鞘，带着无比傲慢的神态退了回来。

“来，我的勇士，”西科向他说，“坐到这儿来，要不待会儿你又要象昨天那样把鞋子弄脏的。”

“你这个小丑又在唠叨什么？”

“我是说，再过一会儿，这里就会血流成河的，你站在那儿岂不又会象昨天夜里那样把鞋子弄得满是血污？”

德帕农面色煞白，那一股狂妄劲儿顿时无影无踪了。

他在离西科十来步的地方坐了下来，两眼一直惊恐地看着他。

里贝拉克和冲贝尔互相客套两句，这时已站到各自的位置上。

早已摆好姿势的格吕和昂特拉格，开始动起手来了。

莫吉龙和利瓦罗仍靠在栅栏上互相对视着，一边做着假动作，等待机会向对方刺去。

决斗开始时，圣保尔教堂的钟声正打五点。

每个人都是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们嘴唇紧闭，面色苍白，手腕微微颤抖，可见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克制着心头的怒火，而且这犹如脱缰野马一般的怒火不经过一场殊死的搏斗，是不会停息下

来的。

显得无比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双方都在试探着，难分难解的场面尚未出现。

任何人也没有受伤。

里贝拉克此时大概有点累了，但也可能是为自己摸到了对方的弱点而感到十分高兴，只见他垂下手，停了一会儿。

冲贝尔乘机一个箭步，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他刺了过去。

利剑刺中了。

里贝拉克顿时面色煞白，一股鲜血从肩部涌了出来。他停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伤口。

冲贝尔又是一剑劈来，里贝拉克一扬手将剑挡了回去，并趁势往前一跃，击中了他的腰部。

双方都已受伤。里贝拉克于是向对方道：

“现在让我们来暂停一会儿吧。”

格吕和昂特拉格此时已越斗越烈。格吕因为没有短剑，处境十分不利，常常不得不用赤手空拳的左手挡住对方的来剑，所以每挡一剑，手上就受一次伤。

这样，经过几个回合之后，他的左手虽然伤势不重，但已是鲜血淋漓了。

昂特拉格见自己处于明显的优势，手上的剑也砍得越来越猛了。

格吕的胸膛已经中了三剑，鲜血流了出来，但伤势并不严重。

每受一次伤，他都大嚷道：“来吧，没什么。”

利瓦罗和莫吉龙依然在谨慎地对峙着。

至于里贝拉克，由于伤口阵阵作痛和鲜血大量流失，他觉得自己的体力越来越不行了，于是大叫一声，向对方扑了过去。

冲贝尔毫不退让，把剑也伸了过来。

两个人的剑都刺中了对方。

冲贝尔刺穿了里贝拉克的胸膛，但自己的脖颈也中了一剑。

伤势惨重的里贝拉克，不得不将左手放到胸膛上，捂住伤口。

冲贝尔趁机再度冲来，又刺进了他的胸膛。

里贝拉克用右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臂，同时将左手上的短剑狠狠地扎到对方的胸膛里。

利刃从他的心脏直穿而过。

冲贝尔喊了一声，立时倒了下去。里贝拉克也跟着倒了下去，胸膛上仍旧插着冲贝尔的那把剑。

利瓦罗见他摔倒在地，连忙跳出阵中，不顾莫吉龙的追赶，向他跑了过来。

他赶到里贝拉克身边，帮助他一把将那把长剑从他的胸膛里拔了出来。

这时，莫吉龙已经追到，他只好回身迎敌，可是脚下汪着许多血，站也站不稳，而且直射过来的阳光，刺得他两眼昏花。

莫吉龙手起一剑，正砍在他的脑袋上，他身子一晃，跪了下来，手上的剑也落到了地上。

格吕此时正与昂特拉格杀得难解难分。莫吉龙于是又是一剑，利瓦罗立即倒了下去。

德帕农一见此情，吓得发出一声嚎叫。

形势急转直下，昂特拉格现在必须对付格吕和莫吉龙两个人了。格吕浑身是血，但伤势并不严重。

莫吉龙几乎没有受什么伤。

昂特拉格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他虽然尚未受伤，但已开始感到体力不行了。再说对方一个是遍体鳞伤，一个正杀红了眼，也无法向他们要求暂停。他于是猛地一劈，把格吕的剑劈到一边，随即纵身一跃，从身旁的一道栅栏上跳了过去。

格吕手起一剑，但砍到了木头上。

见莫吉龙从侧面迎了过来，昂特拉格只得又回转身来。

格吕趁此当儿，从栅栏下面穿了过去。

“他完了。”西科说。



“国王万岁！”德帕农大声叫道，“勇士们，上啊！”

“安静一点好不好，先生。”昂特拉格说，“请不要污辱一个宁死不屈的人。”

“何况他还没有死呢。”利瓦罗也跟着喊了一声。

大家早已将这位躺在血泊中的侍卫官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这时，他却突然跪了起来，将手上的短剑一下扎进莫吉龙的肩头，莫吉龙哼了一声，哐的一下摔倒在地。

“上帝！我完了。”他说。

利瓦罗也随即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这猛烈的一击和怒火的发泄，使得他的体力顿时消耗尽了。

“格吕先生，”昂特拉格将手上的剑垂下来说，“你是一名勇士，把剑交出来吧，我决不伤害你。”

“为什么？我并没有倒下去。”格吕说。

“当然。不过你已经遍体鳞伤，而我却安然无恙。”

“国王万岁！”格吕大叫一声，“这把剑还在我手上呐，先生。”

说着，他向昂特拉格扑了过去，但说时迟那时快，昂特拉格一抬手挡住了他的剑，接着往前一冲，牢牢抓住他的剑把，口中一边说道：

“先生，我已说过，你这把剑早已不顶用了。”

他使劲扭着格吕的手臂，迫使格吕不得不扔下了剑。

不过他的左手也划破了一个口子。

“啊！”格吕大叫一声，“没有剑又怎样？”

他一下扑上去，狠狠抱住他的上身。

昂特拉格没有管他，只见他将左手上的短剑移到右手上来，不停地用剑把在格吕身上到处猛击，但格吕仍死死抱住不放，而且每挨一击，他都要高声呼喊国王万岁。

后来，他终于抓住昂特拉格那只手臂，并使出全身力气将他抱得更紧。

昂特拉格渐渐感到气也喘不过来了。

只见他身子一晃，摔倒在地上。

可是他今天似乎吉星高照，倒下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压到了格吕身上。

“国王万岁！”气弱声嘶的格吕喊了一声。

昂特拉格挣脱他的两手，抬起上身，支起一只手臂，在他的胸膛上扎了一刀。

“呃，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他说。

“国王万……！”格吕又叫了一声，两片沉重的眼皮渐渐合上了。

这场决斗就这样结束了。空场上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和恐怖。

昂特拉格站了起来，身上到处是血，但这些血都是从格吕身上溅来的。我们已经说过，他只是手上划破了一个小口。

吓得心惊肉跳的德帕农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站起身，拔腿就跑，好象后面有幽灵追赶似的。

如同奥拉斯当年在决定罗马命运的战场上所表现的那样，昂特拉格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那些已经死去或正在奄奄一息的勇士们。

西科跑过来，把伤势惨重的格吕扶了起来。

经西科一扶，他又醒了过来，睁开了两眼。

“我向你发誓，昂特拉格，”他说，“我决没有去暗杀布西。”

“哦！这话我完全相信，先生。”昂特拉格的声音十分沉重。

“快走吧，”格吕说，“国王不会饶恕你的。”

“先生，”昂特拉格说，“那怕国王把我送上断头台，我也不能就这样把你扔在这儿。”

“快走吧，年轻人，”西科说，“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你今天大难不死真是走运，可别想再碰到这样的好运气。”

昂特拉格走到里贝拉克身边，里贝拉克尚未断气，只见他问

道：

“怎么样？”

为了不使格吕听了难受，昂特拉格轻声说道：

“我们胜了。”

“谢谢，”里贝拉克说，“快走吧。”

话音刚落，他又晕了过去。

昂特拉格俯身拾起自己的剑，并将格吕、冲贝尔和莫吉龙的剑也拾了起来。

“先生，”格吕向他说，“请要么给我一剑，要么将剑给我留下。”

昂特拉格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将剑递了过去，一边说道：

“好的，伯爵先生，请拿去吧。”

格吕两眼噙着泪花，说道：

“我们本来完全可以成为朋友的。”

昂特拉格伸过手去拉了拉他的手。

“很好，”西科说，“你们这种骑士风度实在感人。快走吧，昂特拉格，你应该活下去。”

“我的朋友怎么办？”年轻人问。

“我会很好地照料他们的。”

昂特拉格于是把仆人递过来的斗篷披在身上，使得满身的血迹都遮盖了起来。随后，他扔下众人，迈开大步，向圣安东尼门方向走去了。

## 第九十八章

### 尾 声

国王面色苍白，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边以一个行家的样子，默默地计算着他的那几个骍幸走到决斗场上所花的时间，并根据他们的性情、体力和剑术，估量着每个人的运气。

“现在，”他自言自语道，“他们恐怕正在穿过圣安东尼大街……现在应该到达决斗地了……现在一定拔出剑动起手来了。”

一想到这儿，他不禁浑身一阵战栗，双腿一跪，开始祈祷起来。

可是他的心思怎么也不能集中到祷告上来，只有两片嘴唇在那里一张一合地动着。

没有祷告两句，他又站了起来，一边说道：

“但愿格吕不要忘记朕教给他的那一招：用右手挡住对方的进攻，将左手上的短剑刺进对方的胸膛。冲贝尔一向沉着冷静，杀死里贝拉克应该不成问题。莫吉龙只要一切顺利，也可以很快击败利瓦罗。德帕农呢？啊！他是必死无疑的，所幸朕对他倒不是那么疼爱。不过他一死，布西就会腾出手来扑向其它的人，他们那里是他的对手？啊！可怜的格吕、冲贝尔和莫吉龙！”

“陛下！”门外传来克里戎的声音。

“什么？决斗已经结束了？”国王说。

“不，陛下，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是安茹公爵要求见您。”

“他有什么事？”国王隔着房门向他问道。

“他说他为陛下做的那件事如果马上来告诉陛下，将可使陛下在现在这个时候少着点急。”

“那就让他来吧。”国王说。

克里戎刚刚转过身去准备把安茹公爵带来，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国王听到一个人向克里戎说：

“我要立刻觐见国王。”

国王听出了他的声音，一边将门打开，一边说道：

“来，圣吕克。上帝！你这是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他们都被打死了吗？”

圣吕克面色煞白，浑身血污，帽子和剑已不知哪里去了。只见他一下冲入房内，跪在国王面前：

“陛下！我是来要求您报仇的，这个仇您一定得报！”

“可怜的圣吕克，”国王说，“究竟怎么啦？谁把你气成了这种样子？”

“陛下，您的一个情操高尚、英勇无敌的臣民……”气噎喉堵的圣吕克说不下去了。

“啊？”克里戎一听他说出此人英勇无敌，不由地走了进来。

“……昨天晚上被人无耻地杀害了，”圣吕克终于把这后半句说了出来。

一心惦念着几个璧幸安危的国王，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圣吕克说的这个人不可能是他们，因为他今天早上还见到过他们。

“谁昨晚被人杀害了？”他说，“你说的是谁？圣吕克。”

“陛下，”圣吕克又说，“我知道，您不喜欢他。但他却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我敢说，如果处置得当，他本来是完全可以为陛下效尽犬马之劳的。我对他深为了解，否则他是不会成为我的知交的。”

国王哼了一声，开始明白他说的是怎么回事了。

可以看到，他的脸上立时浮现出了一丝虽然不能说是幸灾乐祸，但至少是侥幸的神色。

“陛下一定要为布西先生报仇，”圣吕克又大声嚷道。

“布西先生？”国王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布西先生。昨天晚上有人派了二十个人去杀他，这也亏他们做得出来，因为他当场就杀死了十四个。”

“布西先生不在人世了？……”

“是的，陛下。”

“这么说，他今天早上不会去决斗了？”国王突然忘情地说了一句。

圣吕克狠狠向国王瞥了一眼，国王自觉失言，忙将头掉了过去，发现克里戎依然站在门边等候他的示下。

他向他打了个手势叫他把安茹公爵带来。

“陛下，”圣吕克声色俱厉地说，“布西先生没有去决斗。我刚才希望陛下为他复仇，这样说并不恰当。现在，我要求陛下为他主持正义。我爱陛下，特别珍视陛下的荣誉，我认为杀死布西先生不但不会为陛下帮任何忙，反而会败坏陛下的名声。”

安茹公爵此时已来到门边，宛如一座雕像似的站在那儿动也不动。

听了圣吕克的话，国王心头不觉一亮，猛然想起公爵刚才声称为他帮了什么忙。

他向公爵瞥了一眼，正与公爵的目光相遇，从而使他心中的疑团涣然冰释，因为公爵不但以目光默认确有其事，而且微微点了点头。

“陛下，”圣吕克又说，“您知道大家会怎样看吗？要是您的那几位朋友在决斗中取胜的话，大家都会说是您事先派人杀死了布西。”

“谁会这样说，先生？”国王问。

“天哪！谁都会这样说的。”克里戎象平素一样，毫无拘束地插了一句。

布西死后，这位卫队长便是王国最杰出的击剑手了。听到他也



持这种观点，国王心中不禁感到不安起来，说道：

“不，先生，大家不会这样看的，朕一点也不知道是谁杀死他的，你可以说出来吗？”

圣吕克觉得身边有一个身影在晃动。

安茹公爵从门边走了过来。圣吕克回过头去，立即认出了他。

“当然可以，陛下。”他站起身来说。“为了使陛下看清这种令人发指的无耻行径，我什么也不在乎。”

“那好，你说吧。”

公爵停下脚步，安然地站在那里听他往下说。

站在他身后的克里戎，斜着眼瞟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陛下，”圣吕克又说，“有人昨晚为布西设了个圈套，趁他去看一个非常爱他的女人时，让那个女人的丈夫突然带着打手回到了家里。打手很多，街上、院子里、花园里到处都是。”

虽然努力克制着，公爵听了这句话顿时面色苍白，但因房间的门窗都关闭着，谁也没有注意到。

“布西同他们展开了一场无比顽强的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

“他死了倒好，”国王说，“朕是不会为这种道德败坏的奸夫伸张正义的。”

“我还没有说完，陛下。”圣吕克说，“布西在房间里同这帮匪徒拚杀了半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击败了他们。随后，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逃了出来。这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人们能伸出援助之手救他一把。要不是因为一帮匪徒抓住了我，我当然也会去救他的。我当时正同他委托我保护的那个女人在一起。他们将我们捆绑了起来，并堵住了我们的嘴。可是他们忘记蒙上我的眼睛了。所以陛下，我看到两个人走到挂在铁丝网上的布西身旁，听见布西向他们发出了求救，他做的对，因为这两人都是他的朋友。可是陛下，令人不堪目睹的是，其中一人让另一人向他开了一枪。”

克里戎紧握着拳头，愤怒地蹙起了双眉。

“杀死他的这个人，你认识吗？”国王被深深地打动了。

“认识。”圣吕克说。

说着，他转过身，带着一直压在心头的满腔怒火，指着公爵咆哮道：

“就是他！就是这个所谓朋友的亲王大人！”

国王对此早已料到，但公爵听了这句话，依然泰然自若。只见他慢条斯理地说：

“是的，圣吕克先生都看到了，听到了。布西先生是我叫人杀死的，陛下对此应该感到欣慰。不错，他是我的仆人，但我要说的是，今天早上，布西先生要与陛下的人决斗哩。”

“胡说！”圣吕克大声喊道，“布西那时伤势惨重，左手被砍得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肩部也中了一弹，身子挂在铁丝网上，已经是气息奄奄了，即便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见了，也会对他略表同情，搭救一把的。可是你呢，你这个曾经杀死拉摩尔和科科纳的罪魁祸首，却忍心让人向他开了一枪。你杀死他并不是因为他与国王为敌，而是因为他知道你的许多见不得人的隐私。啊！你为什么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蒙梭罗最为清楚。”

“天哪！我要是国王就好了！”克里戎说。

“哥哥，你的人在污辱我，”克里戎和圣吕克的满脸怒色，使得公爵吓白了脸，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会遭到他们的痛打。

“出去，克里戎。”国王说。

克里戎走了出去。

“陛下，你一定要惩办这个凶手。”圣吕克仍在那里大声叫喊。

“陛下，”公爵说，“我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陛下的人，因为陛下的事也就是我的事，陛下要对我加以惩办，那就惩办好了。”

“胡说！”圣吕克再也克制不住了。“你坏事做绝，令人不齿，不论你走到哪里，上帝都不会饶恕你的！陛下，陛下，你的朋友竟

然需要这样的人来保护，他们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听了这句话，国王浑身一阵战栗。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和慌里慌张的说话声。

房间里一片寂静。

就在这一片寂静中，好象上天特意前来证明圣吕克说的很对似的，门上响起了克里戎的三下缓慢而庄重的扣门声。

亨利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脸上立时变了色。

“败了？”他大声叫道，“朕的那些可怜的朋友被打败了？”

“陛下，您看我刚才怎么说的。”圣吕克说。

公爵惊恐地合起了双手。

“看到没有，你这惨无人道的家伙！”圣吕克毫无顾忌地骂道，“这就是你所说的‘保护’。我没有带剑，你也来杀死我吧。”

说着，他将绸手套摘下来，向公爵的脸上扔了过去。

弗朗索瓦大叫一声，面色白如死灰。

对于这一切，国王再也没有心思过问了，他双手捂着脸，说道：

“啊！朕的可怜的朋友，他们都被打败了？伤势如何？啊！谁能为朕提供详情？”

“我！陛下。”西科走了进来。

国王听出了他的声音，伸出两臂，向他问道：

“现在的情况怎样？”

“两个人已经咽气，另一个也差不多了。”

“这另一个是谁？”

“格吕，陛下。”

“他在哪儿？”

“我叫人把他送到波瓦西公馆去了。”

国王没有再听他说下去，只见他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惨叫，冲

出了房间。

至于狄安娜，圣吕克刚才将她送到她的好友让娜·德·布里萨克那儿去了，所以他到宫里来得晚了点。

让娜在痛不欲生的狄安娜身旁，一直守了三天三夜。

到第四天，累得精疲力竭的让娜，去休息了一会儿。不想两小时后，当她回到房间里时，狄安娜已经无影无踪了①。

在那三个为了捍卫国王的事业而毅然走上决斗场的武士中，唯一没有当场死去的格吕，在波瓦西公馆苟延了一个月，最后在国王的怀抱中离开了人世。

国王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他为这三个嬖幸修建了极为讲究的陵墓，墓前耸立着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

他亲自拟定祷文，分送各地的神甫，为其追悼亡灵。此外，直到去世之前，他在每天的晨祷和晚祷中，都要为他们祷告一番。祷词的最后一句是：

愿天主

将格吕、冲贝尔和莫吉龙

收为自己的奴仆。

至于安茹公爵，国王已对他恨之入骨，再也没有宽恕他。他让克里戎将他关押了三个月之久。

转眼已到九月。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国王、时刻给以安慰的西科，这时收到一封发自波姆修道院的来信。

信是一名教士写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西科老爷：

---

① 欲知后事如何，请见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四十五卫士》。本书的一些人物，在这部小说中将继续出现。——原著编者注

勃艮第真是一个风光秀丽的乐园，今年的葡萄又是一个丰收年景。听说我曾经救过一命的国王陛下，至今仍然郁郁寡欢。西科先生，请把他带到这儿来。我在本修道院的地窖里发现了一种1550年酿造的美酒，据说可以使人消愁释闷。我相信，他一定会乐意品尝的。《圣经》中有这样一句名言：“醇列无比的美酒可以使人忘却一切。”这句话的拉丁文读来一定十分有趣，将来要让你念给我听听。亲爱的西科先生，请带着德帕农先生、圣吕克先生一起来吧，我们都会心宽体胖的。

你的忠实的奴仆和朋友

堂·高朗弗罗院长

又及：国王曾要我设坛悼念他的那几个朋友的亡灵，由于刚来不久，诸事繁多，这件事我至今未做。请转告他，一俟葡萄收割完毕，我就遵嘱而行。

“阿们，”西科读完来信，默默地念了一句，“这几个可怜的嬖幸如今是托付给上帝了。”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 = □□□□□□□□□□

□□ = 8 8 8

S S □ = 1 0 3 3 8 7 4 8

□□□□ = 1 9 8 3 □ 0 7 □□ 1 □



[illegible]

[illegible]

